# 鴻慶居士文集序

大凡文人才士少之時屈首受書未能多閱天下之義理壯則從事四方志有所分及其老也血氣既衰聰明隨之雖有著述鮮克名家此古今之通患也其或軼羣邁往賦才獨異而復天假之年磨淬鍛鍊重之以江山之助名章雋語少而成壯而盈晚而愈精有若戶部尚書晉陵孫公蓋千萬人中時一遇焉公生於元豐辛酉當大觀政和間士惟王氏三經義字說是習而公博學萬志如韓退之謂禮部所試可無

上海圖書館藏

學而能者第進士冠詞科筆勢翩翩高出流輩將及
知命靖康俶擾為執法為詞臣旋由瑣闥歷吏戶長
貳連守大邦其章疏制誥表奏往往如陸敬輿明辨
駿發每一篇出世爭傳誦紹興而後遭值口語斥居
象郡久之歸隱太湖上捨蛮蜑而狎鷗鷺去茅葦而
友松菊于是繙北堂萬卷之鈔袖明光起草之手默
觀物化吟詠情性烟波萬頃納之胸次風雲變態日
接于前如是二紀所得不可勝計毋怪乎筆端之衮
衮也天門劃開訴章上達論撰次對亟書繼下年雖



耋老親為謝表至于宰執侍從臺諫則人致一啓各
出新意其用事屬辭少壯所不逮又後十載當孝宗
朝嘗命編類蔡京王黼等事寔工之史官此与伏生
年九十餘詔太常往受尚書何異是豈可以他人老
少常理論也哉沒既一世其子興國太守介宗以書
謂必大曰先君文稿中更兵燹存者無幾而閩蜀所
刻復雜翟忠恵之文大惧不足傳信今定為四十二
卷其未備者方裒次外集為我序之憶乾道丁亥遇
公陽羨公八十有七矣論文之餘語及前朝舊事健

論滔〻如洪河東注緒言纚〻如聚蠭繅絲屢更僕不能休然後知公非特文鋒不可當而老如趙充國猶善為兵也𢿱幸挂名集端因具列之近歲吏部侍郎葛公立方作韻語陽秋載東坡自海南歸公方髫齔坡命對衡門稚子璠璵罷公應聲曰翰苑仙人錦綉腸坡嘆曰真璠璵也以公早慧固應有此然坡北歸寔靖國辛巳公已二十一得非元豐乙丑自便還常公纔五歲時乎所記訛耳鄉人既戶傳亦不得而畧也公諱覿字仲益嘗以龍圖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故自號鴻慶居士云慶元五年十一月某日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必大序

當時相傳仲益為東坡出子生名乃坡所命隱語見賣乃安猪之言醜仲益必與師成也序未隱約為

晁閎薦林侍郎說彼中鴻慶居士集校閱甚藝此本沒知不足齋備雖再過若少譌字仲孟論伏闕事使生說得行則陳少陽之既不待汪黃矣因是終身雖李忠定至謂青城之辱由於劫寨夫金之輕宋與必亡宋豈在劫寨與否議論一頗倚卒不能自還可惜也氏平生不直秦檜而附和和議集中以岳武穆為跋扈盛推呂惠卿親方侯禹惜莫倚真假橫之士至丙寅朱宗墓誌自敘為金人捜索生門自匿求脫之狀則不能自文矣唐子小除夕校竣書芸楣

壬寅長夏以祁門馬氏棐書樓本請嚴慕菴用墨筆再校甚詳真掃落葉也芸楣又記

# 鴻慶居士文集總目

宋 晉陵孫覿仲益


卷一 詩
卷二 詩
卷三 詩
卷四


知聖道齋

詩
卷五
詩
卷六
詩
卷七
挽詩
卷八
表狀



卷九
表狀
卷十
書
卷十一
書
卷十二
書
卷十三

啟
卷十四
啟
卷十五
啟
卷十六
啟
卷十七
啟
卷十八
啓
卷十九
啓
卷二十
啓
卷二十一
記
卷二十二

記
卷二十三
記
卷二十四
外制
卷二十五
外制
卷二十六
外制
卷二十七
劄子
卷二十八
四六雜文
卷二十九
四六雜文
卷三十
序
卷三十一

序
卷三十二
書跋　銘　贊
卷三十三
墓誌銘
卷三十四
墓誌銘
卷三十五
墓誌銘
卷三十六
墓誌銘
卷三十七
墓誌銘
卷三十八
墓誌銘
卷三十九
墓誌銘
卷四十

墓誌銘
卷四十一
墓表
卷四十二
行狀　傳



鴻慶居士文集卷一目録

詩

泊德清龜谿亭遇大雨
湖州天寧寺飲王生二首
宿太湖口二首
餘杭聞出師
富陽道中二首
桐廬連夕大雨
水退

胥口
釣臺二首
蘭溪津亭病起二首
三衢聞都督兵潰
月岩寺
立秋饒陽道中三首
弋陽縣古葛陂也
過安仁縣權令王簿同蔡尉見訪二首
宿臨川村舍



題臨川孝義寺壁二首
踈山寺白文林韻三首
踈山長老善清二首
明水寺二首
崇仁縣
余南遷次臨川
又
遣興
題華蓋仙亭大松

仙遊山九日嘆逝二首
達臣承議餉石耳
山行憩南田舍
兩日復次前韻
曹山寺
贈曹山長老了如
送僧妙鑑住廣壽寺
明水達老以黃甘荔子土芋為餉小詩答謝
次韻王子欽立春二首

東塔六言
遊東塔雨中夜歸二首
次韻王子欽春望二首
鄒次魏黃善長携文見過小詩為謝
癸丑寒食
清明日與范季寔諸人過胥澤民別墅小集
曹山春日二首
壁上人
春雨

春晚二首

曹山三絶句

上海圖書館藏

# 鴻慶居士文集卷一

## 詩

### 泊德清龜谿縣亭遇大雨

崩雲四合千嶂重奔電一掣十里紅土囊叱吸萬竅風江翻石走昏相蒙疾雷破柱鞭老龍百賈顛沛市井空銀河倒傾千丈谼魚鱉欲取山為宮洪濤春天怒相攻大舸吹簸如飛蓬醉卧掀舞一葉中洗我雲夢芥蔕胸忽然變滅何忽忽雷公收聲電改容霞舒霧卷榮榮長虹紺碧萬頃磨青銅溪邊結網南巷翁白

髮黃馘射兩瞳赤鯉騰出無留蹤刻舟求劍何時逢

湖州天寧寺飲王生二首

莫鬬蝸兩角且共貉一丘夷踞坐我旁汝豈河南騶
割肉一啖之徐以大白浮噲五君勿譙笑談起封侯

二

諸家迹便掃得此一老兵江東醉司馬酒中尚求名
哀哉南山箕不平自號鳴慎勿歌烏〻作此老婢聲

宿太湖口二首 紹興壬子閏四月

誰令醉尉怒端是丞相嗔交疎白眼見愁絕翠眉顰
遲暮仍三黜驚窺有四鄰還將萬里眼笑索嶺梅春

二

白首對瀧吏驂汗愧逐臣溪山不改色風雨解留人
坎壈知天意漂浮任此身紛〻小兒女何必淚霑巾

餘杭聞出師 時呂頤浩作都督

國蹙連群盜時危仗老臣分憂當北顧請幸且東巡
肘足俄三晉創痍又一秦不眠聽野哭愁殺路傍人

富陽道中二首

渺〻行雲幔溶〻曳水衣雷翻巢墮乳風落網粘飛

獨拄青藜杖來推白板扉平生丘壑趣漂泊寸心違

二

白帽炎州客青裙酒姥家微風搖扇浪細雨落簷花
客舍休占鵩蠻邨欲饌鴕會令醒復醉高枕送生涯

桐廬連夕大雨溪漲數十丈徙寓白塔山上

方閣

蒼莽川流會渾酣海氣噓蛟龍改穴窟雷霆走空虛
殷地翻坤軸粘天浸日車高僧欲杯渡遊客且棲居
壯觀真難值幽懷亦少攄翩翩一鳥去何必羨知魚

水退

蕩沃波瀾大憑陵意氣麤射潮鮫鰐怒鞭石鬼神驅
雲斷千崖立風行萬壑趍檣烏朝共起水鳥夜仍呼
灩灩紅昇曉霏霏翠撲膚浮槎臥泥滓狼藉滿街衢

胥口

江濶卧人影山長送馬蹄渚蓮紅尚歛沙草翠相迷
高樹藏雲直疎篁壓雨低酒醒渾不記端是武陵溪

釣臺二首

北塞風塵萬數聲東京社稷一戎衣綠林羣盜驅民

去赤伏真人得帝歸諸老禪聯蒼玉佩將軍坐鞚紫
金韈先生此日青霞志一笑凌空拄杖飛
故山遺像丹青落蓋代榮名日月懸萬馬羣空奠北
野一坨獨遊原上田晚浦滄波涵落日秋崖老樹立
蒼烟直從厭代騎星去千歲光芒夜斗邊

蘭溪津亭病起二首

離乱紛紛酔尉多將軍獨夜覇亭過旅巢對鵬占行
役客俎懸魂吐臥宿痾双鬢盡從愁裡白衰顏時向酒
中酡雲翻雨覆須臾耳未用區區較唯阿

風波湧地千漚發創痏鑽皮百箭攻藥畏関心防二
豎謗書盈篋忤三虫剖爪女隷方祈巧結柳奴星也
送窮笑我平生持螯手未應咄咄左書空

三衢聞都督兵潰常潤閒懷舍弟而下

紫荆有信欲開花黄犬無情不到家偶坐厭聞烏嘎
嘎行杯喜聽鵲查查同看明月人千里相望孤雲海
一涯驥子熊兒無恙否風雲慘淡鬬龍蛇

月岩寺〻有岩石高数十丈一穴中空如半
月狀號半月岩

老蟇蝕月缺破鏡擲道邊金樞壞一夕玉斧斲千年
何人挾寸鈇揷羽飛上天但令蝸磔死重看十分圓

立秋饒陽道中二首

殘夜山月吐蓬日治野裝策〻林響戈一葉風隕黃
客路感時節起看雁南翔秋風捩作振孤影雲路正茫〻
老馬倦長道解鞍聊緩觴小雨濯鬚髮欣然愜初凉

二

奇苞照屋角橘柚垂青黃感之動中懷弓刀戒秋防
竄身楚南極守隸工遮防投鞭得小偈孚席紛在旁
席賁起隅坐悠然見中即一醉汨其泥江潮渺相忘

弋陽縣古葛陂也縣有古刹臨大溪相傳云
佛圖澄浣腸故地

古道陰森翠栢行長鞭揺拽紫游韁佩鳴蒼玉傾瑶
席地布黃金列寶坊仙客杖飛龍有角胡僧腸浣水
生光兩朝人物空冥冥百代風流競淼茫松骨倚天
增老氣溪毛着水渡微香鴉啼鵲噪秋風外千丈藤
蘿掛夕陽

過安仁縣權令王簿同蔡尉見訪二首

莽〻纏兵氣蓬茅庇一丘尚看蒙赤幘不復卧黄紬
抱犢行鳧鷖徵租聚沐猴黄昏更蕭瑟風雨笑鵂鶹

二

投老一浮萍長亭復短亭惟憐仙客去自有故人經
世乱眉多赤情高眼獨青臨分聽苦語令我醉時醒

宿臨川村舍

林壑已秋殺凉蟬又一鳴人間多古意地僻有微行
身老殊方去愁牽百憲生途人夜相語豺虎正縱横
時建昌石陂盜起

題臨川孝義寺壁二首

秋風嫋〻轉庭梧客夢初驚一鳥呼揀盡寒枝棲不
穩獨行殘夜影同孤
孤城吹角五更風笑語團栾一夢中戰格連雲家萬
里書凭黄犬若為通

踈山寺次白文林韵三首

翠幹軒〻廻出林夜風吹籟紫簫音老龍頭角雲霄
近元豹文章霧雨深末路浮榮炊黍首半生遺恨寄
琴心愁吟獨濺花前淚故國山河百戰侵白河東人有應為念

交侵之語

藜杖忽；集晚林長廊破壁撼鐘音天涯流落相逢地林酒殷勤莫厭深萬里功名飛燕頷千金博飲角牛心更聞好句驚人倒一洗蛮烟瘴露侵

黃花翠竹小叢林臥聽南山白石音蟹鬬已空遺垤在蝸跧終恋故廬深掀髯一笑追前謬禮足同參看此心且向踈山結香火人生莫受二毛侵

踈山長老善清日誦楞嚴維摩二經賦小詩二首示之

塵漲迷三底桑柘厭八蚕徵心渾不見問疾有誰堪坐待成風斷應須立雪叅欽聞第一義細說後三三

二

弹指三生過傷心一念差試標天上月為種火中花粗識禪為味初欣道有牙老師一笑許千劫誤蒸砂

明水寺五代末危全諷據臨川時所建画像至今存焉寺旁最高峯有祠屋一區道士居之二首

臺殿何年有千巖紫翠間金仙佛世界羽客道家山

骨朽餘三窟皮存尚一班傷心千古淚相伴雨潺潺

二

愁坐啼猿裡行吟度鳥間翠凋巾上髮紅破鏡中顏
老去經三折貴游付八還無心自來往空羨白雲閒

崇仁縣

萬山攢擁天一笠北風吹雨兩鬢濕飢烏絶叫護巢
飛老蛟怒起拏雲立孤城短日砧杵急騎驢渺渺衝
泥入桑枝倒折机杼空道旁廢井無人汲遺民到今
傳舊邑擊水華鯨浪三級故物漂流百戰餘客子起
坐萬感集小驛香醪如雪汁一杯快作長虹吸酒醒
舒歷照短檠幽咽數聲鄰婦泣縣人喜競渡亂後如故

余南遷次臨川奏廬陵道屬聞盜掠高安新
淦之間少留仙遊山道祠是時庭下木犀花
盛開漫山皆大松一峰蒼然終日遊愒其下
各賦詩一篇

簷牙啄林杪華殿浮青紅天風吹泬寥萬籟酣笙鏞
木犀已著花濯濯秋雨中頹姿出素面一洗丹粉空
幽香襲巾袂冷艷淒房櫳迫此芳歲殘一咲當誰供

群仙列通明矯矯驂鸞龍相隨歸閬苑遺恨寄西風

又

壁壁水中榆地近連玉京掄才上華屋梟梟黃金莖
蒼官表獨立垂胡交縵纓根深崖嶠壯勢壓山岳傾
萬牛挽不回老氣空崢嶸夜半風雨會歲晚龍虵升
我來不忍去繞樹三匝行珍重金石友待我烹茯苓

遣興

乱後煎百慮老去無一欣故人尺書至好語中夜聞
坐久百虫絶開簾月紛紛長歌侑一醉酒醒擊空尊

題華蓋仙亭大松示柳道士

繫舟古巴江曳杖真仙亭金輿簇画戟玉几羅翠屏
堂堂十八公獨立霜中英魁然十圍大蔭此一蓋青
翹翹雲物外坐閲秋蒂零道人依茅棟蕙帳淒芳馨
苓龜倘可見長鑱斲青冥一食沉我腹敗履捕脩翎

仙遊山九日歎逝二首

傷心玉案兩眉齊永負黃花九日期萬里炎州嗟我
老百年清淚向君垂俱飛蛺蝶愁看汝醉把茱萸欲
對誰獨立西風搔短髮一生遺恨一愁悲

割肉早歸三伏日傳柑賜飲上元燈那知一慟殊方去獨向高臺此日登淚濕西風生眼纈夢回殘夜起衣袂孤鳶別鵲知何處泉路茫茫喚不應

達臣承議餉石耳

窮秋客舍風雨淒破釜生魚亂有衣故侯未種東陵瓜餓夫欲採西山薇歲晚黃精可療飢故園萬里天一涯未办登山拾瑶草且復從公茹石芝

山行憩田舍老父出迎以黃柑白酒為餉

藜杖扶來雪滿簪諄諄語好意深深酒傾白墮杯行玉橘破黃苞坐釘金醉起莫辭田父肘甘餘須識野人心多多不盡扱留意挽袖丁寧更一臨

兩日復往次前韻

寒蔬離離銀線乱臨川出蔬銀線凍醴灩灩玉井深坐蔭庭松翹翠蓋行穿野菊布黃金犬迎客入喜見尾鵲隨人語欣會心俗裏淹留怕轇釜驅兒招喚得重臨

曹山寺

石棧梯空一線橫路窮臺殿兩峥嵘日光澹澹烏飛沒雲氣漠漠龍隨行道人西歸餘隻履結茅宴坐千

岩低草根瀝〻暗泉鳴樹外騰〻青嶂起翠竹掩冉
蒼雲屯老藤蔽虧白晝昏天低尺五雷雨上身強丈
六佛祖尊我老栖〻厭行旅逢人欲問前三語不見
高僧錫杖飛山下空留千斛乳寺有羅漢卓錫泉

贈曹山長老了如

一念掛世網半生誤儒冠咲看蠅穴紙坐待鮎緣竿
蒐〻醯醬誕豈識天壤寬老儒本逢掖詩肩尚儒酸
久纏冠蓋蔓忽作泡影觀堂〻人天師三世一指彈
身閑雲月出骨老霜松寒我生飽憂患將心覓人安
目擊有妙寄語樂非世歡坐穩且復留火芋分懶殘

送僧妙鑑住廣壽寺

明月不可呼清夜時一出孤光掛海涯皎〻轉空碧
道人一茅把坐覘九年壁磨磚破纏縛驟若老驥逸
忽〻林下逢悵望不暖席錫杖已凌空堦庭草如積

明水達老以黃甘荔子土芋為餉小詩荅謝

客居莽牢落幽絕無四鄰歲窮有衣結日晏猶甑塵
偪仄戎馬間敢厭薪水勤故人情義重采〻青泥芹
小摘持寄遠分餘為情親丹荔擘輕圓黃甘破芳辛

蹲鴟勸加餐風味亦可人渺渺山澗曲浩浩水雲晨
踞炉有前諾兩翁對然薪眼纈眩紅緑共此無邊春

次韻王子欽立春二首

玉手傳絲催歲換金刀剪綵伴春回兵戈滿眼年年
在花鳥驚心日日來芳意漸還三徑草暗香猶認兩
京梅呼童火急供春事凍醴生光灩玉醅
歲晚驚呼身已老天涯流落首空回便將酒力推愁
去且放春光入眼來人語嘻嘻爭鬬草宮花閃閃豔
粧梅雪消水暖春江動緑漲蒲萄萬斛醅

東塔六言

翠竹含風嫋嫋青山照水重重窗戶無人半掩一龕
香霧空濛
偶與白雲共出忽隨倦鳥飛還明日重尋舊路桃花
流水空山

遊東塔雨中夜歸二首

山氣濛鴻衣自濕意行曳杖穿雲入老翠陰森萬竹
蟠浮蒼瀲灩千峰立蘚苔幽尋到蕭寺拊掌一咲掀
百蟄酒醒火佛照黃昏坐聽北窗風雨集

山色凌寒春尚瘦潭影涵空清可漱漠漠雲行紫翠間斑斑雨湿黄昏後火炬穿林鳥出巢人語填門狗窺竇杖藜有興會重来更待黄鸝哢晴晝

次韻王子欽春望二首

王生春望思寥寥冠盖當年盛八蕭花靨重墻外是琴心切切酒中招屠龍已破千金産駟馬終歸萬里橋便解貉裘沽一醉忍看紅榕綴寒條

萬木陰中鎖次寥晨門跋馬聽蕭蕭故人自欲分菊去逐客何勞執簡招共對春風斑露草却隨明月下溪橋擊鮮故有諸郎在三尺銀刀貫柳條

鄒次魏黄善長携文見過小詩為謝

鄒郎英妙知名久筆端自有談天口客舍相逢一杯酒衆星錯落見箕斗高論欲追牛馬走長嘯忽作蛟龍吼餘子碌碌那得友江夏無双亦其偶我觀二妙屠龍手青紫紛紛何足取他年要作中興碑大字磨崖繼聱叟

癸丑寒食曹山飯僧薦章淑人不勝悼往之懷書二詩于方丈東壁

川逝日已遠蓬漂久未歸異鄉驚歲換宿州変春
魂夢參差是音容想像非遥憐小兒女慟哭紙錢飛

二

草〻木皮棺松風生暮寒嬰啼春寂〻螢照夜漫〻
夢裡歸三市愁邊薦一簞相思為君瘦零落帶圍寬

清明日與范季實諸人過胥澤民別墅小集

水滿双飛白鷺花深百囀黄鸝寒食清明過了一川
烟草雖〻
兀〻三杯夘困昏〻一枕春融酒醒落花風裡夢回

啼鳥殼中

曹山春日二首

柳弱千絲颺河横一帶圍腰支春作瘦鱗甲雨生肥
逐伴魚兒出争巢燕子飛忽〻班草地不覺卧斜暉

二

屏擁山入座珠跳水濺裾香銷塵漠〻日凈竹疎〻
身老百罹後春殘一夢餘故林千嶂外孤抱幾時攄

壁上人開軒闢地栽花種橘戲留小詩

看雲随臥起飲水自敷腴秀色供斎鉢寒殼落坐隅

未開花五葉且種橘千奴幽事相關處時來近酒壺

春雨

小雨破春昏清風洗瘴氛霏微花上見蕭瑟夜深聞獨咲關幽事酣歌倚半醺羈懷不堪寫危坐對炉芬

春晚二首

花落不容惜猶殘葉底春稀紅閃餘映乱緑鬬尖新飛絮高度竹遊絲遠趂人窺簾聞好語双鵲喜津津

二

殘尊送斷春千里未歸身鬻老猶聞語梅酸欲聚顰獨眠愁警夜起舞聽雞晨行路難如此悠悠且傍人

曹山三絶句

霜宿風飡兩鬢華故園蕪没舊生涯聖恩若許求帷蓋便向東陵學種瓜

竹杖芒鞋稳称身茸茸香草醉中茵舉鞭叱馭何為者始信黄陽是可人

數尾區區為食謀半生炊黍在刀頭一塵會入扶犁手不上陳登百尺樓

鴻慶居士集卷一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目録

詩

有客生致兩雉不忍殺開籠縱之二首
題妙覺寺壁
再至
宿妙覺竹庵
晉澤氏招飲二首
別如老
徙寓妙覺佛舍

招鄒次魏

贈荅淵侍者

建昌守朱宜伯寄酒小詩為謝

再用前韵

妙覺寺竹軒二首

妙覺寺書事二首

次韻王子欽端午

吳益先携文見過

次韵王子欽

再和

涂子野九歲子名駒字千里戲作兩絶句

詩贈竹菴静老人

置酒

讀李光逺詩卷次韵二首

志新誦近詩次韻二首

石君在宜黄縣之南二十五里義泉寺

熊夫人遣介欲壻澤民小詩戲之

題鄒次魏青藜堂

靜老容安菴二首
靜老通幽軒
次韻王子欽秋懷二首
秋夜三首
秋興
妙覺寺三詠
自崇仁趍新淦
三山寺二首
余大觀中與何襲明登仕

再和
再和
何倅利見許出侍兒襲明用前韻
何嘉會寺丞嫁遣侍兒
迎董堂小集
何嘉會以侍兒歸
長樂寺二首
志新遣兩介致書
蜀婦新寡

嘉會飲餞夔姬

遊鍾石寺

宜黃尉李集義遣書問安否

雪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

詩

有客生致兩雉不忍殺開籠縱之二首

平地安知禍有机一跌永負青雲期舉群驚雊墮罝網衮背煥爛光陸離山梁三嗅不忍噉如臯一咲吁可悲開籠放汝須可遠去莫遣韓公賦病鴟

誰令孤鷹遂專場前迭籠中看鳥翔文章正坐虎尾炳鏦羽一落千丈强翠翎低摧少顏色奇禍非汝能遮防忽ニ應媒莫浪出尊拳手毒正交相

題妙覺寺壁

葉底紅柿不見花枝頭綠暗可藏鴉春歸古殿蒼苔滿一點籠燈隱絳紗

再至

老眼逢春病有花淋浪醉墨字如鴉懸知不是唐王播惠愧高僧護碧紗

宿妙覺寺竹庵贈靜老

青山映落日澹澹烟中明出門無所投曳杖隨意行破衲僧兩三喜笑爭邀迎曾巢俯脩行飛星動高甍老人如宿昔真契同三生遇人無戚疎出語悪不情寥寥風馬牛肝胆欲盡傾怪我胸中山磊兀尚不平即鄣樂無度短夢一餉榮蚉觸怒不休暴骨千里横微言起我病内愧面汗騂(辟)早知天宇大豈有世網嬰舉扇障西風浣此滄浪纓

胥澤民招飲

蕭晨散幽步不放一塵驚高崖初日吐壞道泉湍鳴平生耽田里見此心眼明危橋屬幽境别戸延朱甍主人鷄黍約庵烟起晨薑長鬚舉桉出銀杯坐中行

爛漫寫真態殷懃愧深情留歡更卜夜華燭吐長檠

又

蒼茫夜氣合渺〻風露清藍輿兀醉夢翩若孤雁征
老馬志萬里絡首喪其生十年飽芻豆立仗不敢鳴
自識酒中趣欣辭身後名皎〻一片心不受罷辱驚
清風悲永夜萬竅同一聲醉裡有歸路彷彿遊化城

別如老

同舟無胡越四海皆弟兄吾人雖晚接一笑蓋已傾
世乱識真態途窮見真情曳杖扣禪扃撞鐘聽鞞鳴
小窻風雨夜對此二榻横吾身如木偶春至不漫荣
豈無三宿恋天雨方流行去〻得首丘歸田克踐更

徙寓妙覺佛舍

胥乂民襆被相過賦夜坐

客居厭窮獨蓬艾翳環堵莊舄尚越吟鍾儀猶楚語
吾人有奇操空洞見城府相逢逆旅中霧豹初一睹
拘囹賦囚山避謗憎市虎褰裳肯過我崖嶠走風雨
微吟對清夜破此五月暑墜露浥金莖空花墮犀麈
孤燈映龍紗冷艷翳漫吐耿〻遂不眠逢〻聽晨鼓

招鄒次魏

客舍風雨交庭蕪蔓春草蓐食悲王孫戛釜厭丘嫂
吾人才傑立一障狂瀾倒湯〻捍滔天凜〻塊絶島
奇音閑大樸妙語蔡天藻辟閒見蝎喜屋上瞻烏好
蚩然聽足音自足慰衰老出門泥活〻所向礙行潦
懷人心不展厭乱跡如掃仲子過我庐肩輿白雲道

贈荅淵侍者

沐猴著冠天所械笑唾千金如一芥時〻扣角諫三
生口業未除詩有債覺〻不作秋虫敲譎〻歇盡春
雲態平旦誰登大將壇一軍驚呼子光拜

建昌守朱宜伯寄酒小詩為謝

愛酒淵明望白衣傳聞騎吏欵柴扉為憐漁父鳴鞭
送欲便山翁倒載歸淚向琵琶絃上落心隨蝴蝶夢
中飛一杯屬我寬愁病免使黎侯詠式微

再用前韻

千騎森森嚮鐵衣日上銅鏍四扇扉何妨指點銀缾
索直須倒著接䍦歸已邀明月三人共更看紅塵一
騎飛何日淵明賦歸去晨光前路正熹微

妙覺寺遵軒

古寺秋崖上清風掩半關晚花明艷〻曉溜落潺〻
松笋穿堦瘦苔窠蔽石斑翹沙憐鷺靜抱葉看蜂還
心以空無累身從病得閑像曹獨何事終日賦囚山

又

老厭風沙惡安閑且當禪開簾延白日倚杖立蒼烟
鳥散人聲裏鍾殘客夢邊小蒲風葉偃薄槿露華鮮
句好吟須斷歡餘醉帽偏人生但如此何處不翛然

妙覺書事

聒〻催酤我嚶〻喚友聲一遣青蠅汙永負白鷗盟
睡鴨噓烟滿蒼螭噀雨鳴叅禪吾未暇一橫對僧橫

又

隱几拋書坐欹床聽雨眠僧來逢白足盜去失青氊
楚國雖三戶滕氓尚一廛如今更何恨端用酒為年

次韻王子欽端午

飯筒菰黍迹流年葵扇桃笙尚宛然世味半隨昌歜
苦心旌長向艾人懸鴻飛不到書來少鵲喜無憑語
浪傳兩鬢蕭〻吹白髮空餘泉謝野人憐

吳益先攜文見過以詩為謝

千里之馬初服輒風騣霧鬣跨九州駕鹽挽磨三十
秋俯首尚與駑駘遊吳郎人中第一流文采絢爛珊
瑚鉤陽春白雪和者少夜光明月暗中投魯人不貴
東家邱吾髯凜凜青兩眸擬金戛玉敲相求屬鏤瓊
蟠九地幽有夜氣出斗牛忽然化作長橫虬睚眦
之怨何足讐一麾立斷樓蘭頭

次韻王子欽

北窓風泠泠西閣夜悄悄缺月半吐壁獨與太白曉
緱山王郎子槃若玉樹皎紛紛嘈伍中特立負奇表
清談靜炎燠堅卧鎮浮擾呼童樹高柵赤幘厭凡鳥

再和

二年客塵土獨夜憂悄悄遇酒一破顏歌呼醉連曉
寸心為誰明伴此孤月皎枯枏欝崢嶸老榦空自表
蟻穿萬孔萃蛛挂千絲擾白鵠逝不來豈敢更擇鳥

涂子野九歲子名駒字千里戲作兩絶句

日角珠庭秀兩眉誰家有此寧馨兒莫驚墮地駒千
里久見叅天桂壹枝
碌碌為生笑阿奴九齡重見此英雛千回健走非黃

擯一洗羣空趕白駒

詩贈竹庵靜老人

爭名計身後逐利了目前道人一彈指永斷三生緣起滅水上漚聚散風中烟紛紛閱凋謝東海今桑田縞髮茁枯顱秀眉覆兩顴已超人天上遂拍佛祖肩茅齋立萬竹蔭此碧玉椽綠暗雲擾擾清涵露娟娟我老無家舍餘地寄一廛不辭供井磑辛苦送華顛

置酒

離離禾黍暗空村一點炊煙帶雨昏山翁過我竹間寺來扣爵羅廷尉門老去不辭　詩酒區區獨醒亦何有笑語未辦供主人久客那能拒鄰叟杜陵白首尚書郎步屧春風向草堂人生意合無妍醜共此一夕燈燭光

讀李光遠詩卷次韻

泗州南山

跳波乳清淮一葉寄真賞南山如高人標格自矜爽胡塵暗楚甸絶境墮渺漭空城艸木春戶外屐誰兩悵望壺公龍乘雲自來往小詩若畫画彷彿見飛槳

從今淮上山不落夢中想

揚州谷林堂

楚山多異材翠竹滿崖谷蕭〻斤斧餘斬伐同一束
蕪城帶流水萬畝淇園綠遺苞駮雲錦老節抱金玉
歲晚斥穴鄰舐掌方擇肉此君亾恙否應坐白眼俗

志新誦近詩次韻二首

客舍烋風我欲愁世塗如漆莽悠〻半生小利營錐
末此日危炊上鮝頭萬里窮鄉憐我老一廛小隱待
君謀惘然貌赤相對扇面令人手不休

野雀昂〻祥自奇水鳧泛〻強隨時問禪乞我安心
法住世分君大藥資便欲乘桴從魯叟不須歌鳳嘆
周衰超然獨嘯千峯上一吷清風萬竅吹

石碧在宜黃縣之南二十五里義泉寺〻旁
有磴道高里許循山而西少北忽有石梁數
十丈橫絕兩崖之間中空無柱高出雲表神
剜鬼刻不可名狀真洞心駭目之觀而僻在
一隅遊客無所為而至廼賦詩一篇以告喜
遊而不知者

何人手執造化關投此虹蜺跨兩間烏鵲填成天上路鬼神鞭出海中山飄〻尺駕凌空舉側身下瞰千峰雨河漢洶〻敲西流風泡相纏齊萬弩始信通天有一門便欲晞髮扶桑根乘槎忽逢支机石柱挾直到洗頭盆賞俊誇雄兩奇絶邂逅一聲如雷掣冥〻滄海會揚塵大字磨崖書歲月

熊夫人遣介欲壻澤民小詩戲之

墻頭鄰女三年望戸外文君一笑窺欲得賢夫嫁張耳此真佳壻是義之定知不折飛梭齒似說先齊舉案眉不信侯門深似海水流紅葉漫題詩

題鄒次魏青藜堂

讀書非貴嗜吾子喜欲迷十年費膏火群嘲笑書癡磊落載五車望海無津涯瞳如秋月一出照耀之冥搜理窟遂妙解鋸屑飛胸中九雲夢百怪見爍犀拊枕出鴻寶鑄金侔裹蹄神光發中夜太一秉青藜

靜老容安菴

離〻風中花漂深落任所之泛〻水中萍流轉渡在蘇靜公湖海士世網那得縻獨有鐵石心不與燥濕移

巢肩紆靈鵲楷床命老龜區〻了官事應解笑兒癡

又

雲嘘翠撲膚山擁青入戶祇樹給孤園桃源武陵路一泛振屐還不復乘杯渡倚墻捫虱坐揮麈送鴻去水涵樓影交風歛花氣度把茅便有餘不要黃金布

靜老通幽軒

諸峰倚崔嵬衆壑隱奔峭寓目欣有擊會心領其要開庐結茅竹伐翳斬蓬蒿此君亦可人玉立盡娟妙風酣翠相倚月吐清自照窈渺非世音鳶鵲中夜嘯

烟塵闇北關烽火被南徼便欲老三閭終爲隱屠釣

次韻王子欽秋懷二首

白汗翻漿浹背流清飆一掃破除休楓江湛〻氷壺月梧井團〻玉露秋蟻動巧聞床下鬬駒跳首向隙中留南山危坐高稜見杞國區〻豈我憂

愁邊種〻關心事客裏紛〻見俗情雁折西風離思亂烏啼殘夜旅魂驚江河風景悲南渡家室倉皇問北征滄海橫流安稅駕一桴從我任生平

秋夜三首

山寒鵲瞑姿楓老帶漲痕蘭摧桂亦折往〻歸其根
萬籟各收斂一氣中自存奠斤無可斲尻駕不復奔
孤光照獨夜月落低金盆
金氣天與高燈燼宵正繁暗蛩露下績潛虬浪中翻
幽人醉清夜一笑空罍樽遇勝獨心請了〻見日存
但憂兒輩覺難與俗人言
寥〻犬吠邨微月耿黃昏雞豚市井空虎豹窟宅尊
亢龍百尺樓獨卧誰與論酒聖且復中愁魔自驚余
彈鋏歸去來雅子候柴門

秋興

雲族正南驚日車遂西沉倚樓孤客恨伏枕故園心
唧〻虫造哀交〻鳥遺音危坐百感集我何念之深

妙覺寺三詠

木犀

霜葩翳老青粲〻石辟下瓊樹一時新肌氷敵姑射
光風泛月彩芳氣襲蘭麝幽人三嗅泣採翫不盈把
芙蓉強爭妍刻画粉黛假對之若為容慙紅面如赭
樹旁有芙蓉數十本並開

梧桐

高梧傍層樓隱翳崖寺古森〻露井寒蔭此六月暑
秋風動地至柯葉遽如許依〻別故林黃落半粘土
凉蟬不復號驚鵲時自語一夜繞空枝愁絶兩翅羽

芙蓉

沙際漾淺碧竹外嵌深紅晨光裝穠麗醉臉酣春融（一作歌 一作倚）
歡華不滿眼榮悴一日中娟〻泣朝露槭〻隕多風
頗我非靈仙丹砂駐君容舉酒酹其根明年何處逢
自崇仁趍新淦凡四夕迺至一寓道觀三止
僧舍皆留一夕而去賦小詩記之

妓原寺

稚子簷門立老僧迎客入湛〻玉甃寒唧〻銅缾泣
小軒風雨過窗户青紅濕晚花裝秋妍黃蜂正衙集

化度寺

失路迷千嶂投休借一枝扣門竹西寺立馬日斜時
矍爍（鑠）僧歸户睢盱犬透籬定知嫌不速明日與君辭

栖霞觀〻在麻嶺之下

雲表朝飛屐松殘晚駐鞍破扉聯白板槁項繫（繫）黃冠

徑雨喧風籜汀沙立露翰小窗床坐好對此百憂寬

三山寺

斜日半窗明無人獨掩扃風鈴時自語雪柏老終青
立鵲叅差見微泉斷續听老僧渾不語危坐卷殘經

又

異縣久為客窮途飽所更對床雲伴宿曳杖月同行
到處身如寄看山眼暫明生飲中趣酒賤且頻傾
江西多飲紅酒獨新淦市酤称冠

余大觀中與何襲明登仕同為太學諸生別後二十有六年余南遷道清江襲明迓余于新淦之洲上蒼顏白髮大畧相似感嘆之餘飲酒賦詩以為笑樂襲明筆力雄贍操紙立就凡六十七　必用前韻余維和者十二篇云

亾弓墮甑一時空夢斷南柯午枕中便有樽罍追北海更無塵土汙西風騎牛懶卧山中相失馬來看塞上翁泛此卜鄰成二老雞豚社酒與君同
龍媒去盡禹羣空一曲陽春在郢中浩浩百川齊赴

海蓬〻萬竅総號風誰憐楚國沉湘客獨有商山避世翁閭里應容投綏急風波千里一舟同

再和

烏啼鵲噪晚庭空並舍相呼入酒中逐影故慚夸父日披襟聊快楚王風牛衣臥泣悲遊子鳩杖歡迎愧老翁笑我獨醒成底事一丘之貉古今同

沙平雪漫水涵空路入千岩紫翠中村遠微明漁舍火樓高斜矗酒旗風可憐方外狂司馬来伴田中一禿翁南北相望三十載心期不改斷金同

再和

瘴雨蛮烟埽地空衆星環列拱天中豹章尚隠南山霧鵩背將搏北海風麟閣似聞登漢將廬門猶自臥龐翁低回莫負平生志冠蓋風雲萬里同諸侯数勸襲明出仕

夜雀悲鳴蕙帳空一身竟在百憂中驚魂尚喘吴牛月短翮甘隨宋鷁風且向龜魚為地主不將鵝鴨惱鄰翁超然世態誰君似蘭菊春秋自不同

何倅利見許出侍見襲明用前韻賦詩再和

平生見慣有司空腸斷蘇州一盼中此夜相望千里月他年應恨五更風坐中不樂無三槃侍兒以英槃為名客裏相逢祇兩翁急雨催詩更蕭瑟小牕寒夜一燈同

錦堂蓮燭夜燒空喜笑蟬連綉戶中塵繞梁兒飛歌白雪轍凌波去舞迴風投梭且莫驚狂客却扇何妨眨醉翁青鳥殷勤問消息留髡戚燭許誰同

何嘉會寺丞嫁遣侍兒襲明有詩次韻

魯陽之戈倚半空誰能一郤日再中驚四十二巫山雨永隔三千弱水風瘦語尚傳黃絹婦嘉會侍兒以妙為名多情好在紫髯翁謫仙尚有杯中月獨舞婆娑醉影同

哀彈已逐夢雲空錦字參差在眼中應似夷花貪結子任教柳絮乱隨風留春不住無樊子隔水遥看有杜翁無那丁寧花鳥使丁香偷結兩同心

迎薰堂小集襲明用前韻再和

飲痛瓊艘百舵空參横斗掛月當中不愁馬上衣沾露且看尊前幘墮風未辦清歌娛醉客莫將强韻壓

衰翁悲歡冷淡君應咲注瓦傾銀一體同
鱠出金盤放箸空一時酣卧醉鄉中羽觴聚泛蘭亭
月璆琅鏘鳴閬苑風顛倒青綸客老子淋漓紫綺看
仙翁詩成快寫鮫人淚萬顆驪珠訝許同

何嘉會以侍兒歸彭生小詩戲之

浮蒼宛〻兩眉長瀉碧泓〻一鑑光山海相逢非浪
語小孤明月嫁彭郎

長樂寺嘉會嘗置酒餞歌姬于此

層梯倚天碧細路連艸莽蕭〻青松門稅此林下鞅
輪困老樹姿偃蹇怪石狀中有蓮華臺迥出諸峯上
空堂臥鐘鼓古佛暗龍象飛泉漱石除夜半聲清響
雲抵雪浮〻柳動春盎〻超揺萬里眼更欲鏟疊嶂

又

萬尾冠松辟千章鎖雲莊故人置酒地清夜燈燭張
破辟桂月闕遺笙嘯風廊妖歌傾四座醉卧錦瑟傍
寂〻花絮亂忽〻鸚燕忙雍門已陳迹餘音繞空梁
我来久徘徊驚呼首一昂老僧獨依然坐對柏子香
何嘉會餞麦姬于此呼字當作去声

志新遣兩介致書餽以巴源帝黃甘珠欖大
粟鵝鮓胎蝦為餉戲作長句為謝
巴江新擣萬穀皮褚生粉面膚凝脂故人千里特寄
我落筆宛宛天投霓綈囊丹果十襲包爆栗飛燼石
火敲紅鹽著樹落青子香霧噀手披黃苞蒼鵝無罪
見菹醢苦酒濯之光五采蝦跧久已成枯腊只尺波
涛渺江海客舍爭席紛蒲前饋美不復五漿先殷勤
重餉有吾子兩夫荷擔赬其肩
蜀婦新寡從何純中讀左氏戲呈純中
麟經束高閣掩卷有三嘆朱絃久零落鳶膠續其斷
英英左阿君獨唱音節緩故是我輩人吹簫得幽伴
先生擁絳紗弟子褰素幔一揮斷鼻斤便舉齊眉案
嘉會飲餞叟姬大慟而別
小窓危坐若為情曳杖穿雲取次行蕭寺試來攜手
虞陽關已作斷腸聲歌呼本自追曹相慟哭那知見
賈生坐上誰人最愁絶江州司馬淚縱橫
遊鍾石寺問名寺之因老僧指門旁石如覆
鍾狀賦詩一首邀何襲明登仕同賦

月斧琢朧朧團栾覆石鐘連絡青雲根黙注碧蘚封
補天記女媧移山詫愚公當年偶遺漏墮此草棘中
奇礓久淪蟄化出金仙宮老僧慣見之笑視瓦礫同
同礪角戲烏捷迸火敲青童摩挲問無恙千歲今一
逢堂〻張茂先扣以蜀井桐嚕吆振林莽叱吸萬竅
風頃洞衆聲滿吼徹九地通狂奔竄幽　驚怒投老
龍豐山霜霰零彭蠡波浪春一鳴固有待迓那得攻
水曹葉五色東序羅笙鏞辟易四坐傾蹴踏萬馬空
偉茲抱奇音伴我窺靈蹤賦詩迺不如露叫號秋虫

宜黃尉李集義遣書問安否小詩為謝

三年着南冠兩見芳歲新朝為虫虵侶暮與魑魅鄰
行隨木上坐卧對竹夫人獨有金石交不廢風雨晨
書来一吊屈我已屢厄陳嘖〻爨下桐嗷〻轍中鱗
絙以朱絲繩放之碧海津窮途得重惠肝胆大輪囷

雪

嶺雲亂擘絮簷雨收斷線箕神擁前驅萬瓦集微霰
土峰忽崔嵬烱若簪出弁衣稜森欲起眼纈醉溪眩
屬國卧餐氈含糊不能嚥

喧豗湊六合須洞咽羣籟俄驚江海懸坐覺虛空隘
包藏失地險弥漫見天大婢娟自一種巧麗窮百態
獨餘古柏青正色老不壞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目録

詩

次韵王子欽上元感事三首
題硤江蕭氏庵二首
思賢堂
宿善法寺二首
再賦二首
天長寺
次韻王子欽兩中

襲明登仕出示尊公家傳
再過天長寺二首
利見置酒燕超軒
分宜道中
宿袁州城外
萍鄉縣
安仁縣
衡州酃泉亭
即事
回雁峯
愚溪
礲岩
礲巖寺
靈泉寺
次桂州
桂林山水奇麗妙絶天下十詠
八桂堂
七星岩

棲霞桐
來風亭
龍隱巖
曾公巖
雉山岩
永寧寺
西山超然亭
虞氏隱居
翠屏洞二首

飲脩仁茶
九日次献花鋪
入象州界
到象州寓行衙
南山寺
象州行衙井泉甘冷
題象守坐嘯堂
別象州陳守容德
雉山寺青羅閣

蒙亭二首
七星觀
蒙桂林
北歸過永
皇妃嶺
過衡州
宜春臺
西齋
再過曹山

故侍御鄒公抱節亭
鄒志新追路至甬橋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

詩

次韻王子欽上元感事

塞雨吹黃屋胡星照紫宸龍沙萬里去燈市七年春
感恋丹心折悲吟白髮新孤臣卧江海老淚滿衣巾

又

金地三千界珠宮十二樓人行仙佛土春滿帝王州
邂逅群雄擾消磨百戰休傷心歌舞地錦纜起汀鷗
事見杜子美秋興詩

又

氷雪依春盡雲山發興多微吟愁獨夜小立佇斜河社鼓邨〻急樵音處〻歌呼童掃月榭不飲奈明何

題硤江蕭氏菴

雪屋清如洗雲崖翠作堆破扉風自掩敗壁雨先頹野色初還柳林香尚有梅滄江千萬頃一鳥鏡中回

又

雲逐歸心亂山隨望眼賒棘林歇晚照淺溜咽春沙客路三年過僧窓一咲譁此生安稅駕有地即為家

思賢堂蕭君築室江上館李先之先之既沒李伯紀名其堂曰思賢云

扁榜銀鈎動褒題衮相尊天邊玉樓去江上草堂存蠅附俄千里龍登有一門蕭郎傳舊業擊水看溟鯤

又

相國開藩日樞庭放鷁時碧油來弭節彩筆坐題詩有客皆如此知君更不疑相逢一咲喜空恨十年遲堂中有李伯紀徐師川詩榜

宿善法寺 得深字

野寺知名久歸鞍試一尋亂山迎晚眺萬木拱春臨
逸想起神界安禪見佛心時叅鼻端白趺坐息深〻

又

雪漲春江動雲歸暮塢深岩栖塵不到禪几老難侵
野虎風生嘯哀猿月伴吟荒雞號五鼎說盡落花心

再賦

水繞禪窓淨香凝古殿深讀書不求解醉古聊自斟
塔鈴已無語匣琴猶有心獨謠西閣夜風滿快哉襟

又

愛竹門可款命車壑初尋鳥啼春院靜人語夜堂深
鼠跡留僧鉢蝸涎涴佛金鄰翁笑相命春酌夜沉〻
田雲朔泛政置酒

天長寺

江行蕭家峽路入天長寺沈〻千步廊植杖聊一愒
山對逐客愁花濺寒食淚提壺苦勸人何物閑汝事

次韵王子欽雨中

夢斷行山去詩成急雨催霏〻嘘谷滿閃〻映空来
出岫非無意為霖信有材故園小桃李昨夜一時開

襲明登仕出亦尊公家傳留讀數過撫卷太息賦小詩歸之

鼻祖有殊相事見家傳耳孫信多賢閱世已黃壤傳家尚青氊妙語令作者生氣有凛然便須勒蒼珉揭此宰樹邉

再過天長寺

岩姿露天巧地勝延隙光鯨怒四海鬬蝸蛭一身藏逃空真樂見憩寂夢幽長燈暗不復續卧看月侵床

又

山立起平案松偃卧枕岡尚憐桃靨小已見麥頭昂撿事関兵氣逃禪入醉鄉平生湖海興一棹付慈舫

利見置酒燕超軒襲明賦詩次韵

杯行到手莫留殘忍聽金鍾吼夜闌紅雨亂飄花帽動碧雲吹斷玉笙寒破除孤悶千病散蘚苔良圖一笑歡老去便須勤秉燭對花渾似霧中看

芋火鶉衣對懶殘銅缾泣雨又更闌臨流洗耳真堪笑映雪看書且耐寒共惜分襟能幾日直須把酒罄交歡風流喜見佳公子未信窮途白眼看

分宜道中

老牯挽犂泥沒膝刻刻青秧鍼出水大麥登場小麥黄桑柘葉大蚕滿筐猿鳥初呼聚儔侶鏁絲百箔聞好語此時物色不可孤勸君沽酒提壺盧

宿袁州城外祥符觀越日徙糾廨舍

宜春客舍無一席古觀獨眠不能夕破屋颼颼人雨立空林嘖嘖蛩夜績青袍白馬郡督郵晨門過我鳴前騶不求五斗彭澤米且卧百尺陳登樓

萍鄉縣

雲夢青丘蟠楚藪萍寔江邊大如斗故壘摧頹百戰餘舊事流傳千載後青崖半裂蒼兕吼空陂突過黄狐走山溪日落少人行寂莫鳴蜩嘒高柳江湖一夢三年久慰我漂零一杯酒羣盜須降漢赤眉故侯办作秦黔首

安仁縣有大第一區官兵縱暴主人谷氏避不敢居三年矣縣尹常館過客于第中賦主人避地行三首

主人避地卧荒邨道傍故宅今仍存烏烏呼風白日

靜藤蘿挂月蒼煙昏辟立削削鐵千步垣客子不敢
窺其門一時勝事那能說撞鍾擊鼓行金尊
華榱翠桷刻蛟螭蒿艾不剪古戶齊野鼠群行晝躡
壁山鬼一脚夜撼扉胡騎埽跡今已非官兵縱暴來
無時千柱耽耽四壁立主人避地何時歸

衡州酆泉寺觀競渡

噴雪怒相搏投虹貫其中張頤嚇北客拍手笑南公
固自輕一死終然鬬兩雄踟躕倚山閣得失謾雞群

又

健捷兩首虺舵沙百足蛇擊水群鯨動起風一烏翩
壯心殊未已怒臂欲無前亦有旁觀者踟躕奮兩肩

即事

落日投林去伍雲貼水飛江翻半嶂倒帆健一風肥
重傾蠻榼歌清繞妓衣城南多勝事何必閬中稀

田鴈峯

三年踐蚍虺一命抵豺虎悠悠故園心萬里崖嶠阻
祝融方司南巨嶽鎮全楚滄波噴石壁白日洒飛雨
寥寥蒼梧帝髯斷泣二女斕斑竹上淚濺血今如許

沉文吊湘纍魚葬得死所寂寞千載魂故物但角黍
吾生將安歸墮此漲江浦逐臣正南遊倦鳥已北翥
放身秋崖上萬壑赴一　干戈浩茫茫安得　翅羽

愚溪

羣狝眩廐馬獨覺辨渑淄虫鳥豈知道斷尾畏為犧
草木詎有靈衛足不如葵智囊樗里子癡絕顧愷之
成敗繫所遭何必陋昨非儀曹天下士失身蹈危机
一斥卧江海南冠繫湘纍不思蚍起陸便作馬　栖
匿智以為愚更欲名其溪溪水清可厲溪山碧相圍
石底行翠蚪煙中抹脩眉一朝纊息定白日斷屐碁
叢祠翳篁竹秋風生網絲凜凜望千載避世真吾師
故物不可尋山川尚華滋永懷西州慟興言北山移
欣然解其會了了不復疑獨醒亦何事誓將餔糟醨
舉酒酹一觴宛宛渡兩旗蕉黃配丹荔歌此迎神詩
北山謂愚公也

## 礲巖去全州十五里

日上千峯亂風含萬壑秋兩崖拆天罅一水漲岩幽
絕岸飛橋過尋源秉炬遊倚空翹翠葆漱石走蒼蚪

岩中乳蓋皆碧色　老樹挽天立奔雲接地流壯懐開
浩蕩病骨聳瞍颺皓首殊方去清尊盡日留無人與
說似勝事滿南州

礲岩寺

千松夾道直一水抱邨流清絶小叢林繞舍竹脩脩
老僧慣見客塊衲雪滿頭野菓拆奇苞畦蔬剪新柔
漂零五管去邂逅一笑留詩成寫君辟記此夢中遊

靈泉寺

窗戶遥開紫翠間小橋獨立聽潺潺意諧獨有清風
共興盡聊隨落照還但見虛童蒙白帢且無隴吏蒙
騂顔風花雨葉元無定何必區區恋故山嶺外虛市
市人大半以白帢蒙首

次桂州

過嶺逢人問象州瘴烟如海蹴天浮三閭逐客何將
到八桂宜人且少休
江上烟雲翠作堆倚天青辟雁飛回神州一望三千
里不是南遷肯獨来

桂林山水奇麗妙絶天下柳子厚記嘗家洲

亭粗見其畧余以六月六日度桂嶺歇更僕
詣象屬暑遂少留日泛諸公于岩穴之下窮
林巨壑近接闤闠之中遠不過城闉之趾屋
高望遠夸雄闘麗殆不可狀擇其尤者以十
詩記之名之曰林桂十詠

八桂堂

橘中隱商顔桑下蔭羽葆古人日已遠遺迹今未掃
英〻八桂林屹立表衆州名隨五柳傳壽待三松倒
南堂駐金節伏(仗)劍收蛮獠駪〻立萬馬獵〻卷十纛
元戎嶺客來小摘羞澗藻醉纈亂繁花移來插晴昊

七星巖

十載汗脩門簪(牘)豪侍帝垣五雲深莫窺衆星拱以繁
一坐讀背書身落梅(海)上村山川發餘想鍾鼓眩昔聞
星圖煥斗極兩〻錯地文今日復何日乘槎造天閣
日月起可挾參井立能捫誰當揭其柄為我酌瀛尊

栖霞洞

飛仙巢三山弱水環四滇誰知黄茅嶺自有白玉京
獨曳一杖(枝)節空上青溟蟾飛墮八桂石隕化七星

幽〻炬然火異狀不可名垂天紫雲蓋揷地羣羽屏
已無俗士駕上有遷客經敢言屈夷陋妙絶冠平生

來風亭風洞在七星岩之下魯公岩之右

大暑將有風出穴中泠然如氷雪被體不
可久留舊有亭摧壞始撤而新之趙漕少
隱置酒落其成名曰來風云

萬樹張大傘千嶂卧獨龍彤雲竟天
投老落蠻嶠暍死愁吳儂風流貴公
蒼崖拆天罅中有萬里風習〻駕兩腋飄〻落瓊宮

草木嘯竽籟澗谷酣笙鏞披我快哉襟誰能辨雌雄

龍隱巖

跳波觸石喧木抱崕擁老蛟壓泥蟠一笑作潭洞
孤峯起嶆崒哀壑浩呼洶腥風噤蛙淫凍雨落毛氂
凜〻白晝寒瘴髮立盡聳旱氣曛日黄縮爪但陰拱
悠然四大海歛此一毛孔安得化為霖蕙葉有光寵

時禱雨未應

曾公巖曾子宣丞相元豐中守桂林遊七
星山始見此洞芟雜草莽平坦方廣可容

數百人悉布磚甓之入洞十餘步有澗水
橫其前不可涉公梁石爲橋以便遊者號
曾公岩

羣峰依天立萬馬屹不動風歇紫玉珂雨暗青絲韁
相君千里目渺渺孤鴻送披雲覷天巧鑿翠出岩洞
中空貫長虹側立剖大甕宛宛卧石梁欲起　地韁
玉棺已上天甘棠有餘誦獨餘澗底泉時與幽人共
雉山岩昔有僧結庵此山中誦法華經野
雉日一集聽之至終卷乃去卒以爲常忽
數日不至山下有婦人庭子腰脇間尚餘
雉毛數寸寺有石刻記其事

頑石觧首肯老松聞肘田野鳥集隅坐聽沿時一來
山僧古佛徒一龕寄岩隈哀此墮卵伏點礫妙奪胎
休去復歇去呱呱見啼孩獨此腹脇餘斑斑尚毰䰟
精通日月貫義動金石開異事垂千載仆碑臥蒼苔

永寧寺佛閣五代末馬氏據有荆廣時其
子實所營也閱二百年壯嚴如故有画像
存焉狀貌魁梧称其閣云

一念去来想萬象起滅境方寸　所營可與天地永
五季日尋戈四海環沸鼎炎方一旅定烽冷夜徹警
梯空出高營飛閣冠五嶺照耀人天上變滅彈指頃
故物二百年虎死尚炳〻小立梯層欄鳥烏聚落景

西山超然亭

麤區翳榛莽地瘴藏百怪西山何軒〻拔脚風塵外
中縈一線蟠側立兩壁對旁連九疑高遠控三湘大
孤亭生林杪俯見飛鳥背號方泣二女禦魅竄四罪
誰云窘囚拘故自脫天械飄〻思凌雲萬里風雨會

虞氏隱居雷守寞況避地桂林結茅江上

萬山環立二水交流遊客過其下皆有志

歸興卜鄰之意

山色洗眼青遥見縈翠重江光照肌白醍作氷雪容
問誰三間茅散我九節笻江聲過席上山影落杯中
主人樂忘歸臥聽鼓角雄點撿屐齒痕斕斑尚苔封
寂〻春蘿月蕭〻秋桂風何日賦歸来庭柯撫孤松

翠屏洞

團栾千嶂抱窈窕一屏開翠黛愁將歛烏雲睡作堆

倚松真漫爾藉草亦攸哉更有陽臺雨朝〻暮〻來

又

千仞巑嵯峩纖〻翠錯磨霧鬟蓼碧玉風幔卷青羅鵲喜窺人語鸚嬌倚樹歌江花紅濕處彷彿鞾淩波

飲脩仁茶

烟雲吐長崖風雨暗古縣竹輿頹兩肩弛擔息微倦茗飲初一嘗老父有芹獻幽姿絶媚嫵着齒得瞑眩昏〻嗜睡翁喚起風洒面亦有不平心盡從毛孔散事見盧仝茶詩

九日次献花圃李衛公貶海外道過象江蛮女献花于此

古路三叉口青裙兩髻了更無陶令菊空想衛公花破屋堆黄葉清江繚白沙殷勤邀一醉蜑酒壓梨楂

入象州界

須賈之罪髮可數張儀之辯舌空存以身償怨今如此不死投荒感上恩殊俗若為投緩急故交何處問寒温多情烏雀真幽伴莫遣張羅翟尉門

到象州寓行衙太守陳容德携酒見過

萬里南來亦偶然一杯相屬豈非天直湛尺五城南

社行盡南陽路八千三夜故人應入夢五漿客舍有
誰先使君遥　花間馬欲伴愁人到酒邊
飣坐黄甘喫手香堆盤丹荔有人光莫辭蛋酒一尊
赤會壓瘴茅千里黄未省讒言遭薏苡直將空腹傲
檳榔酒醒夢覺知何處樹影參差月滿廊

南山寺

千丈雲根蔭此邦沉沉寒影臥秋江潭空映日蒼虬
動烟煖翹沙白鷺雙夢覺灘声喧客枕吟餘竹色滿
僧窗詩成絶叫曾楼上聽我洪鍾萬石撞

安心是藥本非禪遇勝欣隨意所便嚼蘂拈花身老
矣穿雲涉水思茫然行逢酒伴操觚去倦憩僧窗借
榻眠寄語排言問津者人中今是地行仙

象州行衙井泉甘冷太守而下皆飲此井

雞鶩更五點衆星尚煌煌殘燭半吞吐宿酒在在亾
碧井修陰梧林疎月汪汪嶠南瘴癘地飲此氷玉光
晨瓶出雪乳一漱病齒凉衆汲欲盡反匏尊得細嘗

題象守坐嘯堂

治國如烹鮮馭民如牧羊薰狐蘆自焚投鼠罷必傷

曹侯百世師獄市寄全齊天下本無事庸人勿擾之
危机蹈潛弩恩吏冠虓虎飛走豈不高揺足墮網罟
使君古太邛妙割無全牛班春千騎曉長嘯萬壑秋
棠陰日轉午風簷翠交舞問道舍蓋公誦詩選何武
渭水占熊羆萬里笞羌夷試磨南山石更草中興碑
郡有南山石壁數百丈屹立江中水如洛臺

別象州陳守容德

三年客殊方榮悴不堪說迢迢家萬里奄奄命一髮
使君古丈夫興衰在縲紲平生風馬牛舊職比鷄蹠
欣然一笑粲破此百憂結皇恩下天扉淚泣孤臣血
行廚洗玉盤載酒助歡悅庖珍問五鯖餅字炊十裂
徙突今未黔班草一訣何須更秉燭端是麥中別

雉山寺青羅閣

蠻村避謗三年過野寺尋僧半日閑小檻吹香花漠
漠斷崖漱碧水潺潺桄榔葉底秋聲滿栢子烟中午
夢還便擬買舟隨釣叟一蓑烟雨繫滄灣

蒙亭

小築三間足雄包萬象并遥汶通極浦落日抱孤城

小語千岩應長歌百蟄驚坐看水優上漠〻晚雲生

又

落拓詩酒伴疎慵粥飯僧盪胸開遠抱拄頰見高稜
鳥倦獨聞語蛟寒正可罾一區如可卜吾不愧陳登

七星觀

丘壑心猶在筋骸老可憎倚筇欣小憩躧屐看先登
神馬何須駕尻輿本自興九關通一路欲躡嶺雲升

發桂林劉帥立道同諸司出餞於甘棠渡口

行盡海北天笑指湘南路使君載酒醪擁節東城駐
前驅千纛直縱獵萬人呼塵流翳白日十里映黃霧
何人檝迎我一葦橫江渡渺〻倦鴉翻相隨歸薄暮

又

洶〻號萬竅颶風吹海渾冥〻蔽一天瘴雲埋日昏
南荒底日所黃葦三家村誰云花解笑但有鳥能言
繆恩解南冠歸路首北轅酒行可以起稚子候柴門

北歸過永永守趙君宰置酒萬石亭

三湘陌上逐臣歸萬石亭中送客時拄杖披榛行莽
蒼汲泉磨蘚看魁奇天傾五色遺媧補谷變千年出

峴碑何似溪邊小桃李向人膏面出風姿

皇妃嶺

濯濯漱壑泉岩岩依天石扶藜上秋空一縷挂絶壁
胡為乘此險登　風雨夕千金散垂堂尊馭且莫叱

過衡州館于郡齋時太守裴夢貺督役城上

萬鍤風雨集三令霜雪嚴適發半閭左雅喬亦髡鉗
大事難慮始投龜寧復占君看執朴者端是邑中黔

宜春臺呈太守陳次明

聞說宜春好曾臺試一登隴泉悲瑟瑟松雪見層層

孤寂煙中寺微范樹下僧詩工傳寫妙不數画師能

西齋

二江戎馬後宜春獨稱雄重垣抱金柷巨壑疏玉虹
使君齊師相佳處在酒中百觚倒春釀洗盡瘡痍空
西齋置一榻時有客子从我来屬無事新脫楚市舂
伴值呼浩然驚坐得孟公歆眠看衙集鼉鼓鳴逢逢

再過曹山示如老

不羨鵬南運聊隨雁北還捫天上何嶺犯雪過曹山
偶到萬里去重来一夢間觀河見如舊婆髮自斕斑

曹山在何嶺之下

故侍御鄒公抱節亭

一邱黄壤臥龍泉光氣輪困夜斗邊長史青氊無舊物拾遺華屋有脩椽鳳麟毛骨皆如此水石風流尚宛然亭下不生閑艸木籜龍無數欲參天

鄒志新追路至甬橋有買田之約三衢道中作詩寄之

首路氷雪嚴過家梅柳動故人一咲隔千里勞遠夢夫君具眼隻閱世妙百中嗜好如酸鹹不與俗人共我老臥瘴氣椎撓諛夫衆敗屣誰見收乘桴子宜從歸袖風中翻翻若孤雲縱殷勤三日別折柳天下送那知漢網疎欲問周鼎重江皐兩牛鳴塞壘萬弦控終當受一壓竟歆鄰二仲請師樊遲圃共抱漢陰甕

# 鴻慶居士文集卷四目録

## 詩

送王循道赴省試四首
過臻閣黎三首
送智海上人二首
馬跡上冢遇大風雨書僧壁二首
示相者
某靖國中與時發同寓群庠
次韻王次之龍圖四首

詩示天寧晤老二首
次韻德裘驅虎
讀沈德潤詩卷
讀王季恭詩卷小詩為謝二首
寄題錢申仲漆堂隱居四亭
望雲亭
芳美亭
遂初亭
通慧亭



寄題胡茂老樞密橫山堂
次韻向伯恭侍郎致政歸臨江
湖州道中
望道場山塔
早發下若
東山
橫山堂
荆谿道中
題谷隱二首

送張牧之赴南昌
四月十五日牧之赴南昌
臞菴
送徑山僧
過慧山
王佐司致還鄉二首
過臞菴
華亭朱師寔中大燕趙堂
洞庭沈氏園亭
洞庭善慶堂
華山德雲堂
講堂
拆玉崖
興化朱公大卿
讀張彥明飲酒賦詩唱酬
青氊堂
別雲閣黎
送僧慧徹

右丞張公達明營別墅于汝川記可遊者九處

澹岩書堂
泊湖潭
蝦蟇石
多寶院
梅山潭
金石堂
懷賢庵
積翠樓
甘陂莊院

題宜興閭丘令巢鳳亭二首

和張正民通守

張全真大資四老堂

少逸登第還里中

三衢教授陳德名寵況新篇

題靈岩五至堂

鄭惇老謙老寄示四賦

章席祖巢雲閣
題李營丘西
寄題莫謙仲山居西樓二首
山居
西樓
過慧山方丈
過楓橋寺示遷老三首
題虎丘劍池
吳門道中



鴻慶居士文集卷四目録

# 鴻慶居士文集卷四

## 詩

送王循道赴省試

龍擾已可屠鄒堅令可攻不辭千金費莫計五石容藏罷古有待用大難為工平生不龜手佇此一戰封

又

千金市駿骨想像不可逢安知轅軛下碨礧卧肉驂天廐四十萬一洗凡馬空葉公莫驚走始信有真龍

又

秦俗自擊缶齊人善吹竽寧聞牛扣角莫奏鳳將雛
獨唱誰能曉彌天和歆無中郎非俚耳為斷爨中枯

又

殖綽拜勇爵儒冠堪溺中可憐毛錐子譊譊尚爭雄
夫君口擊賊陳言賤雕虫行矣立談間可折萬里衝

過臻閣黎三首

龜飢鶴瘦老臞仙壞衲穿空雪滿顛無數岩花開自
落青山相對獨依然
髯龍遠舍立疎疎白甲蒼皮十抱餘當日青青折釵
股如今老節已專車
便莫將心到處安小窗趺坐兩蒲團芋魁半熟通紅
火鼻涕垂頤對懶殘

送智海上人二首

大師興趣在江湖拄杖扶行穩當車若要詩翁淡生
活穿雲涉水到西徐
折鼎支磚日半歆拾薪乞米為朝飢昏昏一點炊烟
裏見我邯鄲夢覺時

馬跡上冢遇大風雨書僧壁二首

松竹騷騷繞舍鳴沙頭一夜雨連明衝泥畏飯澆新冢野哭千雲共一聲
白帢排肩上冢歸飢烏攫肉紙錢飛東家已改清明火一點炊煙上翠微

示相者

漢嬖寧聞通侯死秦黥自說布當刑侯王將相原無種試向人奴覓衛青

某靖國中與時裘同寓郡庠潛心之北窓凡三年而別ヒ後三十五年復相遇于荆谿順山之下蒼顏白髮互相驚嘆追數一時同舍生在鬼籙者十八九獨兩翁無恙耳方築室山中以老馬將與時裘　杖往来如杜子美所謂二老者廼賦詩為之先

簪盍書龕夜裾連講肆朝昂霄初一覩歷塊已先超竟臥監輜老終遺爨鼎焦月分千里共波折兩萍漂卷地胡塵合彌天刼火燒途窮歌兕虎巢毀賦鵂鶹稚子開三徑先生守一瓢但空囊似腹若折磬如腰憤墮樵風過袍斑釣雪飄蝸盤憐　縮鼠黠看鬚搖

鳧雁吾何算松筠子後凋共憐身獨在相視意俱消
負釁投炎海全生託聖朝那知龜是鱉已見鵬如鶉
楚玉號三獻堯雲煥九霄啼烏占夜喜歸馬弄風驕
便殺鷄為黍休尋廐覆蕉並鄰如可卜半道不須邀
汲井澆桑本携鋤蒔藥苗千端身外事一噱醉中囂
蟻泛蓮垂葉魚烹柳貫條往来成二老隨分各逍遥

次韻王次之龍圖四首

撥雪披雲粥畫濃三杯困卧北窓風悠然一夢南柯
去千騎靴刀帕首紅

蕨芽載土笋穿叢青子森〻褪小紅與物無情吾老
矣如今休恨五更風

青梅着子欲生人始見鞓紅觸眼新李徑桃蹊俱掃
地一枝獨自占餘春

一種奇葩絶衆芳竭來當戶見鉏傷猶堪紉作幽人
佩猶步脩門擅國香

詩示天寧晤老二首

錫號延春閣知名四十年向来香一瓣茶為佛佗禪
霧沐山藏豹風餐葉翳蟬寥〻千佛後又見一燈傳

哲宗皇帝晏駕晤老泛佛佗禪師問語于禁中延春閣錫號祖燈云

有地逃銅馬無心待玉魚牛眠今可矣龍耳欲何如

荷鍤千岩去連鑣十日餘殷勤古松下為剖甕中書

晤老為亾兄卜地号卧牛山而穴未定故有龍耳之語

次韻德孩驅虎時太守鄭作肅

三窟憎狡兎兩端忌鼠首含糊有前卻遺患在養虎

操刀貴立斷坐見皮寢處應須下車搏不待探穴耴

掀恢天漏網沟沟國破斧驚呼咤萬口走避空一府

長圍起伏虞尺箠下戛敢迷行出漢圈送死入鄭圃

犬彘保尻領童兒聚儔侶枯顱歸閣束敗韓寔庭旅

寧堪畏馬革但恐汚牛弩三害古所患一死誰貫汝

緑林亾　命首禍自呂母師行費千金城壞墮百堵

踞鞍髀欲消囊笏頰誰拄要先羣鯨戮未快一虎去

讀沈德潤詩卷時沈寓金沙寺

繫馬門前柳投鞭息吾駕青林合扶疎木杪抗風榭

沈郎天骨清衆垤立嵩華閉閣卧讀書一榻過僧夏

尤工五字律句法窺鮑謝無窮真炙輠有味乃食蔗

我老復何為齒髮日夜化寅緣葦間見拊髀起一咤

懸知擲地響自欲補天罅坐令長安紙頓起千金價

讀王季恭詩卷小詩為謝二首

潛泉不到一周星滕上郎君得我驚大府潭潭真老相長淮滚滚舊家聲渥洼墮地須千里窮髮垂天佇一鳴莫遣画蚍安兩足宮袍賜錦待先成 季恭蓉天啟舍人之甥

金鍾吼徹曉霜清瓦釜如雷不敢鳴欲識呼盧真彦道試吟石鼎調弥明牙籤萬軸撑腸滿金俎千篇唾手成堪笑韓公太多可浪傳侯喜有詩聲

寄題錢申仲漆堂隱居四亭

望雲亭

昔年隱君子去脩地下文玉棺竟不返宰樹十里春哀哉抱長思慟哭蒼山根腸回日萬周繫此三尺墳傷心闕黄壤矯首望白雲〻去無處所淚湿冢前麟

芳美亭

離〻陌上花春到錦營中上冢千騎出竟天晚旌紅故園已陳迹風流餘此翁渺〻山澗曲披〻烟雨叢種桃今著花千岩貯春風錦綉畏山谷遺民悲故宮

遂初亭

行有叱馭難坐有垂堂畏莫驅九折險輕用千金貴
為貧聊爾〻興盡我輒逝平生慕朱遊肯汙薛宣吏
清曉笏拄坐西山有佳氣一笑食蛤蜊寧復知薪事

通慧亭

磽磽錫為骨瘦脊盤九龍中涵千斛乳連絡萬竅通
漆堂枕其股　飄廼不供詩翁虧天巧妙契卓錫工
青林破蒼玉碧井卧白虹他年一杯酒配食桑苧翁

寄題胡茂老樞密橫山堂

古縣山水國萬室蟠其中環城千嶂　並舍百泉通
我公擅一壑層雲生蕩胸放神八極外坐駕兩腋風
峩〻十二鬟半出簾幙重脩眉画新就一抹翠埽空
欣對愜平生似為悅已容百金置酒地窗戶浮青紅
高陵拄笏見採菊籬下逢　坡逕千丈橫絕垂天雄
日麗鸞谷曉沙暄燕泥融悠然命巾車往〻載客泛
大句琢天巧　絃奏三終　溪山久寂寥高辞擅無窮
天王駕羣英長轡係九戎安知橫山下一榻臥老龍
功名方鼎來龜祥兆非熊勒石頌中興浯臺兩穹崇

西州歸謝傅東海表太公千年丁令威騎鶴還故宮

次韻向伯恭侍郎致政歸臨江

六龍暴鬣海生埃霖雨方資命世材此去謝公須强起誰令陶令賦歸來追懷玉筍三年別指點鄉林一笑開大舸橫江日千里憑誰倒曳九牛回

湖州道中

望道場山塔

碧玉旋螺挿暮烟遥看桂子落僧前試尋白水田頭路一葉橫江浪接天

蕭寺知名四十年身投籠檻到無緣行人指點松間路正在孤雲落照邊

早發下若

宿雨乍收山氣歛清風欲發曙光寒紛紛鳥動行人起百尺浮圖水底看

東山在臨安縣

千章古木翳山椒誰與高僧共寂寥珍重庭松寒不死蒼皮老幹雪齊腰

横山堂

波間指點見青紅雪春嶒稜倚半空幻出生綃三萬
幅遊人渾在畫圖中
蒼雲十畝蔭平寬露葉風枝繞舍寒莫遣先生賦歸
去且令小吏報平安
溜雨蒼皮四十圍年来又見子孫枝龍鍾白首門前
客待看成陰合報時
荆谿道中四言送僧
老蚕上箔倦鳥投林牛閑人卧薺麥交陰孤舟縱棹
緑漲一尋好風徐来清和滿襟舉杯屬影伴我孤斟
老矣鍾儀尚操楚音高山流水寓此琴心上人問我
何念之深
題谷隱
碧瘦峩千疊清深漲一篙紅輕花似肉緑細柳如縷
句好無强對神超有獨遨葦間青蒻荳髣髴見秦逃
又
露湿芙蓉曉風甜橘柚秋衣巾紅影乱尊俎翠光流
塵暗迷三馬陽驕喘萬牛五湖煙雨裏不繫有虛舟
送張牧之赴南昌

青山觸埶並西州沒馬黃塵接地流庾亮南樓應有待薛宣東閣可能留官閑端為三升戀興盡還泛五斗休鱠出金盤堆白雪秋江一葉認歸舟

四月十五日牧之赴南昌辟其與季野泛周餞于松沛佛舍竟酒步月至垂虹亭久之遂別戲作數句送牧之

銀河往千里水接天漫漫一杯屬明月俯見人影乱張公江海客坐嘯白鶴伴寥寥如清風一咲亦可喚叫朝駕戎軒揷羽流白汗行矣且勿驅未怪安石緩神光射斗南絢若金碧爛出門問何詳銅章付雷煥

臞菴

落日催行客馬上振短策觸途眉見赤墮俗眼生白安知青林中有此江上宅决眥破天藏盪胸納空光一奩注寒晶表裡洞八窗風水自吐吞噴雪忽滿江臞翁目如電坐閱東海变酒酣跨赤鯉謁帝通明殿霓裳月中聞羅襪波上見我老寄漁商家風在瀟湘虛舟自不繫倦鳥寧淒翔一榻如見容拄杖掛鉢囊

送徑山僧

桑棗翳一丘風雨鳴四壁晨門響丁丁一笑喜折屐
臞仙詩作瘦句有徑山色哀彈蕺朱絃妙寄追白石
虛名子過聽愧臥不能夕歸袖挽莫留凌空看飛錫

過慧山見舊題

一別名山十五年宦情羈思兩茫然故人半作纍纍
冢只有蒼官立道邊

觧肉消磨馬上鞍塵沙滿眼路漫漫不須史障西風
扇為酌崖泉一洗看

王佐司致政還鄉二首

安眠不踏鼓逢逢榮路先回鶚退風獨岸角巾東路
去休驚蕙帳北悤空西園便可追三士同社誰堪作
兩翁待拄一笻隨蒯叟摩娑銅狄灞城東
水滿滄浪舊釣矶(磯)春風江上片帆歸繁紅不見桃千
樹老榦空驚柳十圍萬壑烟雲供坐嘯一龕香火結
真依落花細艸應堪藉醉撼長條雪滿衣

過臞菴示文王孺

黃帽青鞋兩鬢斑一蓑聊寄此身閑不因誤入桃花
去那得寅緣見葦間

雞犬無聲白日閑一節九節過眉斑會須俎豆三高
上且寄風流二老閒

華亭朱師寔中大燕起堂

海禺納萬艘市區沸百賈黃塵翳白日千騎騰一鼓
蚊巢十字路四頃盡曠土蝸角兩大國一怒有標杵
角名眩多盧聚訟公衆楚昏氣自成霧濯濯汗浹雨
朱公誤涉世吏隱寄圭組俗緣墮人境心大接天宇
搴芳採蓮舟擷秀菰藥圃山寒石稜紫翥老松鬣古
風牽碧羅卷雨壓翠纛舞寧須烏催酤自有花解語
觀魚樂洋洋夢蝶飛栩栩坐令游俠窟化作佛仙土
高卧水國秋靜憩月庭午不假壺公龍天上有宮府

洞庭沈氏園亭

雲根障滔天萬疊如連環峩峩一鏡中綰結十二鬟
壇殿歲月古蔌石蒼苔斑毛公已仙去故物尚人間
羣胡射漢月獵火燃百蠻安知橘中樂避世真商山
英英東陽孫高情寄人寰誅茅擇地勝斬崖破天慳
開軒疊蒼玉亂峯刻屏顏循除繞羅帶淺溜鳴潺湲
意行雲共出地坐草可斑與至亦乘桴一蓑臥蒼灣

洞庭善慶堂置酒小詩寄之

幽絶小蓬壺參差見画圖亂青山四出一碧水平鋪洲藻紅相照沙茸細欲無蓮房駢百子橘圃聚千奴布穀休催種提壺且勸酤楚腰飛燕ㄴ秦岳扣烏ㄴ便旋驚田雪連娟引貫珠西風催画鷁落日詠驪駒浩蕩川原隔驚呼歲月徂寥ㄴ清夜夢直擬控搏扶

華山德雲堂

昔年曾上德雲堂木奴千樹新著霜白首重来十載後六花蕭蔔薰風香湖上青ㄴ只如舊湖波漲渌濃於酒堂中老宿尚依然烏鵲巢肩栁生肘

講堂

誰令堅白鳴自作雪羽爭莫遣蠅鑽帝便恐鼠汚羮導師表衆惑自逐鞭影行拊几無一言大千作雷鳴

拆玉崖 石壁有泉出胡茂老命此名

崒ㄴ兩崖青漫ㄴ一奩白坻沙射月影窗户栖珠璧定心如止水逝將老空寂手美一掬寒雹傃千仞碧須防童子嬉往ㄴ犯瓦礫

興化朱公大卿沒於庚申歲既除喪矣其子

彥寔過余于晉陵留十日而別賦二小詩以餞之

百感關心老淚潸一抔埋玉臥空山着鞭競看駒千里覩管初驚豹一斑貧病故侯今白髮風流公子尚青綸不須優孟追諧笑已見遺珠合浦還

柴扉忽枉故人車蹤屐歡迎一笑初夢裡覆蕉疑有底食前彈鋏歎無魚忽ニ注瓦澆邨釀州ゝ供盤折野蔬他日死生君一訪上林鴻雁有書無

讀張彥明飲酒賦詩唱鼎次韻歸之

滿酌黃壚萬戶春倒投紫綺八仙人句中得妙陶元亮酒裡知名賀季真九醞調成花上露一丸爇出鼎中銀老來不便追强對分我餘光幸借鄰

青氊堂

晉馬已老矣楚弓令得之懷辟萬里至化鶴千歲歸主人有故巢鳩居不復栖俄驚桑田換已見城郭非偶尋蕢中覆忽得爨下遺平生手所種老大令十圍故辟初見蝎空床尚支龜塞翁一咲喜共賦青氊詩

別雲閣黎

邂逅不暖席踟躕空復情偶隨孤月出又作片雲征已振空中錫聊班地上荆他年葛洪井更欲問三生

送僧慧徹

千燈佛祖後五字島阿間危坐肘生柳獨謠眉聳山杯浮偶東度振屐又西還為我覓釣舟一蓑伴子閑

徹自言雲間人舡子道場之所在也

右丞張公達明營別墅於汝川記可遊者九處繪而為圖貽書屬晉陵孫某賦之

澹巖書堂

松根絡斷崖石脚泫細泉書堂何代有故物尚依然右丞今摩詰尚友千載前神交夢仙舟地勝真輞川散策塵外躅脫屣區中緣抔尊酌花鳥一醉藉艸眠

澹岩唐人何仙舟書堂也

泊湖潭

藹藹竹樹交一潭蔭寒青已無蠅邑污尚有蛟龍腥林疎泛月彩艷艷一鏡平我心亦如此炯炯珠夜明意行魚共樂坐穩鷗不驚更欲漱吾齒不掛功與名

蝦蟇石

天公磔蛙死墮地化為石魁然此江郊面帶蒼烟色
葱蘢一拳青凝湛半篙碧猶疑老蟾窟尚吐月中腋
我來蹈其背坐晚倚天壁鼓吹不復鳴煙雨空寂歷

多寶院

穿雲訪幽侍倚杖蒼崖根冥冥篁竹中古寺松為門
野僧營一飽乞食山下村擁鼻且獨謠未覺釣石溫
世事風雨過歲陰波浪奔飄然得遠遊寄此五石尊

梅仙潭

潭中雲幕垂樹杪秋磬發飛仙駕青鳥通籍在金闕
遥見切雲冠尚想凌波屐殷勤小梅花獨照黃昏月
生綃濕香霧翠袖卷烟雪忽然東風惡一夜吹石裂

金石臺

層臺接叢霄東西鬱相望地靈鍾神秀人物擅一方
相君踐台斗爭雄兩巍卬倚薄雲雨近蔽虧星月光
陳迹恍如接尊名綴前芳獨有真男子平生盛孝章

懷賢菴

佳人去何之歲月已逝懷人昔孟光問道今法喜百
年草頭露一夢穴中螘見此兩足尊感動淚如洗區

區記刻舟兒戲亦漫尔永斷三生緣付此一彈指

積翠樓

曾稜倚高寒突兀擅空濶江横碧羅帶山斷青玉玦湛〻清不揺霏〻翠如潑松蹊奮蒼鬣苔石換緑髮陰森揉肌粟倩絢亂眼纈凭欄看落景一鳥烟中沒

甘陂莊院

張公卧江海戢羽如鵬蹲平生廊廟具投老三家村一壑自所寄萬里心自存買花紅間坐種竹青滿門似聞橘生奴漸見桐有孫提壺時見招一笑空罍尊

題宜興閭丘令巢鳳亭

老仙躡兩鳧自歌于蕩于千岑對隐几萬竹繞直庐上有丹鳳宓巢居挿修梧奇毛間五采斕斑此英雛啾〻黄雀群百陋見一姝追風嚇六鵠逐日墜九鳥芝田有遺啄握粟未可呼天池九萬里一飛試南圖

又

少年有殊相瓠白非臞儒三吴山水窟見此紫鳳雛家無擔石儲腹有萬卷書陳編踐芻狗博具抵牧猪手持半段槍伎癢始一呼倒海探龍頷據地捋虎鬚

有客持鈞樞大書表其閭盛事傳不朽画入荆溪圖
時宜興方修圖經

和張正民通守来詩有北門西掖之語

零落衣冠汙塵土戴盆望天那得覩青黄不着爨下
焚糟粕空傳紙上語判花視艸迹已陳十年閉口不
論文君詩謫〻春雲似来弔湘江九死魂

張全真大資四老堂

真人東方行携幼坐小輦五星聚光炯八龍卧偃蹇
張公世忠孝七葉冠蟬冕翹〻麟一角濯〻蕙九畹



敵名大小馮門巷南北阬塤篪自鳴和滿耳聽晩晥
春粟悲漢謡然箕笑魏禰詎聞華亭鶴空憶上蔡犬
堂〻鼎軸老東道廸天顯寧投千金辟不踐九折阪
飛〻鴻雁行恋恋桑榆暖草木商山春烟波洞庭晩
芝老正堪茹橘熟行可搴連床話團栾共此一笑莞
當年伯仲氏衫鬢緑婉〻彩衣戲公側玉立盡瑚璉
峥嵘六門闕突兀今在眼歳月知幾何華皓森雪巘
扶顛屬匠石起死待和扁富貴挽不来拄頰但手板
談閭鋸屑霏酒伴金荷卷舞茵翔兩鳶歌板曳獨繭

氷壺明月吐琪樹清風滿起尋赤松遊仙籍標閬苑
少逸登第還里中喜而賦詩少逸過余出示
和篇次韻為賀
帳底諸生擁鼻謠詩書滿腹似邉韶禹門擊水高三
級堯殿披雲煥九霄駿馬看花春寂寂長槃燒燭夜
寥寥一飛更上金鑾去滿袖香烟散早朝
三衢教授陳德召寵況新篇兼辱寄惠古史
賦三小詩為謝
伐樹已埽迹種桃今問津一節隨臥起四壁空無隣
有懷平生遊老手妙斲輪去搴柯山秀盡作泮水芹
裁詩問亡恙寄此嶺頭雲
世人識真少耳剽得驚坐安知百尺樓上有元龍卧
儒宮為官曹學子書吏課長謠振商音嚴蓁發楚艻
獨有白雪章妙絶無人和
太史命世豪始作表傳紀著書自一家亦足見奇偉
寥寥向千載業法號古史排斥已甚哉不學而見詆
孰云爭名者區區在朝市
題靈岩五至堂

老人昔記觀何處白髮蒼顏只如故湛然不與生滅期始信真心有常住公今忘物兼忘我坎止流行無不可桑下了無三宿恋辟閒一坐九年過振屐忽逐秋鴻往浮杯又趂春潮上一片孤雲自在飛不落人中去來想

鄭惇老謙老寄示四賦小詩為謝

三椽容膝地一枕曲肱眠手把故人書起行夢相牽明河天上落一泐墮我前溶溶注銀海浩浩寫玉川老眼眩欲迷今在第幾天堂與通德門種德今百年齋房九茎芝岳井十丈蓮連枝挺奇秀見此兩謫仙詩成燦珠玉紙落生雲烟一飛看昂霄雲中雁行連

章席祖巢雲閣

翳翳桑影交小閣俯江郊千崖障錦綉萬壑鳴弦匏倘然一枝節寄此三重茅久知風可御更耻雲為巢抱石舒翠縷秀色纔可睹霏霏擘春絮欲見白雀舞凝眸一瞬間忽展垂天羽起淺潭中龍去作山下雨

題李營丘畫

酒膽乘酣思如湧戲拈枯筆為此美誰令堂上生楓

樹自是胸中有雲夢前山歷〻粲可數淺瀨鱗〻森
欲動一嘯參差是故林歸心已逐孤雲中

寄題莫謙仲山居西樓二首

山居

魚鹽市井雷冠蓋車馬路生息自相吹晨門默如霧
超然塵外躅峄兀見砥柱湯〻横海流自有安立處
幻泡水上漚空華艸頭露一峯獨蒼然歲寒但如故
醉搴庭下花吟繞池邊樹便有山中臞来隨白雲屨

西樓

曾梯倚半空百尺臥元龍偃蹇一榻上峥嵘兩争雄
暮捲珠簾雨夜鎮犀帷風吾公安在哉雲間指青紅
俯視大千界一器蚋滿中巢蚊幸有餘國蝸遂相攻
湛〻天一碧萬里磨青銅不落牛背上悠然送飛鴻

過慧山方丈皙老酌泉試茶賦兩詩遺之

蕭〻阿蘭若桑苧有故家佛屋荷高寒僧蹊抱歌斜
殷勤泉上客流落瘴海崖蜑酒壓梨楂蛮烹啗蝇虵
光潔鏡一奩照影空自嗟老僧薦茗粥芳鮮凝露華
驅除鼻中雷埽盡眼界花飄〻思凌雲攝身上蒼霞

又

戰塵霾漢天獵火焮胡地一節遁垢氛步入青蓮寺耽〻九龍盤一壑埋老翠倚天松骨大粘鮮苔髮細道人本臞儒得法妙出世胸中萬斛泉洗盡蕭筍氣天風吹冷〻助我鳴鼓吹名為二不同殼音作佛事

過楓橋寺示遷老三首

白首重來一夢中青山不改舊時容烏啼月落橋邊寺欹枕猶聞半夜鍾

三年瘴海臥炎霄梦隔青楓一水遥萬里歸来悲故物銅駝埋沒草齊腰

翠木蒼藤一両家門依古柳抱溪斜古城流水參差是不見玄都舊日花

題虎丘劍池

猘子斷〻老更狂潭空百尺臥干將但將雷煥占牛斗不用朱雲請尚方

神兵一躍去千年石底乘龍抱寶眠尚有玉川懐寸鐵裁詩救月淚潺湲

吳門道中

數間茅屋水邊邨楊柳依依綠映門渡口喚船人獨立一蓑烟雨湿黄昏

一點炊烟竹裡村人家深閉雨中門數聲好鳥不知處千丈藤蘿古木昏



詩

龜潭二首
畫溪行四首
龜潭二首
題董令升待制朋谿
題莫壽朋内翰所藏東坡畫枯木
李茂嘉寄茶
園中草木

題德清縣舍
餘杭道中
送雪峰化主
山長老寄茶
吳江教院
送僧慧卓
送可珪化主
復閣黎寄示
題刪定姪画卷
俯上人以楞嚴圓覺二經見寄
鄭惇老謙老出示三賦
題隆上人墨梅花
送五姪歸南安
題因閣黎靜節軒二首
龜潭三首
春事三首
龜潭守家僧
遊金沙寺

金沙寺端老
秋日二首
歲莫郊行
臞菴浮天閣
向伯恭侍郎致政
再至龜潭
湖洑上冢
舟次蜀山
讀史
臨安道中二首
將軍樹
廣孝寺種玉軒
湧翠閣
其送妻母張碩人之葬
臨安羅氏占春軒
寄題虞陽山周氏隱居五詠
妙光菴
佚老堂

柳塘漁舍

環翠亭

五秀堂

卓侍者手持筇竹見遺

嘉陳紹曾至

重陽前數日二首

次韻葉首善龍圖見寄（崑山道中二首）

吳漢逸家荆溪

題删定姪画卷二首

寄題四明吳勰拙軒（寄題臨安王氏通幽軒）

柳

雨二首

送僧德昆

朱彦寔穹石堂

小園春事

夏日田舍二首

夏日京口道中二首

京口普照寺

都統劉侯築新第

吳門道中

魏江道上

示鶴林山老二首

宜興林尉山父巢仙亭



# 鴻慶居士文集卷五

## 詩

### 龜潭

真源仙闕向一線下佛龕來泛白馬洞聚作烏龜潭
觸石細瑟〻循除走涵〻漱齒類嚙雪湔衣真佩藍
醉紅濃面醒衰白照形慙延緣逐清景拄策縱幽探

### 又

心空閒有味境寂澹無營石鼎脹豕腹幽〻暗泉鳴
銅盤印鳥跡漠〻微雲行起挽枝上紅細傾榼中清

提壺亦勸飲布穀仍催耕悠然獨往願一笑愜生平

罨畫谿行四首

老牯浮鼻水中歸綵雉應媒桑下飛蘿蔦冥冥山四起數家雞犬烟樹裡一支新淥漲晴溝楊柳中間繫小舟罨画溪頭烏鳥樂呼風喚雨不能休

蝶趂花飛爭入坐倚空百尺游絲墮亂山街日半舡明斷雲帶雨前邨過蕨芽戴土小兒拳漁市人歸柳貫鮮罨畫溪頭人語好烹魚煑蕨餉春田

沙頭綠暗已藏鴉竹裡猶殘一兩花蝸戶抱柳開新國燕語窺簾憶舊家春風有信自年年罨画溪邊柳繫船陶情滿滿酒如泉醉與長瓶藉艸眠

翠木蒼藤繚白沙槿籬茅店野人家了無狡兎營三窟只有黃蜂趂兩衙樹頭獵獵酒旗風罨畫溪頭賣酒翁銀缾快瀉清若空令君一笑面生紅

龜潭

稚竹緣崖瘦蒼藤翳樹昏野花渾少態谷鳥自忘言獨曳煙中策來傾月下尊樂哉無與共幽興在桑門

又

蝸舍三間小龜泉一勺甘楞嚴渾不看彌勒久同龕
潭影千峰倒雲稍萬木參岩花自無主紅雨落毳〻

題董令升待制朋谿

先生溪上宅華榜有殊稱已為山作主更與溪為朋
高麗俯流水坐見南山稜濯髮雲破碎湔衣雪崩騰
老蟾駕月來瀲灩一鏡升舉櫂擊空明玉壺響春冰
夜久羣動息一嘯清風興手持修月斧自控赤鯉乘

題莫壽朋內翰所藏東坡画枯木

龍筋鶴骨老摧頹百尺脩為折巨雷倦鵲飛來空百
繞踏枝不着又驚回

李茂嘉寄茶

蛮珍分到謫仙家斷璧殘璋裹絳紗擬把金釵候湯
眼不將白玉伴脂麻

園中草木

葵花臥雨金杯覆焦葉歌風羽扇低若信空華俱是
幻何妨伯厚載雞棲
翠衿獨倚秋風立絳幘猶含宿雨偏已見異雞無應
者若為矯首尚昂然

山長老翁茶

睡魔迎我入華胥夢境脩然一蝶如不用分燈遣將去山翁茗盌為驅除

題清縣舍松筠堂菊

籬脚金花玉露團枝叢寒蝶冷相看不隨桃李供春事且伴松筠到歲寒

餘杭道中觀何人家竹

平生不省問寒温見竹欣然便扣門我是此君風月主不應更與俗人言

送雪峯化主

行盡千山與萬山青鞋布襪水雲間龍天正繞毗那室乞取凋胡一缽還

吳江教院首坐索詩賦一首

石火光中容此身只鑽故紙敝精神如今衰老渾無用猶有虛名誤世人

送僧慧卓

瓦盂錫杖布行纏風御泠泠意歌仙一片閑雲無倚着悠然吹墮野人邊

送可珪化主

龍天萬德擁金堂中有維摩六尺床但遣文殊來問疾毗那一鉢滿城香

復閣黎寄示龍興舉老唱酬書一偈還之

無臺無鏡亦無塵云何去現句文身只有華嚴八千偈訓對毘那彼上人

題刪定任画卷次其韵

青火簇〻兩春山翠疊栽〻十二鬟彷彿陽臺夢中見試憑西手駐君顏

脩上人以楞嚴圓覺二經見寄書六言一偈

月標指上自見珠繫衣中可尋岑去與人遮眼却來問佛徵心

鄭亨老謙老出示三賦

妙絶窺三賦雄奇想二豪望驚河伯歎却走季咸逃句挾青丘大吟翻白雪高定知空與北猶待九方皐

題隆上人墨梅花

一枝揷向釵頭見千樹開時雪裡看慙愧道人三昧手盡將春色寄毫端

送五任歸南安

綠髮青衫美少年追風一抹紫鳥鞭十年竹馬兒童舊洗眼來看立道邊

題因閣黎靜節軒二首

露葉纖纖剪綠瓊三椽瀟洒竹間亭青蓮池上猻猊坐碧玉壺中翡翠屏曉幌日移光破碎夜牕風過響珍瓏何人暫脫紅塵屐一洗昏昏醉鼾醒

蒼雲十畝護禪扃中有金仙不死庭邂逅種桃規作伴蕭條對雇雨忘形空華閃閃風中絮浪蘂悠悠水上萍珍重此君真石友歲寒不改自青青

龜潭三首

埋沒榛蕪不記年穿雲絡石自濺濺栟州莫作愚溪對乞與佳名到處傳

蒔竹疏泉占一丘倚筇畫日看游儵崎嶇好事無人共獨飲旁泉自獻酬

山空水淨竹娟娟玉爍金沙自炯然宿鷺驚窺潭底月潭魚翻動水中天

春事

茆棟依林出松扉傍水斜浮蒼圍百疊亂綠翳三叉屋破蝸書壁庭蕪雇印沙小桃供一笑已看兩三花

又

閑隨白雲行倦倚青松立嚼蘂須鬚香藉草衣巾濕
風從腋下生月向杯中吸戴星莫忽忽秉燭要汲汲

又

黃鸝遺好音碧草縈別恨雨濯翠千尋風歛紅一寸
持醪散百憂啄句破孤悶呼童數擊鮮無久諸郎溷
龜潭守冢僧伐去大芭蕉種二松其上賦小
詩記之

粲粲豊肌猶外好便便大腹已中空故衣狼藉三秋
雨破扇飄搖一夜風
草草禾卒太忽忽獨有髯龍在眼中雨折風摧終不
死霜根雪節貫青銅

遊金沙寺寺有陸希聲侍郎讀書堂在頤山
上

一龕明滅佛前燈破榊猶殘一兩僧說似鴻盤讀書
處試尋幽伴拄烏藤
綠筍遺苞半出籬清溪一曲翠相迷古苔稱意環牆
滿好鳥盡情幽樹啼

金沙寺瑞老營大藏殿小詩示之

平生不讀一行經解說如來最上乘但繞禪床行一
市免教鑽紙似癡蠅

秋日二首

豆熟連邨雨葉黃秔肥蘸水露華香凉蟬已抱寒荃
槁凍蝶猶穿晚菊忙
雲巘曾稜露遠蒼井梧蕭瑟隕踈黃浪浪一枕芭蕉
雨端為幽人滴夜長

歲暮郊行

殘雪溶溶水波凍山空翠濕衣巾重東家西家酒初
熟南枝北枝春欲動班坐偶隨鷗鷺集意行適與牛
羊共直將萬事付狙公莫浪歡喜踏破甕

臞菴浮天閣

黃芦吹雪滿汀洲萬里煙波接素秋數點征帆天上
落一輪斜日水中流長橋踏月隨幽伴小閣浮天賦
遠遊便買一舟為泛宅此生何必老菟裘

向伯恭侍郎致政蘄林築一堂名之曰企踈

晉陵孫某聞而賦詩

銅臭應作公夢屍當得官喁喁魚聚沫戢戢蚋集酸

高人有遠抱一笑視鼠肝水將洗耳用山作拄頰看
種芳茹秋菊搴秀紛春蘭披〻芰荷衣采〻苜蓿盤
三徑佃真境一瓢非世歡富貴挽不來為我歌考槃

又

且學方回癡莫羨董公健誰令軀七尺浪作青紫檀
更摇乞憐尾仍出弔喪面獅林有老仙早具佛眼見
國恩儻粗酬已責遂焚券驅除竹馬棄狼籍芻狗踐
寒〻漢二傳千載一闋楗竟日飲無何更補離騷傳

再至龜潭

歲〻來尋罨畫春看山美水意長新不知流水今何
處只有青山是故人

湖洑上冢繫舟丁山田舍小憩

清溪三百曲一片春風綠茅屋有人家窈窕閟深竹
老去眺田里寓目快新矚風漪卷翠綃雲巘縷蒼玉
尋盟喚白鷗鮮俪贖黃犢獨嘯無一人傳聲滿空谷

舟次蜀山遇大風雨

阿香推雷車躡雲捕黃蛇打頭風似箭注面雨如麻
篙師不改色移舟並蒼霞結纜繫桑本小定起淩挐

畏途失九折迷津悞三叉誰知一笑中平地有褒斜

讀史

莫羨馬草畏猶堪栁車囚誰令骨作鞭且慕舌為柔
自笑丹心折人言老語偷直將輪覆井仍取帶維舟
唾面我勿拭溺灰汝何尤君看簀中屍起斷魏齊頭

臨安道中

莽莽原野廻練練沙水清徑封雨苔滑樹隕風籜鳴
小立聽鳥語深尋見魚行夕陽紅未歛彷彿見參横

又

微流隐復見一曲宛秋蛇栁老虫書葉潮平鳥篆沙
青鞋蹋雨滑烏帽倚風斜何處堪携手宜城賣酒家

將軍樹

當年樹下逐兒嬉直到將軍衣錦時老榦千年能化
道人餘淨業種竹抱雲根野色禪牕近秋聲客枕喧
持鉏掀鼠壤插棘護龍孫不放纖塵至清　自滿門

廣教寺種玉軒

廣教寺湧翠閣

高甍縹渺冠曾顛一握孤雲尺五天試向堂前參翠
柏要看地底出青蓮

其送妻母章碩人之葬道過紫藤省拜妻祖
莊敏公及妻伯叔諸公之墓題勝因寺壁

宰樹連山波葉春纍纍高塚卧麒麟羊曇一慟西州
去華屋生存有幾人

臨安羅氏占春軒

扶疎繞屋翳葱籠一咲惟迎得此翁燕麥兎葵俱埽
地只栽桃李占春風

寄題虞陽山周氏隱屋五詠

妙光菴

孤烟抱水邨落日滿雲翳亂山如連環楊柳是門處
青繚竹谿湾翠黙苔石路鐘魚寂無聲白日掩僧戶
茗盤酌雲腴香篆擢烟縷坐穩不知夕炯炯山月吐

佚老堂

浮生知幾何閒道苦不早過眼電掣雲轉首露晞草
多匆匆解鑣馬鬣翳蓬葆夫君悞無生不待鬚髮縞
竹間雨冷冷花上日杲杲坐對五大夫自足休吾老

堂之北有松一本五枝蔣宣卿龍圖名之曰五秀云

柳塘漁舍

老來厭朝市靜占五百弓山稜瘦如削水面清若空
行穿萬蓋清卧載一葉紅黃柑千頭奴白鳧五尺童
銀刀貫翠縷象鼻卷碧筒一醉百不知漁父真家風
幽尋屬無事散此九節笻空濛水雲裡端坐畫屏中

環翠亭

樵蹬盤蒼巘漁矶俯碧潭羣尖清染黛一曲翠接藍
冉冉松雲細娟娟竹露涵春風萬楊柳綠影乱毵毵



五秀堂

一幹中柴立交柯擁四垂定知三世種已長五孫枝
端是神明力非關雨露私躊躇三市繞為賦角弓詩
角弓事見左傳

卓侍者手持筇竹見遺書六言一偈

滇池赤藤使者太一青藜老仙何如一節九節拄到
玉女盆邊

喜陳紹曾至

雨苔荒逕石風葉擁門衡破甑渠能傾虛舟枉自横

燭殘無共影谷應有同聲試問門前轍多應是友生

重陽前数日微着小雨遂凉

小雨送殘暑新凉入郊墟丹葉互明滅元雲自卷舒行蟻尚移垤盤蝸已伏庐翛〻風響变零落扇恩疎

又

披衣趂雞晨耿〻殘月曙林表霽霞升青紅滿雲樹凉蟬猶抱葉寒虫欲壞戶行〻繞黃菊狼藉衣上露

崑山道中

歸鳥破烟沒飛泉隔隴分松門挂踈雨樵路踏行雲獨往隨漫興高談遺世紛悠然一杯酒可以傲人羣

又

日脚衔半壁江面横匹素一片黃芦荻摵〻風景暮閑枕曲肱眠自琢撚鬚句稍〻山月吐已復草多露

次韵葉首善龍圖見寄

十年流落卧漳濵種秫畦蔬手自親心似疲牛猶喘月身如病木豈知春試彈長鋏撩公子忽觧綈袍值故人健筆縱横驚老眼恍疑帝所夢韶鈞

吳漢逸家荆溪蓄古書奇器甚富余欲造觀

而未果作小詩先之

高人臥江海煙雨三家邨白眼憎俗徒青山自當門
披圖望千載耿〻尚自存金鑄腰裹蹄漆書蚪斗文
虬螭盤六印犧象刻四尊劍包虎皮斑琴縵虵腹紋
猶吐星芒寒尚帶雷斧痕我亦望古者昂〻真戴盆
倘未倚門揮應許置榻論從公問奇字載酒過子雲

題刪定侄画卷二首六言

筆下鑿開混沌眼中見此崔嵬海上神鰲負出天邊
靈鷲飛來

水邊兩鵠語時山下一牛鳴地蒼梧翠竹森然長與
閑雲卧起

寄題四明吳勰拙軒

分寸躋攀曳九牛一錐無地拙于鳩穿針結縷非吾
事不上天孫乞巧樓
老罷誰當問喘牛羈棲且作寄巢鳩蓋茅一把藏吾
拙便是元龍百尺樓

寄題臨安王氏通幽軒六言

翠樾兩簷交覆紫苔一徑微通雨籜猶含夏綠風苞

已褪春紅

柳

修纖似束楚腰支楊柳春風二月時金地化身千佛眼錦江新樣十宮眉

雨

山空發清響樓迴落餘飛掩冉花頭重渾酣水面肥喧豗沉地鏡飄洒淨垣衣數點蒼苔裡飢烏接翅歸

又

淅瀝珠跳瓦淋浪綆縋簷林園春舜ㄑ燈火夜厭ㄑ寒着衣稜起愁牽酒戶添詩翁獨何事危坐撚衰髯

送僧德最

剥啄動柴荊相看兩眼青詩如雲態度人似雀傳形妙斲窺天巧衰彈感夢靈定知花雨裡亂石點頭聽

朱彥寔穹石堂

擬把高天補曾將巨海填猶殘女媧鍊尚帶祖龍鞭勢重坤輿壯根深粵嶠連孤騫搏鷲羽突立冠鰲頭錫號俄三品論材但一拳誰令此奇偉偃卧獨魁然

小園春事

屋頭喚雨泥滑〻萬尾紛披土囊發西園春事一時休繁紅漫亂胭脂雪綠蘿高張翠羽盖蒼巘中斷青玉玦不見枝上一點紅千頃桑麻光似潑小園花柳春爭發風雨顛狂二三月斷梗梢空轉若蓬細紅糝徑繁如繡巨看繞屋溜潺〻可厭觸途泥活〻不妨暫柅故人車大似陳公井中轄

夏日田舍

斷塹蔬新碧長林鶩遠揚魚跳蒲葉偃鵲起樹頭昂覔句投詩社逃禪入醉鄉夢回殘酒裡月可一庭芳

又

麥卧黄雲壠秧分緑錦畦犬来迎客怒鳥去背人啼虺虺飢雷吼昏昏醉繡迷只疑塵土綴獨自照清谿

夏日京口道中

冉冉征途去耽耽畏日長枕流浣清淇倚樹聽蒼涼蟬抱風枝響螢升露艸光不眠愁獨夜卧看月侵床

又

亭臯一雨過清飈吹面涼雲綻微月吐引杯吸空光獨詣敞神界冥搜破天荒扣舷歌小海幽意滿滄浪

京口普照寺

敗屋茨生草崩崖莫老藤布金無長者持鉢有殘僧
撥刺魚跳釜盱睢鼠瞰燈炎〻三伏暑岑絶冷如氷

都統劉侯築新第不居供佛其中號布金菴
遣騎入泉南迎山老主之

群魔起為祟百堵煩作灰那聞五花葉但見一莓苔
將軍道南宅萬礎蟠金瑰天瑞黄雀下地湧青蓮開
老倦逃禪去大士問疾来龍天擁貌坐百執奮春雷
一莓苔見杜子美詩

吳門道中

小橋分路各西東寂〻松窗半掩蓬客夢悠揚殘酒
裏一池荷葉雨敲中

魏江道上得小菴觧裝小憩

老柳當門翠十尋桑麻一曲窈然深蒼苔滿地無人
埽只有酴醾一架陰

示鶴林山老

應化来江右乘流出嶠南後身逢七〻前話續三〻
坐見諸天繞来聽二士談更無木上坐只有佛同龕

又

一別三千里重臨二十年霜蕭空老矣雪柏尚依然
習氣詩情在真心佛果圓相看無一語趺坐炷炉煙

宜興林尉山父巢仙亭

半篙淥漲狎鷗邊萬點青尖拄笏前水色山容鬬清
好吴中閑市有巢仙
且可浮沉隨俗裡更將强健鬬　前懸知天上多官
府盍向人中作地仙

# 鴻慶居士文集卷六目録

## 詩

浮遠堂
連雪苦寒二首
大雪後喜晴二首
送鄒次賈歸臨川二首
南唐門道上見桃二首
惠楙吉水軒二首
送刪定任赴南安郡丞

寄題楊元光黃岩清畏軒
題致思菴二首
焦山吸江亭
再賦五至堂二首
胡恭夫勉齋
靜節軒
滁守平遠堂
龜潭二首
雨中泊蜀山



胡橋別墅
示龜潭文上人二首
讀類說二首
示楓橋溫老
楓橋璨書記
讀靈岩圓首坐詩卷
能仁寺悟人上來楓橋
讀沈公序詩卷
龜潭二首

山陽守吴子仁遺两鶴喜而賦詩二首
舟過湖洑泊丁山
寄題洪巨濟中大鄱易園亭四詠
恊趣亭
翠屏洞
緑楊橋
艮菴
春霽二首
書事二首

草堂路遇大雨二首
題惠㪅伯溪亭
雪夜宿玖思菴
江上懐思永二首
讀劉方叔詩卷二首
獨坐
正月十四日半夜大雷雨三首
正月十五夜荆谿館
梅二首

雨二首
竹閒看雪二首
題楊令藏春塢三首
累石作小山
建安椽朱彦寔調同安丞
龜潭道中
牛山道中
罨畫連雨二首
沈公序亦愛亭二首
沈公序餘閑亭二首

虎丘沼
紹興壬子某南遷過蹊山上一覽亭
六言贈鶴林山長老
東坡先生與蔣魏公游
景思提舉少卿
與李萬郎中陪景思少卿游虎丘二首
謝景思提舉三首

# 鴻慶居士文集卷六

## 詩

### 浮遠堂 在江陰縣君山頂上

月墮山城曉沙寒水國秋雲根拔地起氷柱蹴天浮紫翠分鰲嶺青紅雜蜃樓舟航通萬里城郭數三州刺史馮熊貴仙翁控鯉遊八龍追後騎五馬駐前騶露鳥迎門鵲風簾壓海牛地偏餘勝跡山好對冥搜雨為催詩至雲應度向曲留歡呼領百罰跌宕散千憂顛倒青霞帔淋漓紫綺裘誰鑱峴山石千載記風流

連雪苦寒二首

霜氣森〻背有芒風稜摵〻面疑鎗破裘且作龜頭縮短裾愁牽雇脛長

怪底騎驢詠雪詩東風有信在南枝來蹤已報豐年瑞屬國餐氈且耐飢

大雪後喜晴

嶺雪斑〻在崖泉咽〻鳴一川明曉霽萬壑貯春聲蹬滑藤枝健沙晴屐齒輕小兒脩淨供酌茗慰孤清

又

雪淨山容改風回野意新草根清漠〻沙尾碧鱗〻有客推門版呼童整角巾風流楊柳似一喙散千顰

時鄒次賈自臨川至

送鄒次賈歸臨川

不負丹雞約來尋白馬盟龍鍾着帽進爵躍倒衣迎感慨追平昔驚呼問死生殷勤一尊酒閒健且同傾

又

徒步輕千里重臨賁一丘留歡不暖席索去忽扁舟惜別猶班草傳聲可置郵躊躇搔白首獨上仲宣樓

南唐門道上見桃二首

一徑青苔短〻籬小桃竹外兩三枝殷勤待得黃昏月正見斜紅卧酒巵

細紅如糝未全匀洗雨梳風日〻新前度劉郎在何處故林空鎖一枝春

惠楙吉水軒

演漾浮清樾　凝綠莎更無野鳥渡自有窟蟾過短綆飛蒼雪長纓卷素波會須騎一噫霹靂起龍柯

又

練〻迎朝霽渺〻卷夜氛挽河半天落貯月一瓢分盪胸飽新挼洗耳浣昔聞誰知望梅者肺渴已如焚

送刑宰任赴南安郡丞

紛〻戲事擾真情夢入槐宮一餉榮莫向蝸庐分兩國只將螘垤當專城遨頭定自迓三頂帽尾何妨署一名南望崆峒堪拄笏白雲飛處眼偏明時叅政光謫居贛上

寄題楊元光黃岩清畏軒

楊公相大歷獨擅德爵尊清渭貫泾濁寸膠定河渾高名冠朝倫流風被仍昆悠然向千載凛〻尚自存

官閑擁黃紬卧聽衙集喧蕭〻鳧鷖行重楷不到門
蝗虻不待驅聞風自驚奔所貴知我希已及魚與豚

題致思菴

草逕衝泥滑松門隱霧深潛魚寒　窟宿鳥瞑投林
風樹搖青塚雲蘿倚碧潯禪翁蒙一衲寂寞海潮音

又

宿雨連邦暗春流隔隴分檣烏吟外見城角定中聞
石鼎涵蒼潤銅炉湧翠芬明朝南北路相望兩孤雲

焦山吸江亭

昔年攜客寄僧龕敗屋疎籬一草庵白首重來看修竹連山樓觀亦耽〻東坡詩云金山樓觀何耽〻撞鍾擊鼓聞淮南焦山何有〻脩竹採新汲水僧兩三

萬頃蒼茫一島孤潭〻雲海現毘盧問君吸盡西江水中有曹谿一滴無

再賦五至堂

狻坐諸天繞龍龕百鬼營捫蘿穿窈窕拄策上崢嶸
雨送秋聲入風迎夜氣生胯肛一罷吼撇烈兩鳥驚
獨詣超神界真遊夢化城微吟更有咏琢雪鬬僧清

又

老衲僧中龍得度佛三世苴茆製不僧剖竹作如意
徵心信空王禮足依梵帝住世無三宿應緣有五至
百年杞國憂四大偃師戲應作如是觀浮雲本無蒂

胡恭夫勉齋

為山在進簣學海自盈科但見拳石小纔容一蒂過
駸駸拔地起千丈青坡坨漫漫拍天流萬頃翠鎝磨
勉齋何為者真意慕山河高視俯遺垤孤清鎮頹波
巨植蟠杞梓脩鱗窟蛟鼉誰能探高深潛珍有隋和



靜節軒

紅紫紛紛半在亾一軒風雨送春忙青梅著子渾無
數綠筍穿林已許長
蓮葉平鋪塘水滿楝花半落渚風清無言獨立蒼苔
裏更聽黃鸝一兩聲

滁守平遠堂

魏公大雅士英英峙氷玉平反廷尉府共理滁陽牧
奮髯攝狐鼠折箠行鳧鷖高眠日照廊坐嘯風生竹
度堂雲雨上斗柄高揷屋擺落區中緣超招塵外躅

遥蒼擁髻鬟漱碧韻琴筑雖無花鮮笑自有雲對宿
王春亦已班臣畫可婁卜舉目送歸鴻寄此千里目

龜潭

繞舍蒔蘭蓀蹇簾對竹君移床栖樾蔭脫屣護苔紋
釣影垂潭月樵歌出嶺雲殷勤一瓢水侑此井中芹

又

風連細娟娟月彩光漾漾庭空韵琴筑故人幽入耳
皓白有貞色淡泊非世味誰能聽蛙謠喚汝作鼓吹

雨中泊蜀山見漁人自山半負樵入舟鼓棹而去

一嶂横青藹千漚起碧濤行穿山半腹坐占水中心
嶺雨松谿滑衝煙蓼屿深時來有登陟應不繫升沉

胡橋别墅

覆地紅深寸連村翠着行桑空蚕箔滿芹老燕泥香
且泥無何飲徐思有底忙獨謠無與悟倚杖立斜陽

示龜潭文上人

露盖青桐倚雲屏翠竹圍石泉鳴午枕逕蘚上春衣
井隧登晨汲庖煙起夕霏浮生眠食耳終不羨輕肥

又

埽石風生坐披雲雨濕衣飄〻一蟬蛻獵〻兩鳧飛伏檻觀魚樂鈎簾待燕歸跡鍾何處寺出谷自依〻

讀類說

亾是談烏有彭郎得小姑誰言鳩作婦謾道雁為奴絡緯那能織提壺豈解酤龜茲堪一笑非馬亦非驴

又

額痒會出耳足閑仍有氂石頑飛作燕楮老孕生雞楓瘦那因怒松肪豈是肥君看轉丸手亦復化神奇

示楓橋溫老

閶闔曾城外寒山古道西若人具眼隻与佛拍肩齊白浪噴鷁首黃塵送馬蹄憧〻南北路一榻有高栖

楓橋瑑書記出示近詩賦長句為謝

白氎青鞋竹杖隨伏犀揷腦看魁奇水如說法翻千偈山似哦詩蹙兩眉率尔扣門依佛寶欣然命駕有心期忽〻班草河橋上幾日重臨慰所思

讀靈岩圓首座詩卷

長廊藉〻履敲中邂逅歡迎得此公會續千燈齊古

萬境崩騰到筆前飄飄落紙似雲烟要看墨妙供千手莫遣詩窮入兩肩

能仁寺悟上人来楓橋訪余索詩賦兩絶句

撚斷吟鬚皺兩眉鏤氷琢雪等兒嬉解啼孤月如雞口堪笑窮郊作許悲韓吏部詩云有窮者孟郊之聞雞詩云似聞孤月口能說落星心

老去都將業硯焚相逢相問只寒温更無一語堪酬對已入維摩不二門

讀沈公序詩卷

讀書過眼閲千年脫帽揮毫湧百泉句出驚傳龍菌蠢賦成爭誦蜿連蜷銅池茎葉三山秀玉井根株七澤連容貌魁梧端可想不應詩瘦自臞仙

龜潭

擺落攀緣斷驅除磊磈平庭松敵老健潭水伴孤清待月出時看尋雲起處行相隨木上坐徙倚到參横

又

投老無一取逃空百不聞莫叅東閣吏恐汙北山文心定對止水身閑臥白雲嗒然吾喪我何意傲人群

山陽守吴子仁遺両雀喜而賦詩

本自驂鸞駕何因下爵羅未冲霄漢去且傍水雲過
收拾為閑伴提携作好歌莫懐軒冕意風月共婆娑

又

縞袂貞仙馭元裳羽客衣千年令威至萬里佐卿歸
蹋雨青苔院栖烟白板扉蕭條直老伴相對両忘机

舟過湖洑泊丁山

雞犬三家市蓬蒿一畝宮蘿牽籬罨翠籜隕砌堆紅
宿鳥来還去微泉咽復通幽尋殊未已落日滿疎桐

又

日下殘紅歛烟升積翠重鷗輕沒浩蕩魚樂自從容
野饁迎秋穫鄰謳相夜舂田翁有真意一笑酒中逢

寄題洪巨濟中大鄱易園亭四詠

協趣亭

一丘破天巧萬壑回春姿使君載酒地不着鼓吹隨
翛然一幅巾自与幽人期水淺欲平杯風細不滿旗
踈〻殘雨裏獨理釣魚絲

翠屏洞

千岩紫翠中縹緲浮圖棟屏風十二疊坦〻見空洞
攢青照坐寒老翠濕衣重度曲　雲留舉杯送
樂矣殊未央正作南柯夢

綠楊樓

津樹正青〻水拍兩岸平千章雲外合一勺烟中横
葉密翳鳥語波清見魚行湾碕兩初乾陂路正雪晴
誰來聽山公著屐過橋聲

艮菴

高人擅一壑青山獨當門拄笏坐終日似与若人言
微雲抱巘出細溜觸石喧絶壁掛夜斗曾門上朝暾
更採東籬菊共盡北海樽

春霽

好雨連清夜寒聲滿四簷浣花紅點注着柳翠條纖
宿潦推舟起春塗上屐粘家〻操耒出途詠滿蒼黔

又

清飈洗晴昏好雨愜幽欣共喜當春至偏宜入夜聞
跳波通轍涸流澗駐炉薰瀲〻沙頭緑晴来已十分

坐睡拋書卷行歌泥酒杯那能鑽故帝莫自恥虛罍
閒把吟須撚欣逢笑口開獨醒竟何事空腹吼飢雷

又

謀身殊落〻隨俗信悠〻但使真心住何嫌老語偷
乘風豈有待遇坎且復休人生如寄耳豈恨拙於鳩

草堂路遇大風二首

霰地雲為簇填空浪作堆昂〻天上坐虺〻石中雷
頃洞千溫發喧豗百蟄開白鷗底心性玉羽自毰毸
韋蘇州詩云水性本無靜石中固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

雲屋互出沒風扉自闔開孤舟繫桑本一曲並岩隈
翠甲連筐載鮮鱗貫柳來殷勤慰牢落為霰掌中杯

題惠聲伯溪亭

小檻夭紅直欲然喬林老翠自生烟雲羅屬地青霞
帔雨美填溝赤仄錢折柳貫魚初受釣鮮龜換酒看
垂蓮便須秉燭追良夜花減春歸又一年

雪夜宿玖思庵

霏〻竹間雲練〻松上雪誰遣碧玉壺化作白銀闕
孤懷愜幽欣一笑暖凍冽寒光注老眼謂是山吐月

耿〻清不眠夜聽　竹折

江上懷思永

沙老猶生觜江寒已伏槽長烟分聚落短日下亭臯
木脫曾巢見潮生小艇高幽懷誰與悟不見酒中豪

又

絶徼三叉路連艫萬　舡一區江上宅百榼酒中仙
有土能埋玉無膠可續絃摩挲綠苔石屐齒尚依然

讀劉方叔詩卷

雄奇郊島上清絶音隋閒已突黃初過遥追正始還
宜搜逐幽好巧蒙露天慳莫作鳶肩看詩成聳兩山

又

思如泉湧出句似琢氷清刻燭翻千偈撞鍾助一鳴
磨天無刃迹擲地有金聲好是銜杯處雲烟落帝生

獨坐

真境閒自見衰容老更侵却無愁可解祇有病相尋
莫引千鈞髮須存一寸心澹然無喜慍龜息自深〻

正月十四日半夜大雷雨許楙仲有詩次韻

三首

萬炬紅蓮陸海中車如流水馬如龍九街盡鼓春聲
滿百枕瓊艘蠟味濃底事狂雷翻地軸巨堪笑電破
天容衝泥蹋雨尋歸路竹杖芒鞋取次供
霰雨翻雲一瞬中雷鞭擊柱起乘龍推愁亟倚三杯
釅破睡那能一枕濃桑下持鋤如許健席間失箸若
為容詩翁只作啼嬰看萬斛珠璣唾手供
尚見暗塵隨駟馬忽驚飛電擾群龍元雲合沓濤頭
上白雨渾酣乳面濃淡碧鱗鱗生曉漲小紅漠漠放
春容只應便作尋芳計好把鴟夷載酒供

正月十五夜荊溪館然燈燕北客用前韻

鼠同遊十二宮何妨蛇蚓雜蛟龍熒煌寶樹繁星
合泛灩金莖湛露濃海鳥定知驚矍鑠濠魚且共樂
從容賈生欲係單于頸應費朝家五餌供

梅二首

北風剪水玉花飛翠袖凌寒不自持脉脉含情無一
語水邊籬落立多時
纖纖蘿蔓牽茅屋細細苔花點石缸夢斷酒醒山月
吐一枝疎影卧東窗

雨

風卷三江卒雷穿九地鳴捎林百鳥散破柱一龍驚滿樹春觳合連甍曉溜傾坐看流恶盡邑里一時清

又

池涸萍黏塊畦荒麥聚埃垂龍一味睡幽鳥百般催藥畏蒸生菌衣籌潤作梅殷勤一夜雨洗出翠千堆

竹間看雪二首

乍聞稿雪墮牕前已見飛花舞道邊夢斷忽驚山竹裂一燈照我擁書眠

受風豈免長低首戴雪何妨暫折腰莫道此君無特操風回雪霽便昂霄

題楊令藏春塢

千歲崔林仙故家今尚存吟吹律破陰沍扣絃召春温王母仍留核韓郎為染根暗香先到處已返玉梅魂

又

汝陽紅槿帽欲挽春風回不用寶刀裁試看羯鼓催玉斝日日新金蓮步步開仍須覔春艸隨人雪三來

花發武陵原水滿藍橋路人面相映紅迎笑得崔護
蜂蝶謾紛紛尋春不知處時見一葉紅相隨水東去

累石作小山鑿池引水注之

移山老翁愚埋盆小兒戲高蹈遺世紛幽欣可人意
倚奇着蜂衙挑燈照花睡樂哉何所憂俛仰可卒歲

建安椽朱彦寔調同安丞歸莆田枉道過余
十日而別

公子命巾車千里過我庐驚飛廷尉爵喜見丈人烏
倚壁方挽膝推琴歌攬須殷勤更秉燭孤悶一時攄

又

巢枝良易安飄飲有餘歡栖〻枳棘間矯〻如龍鸞
抱牘鳧鷖進落葉蛇蝴蟠但令紺箱紙尾只作馬曹看

龜潭道中

沙淨溪行好烟消野望新數峰山戴雪一曲塢藏春
魚逐波閒伴禽藏葉底身柳邊春意動眉目已津〻

牛山道中

松雪翠離披竹日光破碎青熒麥風過紅湿花露墜
萍開龜曳尾樹啄鳥擘喙物〻如貺予欣然與心會

罨畫連雨溪漲丈餘雨霽水落喜而賦詩

編柴沿邨徑囊沙壅市門蒼鱗封老幹黃耳上陳根屋破容身窄天低望眼昏溪邊高樹杪猶有繫舟痕

又

月掛樓鍾曉風生島樹秋林疎山獻狀地池漫水分流鵲喜時窺牖鷗馴亦並舟一聲何處笛莫遣碧雲留

沈公序亦斐亭

吟牽東閣興靜想北牕眠室小中生白文高迴入元回看甲乙第已到已辰年不見門生莠歌鐘尚隱然老蔓牽簷角青蕪點石稜風生長柄麈花落短檠燈危坐總容膝欹眠但曲肱胷中九雲夢芥蔕亦何曾

沈公序餘閑亭

貌古鬚眉見情高耳目遺應諧聊玩世避謗莫吟詩事不關心處身非抱病時脩然無一事痛飲是吾師

又

隱几欲忘吾趍營老更吏跡判閒聊命酒引睡謾翻書祇有貧堪逐都無憤可攄樂哉聊卒歲應信我知魚

虎丘沼豫章詩僧也余余相遇于楓橋方丈
誦所作餘猷之侍郎生日詩有東湖孺子南
極老人之句余愛其工賦小詩寄贈
落景下曾城遥烟起孤戍繫舟著斫魚磯曳杖扣僧戶
忽逢丹霞侶自誦碧雲句噌吰應黃鍾清絶追白紵
不落江西派肯學邯鄲步夢冥搜自天得妙中有神助
寅緣半日留邂逅一笑遇詎渡管中窺看沐南山霧
紹興壬子某南遷過踈山上一覽亭見擬東
坡煨芋詩刻龕之壁間詩律句法良是殆不
能辨乃宣卿侍郎守臨川時所擬作也後數
日道次安仁縣一士人吴君出宣卿詩數十
解示余奇麗清婉咀嚼有味如啖蔗然讀之
惟恐盡於是拊卷三嘆而後知公置力于斯
文久矣又十二十年宣卿築室荆溪山中别營
一堂以平生所蓄東坡詩文雜言長短句殘
章斷稿尺牘游戲之作盡櫝藏其中號景坡
自書榜仍為記刻之某欲具小舟造觀而宣
卿台用令以集撰守吴門乃賦詩為之先

王公製練衣謝傳提葵扇歛若置郵然一昔徧海縣
東坡百世師乘雲上騎箕文爭日月光氣敞嵩華齊
諸儒望先覺坐待成風斷一斤應手揮郢鼻無留堊
公生不並時関楗同一机識真屬具眼造的令中眉
詩亾束晳補書受伏生所神交接混茫叅差夢中睹
授我筆如椽五色光屬聯醉上金銮殿揮泉灑謫仙
六言贈鶴林山長老
元豹文章霧沐老龍頭角泥蟠莫恨青苔踏破要令
紅柿分殘

黄雇林中佛國杜鵑花裡仙山粗了一生事大来從
半日僧閑

東坡先生與蔣魏公游最善宣卿侍郎蓄東
坡詩文自公始也心慕手追遂入于室某嘗
賦景坡堂詩宣卿謂余知音者遂標藏之櫝
中比守吴門治有狀璽書褒進待制敷文閣
某馳小舟往賀宣卿出詩三章見屬句法華
妙為一時絶唱有云正索觧人那淂淂其誰
知我固無淺此真東坡語也輙次韵書于卷

家穀藉〻冠中州健筆縱横貫九流三世祖孫吴郡
牧兩朝人物　亭侯顒卬自快披雲睹衰陋空遺倚
玉羞便思追鋒大上去不辭投轄為公留
高名迥出興中目大句追回正始風浦上珠還孤月
吐辟閒拔躍五雲淺景坡堂裏參差見飯顒山頭避
逅逢更欲騎鯨追李白八門一路羽翰通
洲蘂霏紅風澹池光鋪練月徘徊乍驚醉眼生春
纈頓覺詩腸蟄夜雷坐看千言供刻燭自甘百罰胜
空罍使君處〻栽桃李為報花奴羯鼓催

景思提舉少卿出示藥寮佳篇某繼元韻上
呈

連筒自灌黄精圃結轍休催薏苡車萬壑飛泉春午
枕一蓑帶雨荷春鋤逃名尚有身為累擇利為知貨
可居笑指吾公門上莠一時零落已丘墟

與季萬郎中陪景思少卿遊虎丘景思季萬
皆有詩某依韻和呈

次景思少卿韻

客来聽履上雲堦百尺蒼藤絡斷崖古井千年龍尚
卧曾丘一曲虎為儕乍驚河漢懸談古便覺風雲入
壯懷小雨隨車真有意待催詩板挂高齋

次季萬郎中韻 陳張種与沈炯書庾丘山吳岳之神秀者也守有小吳軒

玉梯一蹴旁天閣歷歷星圖手可捫翠湿佛衣雲漠
漠香凝僧院雨昏昏曾軒下瞰三吳小靈阜高齊五
岳尊大句從容兩相敵暫陪尊酒得重論

謝景思提舉見過用藥寮韻賦三詩寄謝

璽書光照九芝塗綉斧煌煌刺史車當路狐狸那足
問浸山蔡藿未應鋤使星尚拱天南極卿月終環帝
北居此夜光華賁岑寂故侯留落在郊墟

屋頭遥見丈人烏門外忻逢載酒車拄杖穿林花自
落携壺席地艸休鋤褰帷共看高軒過列戟行歸大
府居掣電一歡寧復有空傳勝事滿村墟

行把長鑱白木柄慵眠下澤短轅車柳圍許大身空
老瓜地將蕪手自鋤三徑無轍跡一枝巢隱有
林居故人觸熱來相問終日清風滿廢墟

# 鴻慶居士文集卷七目錄

挽詞

提刑直閣張公挽詞二首
致政中奉胡公挽詞
黄州使君朝謙惠公挽詞
吴公宜人楊氏挽詞二首
致政運使直閣朱公挽詞三首
致政左司王公挽詞三首
天台太守端明胡公挽詞三首



鈔校書籍

宣撫簽樞胡公挽詞二首
張希元承事挽詞二首
提刑郎中范公挽詞
越國鄭夫人挽詞二首
吏部張公挽詞
致政中大邵公挽詞二首
光祿董公挽詞二首
董夫人挽詞
董令人李氏挽詞

惠彦達承事挽詞二首
大資政張公挽詞三首
侍郎唐公挽詞
洪内翰母夫人挽詞二首
簽書胡公挽詞三首
平江太守侍郎王公挽詞三首
嬴國胡夫人錢氏挽詞三首
朝議胡公挽詞二首
霍彦明通判挽詞二首

邵令人余氏挽詞二首
太令人施氏挽詞二首
通州太守錢公挽詞
王廷秀挽詞
吳令人挽詞二首
歷陽通守張文舉挽詩詞
通守李師稷大夫同年挽詞
王廷茂挽詞
大鄉范公師厚挽詞



孫應求承事挽詞
吳漢逸挽詞二首
寶文李公挽詞三首
邵久中承事挽詞三首
張太資夫人挽詞
族嬸强氏挽詞
王令人蔡氏挽詞
少保張公挽詞
周撫幹挽詞二首

領省樞樞相太傅信安王挽詞三首
永嘉夫人挽詞二首
運使直閣郎中張公同年挽詞三首
魯國太夫人文氏挽詞三首



挽詞

提刑直閣張公挽詞

荷鍤酬身後騎箕返帝旁風纏卿月暈雲掩使星光
炯〻三珠在明〻一鑑亾故交今白髮掩袂泣淋浪

又

撫事空心折懷新尚目存壽康駢五福德爵擅三尊
蠹落芸籤冷蛛懸画戟昏像圖猶彷彿謨寄刻舟痕

致政中奉胡公挽詞

釣石駸〻上緑苔起彈長鋏咏歸哉此翁矍鑠丹心在老子婆娑兩鬢催一夜劍津龍化後千年遼海雇歸来忽〻鼓吹城南路往和松風萬壑哀

黄州使君朝謙惠公挽詞

墨榜書名萬口傳着鞭爭看祖生先一揮禮樂三千字獨擅文章二百年晚得朱輪令老矣生存華屋尚依然故交掩袂追疇昔一劍空留宰樹邊公試別頭中第一是歲廷對策周禮樂

吴公冥人楊氏挽詞

零落藁砧非猶夷淚滿衣三鼎悲猶在雙劍喜同歸地占牛眠卜門迎吊雇飛哀哉埋玉樹千古閟泉扉扉禹功单騎赴吉州病沒

種玉滿家庭聲名重十城哀矜遊子線愁絶小人羮贈印連三組書名載一旌誰為千字誄彷彿記生平

致政運使直閣朱公挽詞

握節来金馬飛芻上木牛能令天粟雨故作地泉流作錢望寔傾三館賢勞閲百州寡〻千古恨零落掩山丘

又

蕭散烏藤杖風流白接離分齒前席滿載酒後車隨
食鼎羅千指歌鍾擁十眉淒凉今夜月空照習家池

又

老脫尚方舄門懸刺史車真成棄竹馬直欲換金魚
歲事千頭橘生涯萬卷書流芳知未艾蘭玉滿堦除
杜子美詩云銀甲彈箏用金魚換酒來

致政左司王公挽詞

東海懷疏傅西州憶謝公劍飛衝夜斗桂折卧秋風
塵暗芸堂冷香凝粉署空潺湲千斛淚忍看一旌紅

又

解組天門上揮金里舍旁漸欣進胛滿仍見一瞳方
舊說山中相今爲地下郎流芳知有在鳶鵲正高翔

又

憶昨聯飛蓋初筵黜後塵郄知炊未熟已與迹俱陳
契濶成千古悲吟待百身重臨更愁絶感塞鼻中辛

天台太守端明胡公挽詞

天上文昌省人間翰墨仙尚書心似水學士筆如椽
視草金蓮夜哦詩錦瑟年玉樓方斷手又着紫鳶鞭

又

遮門皓首啼行路涕交揮不見斑衣好空隨畫翣歸
蘭芽方獨秀華蕚尚交輝試待遼東雇千年有令威

又

貧病見交情殷勤問死生倒衣迎五馬空巷見斐旌
聚泛杯中月分班地上荆悲吟追往事感應氣崢嶸

宣撫簽樞胡公挽詞

幕府分弓日轅門叱馭時捫星高歷井脩月上騎箕
勞面降胡泣聞聲聖主思龍驤老賓客競賦八哀詩

又

交親二紀餘貧病故人疎落〻辰參似寥〻楚越如
空勞三夜夢不辯一行書尚記喬公約垂涕滿過車

張希元承事挽詞

秀髮豪眉覆尚顏身長九尺地行仙楚人尚記庚寅
日晉客渾疑甲子年批鳳璽書光洗眼刻鳩靈杖隱
隨肩世人欲計吾公事膝上郎君雪滿顛
門外魁頭引葬簫寥〻蕙帳北山椒槐宮一夢驚三
世蓂殿千齡數七朝此夜騎星上南極他年跨雇不

東遼摩娑銅狄長安道試問飛車儻可招

提刑郎中范公挽詞

星軺出帝躔光射斗牛邊納陛傾三接埋輪聳十連
那知憂鵩日已漫夢雞年尚遂斑衣戲俄從白布纏
倚閭心破碎投袂涕潺湲更有門前客愁吟淚滿牋
白布躔根樹流旋出晉頌澄之傳

越國鄭夫人挽詞

翁壻相望揷兩貂夫人東第閱三朝百年鐘鼎聯婁
璧一代衣冠繼八簫盡室全生還帝所先生遺烈在
天驕家傳故有緇衣在且看司徒首百寮
舊德遺忠在禁庭天教華髮看昇平兩朝偃革逆今
日百口同袍共此生喜見金葩開大國悲傳玉樹鎮
佳城魁頭直指西州路獵獵秋風載一旌

吏部張公挽詞

千騎森森擁戟牙鈴齋高卧放朝衙官曹已歲文昌
省門闕猶傳處士家天上麒麟新活計壁間蝌蚪舊
生涯一炊未熟成今古零落空懸刺史車

致政中大邵公挽詞

四海聲名老鄭虔一時人物敢爭先剖符北道分千里擁節東州按十連住世一九無大藥傳家三絕有遺編魁頭直指山南去昨夜秋風正颯然

憶茂少日望前脩追數流年四十秋並轡同遊天上路連檣共載雪中舟傷心往事千憂結回首勞生一夢休見說騎鯨遊汗漫只將遺蜕掩山丘

光祿董公挽詞

舊學江都相遺忠太史家絳帷令寂莫青簡尚光華謖奏三千牘猶傳四十車諸生半齊魯東望涕橫斜

又

帳殿旌旗卷轅門鼓角悲江邊五馬渡天上六龍飛感憤冠衝髮追攀肘見衣興元戡難日零落寸心違

董夫人挽詞

象服夫人貴荆釵烈女風生兒真孟母擇壻得梁鴻書費囊衣盡杯行澗藻豐龍池飛霹靂遽斂已騰空

董令人李氏挽詞

閬苑收花去無心對紫薇寥：夜怨雀角：雉朝飛石窌名猶在邯鄲夢已非郎君真驥子玉立換朝衣

惠彦達承事挽詞

鳩杖尊三壽龜床閱九齡名留高士傳光掩少微星
圯下無遺躅江邊有獨醒潭〻餘慶在鳶雀滿家庭

又

逐客生還後臞翁耄及時長鳴風雨夜耐老歲寒枝
坐閱炎涼改寧隨燥濕移隻雞澆斗酒敢忘故人期

大資政張公挽詞

大筆文章手飛揚獨妙年判花森玉笋視艸對金蓮
講肆聯重席宮花卧八磚他年紬石室妙絶冠遺編

禮絶迂三頌恩榮閱九遷秉均平似砥履坦直如弦
晉室和戎日周家定鼎年金甌方卜相飆馭已超然

又

輦路追高躅聯翩接兩驪猶蟠倚天劍尚艤濟川舟
元帥俄分閫羈臣亦首丘一杯相屬地回首涕交流

侍郎唐公挽詞

危言屢伏青蒲上直筆猶存白簡中但見刳螟救月
蝕孰知鍊石補天空牛鳴尚鬬床頭蟻蛇影猶懸屋

底弓一代風流今頓盡佳城白日卧滕公

洪内翰母夫人董氏挽詞

鳲鳩一德本来均七子劬勞詠棘新種玉已成雙白璧起家還見十朱輪鼇扉獨步中興日麟閣他年第幾人送客誰為千字誄要看彤筆寫光塵夫人生七子

萬里龍沙握鼠餘古來忠孝兩全無范滂死去親猶在蘇武生還老益孤旄節盡從蠻徼落綵衣重向鯉庭趨天教住世如金母一笑迎還合浦珠

簽書胡公挽詞

潤色文章手論材政事科補天媧后石却日魯侯戈已欝蒼生望那聞挽者歌堂〻無復有寂莫閟山阿

又

虎穴連三輔狼烟暗百蛮邊風揺馬鬣朔雪黠袍班委命輕于縞收名重若山遺忠應未泯結草在兵間

又

名字標仙籍真游返帝閨一尊無復日百卉自爭春井廢無沉轄車懸有吐茵空餘峴山刻千載尚光新

平江太守侍郎王公挽詞

燕頷封侯相鷹揚國士風金貂七葉貴鼓角十州雄
按節星軺動埋輪虎穴空誰令文一臂已失大槐宮

又

東吏重足立無家寄一錐道旁烏攫肉舍下犬生毳
望絶重臨日哀吟去後思吳兒奉嘗我歌此送迎詩

又

通德門中見長安道上逢虛名慚薦鶚丞相華原王當国某首蒙薦對喜色看來龍公華原王之壻流落湘江魄崎嶇楚市春相
看青眼舊獨有後凋松

嬴國吳夫人錢氏挽詞

大國侯王後高門將相家歆知天作合故遣壽無涯
夢澤萍如斗仙山棗似瓜雀林花老去歸路蹋青霞

又

鼎立三珠樹亭亭聳搢紳真成萬金産何止十朱輪
彤筆方紬史芝塗尚演綸徽音千載後不數魏夫人（一作衛）

朝議胡公挽詞

魁壘萬夫雄堂堂望一宗聯名千佛土籍著九闈重
月旦推三鳳風流屬二龍哀哉埋玉樹一塢閟金鍾

又

巨室蔭華榱驚聞一柱摧辛勤三世種寂莫萬牛回
猶抱萊衣泣俄興楚挽哀功名付難弟榮路正崔嵬

霍彥明通判挽詞

龍飛第一春吏部冠斯文桂折根猶在蘭深氣自薰
未成覩驥展已復歎芝焚想像今何處江東有暮雲

又

契濶艱虞地忽二喜一逢俄驚門上莠已化柙中龍
手板歸囊褚腰章掩窆封空餘故人淚灑向九泉重

邵令人余氏挽詞

身老偕三壽家肥賦萬鍾給扶靈杖穩賜禮紫泥封
青塚連斐壁蒼精蟄二龍春風吹宰樹蕭颯壠頭松

又

金母燕西瑶朱幘翟茀朝遺衣尚荆布故物有箪瓢
鼎立栖三鳳蟬聯數七貂生涯祇如此崛欝正昂霄
三子七孫皆在仕籍

太令人施氏挽詞令人年六十九歲家有清白堂

天上騄鶩雀人中夢虺蛇舒長真化國青白舊儒家

朝籍通丹地宮衣曳紫霞蓬萊三萬里何處問靈槎

又

領袖三千指恩斯母德均奇麗五世祖福艾百年身零落悲華屋劬勞咏棘薪誰當紬女史彤筆寫光塵

通州太守錢公挽詞

舞鳳來天目馮熊並海門畫捎牛犢佩爭詠袴襦恩雁塔名猶在棠郊芰故存龍池飛霹靂空記刻舟痕

王廷秀挽詞

朱雀烏衣巷青袍白首郎誰令呼起二便作去堂〻急景駒跳隙哀音雁折行慶鍾知有在庭樹正流芳

吳令人挽詞

誰識床東臥相隨廡下春懸知三復可不恨五噫從玉冠螭頭立芝塗玳首封諸兒苟淑似頭角盡群龍

又

茫〻水東注冉〻日西頹側手留難住揮戈挽莫回鏡分天上月劒逸地中雷寂歷空牀夜悲風亦造哀

歷陽通守張文舉挽詞

六雄唐別駕一乘漢題輿自笑儒冠誤誰能淚滿裾刺繡如

通守李師稷大夫同年挽詞

桂籍聯榮四十年萍漂南北兩茫然寒暄粗接無淹晷生死俄分有逝川黃帟尚傳批鳳詔青箱空掩絕韋編諸郎頭角皆翁似試看奠膠為續弦

王廷茂挽詞

蟬聯三世舊晚晚二毛侵白壁成長慟青綸遂陸沉看雲空有淚聽雨若為心咽咽吹簫送哀湍共一音

大卿范公師厚挽詞

籍甚金閨彥淺容玉帳籌垂堂懲浚戒徙突慕前脩忽作隨珠彈真成趙璧投寧辭廣武械竟脫楚儀囚蹇叔言猶在殺函骨未收云何即長夜不復見焚舟

孫應求承事挽詞

棣蕚聯華滿故枝蘭芽競秀鵲春霏荆州刺史馮熊去吳市仙人跨雀歸漲綠一支分柏壟遥蒼百疊擁松扉儀刑故有丹青在想像平生果是非

吳漢逸挽詞

臞翁自是列仙儒豪氣駸駸若不除東閣尋梅詩滿篋西郊問柳酒盈車奇彊屢訪陳倉鼓古漆空存汲

冢書不信青山解埋玉定應碧海控鯨魚
學省追攀四十年故人重見兩皤然艱難共出興戎
後奄忽安知棄我先北道改轅誰解劍西州扶路相
嗚鞭傷心一夢成今古忍看麒麟臥塚邊

寶文李公挽詞

十道觀風使三朝屬老成埋輪豺虎避檄水鱷魚驚
丙閣徵書入連城負弩迎哀吟追往事空復故人情

又

絳雪飛丹鼎蒼雲覆茗杯聊泛五禽戲空使萬牛回
拄笏看山坐乘桴跨海來仙遊知有在名字記丹臺

又

五紀周旋地欣同七十稀長庚陪月曉孤鶩伴霞飛
忽作三休去真成一夢非不知華表上白雀幾時歸

邵久中承事挽詞

周分陝右開燕日秦廢侯家徙漢年南國棠陰猶蔽
芾東陵瓜蔓正芊綿蒼波吐月珠還浦紫電衝星劍
倚天藉甚公孫望千載書藏萬卷有青氊
手扶梳杖兩眉龐狀下諸生拜老龐講肆共推三語

妙詩壇獨受百城降揮金屢費青錢萬種玉親收白
璧雙一卧遽先朝露盡便隨晨鼓去逢〻
天書問信墨猶新杯酒邀歡迹已陳倒屣方追塵外
躅蓋棺俄作地中身濤江灩〻三家渡風樹蕭〻萬
鬼鄰他日故人千斛淚會應洒向塚邊麟

張大資夫人挽詞

早歲乘龍見伯鸞賜衣霞爛出齊官自從東閣郎君
貴只作西湖阿母看紫玉簫吹丹鳳去青萍劍合兩
蛟蟠素車白馬城南路愁見春風桂影團

族嬸强氏挽詞

少日聲名推大阮一時門地數南强家肥自稱河魴
貴廟薦猶聞澗藻香羽化忽驚雙雀去巢空不復九
雛將歸魂無用哀笳送彷彿吹簫在帝鄉夫人見女十一人兩女先亾

王令人蔡氏挽詞令人天啓舍人之女

殿極中台應淮流奕世祥佳兒王武子名父蔡中郎
傳業青氊在談經絳幔張懸知黑頭貴已佇白眉良
蘋老那能采萱留祇自芳誰當授彤筆端為刻青琅

少保張公挽詞

帝閽謀元帥齋壇屬老儒黃麻孚大號皁纛擁前驅便合聯黃袞猶應冠紫樞炎〻白晝日奄忽下桑榆

又

平土疏新渥湛恩洞九泉印懸金斗大冠珥玉蟬連隧劍令亡矣鳴珂尚宛然風流春月柳無復似當年

又

並轡天街裏聯裾省戶中追參兩班合醉笑一尊同我老猶白鵬公豪正吐虹忽騎箕尾去悽斷白頭翁

周撫幹挽詞

手植千金產情高一笑揮懷奇空老去種德自肥家聯艦收羣溺傾囷振大飢誰云天未定一鶚已橫飛

又

誰續先賢傳猶推月旦評命儒通德里聽法梵王城除地黃金布帷裳絳帳橫何人追舊事扣角話三生

領省樞相太傅信安王挽詞

台路岩瞻峻戎藩閫寄雄九章公袞貴六纛將牙崇翊運三階正持危一棟隆帝閑龍化後冀北已成空

又

大鵬疏廷渙中權秉帝樞槐庭聯上宰芸省冠諸儒
國瑞麟一角肥家鳳九雛便乘箕尾去彷彿在星圖

又

秉燭聯飛蓋分茵託後車兵厨千日酒記室五雲書
尚想像型在那聞語笑餘龍鍾隨葵浚老淚滿衣裾
永家夫人挽詞
脂田開石窌綸閣演金葩綵服聯三組袷衣珥六珈
行携九節杖坐駕五雲車便作堂〻去瑶臺有故家

又

蔽芾斗城春平反迹未陳神馳一丹旐淚湿兩朱輪
故物悲萱草哀吟念棘薪空傳青簡上千載望光塵
運使直閣郎中張公同年挽詞
忽作霜松折猶殘舊桂叢仙山雲閣冷郎署彩闈空
節篋涵金斧車轓掩画熊淒涼追往事忍看一旌紅

又

門表尚巍昂尊名擅一坊珂鳴非故里星聚有新堂
月暗烏啼夜風高雁折行吾生如寄耳端是橘中歲

又

學省周旋地三朝四紀中同聽對床雨共詠舞雩風少日偕千佛殊年獨兩翁那知有存歿老淚落新宮

魯國太夫人文氏挽詞

席寵千齡盛疏榮一品尊魏公丞相婦潞國太師孫連騎鳴珂里交相戟擁門平生種玉手盡室滿瑤琨

又

移孝緊慈母遺忠有世臣挺身安國步抗節犯戎塵錫壤開東魯持樞拱北辰寧須待彤筆詔墨在絲綸

又

鼎餗羞嘉饗溪毛薦德馨來符虺蛇夢去躡鳳凰翎盛事垂千載華年閱九齡凄涼便塵跡柏壟自青青

夫人韓魏公之婦文潞公之孫冢嗣樞密被旨使虞夫人聞命促行上降哀詔賜號國夫人

鈔校書籍

# 鴻慶居士文集卷八目録

表狀

罷臺察提點襲慶府景靈宮謝表
和州上謝表
辭免召試中書舍人狀
辭免除中書舍人狀
謝中書舍人表
謝侍講表
乞出第一狀

知聖道齋

乞出第二狀
謝徽猷閣待制知表州表
辭免再除中書舍人狀
辭免顯謨閣待知制平江府狀
知平江府謝表
辭免除給事中第一狀
辭免除給事中第二狀
謝給事中表



## 表狀

### 罷臺察提點襲慶府景靈宮謝表

狂狷妄行自罹罪罟聖神寬假尚屈刑章俾省悔尤止投閑散中謝伏念某臣禀生陋阨逢世休明偶誦試言叨居册府旋因錫對叅預憲臺黔驢之技欲殫梁鵜之譏已至惷冥多罪擢髮有餘追訟往愆噬臍何及盍從吏議亟寘嚴科終受賜于幷幪得免從于縲紲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明博照全度包荒在刑

之所禁而必誅謂人有不及而可恕故於議辟無不從寬夫何頑鈍之姿亦是閔憐之數子不問馬雖焚廐而奚傷吾何愛牛以釁鐘而不忍臣敢不闔門悔過銘坐圖新受粟無功但有欲攘之臂食芹甚美空懷自獻之心

和州上謝表

惷冥多罪更三黜於九年博大殊恩畀一麾於千里戴星就道揆日臨民祗奉訓詞惟深感涕中謝伏念臣以口耳空踈之學早塵科第而歲月推移之久屢玷官榮俄值龍飛利見之辰敢有蠖屈求伸之意曷司言責糾正官邪不虞忌罷之嫌自作焚廬之禍然知者消未形之患當効曲突徙薪之謀而古人歎說之難莫辨東隣壞墻之盜仰恃帝聰之豁達屢勤詔諭之丁寧自惟無力可陳莫若有聞必獻譫誣甚巧不悟鄙生賣友之心耳受輙行遂得汲黯妄言之罪俯俟黜幽之典遽開使過之科脫之銓曹冗散之中付以枌杜承宣之寄巧匠旁觀縮手方驚龍頷之嬰家人阨腕興嗟遂返牛衣之泣茲蓋伏遇皇帝陛

下功存社稷英類祖宗鞭笞戎蠻駕御豪傑與人不求備或能悟合於片言觀過斯知仁終不棄捐于一眚深念顓愚之守尚叨罷使之息雖意廣才疎粗有惓惓之志而心勞政拙終無赫赫之稱

辭免召試中書舍人狀

臣推數奇窮奮身寒陋九年三黜屢觸悔尤四海一身旁無營助偶任言責于上聖纂圖之始請嚴邦憲於群憸誤國之誅敢有意于舐糠不自虞于投鼠抗孤忠而上列猗斷斷以無他紛衆訾以交攻舉斷斷而不可間關末路投畀小邦方其犯權臣之怒於一時不圖簡上帝之心於異日奉身而退煖席未遑趣歸覲於清光俾躐希於明試盡出聖神之獨斷靡由左右之先容罘積凌兢誠難冐昧仰祈睿鑒俯察愚衷儻遷令之小嫌不愆于公議則惡盈之大戒允蹈於斯言

辭免除中書舍人狀

臣聞特從以論思為職書命以體要為工惟布宣難論之情不匿厥指則精誠自然之感罔不是孚夙號

才難必由試可伏念臣性踈寡與學昧知方節義大閑廼其素守文章小技聊以自娛敢期收召之獨先進躐賢豪而冐寵謂牛溲馬勃俱收並畜或能施用於寸長而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自足考觀于已試培樗櫟於豫章杞梓之下吹葦籥於黃鐘大呂之間豈緊非據之敢安固欲知難而自已仰祈睿鑒追寢誤恩螻蟻微誠獲致顧天之懇犬馬未効敢忘結草之圖

謝中書舍人表

支郡承流久在散材之目西垣視草遽塵法從之聯中謝臣聞極儒者之榮莫重文章翰墨之選鼓天下之動實關朝廷政令之施制規二帝之模言合六經之訓感厲一時忠義之氣而武夫悔過于片言布宣九重德意之孚而父老貪榮於垂死豈但精誠之格寔緊播告之修伏念臣懵學無師褊衷自信文辭骫骳久貽醬醯之譏骨相虺隤敢嘆鹽車之厄盍圖幽屏以謝空餐遽頒命綏之新加賁遺簪之舊延登學省召節已還行貳憲臺寵私未替詔尚方而給札登

內使之贊書三折肱而為醫方追懲於往謬九頓首而重拜遽叨沐于殊私寵至若驚恍然就列恭惟皇帝陛下聰明元后博大真人乾龍應于天行渙風孚於邦號當有鴻文碩學之士上副厲精更化之懷碩臣何人乃預茲選老矣既愆之力豈足舉明主於三代之隆斐然不腆之辭猶能奏薄伎於從官之內誓殫微効上答深仁

謝侍講表

散材無用早汙甘泉法從之班錫命造朝曾未閱學上賢之選共承明詔不敢固辭伏念臣讀書聊以自娛為文不求甚解偶隨宦牒進冒朝榮餅罍之量已盈幾欲飲河而知止犬馬之力將盡又虞填壑以遺羞惟是偏賦介特弗移之愚故能少護窮厄不貶之氣首叨召節入侍辭垣隨被贊書使陪經幄訟淺聞而自愧僅同數馬之工仰睿聖之日躋獨抱猶龍之歎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人文丕煥邦命維新敷求左右儒學之臣講求古今成敗之要如臣孱陋亦與選掄以聖主責愚臣豈待兩端之竭而小人乘大罷預

憂五伎之窮莫知報答之方更厲匪躬之節

乞出第一狀

臣自去年謫守和州蒙恩召還聞命造朝曾未閱月都城圍閉至閏二月二十五日賊騎登城有旨宣召侍從入居禁中而羣臣悉以奔竄獨臣一二人入對內東門凡五日夜供奉殿廬獨掌書詔不敢須臾去君側兩遇淵聖皇帝車駕出幸青城率先陪扈亦不敢例以疾辭不幸二月六日變故非常臣亦拘送招討司凡五十餘日徙至三寨遂止虜酋薩离毋帳中君臣隔絕不復進見忽于三月二十三日縱遣南官馮澥以下二十餘人令悉詣國相所臣獨不在選中尋問其故旁有小胡教臣以姓名屬用貴人高尚書當得去臣用其說隨衆直詣粘罕帳前抵高尚書者亦得縱歸而薩离毋猶呵留不遣會使臣持國書敦趣上道遂與馮澥等俱來臣伏念主辱臣死天下之大誼二聖北遷中外寃憤而臣獨得生還豈有面目出入朝行于是移疾杜門不奉朝請以待師退竄伏田里家居八日而虜臣又以臣非遣人數復見追取

朝命督開封府捕送急若星火發卒圍第追迹至舍匿之家惡少年二百輩持白挺執械杻以待拘執會大軍已行府吏無所付遂得解免窮通之餘包羞忍恥本求一生於九死之地而乘衰嬰瘵積憂成疾遂纏悸眩之疴精神惝恍手足顫掉頭目昏旋視物顛倒纔聞人聲驚呼狂走欲赴水火比遇元祐太后垂簾聽政力陳懇悃乞一外任宮祠歸伏田里稍近醫藥以畢餘生而五請不獲命恭惟皇帝陛下入繼大統加恩四海靖康舊臣悉貸弗誅而臣叛違義理辜負恩私貪生忍死見辱吏卒之手多病曠官久妨賢者之路寔難黽勉復玷侍從輒陳愚款上叩欽聽伏望睿慈除臣一外任宮觀差遣俾遠羞辱于十目之上稍弭灾患於垂盡之年

乞出第二狀

臣比具懇款奏陳乞一外任宮祠差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依舊供職者伏以靖康初政令宰相李綱知樞密院臣任侍御史首上疏論諸生伏闕之罪謫知和州今皇帝陛下召綱為中書相而臣實預省

屬典掌書命職在論思若以纖芥泯默不言臣為失職設有愚見因事納忠則惷冥益不安位又緣開封追捕憂悸成疾心氣耗散言語譫諄每因詞命錯亂失次累日竄定僅能成章以總覈群吏之朝既非疾病容身之日而爰立輔相之始又嘗有論刺之嫌伏望聖慈檢會前奏除臣一外任宮觀

謝徽猷閣待制知袁州表

西垣視草豈堪老病之餘內閣紬書又玷高華之選叨逾過矣報稱謂何中謝伏念臣服官兩朝被遇一紀四備省臺之列五塵儒學之聯浸冐朝榮遂登詞禁屬狂寇未即鯨鯢之戮而孤臣已儕魑魅之羣龍鬬魚逃殆將安往巢傾卵毀未有能全旋聞左袒之呼盡解南冠之縶捫心悼歎顧影驚嗟寄衰病于越吟返游魂於楚些忱辭屢扣懼遺填壑之羞大恩不貲終委覆盆之照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從欲全度矜愚擢從次對清切之塗畀以方郡承宣之寄危衷增厲感涕橫流蒲柳衰殘已迫負薪之疾江湖悠遠未忘傾藿之心

辭免再除中書舍人狀

臣自罹嚴譴屏棄遠方聖主在上皎如白日起幽作匿洞見讒誣躬發德音扶拭多罪召還詞禁歸覲清光擢之積垢汚衊之中復畀侍從論思之職義當聞命奔走造朝而衰瘵之身積憂成疚所願假餘生于晷刻審難自効于涓塵須至投誠上扣聰聽臣頃遇淵聖皇帝即位之日以國子司業擢為侍御史方中國稔四夷之禍而廟堂無一定之謀羣姦興訛匹夫橫議臣冐居言路固無獨見遠慮陪輔聰明而一時



誅賞不叶公議曰事論奏僅能塞責言狂意拙輕犯衆怒怨讟所歸遂成謗藪嘗論故宰相王黼誅死而蔡京方自拱州請覲大臣游說還之賜第以為謀主宣撫使童貫王安中譚稹皆散官安置而蔡攸乃以太中大夫提舉宮觀任便居住罪同罰異物議沸騰責在臣等諫議大夫楊時在延和殿下宣言淵聖有蔡攸無罪之語以諷臺諫臣獨以為有罪論奏不已於是京攸之黨惟臣之怨張勸衛仲達以棄官得罪既除削矣又傳逮詔獄將致之死臣論蔡攸父子兄

等亦棄官而去者何為獨置不問于是詔御史臺根究臣等條具行等兄弟親戚賓客之棄官者凡數十人上之有旨送大理寺約法而勸等亦貰死於是逃棄官守之人惟臣之怨金人犯闕李綱不忍念〻欲一戰驅之而幕府吏士皆年少書生從臾以賛其決方元若草露布以待破賊楚天覺消刼寨之日漏語於旬日之先都人户知之臣又論李綱素不知兵難以獨任請以諸道兵盡付种師道節制而以綱佐之老者之智壯者之決可幾萬全疏上不報是日也植三幟於開寶寺傍以御前報捷為名又張御幄于封丘門上以俟車駕臨叟俘獲而王師殲焉於是行營司官屬惟臣之怨又論太學諸生誘衆為亂刼請人主拜免大臣支解三人流血被道毀徹廬舍掠取金幣幾至内訌失今不治他日必有握兵之臣脅制天子武夫悍卒戕害將帥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以衆暴寡漸不可長于是大學諸生惟臣之怨臣又論靖康之政專務姑息大臣掠美嫁怨君父伏闕之後學官待罪放罪可也乃降詔以奬其忠群凶惧誅勿

問可也乃肆赦以固其惡行營大臣下行使臣之職
收金銀牓以悅衆心開封尹代行暫御之職傳詔大
學以沽士譽蔡京責秘書監詞臣追數其過宰相甚
言其卻之三反竄定無幾正蕃潛師夜遁召兵于唐
州臺諫交章論其罪惡而大臣以分兵護送家屬之
功竟薄其罪主威陵夷必自茲始于是上自朝廷大
臣下至大學官惟臣之怨時方蔽昵私黨以附下罔
上臣獨論刺以犯權貴時方棄捐爵祿以市恩釣名
臣獨矯激以招怨怒群嘲聚罵恬不知畏觸情妄行



卒蹈機穽始則蔡攸黨人呂本中之流作為痛定等
錄文姦言以佑其父又崇飾惡語以并中臣終則言
事臣僚又置臣於偽官之內方杜門席藁側聽威命
而轉運司檄州縣拘留不令走透巡尉挾帶將吏兩
至臣家結集保伍鞭撻鄰里晝持挺以守夜擊柝以
衛老幼愁怖水火不通揭牓千餘遍行境內稽察苛
擾過于大辟有司初無被受止據處進奏官報狀遂稱
聖旨施行閱兩月餘辛道宗潰兵入境居人駭散臣
因得携三十口竄伏草莽中而迎賊官吏艤舟臣門

指為姦細嗾盜入室臣弟峴與之遇拔劒欲擊得兩夫從旁營救因得解去生〻之具攻刼一空雖竹筍葦篋陶瓦之罷盜所不取者戕壞亦盡書籍紙劄悉投之雨中而去臣等暴露野次一夕三徙不自意全逮從賊官吏稍〻來還臣已無家可歸矣此皆臣情學無師劉褊自用積致怨仇以蹈大難始假朝廷之命陷臣于大罪中假州縣之勢加臣以横逆卒負盜賊之威又欲致臣于必死摧傷頓挫無復生理皆臣自取亦何所恨伏遇皇帝陛下廓日月之照下雷雨之澤一洗謗誣延登侍從肉再朽之骨收去幹之魂義當勉勵疲駑再勤鞭策而飢寒併至疾病侵陵形影支離衣冠零落存闕之心未替而犬馬之力已不逮於駿奔市虎之謗既明而溝壑之填已侵尋于暮齒伏望深垂簡照追寢誤恩除臣一宮觀差遣假之歲月稍近醫藥怨仇悔禍得保餘生雖戴盆不可以望天而結草尚期於異日

辭免顯謨閣待制知平江府狀

臣資禀惷愚數忤權要一遭誣陷遂寘嚴科負天下

之至寃犯人臣之大惡始則州縣觀望發卒圍守至持挺擊柝以衛終則群盜入室指為姦細又探囊竭篋而趨妻子流離兄弟奔散暴露野次不知存亾疾病呻吟日與死迫遽叨嚴詔還復禁垣削罪籍于城旦之書收舊物于從臣之槖閭閻驚歎弛拘維之禁交親改觀通問遺之書痛定之餘恍如隔世理宜扶僊奔走造朝而積憂熏心形癯骨立負薪有疾力難強於馳驅俟駕而行罪不容于逋慢忱辭上扣全庭矜從擢之次對清切之塗畀以方郡承宣之寄重惟涼菲弥積兢皇卧漳濱之痾尚未逃于鬼責冒鵜梁之刺必又致於人言伏望聖慈收還成命俾安田里以保餘生雖嘗膽坐薪莫追往謬當叩轅擊壤以俟太平

知平江府謝表

詔紱疏恩忽返南遷之役囊封避寵又分東顧之憂擢升内閣之華增重全吳之寄中謝伏念臣憑愚護短見謂褊衷觸情妄行自作奇禍厚誣若此一死何逃尚寛東市鈇鉞之誅永畀南海蟲蛇之侶仰止覆

盆之照俯矜種豆之寃投豺遽屏于遠方敗屐再升於華幄豈堪老退治葦硯于西垣止欲歸休挂衣冠于神武純誠備罄全度矜從猥分刺史之符再列從臣之槖心勞政拙已憂魏瓠之不容寢愕夢驚可見吳牛之尚喘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謨天縱盛德日新炎正中微肇光武興王之業小雅盡廢賡周宣撥亂之詩深念三吳刓敝之餘改畀千里藩宣之重宛其老矣自惟無益于縣官卧而護之尚欲兼容于獄市

辭免除給事中第一狀

早承人乏分布藩條五月無報政之功一札有賜環之寵典司封駮給事殿中著名籍于瑣户之嚴奉光塵於屬車之後冒恩不次殞涕何言而臣素履空疎議論迂濶薄材綿力用大而不勝懵學謏聞謀身而不足浸叨榮禄卒蹈危機鬼瞰其家天奪之魄亶：迫桑榆之晚駸〻從溝壑之填終賴至仁曲全殘息遠叨名節趨覲嚴宸荷識拔之非常豈糜捐之敢愛仰祈睿照俯鑒微衷苶然垂盡之軀負薪未已渙若

惟行之命反汗何嫌

辭免除給事中第二狀

臣聞任人者均勞佚之宜制國者權輕重之勢汲長孺之直豈薄淮陽蕭望之之忠亦試馮翊因之重外何必居中矧今潢池赤子弄兵之初豈無渤海太守勝殘之効埋輪屏盜拔薤鉏姦立苗欲疏烹鮮勿擾庶不負千里長城之寄亦少紓九重側席之憂獨在臣愚常懷此志忽紆呂節入侍鎖闈自惟綿力薄材必無論事回天之力如其寸長片善或有承流宣化之功稍貸一時送故迎新之勞浸草前世內重外輕之弊庶仰關于聖慮或有取于斯言許以終更少徯及瓜之代責其來効庶幾橫草之酬

謝給事中表

囊封亟上甫拜恩俞詔墨未乾遽叨收召上聖軫哀憐之眷愚臣知稱愜之難中謝伏念臣一涉世途屢貽俗患鄭鼠獨推乎一國誤以璞而貴馬越犬連吠乎十州固非雪之罪也懼鉏傷之不免念飛走而欲逃賜札召歸屢　解免一麾出守姑遂便安恩疏左

省之華地極周行之峻躊躇四顧俯僂三辭覆車在前可以鑒矣垂堂而坐亦曰殆哉重叨非據之安必召疾顛之悔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紹膺寶歷宏濟大艱蒐攬衆才收還故物馬齒已老矣何必圖新衣敝又改兮莫如求舊故茲選慎誤及孱庸雖無用之材終莫稱乾坤之施而不改其操尚堪司風雨之觀



鴻慶居士文集卷九目錄

表狀

辭免吏部侍郎狀
謝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表
辭免戶部尚書狀
謝戶部尚書表
乞宮祠狀
乞郡狀
謝龍圖閣學士知溫州表

謝賜對衣金帶表
龍圖閣學士再知平江府謝表
提舉南京鴻慶宮謝表
辭免除龍圖閣待制知臨安府狀
辭免第二狀
知臨安府謝表
臨安府乞宮觀第一狀
臨安府乞宮觀第二狀
謝復官表



復左朝奉郎謝表
乞宮祠狀
謝復右文殿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表
乞致仕狀
乞致仕劄子
辭免待制狀
謝敷文閣待制致仕表
落職謝表
謝復敷文閣待制表

賀太上皇帝傳寶位表

賀今上皇帝登極表



# 鴻慶居士文集卷九

## 表狀

### 辭免吏部侍郎狀

稟生陻阨無以瘉人涉世迂踈動輒得咎精神耗于憂患屢驚馬尾之書名節壞于謗讒孰聽鼠牙之訟所顧投棄湖海寬閑之地庶幾永保桑榆遲暮之年敢冀慈憐尚勤鞭策召歸禁闥曾未踰時擢置銓曹更叨楙寵念艱難如此豈當以王事為辭而滿溢之餘則又以人言為畏仰祈睿鑒追寢誤恩伐檀而置

河干終負素餐之恥維鵜而不濡咮難逃竊位之譏

謝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表

承流支郡方叨左省之除擢貳選曹更代北扉之直
麗恩深厚小已凌兢中謝臣聞虞書三載黜陟之文
周官群吏誅賞之法歷時千載分總四銓圖籍浩繁
官曹猥衆諸郎寄坐老吏專家二年干戈俶擾之餘
一時水火焚漂之後千創橫潰三窟旁穿世號把推
坐嘲銅臭士無固志端若視馬曹然官不即工但直
書紙尾耳深惟流弊常激懦衷使夫人皆從容而自
居則誰當以奮發而為意攬轡而上粗有志于澄清
奏刀欲前了無施于盤錯空慙綿力寔負初心茲蓋
伏遇皇帝陛下剛德方亨大明繼照深鑒百王之弊
一清多士之源偶以乏才遂當殊獎圖難有欲速之
戒矯枉在馴致之功輸夙夜之勞儻遂愚公之志効
消塵之報庶逃黜伯之譏

辭免戶部尚書狀

竊以群胡南牧大駕東巡奸雄奮臂而呼將士倒戈
而至千官逃散萬室驚奔芻糧委於煨燼之餘金繒

捐於盜賊之手理兩朝衰亂之緒仰緊上智之明振一時乏絶之憂當重計臣之選吝有司之出納制萬貨之低昂孰能破軏于肯綮之間多二益辦是宜審聽於音聲之際一一而吹選任或非其人誤國莫甚於此如臣者本以簿書刀筆備藩宣之寄又以文章言語叅侍從之華忽被詔除俾承人乏今廊廟禦戎之急惟兵民足食之先宜得命世經綸之材安用老生陳腐之說智有所不及甚虞操刀製錦之傷猶有所不為何預越俎代庖之事

謝戶部尚書表

備數選曹分掌三銓之法掄材計省叅戎八座之聯中謝竊以舉天下版圖之繁制邦内經常之費任土納四方之貢持衡居萬貨之平輕重相權上下與足承平歲久奢汰日滋好大喜功悅新厭故遂底魴魚頳尾之害馴致牂羊墳首之妖萬乘蒙塵不備純駟群氓擠壑不糝羹藜當屬能臣共圖國計顧夷傷之未起念均節之宜先六軍之名籍第挂空文三省之司存猶仍舊貫吏部毀法添差之冗公車上書特補

之恩學校儒官尚崇文具圖書冊府當俟太平盡餅
空餐畫墁浮食在宣和固已如此至建炎益又甚焉
自非蠲令改制一清流弊之源何以富國裕民復見
中興之盛顧如臣者自視闕然智力已窮憂責弥重
若為報稱不負使令固嘗欲奮軀上副君父責成之
意恐不勝側目必致小人妄作之凶茲蓋伏遇皇帝
陛下親臨諸將征伐之師盡得斯民利病之實除苛
解嬈黜聚斂之臣捄弊扶傷塞僥倖之路閔茲邦用
深軫聖情夫何么麽之姿亦預揀求之數苟操刀而
立斷初無畏首畏尾之虞則解紘而更張庶有足食
足兵之望

乞宮祠狀

伏念臣愚不達禍福之機學不通古今之變遭時之
亂所向輒窮鼠入角中計焉出矣燕巢幕上危莫甚
焉惟命之畸繫天之戮當靖康之北狩兩遇諸戎問
鼎之師逮建炎之東巡再見群凶伏闕之禍雖衝冠
之髮共憤而當車之臂何為進退怔營俯仰愧怍洗
虞淵之日大臣建復辟之功操魯陽之戈諸將底勤

王之績乃獨尸于榮禄浸獲戾于官箴汗浹背芒寄顔無所心馳夢栩頓影欲逃重慚區區毁瓦之求莫致惓惓戀軒之意伏望皇帝陛下矜愚護短悼屈傷窮許解民部之官特畀真祠之佚知難之義得免于大阿從欲之仁仰希於鴻造

乞郡狀

伏念臣偶脫淮甸兵火之威復值錢塘戎馬之亂梟雄跋扈宮闕震驚當一時遭變之初共有枕戈之怒殆諸將策勲之日獨無横草之勞以兹憂愧之餘始上退休之乞虺隤無用猶有望於葢帷晚晚奚為恐遂填于溝壑敢圖恩紀尚閟俞音俯加簪履之矜未忍寘之閑散尚有藩維之托或可備于馳驅廪卹流亾銖銖乾沒平刑息訟奉法守公備宣夙夜之勤或有消埃之補伏望皇帝陛下哀憐故物惠保餘生不使在梁之鵷食無功之禄庶使乘軒之鶴逃竊位之誅

謝龍圖閣學士知温州表

南臺民版之司疇庸弗効内閣義圖之峻渙寵非常

聳吏民瞻望之華極儒學遭逢之盛省循非分榮懼交中中謝伏念臣讀古人之糟粕而求復其初守先王之遽廬而不稽其變嬰時多故為世畸人衆目衒于明汙百口咻於造大視槍榆之笑奚為負南海之風感涸轍之呼安用激西江之水遂無施于尺寸徒自靦于心顏空受支離十束之薪謾索侏儒一囊之粟始冒浼有顓天之乞尚依違懷擇地之嫌牘奏上陳方虞大戾黈聰感徹更冒龐恩聯近臣之籍于殿中未覺長安之遠分刺史之符於海上難忘魏闕之存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義在均勞仁先求舊視其髮種種豈有能為悅其脰肩〻遂忘其醜重叨殊寵寔異初心辭劇就閒豈生平之所望奉法循理尚歲計之有餘

謝賜對衣金帶表

龍靈賁冒命服光華四牡倭遲七衣安吉叨逾莫儷拜舞知榮中謝伏念臣碌〻無以踰人惓〻粗知許國牛衣卧泣常抱百憂馬草畏屍頗効一死屬上聖宵旰焦勞之日豈群臣曳婁閒暇之時故褰裳有揭

厲之恩而着鞭恨功名之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先厚下樂在與賢分頒出笥之珍加賁章身之寵義無擇事顧希王陽叨馭之風忠以致身庶幾季路結纓之節

龍圖閣學士再知平江府謝表

內閣寶儲促上邃嚴之直全吳巨屏叨居方面之崇欣逢白首之遺民還復青氈之舊物恍如昨夢秪忝明恩中謝伏念臣涉世闊疎空慚懵學逢辰休顯浸冒官榮獨荷三朝識拔之恩偏塵兩禁高華之選分符海上漸收遲暮之身改命吳中又玷藩維之重追尋陳迹宣布寬條千里江山不改承平之觀四鄰雞犬一空盜賊之餘閭里呻吟田萊蕪沒攀金城之柳衰病何以堪之訪元都之桃飄零殆無存者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官人作哲厚下施仁俯憐簪履之遺加惠桑榆之晚撫三江之壤悼靈光之獨存矜一介之臣望神山而已遠擢從小郡移牧通都申畫封圻撫綏凋瘵虎頭食肉敢妄意于古人馬革裹屍庶捐軀於異日

提舉南京鴻慶宮謝表

兩怒之言溢惡盍從竄殛之刑一夫之泣向隅尚畀哀矜之典仰銜恩施俯激懦衷中謝伏念臣許身甚愚逢世大亂頻年於此衆怒不容甚疾小人更得小人之目力排聚歛終貽聚歛之譏事之好還理固如此區區本志願効狄山一障之乘碌碌全生敢懷范蠡扁舟之意卒從吏議追褫官資念報國之無期但捫心而永歎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政先幽黜寛在罪疑季布罷歸豈待一人之毀樂羊何罪其如三箧之書卒解免于大訶俾退安于真館東嵎之失請改事於桑榆北闕之存終係心於江海

辭免除龍圖閣待制知臨安府狀

竄迹窮閻叨榮膴仕偶塵薄伎遂蹈危機所願鋪張太平累洽之宏休不虞遭值家國非常之大變靖康國破淵聖表降亟欲援吾君擠陷于不測之危豈復計此身誅絶於中興之後比喧公議請寘嚴科屬乘輿方事于東巡而旰食尚勤于北顧仰勤睿斷申諭德音凡此誤朝誰為首禍俾二聖辱在于泥塗而不

問則一時失言於翰墨而何尤卒解免于譴訶尚叨
塵於罷使逮明受勤王之舉正建康移蹕之初國步
奠安大明黜陟臺諫建白久遑誅夷茲謂衆君子興
邦之時豈容一小人辱國之罪始從吏議追褫官資
薦致溢恶之言浸成不赦之咎敢圖簡記未忍棄捐
擢居嚴近之班復備藩維之託頓疾病呻吟之久積
罪愆汙累之餘衆人藉蹸而無嫌群盜猖狂而未已
百罹如此行見死生禍福之分一飽無期豈復富貴
功名之望伏望皇帝陛下發好生之大德推從欲之
深仁察臣斡罍之量已盈憫臣鐘漏之期將盡俾安
餘命以就窮途非敢効邱平以故侯種東陵之謀不
幾田横以庶人守海島之意所有復待制恩命未
敢祗受知臨安府指揮亦乞寢罷依舊宮觀差遣

辭免第二狀

臣云云更敢輙違詔命即日單騎就夜兼程到本府
交割職事已具奏聞而臣犬馬迫切之誠尚未冐凌
須至奏陳者伏念臣愚闇剛褊動輙得咎分于聖世
永為天下之棄民敢意慈憐尚軫故物清資顯秩起

於徒步之中衰病增光感涕交下所當即日奉詔奔走造官豈應更飾矯偽不情之詞固為遜避上煩程督之嚴而區區之情實有不獲已者臣聞洪鍾噎於微撞小罷溢於大受故陳力以不能而止官人為器使之宜儻不量力之所任以貪一時苟得之榮則道盡途窮必致失職敗官之悔共惟行殿暫駐會稽以錢塘為扞蔽自經戎馬披猖之後氷銷火燎滌地而盡千創百孔不可措手若但陰拱熟睨則創殘疲瘵之俗何自息肩必欲小有更張則侥倖不便之人必致大作謗讟自非素有聞望足以弾壓群小號為剛明能以身任衆怒庶幾歲月之内可冀分寸之功如臣德輶望輕起于閑廢通都大邑十目所視吹虀懲沸救過不暇安能于度外有所為以稱塞明詔伏望皇帝陛下察臣狂愚有素非擇地於艱難多故之時閔臣已老無用恐敗事於緩急有為之際特賜觧免改用能臣依前宫觀差遣

知臨安府謝表

已試無狀久不勝于群言驅去復還終未捐于一青

畀行殿保釐之託蹕西清嚴近之華中謝伏念臣小技矜愚褊心忤物恐每生於溢恶譽多出於過情緊乍賢乍佞之無常故三仕三黜而未已點蒼蠅于誤墨得本自于偶然訪遺鹿于覆焦了不知其所在忽紆詔紱又起民編擢孤臣于罪愆汙累之餘付一方於兵火創殘之後丹心空在白首重來子卿牧海上之羊節旄盡落令威化遼東之鶴城郭今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運道樞以應寰中秉智燭以觀天下使愚使過丕昭厲世之規作福作威躬攬御臣之柄故茲頑鈍尚欲使令聽長樂之鐘未覺九重之遠守北門之鑰終期一死之酬

臨安府乞宮觀第一狀

臣多病早衰體羸氣弱適當春夏霖雨之時乘虛中濕瘡痏大作兩足尤甚不能韡韈方欲奏陳乞寘閑散而張琪賊馬侵犯州縣畏瘡眎事戴星而出雖遇私忌不敢在假上賴朝廷威靈逋寇遠遁一方敉寧而臣所苦瘡瘍浸劇臨見吏民迎餞使客行立趨走氣血下注更無減損之候失今不治漸至深痼必為

廢人伏念臣自三月初承乏彫郡庫無錢廩無粟固
嘗丐請于朝廷又嘗科敷于州縣督責酒稅檢制吏
謾鞭撻群偷殆無遺入計今錢物見在尚可以支吾
至七八月秋稼登場人人可為矣臣吏能淺薄已試
無効固不敢求佚于多事之時而臨安大府東南輿
區又非尸祿卧痾之所伏望聖慈察臣別無規避特
賜解罷除臣宮觀差遣一次

臨安府乞宮觀第二狀

右臣已具奏乞解罷今任除一宮觀差遣未蒙施行
須至投誠上瀆天聽伏念臣被遇三朝叨塵六郡頗
吏能淺薄干城固圉初無尺寸可采之勞而持事艱
難避寵辭榮又涉逋慢不恭之罪藩宣大府更歷三
時避讒畏譏進退惟谷校錐刀於榷酤征商之賤劚
荆棘于頹垣敗塹之中送往迎來筋骸難強櫛風沐
雨疾病交侵道盡途窮咎深謫滿伏望皇帝陛下憐
其衰瘵畀以安全與其悼犬馬之死于蓋幃孰若貸
樗櫟之生於斤斧

謝復官表

削迹籍中俾輸薪粲加恩區內復齒縉紳施重丘山
惧深淵谷中謝伏念臣乖於時而少與愚自用而不
田方當衆人皆欲殺之時而有通國稱不孝之罪一
夫造訕濟以群咻三兔投荒瀕以萬死老妻懼不測
病六日而沒幼女失所恃生十歲而亡獨寄命于窮
交遂委身於謗藪緊刀頭之舐蜜其獲幾何視井眉
之居餅所喪如此分甘永棄尚軫慈憐茲蓋伏遇皇
帝陛下禮秩百神方均大慶歡形四表未忍遐遺聞
孺子入井之聲而動其心覩一夫向隅之泣而慘不
樂遂超常法復畀周行自惟放逐衰病之餘莫稱收
拾哀矜之意丹心未折白首何為搖鼻炙眉方追前
繆息黥補劓誓畢此生

復左朝奉郎謝表（紹興丙子六月十二日指揮八月十四日告下）

萬里竄流幾徧大地山河之境一言感徹復見中天
日月之明發跡窮閻增光末路冒恩不次撫已知慙
中謝竊惟天下國家治亂之原實繫君子小人消長
之勢部分南北朋列東西兩曾參之孰是孰非一王
尊之乍賢乍佞聽言固未易也知人豈不難哉臣與

讒人初無纖芥逢權臣之怒遽興大謗挾獄吏之助遂中深文鑿空造端課無責有驟齒徙鄉之悪旋夷編戶之氓自惟斷〻之無他豈免譊〻而上訴方其心迹之未辯竊楚相之璧雖百口何以自明要之名寔不可欺校郿塢之金而真盜然後乃見已自分此身賫恨于九泉之下不圖蒙大造起廢于一日之間公議既申寃狀自白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覆周道砥平殛鯀而舉臯陶忠邪已判烹阿而封即墨毀譽乃公凡籲一時無告之寃已動九重益高之聽念臣久罹讒黜曲賜辯明知臣已迫衰殘特加甄叙借羽翰于敗履出芝菌于枯枝大恩不貲叨逾過矣餘生向盡稱効蔑然西方佛以謂人而為鬼〻復為人歷三生而懷恩未泯北山公亦云子既生孫〻又生子累十世而圖報難忘

乞宮祠狀紹興丙子閏十月上十一月十三日指揮復脩撰宮觀正月二十一日告下

臣頃以非才被遇三朝徧塵法從負乘致寇自速顛隮除籍為民飲水飯蔬無復榮望惟是生平大節橫被誣執洿衊破壞以致掃地中夜起坐慨然興嘆竊

惟明天子在上聖學高妙為百王之冠不下堂窺牖
固已盡得是非善惡之寔於四方萬里之遠豈容曖
昧而不辯明但未死亡終見天日屬者乾剛獨斷渙
發德音作福作威皆自巳出哀閔無告保全名節于
二紀積垢汙壞之後刋除囚籍追復官賞志願滿足
瞑目無所恨矣第頽齡向盡懷恩不復尚圖横草之
功而老馬虺隤貪戀君軒猶有敝帷之望伏乞聖慈
除臣宮觀一次俾奉香火畢此餘年雖雲天悠遠無
復望清光于屬車豹尾之中而湖海寬閑猶能詠帝



力於歌田牛角之上

謝復右文殿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表

厲精更化方臨極辯之朝窃食偷安更冐非常之寵
中謝臣聞紬書秘殿所以待四方儒學之英均佚殊
庭所以奬一時勲勞之舊直盧地禁真館身閑聽九
重朝鐘暮鼓之音奉千齡晨香夜燈之祝併疏異數
驟及非材伏念臣頃獻瞽言塵兩科俊造之選旋躋
膴仕汙三朝嚴近之班中秘書鈆槧之勤御史府紀
綱之寄代言西掖視草北門瑣闥論思金華勸講分

貳選曹三銓之劇進長地官八座之崇四升內閣之
華五殿大邦之重據衆人必爭之地貪四海欲得之
求官謗薦興刑禍隨至投畀麤鼈之野永儕魑魅之
羣潦倒半生泝沿萬里皇明燭隱天度包荒洗滌厚
誣甄叙崇秩伶俜弱植已無牛羊踐履之憂睨晚餘
齡遂有犬馬葢帷之望茲盖伏遇皇帝陛下興念青
氈之故物久為白首之窮因推釁鍾不忍之仁示鮮
網好生之德清資顯秩驟起于徒中晚節末塗徼榮
于望外逮茲晚遇寔過初心曾未暮年薦叨三錫食
芹而羨矣豈堪効野人以薦君盤種豆而輸之猶能
借鄰翁以共王命

乞致仕狀

臣被遇三朝叨塵兩禁更中外之選凡五十二年蒙
覆育之恩今七十九歲中緣罪累久去朝行遭值清
明盡從昭洗雖葵藿所向未嘗忘存闕之心而蒲柳
已衰盡披露首丘之願況已過臣子引年之制尚竊
希君父養老之仁伏望聖慈許臣致仕矜收簪履賁
冐葢帷俾全螻蟻之微軀獲有終于後福莫報丘山

之大德窃有愧于平生

乞致仕劄子

某年踰八十尚玷吏籍疾病衰殘心志凋喪耳目昏瞶犬馬之力不復自全理合知止伏望特為奏陳許令致仕上還印綬歸復田里為農為圃叩轅擊壤歌詠聖化度此餘年不勝區區願望

辭免待制狀

臣服事三朝効官五紀駑馬戀栈豆已屢貽濡味之譏神虎挂衣冠亦再上乞骸之請忽紆詔綍尚軫遺簪還畀西清荷橐之聯永為東路角巾之寵念已過臣子引年之制有慙知止之風更叨蒙聖恩念舊之仁益負貪榮之愧所有待制恩命不敢祗受

謝敷文閣待制致仕表

瀝懇書辭輒冒乞身之請俞音賜可亟推從欲之仁興念三朝故物之遺復玷兩禁侍臣之選超逾若此稱効蔑然中謝伏念臣頃繇東朝廷入覲元帥府猥先諸老際會千齡奉寶玉於一龍上天之初負羈紲于五馬渡江之日羣趨帳殿每預疇咨分直鼇扉嘗

蒙特召名浮過實咎積挺灾一挂丹書遂至白首龍鍾老矣僅存填溝壑之餘鼓舞歸欣詎有收桑榆之望敢圖簡記猶冐抽揚俾綴甘泉伏内之班以為菟裘林下之寵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恩隆求舊德大包荒雖疲癃衰病之身自甘永棄而收拾哀憐之意未忍遐遺賜十行之札以垂褒罄三命之恭而拜貺曷云得謝茲謂饕榮念永違咫尺之威無復就堯之日顧少忍須臾之死尚堪歌舜之風

## 落職謝表

乞身辭仕已度七朞投老殘年亦開九秩偶緩斯須之死猶未厭于人言不加悼耄之刑蓋終存乎典禮雖仰戴丘山之重寔深負淵谷之虞中謝伏念臣六世陳人朽敗之餘四朝故物漂零之後新豐翁右臂已折杜陵老左耳亦聾無復二毛唯餘兩齒已挂冠避賢者路薦更歲月之久行就木為土中身祇在旦暮之間尚玷臺評盍從吏議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方從孝治尚禮高年加惠困窮豈念舊惡況已奉身而退可以止矣抑又削迹不容為已甚焉何足誅鉏姑

示鐫褫然雷霆之下寧無失匕筯之驚而犬馬之微猶有賜葢帷之望

謝復敷文閣待制表

窮途起廢收故臣于散地之中禁路疏榮聯近侍于屬車之後拜恩不次撫已奚勝中謝伏念臣書元豐民版之丁擢大觀儒科之選偶塵薄伎浸冒官榮叅從槖之華備藩符之託侵尋六世可謂陳人際會千齡已成大耋聽貞元供奉之曲朝士無多見天寶時世之粧外人應笑敢圖殘息尚簡清衷加畀崇資復還舊觀雖東海之賜金已盡久矣寐寥而西清之命綏維新足為榮耀茲葢伏遇皇帝陛下篤求人之舊推養老之仁謂百歲之遺甿尚賜高年之爵況四朝之故物猶存一介之臣興哀無用之身捐德不報之所獨念戴盆之首頓難以望天惟有傾藿之心不忘于向日

賀太上皇帝傳寶位表

聖謨獨運決大策于一言神器有歸垂鴻名于千載高視百王之表永臻萬壽之期中賀恭惟太上皇帝

陛下燕清淨無為之宗守慈儉不爭之寶希夷體道淵默凝神冠帝號之尊為太上皇極人倫之貴為天子父奉巵前殿問寢南樓訪崆峒而得聖人清築新豐而享天下養臣退安畎畝莫預息趨遥望闕庭惟深燕賀大興孝治方躬曾閔之難坐格泰寧復見羲農之盛

賀今上皇帝登極表

御六龍而乘乾君臨大寶歛五福而作辟慶浹寰區邦命惟新天心底豫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重華協帝下武繼文上漢璽而三辭為天王當楚璧而五拜作神主謳歌攸屬　數自歸詔皇策于千齡嗣無疆之服撫帝國于四大包有截之區頑疲駑弗洎于駿奔而率舞自同於雀躍戴盆而望天表雖莫窺十日並照之光扶杖而聽詔書猶能罄萬歲三呼之祝

#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目録

書

上皇帝書
二
三
與万俟卨政書
二
與宰執書
與侍御書

#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

## 書

### 上皇帝書

臣聞人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心聲感發出于自然萬口一音如符節千歲一辰如旦暮也今有人頓仆淪陷于坑阱溝瀆之中自非惡之欲其死雖塗之人皆可援而出之然必呌號天地父母以延一旦斯須之命者天下之至情固非所望于塗之人而求之於其所必捄也臣幼而讀書粗知忠孝之節服官二

紀被遇三朝入典兩曹出分六郡而愚不自量疾惡太過自蔡京用事人人皆知其遺社稷之憂而臣獨深惡其黨類者蓋以為自古莽卓一夫之惡不能獨有所為必有不仁不義之徒背違君親助成其惡然後一朝毒流天下而不可救故自政和以來五為京條吳敏所逐鐫官褫職恬不知懼淵聖皇帝深諒愚忠親降德音謂臣言蔡氏有力召自方州再司言責于是群邪側目千岐萬轍思所以報服之方會陛下擢臣知臨安府事而大臣悉出京黨分布中外如李光者蔡氏餘黨尤為魁傑挾大臣之助鑿空造謗上疏論臣收受諸縣獻錢四萬貫盜軍期金銀出糶官米受百姓財物皆以萬計面謾君父簧鼓縉紳更唱迭和相為首尾獄官傅致其罪以收買官船木植之錢誣臣自盜以饋送過客經文紙劄之屬誣臣入已羅織傅會只用衆證遂以錢一千八百貫為名陷臣於大辟貸死免決刺羈管象州嗟乎冤哉青天白日昭昭在上負天下之冤而不敢訴者三年於此矣臣伏見祖宗之制笞杖至輕之罪尚慮有司觀望臧裂

不得其情故有録問之法審録之際翻異稱寃則移獄别推之後事狀明白更無可疑尚復抵讕留繫不決始用衆證至於命官則又加詳矣雖因臺諫論列監司舉按尚恐耳目之所寄風聞過聽必差官體驗覆按有實然後隨所在置獄推治有三問有録問有審問其詳如此至於受財入已名色若干追驗贓證悉上送官司押伏罪隨所坐多寡抵罪行法自宋興百七十餘年與天下所公共之法也至臣獨不然既非臺諫論列又非監司按發止曰李光怨仇兩怒之言大臣佐佑其姦不復審覈真偽直作臣僚言章送大理寺本寺追取簿書捕逮官吏急若星火日夜鍛鍊並不如章而承望風旨不容但已同謀誣陷便用衆證臣待罪私家無一吏至門無一詞勘詰不追贓證不取伏辯直行典憲同時連坐備嘗箠掠不堪其毒懼罪誣伏尚謂取臣伏辯必自有說追索贓證必有所主不圖一旦便降謫命臣家住常州一身而已朝廷遣三使臣連夜入蘇湖常三州起發州郡望風分遣廵尉發卒圍第闔門驚怖臣妻章氏積憂成疾

六日而亾兄弟離散孤幼失所觀者傷嗟至于隕涕行次湖州朝廷又劄臣疾速前去所過州郡大理寺移文催赴貶在刑部而大理寺行遣不已嗚呼以陛下之法償權臣之怒置一夫於死所固無不可況此天下多故之時所宜大臣矯枉過正賞明罰當開公道以收復人心召和氣以消彌天變而怙亂無稽報怨不忌所以道路之人見臣相睇驚嗟太息而不已者豈謂臣一身之休戚而已哉不惟如此與臣同時得罪如柳約錢稔張說者皆臺諫監司舉按贓罪之人或以大臣雅故止放罷而不問柳約錢稔是也或以大臣姻家已繫獄而復釋張說是也如臣既非昏姻之故又無朋比之私深文中傷乃至于此陛下試詔宰執檢會臣與柳約等章疏少經聖覽一時之間高下其手欺罔聖聽務快恩怨使陛下綱紀文章大壞至於蕩然較臣之罪孰為輕重方蔡京擅政二十五年數起大獄誣害忠良蓋以百數不過散官安置而止殆今餘黨復張又過于京三免投荒蓋自臣始臣不足道也凡陛下左右侍從之臣觸忤權貴便中

以奇禍此例已開他日復有強臣在位人人懼禍靡然從之孰為陛下宗廟社稷之衛乎臣聞人臣得罪於君父譬之天地也雖雷霆之下無不糜滅而雨露隨之得罪於權臣譬之鬼神為妖為祟終無已也今者伏遇陛下進退大臣選用臺諫申列寃濫公議已開及此餘息尚存之時呌號天地父母一訴區區螻蟻之情而不敢復避鈇鉞之誅臣老矣豈有他望只乞聖慈矜憐舊物憫臣久負大謗不容于群枉之間洗滌讒誣許用赦原放還田里收葬已死者拊育尚存者不終陷於溝瀆坑阱之中豈惟愚臣獨受大賜亦足以紓天下憤懣不平之氣少草群黨報復眦睚之風臣無任

二 書奏到行在已有指揮放還

臣聞管仲相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故能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曹劌亦曰大小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故三鼓之後齊師敗績何者罰惡當其罪則國人服國人服則可以圖霸矣折獄適其平則衆心悅衆心悅則可以勝敵

矣恭惟皇帝陛下好生惡殺視民如傷屢下明詔申
勑獄吏常恐一夫陷於非辜而大臣怙亂藉公報仇
思一快于刀劍笞箠之間帝閽九重如在天上況寃
無告號籲不聞甚可痛也臣頃罷臨安府事之後適
會新宰相用事有蔡京死黨李光者觀望風旨上疏
論臣盜取官錢四萬貫并激賞金銀以萬計又受所
部人財物皆有主名大臣挾怨欣然納其言欺罔宸
聰作言章行下直送大理寺群囂紛然大喧朝聽臣
亦駭懼不知所為竊自思念盜取金銀錢以萬計必



有輦致匿藏之所受所部民財必有傳送付受之人
有司驗治追索贓證顧眎私家了無一物彈文謂何
又念蔡京擅政於崇寧大觀之間屢起大獄讐復怨
憎亦須並緣疑似誑惑上下豈敢鑿空中傷善類況
今日艱難多故之時不應更甚于前以故偃然自謂
無事夫何大理寺官吏朝詣都堂暮造私第共謀誣
陷械繫數百人鍛鍊百餘日不遣一吏扣臣之門亦
無一辭問臣之罪忽降謫命坐贓一千八百貫貸死
免決刺羈管象州下蘓湖常三州起發巡尉數輩發

卒圖第驅廹上道徒步出門行次衢州偶見朝報所
坐乃金銀木植紙劄經文之屬計直為錢一千八百
貫嗟乎寃哉陛下之法安在也盜金受財既有名色
不取于臣所止用獄官傅會之文折取價值何以名
為贓不經審録不取伏辯直行典憲赴貶千餘里方
知所坐何以名為法奸罔成羣縱情妄作不知有君
父不知有祖宗之法不知有天地鬼神之臨不知有
賢士大夫議其後舞文毁法欺天陷人一至於此方
詔獄之作也儻臣有一金之直藏於私槖推治有寔
必付吏大索暴陳於朝篤終身不可磨滅之罪豈肯
違法不索贓證但追一千八百貫價錢苟可以誣陷
於大譴大訶之中必捕逮繫獄使叩頭伏罪永無號
天訴地之所豈肯不取伏獄三免投荒而去且除籍
為民不齒於縉紳矣方被受堂劄付臣趨行決獄之
後名在刑部矣而大理寺移文州縣催赴貶所不已
典章蕩然更相破壞以此揆之寃濫極矣故臣被罪
已來交親問遺之書士大夫慰勉之言時聽浮屠老
子空幻之說與夫道路田野咨嗟太息之辭皆謂此

身一落世網是非毀譽得喪榮辱自有定命固不可逃但未死亾終見天日所可惜者大臣舉措乃如此也昔蔡京用事窮凶極惡集大亂之成遺禍社稷殆不可救不謂後之君子踵亂士之轍出新意以作俑讐一夫而自快豈明主所望于除殘救變之時今者側聞用事之臣相繼罷免一時造言起獄納溝下石之流悉已去國以此占之公議亦稍申矣臣蒙垢累年頓仆道路一敗塗地萬事瓦裂妻死家破暴露溝壑幼稚呱呱不能自有亦足以償仇怨之怒矣兩遇大赦雖蟲魚草木之微可以赦除而更始矣朝廷清明衆賢馳騖賞善罰惡開示大公皆欲措明主於三代之隆豈直管仲之流以其君霸而已二帝遠狩中原陷沒除苛解嬈收服衆心以闢國於萬里之外豈止曹劌一戰之功而已臣愚所以不避萬死獻書在所冒昧自陳伏望陛下灼見冤狀斷自聖心念臣當衆人皆欲殺之時而有通國稱不孝之罪悼鬻履之不售傷畫地之不入庶幾漢昭帝覽燕國之奏書而獨得上官桀之詐齊威王聞左右之毀言而更論即

墨之封一洗無辜縱臣自便歸葬死者存育生者退
伏田里以盡餘齒上廣陛下欽刑慎罰之仁一申天
下公共之法消弭大臣報復睚眦之風稍懲獄吏奇
文巧詆之禍少紓天下憤懣不平之氣豈惟愚臣一
人獨受天賜

三紹興丙子五月十八日上六月十二日得旨復左朝奉郎

臣聞人臣之罪莫重于贓汙天下所惡莫過於貪吏
臣被遇三朝叨塵兩禁而名在贓吏之籍有如孤負
大恩苟賤無恥盜取公私一錢則死有餘罪若其橫



被讒誣負天下之大謗蒙垢二紀曖昧不明亦足以
繫公道之開塞臣紹興初蒙恩守臨安纔數月而新
宰相用事稍除不附已者臣懼稱疾請宮祠罷去猶
不厭其意忽有言章誣奏贓罪遂起大獄鍛鍊弥時
私家無一物可取為證無一吏持片紙扣門問所當
之罪獄吏觀望勢不容已但朝詣都堂暮造私第輒
用衆證傅致深文中以危法論為城旦三免投荒幾
不保首領久之二三大臣相繼罷免臣始具奏投匭
馳訴以謂吏部侍郎李光既非臺諫又非監司按察

之官挾大臣之助越職論奏作臣寮言章行出臣寮言事雖許風聞盍付有司體量得寔而後取旨置勘而意在中傷直送大理寺一疏千餘言論臣盜激賞庫金銀錢以數萬計受百姓財物亦以數萬計制獄初興追捕紛然急如星火妻孥怖駭方食失筯卧不著寢不知所為臣徐諭之曰視吾素中可免憂矣身為太守有積俸十餘月尚恐官屬援以為例不敢支請乃取非其有而為盜耶俸今在可考也然吠聲之流譸張為幻鑿空造大群嘲聚訕助作聲勢如臣私槖果有銖兩尺寸之藏必移文州縣發吏追索暴之于朝以為口實乃用公庫餽送過客紙劄楞伽經東坡集之屬為臣自盜既言自盜亦合就臣所追取有司估值若干計贓結罪却乃追索價錢為贓出於何典命官犯法自一問至三問有録問又有審問祖宗立法防閑之意正為此也所謂衆證多緣私移獄或負寃稱屈或詆讕避罪近移他州遠移别路差擇官吏叅驗考覈罪狀了然尚復謾讕遷延歲月以圖幸免則用衆證近時吕頤浩中子烝庶弟之母捕逮

繫獄懼罪佯瘖不肯置對亦用衆證如臣所坐未嘗移獄別推未嘗託疾避罪大理寺何名輒用衆證治罪贓無一物可追而以價錢為贓公案無書押一字而以衆證為罪大臣朋比欺天陷人一至於此責命既下劄送蘇湖常三州巡尉四五輩將吏卒百餘人直入臣家如捕逃亾催逼上路臣妻章氏驚悸感疾六日而亡八歲之女遽失怙恃疾病彌年亦隕其命家門破壞兄弟離散為世大僇可謂極矣于是泣血書詞籲天請命一塵睿覽洞照肝膈哀憐三朝簪履之舊動一夫失所之懷詐章朝聞詔音夕下許從臣自便歸宿田里旋蒙沛宥稍復官資天慈再造可謂生死而肉骨矣未幾故相復用權震中外每聞聽受無根報復眦睚破壞一臣寮之家則終日凜然如負霜雪潛深伏奥息交絶游塊坐一室形影相弔嘗懼不免豈復更有他望恭惟皇帝陛下盛德天縱聖學日新聽斷之暇手寫經傳熊文龜畫刻之金石蓋數十萬言自三代秦漢至晋魏隋唐千有餘言讒夫小人得志欺天忠臣孝子抱恨入地何可勝數固自得

之聖心焉臣聞慶曆中歐陽脩以言事切直為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仁宗皇帝使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為惡言傾脩鋭甚天下洶洶必脩不能自脫安世卒白上曰脩無罪言者誣之耳仁宗大悟脩等皆無恙熙寧中蘇軾議新法之害忤王安石會司馬光以諫官薦軾神宗皇帝曰軾丁憂韓琦賻銀三百兩不受而販私鹽蘇木入蜀光對曰責人當察其情軾鬻賣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乃安石以親家謝景溫為鷹犬攻之耳神宗亦悟陛下英類祖宗如臣幺麽豈敢望前輩先達方讒誣並進之時有一侍從如司馬光必能為臣開陳感悟聖聽詔獄暴興之時有一獄官如蘇安世必不以衆證陷臣于大罪薄命如此窮則呼天固其所也今者伏遇陛下躬攬威福之柄朝聽群臣之議夜覽四方之奏或降玉音或御宸筆乾剛獨斷大吏奉行黜嵬瑣進忠良消弭告訐之風屏除苛刻之吏追還禁錮不齒之囚洗滌暗昧無辜之罪生者甄叙官爵死生録用子孫大

鈞播物草木蟲魚皆被其澤矣念臣嘗事陛下于艱
難之際區區心迹粗有本末更化之初公道大開藉
令不幸溘先朝露未朽之骨猶有望於葢帷今雖癃
老尚視息於世間病木觀萬卉之春沉舟閱千帆之
過念非聖主誰復記憐比見大臣以喪歸輦所藏金
過於郿塢臣初無一絲之挂而遭罹羅織蒙被垢汙
獨為天下無告之窮民所以不避斧鉞之誅引吭一
鳴不能自已然臣老且病矣齒髮缺壞耳目昏塞豈
堪復為世用第見陛下開三面之綱以崇寛大而臣
尚絓深文激三江之水以沃焦枯而臣猶在涸轍況
蒙睿照已灼見姦罔于被罪之初哀窮悼屈方就昭
雪而舊相當國莫敢攖其鋒積二十年名迹湮淪亦
無為臣言者伏望聖慈念一夫之不獲俾預諸臣起
廢之例改正罪犯除落刑部囚籍及此餘年得與草
木同其榮麋鹿同其樂亦不虛為太平人矣臣憂患
無聊舊學廢忘詞句儇淺不能占叙中心之所欲言
者惟是裁書之日三沐三薰南面再拜庶幾螻蟻區
區之誠感動萬一干犯天威伏俟重誅

與万俟叅政書紹興丙子五月

某頃者學省獲奉周旋才疎計拙輕犯衆愠初不謂得罪於秦公一至於此紹興初載某罷臨安府已數月而吏部侍郎李光同謀中傷誣奏贓罪遂起大獄獄吏覘望鍛鍊逾時治贓而私家無一物可追以價錢為贓結罪而公案無一字書押以衆證為罪〻至大辟三免投荒喪妻喪女存沒狼狽自宋興以來臣寮被罪亦未有如某之甚者也久之二相相繼罷去某始敢上書叩閽投訴當是時公論翕然傷屯悼屈侍從官二十餘人相率造堂乞開陳如章許令自便還葬死者存拊生者旋蒙恩貸歸宿田里稍復官資又過所望未幾秦公自臨安留守入冠樞輔已而復相某追懲往咎吹虀救過杜門屏迹不交人事間遇醉人推罵輕薄子椰榆則好言辭謝惟懼一失其意則掇造無稽逢彼之怒又陷於不測人窮至此亦可憐也今有叅政秉鈞為天下公議之主自惟曩時學校寔無他腸而狂疎惹拙自觸禍機祇可閔笑幸遇叅政得君行道之時開闢公道崇尚寬簡如某輩始

知有生之樂矣然滿堂飲酒而一夫向隅終日執禽而猶不知味是宜大君子隱然動心焉第蒙垢三十六年竄伏田里舉朝無半面名跡湮淪殆將與草木同腐非叅政尚誰望耶某被罪本末已具章疏奏陳如蒙降出一經省覽伏望慨然興慈哀憫餘生久負大謗加恵衰晚造膝之際一言敷奏俾從諸公近例除落罪籍復齒平民雖投老殘年無復榮望尚冀一洗無辜少攄冤憤豈惟一身受賜而四方觀聽亦足以占公議之申干冒威尊汗流至踵





某去國三十年一時丞輔侍從之賢往往知名而無一日之素屬者聖主尊用老成叅政入侍講帷進登政路某側聆除音爵躍起舞不知屣齒之折也輙恃平素脩一啓事賛門墻之喜已成復毀至於再三重念某數奇命薄轉喉觸諱自建炎以來姦謟成風開口動筆喜事者便醞釀以為譏謗方某守臨安叅丞相已叅政事嘗具一啟省問寒温致州郡進賀之禮而讒口媒蘖卒召愠怒大臣得位中外縉紳脩書為

禮道古今而譽盛德庶幾解顏一笑而風俗之壞逼人于嶮以為進取之階百端奇詆不肯見恕以素不悅之心而輔以疑似之謗窃缺之嫌又成大咎恭惟叅政以天下為度區區竿牘小禮左右豈少此哉他日進謝亦未晚也故止用劄目以抒下情儻蒙鈞慈矜憐舊物久辱泥塗援之擠壑之中醢蔑一言足矣

與宰執書

某名挂罪籍久為天下之棄民伏遇聖主躬攬庶政親擢丞輔開示大公以幸天下召還逐客遠至嶺海皆被甄收追録故侯下及泉壤亦蒙褒贈朽骨再肉溺灰復然覆載之下無一夫不被其澤矣如某者負天下之大謗一敗塗地二十六年謂當賫恨而死矣側聆某官慨然有刮垢滌瑕噓枯吹生之意幸甚過望不可言也念欲上書叫閽読〻焉追訟故怨則不免瀆亂君父之聽衰老餘生逢辰千載泯默不言又無以副廟堂全度之恩躊躇不決遂至淹時不能自已於是齋沐裁書投匭上奏而廢學已久言詞淺訥不足以感徹上聽伏遇某官持衡為天下之平終此

大惠發一重言出焦桐之木于爨中起涎顙之駒于櫪下除落罪籍復齒平民雖旅力已愆無以酬醫桑之恩而精誠未泯尚堪圖結草之報

與侍御書

某靖康初待罪侍御史言狂計拙輕犯衆愠故任中書舍人日當國者誣以偽官責受副團歸州安置其後以龍圖閣學士守平江言者以某嘗建言王安石常平聚歛之法落職宮觀平糴常平者出于漢魏非安石所建也任不知止輕近刑禍比守無所怨尤每讀書傳見昔人被讒得罪死于刀鋸鼎鑊者則欣然以得此生為幸時有感寓作詩自娛無怨懟一詞旋蒙恩貸歸宿田里雖子弟之有官者追懲既往不復求仕尋遇郊沛敘奉議郎二十二年矣自以寵祿過分遂投灾患俸錢布絹不曾支請夏秋二稅先期輸之間遇郡守監司追索積欠獨無一金之負有沙田數十頃經界時狡吏受鄰田之賂增苗百餘石鄰田高下一等改作陸田不納升斗時胡思徐林方以經界被罪不敢陳訴自永感後與孀嫂舍弟同居四十

年兒姪男女十四人所通婚姻皆士大夫之貧者交舊委作墓誌行狀凡數十家不受一金之餽侍御嘗守蘓常家在京口區區聲迹固已知聞如使其果犯重譴二紀之餘闔門自屏悔過自訟宜在赦除況屬無辜盡出獄吏承望風旨以無為有不于公得君行道之時與一言昭雪則知來日之無及也



#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一目錄

書

與范丞相書
二
三
四
與政府乞宮觀書
與李少愚樞密書
與張全真叅政書

二
三 與謝任伯叅政書
二 與鄭至剛樞密書
和州與提刑胡献可書
和州與運使陳靖直書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一

書

與范丞相書

某去年承乏平江側聆相公召歸中司候司造朝馳書賛喜無何觸罪罷去携孥累竄伏三吳大澤中不敢復以姓名通於執事大人之門亂定親舊移書訪問生死傳聞相公進位大丞相不覺欣然拊髀而起退藏書誦所聞庶幾區區千一之慮書成復毀至于三四卒不獲已願効其愚某切覩崇寧以來士大夫

狗名失寔皆枵然不適於用其流至於靖康建炎極矣救今日之亂且置元豐元祐勿論宜度時之所宜為者急起而趨之如拯焚救溺不然襲常祖故以亂救亂天下紛紛何時而定也四域侵暴群盜相挺而起所宜尊寵戰士以効命致忠而賈儻輩以言章擯斥於清流之外激怒奸雄蹈白馬之覆轍時危多故賢者避世所宜激賞忠義共立於三朝而詹又以恬退蒙詔奬進學士以[illegible]士大夫全身遠害之謀財計之臣惴惴然恐以乏軍興得罪而王琮以不鏤通鑑



書板罷轉運使何其緩而不切也防江置使防遏又置使用帶鈐轄又兼安撫平江又兼置制常州小郡安撫司使臣至百餘輩官亂民貧眎宣和為甚而改天長江陰為軍尤為無理兩州蹂踐失兩縣租稅之入兩縣又紛然建立官吏召募使令掊聚祿廩紛置公使獨任一州供億之責誅求百出民不堪命此何為也其去秋寄家湖上居蘇常兩郡之間外調防江之夫內嚴防城之具盡錄公私材木以為戰艦毀撤廬舍以廣壕塹斬伐丘墓以紉樓櫓掘地隔馬編木為

大筏率米為糧歛錢犒軍掊取繒帛為袍襖之屬凡戰守之備修舉亡遺而民力亦盡大盜入境將吏望風委之而去凡前二守之勤勞兩縣之備禦第以上應詔旨下以趍誤邦人故吳人之死者十九夫京師太原天下之金城湯池也尚不能守胡不明示邦人徙避之計以全其肝腦而在官者又恐以無所為而得咎故寧大壞至此也虜騎入蘇常不滿二十日而戚方郭吉劉遠張威武之流皆防江大兵塗炭一路積七八月而後定防江本以備虜也虜欲至則潰敗而為盜虜也去又招安為兵既往之敗可以為鑒而劉光世防江之師又至矣淫名亾實其禍至此可不悲哉恭惟某官盛德偉望尊顯三朝他日大廷摩上之言諫垣論刺宰相之跡天下傳誦以為口寔今以天下宰居其位行其言必有以大慰斯民之望然今狗名之大患有二二患未去則四夷猖狂群盜椎剽社稷危亾之憂生民塗炭之禍未易以歲月定也靖康之初大臣樾黨棄捐官爵如用泥土而妄言無行之徒上書圖進取者所在如市狂誕不根往往報聞

則詛誹君父謗罵大臣以逞其不肖之心興訛造訕更唱迭和鼓惑群小激怒軍士馴致錢塘伏闕之變比苗劉伏其誅而人猶以為冤皆此輩為之一患也建炎以來宰相第行臺諫風旨今日行某事言而罷之明日用某人言而黜之凡所施置曾不得一舉手俄而邊遽上聞則又以罔功之罪攻而去之矣是其言果出於正邪此賣直釣名於一時而陰欲追其所厚善者爾二患也去此二患必以餙非拒諫負天下之謗二患未除則群言亂政必致誤朝之譴然則奈何嬴秦之亾也劉項相拒於滎陽京索之間天下之士不歸漢則歸楚高帝納用群策雖麾下騎士亦時時問邑中賢豪至於駕馭群臣則踞牀洗足溺冠騎項所謂盛服先生諫諍之臣亦嫚侮而不信何者謀議之臣內有良平腹心之親將帥之臣外有信越爪牙之用一身之勢合而無間或借箸于食前或排闥於卧內附耳而談躡足而悟如疾痛苛痒切于肌膚手足不期而自至故能蹙秦誅楚以成帝王之勲彼其伏青蒲冠獬豸読ニ然陳說詩書上章讙譁以應

故事固高帝之所大罵而不信也今朝廷得一韓信以為將帥言者必曰寄食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跨下無兼人之勇今拜為大將而一軍皆驚則必黜之矣又得一陳平以為謀臣言者必曰事魏不容事楚亡去受金盜嫂反覆亂臣今拜為護軍而諸將盡讙則必黜之矣陳平韓信之賢沒世不可得幸而得之必不為用用諸生則不能鬬而尾生孝己之行又亾益于存亡成敗之幾依違固避以苟歲月主上一旦赫然責宰相以扶顛持危之効而公車北闕之章白簡皁囊之封又隨而至矣為相公之計當以身任天下之謗訕草去淫名文具之害政深究天下治亂之實今日用某人明日行某事造膝開陳勿疑勿貳如勾踐之信種蠡齊侯之信管仲凡迂濶難行之論謬悠無稽之談不得一言入于其間庶幾有立於天下而大慰民望不然去就有義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其更有深於此者而不敢言也

二

某伏審某官登進臺司兼總將相得君得位千載一

時他日西垣所聞異夢天人之契若合符節私心喜慰宜倍萬于常情故率意之所欲言獻於下執事區區之意謂宜綜練名寔拔拭尤累廣收材用以佐中興庶幾大有為於天下書上彌月忽有人傳示季陵得罪一章讀之悵然悟笑執事位宰相不遠千里遺書獻言意廣才疎乃與罪人同為一律平生所向輒值墻屋殆類此也夫相公高情大度察知食芹暴背之意不獻其狂手枉誨餙辭義卓然禮意有加于平日伏讀三四則又大過所望其志節衰落避讒畏譏茹虀而吹見月而喘不堪為當世用矣獨有峴弟得一官尚欲試吏輒以手足之故冐瀆鈞聽陶鑄一諸司官屬于二浙間過蒙矜許幸甚峴近又從鎮江劉帥之辟以長興縣丞薦於朝二者惟相公審處其一成就之為私門之寵復有一事輒恃恩紀上扣馬跡山巡檢鄧士宗今春兩遇潰兵據山就糧為盜士宗躬率土兵乘舡戰於大風浪中麾擊遂捷是時知州事儲錢糧數萬率合郡官屬退保此山皆賴士宗力戰而免本州已保奏上之朝廷未蒙推恩其寄家島

上親睹兩戰之捷亦是當時獲全一人之數所以不
避僭率上瀆威重伏望早賜檢會施行皇恐不宣

三

某賦命奇窮遭罹兵亂遂為天下之罪人念舊屏居
已絶榮望伏遇相公不遺窮陋誤恩起廢開廣上聽
于三至投杼之疑力排群言於十夫撓椎之手擢居
方面還復從班奉詔竦然已過所望重勤使介貶損
誨飭恩言慰籍衰病增光頗以罪戾之餘何以上副
委曲保全始終録用之意竊惟餘杭重地東接會稽
走集之路三經大盜氷消火燎殆非飭厨傳稱過使
客之時平江之敗覆車未遠惷冥妄發馴致紛紜必
又上勤憲典伏望相公哀憐加惠且令依舊宫觀少
俟衆怒稍平然後出從驅策庶幾區區有以自効俯
伏俟命流汗至踵不宣

四

某蒙恩復侍從擢領大邦頗疎拙不堪憂寄之重亦
再具奏懇辭而衰懦又畏程督之嚴不敢家居待命
即日奉詔奔走赴官側聆渝旬尚閟俞音敢布腹心

上瀆鈞聽竊見臨安大盜之後實及一年四更守帥經理殘壞凡朝廷寬假守臣之權宜一時燒殘不盡之餘力至其皆不復有矣官寺府庫倉廩酒稅更無尺椽片瓦丘墟如故獨有城上笆籬數千為守禦之備而城身摧壞者三百餘丈方揭榜禁止往來又于於潛縣築屋數千間為退保之圖皆茅竹為之不可移用清和坊歲計酒百餘萬今未及二十萬猶未有蒸煮者而鈐轄司使臣冗食者六十餘人如此類理合詳具恐涉論說長短之咎不敢一一具陳某屢遭讒斥志節衰落無復激昂自奮敢為之心而百弊紛然不忍坐視必又妄作輕　衆怒以陷不測之罪反覆思之只合引去改用賢才與有重望之人奮然不顧怨怒以漸罷行庶幾上副使令之意某起于罪籍方蒙恩宥人微資淺踐踏無嫌與其不量可否自致顛隮不若逋慢獲譴自投閒散伏望相公哀憐加惠陶鑄一宮觀差遣不勝懇禱之至

與政府乞宮觀書

有客過郡傳行在士大夫譁言某到官已來凡朝廷

堂除與吏部差注之官皆拒而不納又以無罪逐都監王子毅欲用其闕其笑而答曰此鎮撫使所為也則吾豈敢未幾親客移書與道路所聞皆合然後知傳者不妄某人品幺微叨居大府不協人望自然如此固當一言而後引去臨安府守臣著令得奏辟文武官一員某到任後准令辟毛汝能添差兵馬監押奏劄具在可覆按也設欲辟官以代子毅既有著令便合衝罷不必誣以罪也今奏乞添差則不必逐子毅子毅罷後某未嘗辟兵官填闕則造言之妄可不攻而破也至如朝廷堂除吏部差注之官必有主名或訴於朝耶或訴於部耶萬一出於流言試以某所辟之官參考所聞真妄自見矣朝廷命守臣薦士非以為恩也蓋欲舉所知以共圖職業耳然事涉觀望則不敢舉某被詔合辟縣令兩人以無可充選者至今未敢應詔以此驗之則逐無罪之王子毅又拒已差注之官此何理也然自紛紜以來種種懲艾雖贓汙狼籍吏民交訴監司按發如張永嗣等不敢治所以避用闕之嫌州縣官踰年不赴于法當罷如趙士

傳等不敢卻所以弭拒命之謗低回顧避內愧平生
上孤任使失職廢法妨礙賢者之路某之罪在此時
事多故狙詐成群風俗大壞莫甚今日尊為天子群
姦造訕激怒軍士固嘗不安其位矣貴為大臣一妄
男子片言投匭便成動搖之謀居下訕上堂陛陵夷
無復尊卑貴貴之法皆朝廷自壞以至於此某起于
罪籍衆怒未解吠形本出於一犬撓推遂屈于十夫
若不亟去浸潤既久投杼之疑雖慈親有所不察今
已具奏乞宮觀差遣伏望鈞慈早賜施行

與李少愚樞密書

伏遇某官不忘窮陋擢領大邦已具懇辭又蒙貶賜
誨餙開讀恍然以榮為懼方俟造官具啓事占謝而
區區私義有不得已者須至投誠上訴某自念平生
居心不淨喜事妄作屢致怨憎斷自今日臨見吏民
之後含糊摸稜趨了目前改舊圖新以免悔咎夫何
軍兵之仰哺者數千人官吏之冗食者二百輩無錢
無糧其勢有以相反而一州財用之所從出悉廢于
吏謾敗壞畧盡不恐坐視駸駸技痒又欲妄動以召

衆怨重以行殿近在一水毫釐過失無不暴陳如某資淺望輕誰肯信服莫如觧去全璧而歸伏望樞密不忘夙昔力賜開陳俾釋重負于丘山還奉真祠于香火南首稽首恭候俞音

與張全真叅政書

某自聞叅政大用適在罪籍不敢輙通私書為左右之賀日者貪吏暴恣侵漁閭里民情洶洶其勢可憂輙恃一日之雅誦其所聞叅政少加意幸甚伏自大盜入境小盜因之城邑保聚焚蕩一空生者罹炮烙刀鋸之禍死者蒙斷喪暴骨之辱刳剔孕婦割截兩乳以殺為嬉流血千里夏秋之交飢疫相熏流屍不藏暴骨如積良田沃壤化為蒿萊高門甲舍聚為瓦礫此叅政桑梓固已飽聞然州縣官吏無司存可居無獄訟可聽無職事可為類皆挾吏卒持杻械操箠挺追迹盜賊所不至之處發人之廩録人之槖鞭笞百姓執縛婦女所過騷然與盜賊無異如横林周恭先廸功與其弟開先家四十口皆沒于盜而恭先被炮燔而死獨餘開先高氏歸宗之子年未滿十五縣

吏催錢縛置空舍擊之幾死周謗奉議三十口與恭先家同時遇禍止一子得脫亂後病傷寒不知人縣吏至無應門者直入臥內曳其足而下之兩日遂死又有朱宇泰者武進鄒墟大族也子女奴婢廬舍牛畜焚戮無遺止存父子三人而宇泰不勝縣吏迫促之苦遂赴水而死又有小井沈國章者若妻若子若婦若女若婿皆戮死所餘一幼子遂以雙丁入役其婿則許知微弟也橫林小井其舊所居宇泰乃從妹之舅皆耳熟焉得詳具以告他不能言也方金人在杭越時邦人不堪苛暴誅求之害以手加額祝之使來意其亂定必下寬恤之詔以紓此無告之冤無何大盜殘燬之餘橫歛益甚一郡百太守人人求索自便而無所措其手足雜然興訛謗罵詛誹憤不平之氣相頌而無所發忽聞下土豪糾集民兵之令此令已行而貪虐不已則鉏耰棘矜相聚而剽吏以復仇怨吳中十州又挺而為盜區矣伏望恭政哀憐加惠出此遺民于塗炭溝壑之中少寬其怵迫不自聊賴之意令州縣官寺簿書刑獄倉廩府庫皆無有如

縣丞簿曹掾官添差添監酒稅之類皆可罷可併大軍之後桑柘蕭條窮里空舍鞠為草莽如保正長之類又可減半而優為之法官吏坐贓宜如太祖太宗之制胥吏輩取人一錢以上或持文檄輒至鄉村者並許告捕治以軍法此極焚救溺之權除殘伐虐之政愛民恤下之寔望叅政果斷而力行之豈特惠此一方天下寔被其賜

二

屬者輒恃雅故敢薦所聞叅政不以位卑為間賜之誨飭具喻以收錄甄叙之意發書三復感愧不可言其踈惷忤物逢世大亂多難百罹所欠一死殆無意於人間世矣建炎即政之初錢塘勤王之後獨先衆人力請補外叅政所見重以上方宵旰不敢遂圖便安願試一郡自効而非本志也去歲守吳門令州人從去愛戀以紓肝腦之禍馴致煩言雖蒙聖察尋以他罪罷去去郡未幾大盜入境既保頭顱於一障之乘又全家室于五湖之阻兩州塗地獨為幸人豈復僥求更生意外之望于是屏棄衣冠而不敢服減徹

酒肉而不敢食藏去俸　而不敢求請所願弭災厭
難以盡餘年布衣葛屨自放于耕農漁釣之中漸為
醉人推罵輒復自喜所謂金馬玉堂西清延閣之寵
豈敢更入夢哉重蒙鈞諭空知感激惟是峴弟初得
一官尚欲試吏願出於鑪錘便辱矜許而謝忝書意
似未可必遂從劉鎮江求長興縣丞之辟小邑殘破
已不堪料理而一湖之隔去家稍便如蒙鈞造施行
受賜等也

三

伏蒙恩紀貶賜誨飭開諭上恩終始録用之意還復
侍從擢領大邦奉詔疎然以榮為懼竊以錢塘兵火
之後千里一空朝廷選用守帥必欲拊循軍士安輯
流亡禁戢姦贓招徠商賈某雖疲懦豈敢擇事願宣
和以來風俗大壞州縣率用苞苴餙厨傳以消弥口
舌之禍今以罪戾之餘當行在走集之路以不能强
勉之素性行之汙壞不可變之俗必以疎惷輕犯衆
恤又致煩言上喧朝聽所以不敢奔走造官以奉詔
旨伏望叅政委曲保全護其所短且令依舊宫觀俟

他日有所驅策更不敢辭冐昧不勝皇恐

與謝任伯叅政書

頃聞執事召歸入叅大政國步艱危正人登用可為天下賀然靖康以還小人得志求而不獲則聚而訕上堂陛凌夷踐踏無嫌此風不革未敢為門下賀也淛西虜騎大入吳人死者十九兵將為盜于虜寇不犯之境而貪吏又攘取于盜賊不入之家白晝攫金無所憚畏因拘箠撻人不聊生咨嗟怨讟而無所訴憤懣不平而無所發某獻書卿叅論之詳矣凡今無州無縣之處可罷不急之官以紓民力貪贓亡狀宜如祖宗之制庶幾知所懲艾若但襲常蹈故格以常法怨歸朝廷利歸羣小不可不察也某去秋寓居太湖馬迹一島之上虜騎大入知州事亦率寮吏聚糧退保山中而郭吉張順各携數百艘乘時為盜四面攻圍其勢甚急是時巡檢鄧士宗率土兵具舟檝大戰於湖心赤心將軍百餘騎耀兵于山上斬馘數千級湖水為之丹生獲渠魁張順柳善梟首軍門而無亾矢遺鏃之費自是群偷震疊無敢過境上者吳中

戶知之今本州具功狀奏聞其又嘗親睹斯事借易冐浼欲望鈞慈早賜施行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乃敢有言

二

竊謂國家多故雖非臣子擇事之時而罪戾投閑正以朝廷不復記姓名為幸遽蒙詔奬擢領大邦恩寵薦加以榮為懼伏念某所禀賦至窮不可與共患難自靖康迄于建炎之末兩遇攻圍以至國破強胡廢立二聖播遷維揚倉猝之變渡江苗劉跋扈之師伏闕凡此變故靡不經嘗今錢塘以輔藩為行朝扞蔽遴選守帥以衛王室宜得耆履福艾之人如某凶衰不祥豈宜復見進用昔李廣才氣無雙尚以數奇流落不偶李勣選用將佐而薄命者不可與共功名某憂患九死之餘謬當委寄必誤使令不敢奔走造官以奉詔旨伏望叅政為社稷大計不私一夫從容開陳追還成命且令待罪宮觀不勝懇禱激切之至

與鄭至剛樞密書

即日秋暑恭惟鈞候萬福張湖州過郡具言左右欲

致書之意雖未拜貺已極感藏其自鉏姦贓之後群小紛然造訕始則諷臺諫攻於上前終又結集不逞訟於丞相府親舊交謫以為板蕩大壞群偷得志之秋也何若與此輩結為嫌恨以自取辱于是釋然大悟日與報罷兩解而去弥時無所聞乃敢薦區區於左右靖康以來大盜所攻無不破之城太尉所知也方蠟丸書相踵而來如大旱望雲如坐塗炭焚溺之中而求援如此其急也朝廷但坐視竊聽未嘗遣一旅之師往救此又太尉之所知也至於城破公私之藏埽地盡矣少壯子女係虜而去矣然後臺諫徐起而攻之以不能死守者為可誅也豈不太甚哉淛西七州盜殘者五惟蘇湖尚存而蘇介乎常潤杭秀之間群盜相傳號金撲滿三年於茲矣其窃料此邦必不能脫于虎狼垂涎之口今太母幸南昌行殿似聞欲有所向孤壘塊然外無此蜉蝣子之援中無強將勝兵制千里之衝何恃而能存意欲盡以富人巨室金寶遠徙而藏之庶幾可紓一路之禍到官之日諸大家造請而與之謀又盡召一府之豪傑諭以禍福

而計其後率以為便然後揭榜給一季之限俾善藏之期至不如令乃録入官令下之後一二怨仇隨而媒蘖吠聲者不察群起而和之遂致煩言某聞之但深嗟而屢嘆也近者傳探金人治舟檝于淮揚徐泗之間朝廷所以待之之具防江而已防江之夫豈素練之兵率游手烏合耳無事冗食有事散去為盜與靖康河防無異也制置使自陳彦文四易而用王義叔矣樞密以為何如令空一城之所有盡使富民徙金寶於四遠親戚之家一旦巨盜長驅無所虜掠如杭潤常秀已經殘壞行數千里之遥冒一江之險周走五州失其所圖他日遂無以激使其衆庶幾可以休息且京師太原定武天下號為金城湯池也平江一障所謂螻蟻之垤耳盜至矣使之徙避于無事之時議者以為不可乃欲錮留之以待其來盡舉而遺之豈不誤哉更有一事又當布稟宣撫處置司縱遣戍卒來還劄下本府收管而陳統制者發卒搜捕白挺紛然直入閭里蔑視守帥如入無人之境前此未有也借如朝廷名捕罪人亦須下所屬追逮而軍前

輙遣吏卒入他郡追取逃亡不經官司圍捕毆打閭巷驚呼白晝闔戶此大亂之漸也又況初非逃卒宣撫司既縱之統制官又捕之州縣無所適從而不免分析其人微望輕承乏大府捄過不暇安能于度外有所為以副朝廷責任之意太尉為開陳改除一宮祠避賢者路丘山之惠不敢忘也

和州與提刑胡獻可書

即日秋暑尚炎恭惟台候萬福某投畀小邦遂託餘芘已嘗具啓占謝計已徹聞屬者詔書起一半禁兵本州遂將先已起人數通計一半輳發起壽州團結令蒙使司牒問於手詔有無遺累承命皇恐某三月出都時見揚楚滁泗之兵相繼放還旌旗舟檝蔽空而下某所親見也獨和州未回而復有起發半兵之命某竊詳詔旨所以存留一半之意謂東南亦不可無備爾雖本州所遣兵未還朝廷豈暇一一開坐遂併計為一半應詔實以三里之城下臨大江止有壯武一指揮又通沿江四寨土軍盡擇伉健可使者趨軍前所餘癃老懦怯已過半矣近報海州盜起旁郡

皆驚日來本州王慶家又有數人刼取財物而去區區之意謂半兵既足以應詔命而餘兵緩急雖不足恃蓋庶幾焉不然有司何至占吝不遣上煩程督之嚴伏望提刑郎中垂意消察本州所起半兵似于詔旨無害所存餘卒或能消獸未形之患則非某一人獨受公賜也借易死罪

和州與運使陳靖直書

即日新秋乍涼伏惟台候萬福某到官之初正遇使臺按臨之後車騎出境未遠所判訴牒十數悉取案牘奪凡累政不決之訟鉗口無告之寃一旦獲吐申而去獨本州人吏李侃之母一牒與軍使所判某初讀之信然尋取案考驗侃實久賃彭氏屋彭氏欲賣侃所居治喪而侃乘其急留執照狀又不酬價彭氏趣令牙儈索元帳召隣比造雨傘人聶文政者成合侃遂訟於前守趙子鋐并乞治牙人不批問之罪而州司檢准賣買條法侃既非典主又非親房只是賃戶豈有業主出賣而批問賃戶者趙守為勘決兩牙人以慰其意而交易終不可破夫為郡太守至決

撻無事以慰塞猾吏可見官弱而侃殊不滿遂令毋
投牒訴于使司使司指揮更令勘斷牙人令侃成合
本州深欲奉行而典賣法既無合批問賃戶之文惟
浮造數椽屋宇占壓業主地步尤可舞文附會同梁
合柱之法而續降亦已衝改侃毋妄訴終以使司所
與不敢勾勘止撻侃令起移自結斷後申展七限既
不交業又不還房錢拖延踰月不了忽蒙判侃一狀
詞　甚厲謂本州淹繫不結絕具獄官職位姓名申
且委通判催結承命震恐然此細事六月中本州已
依法依條勘結了當今五十日矣自是李侃抗拒不
離業兼已遁去使司投牒人吏離役輒遠去數百里
陳訴左右所親見也所謂淹繫者誰乎所索獄官職
位姓名使司未嘗取索究見兩訟之曲直而遽咎獄
吏蓋見侃偏詞詭說足以營誤視聽如此窃謂部刺
史一言足以為竦動十城之具而婚田之訟若只據
一夫之說而逆處之恐非使司責望州縣奉法循理
之意運使更宜詳察州縣人吏詞苟有理安有經而
政而不得直者所以至此紛紛蓋欲狃習吏強之態

而行其詐也其治此事初不曾實情見趙守決二牙人以慰答侃意頗寃之既劾侃竟而郡人翕然稱快運使親舊在此可問而知不謂使司大不以為然尋欲瞿然自反終是賃戸不應批問只以前日所勘結申聞萬一果欲占侃只乞取案一閱設侃所陳不應法乞從使司獨斷州郡第奉行轉運使指揮豈敢復議狡吏馮籍凌駕州縣得申無理之說居官者何所措手足不爾即乞稍正兇猾妄訴州縣之罪以勸後來僭易死罪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二目録

書

與曾端伯書
與蘇季文書
二
史相書
朱侍御書
二
沈相書

## 書

### 與曾端伯書

某雖有門下一日之雅而窮陋寡聞不知官簿所在日者旌節南來傳詣合淝輙具書省候伏辱遣騎賜答高辭妙墨爛然累紙開闔三過何貺如之具審即日初暑台候萬福某又蒙馳賜百家新選一集發函開讀每得所未聞則拊髀爵躍讀之惟恐盡也歐陽公集古録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得于有力之強如好

之無力有力而不好皆莫能致也宋興二百年宗公巨儒騷人墨客專門名家大篇短章或膾炙士大夫之口或淪廢于兵火幾亾而僅存蒐攬亦畧盡矣而詩引所載多者數百言少者數十言其人出處動靜詞格高下盛德之士高風絶塵師表一世放臣逐客興微托遠屬思千里與夫山鑱冢刻方言地志怪奇可喜之辭群嘲聚訕戲笑之談靡不畢載集古録又云惟世之所貪者無欲於其中然後能一其所好豈不信矣夫某竊讀諸引之後其詩舊所見不復讀讀未見者每遇佳處或一再讀或三復而不能休不謂投老殘年獲睹奇勝幸甚過望不可言也其學迂才下為世畸人區區小技如腊鼠然不可出鄭國尺寸之地比讀新著而私意粗亦有合者秦少游云曾子固文章絶妙古今而有韵者輙不工此語一出天下遂以為口實南豐作李白引以謂閎肆瑰瑋非近世騷人所可及而連類引義中法度者寡荆公屢稱郭功父詩而南豐不謂然功父疑之荆公曰豈非子固以謂功父天才超逸更當約以古詩之法乎南豐論

詩如此如兵間一詩指徐德占論交一詩指呂吉甫又有黃金顏揚諸詩皆卓然有濟世之用而世人便謂不能詩某所以不喻其言也荆公竹詩人言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才老更劉雪詩平治險穢非無德潤澤焦枯實有才送李璋下第才如吾子何憂失命屬天公不可猜世人傳誦然非佳句公詩至知制誥乃盡善歸蔣山乃造精微其後再送李璋下第和吳冲卿雪詩比少作如天淵相絕矣白公詩所謂辭達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者蘇黃門詩已不逮諸公北歸後効白公體益不逮惟四字詩最善張文潛晚年詩不見前作意謂亦効白公者詩公述潘邠老言文潛晚許白公詩信矣如所料也東坡論陶詩精能之至乃造平淡如佛說蜜中邊皆甜若中與邊皆枯淡亦何用陶詩外枯而中腴若淡而實美也公謂徐師川晚年務造平淡終不如少年精巧蓋平淡不可為水落日出自見涯涘非積學之至不能到也呂居仁作江西宗派既云宗派固有次第陳無已本學杜子美後受知於曾南豐自言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非

其派也靖康末呂舜圖作中憲居仁遇師川于寶梵佛舍極口詬罵其翁於廣坐中居仁俛首不敢出一語故于宗派貶之于祖可如壁之下師川固當不平然惠洪偽作魯直贈詩云氣爽絶類徐師川師川喜以為是不免與惠洪為類此又不可曉者冷齋夜語載秀老一事其在江西時惡其狂誕無稽坐客皆憮然此僧中奴固不以笞罵為辱東坡橄欖詩云已輸崖蜜十分甜惠洪以崖蜜為櫻桃又有俗子假東坡名注杜詩云金城土酥淨如練為蘆菔根者東坡地黄詩云崖蜜助甘冷山薑發芳辛製地黄法當用薑與蜜而用櫻桃可乎黄師是守泗時以酥酒遺東坡答詩云關上土酥黄似酒揚州雲液却如酥謂土酥為蘆菔根可乎公著論斥其妄良有益于後人耳目也其觀公叙諸詩詞句温麗紀次詳寔尊賢樂善得詩人本意歎仰之餘又見曾存之晁无咎廖明畧諸公已推重于幼學之初而一時名勝皆其儔匹然後知公致力於斯文久矣如曹元寵米元暉殆是子美詩中黄四娘者耶然元寵詩殊有可觀若都〻平丈

我又待入紅窻迥矣聊發千里一笑其自拜賜凡六日讀盡所著五十九卷與拾遺詩話一卷而後脩書拜送使者尚當細讀別具記不宣

與蘇季文書

去違荐更年載馳心故人之側惟寐忘之念欲致一書而公典州在數千里外某亦窮處一涯但有此心耳忽枉誨函存録之厚慰藉累紙以媿以喜具審即日秋暑台候萬福某年過七十門内多故幼妹逝去方携兒姪臨視窆封而大妹訃音忽至大雪中馳省其喪又經紀其家悼念未衰舍弟亦遇疾不可治憂釁傷生鬚髮盡白重以同産零落殆盡顧影巋然獨存殊不知有生之可願也間從事佛書照了諸妄而根罷頑鈍竟無所得惟讀東坡先生之文竟一篇則心目開通秋陽賦所謂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瘘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父兄其樂蓋如此也先生以和陶詩屬黄門云吾將集而録之以遺後之君子某置力于斯文五十年矣至是得一言一句輒識其奇趣亦庶幾後之君子之一助蒙賜書一篋初謂先生遺

文之未刻者揭篋乃西臺潤上之文拜貺欣感雖未能細讀異時嘗窺見一斑矣西臺叙云召試玉堂翰林蘇公擢為第一天下服蘇公之英鑒則是天下先知仲游而後公知之也又曰朝廷用公自茲始則是天下未知仲游知仲游自公始也一叙大率類此天下人物之評如懸一鑑于庭胡現漢現皆不能逃豈待得一畢仲游而後天下服也潤上叙云文忠公既薨一二巨公亦下世而後有潤上丈人談何容易試以潤上之作雜置東坡詩文中則大全集贋本皆是物也豈不重貽續貂之誚西臺潤上固名士而推稱大過擬非其倫責備賢者徒為二公之累其在京師時嘗過謝任伯見夏均父在坐紛然問其故均父曰唐有韓昌黎宋有蘇東坡是一流人也任伯搖首不然之均父愠怒面頸發赤詬〻不已其曰東坡雄奇如韓公辨博如孟子任伯叅未透耳未可以口舌爭也一笑而罷後十年任伯作李邦直集叙謂文忠公云李清臣文似蘇某而議論過之讀之歎駭不已昔先生初第時以書見梅聖俞論貧賤富貴之樂聖俞

特示文忠文忠答云讀藁其書不覺汗出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天下傳誦以為口實今尚載居士集中不知任伯何所據而云先生言世間惟名實不可欺文章如金玉自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于世則有之矣至於品題高下當付之衆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今三叙引殆是出於一夫之口所謂齊人知管仲晏子而已聊因書發公一笑

二

聞公移湖憲此徵拜之漸未敢賀也江湖去朝廷遠矣如弭節少留季文可以行其所知也其守藩時獄官示劄斷結罪人試摘一二問之往往左右視不能對每因送迎間造二獄親慮之必盡得情狀乃決遣近時蠹弊益甚一人犯法連逮數十人多至百餘人獄官漫不省胥輩終日峻鞭朴責賕謝夜則羣飲倡優之家而瘐死者梯墻曳出之其家畏飯飲之已四日猶未知其死每聞之為之酸鼻食不下咽姻舊赴獄椽來別置酒具飯歷數而詳告之以為偷一日之安而縱吏賊害無辜必為子孫無窮之累季文作吏

自有家法計不容此輩一路蒙賜矣先生盛德固已廟食百世更益以于公之報福祿之來可勝計耶

史相書

某去國四十年雖無門下平生之素而投老待盡之身已在相公包荒納汙之地矣恭惟太上皇御極三紀一日斷自聖心追述堯舜禪讓于數千載之後新天子踐祚大丞相登庸感會千齡親逢一旦得時得位固已如聖制之所褒揚而縉紳秉筆之士道古今而譽盛德者亦已畢陳于前某輒薦一得之慮庶幾有補於萬分相公試垂意觀之某伏見靖康之變二聖播遷中原陷沒八葉皇族一百州生靈皆被其毒而御營使刼寨大學生伏闕廟堂諸公拱手坐視共成此禍高官大職生榮死哀無一人以誤國得罪者於是好勝樂禍之人朋附益衆相帥成風投袂所掌踴躍用兵或欲折尺箠笞其背或欲請長纓曳其頸或草檄書肆罵或折辱其使者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壯哉而激怒强敵挑發兵端誰當任其禍者夫强弱衆寡之勢如東西黑白三尺童子皆知之矣度長絜

大惟有南北解仇可以紓君父宵旰之憂赤子肝腦塗地之害又須人主屈己遣使尋盟有司聚財輸納賄賂可以營廢田矣當廣募耕種之夫可以蒐銳卒矣當歷選驍勇之士教習罷械待其精儲峙金穀待其富皆國家閑暇無事之所為非一朝夕之所能辦而當政用事者多以次遷序進無得君者一人譽用之一人毀去之泛泛然如寄客視吾身且不能自保安能拂衆人之情來易至之責待未至之功也又自度他日之禍未必及已故不若雷同附和寄之後人今者相公以潛藩之舊為天子股肱心膂之臣舉世譽之何所加舉世非之何所損倚注之重屹若柱石不可搖動其所謂寄之後人者相公當之矣所以啓事所陳以為分莫大之憂非以為寵也昔項羽背義帝之約王沛公于漢中諸將皆怒請戰獨蕭何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于死乎帝曰何猶乃死也何曰今兵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帝于是幡然趣駕漢中張良曰勸燒絕棧道示羽無西意當是時雖有蕭何之謀張良之智不能以為強弱抗項羽亦明矣其

後何薦韓信拜為大將良請遣使連英布分地王彭越垓下之圍三將併力遂破楚有天下自今觀之遷蜀燒棧人見其趯然卷甲遠去以避其鋒而不知滅楚之計已定于此一隅之地矣知彼知己善始善終謀國者固如是乎某老且死尚譊〻献其愚也他日戎馬在郊大將忽有乘輿視師之請則言之無及矣干冒威尊汗流至踵

朱侍御書

某自承侍御進直臺端雖喜聞大賢得路不敢率然上記冒瀆高明適有里中人華生訟墓田詣臺投牒横被厚誣某問知本末不免馳告今年六月華生欲葬其妻于某族弟好脩妻祝氏墳墓數步間好脩家請以田換不許更給葬費亦不許忽有耕者云此戶絶產非華田也好脩家始詣武進縣投狀乞追華氏田契照驗仍乞告示本處地分隣保且未得令華氏興工動土聽候本縣定驗結絶而華生追縣放譁云知縣與孫知録同官遂阻障某不得葬妻耶縣尹矍然而羣胥告言華生是本州群惡中把持州縣一人

之數知縣馮百藥即時移文稱曾與孫知録同官有妨嫌牒縣丞索契定奪已而華生更不擇日亦不斬草破土便舉妻柩以葬而本處隣保出示本縣約束仵作一行人皆不敢下手華生諸子被衰絰徑趣州衙聽事號訴謂好修集衆止障安葬太守大怒即時追人好修自在楚州而弟好謀出對具言上項因依且云委是華氏田誰敢指占如是冒占絶産則可見墳墓侵害太守即時縱去送所司索契券乃華生鄰人所佃省田已死絶數年須有牙儈保見書寫等人作證而華生稱皆已死亾又索縣籍只　絶産無華生戸名亦不曾輸納二税田契内四至與縣籍又皆不同既無一人作證在縣籍又是戸絶有司定作偽券拘収入官華生只合經諸司陳訴常州理斷不當給還元田不然入狀清買又只合訴耕者之妄及訴武進不合約束候定奪如某以合名而任此咎也今公案具在一一可考不誣也又況鄉州墳墓東家與西家數步内犬牙相入纍〻相望何可勝數好脩家以謂是華氏田何敢輒議若是絶産官田得免侵犯

作踐在人情亦未為過如某七世祖下數十族非患難死喪義當捄援又非干請州縣規求賄賂二三畝田公私當以契券為證豈某所當預也而華生失計無賴鑿空造言巧發奇中罔惑言路萬一不察遂挂簡牘惟無辜横被中傷而小人得申無理之訟開掘侵犯百種作踐州縣觀望莫敢誰何其情只是如此今本路呂憲婦家常州胡氏胡氏與某亦數世婚姻宣和六年沈晦牓某備員叅詳官于落卷中取王洋與呂憲二人不為無契素可干預矣而呂憲以州郡所斷為非某去國三十年殿師之子楊提舉不惟不識面亦不聞名而提舉又以憲司不索公案只據華氏狀斷還為非是謂某干預可乎某伏遇侍御以忠厚正直為天下公議之主每有風聞不主先言必考覈真偽為曲直故某得逭大戾布露腹心聞左右之聽不然衰老餘生不知所税駕矣

二

某不獲已冐凟尚有欲言者輙恃存眷試言之某宣和末擢任侍御史會靖康之變国論刼寨誤國伏闕

有禍又論王黼誅死而名蔡京歸賜第等事疎惫迂
濶輕犯衆怒故得罪於蔡李賓客尤甚淵聖幸青城
虜人索表翰林學士吳幵莫儔皆稱病淵聖名其面
諭曰朕歸心如飛煩卿草一表不可辭時某承乏西
掖奏曰雖非某職事君父在難不敢辭表去卻回要
說南朝刼寨覆我軍結於都滅我國遂如其說叙二
事以為大臣誤國致北朝興戎如此又卻回令作四
六說來于是宰相何㮚刑部侍郎程振起居郎胡交
修與某四人同撰而某下筆表去淵聖詣端誠殿粘

罕置酒五行是日大駕還内建炎初上駐蹕維揚言
官馬伸論某草表之罪上曰大臣誤國至此教他怎
奈何幸蒙聖察後數年胡交脩得台州來訪某曰有
謗公表中有毀宗廟兩語却不是蔡李賓客乃胡寅
所為也時何相與程下世久矣交修恐某他日援引
為証某曰衆愠在某不敢奉扳二公何益修又曰今
有談人短長如其人朋友親戚在坐則不敢談矣又
有談父兄之短于子孫之前者小必遭詬罵大必致
論訴豈有人臣為人主作文而毀宗廟不待識者而

後知其不然矣其曰宣仁太后婦人中堯舜至今誣謗未明神宗皇帝史三經筆削安得謂之實録風俗之衰變亂黑白顛倒是非君父尚不免如其幺麽何足道哉其歸宿田里二十五年屏迹杜門無意於世間矣會秦相薨朝廷更化起廢之恩遠至遐裔下及幽壤其始不忍以姓名久汙罪籍遂叫閽一鳴例蒙昭洗甄復官資除授宮觀宮觀秩滿不敢再乞上書納禄庶幾得諧首丘之願奏牘抵闕門而遇國故忽聞華氏之訴惕然而惧茫然而思曰家有田不得為主人有死喪不得葬世間容有是事乎平生無事得謗種〻類此其人微望輕素　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竊自愧歎而已今華牒已付憲司所望結斷後侍御取索公案一觀倘有一言之妄其無所逃罪只緣朝廷至近而小人習知風聞之說中懷睚眦或借文報怨聚數日之糧挾一紙之書徑造御史府事已掉臂而還所謂有司反坐虛妄之罪皆不及焉倘曰此時究見真妄使欺罔之徒中傷善良者稍知懲艾豈其一人獨受大賜

窃見馬料大麥為淛西之害頃有轉運使以百姓為念治營田出穀子以代大麥二年間先減半糴及今數年營田已成百姓以為當盡減罷而轉運司方有續添指揮不知其故糴買馬料轉運司年年降本錢比私價亦可得三之一或用乳香或用官鈔或用見錢初付縣丞縣丞偷盜又付知縣偷盜尤甚遂改通判通判成資之年又卷之而去況營田減半之後數年來穀子之入愈多可罷無疑矣漕司何苦設此一端縱官吏為百姓之害方催督時鞭笞流血重利取債破壞家產不可勝數相公去此一害一方歡然欣戴盛德可以相見矣

二

竊見江陰為軍常州失一縣之助不足道也而江陰一縣之民安能任一軍之責自添知軍職幕官曹掾兵官十數員又增指使孔目官曹吏散從官院虞候等數百人而知軍公使庫則軍中一阱也和糴之罷久矣江陰獨不罷僻在一隅監司未嘗到誅求百端

不可毛舉以為有補邪去年温明州鹽百餘艦往來江中殺掠商賈又各自立黨互相屠戮江水為丹軍城外公然賣鹽一斤五十錢西止晉陵武進境上數十聚落皆食此鹽而石排小河兩巡檢兵反販賣菘菜蘿蔔為賣鹽家淹藏之用而官鹽百餘錢一　終無一金之入江陰為軍可見無補大抵更法立制必權利害輕重利多害少行之不疑如罷軍為縣但胥葷不便而百姓有更生之賜耳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三　目録

啟

回沈状元啟

和州謝宰執啓

回謝交代啟

回通判啓

回教授啓

回監税范學士啓

謝監司啓

回無為知軍張徽猷啓
謝淮西鈐轄陳卿啓
回舒守王郎中啓
平江謝宰執啓
回交代趙大監啓
回通判常朝散啓
與寄居侍從啓
與范運使啓
與鄰郡太守啓

賀陳漕啓
上宰相辭臨安啓
上秦參政啓
謝宰執啓
與交代李待制啓
回謝通判啓
與運使曾顯謨啓
與宣撫使開府啓
與湖州守葛待制啓

回謝劉漕龍圖啓
謝徐漕啟
回謝平江守胡舍人除待制啟
賀宰相啟
回謝宋發運啟



## 啟

### 回沈狀元啓

待金馬門之詔首冠殊科論石渠閣之經進膺楙寵天子興見晚之歎諸儒艶稽古之榮巖穴增光縉紳竦慕恭惟狀元學士學無不通而尤邃于歷文皆已出而自得之心偶一時困刀筆於吏前不崇朝動聲名於天下雖萬人吾往矣豈特掉三寸之舌於十九人之中借前箸以籌之故能知一日之差在八百年

之後奏篇稱善紙價驟增舉群驚北冀之空擊水運南溟之化固大丈夫所以自期者當如此豈妄男子出于嘗試而幸得之臚句一傳歡聲四出其服膺滋久快覩宜先竄迹窮閭屢勤長者之車轍書名淡墨又陪學士之堵墻殆茲貴名暴白之初何翅郵命流傳之速同時流輩自笑搶榆決起之卑晚歲功名行見松栢後凋之操特迂鞭馳況書縢凛高義以卓然愧勞謙之過矣第深欣悚莫究顧言

和州謝宰執啓

百摘已盈難逭出幽之典一麾而去猶分共理之符伏念某早出寒鄉首陪諸彥天資椎鈍豈有能為官牒推移遂至於此俄值纂承之慶丕昭籲俊之公十亂興周一夔輔舜逢辰千載敢忘魏公子之心多罪百羅妄有齊虞人之志立仗之鳴奚補集枯之計甚踈捩手覆羹信是五窮之阨下機投杼豈無三至之言遽開使過之科更索長民之寄松楸在望雞犬相聞倘因坐嘯之餘獲遂息肩之所豈復爭先岐路志千里於伏櫪之間所願少假須臾巢一枝于深林之

上茲蓋伏遇某官應時作則道體為公天下之勢猶持衡本無心於輕重至人之心如用鑑亦何有于將迎致茲罪戾之餘尚玷使令之末平生所願投老獲從自愧亾奇遂占陽城催科之考庶幾未死及見鄭公仁義之行

回謝交代啟

東海之洋十年望歎景星之覩一日爭先甚虞製錦之多傷猶幸伐柯之未遠恭惟交代某官忠純許國豈弟宜民驥足已超許追叅於十駕豹章甚蔚尚窺見於一斑眷言淮海之邦久屈雲霄之步盍歸帝所用副師言奔逸絕塵莫繼大賢之躅優游卒歲敢忘後事之師

回通判啟

請上方之劒豈堪老病之餘分竹使之符遂玷承宣之寄不有指蹤之自敢圖卧理之安恭惟某官循良千里之師磊落萬人之傑伐柯取則幸同聲氣之求傾蓋相從盡索形骸之外庶無大過以迄終更

回教授啟

補劓息黥但切歸田之意投閑置散尚何守土之謀
猥先借譽于書詞尚記承顏于疇昔三毛殊勝識小
異於千人一臠可知會屬饜于五鼎恭惟某官高情
拔俗妙語噓枯渾然深厚爾雅之文信矣直諒多聞
之友方求瞑眩以補過愆倘使灌夫獲萬金之良藥
更令安世誦三篋之亡書喜愧交懷占言難盡

田監稅范學士啟

分符出守奉詔趣行方循墻罄聞命之恭而移文有
勒回之意深切仰高之素未降既見之心恭惟某官
桀出萬夫名滿四海特立挺歲寒之操先游乏左右
之容舉朝斷斷今無有矣抱關碌碌未免何哉盍先
召節之行入奉受釐之對謙光下燭屈高論于借秦
興盡欲還將退飛而過宋良深感戀莫究頌言

謝監司啟

一麾出守猥分千里之憂十國為連更托二天之庇
踈頑何幸欣竦交懷恭惟某官望冠時髦心存帝室
奏刀肯綮恢然游刃之餘受命歲寒挺若後凋之操
眷此賢勞之久盍先名節之行聖主興嗟何相見之

晚也聲丞相老未嘗過而問焉

回無為知軍張徽猷啓

省戶同升早接俊游之末山城晝諾又聞謠頌之餘方恢游刃於硎刀遂許借明于鄰燭恭惟某官五公世胄萬石家傳滄海之遺珠靈光獨耀故國之喬木風烈尚存顧欲命千里之駕而未能遽先馳一介之書而見寵包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唇齒相依自作全虞之計時漕司以無為上供違限委和州勘

謝淮西鈐轄陳卿啓

明制閔煩便蕃均佚三刀夢協方欣千騎之臨一節風馳已見百城之聳先聲所暨比屋交懽恭惟某官宏毅裕于大方忱恂懋於衆行五朝齊美獨高國士之風萬石傳家具載世臣之烈暫輟周行之峻來蘇淮右之民今袴昔襦左飡右粥類非俗吏之所為也首膺共理之求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又竚來思之望某棲遲末路投畀小邦仰戴二天之仁辱先一日之雅楚令尹之仕敢懷喜愠之心滕大夫之才自笑功名之減罘深感戀莫究頌言

回舒守王郎中啟

黃臺坐嘯潤霑九里之餘記室占詞妙絶五雲之體謙冲俯逮榮愧交懷恭惟某官識洞陽秋名高月旦刃發硎而迎觧雖技經肯綮之未嘗車醉墜而獨全蓋死生驚惧之不入久厭粉闈之直來班阜蓋之香坐茇舍于棠陰借餘光于鄰燭伐柯未遠居慙非和郢之音擊柝相聞寧復有奔秦之盜其為幸會莫究名言

平江謝宰執啟

抗章避寵驟登延閣之華賜札疏榮誤玷名城之寄望尺五之天而遠矣紓丈二之組而去之窃以天下之名實不可亂真而流俗之爱憎　能害正時惟真主盡繫群雄大牧閎濶之功一洗尋常之陋溺冠踞見安用腐儒築壇先登果得大將用能排六國于借箸之日亦復定三秦于傳檄之中某骯髒餘生漂流棄物方上聖宵旰有為之日正衆賢馳騖不足之時俯記疲駑上勤鞭策必欲係單于之頸豈容賈傅之空言尚當安會稽之棲宜用陶公之大計審難自効

窃幸退藏方虞逋慢之誅已備藩維之託恭惟某官
得君于三顧拔士於一言禹行舜趨獨見質非之陋
柴愚參魯盡歸罷使之宜深軫民勞遂承人乏惟姑
蘇之故壤實吳會之奥區軍政壞于百年熙洽之餘
民力困于一夫貪惏之後淅刀頭之米莫喻其危瞻
屋上之烏庶幾自免

回交代趙大監啟

埽相君之舍早貪附驥之榮分刺史之符俯愧續貂
之誚恭惟交代某官赫奕五公之胄循良千里之師
解十二牛而游刃有餘取三百困而食功無愧亟奉
璽書之寵進陪夜席之前猥以孤蹤遂維前躅韓荆
州（謝）十面已大慰于夙心楚令尹告新當率由于舊貫

回通判韋朝散啟

奉詔趨還正衰晚卧疴之日抗章避寵疏便藩均佚
之恩恭惟某官明習憲章通達國體千里之驥足尚
淹伏櫪九霄之鵬翮行遂培風不圖起廢之蹤居有
借明之助多多益辦方觀游刃之餘碌碌無奇豈恨
伐柯之遠

與寄居侍從啓

招虞人之旌敢有不回之意懷會稽之組猶分共理之符恭惟某官直諒而多聞宏毅而任重智出萬夫之桀觧十二牛而游刃有餘文推四海之中草三千牘而奏篇稱善佇膺詔奬歸覲清光某以流離衰病之餘荷推挽矜憐之意甚甘棠而思召伯深愧前脩避正堂以舍蓋公庶聞治道

與范運使啟

視草西垣恩容避疾分符南服詔許偷安恭惟某官心平而行高才全而德鉅言語妙天下和白雪而欲無道義輕王公視浮雲之何有方傳聲于十國已托庇於二天豺虎未除稍貸狐狸之問山林不採庶全藜藿之生欣竦交懷占言難盡

與鄰郡太守啟

視草西垣屢抗投閑之請分符南服更叨共理之求一燈分鄰壁之光九里借洪河之潤時維幸會良激歡悰恭惟某官文章邦國之華器業巖廊之具公車幕召發妙契於一言帝席夜前望榮光于三接屬干

戈之俶擾軫宵旰之焦勞眷求慈惠之師增重藩維之托頒惟末路獲附餘輝唇齒相依以為安藜藿何憂乎見采望而見者屹如制水之防求則得之毋害乞醯之直

賀陳漕啟

一札流聞大慰雲霓之望十城驚竦佇瞻斧繡之光恭惟某官夙擅冀北千里之稱時推斗南萬人之傑培風背於九霄之路析秋毫于百戰之場攬轡車中鷹隼殆將擊矣埋輪道上狐狸何足算焉某老病守藩疎慵負國謾索太倉之粟無補縣官空餘涸轍之魚以俟君子俯深欣頌莫究名言

上宰相辭臨安啟

負罪投閑蒙恩起廢惟錢塘之巨鎮實行殿之陪京累聖涵濡比屋盡千金之子群兇稱亂頻年為百戰之場雞犬不鳴人牛俱喪汚萊蕪沒疾病呻吟宜得循良慈惠之師上體惻怛哀矜之意伏念某崎嶇兵亂屏竄洲居久獨立於風波不測之淵恐不脫於鮫鰐垂涎之口一聞洶洶便有性命之憂豈復營營更

思富貴之樂敢圖恩紀　孤蹤擢寘從班叨塵督府
雖兼收並蓄不廢牛溲馬渤之求而驅去復還幾類
狗苟蠅營之態實難黽俛上副使令傾倒純忱亟上
叩閽之請恢崇大惠佇聞造膝之陳苟未填溝壑之
間猶能効犬馬之報

上秦參政啓

伏審參政正直質諸鬼神忠信行於蠻貊盡室航海
傳達中州四海傳聞感涕交下漢蘇武節旄盡落止
得屬國唐杜甫麻鞵入見乃授拾遺未有如公獨伏
忠義於强胡刼質之中盡得虜情于二江敗衂之後
膺受帝賚恢復中興登進廟堂參秉大政其以門墻
舊物未獲申賀厦之私而蒲柳殘年方亟上籲天之
請敢圖恩紀曲賜優容倘此身得全樗櫟之生則他
日敢忘蛇雀之報

謝宰執啓

洒埽真祠方適島居之願藩宣大屏遂分旰食之憂
念非擇事之時莫致籲天之乞其疎庸少與狂狷妄
行逢時不祥遣已交病所顧全生祿以効窮武子

不可及之愚無何妄作紛紛幾致盆成括小有才之患自嬰嚴譴已分歸畊偶未遠于迷塗遂復還于故我不圖流落尚軫記憐寵以隆名付之方面一時盜賊之徒猶在何以折衝四方冠蓋之路所從敢言卧護退循涯分罕積競惶此蓋伏遇某官觀過知仁求人用舊以權衡之平可信故毫髮之善不遺顧此衰殘尚叨罷使惟是會稽六師之次近在前鐵塘一水之間衆口難調十手所指兵火之威未解殆非餙傳厨以稱使客之時犬馬之力已疲但有賜骸骨而歸卒伍之意終期大造曲遂私誠

與交代李待制啟

卧漳濱之疾久待盡于窮閻復雁門之蹐遽疏榮于巨屏不圖晚節復並英游恭惟交代某官儒學甘泉之從臣悃愊東京之循吏才高難用已憂大瓠之不容去後見思尚愛甘棠而勿剪挺一德始終之操見三朝進退之間猥以庸虛遂相先後故將軍起廢豈有能為舊令尹告新庶無大悔

回謝通判啟

衰晚卧疴久逃空谷誤恩起廢尚軫遺簪伏遇某官敦故舊伐木之仁重久要投膠之契布帛之温言曲借桑榆之暮景增光袖手旁觀將見汗顔之斲伐柯取則庶收坐嘯之功

與運使曾顯謨啓

屏竄一隅幸孤生之永弃藩宣大屏豈衰病之能堪伏遇某官推心不愧于古人為義獨高于流俗交情可見屢動長者車轍之臨宿惠不忘自有故人綈袍之意不圖晚節獲附餘光喜溢情涯望踰意表念漂零之久方興繞樹三匝之悲拊疲瘵之餘更賴中流一壺之賜

與宣撫使開府啓

注安危之意有嚴制閫之雄布寛大之條猥預殿邦之重登龍已久附驥滋榮恭惟某官片言折千里之衝尺箠制四夷之命師行席上虜在目中借箸坐籌笑腐儒之敗事投戈下拜識吾父而自歸以一身進退之間為天下安危之繫不圖晚節獲預榮觀草木盡知其名益峻巖瞻之望藜藿為之不采庶全樗散

之生

與湖州守葛待制啟

脩香火之因久退安於散地奉璽書之寵遽叨復于邇聯爾然衰盡之餘沛若恩威之重恭惟某官雄姿英發妙智光明覽千仞而獨翔把一麾而坐嘯九萬里培風之背豈有遺蹤十二車照乘之光殆無偏矚不圖晚遇獲邇鄰封終日効顰空慕捧心之美一時釃酒會收徙突之功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謝劉漕龍圖啟

伏審光奉帝綸肅將使指諫大夫伏蒲殿上方疏三接之榮部刺史埋輪道中又見十連之聳恭惟某官才高難用道大不容撞千石之鐘而噎於寸莛駕萬斛之舟而膠於尺水始矢謨于問陳旋賦命于乘軺龍馬負圖聯內閣邃嚴之直木牛輓粟皆太倉紅腐之餘方賜覲于中宸行亟躋于近列益隆雅望允副師言某偶叨奉于藩條佇仰瞻于金節尺書起廢固已賢十部之臨衰晚卧痾乃獨有二天之庇

謝徐漕啟

奉祠真館方竊便安出殿大邦誤分憂寄頗夷傷之
未起匪衰病之能堪恭惟某官望重本朝才高當世
舉行殿六師之次蒙左餐右粥之恩制一時萬貨之
權極南暨東漸之境竚膺詔奬入覲清光某以非才
叨塵巨庇欲通書而未果豈流問之敢先感頌之私
占言難盡

回謝平江守胡舍人除待制啟

伏審詔發中宸寵褒舊德持甘泉從臣之槖首著籍
于西清佩會稽太守之章尚偃藩于南服朝廷增重
黨友交欣恭惟某官雄深雅健而語有令音博大高
明而罷亾近用夙抱蓍龜之智早依日月之光咸陽
奉錢獨羸于相國滹沱豆粥先饋于公孫殆茲大人
利見之辰是謂君子光亨之始金貂七葉聲名已接
於千齡門戶八蕭富貴可量于異日敢意謙冲之過
遽形流問之先聞風固已激衰懦之餘臨書莫能叙
感藏之意

賀宰相啟

伏審詔發中宸寵還上宰兩〻比泰符之象巖〻具

維石之瞻八駿之遠游未還上方勤于北碩四國之流言既息人皆竚于東歸麻制甫傳中外交慶恭惟某官氣塞天地而亾害謀質鬼神而不疑歷三朝始終一操戡劉大憝煥飛龍夾日之光酌斟化鈞極鍊石補天之巧爰出大將齋壇之節遂虛左相鼎席之尊注想深柱石之憂來蘇徯雲霓之望詔音數下使馹交馳趨鋒車而造朝揚大庭而作命皇天悔過啓周成王定鼎而卜年戎虜草心見郭令公投戈而下拜千八百諸侯之國盡歸于帝籍二十四中書之考獨冠於臣宗駿惠前謨肇新邦命中興可待輿論所期某技盡五窮咎深百謫所宜竄迹于蟲蛇之侶尚容接武于鴛鷺之聯久蹭蹬于戎塵遂崎嶇于兵亂雖劇談世事見王導何憂而數蹈危機唯召平獨弔仰止大鈞之播俯加墜履之矜走慈母於下機孰不疑于衆訾援匹夫于擠壑終有賴于至公

回謝宋發運啟

嘗膽訟愆方受一廛之託循墻避寵莫申三命之恭襆被造官登車問俗十萬家已墮無何之境二千石

猶分共理之符伏遇其官盛德矜愚至誠樂善軫門墻之舊物尚追記于昔年悼江海之遺蹤久漂流于末路墜尺書而借寵起衰病以增華戴二天之仁恃矜容之有素妙五雲之體但藏弆以為榮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啟

回周解元啓
回吉州王守啟
回趙解元啓
回洪秀才啓
回胡糧科啟
回滁守魏寺正啓

回宜黄鄧令啟
回沈解元啓
回葛教授啟
回方簽判啟
回許解元啟
回鎮江劉節使啟
回周解元啓
回徐守計議啓
回運使張直閣啟
回强守奉直啟
回莊守右司啟
回吳守啟
與錢守舍人啟
賀權守提舉啟
賀沈守到任啟
賀周守到任啟
回王倅學士啟
回王倅大著啟

回張倅寺丞啟
回向倅朝請啟
回陳倅朝散啟
回洪倅學士啟
回晉陵曹宰到任啟
賀梁守到任啟
回沈倅到任啟
回周主簿啟
回平江守蔣待制先狀

回提舉謝少卿啟
賀莫守郎中啓
回江陰運使趙學士啟
回武陽馮宰到任啟
回梁倅到任啟
賀葉守到任啟
回郭守到任啟
回陳倅到任啟
賀劉守到任啟

#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四

## 啟

### 回周解元啟

桑榆晚自笑陳人雞黍招邀但思故友敢求交一時命世之傑尚詘體諸生脩贄之恭車轍在門文書衙袖判群言于三語窺小異于千人公是韓伯休耶莫如一睹竟識袁彥道否殆過百聞恭惟某官從之解元背世獨馳收人共弃贅牙和寡礧砢交歡空傳陽春白雪之音莫解流水高山之意鄭人腊鼠通國

皆然葉公畫龍識真者少不謂勞薪之感自同投芥之機兩穷相遭一笑莫逆微言覺後固將俟一千歲之清妙語吹生自足勝億兆人之詛高情如此俗慮難量偶同聲氣之相求遂索形骸而罔間愧無瓊玖以報珍投但賦角弓以為永和

回吉州王守啟

擢須賈之髮方從溺簀之誅攬使君之鬚粗識撫筝之意念孤喑莫能勝一國萬人之詛而寸膠自足制九河千里之渾茲蓋伏遇某官存録故交恢崇大惠方伏枕對懸蛇之俎聊釋耒以自娛而函書下羅爵之門遂攝衣而拜辱高義薄雲天之表正聲諧韶濩之音汰溷濁以揚清奮懦庸而起立張弓挾矢嘗觀白雉之翔戴笠乘車尚記丹雞之祝窮途易感沒齒難忘

回趙解元啟

十年賦就蚤以文名九牧聲馳驟喧紙價有光帝籍遂秀儒林恭惟君拙解元文章元豹之姿骨相蒼龍之種藉累世服冕乘軒之貴而自同于常布起方丈

列鼎鳴鐘之族而不飽於薺鹽茹秋菊以療飢紉春蘭而為佩囊螢聚照摘葉記遺故紛然在群公子之中已卓爾冠諸老生之上旁觀血指汗顏之斷獨揮却日之戈下視搶榆控地之卑忽展垂天之羽本初之徒不數自鄶以下無譏薦目初傳輿情允屬盛服立公門之外孰為魯國之多儒奏篇陳乙夜之觀又睹漢廷之三道雅游之久賀問宜重三紆緹騎之臨遠拜誨函之辱其為欣荷莫究頌言

回洪秀才啟

五色相宣眩若補天之石一鳴莫應鏗然擲地之金遠墜軫函俯膺大貺恭惟某人學問得師友淵源之自心期惟吾黨聲氣之求雖南北之方風馬牛不相及也而臭味一族磁石鐵猶有間焉計拙幾類于集枯書癖蓋存乎是古酒舉一尊而共盡待李白以細論詩傳四坐以皆驚聽許渾而有作

回胡糧科啟

三世清箱之學卓冠儒宗一時黃絹之辭具存家法函書臨授躧履趨迎繆膺先進之恭罘切後生之畏

恭惟某官學窺聖域文挾國華重五十席于講肆之
間奏三千牘于公車之下貴名日起一坐盡傾俊辨
風馳萬夫皆廢家傳衣鉢固應在龍虎榜中世掌絲
綸又將集鳳凰池上猶勞謙于下問欲弘益於多聞
聆妙寄于哀彈雖粗識流水高山之意委殊珍于大
貺終莫報明珠白璧之投感頌之私占言莫究

回滁守魏寺正啟

戴望天之盆未快昂霄之覩擁埽門之篲空懷按劒
之疑遽流問以先之緊過聽之誤矣恭惟某官該明
古記允蹈先民訪南國之棠于斧斤殘敗之餘弔峴
山之刻於兵火焚漂之後儒雅二賢之繼風流一代
之宗覽故物以興嗟撫頹基而起廢鼎新舊觀駿惠
前模草木欣榮山川炳煥重以無窮之托屬于不膴
之辭若鸞膠續絃之奇固未易得也而狗尾代貂之
乏夫豈不誤哉承命靡遑臨書增愧

二

昔從郎吏嘗佐春官遴東之公敢謂陳人尚玷門生
私謝之禮三十年恍如隔世八百氏存者幾人獨見

大賢粗免明月暗投之愧追懷故老可見青雲異日之心恭惟某官學邃而自得師文高而不近俗雖彤芝九莖之秀快睹宜先而朱絃三歎之音識真者少有來幣聘出應弓招三年不鳴固有待然萬選必中夫何疑者重勤簡記嘗預題評拜貺惕然為禮過矣窺豹孰知其大尚推子敬之賢見龍而懼其真自笑葉公之陋

回宜黃鄧令啟

自投黮闇莫望高明每想孟嘉之風流固應小異未識斲芝之眉宇空有此生遽膺伐木之求大慰望梅之渴恭惟某官文傳家法學冠儒流居簡臨民燕坐得擁紬之佚正容悟物鶚林懷食葚之甘大啟黌宮作新俊造追蹤千載壯觀一時洋洋弦誦之音藉藉舞雩之詠偉矣大賢之事業蔚為多士之儀刑猥屬庸虛謬當紀次賦滕王之高閣輒援筆而不辭續淮西之什碑但臨文而自愧

回沈解元啟

每傾遐想未卜前瞻緊國中寡和之音久抱絕絃之

歎而海內流傳之句獨先染鼎之嘗忽聆鈞天之奏合作於九成欲使屠門之嚼屬饜于一飽歡呼拜賜鼓舞和榮恭惟公序解元經術之據該百家詩律之妙兼七子高深侔海岳懸牙籤三萬軸于胸中幽眇感鬼神奏錦瑟五十絃於筆下願屏處窮閻之陋亦剽聞高義之餘風馬雖不相接于殊方鵷蜃固自有同於舊識遽膺大貺遠墜雄篇恍如望洋者之眩迷津喘若暾蕪然已入佳境盡發錦囊之秘驚窺金薤之華聯彌明石鼎之詩便當閣筆讀沈約郊居之賦謂是知音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葛教授啓

箕斗之虛名偶然過聽珠璧之大貺率尒暗投汗集愧顏光生莫齒恭惟某官四海譽髦之士一時人物之宗秉青藜而讀書擁絳紗而授業舞雩高蹈跨祥鵬八極之游理窟冥搜襲神龍九淵之會曲敦世舊見謂儒先發重諾於千鈞溢高詞于兩喜實大人先生之模範為小子後進之儀刑豈惟陳人獨膺大貺其為欣荷莫究名言

回方簽判啟

少狂而妄屢登搏虎之車老退而休遂返屠羊之肆豈謂幕府文書之暇首訪窮閻貧病之餘拜嘉惕然過聽誤矣恭惟某官筆下探帛編之邃談端定肉譜之評出焦尾之木于爨薪而絙以朱絲起病顏之駒于下駘而縻之青絡雖寒溫未接數日闕然而臭味相求一見決矣斷絃挂壁已絕意於賞音載酒隨車欲過門而問字即諧素願預激歡悰

回許解元啟

枌榆故里久已復於民編蒲柳殘年獨未書于鬼録況一時之俊重聯瓜葛而兩地之隔如望參辰恭惟某人學術皆有本原文章自應律呂聞暴公子之義空興見晚之嗟讀元道州之詩深切後生之畏首紆高躅申貺好詞亹亹如炙輠之無窮混混若建瓴之莫禦老矣無能為也莫助一鳴眷焉何日忘之以為永好

回鎮江劉節使啟

伏審齋壇授鉞莫府建旄閫寄方隆國勢增重切惟

將相安危之繫良以君臣會合之難高帝嫚儒而陸賈陳詩書之言孝公圖霸而衛鞅談帝王之道鬻冠適越操瑟求齊據鞍拊兩髀而驚操紙感二毛而賦丹心猶在悼歲月之不留華髮半空悵功名之已晚恭惟某官著節艱難之際奮身徒步之中始悟意于一言遂收功于百戰黃麻誕告皁纛前驅草木知名江山改色逢辰若此振古無倫孰云千八百諸侯之多見謂三十六英雄之冠方脩慶牘首墜誨函隋珠分照乘之光為賜厚矣燕石論投瓜之報何愧如此

回周解元啟

誌幽堂之石方懷骫骳之慙隧記室之書遽沐褒嘉之寵溢言過矣愧汗泚然竊以字三纔而製碑米千斛而作傳立道旁碣豈免愧詞諛墓中人遂非寔録緊大孝有無窮之慕待斯文為不朽之傳雖兩地相望聞風有素而兼金不受授筆何嫌伏惟某人挺生孝秀之淵獨冠賢書之首感風樹而千鍾之養弗洎御祥棄而三年之愛未忘將永賁于松楸宜大書于琬琰顧匪黃陵之筆附韓子以知名庶幾峴首之碑

思羊公而墮淚

回徐守計議啟

命呂安之駕寧辭千里之遥卧陳登之樓何止一床之間不圖晚接獲預英游恭惟某官襲一經之訓以傳家屈千乘之尊而下士諸儒談道舍盖叟于堂中五馬班春伺陶公于道上眷言貧病已廹衰殘早登相國之門雖屢擁膝行之篲晚適荆州之願方跪陳贄見之書忽紆汗簡之先罘極背芒之負高論逼蛟蛇而起立英辭冠日月以爭光陳義藹然勞謙過矣





頑老生陳腐之說敢申拔薤本之規緊流年晚晚之餘但有分棠陰之意其為欣幸曷究頌言

回運使張直閣啓

解楚囚之冠偶遂乞憐之請抱漢陰之甕兹惟待盡之時屬聞登車攬轡之初空懷擁篲埽門之意恭惟某官疏通不器深厚而文乃眷全吳之雄暫付外臺之寄埋一輪於道上方司三尺之平列萬舸于潭中坐致千倉之富曲存留　遠墜誨音繆當銀筆之題榮遇袞衣之寵縱軀委命自從魚鳥之游悼屈哀窮

莫戴丘山之重

回强守奉直啟

凭熊軾而驅方切仰高之慕卧牛衣而泣莫申大事之恭敢謂漂流契濶之餘尚存撫奄矜存之意恭惟某官七朝儒學一世吏師萬乘之罷晚成千歲之姿難老爰屬下車之始遽切求舊之先著履歡迎詎知折齒撫筝歎詠殆欲挽鬚高節邁倫衰病增氣諸儒談道所顧陳蓋公清凈之言小子學詩猶能賦王褒中和之頌

回莊守右司啟七月到任正大旱中得雨

書名罪籍久謝軒裳竄迹窮閻遂編農圃追南柯之夢悟破甑之已空瞻北斗之高知戴盆之難望茲蓋伏遇某官金馬石渠之彥鸞臺鳳閣之英入陪帝席之前出殿侯藩之重仁風揚扇折中山千日之酲甘雨隨車溉桑林七年之旱首紆柔翰申貺好辭擲地作金石聲濕紙皆氷雪語哀憐故物辱在泥塗振拔危縱援之溝壑道逢醉尉頗常懷訶罵之虞天惠仁侯詎復興鄙夷之歎其為欣幸莫究名言

回吴守啟

勾吳泰伯之祠血食猶在延陵季子之墓封樹固存雖桑田久化滄海之塵而閭閻尚帶松江之水眷此一都之會介於二邑之間恭惟某官故國之世臣本朝之循吏昔鼻祖稱冠百王之表今耳孫猶存三讓之風指若里之社宛然視所憩之棠沃若九芝塗詔三祖過家周覽四郊皆青氈之舊物猶餘一老繫白首之遺民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與錢守舍人啟

掣碧海之鯨一時獨步暗青雲之雉十月爭先逮茲叱馭之初居有望洋之歎恭惟某官文高兩禁學邃群書視草北門卧八塼之日剖符南服揚一扇之風秉節遵塗褰帷問俗扶藜來聽空巷相　願執鞭從尚作楚囚之泣許著帽進庶寬齊緩之誅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賀權守提舉啟

百舍歡迎大慰來思之詠一廛幽屏未降既見之心恭惟某官應五百歲大賢之生分二千石刺史之重

雖執鞭之慕固非一日而操蓽之見獨後衆人心渴
塵生背寒岳負豈惟燕雀同欣賀厦之成固有鷦鷯
獨喜巢枝之芘其為欣悅莫喻名言

賀沈守到任啟

候館占天方驗使星之出斗城分土又觀鄉月之升
共興降晚之嗟舉有來蘇之喜恭惟某官東陽世胄
北斗人豪風流追八詠之餘儒雅繼五賢之後三刀
夢協千騎鼎來仁風授扇而行甘雨隨車而至解陳
公之榻誰為孺子之獨登賦梁王之園豈恨相如之
未至

賀周守到任啟

傾北海之尊嘗分光於一日擁東方之騎亦均覆于
二天眷幸會之非常喜餘生之有托恭惟某官先賢
世胄今代人豪公瑾之英烈尚存伯仁之風流未泯
百年垂裕千里蒙休輟神館之清資付專城之重寄
群兒爵躍已大喧騎竹之迎一老龍鍾猶能追拔薤
之隱即諧瞻拜但切欣愉

回王倅學士啟

蚤紆郡紱尚記褚褒半面之新晚卧民閭真同夢得
九年之謫逃空已久集蕘何由笑昨夢之已非悵舊
游之安在茲蓋伏遇某官孤風立懦大惠哀窮屈别
乘於一障之間訪故交于百罹之後尺書慰藉里俗
驚觀雖雁鶩何有於去來而金石不移於燥濕九霄
之路莫瞻鳧舄之飛翰十襲之藏永秘鵞經之妙墨
回王倅大著啟
盛名之下久矣服膺老病之餘頹然待盡自非素席
門墻之舊豈敢遂陳竿牘之私茲蓋伏遇某官躬厚



德以鎮浮墮高文而起廢想鈞天之夢恍聞金奏之
音騰織女之箱絢若星圖之爛闕管詎償于快睹搖
旌罕極于坐馳安用著書賦九年之謫便當搶酒分
一日之光感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張倅寺丞啟張自言曾夢東坡先生與時宰有故
雲霓之望久矣方興來暮之謠桑梓之敬缺然未快
爭先之睹敢圖挹損尚軫衰庸恭惟某官精神交海
内之宗聲名動天下之宰肆求善類丕闡斯文雖北
際南垂判若辰參之異而東傾西應自如肝膽之同

風高誼于一紙之書訪陳人於三家之市藹〻如雲之態度已立見於囊中濯〻似柳之風流會意求于坐上其為欣幸莫究頌言

回向倅朝請啟

望切雲之觀居有絶塵之歎操順風之慧尚稽贄見之恭屬分領於郡條已大讙于輿誦恭惟某官心存泛愛義不遐遺訪故侯于廢錮之餘追前哲

金不渝於燥濕重勤緹騎遠墜誨函十襲珍藏已眩巾箱之富一尊燕語佇分燈燭之光欣愧交懷占言難盡

回陳倅朝散啟

除書初下眷梁木之有依刺字已漫望舍門而未埽空懷慙于不敏遽馳義以相先恭惟某官豈弟宜民勞謙下士暫駐松楸之國寧論枳棘之栖別乘鼎來坐龔黃而共理鈴齋坐嘯仰岑范以蒙成父老歡呼里閭驚聳據大床而高臥方觀一世之豪下懸榻以起迎敢玷諸公之石

田洪倅學士啟洪兄弟同除正字

蓬萊方丈早窺雙璧之連雲夢南州又見一枝之秀
碩服膺之已久念脩贄以無因恭惟某官文中兩科
聲馳九牧倚牛角而獨唱和者幾人跨鯨背以遠游
超然萬里陳義振哀窮之惠占書　起廢之文未路
增光衰顏動色誦佳句于百寮之上固已習于剽聞
識小異於千人之中獨未先於快睹

回晉陵曹宰到任啟

投畀窮陬僅存殘息追懷故友但有宿心竊聽下風
佩腰章拊松楸之國方圖上日歛手扳脩桑梓之恭
恭惟某官學冠時髦行為世準太廟龍文百斛之鼎
東序蒲牛千石之鍾雖一時共推華國之文在三尺
猶累長民之寄鳧鷖之行序進豺狼之路當前起彈
柱後之冠自執太阿之柄佇聞治狀俯慰民瞻某晚
晚餘生栖遲末路托一雷之土幸分河潤之餘墜五
雲之書更被袞褒之寵其為欣荷莫究名言

賀梁守到任啟

四海聲名夙著宗儒之望一時人物獨高政事之科
方殷共理之求允屬承流之寄恭惟某官勞謙下士

居簡臨民哲文王之藎臣豈弟古之循吏擁東方之騎已大慰於遐瞻憩南國之棠宜少留於高躅覩二天之風采溢千里之春聲自憐投老之餘獲占分光之地緊大賢之高致奚俟先游綴賀客之下陳自慙末至

回沈倅到任啟

坐井而窺那能見大面墻而立秖自書空欲詣元禮而素無通家之因未識魯山而空有此生之嘆居切畫龍之慕莫申執雁之恭恭惟某官養義之氣浩然命世之材卓爾位上大夫之列盍專右省之車分半刺史之權尚擁治中之駕不圖過聽之誤遽形流問之先妙語垂褒朽質增重惟清廟璵璠之器方當待賈之初而窮途枳棘之栖乃有分光之幸其為欣頌難盡名言

回周主簿啟

望堯皆八彩之光親承大問陳漢廷三道之要遂決殊科士歆稽古之榮朝有得賢之慶伏惟新恩主簿妙質備琳琅之美瑰材挺梁棟之資金薤千萬篇而

百神所司銅柯四十圍而九牛莫挽夙富博大淵源之學發為雄深辨麗之詞切中事情非老生常談陳腐之說工言治道實生民一時理亂之機甫上奏篇遂閱乙覽榮升吏籍光動儒林不圖謙德之隆俯墜誨函之辱射東堂之策雖詔墨未乾校中書之文而徵書可待其為欣頌難盡名言

回平江守蔣待制先狀

伏審某官剖符南服獨繼蘇州刺史之賢持槖內朝亟躋甘泉法從之列方郵命流傳之始寔鄉杪瞻望之華頃敢後於鳧趨將俯申於燕賀第深喜忭莫罄言宣

回提舉謝少卿啟

入司帝籍蚤觀卿月之升出按藩條又快使星之睹竦百城之風采馭六轡之光華恭惟某官文追古作者之風名出見大夫之右肅持使節誕布王靈攬澄清之轡而豺狼之路一空校紅腐之粟而雀鼠之輩幾盡平頒賦政直指宣威已訖外庸即膺大任某遡聞新命倍激歡悰方脩贄見之恭亟拜函書之辱門

鵲在望固無千里命賀之遥河葦可航庶有一日分光之幸

賀莫守郎中啟

雅志倦游久厭承明之直上恩佚老遂分刺史之符恭惟其官德配先民材稱循吏握蘭華省共歎郎潛剖竹名城徒得君重除書甫下輿誦歡騰千騎班春坐愒棠郊之廕一廛受地方脩梓里之恭

田江陰運使趙學士啟

名聲籍甚何止百聞文章卓然遂快一覩眷褒揚之非儗碩衰陋以無堪恭惟其官理窟洞天人精祲之交詞峰出筆墨畦徑之外擊尊歡呼自中宮商落紙從横盡成黼黻何言誤聽遠墜珍投破千金以屠龍久懷奇而未試挽六鈞而射鼠知用之甚難探古錦而一窺拊朱絃而三歎攘支離之臂自喜爭先畫渾沌之眉空慙借重

田武進馮宰到任啟

海寓共推嗟來莫矣里門初下喜聽跫然念耳熟于百聞會意求於一睹不可尚矣坐上客儻真是乎又

何疑馬名下士益不虛爾恭惟其官朝野著士民之望鄉閭擅人物之評納萬頃于雲夢胸破大觧于霹靂手方校官于巖邑已加惠于陳人首墜函書重紆衡益琢奇句於月脇天心之上駕衆說于金口木舌之中遠追二嗟之音高儷九成之奏周章拜貺衰朽增華函牛之鼎烹雞固已乘于用大照乘之珠彈雀空自抵於暗投頌詠之私占言難盡

回梁倅到任啟

津亭弭幟首紆衡蓋之臨記室占詞又拜函書之辱謙光委照朽質增華恭惟其官鳴珂里故相之家通德門大儒之冑收槐坐之劒履而具存祖烈傳鳳池之毛骨而綽有父風見謂佳公子之賢暫分半刺史之重未展西極追風之足尚淹南溟擊水之圖題別駕之輿方資于共理持從臣之槖行副于詳延馳頌之私占言難盡

賀葉守到任啟

縉雲故地昔真仙冠劒之藏金斗名城今天子股肱之郡建雄殿東藩之屏通殊鄰北道之軺方疇咨選

慎之艱寔一麾鎮臨之始恭惟某官名重文章之選才高政事之科操龍伯之釣而六鰲連奏神屠之刀而萬牛解蕭望之補外姑歷試於百為汲長孺居中佇流榮於三接某聞風舊矣試芘云初自惟殘年衰病之餘況復末路湮淪之久距一舍之阻尚未聽金玉之音仰二天之臨已大慰雲霓之望

回郭守到任啟

懸車久矣聽履跫然擁篲膝行固盍展崇郊之謁銜書贄見又當脩梓里之恭衰晚臥疴椎鈍廢禮第聞親政共激歡悰恭惟某官循良慈惠之師碩大光明之桀學稽古誼識洞幾先解絃豈膠柱之調奏刀有破竹之易惟凋郡百孔千瘡呻吟之後亦下田十年九潦飢饉之餘所恃仁賢揚一扇穆如春之風庶疲癃　五袴燠若冬之日方裁慶牘已墜珍函三過讀而增衰病之華十襲藏而益巾箱之富已動千里共戴蘇刺史天尚有一廛更為李將軍地

回陳倅到任啟

負耒歸田有愧上床之問臨門墜刺窃欣下榻之迎

故嘗耳熟于百聞今幸目成於一眄恭惟某官太丘盛德之裔崇寧遺直之家擅海内之名客蒙驚坐之目宰天下之志衆推分社之均褒崇摛黼黻之章光寵賁衡茅之陋雖匪朱陳昏姻之故素交元弓兄弟之賢不謂投老殘年衰病之身復睹角立特出譽髦之士結門外之徹已諧求友之聲賦井眉之餅庶獲賞音之遇

賀劉守到任啟

辭榮禁路歸老窮閻望長者下風雖未諧一日登龍之願陪先公高躅嘗叨綴三朝從槖之聯多難凋零流年晚晚柳儀曹之先友今有幾唐正元之朝士已無多豈謂死生契闊于三十載之際復見老成典刑于二千石之重恭惟某官抗高明而絶塵瞠若剸盤錯而游刃恢然分北顧宵旰之憂把一麾而去國付南度保釐之託擁千騎以臨州共興來暮之謠咸快爭先之睹自惟悼髦之年垂盡弗洎于駿奔庶幾夙昔之契未忘俯深于燕賀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五目録

啟


田王倅賀冬啓

二

回趙倅賀冬啟

回平江趙倅賀冬啟

田兩倅賀冬啟

回强守賀冬啓

二




鈔校書籍

回莊守賀冬啟
回吳守賀冬啓
回錢守賀冬啓
二
三
四
回江陰趙守賀冬啟
回王倅賀冬啟
回晉陵黄令賀冬啓
二
三
回沈倅賀冬啟
回鎮江劉都統賀冬啟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回梁守賀冬啟
回無錫馮宰賀冬啓
回莫守賀冬啟
二
與鎮江劉都統賀冬啟
與梁倅賀冬啟
答葉守賀冬啟
回郭守賀冬啟
二

#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五

## 啟

### 回王倅賀冬啟

望金谷之塵固非一日傃少麻之壁亦復累年莫申與梓之恭奚逭負荊之咎茲葢伏遇某官情高皦日義薄層雲悵墜甑之空已同棄物軫遺簪之舊終不忘情屬君子之踐長悼孤生之永已千鈞借重俾蟠木為先游之資一語吹生謂死灰有復然之理其為欣　莫究頌言



紙校書籍

圭景迎長珠星紀瑞推英起千齡之運拔茅連衆彙之興恭惟某官儒學發身三冬足用靖恭介福七日明來茂對休辰寵綏故友加惠桑榆之晚甫憐鍾漏之餘文摛白雪之詞韻中黃鍾之律幽懷破散穆如負日之溫病目驚窺絢若瞻雲之爛莫馳慶謁第激歡悰

回趙倅賀冬啟

老將及耄不知歲月之遷性不便書莫致寒温之問屬時君子膺茹征之吉但有野人分芹献之心茲蓋伏遇某官利器沉潛聲華炳煥晞髮扶桑之日本自於天來濯足滄浪之淵尚從于地控屈臨邦屏分布郡條眷言一之餘光賁五雲之妙誦言穆若殆仁風揚紈扇之間玉色如正落月滿屋梁之上

回平江趙倅賀冬啟

璿璣觀象仰占星昴之中鍾律導和俯驗泉萌之動順履一陽之復茂膺五福之綏恭惟某官喬嶽儲靈猗蘭毓秀鬱鬱五雲之氣盡隆準之子孫落落萬人

之英豈重瞳之苗裔羲文畫泰天統乘乾出逢熙洽
之辰坐擁鴻龐之祉敢圖眷奬尚軫衰遲來日無多
猶伏一戈之卻溺灰欲死詎堪六琯之吹

田兩倅賀冬啟

星東壁而昏中日北陸而短至屬方群陰作沴之始
巳兆三陽交泰之期恭惟某官心平而行高才全而
德巨鳴中律呂自可吹生燕谷之中語帶煙雲固應
紀瑞魯臺之上齋心跽誦稽首拜嘉穆如抱氷有挾
纊之温恍若覆盆委分光之照其為欣幸莫究頌言

田强守賀冬啟

土圭測景鍾律均聲羲爻占七日之亨漢歷表三辰
之瑞恭惟某官游夏淵源之學龔黃慈惠之師具萬
善而齋百神訶護順一陽而復五福朋來燕寢凝香
鈴齋坐嘯顧憐[illegible]謝申貺頌言迎愛日之長巳踐化
人之國快景星之睹遂窺刺史之天

二

雲師書物日御迎長以兆氣元遂正律本恭惟某官
學王者之事值聖人之時謝吏部之文章二百年無

此作矣李將軍之才氣萬戶侯豈足道哉逮茲淮陽
臥理之秋久竚宣室受釐之對鳳鳴十二坐迎交泰
之期鵬擊三千亟觀遠大之業

回莊守賀冬啟

六琯吹葭嶰簫應律五文刺繡圭景迎長恭惟某官
履七日之休辰陪千齡之興運分符共理蚤疏三接
之榮拔茹同升坐擁朋來之福眷言衰謝首被頑存
委大貺於窮途抒高情于麗藻黠如逃谷共分一日
之光廹若觀臺獨現五雲之體

回吳守賀冬啟

魯臺之望占祥嶰谷之鳴應律雖三尺之氷厚緊衆
陰凝沍之時而一寸之暉長寔萬寶欣榮之始恭惟
某官挺生耆哲出應昌期萬室連甍擁袴襦而詠千
畦接軫賣刀劒而耕諸縣豐登四郊清謐泰壇展寀
方迎天地之休宣室頒釐行奉鬼神之對

回錢守賀冬啟

天正著統陽德離潛黃宮調六氣之元清臺表三辰
之瑞恭惟某官學惟古訓道與時行盛大光明接千

齡之熙旦奇龐福艾擁百順之鴻休方膺共理之求
已促追鋒之召感寸陰而惜日喜添綵線之長待甘
雨以為霖行被袞衣之拜

二

六琯鳳鳴奏伶倫之律五星珠貫符太史之占一德
撫辰羣公受祉恭惟某官進非師錫出為時須秀鍾
河嶽之靈氣塞堪輿之大賢如趙成季熙〻冬日之
温文似張水曹藹〻春雲之態時乘豐大順履洪龐
千騎森然方擁馮熊之貴一翁老矣空懷賀燕之私

三

衡占灰仰琯候葭飛衆正上行百神來燕恭惟某官
名高哲艾文擅詞宗見王千里而來獨出漢諸臣之
右舉國一人而已孰謂魯真儒之多親值聖時具膺
吉禄蔭堯雲之潤寧煩臺緹之占瞻舜日之華奚俟
土圭之測

四

六氣宣和八風順序聖人觀象見天地之心君子安
身待陰陽之定恭惟某官道尊而日損德進而時行

綸閣紬　紅藥映五花之妙斗城問俗彤襜煥三組之榮屬陽德之離潛宜陰靈之薦祉方興未艾與日俱長俾壽而昌逢辰茲始莫申慶謁但極歡悰

回江陰趙守賀冬啟

灰心久矣不復競辰暴背欣然未忘愛日忽墜綈袍之信有踰衮服之華恭惟某官建牙當七十城剖竹猶二千石儲休帝籍挺秀儒林玉具高拄頤真江山風月之主金印大繫肘寔巖廊柱石之姿履華旦之休明悼窮交之濩落剖雙魚之尺素空慙強食之言分九醞之霞觴應笑獨醒之陋

回王倅賀冬啟

帷宮瞻柴燎之升緹室候泉萌之動煒　離明之旦麗鴻解雨之恩恭惟某官出逢君子之時夙蘊大賢之業密庸　千里仰成分布寬條一堂坐嘯履茲陽復茂擁神休宣室受釐行促追鋒之召窮閭埽軌空懷賀厦之私

回晋陵黄令賀冬啟

日行北陸之次兆群陰退聽之祥星占東辟之中緊

盛德光亨之始恭惟某官袖牛刀之手安鸞棘之栖
履茲陽復之辰茂介朋來之福吹溺灰于欲死溉病
木於垂枯豈復小民惟祈寒之怨有同野老負愛日
之暄感頌之私占言難盡

二

紫壇之燎升方承大祭黃鍾之氣應以召太和恭惟
某官重學三餘逢辰一旦雖後凋之操不改於炎涼
而拔茹之連自同於消長逮茲陽復宜與時亨當為
傳說之霖起副蒼生之望猶有趙衰之日空遺故友
之思

三

斗柄北旋陰凝而涸日車南指陽復而升恭惟某官
秉心有執德之堅適變得隨時之義自臨卿縣衆謂
賢公已應虞書三老之文更遇羲爻七日之吉全和
氏之璧而去何喜如之彈貢公之冠而來自今以始
回沈倅賀冬啟

寔陽德離潛之始緊天心
候一寸之陰占四分之
顧俊之初恭惟某官德日進而又新福川增而方至

豫州半刺史素高國士之風魯國一真儒宜冠廷臣之右逢辰休顯錫兼鴻龐鳴玉趨紫宸之朝寧有騷人之感擊鍾應黃宮之律佇觀君子之亨

回鎮江劉都統賀冬啟

時乘元駱氣毗黃宮占昏旦以候軫壁之中謹葢藏以待陰陽之定恭惟某官得一編書于神所授出六奇計而世莫聞控帶二江猶傳鐵甕折衝千里是一金城履茲陽復之辰宜介朋來之福追鋒亟去行超三衛之雄授鉞重來更揔十連之重

二

一德時升緊上將逢辰之始三微氣應宜百神薦祉之多恭惟某官威名攝烏鼠之戎圖畫冠麒麟之閣一戈卻日天地與之低昂萬馬追風山岳為之頹仆履茲陽復坐擁神休望金谷之塵遥想盍簪之盛卧漳濱之疾莫伸賀厦之私

三

嶰竹十二筩以製律本而鍾聲出應土圭尺五寸以求地中而綿景迎長恭惟某官握虎豹之韜揔貔貅

之旅跨追風之驃超月窟以窮探乘問漢之槎挽天河而一洗逢辰休顯受祉鴻龐占魯臺之雲坐見葱葱之氣望長安之日行瞻穆穆之容欣頌之私敷宣莫罄

四

肇一氣之元正八風之序日居木上逮休復之祥雷藏地中實奮豫之始恭惟某官山西將種斗北人豪三令之行凜如負雪之嚴一怒之威若迅霆之震勤勞百戰感會千齡方剛德之浸亨宜龐禧之攸降出分帥閫秉大將鈇鉞之權歸護殿巖正祈父爪牙之命

五

擊金鍾而効氣定五日之中比玉琯以考聲正八風之序恭惟某官尊俎猷未行之難鼎鍾銘不賞之勲當大人繼照之明應君子彙征之吉帝寬憂頑神聽靖共受祉未可量逢辰自今始聞鼓鼙而思將帥佇覩祈父之歸羞蘋蘩以薦王公聊致野人之獻

六

太初更漢　之元招摇紀夏正之月道隨剛長福與
時升恭惟某官四岳藩翰之臣萬夫貔虎之帥聲名
震夷夏忠義貫神明方一陽氣應之初實衆正上行
之日六纛啟重侯之貴巳登將閫之崇九芝塗細札
之畫行踐樞庭之拜未遑慶謁但激歡悰

七

晝參日采夜考星中八能之士板書以奏五音二重
之室緹縵以候一氣恭惟某官生孟陬庚寅之日應
上元甲子之辰迎連珠合璧之祥擁錫盾琱戈之貴
名參柱石功載旂常魁然斗北之豪久揔侯藩之重
踐此日南之慶亟趨帝席之前

八

距門墻不能百里違旌旆亦復累年忽驚紀律之新
又見陽明之復恭惟某官受天大任秉國中權入扈
殿巖擁漢將南北軍之衆出揔戎索陳楚師左右廣
之容逢寖明寖昌之辰介時萬時億之祉望青油之
幕想見元戎壽斝之飛述銀筆之辭聊効野人食芹
之薦

黃宮之氣應方調嶰竹之音紫壇之燎升首被蓼蕭之澤恭惟某官浩浩禀堪輿之氣英英鍾河嶽之靈會天子躬三歲一郊之儀而上將擁七日朋來之福端闈發號宣室頌鼇鴻名增帥閫之崇細札奉璽書之寵自笑匏瓜之繫莫預榮觀但有野芹之甘欲分貴献

回梁守賀冬啓

五勝相乘三微始著肇見陽明之復用符剛德之亨恭惟某官道術通明器資淵博兼文學政事之選葢聖人之徒與為循良慈惠之師繫大夫之賢者逢辰茲始處顯宜先泳年光如化國之長寧須測景摛墨妙有郇公之體奚俟占雲輿頌所同空言難叙

回無錫馮宰賀冬啓

一氣默運泉萌動而陽升諸朋福來茅茹連而彙進恭惟某官靖恭居位愷悌宜民雉出桑間已著賢仁之治弦鳴堂上更收清靜之功剛德浸亨蕃釐絡至撫一雷之土共觀鳧舄之飛履七日之辰佇見龍梭

之起

田莫守賀冬啟

星圖表端占五緯而睹珠連律本均聲製六琯而聆鳳吹恭惟某官一朝人傑百世吏師華省望郎斗城良牧暫輟邃嚴之直來蘇凋瘵之餘化國舒長逢辰茲始魯侯燕喜受祉難量自嗟匏繫之生方預觴行之列其為欣頌莫究名言

二

漢歷授時紀上元之次羲經畫卦為來復之初恭惟某官經濟之材將膺帝賚中和之政自與天通梅載華如紺碧而發于暮春露薦降如飴甘而零于午夜嘉禾合穎瑞麥兩岐屬當七日之休辰通契千齡之興運以天公降祥之娄奚俟占雲而使君報政之成行當就日其為欣頌難盡名言

與鎮江劉都統賀冬啟

吹比竹而音諧布重緹而氣應三微著象五緯宣光恭惟某官萬斛巨川之舟千雉大邦之屏手揮羽扇舟中敵國何有哉坐擁戎旃席上過師乃如此履休

明之盛旦介億萬之龎　疇衛社之勲行布白麻之號享銷兵之福遂臻黃髮之期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與梁倅賀冬啟

吹比竹而音諧縵重緹而氣應三微著象五緯宣光恭惟某官一門萬石之家四世五公之胄印金斗大珥玉蟬聯累朝閥閱之華奕世衣冠之望來展赤驥追風之足尚淹紫鸞止棘之栖屬天公顧俊之初屆陽德離潛之慶于時測景方加刺繡之長將遂披雲大慰傾葵之望其為欣頌莫罄敷宣

答葉守賀冬啟

調六律之音天統冠三正之首辨九章之序羲文占七日之祥恭惟某官禀間氣而生應昌期而出刺史之天大奚煩補石之工化國之日長自笑卻戈之陋仰睇魯臺雲物之瑞實應商巖霖雨之求一陽進而道與時行衆正興而福緣類至畫室應圖而龍見行綴甘泉法從之聯尚方賜履而鳧飛已著方丈真仙之籍共為瞻頌難盡名言

回郭守賀冬啟

三正冠天統之元七日驗陽明之復龍離潛而現寔
大人繼照之初鳳覽輝而翔應君子彙征之吉恭惟
其官德由日進道與時行倬彼雲漢之章爰告魯臺
之慶薰然慈仁之德聿資周翰之良歲美人和政平
訟息盍奉追風之詔亟歸調鼎之司人望既孚師言
惟允其屬有魚菽之祭于先人敝廬之下莫申燕雀
之賀于使君燕寢之前第賡擊壤之謠聊効食芹之
獻



一氣旋宮八風協序三微始著百順皆來恭惟其官
挺松柏歲寒之姿鍾河嶽英靈之氣行藏體聖人之
道顯晦得君子之時當飛龍利見之初應拔茹彙征
之吉天衢聽履追祥鵬九萬里之程燕寢傳觴慶蟠
桃三千年之會

鈔校書籍

#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六目録

啟

回王倅賀正啓
二
回向倅賀正啟
回張倅賀正啓
回平江趙倅賀正啟
回強守賀正啓
回莊守賀正啟

回趙倅賀正啓
回汪倅賀正啟
回錢守賀正啓
二
三
回江陰趙守賀正啟
回晉陵黄令賀正啓
回沈守賀正啓
回周守賀正啟



回平江胡司法賀正啟
回鎮江劉都統賀正啟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回無錫馮宰賀正啓

回莫守賀正啓

回宜興陳宰賀正啟

與莫守賀正啟

與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回葉守賀正啓

回郭守賀正啓

二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六

啓

回王倅賀正啓

桑田蕪漫忽揚東海之塵蒲柳衰殘已迫西山之景壯心空在来日幾何履茲潛陽出滯之辰舉有除舊布新之喜恭惟某官乘時顯晦玩世徜徉歌生民嗣歲之興應大有自天之吉朋簪四合風流栢葉之觴句法一傳妙絶椒花之頌每興懷于故友久編藉于遺氓速墜函封增光莫齒雍容堅上那聞櫪馬之鳴

骯髒門旁自笑桃符之換

二

椒盤嗣歲雛鼓送寒茲惟萬寶趨新之時獨見故人求舊之意恭惟某官秉心直諒蓄德輝光儒雅吏師風流別駕日行黃道盍趨鵷鷺之行風振紫山高琢鶯花之句恭承嘉惠重以好辭賦谷風之三章度陽春之一曲歆回殘稿復被青黃老病摧頹莫預董秦之奉悲歌慷慨空傳宗武之詩感愧交懷占言難盡

回向倅賀正啓

四序更端二儀交泰接千載顯期之盛宜群公受祉之多恭惟某官明哲保躬儒雅飾吏順履天正之吉容迎神貺之休椒頌傳聲莫預一觴之薦鋒車趣召佇觀三鄧之趨

回張倅賀正啓 甲子太歲

天德更端人正肇序清臺課上元之 方呈珠璧之祥絳人推甲子之年遂軫泥塗之辱伏遇某官高文起廢妙語噓枯大聲追木鐸之音絕唱儷陽春之曲屬介頌椒之慶載賡伐木之詩眷茲衰朽之餘被以

青黃之飾高懷落〻曲敦耐久之情老語諄〻但有流年之感

回平江趙倅賀正啓

日薄西山已迫桑榆之晚春回北斗又覩椒柏之新茲蓋伏遇某官德厚鎮浮道直矯枉惟下俚炎涼之態每形于令尹三仕三已之間而故交久要之情獨見翟公一死一生之後敢圖衰蒭猶被頒存垂褒華衮之章加賁綈袍之旧老冉〻而將至空驚嗣歲之興物欣〻而向榮已被先春之暖

回強守賀正啓

太史書元上經揲泰三朝謹始萬寶趍新恭惟某官魯國真儒漢京循吏特達李將軍之勇一諾可重于百金妙絶張公子之詩千首固輕于萬戶蓋聲氣相求于一道故升沉靡間于殊途殆茲歲序之更獨見人求之舊賦椒盤之頌莫瞻列炬之光分棠之陰亦預春班之澤

回莊守賀正啓

五勝代興既周必復一元更始以故為新賢德所臨

祺攸介恭惟某官碩大光明之傑循良慈惠之師二千石班春占土牛而得歲五百年往世摩銅狄以興嗟履運中興逢辰交泰一城嘉色欣〻上旄羽之塵四野春聲藉〻　袴襦之詠其為占頌難盡名言

回趙倅賀正啓

莫景飛騰自遂桑榆之暖風光流轉又驚椒柏之新署新桃以禦不祥椒槁壤以求如願未能免俗且復効顰伏遇某官順履昌期寵綏故友一言起廢奮百蟄于坯土之中老物增華茁九芝于枯槎之上

回汪倅賀正啓

蓋茆容膝面壁觀心不知晦朔之遷但覺暄寒之異圖欝壘之象莫驅五鬼之窮進屠酥之杯豈恨一翁之浚茲蓋伏遇某官收憐衆棄矯拂群庸方當嗣歲趋新之時獨見懷人求舊之意疾風拔木勁艸之立巋然烈火流金韞櫝之藏自若重遺緘翰申貺頌言蒲柳餘齡方受　之託瓊瑰妙語空啻十襲之藏

回錢守賀正啟

頹齡餘幾見謂陳人端月載臨尚修故事門符執厲

方懷欝壘之求齊釀先春遂解臺駘之崇恭惟某官
威風惠氣舒慘一方大册鴻文斧藻萬物著槿帽而
撾羯鼓桃杏驚開叩羽絃以召黃鐘川池凝涸肇履
三正之吉大均千里之釐固欲從公共分一日況復
如我獨有二天莫副願言但深欣誦

二

四序密移物無終否三微浸大福有朋來恭惟某官
躬成明之姿撫休嘉之運九歌由勸每懷天保報上
之心衆正彙興共享既醉太平之福逢辰茲始稱壽
宜先自憐幽屏之餘莫預駿奔之數獨無高論進輸
投薤之忠尚有寸誠堪賦頌椒之什其為欣頌莫盡
名言

三

夏時御正周　更端首三統于承乾交二儀而畫泰
恭惟某官介藩均佚秘殿紬書順履三朝親逢一旦
日月十二會巳符營室之占春秋八千年宜介大椿
之壽方修慶牘遽墜嘉音雖涸轍垂枯久後卧龍之
起而枯根欲朽空留萬木之春

回江陰趙守賀正啓

門垂葦索盤頌椒蕃星回斗野之杓春入練江之色恭惟某官才高帝胄名著吏師與庶民共楚臺之風得賢者樂齊宮之雪道載土牛之出遥知卿月之臨門閬櫪馬之喧空想德星之聚方納履新之慶尤深懷舊之私黃絹占詞白衣載酒渴心不展莫預西園飛蓋之遊食指可占詎有北海空尊之歎其為欣頌莫究敷宣

回晉陵黃令賀正啓

周星既復端月初臨梜桃梗以厭天行節土牛以戒農事恭惟某官獨高政事之選衆推慈惠之師治千乘之賦而辦多〻最百吏之課而書上〻爰履三朝之吉茂迎百順之祥藉〻郡氓唯惧乖時之及諄〻一老空懷芹献之心

回沈守賀正啓

銅渾觀象歲籥代終玉燭宣和春元茲始恭惟某官躬行古道親值聖　方上聖解絃更化之初應君子連茹彙征之吉逢辰有俶錫羨惟休黨耜省耕盍致

九推之助脂車入覲更疏三接之榮

回周守賀正啓

魯經書五始之元漢儀紀三朝之會緊萬寶化生之日兆群賢彙進之祥恭惟某官哲謀肅乂之才正直端拱之德親逢聖旦方興見晚之嗟順履王春宜介朋來之祉自憐老去實聳遐瞻千指蒙休竊芘棠陰之舍一觴献壽莫持椒頌之盤

回平江胡司法賀正啓

璿璣驗中星之見以紀王正象魏布端月之和呂前民用恭惟某官識洞陰陽之蘊氣凝天地之中妙語春容暖于布帛大篇舒卷燦若煙雲適臨元吉之辰宜集善祥之慶重勤大貺遠墜嘉音問輿人之紀年敢冐復陶之寵賦阿戎之守歲空驚莫景之斜

回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四序平分歲星更始三陽彙進卿月高升恭惟某官門地山西之豪時望斗南之傑磊落掀天地一九泥可封百二之關叱咤生風雲半段槍可破十萬之衆爰介春祺之慶猥先故物之求緹騎咫來函書拜辱

渴心不展空懷賀厦之私輿論可占行有築壇之拜
但深欣誦莫究名言

二

炎正嗣興接千齡之統王春肇序登四海之圖惟時
百戰之多宜受朋來之祉恭惟某官鞭笞犬羊之衆
弭漢飛將軍駕馭貔虎之師為唐大都督名書鍾鼎
勲載旂常逮茲熙旦之逢益茂春祺之介倚爪牙之
衛久外揔于師干咨帷幄之籌盍坐圖于廟勝其為
欣頌莫究名言

三

歲律嗣興陽明彙進山無紀歲但驚寒暑之更容有
凝年重起泥途之歎恭惟某官高情耐久偉量鎮浮
長鳴司風雨之辰特操厲冰霜之節受履三正之吉
方喜新厭故之時獨占一紙之書皆悼屈傷屯之意
拜嘉甚寵懷惠靡忘肅〻初筵莫賦椒聲之頌區〻
微贄但分芹献之甘欣慶之私占言難盡

四

周星既復端月嗣興一元資萬彙之生諸福會三朝

之慶恭惟某官奇麗福艾碩大光明謀初百中而妙若穿揚善後萬全而勢如破竹履端茲始錫羨有初建大將之旄行占郭令中書之考聽輿人之頌盡歌魯侯三壽之詩瞻頌之私敷宣罔罄

五

藏氷北陸四序歸餘迎氣東郊一元更始恭惟某官執干扈殿嵩之峻建牙分戎閫之雄千載逢辰三朝受祉桃弧棘矢山林無魑魅之逢柏葉椒花壑谷有吾公之樂眷言幽屏遠墜珍投原田每〻敢有圖新之願綈袍戀〻空懷求舊之私瞻頌之私敷陳莫罄

六

願三朝之會方占參尾之中登四海之圖今在斗牛之次有開令序允屬休辰恭惟某官肇履春元容膺帝賚揔戎旃之重有嚴帥閫之雄聯貂冕之華宜視公槐之貴名偕曰起道與時亨壽福而臧行致百朋之福老衰而耄又經一歲之除

七

治　以觀天象式序三辰作經以謹王正蓋尊一統

恭惟某官器深而博行直而方六奇淵秘感鬼神一
節英明貫金石三微紀月欣穀旦之親逢四德體元
宜春祺之協應爰擁師干之重久資戎翰之良疇敵
愾之勲已紀雲臺之象揔嚴凝之護行資武帳之籌

八

星紀初回春祺紹至三陽朋進一德上行恭惟某官
沉雄宏毅之姿奇麗福艾之相奮空拳而扼虎亢絶
藝于屠龍入護中宸作朕心膂出膺外閫為國爪牙
履茲潛陽出滯之辰宜介小往大來之吉元戎十乘
可擬金城百雉之崇袞服九章行應台躔六符之象

九

玉琯頒正象魏法布千歲之日于此求端一旦之逢
自今作始恭惟某官盛德介百福之祉勞謙忘千乘
之尊悼故老之遺已迫桑榆之晚暮納履新之慶宜
同艸木之欣榮踞誦拜嘉占詞叙感明月空塵于大
眡陽春莫儷于好音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無錫馮宰賀正啟

曾經表首事之年漢儀絶朝正之月木行履運金奏

宣龢恭惟某官德齒為老成人豈弟為風化首親逢
熙旦坐擁龐禧更桃符于兩戶之間所閱　多矣飲
屠酥于衆稚之後而壽莫量焉重勤一騎之臨亟拜
朋緘之辱嘉言慰藉溫然如勞酒之醺老語諄諄蕞
尔真祭魚之獻

回莫守賀正啟

考音聲而太簇鳴候昏旦而中星見群剛浸長諸福
朋來恭惟某官道大而時升德成而日進耆艾省臺
之望風流藩翰之良桃梗効靈藹千門之佳氣土牛
占歲喧四野之春聲凡附託于一廛舉涵濡于九里
遠馳緹騎辱貺函書椒盤頌花雖莫預阿戎之集屠
酥送暖豈復夏范叔之寒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宜興陳宰賀正啟

北斗回杓歲星始見東郊載耒農扈將興恭惟某官
豈弟宜民忠嘉許國未展雲霄之步先安枳棘之棲
進服邇僚師言惟亢親逢熙旦賢路方開盍紓晝繡
以疏三接之榮更為春酒以介千齡之壽其為欣頌
莫喻名言

與莫守賀正啓

桃符逐厲俄驚一歲之除椒頌薦馨共慶三朝之會恭惟某官佐王之學當陪國論承流之寄尚布藩條寅奉夏時肆頒堯紀進牛鞭而占歲凭熊戟以班春咸欣〻聞鼓樂之音舉熙〻有登臺之樂東閣之梅紀瑞已開故歲之花南國之棠交陰晉誦他年之愛

與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一氣不頓進念交泰之難逢四序本平分慶履端之有儆恭惟某官戰勲出諸將帥之右賀畧得古兵家之流空萬竈之煙已徹秋防之警按諸營之栁佇瞻春事之新迨茲穀旦之臨宜奉椒觴之薦柴門寂〻正服老農夫抱甕之勞幕府潭〻但想大賓客盍簪之盛

回葉守賀正啓

舜璣占七政之齊繫上聖撫辰之盛漢儀講三朝之會寔群公受祉之初恭惟某官式古訓以禔身奉天時而布法束縛群奸如束濕恢〻無漏網者養護小民如養雛洋〻其得所哉迨茲三陽交泰之初舉有

一視同仁之喜斗回寅柄方行太守之春椒頌辛盤
聊効野人之献其為欣頌莫罄名言

回郭守賀正啓

天王居正建大號以表年方伯承流履春元而受祉
群陰消伏萬寶欣榮恭惟某官鍾五百年間氣之英
分二千石名城之寄輿情樂只謡頌藹然屬剛德之
逮亨宜春祺之攸介鋒車追召已塗芝檢之書荷槖
聯榮行奉綸闈之直

二

盤頌椒花門書桃梗排群陰于九地集大慶于三朝
恭惟某官凭熊軾而應木行之辰進牛鞭以驗金穰
之慶埽遺蝗于積雪之下散鷰鳥于列炬之中萬室
安眠不聞夜吠午門喜笑已作春聲布寛大之條以
廣上恩發中和之政以尊時令紆丈二之組已載觀
嗣歲之興奉尺一之書行見履賛元之任

#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七目録

啓

復官謝沈相啓
謝万俟相啓
謝湯樞密啓
謝程參政啓
賀張參政啓
謝陳樞密啓
謝韓尚書啓

謝湯中丞啓
謝周殿院啓
謝中書王舍人啓
謝凌正言啓
謝凌舍人啓
謝尚書侍郎啓
謝榮守太監啓
謝孟郡王啓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七

啓 紹興丙子

復官謝沈相啓

上書北闕俯輸螻蟻之微情出綍西垣仰玷乾坤之大造緊昊〻垂精之感寔惓〻造膝之陳伏念某謀身惷而愚受性拙而褊自知寡與見謂畸人卒蹈危機為世大謬强弩射市非我獨也而薄命安所逃腐鼠中人了無預焉而奇禍乃如此舉有竊鈇之態動成投杼之疑固已不勝衆楚之咻豈料又生一秦之

患遽興大獄首寘嚴科輸之鬼薪論為城旦致之必死示以無還自惟十九歲而羝之乳無期豈謂一千年而河之清可俟晉馬已老矣空懷伏櫪之思吳牛尚喘焉由軫駐車之問茲蓋伏遇僕射相公堂：社稷之鎮英：人物之宗開闡大公主張善類凡預平反之筆皆為全人一歸造化之鑪舉無棄物出餘燼于溺灰之後援窮囚于擠壑之中鸞膠續絃可補黥劓金篦刮膜復睹清明所以示丞相宰天下之平於以坐王者居域中之大滌除宿負申救沈寃收茲不齒之身寘諸無過之地戴更生之大賜亦何殊食馬之恩願垂盡之餘齡猶欲効搏埶之力

謝萬侯相啓

夢得之謫九年嘗　太釣之問屈平之放三載尚從太卜之占況茲二紀流落之餘而有一旦遭逢之異伏念某頃繇學省進貳憲臺五號請和戎可紓之時當倉卒非常之變以安國步一章論伏闕必啓異日羣小不肖之心以召亂階豈因為読：之異論以冐刑誅姑欲効惓：之愚忠以裨廟筭大臣按劒而怒彼

游蒐之聚小醜何為諸生舉幡而來謂中興之佐一
蘧已足既大違于國是旋黜守于方州未幾胡塵再
犯京闕生民罹塗炭之害中都萃蛇豕之妖靖康龍
沙萬里之遷明受錢唐二凶之叛誰為禍首端坐自
如獨有言狂衆慍猶在皇天悔禍聖主厭兵始畫地
尋和戎之盟亦制辟懲伏闕之士不辨履霜之早固
知圖蔓之難其之不才過乃由此茲蓋伏遇僕射相
公三朝雋老一代名臣歷睹群公朋黨復讐之私馴
致四郊戎馬長驅之禍餘風未殄巨寇相乘踐覆車
之轍而弗疑抱救火之薪而益肆面謾君父蔑視同
寮方造膝論事而猜忌忽生巳反眼為讐而兇怒不
測況于艸芥踐踏何嫌重以雷霆糜滅可待側聞爰
立寔慰具瞻始以尊君親上仁民愛物之心盡草妬
賢疾能惡直醜正之弊興衰故物加惠窮途收之納
溝必死之中被以肉骨更生之造餘年索矣稱劾茫
然班荆復椒舉之亡固不渝于一諾結草亢杜回之
役尚圖報于九原

謝湯樞密啓

受一廛之地正窮閻待盡之時賜十行之書有賢路聯華之寵大鈞块圠皆被陶鎔莫鏡衰殘足以榮耀竊以孫叔敖去楚令尹而無憂色齊管仲奪伯氏邑而無怨言孰知古人喜懼哀樂之情豈謂得喪窮通之故某久罹謗黜辱在泥塗盡褫官資降為皁隸偶不至弭耳作纍之狀亦未嘗變色慍戚之窮公伯寮之愬季孫其如命何臧氏子之沮魯侯不遇天也數固必復事有可還治道勃興群賢彙進欣逢一旦感會千齡當軸處中改絃更化上稽公論下合師言正路宏開群情胥悅若梅林之望已慰渴心如屠門之過固自快意更過執肉分珍之賜重叨投醪共飲之仁凡今日之所蒙在孤生為最幸茲蓋伏遇知院樞密文章華國道德佐王思天下飢溺而同其憂得英才教育而共其樂謂居上繫民之休戚當挺身為國之安危故能簡上帝之心出而任大臣之事永惟許國之義莫如得士之昌追録故臣半為異物禄介子弗及矣寧無恨焉封雍齒而先之固有喜者

謝程參政啓

囊封奏御方虞冐犯之誅詔紱疏恩更濫褒陞之典
擢從罪籍加賁朝紳叨拜恩榮恍如夢寐伏念某有
至愚極陋之累無固身慮患之明名浮而挺災言狂
而造怨一夫誑楚纔挾謗書衆鬼謀曹遂成奇禍身
名破滅僅齒平民骨肉喪亡惟殘一老每追惟合浦
牛衣之泣空帳望華亭鶴唳之聞偶餘息之尚存信
此身之有待上聖撫域中之大群公宰天下之平魯
一真儒覽輝而獨下衛一多君子援茹以同升壞
植散羣除苛解姨盡蠲寄網稍出羈囚夫何二紀禁
錮之餘亦預一時甄收之數茲蓋伏遇參政氣充剛
大性極高明闢正路而有疾邪距詖之功鎮頹波而
厲激濁揚清之志謂栁士師之黜豈一身寵辱之足
云而阿大夫之烹實公道廢興之所系出沉冤于無
所告攄孤憤于不獲申蓋將使多士皆歸心焉豈但
令小夫獨受賜耳洪鈞所播纖芥無遺不疑償同舍
之金彼誠誤矣晏子解左驂之贖幸孰甚焉大惠不
貲空言難叙

賀張參政啓 丙子九月

伏審崇奬者明進陪國論寵數絶廷臣之右歡言溢
海宇之間恭惟叅政學邃六經之醇名冠萬夫之表
文章雋老道德宗師太公遇西伯而来歸謝傅卧東
山而強起天下之義理所閲多矣民間之疾苦皆親
見之以兹開物成務之姿方當經體賛元之任得時
而駕莫如今日當仁不讓豈在他人四方聳岩石之
瞻群生佇大鈞之播何必埋輪道上奮一怒之快于
豺狼自可借箸食前折千里之衝于尊俎其漂流棄
物衰槁餘生側聆置輔之求倍切依仁之願爰念囚
山之久固已蒙觧縱之恩尚未填壑之時猶及見經
綸之盛

謝陳樞密啓

身老百罹久安窮陋推恩三宥俾觧拘維驟起民閭
載通吏籍伏念某漂流嶺嶠歸宿田廬乞火于南隣
北里之中拾穗于東阡西陌之上醉尉訶怒窮鬼揶
榆卧聽戾彦桑婦之歌起和欵乃漢翁之唱年開八
秩星度兩周餘息猶存榮望已絶肆覃茂渥加賁餘
黎訪千樹桃而苔生種一頃豆而萁落五雞二母彘

已編勑海之氓三鍾十束薪尚賦支離之禄恭惟樞
密文高和寡材大用難雁塔書名極天下掄魁之選
鰲扉視艸冠内朝供奉之班首膺齋卜之求分總樞
機之要巍乎社稷之衛　然邦家之光將相安危之
寄方隆朝廷人物之評所系一言卽可衆論景從致
茲衰屏之蹤遂玷明揚之列雖大人行大公之道固
不以為恩而小人懷小己之私詎敢忘其報

謝韓尚書啓韓任刑部兼權臨安府兼詳定一司勑令

先哲王之制刑垂萬世不刊之典大司寇之議法哀
一夫無告之辜仰緊善貸之仁茲謂難逢之會伏念
某許身甚拙涉世尤疎自任一介不移之愚久處衆
人必爭之地以和戎緩兵為是以伏闕首禍為非狂
疎不切于事情迂濶動乖于時變滑稽玩世但思碌
碌以全身骯髒倚門豈免栖栖而為佞卒罹大謗自
抵嚴誅悵來日之無多悼孤生之永已誰復憐者被
以三薰三沐之慈遂一洗之出于大謙大呵之域茲
蓋伏遇詳定刑部尚書以儒雅飭吏事以忠義結主
知德大而矜愚器博而容衆威名烜赫京兆之智發

伏如神議論詳明尚書之心持平似水草去析言破律之獘輔成救焚拯溺之功豈圖二紀禁錮之餘首玷一言平反之重自今知免矣已逃溺簀之誅抑過所望焉俄見壞陂之復窮途易感没齒難忘

謝湯中丞啓

削丹書于秋官之籍緊聖天子獨斷之明齒清諒于月旦之評寔卿大夫游談之重伏念某藐然一介蕞爾餘生三蟲作心腹莫大之憂二豎為膏肓不治之疾固嘗求福于木居士亦復祈巧于天女孫鬼神悪而天高不聞蛟龍怒而淮深莫測歘如過隙星紀之換兩周悅若披雲天日之光一睹仁言摶矣王路坦然一燈借明九里蒙潤補壞墻而翁怒自干非意之誣束縕火而婦還更冐曲成之造茲蓋伏遇中丞剛大之氣充塞堪輿謇諤之聲動摇山嶽靖恭好直忠憤疾邪哀此窮途已同棄物掀于淖而濯西江之水傳之羽而培北海之風骨鯁在咽久從喑噫腦脂去眼復見高明銘佩之私占言難盡

謝周殿院啓

蚤罹譏慝俾從四罪之誅卒賜辨明復序兩甄之列
伏念某自惟孤拙屢致怨憎一哆南箕之成莫障西
風之汙窮途栖屑何止百罹莫齒侵尋惟欠一死屬
君相明良之合會聖賢馳騖之初抗議去譏疏恩起
廢晉屈産之乘已老復何為哉魯靈光之殿獨存殆
非偶爾茲蓋伏遇殿院忠憤慷慨剛德沉潛公論倚
平國勢增重善救無棄曲成不遺致茲流離放逐之
餘亦被收拾哀憐之數輪囷老榦雖無意于雲霄呃
喔長鳴尚不渝于風雨

謝中書王舍人啓

衆毀盈庭陷以人臣之大慝一言投匭槩之天下之
至公伏念某與人無茹肝涉血之仇而所遇有笞地
射天之惡欺君指鹿怙衆嗾蘖合為一朋興其凶怒
彼越俎者彈文本自于借秦遂下石焉制獄暴興而
助桀鑽皮出羽洗垢索瘢雖云極鍛鍊之工終莫得
毫毛之罪微笑忽生乎偃月疾威不掩于迅霆固自
不知其所以然曷為至于若是極也忽三州之檄同
日俱下合諸戎之卒特挺促行幼女牽衣老妻裹飯

旁觀尚為之出涕在某固難以為心流落三年阻絶萬里旋蒙恩貸歸守故丘一室蕭然物故幾盡老妻憂死幼女病亡藁葬空山但餘兩冢寸心破碎老淚縱横惘惘可憐奄奄欲盡方群小快一時之怒頑一老之休戚何足言以四海望中興之心而大臣之舉措乃如此第莫追于既往豈有待于將來不圖餘生復見今日大明博照衆正上行噓枯吹生朽株蒙潤起幽作匿蔀室垂光雖周黎民固已無遺而絳老人于今獨在悉除過故復冐官榮茲蓋伏遇侍講中書舍人巖廊柱石之姿宗廟盤彝之器學通聖域文擅詞宗首膺仄席之恩入奉受釐之對論經秘殿舌有風雷視艸西垣筆參造化屬令小子叫閽之日驟蒙明公援壑之仁自惟無褚公半面之新何以得季子一諾之重廟堂之上緩頰游揚縉紳之間發憤慷慨謂兩禁舊臣而降為皂隸以百年遺老而辱在泥塗掖起民編還畀吏籍凡此遭逢之異豈非宿昔之因大惠不貲空言莫叙昔也邑　固知寡不勝衆之難今而馬反為駒亦有老而復壯之理窮途易感沒

齒難忘

謝凌正言啓

謗焰有藝天之勢胡負而獨遭漏泉無擇地之偏卒歸于一洗緊卿大夫悼屈衰窮之助為愚不肖殘年投老之光伏念某早觸禍机久嬰罪罟兩怒溢恶更謂盜丘三尺深文論為黥布固已晤昨非而自屏豈應頌故怨以求申會上聖之作興當大賢之特起有騅有駑有騂有駱一空冀埜之群非龍非螭非虎非羆出應渭濱之卜拔茅彙進推轂相先善類攸歸國人所慕茲蓋伏遇正言矜愚容衆泛愛親仁哀此陳人未編于鬼録借之餘論俾復于官聯未知論報之方但有循涯之愧破甑固已歸于瓦礫胡所用之故車猶可備于薪蒸未忍棄也

謝凌舍人啓 凌任起居兼權給事中

負罪投閑委孤根于枳棘游談借重收莫景于桑榆竊以聖人戒讒說驚朕師之憂君子有淫刑及善人之懼雖造端之微膚受而流敝之極面謾群嚚吠聲深文次骨讒人固不容矣卒自沉于江中酷吏抑又

甚焉謂將反于地下詩書所記古昔皆然某愚不知
方動常違俗蚤羅羅織之枉久泛縲紲之拘不意自
全適有天幸銜冤二紀便當飲恨于重泉起廢一朝
可謂逢辰于千載茲蓋伏遇給事舍人論事瑣闥有
批勅之風珥筆殿物得記言之法仁惟兼濟義在曲
成閔茲溝瀆之餘丐以齒牙之論片言借寵末路增
華出之下駟之中服在左驂之列其為感悅難盡敷
陳

謝尚書侍郎啓

除殘去暴共欣湯網之開洗垢滌瑕盡稅楚冠之縶
伏念某已非故我可謂陳人褫簪裳二紀之餘服犁
鉏一廛之地流年晚晚漏盡鳴鍾病骨支離帽寬帶
落忽紆宸綬加畀朝紳顧影可憐捫心自愧踞鞍矍
鑠固無著鞭先路之心奮衰低昂但有擊缶歌田之
意茲蓋伏遇某官高情特達大節顒昂悼木偶之漂
流哀波臣之蕩汨汙青蠅之黑慨然有怒劍之揮割
丹雞之盟行矣見乘車之下

謝榮守太監啓 常州

窮愁自屏久安寂寞之濱慶賜初行亦預龐鴻之施
伏念某早居爭地卒踐畏途朝辞城南尺五之天夕
貶潮陽八千之路上蔡相君之憾空悲犬耳之黄江
州司馬之歸應待烏頭之白雷行奮地霧盡披天肆
開祝網之恩盡返囚山之客茲蓋伏遇知府高情振
薄大度矜愚出名論于月旦之評感哀音于土風之
操念泥塗之久辱仁惟轂推之先悼縲紲之非辜羹
有鮮驂之贖其為感悅難盡敷陳

謝孟郡王啓孟判平江府

早嬰憲網遂階饕餮之凶忽奉恩綸復序神荼之列
伏念某杜門埽軌固已有年對食吹虀猶懼不免爰
起夔龍之輔盡投豺虎之譏雖天寛地大徒步自由
而道盡途窮来日無幾更叨恩宥復冐官榮搔鶴髮
而彈禹貢之冠褫龍具而束公西之帶宿心猶在時
拄笏以看山習氣不除尚脱巾而漉酒茲蓋伏遇少
師判府信安王三朝耆德一代宗臣人品極涇渭之
分世論倚權衡之信章子不孝而有孟軻之辨治長
非罪亦由孔子之言致茲縲紲之餘亦被簪紳之寵

循涯有靦詠德知歸念枯樓沒藜莠之中偶然未死
俾斥鷃翔蓬蒿之下遂得此生



#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八目録

啓

復修撰宮觀謝沈相啓
謝万俟相啓
謝張參政啓
謝湯樞密啓
謝陳樞密啓
謝湯中丞啓
謝周殿院啓

謝察院啓
謝凌正言啓
謝中書王舍人啓
謝兩史舍人啓
謝尚書侍郎啓
回謝張運使啓
回謝漳守趙中大啓
回太守周直閣啓
回謝處守謝少卿啓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八

啓

復脩撰宮觀謝沈相啓

詔綍甫頒方除罪籍恩綸薦至復踐榮途不圖屏竄之餘更濫褒　之典伏念某自投憲綱遂褫朝紳未嘗望絶塵一睹龍章鳳姿之表詎敢塵薄伎少裨竹頭木屑之功倦鵲空懷三帀之悲飢鷹猶有一呼之待仰止大鈞之播靡先蟠木之容自惟積釁之難磨備罄忱辭而上瀆晝墁而取食固自知其妄矣乞漿

而得酒抑又過所望焉茲蓋伏遇僕射相公黼黻斯文藻飾萬物斟酌元化舒慘四方開使功使過之科詔馭福馭威之柄眷言孤迹久困窮途援之積垢汙蠛之中示以棄瑕録用之意廣內九閽之邃偶寓直其中真庭群帝之祠亦具員于此病駒而備刺史之駕老鶴而乘大夫之軒仰緊從欲之仁寔負空餐之愧號眢井而出已踐初言合浮圖之尖更終大惠

謝万侯相啓

陞華書殿已冐隆名均佚神庭更尸厚禄鴻私所被感泣自零伏念某與世參差為官拓落碌碌無甚高之論斷碌碌惟自用之愚坎壈數奇連蹇三黜正如姬師造木偶耳始傅合丹漆于遊戲之間忽若工祝棄芻狗然已狼籍道途于蹂踐之後自驚變化之速僅存殘敗之餘瀧吏譏訶亭尉嘲罵俛出胯下一咲之耻何足言推內溝中九死之魂復誰弔茲蓋伏遇某官言合著龜而必應行中準繩而不差念畎畝之餘生乃門墻之舊物早接步武鮑叔牙獨知管仲之賢莫測崇深張延賞烏識韋臯之貴雖屢罄丹三之漬

而不替終始之恩秘殿高華真祠優逸璽書絢爛印
組光新驟驚清切嚴近之班併為衰耄疲癃之寵息
黥補劓固已盡于獻三捨舊圖新尚有期于借一

謝張參政啓

奏牘冐聞仰干鴻造詔音報可曲遂私成伏念某早
歲狂疎未嘗更變晚途流落但欲偷安嘗膽訟愆咋
指悔過方壞植散群之後雖微投杼之機而臨深履
薄之餘猶是傷弓之翾大賢入輔聖主仰成四海沐
寬大之恩百神聽靖共之德飛章上達固無明珠按
劍之疑賜札俯頒遂有木瓜報瓊之重茲蓋伏遇參
政禹功翔舜尹德承湯悼簪履之餘而欲兼收掩瑾
瑜之瑕而不求備得季子之諾殆過于百金墜劉公
之書固賢于十部煖踰布帛施等丘山通殿書之清
班竊祠宮之厚餼併叨異數衰老之光盡出洪鈞陶
鎔之賜乘牛車以觀東閤之士固所願焉空蕙帳以
勒北山之移自今始矣

謝湯樞密啓

秘殿邇聯叨恩不次真詞厚餼竊食無功自驚縲絏

之餘復冐幷幪之芘伏念某憑愚好勝任已直前適丁群仇彙進之初輔以奇詆深中之士徵妖聚鬼倡造無根銷骨鑠金誣陷不測彼快一時之私怒可矣其如天下之公議謂何治道聿興皇明委照聖主議哀矜之典大臣推淫恕之仁閔茲窮閻待盡之身收於散官永棄之地蓋謂拔十得五庶幾有獲焉夫何問一得三又過所望者茲蓋伏遇知院樞密以孤忠許國以斯道覺民簡在中宸典司密命眷孤迹湮淪之久會洪鈞化育之初欲逢千載之期首被一夫之澤通籍殿廬之邃置身宮舘之閒衰耄曷為叨逾至此洗心改事方將銘坐以圖新鏤骨銜恩尚欲結纓而効死

謝陳樞密啓

直舘就閑方上祈哀之請私庭望拜遽叨從欲之恩榮躋嚴近之班併示便蕃之寵省循非據喜懼交還伏念某坎壈一身漂零二紀志哀善變而未免狗苟蛇營之態寢驚夢魘而尚虞風殺鶴唳之聞悼東嵎之失莫追悵西崦之期欲盡迨茲晚遇有愧平生著

籍殿中紬書廣内進冐宗儒之列居叨仙聖之祠地近秩清官閑禄厚戸外之屨滿已無爵可羅壁上之梭飛而見蝎亦喜兹蓋伏遇知院樞密材隆國棟望重民瞻早發跡于倫魁晚疇庸于政路鈞取故物辱在洪鈞矧兹耄及之年尚玷褒陞之典三錫之榮過矣難忘大造之訓一飽之腹果然空負素餐之耻

謝湯中丞啓

秘殿脩文濫綴朝紳之末真祠訪道更叨家食之恩迨過所蒙蓋知所自竊淮南悍汲黯之直寢稱兵之謀田紇感郭令之誠下投戈之拜藜藿所以恃伏猛之威而不採山淵蓋亦蒙潛珍之潤而不枯故兹委照之餘皆在容光之内某蹉跎莫齒潦倒餘生大公之路一開褒復之恩洊至兹蓋伏遇中丞剛大之氣養之浩然奔逸之塵望之瞠若聞風而貪懦之志立正容而譏慝之意消世道將興朝倫所恃惟是鉗口結舌無告之枉不勝椎膚剥髓莫大之辜卒解免于深文尚叨塵于膴仕追尋已往既陳之迹疑蕉鹿之尚存獨有懷恩未報之身詠梁鵜而自愧

謝周殿院啓

上祠宮之請亟推從欵之仁聯館殿之華更冐隆儒之寵伏念其孤喑莫和衆喊難齊久行憂患之塗重罹羅織之枉命駕而出所向觸藩痛定而思方食失筋兩踰歲紀六遇郊禋獨卧窮閻永同棄物借齒牙之論寔有望于至公悼縲絏之非遂卒歸于一洗茲蓋伏遇殿院立朝之大節以正直聞致主之嘉謀以儒術用臺評一出世論所宗長劍倚天而氛祲自消猛虎在山而艸木皆遂朝端屹若王路坦然致茲衰老無用之身亦預蒐攬甄收之數牛溲馬勃倘自効于毫分鐵心石腸誓不渝于燥濕

謝察院啓

囊封跽奏竊希琳館之閒賜札垂褒遂著金閨之籍某竊謂誠身有道莫如勝己之私不由徑行而人伏其公不愧屋漏而神聽其直免冑而見盛服以朝故能動容正色于衣冠瞻視之間自然厭難折衝于尊俎談笑之際恭惟御史紀綱之地寔為天子耳目之司不怒之威未言而信如伏山林之猛自全藜藿之

生茲蓋伏遇察院高蹈不疑獨立何懼以中庸之行
蓋伏　之表以法語之言為議論之宗多士具依有
蒙霧不知之潤一時處顯皆分燈無盡之光致茲幽
屏之蹤亦預明揚之列神龍高舉固已慰四海望雲
之心斥鷃畢飛獨善附一枝巢林之託

謝凌正言啓

抗言自列顧追營香火之緣錫命過優俾接武圖書
之地竊以毀常生于溢惡譽每出于過情坐虎賁而
見蔡邕豈其然乎射木人而惡蔣濟亦已甚矣某狂
狷妄發出言而逢怒惷愚自守觸事而罹尤怒遷而
水之蠻可憎患至而江之瘴弗悟譏夫峻詆酷吏窮
探方一時摧殘蹂踐之餘僅夷于艸莽豈二紀衰病
流離之後有望于桑榆茲蓋伏遇正言持心如氷鑑
之平稱物有權衡之信察人于衆惡拔士于一言迨
茲垂老之年亦玷惟新之令敢圖終惠更欲試春艸
之長獨有後凋尚不愧霜松之老

謝中書王舍人啓

劉奏陳情誤恩疏寵名標帝所上廣寒脩月之宮路

入神仙游禦冠御風之圃遂僥一時之幸併叨三錫之榮伏念某惷迂而動成悔尤畸窮而少所諧偶自惟投閑置散無所用心獨有挾册讀書庶幾求志擁鼻廖洛生之詠掉頭歌梁父之吟固未嘗戚嗟怨懟賦南山種豆之詩祗自傷流落困窮琢元都訪桃之句豈圖過聽乃遇知音雖門地極風馬之殊而殽氣有霜鍾之感游談借重大華垂褒青蒿倚長松本自非其偶豚蹄祝甌窶何所欲之奢茲蓋伏遇侍講中書舍人古學淵源探六經之蘊高詞雅與迨八代之衰重講肆之席而辨若風生脫筆吏之腕而思如泉湧自惟孱陋最辱知憐溉殘朽于流潤之餘出黮暗于容光之地主璋借況蒲柳增花敢緣援手之仁自薦尺書之贄空有望塵之嘆莫申擁篲之恭

謝兩史舍人啓

上主廣右文之化誤叨稽古之榮群公輸盡瘁之勞獨冐素餐之祿豈孱庸之敢望荷識拔之非常伏念某以卷曲無用樗散之材有留落不耦數奇之相狂愚自用謗怨所歸名書饕餮之科罪抵驩兜之比已

不勝人言之衆孰云衣粲之不狂固是有世論之公始信冶長之非罪茲蓋伏遇某官學洞九流之邃文追三代之風士論推崇聖心簡在觀過護人之短持平扶世之偏悼茲涸轍之窮俾有安巢之頟方披帶索群麋鹿于艸莽之墟忽被冠纓接鸞皇于雲霄之路每篤相先之意遂叨不次之恩溫尋舊讀之書固已廢十寒之厄策厲平生之氣詎復存三竭之餘

謝尚書侍郎啓

中禁之寶儲恩容寓直上清之淨宇詔許偷安竊以富貴非其義而千駟之馬弗視焉貧賤不以道而五兩之輪亦泰矣聽鳴蛙于鼓吹之下立緼袍于狐貉之間人見簞食瓢飲之不堪孰知甕牖桑樞之非病某伐樹削迹久矣弗容疊尾跋胡罔知攸措未嘗怨天尤人見慍窮之色但知流行坎止隨任運之緣會上聖求賢如不及之時而群公觀過有知仁之恕策磨朽鈍庶收十駕之功振拔滯淹或有朋來之福茲蓋伏遇某官追探千載榛經綸之業表儀一世主人物之評處富貴之身若固有之視貧賤之交無間然

矣推仁博愛分德周施收之爨薪煨燼之餘被以黼
黻青黄之飾退思所自為幸何多雞鶩之贄莫陳徒
切仰高之慕犬馬之力將盡尚思圖報之方

田謝張運使啓

瀝懇犯嚴方虞幽黜推恩起廢更累明揚伏念某蕞
尔餘生起于罪籍雜市虎之謗已明矣頗杯蛇之影
尚惕然驟置書林追參賢路猶堪珥筆和南風殿閣
之詩詎可投竿遮西日長安之道兹蓋伏遇運使直
閣嘉善容衆强恕求仁萬頃納汙九河借潤被許子
將一言之目墜陳孟公尺牘之書坐令衰廢之餘復
冐詳延之寵末至居右敢希馬長卿禮遇之隆下坐
為榮自倚郭林宗題評之重

田謝漳守趙中大啓

直承明之廬重叨非據索長安之米自愧無功伏念
某猖狂嬰憲網之拘拓落笑儒冠之悞足一跌之後
雖縱纜而莫收肱三折之餘尚迷途之可復刻肌補
過斷尾求全豈緊蹠藉之餘尚玷題評之重起躄浮
圖於講席之上寘木居士于叢祠之中拜賜竦然為

禮過矣茲蓋伏遇知府中大忠厚之德追配先民久要之情矜存故友一函甫逮若奉光塵三讀不休如聆嘉話窮閻改觀莫齒增華陳義甚高殆過兼金之餽古詞不腆空慚縞帶之投

回泰守周直閣啓

通三殿之班光膺楙寵授列仙之館愧積空餐自憐疲癃傷敗之餘無復勇銳激昂之意飽于憂患未老先衰困于語言無罪得禍盍居散地畢此餘生荷識拔之非常豈頑踈之敢望茲蓋伏遇知府直閣高明昭晰廣大并包溉病木之根于垂枯脂敗車之轄于既覆偶存殘息未首一丘曲借餘光坐階華寵青雲岐路固無追驥騄之心白髮光陰但思逐桑榆之煖

回處守謝少卿啓

寓直廬于帝所極儒者之榮進官簿于神庭拜散人之號疏榮異甚拜貺酿然伏念某漂零三褫之餘顛頓百難之後繩樞甕牖容膝易安飯豆羹藜沒齒無怨俄墜紫泥之詔下臨白板之扉接層霄之羽翰而上星槎銀漢之津指夷途之步武而卧蕙帳艸堂之

夜雖自謀何以過此豈僥倖所敢望焉茲蓋伏遇知府少卿文學魯儒循良漢吏激西江之水涸轍遂蘇隱南山之雷蟄戶皆震申之嘉惠重以好辭分借餘光曲全莫齒雖遠爭地寔踐華途給札殿中豈敢奏大人凌雲之賦占詞坐上猶堪授小兒樂職之詩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九目録

啓

謝左相除敷文閣待制致仕啓
謝諸右相啓
謝楊參政啓
謝葉樞密啓
謝何內翰啓
謝中書楊舍人啓
謝侍郎啓

謝左右史啓
謝梁司諫啓
謝杜殿院啓
謝察院啓
謝楊待制啓
謝常州知府葉寺丞啟
謝提舉啓
謝宮使巫樞密啓
謝臨安知府侍郎啓



謝明州守韓尚書啓
謝平江守洪內翰啓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九

啓

謝左相除敷文閣待制致仕啓

禮當得謝備罄忱詞詔許辭榮更沾新渥俯膺大貺盡出鴻私伏念某久去朝行復誰比數灰聆國論尚欲矜收敢緣興涸轍之哀始荐貢首丘之願不虞攀分寸有一跌之敗遂至失毫釐于千里之差永惟頹墜甑之莫追豈意改敝衣而更造恢張大度開示至公金石之堅自不移于燥濕駒犢之細茲有待于生

成茲蓋伏遇僕射相公挺四海維石之瞻軫一夫納
隍之念眷言末路淪湮之久收之異謙搖奪之中大
匠掄材固無遺者小人懷惠何日忘之保全樗櫪之
餘生加賁桑榆之晚景雖無東門送車之盛以餞其
歸自有西清著籍之榮以華其老其為欣荷曷可勝
陳

謝諸右相啓

昂席榮煌未擁埽門之簦大鈞坱圠同在冶之金
居懷自躍之慙奚逭老饕之誚伏念某竄伏三家之
市漂流百謫之身追數同儕久為異物獨獨餘一老謂
是陳人月明感烏鵲之南飛日夕羨牛羊之來下始
露乞骸之頟上勤造膝之陳請長纓以曳單于自嗟
老矣抽手板而付丞相盍曰歸哉茲蓋伏遇僕射相
公道大聖人之徒材高王者之佐軒裳鑪鞴縱橫盡
落模範之中風雨㽔幪洪纖悉歸并包之度乃眷散
材之目每興大耋之嗟偶還復于邇聯實大踰于素
望分賜金而盡固已殊東海之歸驅俗駕而旋恐未
免北山之勒其為愧荷曷罄名言

謝楊參政啓

老去辭榮願受一廛之寄恩容得謝更塵兩禁之科寵過神驚愧深汗浹伏念某才疎意廣政拙心勞曳倒尾而競尋常跋前胡以扳方寸百難如此一跌何疑所願老帰林下為聖人氓敢言復起塗中妨賢者路芻狗已陳于無所用自甘塗地而不辭土偶既敗而得所歸奚俟蓋棺而後定茲蓋伏遇參政學為王者之事文推天下之宗屬國步艱難之初正上心焦勞之日肆疇物望參秉政均水鑑司平砥石摩鈍眷





茲衰懦首預矜收分大庇于鴻庥保餘生于莫齒頗憂患已空矣無復風聲鶴唳之聞念身名何有焉但起木卒艸亡之歎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葉樞密啓

餘年向盡上還印紐之榮異眷有加重拜芝塗之賜恩踰始頒感激衰悰伏念某頃奉除書復還吏籍便謀謝事帰宿田廬詎敢徼榮著先路之鞭但欲圖新戒後車之轍終祈一諾獲遂三休果膺念舊之求更冐惟新之寵麋鹿繫庖厨之命嘗懼不克終焉犬馬

被蓋帷之恩其自今知免矣茲蓋伏遇樞密道均平施德大隆寬無忘微賤以推及下之仁不遺故舊以表厚民之俗憐王孫而進食哀范叔而賜袍茲所謂古之大臣乃復見今之君子同寮孰在共睹扶搖九萬里之程故老猶存獨被陶鎔三十年之後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何內翰啓

悼東隅于失路之初固應自屏仰北斗于盛名之下徒竦遐瞻竊有意于求通亦何嫌于自厭伏念某比奉璽書之寵獲辭軒冕之榮初不為笠澤鱸蓴之思亦匪緣蕙帳猿鶴之怨老加耄及理合罷休殆此歸與固已晚矣敢謂退飛之鷁尚聯前列之黿茲蓋伏遇某官由夫子之忠恕以推厚下之仁蘊賢人之久大以楙佐王之業屬時多事正群臣捐軀狗國之時加惠窮途容一老擇地謀身之計曲借榆揚之助榮疏褒奬之恩拜貺以還過願之始念無復陪諸儒之後扈清蹕于豹尾之中或尚能從三老之游賡長謠于牛角之上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中書楊舍人啟

投老丐閑蒙恩得謝皇明簡照尚綴內朝鵷鷺之班賜札疏榮又玷西掖綸綵之重鞠躬拜貺舞手知榮伏念某蔑落無所取材疎愚不適于用移山之迂而力不逮補天之闕而技已窮氣索于三竭之餘腸危于九回之後平生許國但有空言老去歸田更叨榊寵昌謂拂衣之去自同衣錦之還茲蓋伏遇某官文章極潤色之工議論得知言之要眷茲遺老被遇三朝屬有煩言投閑一世高辭起廢侔朱絃三歎之音溢美過情麗華衮九章之服一門榮耀四海流傳豈獨慰百年垂盡之齡遂足為十襲傳家之寶其為欣荷昌可勝陳

謝侍郎啟

父尸榮祿抗辭仕之章忽冒恩綸進敷文之直敢言知止但欲圖全伏念某以庠序諸生充崇寧俊造之選以州縣小吏擢政和詞藝之科預讐中秘之書延對大昕之寢列省曹之郎屬亞宗寺之卿聯三備憲臺綱紀之司兩冑學省師儒之首幸遇一旦接千齡

之統俄值兩宮蒙萬里之程望八駿之足而未還攀六龍之髯而已斷殆今隔世獨有孤臣乃眷先朝簪履之遺俾奉內閣龜龍之畫餘生易感老淚交流茲蓋伏遇某官博愛推君子之仁并包廓大人之度頒駑蹇虺隤之質久已安于窮陋而碩大光明之傑尚未睹于儀刑自緣聲氣之同亦玷齒牙之論千鈞借重六琯吹生及是休歸有踰素願賢哉興歎雖無都門祖帳之光老矣叨榮尚有家巷賜車之寵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左右史啓

紬書秘殿久冐隆名持槖禁塗載膺楙寵若為老退尚玷褒崇伏念某簿書小吏之材章句腐儒之學偶緣際會浸冐寵靈咎謫既盈憂患隨至餘年向盡旅力已愆固不待易簀之時冀早遂抽簪之願事雖有故寵寔非常方收身寄麋鹿之群尚通籍廝鵷鴻之列茲蓋伏遇某官行著民之表則文為國之光華昔號邑中黔今為柱下史眷官遺老久在窮途故因辭仕之初曲借游談之助採薇山上已無八公草木之

驚聽蛙池中尚有兩部鼓吹之樂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梁司諫啟

歲月推移已迫莫齒衰殘之境雲天賁冐尚聯華貫清切之塗伏念某久負空餐恩容佚老方忠蒙之士張目視寇讐之日豈貪懦之夫全軀保妻子之時每懷擇土之嫌尤極履冰之懼彼去馬來牛之何辨奚雙鳧乘雁之足比肆開寬大之科得逭譴訶之域茲蓋伏遇某官推心近恕持議適平英明先物之幾博大納汙之量雖疾邪屏惡稂莠是除而悼屈矜愚藜藿所恃興念固窮之久曲推善貸之仁涸鮒安斗水之栖已諧所望鷦鷯就一枝之托尚復可求欣荷之私名言莫究

謝杜殿院啟

已去朝行獲返故林之舊隱獨存帝籍尚通延閣之清班俯拜恩嘉寔踰願始伏念某久立爭地數蹈危機脫兎投林敢言擇地驚鳥遶樹止欲偷安詎懷干澤之求但貢歸田之乞上恩佚老細札疏榮復寘邇

聯收之末路俾還故里度此餘生茲蓋復遇其官天降之材神聽其直事君有責雞之恭而獻其可與人求無備之意而矜不能遂令枯朽之餘亦被麗鴻之施奉身而去已無趙璧晚柱之憂與世相忘詎有隋珠按劒之怒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察院啓

賦帰来之引學樊遲之圃遂終焉執贄見之儀望夫子之墻益遠矣匪自通于一介終莫抒于下情伏念某起自孤生荐叨膴仕備兩禁文章之選綴内朝供奉之班用過其分而不自量據非其地而不知止致一跌于弓撥矢鈎之後盡三休于鐘鳴漏盡之餘上北闕之書方露辭榮之乞著西清之籍又疏佚老之恩茲蓋伏遇某官以泛愛崇奬士倫以大公輔成世教方當群臣奔命心競力爭之時乃容一夫便身遠走高飛之計緊斷〻無能為也是區〻何足筭焉遂獲退藏率由善貸念莫致負荆之謝猶當倒横草之酬愧荷之私占言難盡

謝楊待制啓

解章綬之榮甫廹桑榆之景奉璽書之寵載瞻奎壁之光仰惟聖恩睠顧之隆寔由世論題評之重伏念某自投散地伐樹不容久卧窮閭飯蔬無怨强弩射市固亦有命焉怒劒逐蠅又何其隘也蓋數周必復而否不可長繫平生埽地之初人牛皆喪迨老去帰田之日頭壁俱還尚容乘大夫軒以叨繼粟之恩詎復跨將軍馬以眩據鞍之勇茲蓋伏遇某官文高天分名冠儒先春秋富而推上齒之仁體貌崇而躬下士之禮方踐亨途之始亟躋禁路之華猥以庸虛遽相先後幸收身于末路已著獲麟之書遂接迹于下陳空愧續貂之詠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常州知府葉寺丞啓

仕以為貧已久冐軒裳之寵老而辭位更濫居爵齒之尊愧集滓顔喜過榮顧伏念某久淫蠖屈不敢求伸迨此龍鍾乃始告老固已無學國尚齒執醬之餽寧復有都門送車祖道之榮止欲依刺史之天以瞻守先人之樹尚寓廣内諸儒圖書之直更叨歲月三老粟帛之恩茲蓋伏遇某官通材可試于百難特操

不田于萬折神依正直人頌廉平念脩贄見于恭梓之初已奉賞音于憇棠之暇殆茲僥冐又出提携束馬懸車遂入田父雞豚之社扣轅擊壤共賡使君襦袴之謠欣荷之私占言莫究

謝卹提舉啟

出絲綸之命方饗君父不次之恩墜金玉之音茲見朋友相先之義伏念某流年晚晚病骨尨隤長庚配殘月于東隅豔豔之初孤鶩伴落霞于西崦冥冥之後餅罄罍恥尚欲何求車殆馬煩自合知止甫申危懇亟被恩俞節屋延兩曜之光涸轍分九河之潤長安道上故無草履化鳧之飛通德門中尚有靈杖刻鳩之寵茲蓋伏遇某官文高作古德重鎮浮曲敦父党先進之儀蔚為儒林後來之表高情拔俗皆平生久要之言溢譽過情非泛愛寒温之問鄭重百金之諾清平三歎之音稽首拜嘉撫躬知愧念窮途栖屑嘗賦東郊瘦馬之傷迨晚歲帰休遂同濠梁游魚之樂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宮使巫樞密啟 巫旬容人

樞庭入輔仰瞻句曲之真仙琳館就閒猥厠梁園之
上客奚恨登門之晚已同傾蓋之交迨褒復之云初
知提携之有自伏念某久淫幽黙但欲退休每歌長
鋏之帰豈吝短蘂之棄聖心獨断國論僉諧疑絳縣
老人之有年念正元朝士之無幾俞音亟下細札十
行命秩惟新賜爵一級著上大夫内朝之籍為故將
軍莫齒之光茲蓋伏遇某官先覺命世之材大受包
荒之度平施有權衡之信揚清極涇渭之分乃眷衰
蹤亦預題品雖朝菌之年欲盡而霜松之節未凋猶
堪奉几杖陪西山蠟屐之游便恐乘鋒車副東人繡
衣之詠其為欣荷難盡名言

謝臨安知府趙侍郎啟

衰病自陳祈解金龜之組隆恩不次遂聯玉笋之華
俯深附驥之榮罘結揺旌之戀伏念某崎嶇可笑駑
緩無堪道盡窮途蒙恥不去齒揺髪脱竟死何為雖
靡忘葵日之傾固已迫菌年之盡願謝簪纓之寵俾
從田里之帰鬻駱馬而放楊栁枝亦已久矣持釣竿
而拂珊瑚樹于是終焉茲蓋伏遇某官德配閒平政

侔張趙鷲長途如歷塊耳真騕褭號披大觚若破竹然蓋霹靂手不圖晚遇獲跂前塵著鞭久已避祖逖之先乘樓固宜在陳登之下其為欣荷難盡名言

謝明州守韓尚書啓

百罹荐至僅有餘生二去宜休庶全莫齒著籍金閨之容置身枌社之安揆厥所繇不敢忘德伏念某憑愚自信守拙不移已解拘維尚虞機穽日懷惕厲若蹈氷淵深惧下石推内之溝中每顧賜骸考終于牖下命畫工圖漢疎傳之跡製大帶書高僕射之詩所慕前脩知止足者庶幾後覺遠恥辱焉茲蓋伏遇某官博愛而依于仁好直而由于義司刑如持衡不自為輕重銓材如氷鑑而時謂清平惟是九殞顛頓之餘獨玷一言平反之造迨茲褒復叨不次之恩皆自提携獲有終之吉順下風而擁篲詎敢辭十駕之勞脩尺牘以陳詞盍先奉一函之贄其為欣荷難盡名言

謝平江守洪内翰啓

急景凋年已迫西山之暮上恩佚老俾諧東海之帰

實由群公援手之仁獲遂一老乞身之願感深次骨
愧溢汗顏伏念某仕歷三朝年逾八秩雖殘息奄〻
待盡田廬而一心惓〻尚存帝室塾是急流勇退踐
角巾東魯之言惟有去後見思詠華屋西州之句蓋
騶侏亡益而不任事苦支離疏有疾而不受功徒費
十束之薪空索一囊之粟故應辭仕詎敢妨功不圖
軫簪履故物之遺猶進冐爵齒達尊之寵茲蓋伏遇
某官兩京循吏三國名臣虎觀論經鼇扉視草寓大
學士圖書之直聽東諸侯鼓角之雄猥以庸虛適相

先後比還禁路復廁英纏雖龍猪異閭已不侔而虎
鼠同宮亦何間圖齊雲之象固難并韋郎白傅之賢
凝燕寢之香猶堪置枚叟鄒生之右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目録

啓

賀張參政啟
賀宰相啓
賀陳參政啟
賀王樞密啓
賀〻參政啓
賀左相啓
賀右相啓

賀王樞密啓
賀葉樞密啓
賀陳左相啓
賀朱右相啓
賀楊參政啓
賀葉樞密啓
賀周樞密啟
上沈相啓
答馮解元啓



回楊侍郎啓
回楚守王朝議啓
賀張樞密啟
賀史相啓
謝方侍郎啓

此首已見第十七卷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

啓

賀張參政啟 丙子九月

伏審崇奬耆明進陪國論寵䟽絶庭臣之右覩言溢海宇之間恭惟參政學邃六經之醇名冠萬夫之表文章雋老道德宗師太公遇西伯而來帰謝傅卧東山而强起天下之義理所閲多矣民間之疾苦皆親見之以兹開物成務之姿方當經體賛元之仕得時則駕莫如今日當仁不讓豈在他人四方聳巖石之



劉校書籍

瞻群生佇大鈞之播何必埋輪道上奮一怒之快于豺狼自可借箸食前折千里之衝于尊俎其漂流棄物衰槁餘生側聆置輔之求倍切依仁之願爰念囚山之久固已蒙解縱之恩尚未填溝壑之時猶及見經綸之盛

賀宰相啓

伏審大庭作命宰路疇庸五百歲聖賢之生固將大任一千載明良之合茲謂難逢卜獵渭濱兆太公之望授書圯下為帝者之師豈繄人謀實自天錫恭惟某官文鳴木鐸武緯珠鈴一飛橫絶四海之間獨唱桀出萬人之上諸大夫負居前之愧明天子興見晚之嗟歷踐邇聯進司密命改絃更化可謂聖哲馳騖不足之時借箸借籌獨著道德安疆無競之烈誕敷宸綍正位公槐親逢大有為極辨之朝爰立不世出非常之輔四海傒謝公之起其如蒼生何一時瞻漢相之尊所謂大臣者揚厲格天之業丕昭衛社之勲彌綸極補袞之工康濟盡作舟之利千門萬戶拱明堂一柱之崇十雨五風驗泰階六符之應賜鼓鐘之

樂書帶礪之盟世號黑頭公書郭令之考晚從赤松子登衛武之年天人同休夷夏交慶某自分陳人退藏之久遯聞上相考慎之初老矣何為已廹龍蛇之歲躍然自喜詎勝燕雀之私

賀陳參政啓丁丑十月

伏審誕膺顯册進服邇寮帝賚良弼而挺生王佐之才天降大任而參秉國成之重茲一德明良之會實千齡旦暮之逢恭惟某官學洞天人精祲之原德合言行樞機之要踐揚茲久譽處冢休肆疇論思潤色之工進陟經體賛元之任儀刑四海出納萬微丕闡帝圖大釐邦采迨茲期月肇興王者不世之仁奚俟百年已著善人為邦之效某門墻舊物畎畝餘生猥當三宥起廢之初嘗玷一諾游談之助遯聞休命爵躍固昇常人之情竊仰高風皂趨莫陪下士之列

賀王樞密啓戊寅三月

伏審帝夢發祥上心虛佇誕膺顯册進貳中樞竊以章句之儒類優柔而不武介冑之士亦推鈍而少文蓋藝之至不兩能而天所賦有偏得惟是文武憲邦

之任實符宥密基命之求端委一堂折衝萬里論兵
投筆之後賦詩橫槊之間制挺撻强秦之兵請纓係
單于之頸用宣威于道德式注意于安危恭惟某官
躬不世出之才佐大有為之治論詩書于馬上方草
奏篇得頗牧于禁中遂司密命盡古今不可兼之美
值聖賢所難遇之時廷號初傳巖瞻惟允厭未形之
難坐籌玉帳之奇建非常之元行佇袞衣之拜某聞
命而喜固異常情受知之深實契榮願致小夫竿牘
之禮或以為煩懷大臣數載之恩不能自已

賀賀參政啟

伏審光奉帝綸進司國柄久矣大公之望固有待然
幡然大老之歸云胡不喜恭惟某官道積于躬而可
以大受學邃于經而不為空言威鳳覽德輝而下翔
砥柱障橫流而屹立詎肯餔糟同衆人之醉自欲投
膠救千里之渾故直聲音聞于連章論駮之初而大
節創見于萬金辭讓之際一時獨步四海驚觀上方
置中興之輔而大有為公宜建非常之元為第一義
汲長孺立朝而淮南懼范武子當國而晉盜奔富貴

何有于我哉功名乃其餘事耳固嘗急流勇退屢掛
冠于神虎之門其如巖石具瞻盍圖像于麒麟之閣
某側聞大用倍激歡悰近者悅而遠者來已見國人
之慕貪夫廉而懦夫立終期天下之清

賀左相啟 己卯十月

伏審宰路疇庸王庭布號三台上承斗極驗泰階六
符之平四輔中秉國維應洪範九疇之叙首冠百寮
之表進司大政之元恭惟僕射相公經緯人文彌綸
天緯佐王碩輔命世真儒故元聖作而為天下君則
大賢出而應人間世方淮甸搶攘之際亦戎情向背
之時妖言日三四驚譌火夜五六發疾風振海孰知
夏屋之憐幪大浸稽天獨見巨川之舟楫方重不移
翊衛一尊調娛適中表正百度遂司魁柄益聳巖瞻
昂鉉不移增重台衡之峻槐陰未徙載新命袞之華
某側聆誕告之傳莫預駿奔之列區區小智詎敢持
蠡測東海之洋亶亶寸誠但能拄笏望西山之氣

賀右相啟

伏審褒進台司誕揚顯冊天佑一德惟尹暨湯運際

千齡生申及甫縉紳胥悅黎獻交欣恭惟僕射
相公清明冲淳剛毅塞親逢上聖服在邇逢惟文昌
萬化之源上熙帝載而僕射百寮之長下竦民瞻果
符夢賚之求亟正鈞衡之拜溉七年之旱方資傅說
之霖燠十日之寒咸向趙衰之日治道清靜王路坦
平聖心仰成國勢增重某門墻舊物湖海餘生辱知
感甚于脫驂聞命喜深于折屐衣雖敝而可改嘗叨
起廢之恩冠已推而莫彈但切歸榮之望

賀王樞密啓

伏審誕揚宸綍登冠樞庭聖人作而興且莫之逢賢
者用而任春秋之責搢紳胥悅黎獻交歡恭惟知院
樞密忠貫日月之明氣塞天地之大方兩淮爭舟南
渡之衆正九重旰食北顧之時鮫鰐垂涎虎狼舐掌
群誣橫謀百惡嘯凶國步阽危衆心恟懼人耳人耳
共懷全軀保妻子之謀使乎使乎獨見張目視寇讐
之憤奮髯抵几怒髮衝冠捐千金之軀犯三伏之隆
暑叱九折之馭驅萬里之長途神明扶持夷夏驚聳
留犁澆酒木夾傳書曷為兩國怒至于興戎孰謂一

言　可以靖國邉烽息燧城柝收聲遂成銷兵不戰之勲入佐垂裳無為之治楙膺顯册進陟元功方書金匱之盟式佇鼎司之拜某久罹擯斥最荷知憐每懷遠樹三帀之依幸會管窺一斑之睹既見王導夫復何憂得御李膺云胡不喜自緣老退莫奉周旋登神虎門已止挂冠之請望平津閣空懷賀厦之私

賀葉樞密啟

伏審對揚休命入秉事樞聖主御圖撫九五中興之運大賢命世階二三同德之臣廷渙甫傳嚴瞻惟允恭惟樞密同知訏謨經遠雅量鎮浮好直有叔向之言養氣得孟軻之勇嬰龍鱗而摩上獨懷謇謇之忠冠豸角而觸邪詎作容容之計萬夫之望想聞于風采一國之慕具載于歌謠果膺置輔之求式受本兵之寄經術之士進而名器重道德之威立而朝廷尊天子守四海正樞筦坐籌之日人主論一相示鈞衡爰立之期某分違二紀之餘追惟一日之雅側聆大用倍激歡悰係四方人物之英舉欣欣起執鞭之慕而一老門墻之舊已駸駸向填壑之時俯深賀厦之

私徒有羨魚之樂

賀陳左相啓

某啓大庭作命揆路陞華鼎鉉不移首冠九官之右台符增煥益隆四海之瞻某聞觧琴瑟之絃所以正五音調鼎鼐之寔所以齊衆口蓋習治世安之弊而翫歲愒日之多蠓穿弗填有潰堤抉石之憂蔓草不圖為錯節盤根之患悼折肱之已誤顧反掌而奚難戒覆車之轍則安焉易敗者之綦則勝矣恭惟僕射相公受天大任為國元臣厲當時旰食之初承前人覆餗之後鍊五色之石而欲試補天之手儲萬金之藥而共推醫國之工剔除邦蠹而復睹清明救療民瘼而一蘇疲瘵丕冒惟新之化獨高舟造之勲書郭中令之考而與國均休享衛武公之年而與民偕樂頌言如此輿論所同某枯朽陳人伶俜末路久託林居之陋側聞廷渙之傳倍深喜躍之情實謂知憐之素惟宰路播洪鈞之大每懷藜藿不採之恩而神山隔弱水之遥詎渡雞犬同升之望

賀朱右相啓

某啓玉册疇庸金甌献卜老成人在位朝廷自尊大賢者得時善類交慶竊以履百年熙洽之運雖章句之儒坐守而有餘當九重宵旰之憂則聖哲之臣馳騖而不足惟時用舍寔繫安危故委重可啻于萬鈞而幾微不容于一髮視已陳之迹則因陋就寡烏足以有為建非常之元則駭衆驚愚亦難于慮始班君奇策尚謂平〻耿侯大言猶為落〻必盡破拘攣之議乃大收閎闊之功恭惟僕射相公巖〻社稷之臣挺〻帝王之輔爰屬艱危之寄首膺考慎之求深惟注意之隆實預扶衰之義崧嶽周邦之翰獨專神柄之雄黿蒙魯國之詹益壯坤輿之重不動聲氣斷大事于笑談之頃不作聰明運沉機于禍福之先稽古道而思有宜于今合衆謀而不必出諸已茲謂中興之佐寔為後事之師某頃被省曹嘗叅文柄窺絶足于群龍之厩仰高名于千佛之經顧畿疆有百舍之遥詎門墻無一日之雅側聆誕告益竦遐瞻屏迹窮閻顧莫下望塵之拜馳書東閣尚能脩事大之恭

賀楊叅政啓

某啓王言作命賢路應期叅秉政鈞進陪國論爰契
鈞璜之卜式諧負鼎之求竊以一范增繫楚存亾百
曹參非漢輕重惟是保邦之要莫如得士之昌一柱
昂霄衰艸不殖八龍入廐萬馬皆空彼斗筲又何算
焉蓋樸遬不足數也恭惟叅政名高一代學貫九流
精神鍾降嶽之英志業負耕莘之蘊集賢學士環堵
而立共觀雄深雅健之辭文思天子仄席而求遂得
碩大光明之傑出綸西掖視艸北門越泛文昌八坐
之聯上應泰階六符之次決大計于立談之頃消群
慝于正色之間載疇上宰之勲楙建中興之烈某湮
淪末路潦倒陳人屢聞傷屯悼屈之言每在未置散
投閑之後所係當軸處中之望已見于息邪距詖之
公廷渙甫傳巖瞻惟允餘年凛凛顧不獲執贄以望
下風老語諄諄猶欲効陳言以頌盛德

賀葉樞密啓

某啓窮途棲屑莫望前塵賢路光亨獲申舊好比側
聆于大號固應喜倍于尋常偶驟致于煩言詎敢名
聞于左右彌年于此内訟靡皇恭惟知院樞密德大

佐王才高命世夫子之道天下莫能容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一言悟主千載逢辰首冠樞庭寔本兵柄萬川輻湊而洪河為伯衆山環擁而巨嶽為宗剸治盤錯如振槁然束縛强梁無頡頏者戎情震疊國步奠安茲謂非常之元莫盛中興之烈某追維夙昔嘗奉周旋多難漂流餘年晚晚分困之願已弗洎于初心觧組之求尚有希于一諾

賀周樞密啓

某啟北道改轅方趨嚴召東郊弭檝一望光塵阻闊數百里間去違二三年後比側聆于大號固應喜倍于尋常偶驟致于煩言詎敢名聞于左右莫脩辭于賀厦徒結戀于揺旌恭惟樞密同知出值聖人之時自任天下之重鄙俗士囚拘之隘示大人合并之公惟一世陳人自甘永棄而三朝故物未忍遐遺始于援手汲引之勞申之緩頰薦揚之助方躡尾而上幾作附蠅俄跌足之顛遂為擲鼠推之理數可謂奇窮殆不自于人為又何疑于或使豈復有强聒譊〻之志終未忘矜收眷〻之情彼一匹夫之得失何足云

而大賢者之言行固如此浸彌年載尚軫恩憐苟非
妨賢路以徼榮止願首一丘而待盡市駿馬而收其
骨將有俟于真賢為浮圖而合其尖尚冀終于大惠

上沈相啓丁丑十月

望平津閣素無輪囷蟠木之容伏光範門但有奔軼
絶塵之歎惟是廣厦千萬間之庇有如懸水三十仞
之流靡不包荒自然蒙順伏念某斗筲器小鼷鼠伎
窮病鴟欲死而瓦礫爭先瘦馬不收而鴻雁為伴會
介圭之入覲正鼎席以登庸興哀哭逐客之魂矜愚



泣窮囚之罪俾出九幽之壤復延兩曜之光拔拭垢
汙滅除瘢疵寓書殿邃嚴之直賦真庭廩稍之憂理
合罷休恩容再造自憐耄矣無復蒼蠅附驥之心猶
有待焉尚懷老牛舐犢之愛恭惟僕射相公仁均一
施善待而曲成物有萬殊合并而為大雖四海盡沐
鴻龐之澤而一夫獨被特達之恩詎敢起無厭之求
更欲萌非冀之望所恃幼：及人之義每敦親：愛
物之慈九仞為山尚當進簣百川赴海猶待盈科仰
惟不倦之仁俾獲有終之福予取予求而不厭固難

逃屢瀆之誅自棄自暴而弗言又恐貽後時之悔

答馮觧元啟

某啟比緣邂逅獲奉周旋老氣崢嶸挺若倚天之劒高辭辨麗鏘如擲地之金矯首一卬拊髀三歎恭惟處義觧元長庚毓秀喬嶽儲靈方其在襁抱而指示識之無終能越門限而說詩了瑟僩卓尒大圭之質煥乎豹之章五百歲生賢豈偶然十八世為儒迺如此文摛黼黻追黃絹幼婦之辭韻中宮商儷白雪陽春之曲諸老生歎驚坐上並舍兒看立道邊大豪願薦女而請昏鄰翁歎生兒之無益蛟螭非池中物也麒麟肯地上行乎不圖耄衰垂盡之年復睹俊異非常之傑賦韓公高軒之過序滕王新閣之成前賢畏後生其來尚矣虛名誤長者何愧如之拜貺為榮占言難盡

回楊侍郎啟

某啓一區自屏兩地相望雖無孔北海通家可為藉口猶有孟東野並世相與言詩顧嘗欲割雞陳祝友之辭但空復瞻烏極懷人之想恭惟宮使侍制侍郎

蕭散簡遠人物勝流雅健雄深文章宗匠奉大廷之
對而銀筆埽三千之牘讐中秘之書而牙籤懸四十
之車粤淫南宮起部之私亟進西清淫臣之列親逢
千載榮動諸儒麒麟豈地上行乎已展雲霄之步蛟
螭非池中物也佇膺霖雨之求忽紆緹綺之臨特賁
函書之辱執謙過矣陳義藹然固無挾貴挾賢挾勲
勞之驕庶乎友直友諒友多聞之益挺出人羣之表
獨高世論之評方春秋鼎盛之時其年不可及矣而
富貴方將之始他日豈易量哉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楚守王朝議啓

其啓改畀名城盍上得賢之頌喜傳空谷遽聞求友
之殷驛騎鼎來函書拜辱布帛之温言曲借桑榆之
暮齒增華恭惟知府朝議海内名流山西真種天下
奇男子獨步一時塞上飛將軍折衝千里揮白羽于
萬兵横潰分崩之際推赤心于群情向背反側之初
大盜草心百蠻内面方用長鎗大劒收血刃之勲豈
如緩帶輕裘致銷兵之福逖聞新命移牧通都自惟
平時仰嵒業之隆庶幾殘年見功名之盛其為占頌

難盡名言

賀張樞密啓

奉真庭訪道之游淡吾所好畀樞筦本兵之重舍我其誰迨茲綸言布號之初舉有輿頌得賢之慶竊以百吏視已成之事但知謹出納之吝以了目前衆人懼非常之元孰能見禍福之先以規度外洪惟剛健睿知聰明之主輔以魁壘宏毅俊傑之臣衛上之忠貫神明養義之氣塞天地厲特操于一身獨立無朋之際倡大義于群臣相頑不發之時輔成本支百世之鴻休永燕壽考萬年之景祚恭惟樞密同知大任推先民之覺訏謨為後事之師方其犯雷霆之怒力陳社稷之言豈謂依日月之光進膺柱石之寄國之興也固有待然天實啓之於此在矣鋒車迅召聊示樞庭大用之期鼎席久虛行有宰路登庸之拜某投閑田里垂四十年仝踵門墻逾二千里曲惇故舊于同舍游淡之末屢訪生死于孤蹤流落之餘茲見我公之歸實陪周邦之喜

賀史相啓史兼樞密院事

威鳳翔千仞覩中天日月之光神龍出九淵值間世風雲之會揆路秉國成之重樞庭本兵柄之雄式資文武之全用注安危之意路朝布號寰宇交歡竊以世有用至弱而為强深居簡出而養之以勇事有冐大害而就利逆施倒行而權之以人陳平奏太后渝高帝之盟盡王諸呂實欲安劉蕭何勸沛公固項籍之意趣駕漢中志在蹶楚故有事犬馬皮幣玉帛雖太王之仁所不免必欲驅龍蛇虎豹犀象惟神禹之智為能然恭惟僕射相公命世耆英受天大任秉晉元帝南渡之後方倚謝安王導之賢迨唐明皇内禪之初粤有宋璟姚崇之輔雖曰宰相非常之寵實分人主莫大之憂觀兩國衆寡强弱之形考三朝理亂得失之故投干戈于地固危矣出虎兕于柙孰禦焉當凶方無事弗早圖之未然至一旦有急遂不其所指仰止帝王之佐挺然社稷之臣處變事而知其權視國勢而審所上不憚斯須之敬以定千齡卜世之長勿恃尋常之爭以待兩河故疆之復其蔆綿不恤杞天是憂堂陛之勢甚嚴而藿食之賤有同患胡

越之壤雖異而同舟之濟無二心遂忘越俎之嫌願効食芹之獻

謝方侍郎啓戊子十二月

自少多艱已老益困言深兩怒日懼推擠下填壑之虞憤發一呼獨見吹噓送上天之意蒙恩式叙詠德知歸伏念某殘息奄然未書鬼録乞骸久矣尚挂臺評惟公慍見當路宣言以為有罪尚不許加刑云何無故而致之必死卒賴奮臂當前之救遂逭投荒不測之誅惓惓止欲舍坐下之牛駑駑遂亦作水中之蟹俄聞遷怒横被中傷兹蓋伏遇安撫閣學侍郎摧讒慝之鋒致急難之豢雖蒼狗白衣之態變化無窮而渾金璞玉之姿燥濕不改殆兹褒復盡出矜存自惟投老無所用之身莫申報効至於沒齒不能忘之感但有空言小簡云此文當入家集欲使後之君子見之公于交游奮不顧身救存患難如此他日當國見危致命固無疑也

#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一目録

## 記

四令公祠堂記
撫州宜黄縣丞廳記
撫州宜黄縣興造記
撫州曹山寶積院僧堂記
率齋記
撫州宜黄縣學記
燕超堂記

荆溪行記
慧山陸子泉亭記
貓相乳記
巢鳳堂記
代廣德縣藉田書記
朋谿雙蓮記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一

記

四令公祠堂記

余嘗讀國史見秦國陳公以直道事太宗皇帝位不滿德卒官諫議大夫知開封府挺生三傑皆以道德文學踐大官為將相曰堯叟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為文忠公曰堯佐特進尚書左僕射是為文惠公曰堯咨武信軍節度使知樞密院是為康肅公一日秦公與客語三公已貴立侍公側坐客蹴

踏不安求去公笑曰此兒輩耳姑徐之盡所欲言者于是史官記之天下誦之而陳氏父子兄弟世家之榮至今以為口寔至道丙申文忠公嘗以廣西轉運使平南蠻之亂洎紹興癸丑文惠公之曾孫兖以右朝請大夫直秘閣廣南西路計度轉運副使繼公後蓋百三十有八年矣直閣公能以儒學世其家羣書皆成誦尤通吏道精練法律頃由臺郎娄將使指竭來廣右益有能名及是訪公之遺無在者獨有新館銘石刻僵仆草棘中又公征蠻時吏士蒙犯瘴毒多死手自撰集古方書養生之說刻之傳舍一方蒙賴故能獨存而歲久亦訛缺直閣公慨然念故物之亾幾遂掖仆碑而起之又追補方書之缺壞者龕于故處即聽事之東闢屋三楹繪秦公文忠公文惠公康肅公四公之像而祠之某貶象江還過桂林拜謁祠下生氣凛然如太山喬嶽之鎮真古所謂大臣者余與直閣公二十年之舊且厚善也乃屬于不腆之文而不敢辭恭惟太祖太宗提三尺削除僭亂真宗仁宗包干戈以文太平聖哲並騖出依日月之光獨秦

公三子以魁壘碩大光明之傑作配元聖以身用舍為朝廷輕重交持國鈞更掌兵柄一門冠冕蟬聯三鎮旌節相望佐佑兩朝以功名福禄始終為天下巨室於乎盛矣王室中微羣黎厭亂天子當饋太息求人如不及竊觀四公遺像追想一時社稷之高勲于此兵亂俶擾之中固宜見者必趨過者必軾飲食者必祝焉豈謂學士大夫區〻念祖之私哉于是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俾勿壞紹興四年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撫州宜黄縣興造記

紹興元年春盜起虔處化誘脅衆數萬相扇為亂圍建昌不克遂陷宜黄官寺民廬一夕燔烈為灰燼部刺史驛聞天子詔將吏發兵捕盡誅夷其黨貸饑役相薰民之竄走山谷幸而不死者皆餓死頭顱相屬于道數百里無炊火焉令丞佐僑居野處如寄客簿書棲列無所吏抱牘藏于家獄訟賦役失其平商旅不至市無雞豚晨夕之須無所得凡仕于邑者指日待更不為斯須計留也三年右朝奉郎鄧令端友来涖

茲邑鉏治强梗發紓隱拙期月政成輿人誦之先是兩尉弓手怙衆為姦利官弗能禁意小忤則嘯其朋盡甲而出群噪大呼刼請賕謝率以為常令曰是可忍耶立捕首亂者七八輩送獄斬以狥而釋其餘自是縮頸屏氣無敢譁言于道者則又脩起學宮立孔子像春秋釋奠屬邑民之秀者習禮樂其中然後大其治所重門洞開堂奥靖深舍羣吏于東西西廡櫝藏勑書于門之樓上決事之室燕休之齋犴獄庫庾庖湢皆具為屋凡若干楹高明壯麗稱邦君子男之居乃伐石圖文字刻示後之人而移書二千石屬余文為記余曰宋受天命宇内晏靖際天軼海無一夫嘯呼之驚地大人衆邑屋相望大家巨室持起乎神州陸海之中粟窖金穴錯出乎四達九逵之道神林鬼冢浮圖老子之宮接畛乎山區海聚之間甕牖繩樞果蔬之壟連屬乎十室之邑三家之市可謂盛矣靖康之變夷狄内訌極四境所環氷銷火燎無尺椽寸瓦之遺一時君子避譏畏談取具臨時雖通都大邑侯牧之貴往往編竹為障僅庇風雨今宜黄在江

左窮處不足以資進取為名譽則靡〻然日入于壞固宜鄧令之來以為縣令百里之望不可與吏民雜處此土也然吾不以勞民先是諸悪少之從盜者官録其貲没入之獨空舍十數區尚存乃命工撤取之凡棟楹梁桷蓋瓦級塼之具皆出于是落成之日邑人不知材用之所從不見役使之及已流逋四帰渠生興事市區賈肆民閭客邸閭巷相接漸復其故則更治酒税增立垣屋程課入室姦偷悉有方畧收其贏十倍嗚呼鄧令端友可謂能吏矣余嘗謂喪乱之後百廢委地如大樹之顛非天下之豪傑不能振起學士大夫圖當世之務皆如鄧令挺堅持之操奮其憊于創殘摧敗之餘乘時就功無厲民駭衆之煩而一日之作軼于百年累世之迹雖中原故地可復而有也而况于一邑乎鄧令韓庚延平人端友其字云其歳次癸丑十二月日晉陵孫某記

撫州宜黄縣丞廳記

宣和六年春太上皇御集英殿唱進士第覿時以尚書外郎叅詳貢舉待罪廷中見周君執羔裘卿中甲

科第二人臚傳一出自天子至于公卿左右侍從之臣閣寺宮伯持盾執干宿衛之士皆指目歆艷以為寵明年太學選建師儒表卿以高第入為博士行且用矣會乘輿幸江淮區內敘擾百官奔走失職頓仆道路表卿曰方寸亂矣吾不能遠去吾親遂調宜黃丞以歸時宜黃新被兵環數百里為瓦礫之場令丞雜處民間皆夾江荒茅篁竹之間余南遷道臨川表卿勞余境上道舊故以為笑樂無戚戚不滿之意逾年而鄧令端友始大其治所表卿亦有事于丞廳于是排蓬藋葦糞壞垣故基而一新之大屋渠渠凡昔所有皆具余聞之太息曰自建隆以來天子親視天下士上之三人不至于公卿蓋亾幾耳表卿發策殿中擢在第二以太學師儒之官屈佐一縣于瘡痍塗炭之餘無屋廬以禦寒暑無吏卒以給使令無四方之物以供朝夕之奉日治簿書於塵埃箠楚間且代去矣又增治垣屋繕器用以遺後之人益勤不懈宏毅深博不見慍喜殊未可以世俗趣舍量其心也余聞不泄邇者所以致遠不遺細者所以圖大表卿儒

先宿學不倦于小官而潔為之所以志夫遠者大者豈一不快于宜黄一出入息之頃哉若夫縣治所廢興之由經落成始之歲月與夫材用之所泛出端友屬余文書之詳矣不復再見而以心之所嘆慕者為之記紹興四年正月八日晉陵孫某記

撫州曹山寶積院僧堂記

曹山距州治之東百二十里魁大秀偉雄視一方有大比丘號元證避五季兵乱頓見此山結屋居之今為寶積禪院谿谷邃深有泉坌然溢于山之腹而附右脅以屈梁石為渠水行空中而墜之庭鏘然鳴如環珮之音又折而東伏出山下日灌千畦水窮壤斷茅竹蒙翳獸啼鳥跡交締于懸崖亂石之中不類人境故寺之興及今二百年屋壁間無一人記游者長老了如少年學道得出世間法事佛齋衆嚴整如官府會方丈遇隕石震壞衆議相與出力鼎新之了如曰寺有僧堂歲久腐桡蛇鼠所穿日星下如風雨之夕違濕五遷卧不安席公等將築室館我孰若營此堂與衆共之于是雜然稱善時有將仕郎鄧君經出

而言曰此堂居家父祖所營吾當嗣成之不可使他人捐一金也未幾庀徒伐木撤故為新堂成雄麗靖深為一時偉觀而四方之游者日至食指千餘倍蓰他日了如乃具石求余文記之自佛法入中國至宋興逾千年衡岳廬阜錢塘天台佛僧之盛甲天下靖康夷狄之亂一變為茨棘瓦礫之場僧尼周走道路倀倀無所向而徧州下邑山崖水濱仙佛所廬尚有存者又惧衆至不能容則嗾兩夫制挺立其門以拒絶之甚者營貲聚畜妻子牧雞豚以自封殖俛而啄仰而四顧惴惴然恐戶外之屨入也了如獨不然瘞身苦志不擇所安更為深簷大屋會其徒而食之鄧君又能曲成其美祖孫三世相望百年舍所愛而作佛事皆可書也紹興二年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 率齋記

左朝散郎象州太守陳公容德以率名齋隨所寓輒書榜揭之坐若以朝夕從事于率者余謫居象臺容德大度長者不以羈囚見遇余心安焉一日過余言曰與公同年又相好也敢請公文以記吾之率余曰

象臺在嶺南去京師六七千里孤城巋然出于黃茅白葦之中異時置守多嶺海間人習夷居之陋一切草創官寺民廬城郭道巷與夫左右使令用器之物無可人意者容德以文學知名徧更內外學官之選而辱居于此無留滯戚嗟不遇之嘆下車未幾黜政之痼順民之欲築二橋于州治之東以便往來聚土伐木橫亘兩涘之間為屋覆其上宏麗堅壯可支十世而蕞尔之國蓋將為嶺右名邦矣容德為政如此豈直率者乎然天資簡亢不立崖岸遇人無貴賤疎戚輙輸寫腑臟聽訟如家人使各盡其說無不厭滿而去客至飲酒賦詩飯脫粟羹藜藿隨所有無豐儉不常勸不足而適有餘茲其所以為率者也呼嗚末俗忌諱益繁士大夫倒行而逆施之惧譏遠害捄過不暇低首下氣惴惴焉不敢出一語視所居如傳舍也視吾民之休戚如秦人越人之肥瘠也視國家之緩急如塗之人掉臂而不顧也隨波上下汎汎然如水中之鳧全吾軀而已豈吾容德之所謂率者乎容德治率齋不擇地無常處無誅茅薙草之勤無塗塈

丹漆之飾無吹竹彈絲之娛泉石臨聽之樂也出而
從政則約己使民檢身律物凡所操舍問三尺如何
而不自已出退事一室則茫洋乎不知寒暑之交晦
明之接與鳥獸為群與木石為偶與天為徒與造物
為友流行坎止若不繫之舟此殆莊周列禦寇之所
貴耶世之君子當為此不得為彼于是併記之以風
吾黨之士云容德莆田人諱大和容德其字也紹興
四年十一月日晉陵孫某記

撫州宜黃縣學記

事有迂而甚迂而非夸非常之元黎民懼焉
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昔周公營洛邑而平王
東遷乃在數百年之後句踐棲會稽著婚姻之令侍
其生子以為報吳之兵大抵高明廖廓之見不為小
利近功往往迂闊可笑而不近于人情定鼎卜年如
此其安也而一朝之憂劾于數世嘗膽忍詬如此其
急也而斯須之詘伸于萬人機事相乘如執左契交
手相付不間一髮此霸王之畧所以傳書垂後若是
其嚴乎也天地大亂盜賊蠭起鋤耰棘矜長槍大劒

馳騁于百戰之場不習俎豆化為王侯者十八九州縣官吏簡科丁壯備豫儲峙以應上之求而已奚暇及度外之事今宜黃隸撫州為大邑比屋萬餘家紹興初殘于盜民之死于兵者大半延平鄧侯韓庚字端友以朝奉郎為縣于此而治其所當先者則立學宮祠孔子補弟子員充入之殿寢言〻崛起于戎馬蹂踐之後固疑其迂而不切緩而不急也余曰導衰亂不軌之俗莫如吾禮義之教訓武人不孫之暴莫如吾儒者之功漢高帝已滅楚而魯以區〻小國獨不下帝怒欲引天下之兵屠之終以禮義之國而止六館之士將淫朱泚之亂一何蕃起而比之而六館無受汙者夫以百戰之兵束于禮而不能抗一障之乘群惡之鋒屈于義而不能加一介之賤彼匹夫之勇悻〻然投袂斫掌不忍一朝之忿而快意于一擲者豈可同年而道哉鄧侯精通吏道飾以儒雅不為赫〻名譽獨能綏靜一方于疾痛呻呼之後度長絜大又進諸生于學棲士之廬廩士之餼隸丑之書問道之室無一不具絃誦之聲洋〻乎庶幾如古所謂

武城者余聞十室必有忠信三人猶有我師況此堂堂一邑之大豈可謂無人哉讀古人之書學王者之事出而試之必有濟艱難于一時追前哲于千載九合之勲足以解中原被髮左衽之禍一王之儀足以制諸將拔劒擊柱之譁此大儒之効豈非學者之所願與侯曰是吾勸學之意也遂以為記紹興四年十二月日晉陵孫某記

燕超堂記

中奉大夫直秘閣華亭朱公著名籍于仕版者五十年四持使者節官至上大夫尊顯三朝而被遇于太上皇朝見錫帶服進職中秘恩賚光寵一時歆艷以為榮年七十上書納禄築堂圃中將朝夕游愓于此堂成肅賓客置酒落之名之曰燕超乃詒書徵余文為記曰余屬者夷狄之禍蹀血萬里諸戎長驚于通都大邑之中官軍縱掠于深山窮谷無人之境婦被髮過其夫女齧臂號其父草薙而禽狝之盡矣脫淲漏網幸而免者而鈎絡張設孰視無所向往〻饑渴相倚以死幸而不死則蒙霜露披榛莽踐蛇虺羸身

間行力竭氣窮又踣于中道其最幸者不死于兵刃不淪于異域不斃于饑寒不僕于道路間關百難寒暑易節而後得至于此千萬人蓋不一遇焉顧視田廬已為墟矣追尋妻子則已為異物矣其左右執事使令之人逃難解散莫知其鄉矣單遊羈寓茫無所之于是棲棲然求活于斗升而官冗地褊一官所居常數十人闖何之不幸而立于爭地則推而納之穽中且下石焉又瀕于死可悲也已惟朱公聰明敏達見微知著方靖康建炎之亂積六七年兵火被四海衣冠僵僕交迹公家居海上不出閭巷不去墳墓不見兵火疾步急呼之驚而又才智絕人自縣令州佐奉使一路名迹偉然常最其列至是潛深伏與縮手袖間不任一事築屋舍旁疏池沼蒔花竹幅巾藜杖徜徉其中夫婦偕老歲時坐堂上華髮相映子孫滿前腰綬擁笏奉巵酒為壽吹竹彈絲極欲而罷得老氏謂所燕處超然者昔楚漢相持跳兵走馬百戰于商之地而中有黃公綺季之閑爰緣屏居謝事浮湛里閭一出而為景帝畫梁王非望之謀遂亦不免

於乎世亂多故士大夫係虜刼質之害溝壑頓僕之憂與夫竄殛流放之厄皆自有以取之惟勝士高明深明去就顯晦之大節俛仰遯世違遠俗患坐視猿猱顛倒置罝網中而兩手猶未置所操也茲其所以為超然者耶某公夫人之從子也憂患乖離不獲見十年矣其山林之勝輪奐之華今不能言也他日造公之堂尚能援筆賦之公諱彥美字師實華亭縣人既請老自號機山閑人云紹興六年四月日晉陵孫某記

## 荆溪行記

余聞靜樂山寺地可葬于郭慎求樞密年二十矣余守杭時卜葬亡兄屬惠彥達抵寺僧求之書來報可方議予直會余南遷不果後五年當紹興乙卯之冬始往觀焉實銅棺山之麓而靜樂院之右臂也義興多山而銅棺特高大桀出諸峯之上自山之脊分為兩股隱隆綿延數百丈寺據其右可葬如所聞者而寺僧不如有難色方求售于當世貴人余亦弗强也明年三月更卜地于山中十六日癸未繫舟

陳橋招天寧祖燈師會于符塘胡氏家舍肩小輿入
縻城酹族子信壽提舉新冢循支徑數十步瞻拜安
次公給事之塋回詣符塘就食安行老來逆余相遇
于中道屬日旰食未立談俄頃散去食已觀何人家
地：平：而水于音姓不可用遂由茶山路以帰少
張氏報本菴晚次陳橋登舟入荆谿泊塘口觀張子
崇侍郎廢冢夜宿沙子滸甲申次縣舟人告爨薪不
屬入市求之樣周孝侯祠下以待祠屋宏麗廟貌矜
嚴想見斬蛟刺虎之烈周視廡黄冠出迎具茗飲

而舟人負薪至遂觧去浪泊臺李乙酉黎明入山徑
柴氏墓道泛守冢僧訪楊氏地按圖不合入胡洑謁
惠彦達夜抵其居問白靈巖地所在彦達云神龍所
舍在葬書不可用然姑往視之丙戌彦達具飯于龍
山侵曉偕祖燈赴約飯已造觀所謂白靈巖者在沈
和中資政墓之後下車頂謁因不復乘杖策度嶺而
磴道艱險十步一憩至巖下龍穴正踞其右嶄絶可
畏旁行里所投田舍乞漿班荆坐大石上命車亦至
泛官道還未至龍山三里彦達指一穴名卧牛前直

穀堆山為按丁山丙穴三峰對拱左右環合二水交會可葬無害余亦記晉周訪葬母陶士行指牛眠地葬之吉意頗向之問地主即彥達彥達亦欣然赴予之急議遂定日將入過彥達所營壽藏木可材矣彥達置酒留宿山中丁夾朝飯竟還胡洑有頃張彥深之子：為亦至彥深屬寶月師道淵卜葬夫人于阜蓉寺之側聞余携祖燈入山移舟相近邀致祖燈覆視寶月所卜余舊聞阜蓉佳山水欲一至其處于是從彥深觀之戊子晨往薄莫且還途又嘗卜烏龜潭地于胡洑之北葬亾妻吳氏淑人已撰日矣為浮言所詠又不克葬既而悔之今議併舉章氏淑人以附已丑戒兩夫除道偕祖燈視之日亭午暄甚憩王氏塋屋解衣少休有僧言洞靈觀旁三山昂峙秀出如畫有王氏地可葬乃徒行泛間道踐山背出大松徑抵三山所在如僧言而祖燈言無完遂迄是行也諸涉經家丘墓與士大夫所嘗言其地可葬或售賈不相中或憚遠不能至按圖問路水乘舟陸荷蕎以至徒行靡不至焉庚寅舟還戲書小詩示祖燈云來問松

間路沙頭繫小舟閑携木上坐看畫土饅頭詩成一笑分路而別三月日晉陵孫某記

慧山陸子泉亭記

陸鴻漸著茶經列天下之水而慧山之品最高距無錫縣治之西五里而寺據山之麓蒼崖翠阜水行隙間溢流為池味甘寒最宜茶于是茗飲盛天下而餅罌負檐之所出通四海矣建炎末郡盜嘯其中汙壞之餘龍淵一泉遂涸今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信安郡王會稽尹孟公以丘墓所在疏請于朝追助冥福詔從之賜名旌忠薦福始命寺僧法皡主其院法皡　氣不凡以有為法作佛事糞除灌莽疏治泉石會其徒數百築室居之積十年之勤大屋窮墉負崖四出而一山之勝復完泉舊有亭覆其上歲久腐敗又斥其贏撤而大之廣深豪放曠焉四達遂與泉稱請余文記之余曰一亭無足言而余于法皡獨有感也建炎南渡天下州縣殘為盜區官吏寄民閭藏錢廩粟分寓浮圖老子之宮市門日旰無行迹游客莫夜無寄宿之地藩垣缺壞野鳥入室如逃人家

士大夫如寓公寄客屈指計歸日襲常蹈故相師成風未有特立獨行破苟且之俗奮然以功名自立于一世故積亂十六七年視今猶視昔也法皞者不惟精神絶過人而寺之廢興本末與古今詩人名章俊語刻留山中者皆能歷歷為余道之至其追營香火奉佛齊衆興起頹僕潔除垢汙于戎馬蹂踐之後又置屋泉上以待四方往來冠蓋之游凡昔所有皆具而壯麗過之可謂不欺其意者矣而吾黨之士猶以不織不耕訾謷其徒姑置勿議焉是宜日夜淬厲其材振飾蠹壞以趨其成無以毀瓦畫墁食其上其庶矣乎故書之以寓一嘆云紹興十一年六月日晉陵孫某記

## 貓相乳記

樞密胡公家畜一貓產四子其三以予人其一留置于舍中性柔馴不敏于捕鼠而孝慈則人類也然又有人所難能者二貓本不同棲而食飲臥起未嘗一日相舍間泛食案投魚肉飼其母輙不食呼其子至乃食他日飼其子則四顧而求其母亦如之明年母

又生子日往省焉母出則入據其棲擁護之待母歸乃去已而又自產四子則又舍已子以飼其母之子如初居亾何四子連斃其三則銜其一之尚乳者就母共乳之又明年產五子而其母亦產六子于是盡銜其子置母棲中意若懲艾三子之夭而從其母之利也公遂易一大筐徙置寢廬之側二貓領十一子居中而臥護之交相乳焉夫貓之餔子也他貓至則憤怒而逐之或出而就食不及顧視往〻遭噬齧以死遇食則爭〻不已則鬬凡天下之貓皆然二貓者推食相先撫他子如已子而不相禍又將雛往就之十一子施〻然混為一區不可復辨非所謂人所難能者與某嘗觀公之治家矣門內肅然笑語不出墻屏童妾數十輩不聞一人疾步急呼者諸郎以大臣子服御如寒素占詩書皆成誦屬文辭有過人者而無挾貴驕滿之色某每造公輒留數日蓋五年而內外侶〻如一日也昔韓吏部記貓相乳以頌北平王父子兄弟之祥又賦雞犬相哺以為董呂南孝慈之應今公二貓之異〻世同符天其或者俾公推其法

于天下偃兵靖亂使異類服馴而不相害為蒼生之福或由此也夫紹興十二年五月日晉陵孫某記

巢鳳亭記

右奉議郎知常州宜興縣閻丘叔智涖官之明年其子某年十九歲以能文辭策高第而帰門戶然名聲暴發閭巷之士奔走歡呼稱說以為寵宜興距州之南二十里縣治據荆谿上游為橋數百步横絶其上屬之南山即周孝侯斬蛇射虎之處縣圃之西北隅有亭三間曠遠無人迹朝衙夕坐傳呼號名鞭撲之聲皆不接于耳目窓戶低深悅可人意叔智命工葺除蕪穢一室翛然晨夕課其子以學閱數月挾其藝以進于有司而角逐于爭先競睹夸雄鬬麗之中當是時樞密胡公受其贄讀之稱善曰青錢萬選之文也未幾禮部奏名如公言公益喜遂名其亭曰巢鳳而叔智以書屬余為記余聞朝寓物于人而暮取之有不可必者況于數百千人逐隊而趨畏飯待旦俛首就席以待卒然之問故有操瑟于齊鬻璞于鄭以暗投人按劒相眄而有二鳥之感懷璧三獻負鼎

五就分寸躋攀一跌千丈而有十上之勞或年少狂勇率意而言如泛駕之馬詭轡竊銜不如有司之尺度而雪窗短檠之下兩目眵昏如蠹書蟲老死文字間亦卒無所就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其難如此也閭丘氏世為中州望姓自周廣順至宋興凡五世皆由儒學擢科第以進至叔智之祖大卿公官益顯遂名其家更三世而叔智有子英妙駿發一日千里凡美少年之難能豪傑之士乖于時而不遇老師宿學齒豁唇腐而不可得者一出其技遂兼有之追取五世舊物如探諸囊中而廼祖朝議公髣髴方半白翁媼則尚黑頭也余曰鳳有五色而將九子家庭文字之祥也若夫朝陽一鳴天下望以為瑞則楚狂之所歌孔子之所嘆而不可得者亦在夫充之而已叔智敏于為吏治劇如破竹迎刃而解必有鵲棲其銜雉馴于野為一邑之祥乎叔智字也名崇孫云紹興十二年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代廣德縣籍田書記

上即位之十九年實紹興十五年南北解仇玉帛交

贊四鄙廓〻無事矣于是淮之南江之北流逋作而相告以歸聖心隱然發德音訓廸在位寛柔緩求課農桑以厚天下之本又以明年春秋之月帥三公九卿大夫親駕于東郊紺轅黛耜御帝籍三推一墢竣事而旋彌文閲典創見一時煒〻煌〻震耀耳目民大和會闐郅溢郭歌謳鼓舞聲聞于天何其盛也臣聞昔周公陳王業召康公戒民事魯僖公遵伯禽之法大而王小而侯一國皆以農兩漢循吏力本卹農脩水土之政如召信臣龔遂卓魯之流大而典一州小而治一邑皆以農趙充國請以戰士留田積穀塞下以紓漕輓而計然白圭家累千金富埒主者列于貨殖又皆以農蓋自二帝三王以来所以治天下國家未能有舍此而為先務之急者廣德之為縣山耕而水蒔延袤百里丁口之籍以萬數令雖卑亦與為民父母固當夙夜戮力推廣上恩屬其民俾自奮于創殘推敗之餘敦本務農夫耕婦織通塗川蓺桑麻畜雞豚而無閒民廢壤上下與足興于行誼庶幾稱上所以哀閔元〻富而教之〻意雖然勞民勸相

以美天下其成在久而今之吏歲滿則代去懼來者之不嗣如其意也于是謹以詔書刻之龕令聽事之左方以告來者

明谿雙蓮記

徽猷閣待制董公令卜居宜興縣治之北五里面南山俯流水築室居焉自號明谿〻之南有田數十畝地與下汙荆谿水漫而為一公捐原直與取之規為大池植蓮其中夏秋之交華葉芬敷繁紅蔓綠風濯雨洗彌滿四際如烟蓋雲幛霓旌羽扇錯出乎珠宮貝闕之間世傳所謂芙蓉城者不能過也未幾忽產雙蓮奇姿殊狀創見一時游客聚觀太息公亦未之奇也越明年復生駢頭並蔕繁麗豐碩翹然特出衆華之上公始異之客曰古有至人結茅宴坐山靈為之築垣一夕而就如不見容則移文勒回俗駕鬼嘯于梁梟鳴于樹妖狐夜嘷群鼠晝出不得須臾寧焉公世家青社名園甲第為東州之冠南北阻絶不得還聚數百指僑寄異縣其母齊安郡太夫人思望故里壹欝不樂公稍依倣舊製營一亭于舍旁手執

木芍藥衆香草環之物色良是他日帥諸幼奉板輿以游太夫人欣然娛笑如過故家飲酒歡甚自是晨夕燕嬉率以為常比捐舍館葬有日矣方冬大寒發一花千葉重跗累蕚艷麗殊常送客驚異以謂木芍藥公所手種以娛親者殆純孝之感及是雙蓮又出池中凡三年三見之緊公隱德高行不愧于屋漏故溪神土伯相為守護呵禁不祥草木效靈間相層出真家庭之盛事觀不可上已昔周公得禾異畝同穎以名其事至于芝九莖木連理茅三脊神奇之產紀于書傳班班可考皆非偶然者公圖以示余俾書其後紹興十八年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二目録

記

思樂齋記
靜治堂記
靈巖智積菩薩殿記
臨安府臨安縣學記
平江府楓橋普明禪院興造記
興化軍仙游縣香山記
常州永慶禪院興造記



鈔校書籍

平江府吳江縣無礙院普賢感應記
撫州踈山白雲禪院大藏記
滁州重建醉翁亭記
常州資聖禪院興造記
常州無錫縣開利寺藏院記
和州含山縣學記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二

記

思樂齋記

余歸田五年始斥舍旁地數十畝除灌莽植藩援築室居之營一齋廣深尋丈度可容膝以朝夕從事于此名之曰思樂思樂者嘗安于樂矣而不自知也一出而攖世患憂懼萬端險阻百態如蒙壞絮坐蒺藜而莫之勝脫于是悵然思平居無事之可樂而不得也余嘗絕涼江浮長淮泝汴流而上北至于京師又

東航太湖出苕霅並桐江下三衢歷撫信洪吉二江之阻直抵衡湘踰桂嶺南至象江上山行海宿水陸萬里其高緣絙而上與猿鳥爭道于垂崖一髮之間其下衝波急湍以入于龍魚之宅爭一旦之命當是時也則思平地之樂夷狄不道以殺為嬉毒流四海幸而免者又窘于他盜處後跋前顛倒失據如觸藩墻如蹈坎井如探湯沸鼎而無所寄焉當是時也則思太平之樂學迂材下屢竊非據于衆人必爭之地以和戎緩兵為是以伏闕首亂為非衆怒不容聚而見訕椎撓于十夫杼投于三至獨持一喙終日號鳴大吒以自解說卒莫能勝遂陷于不測當是時也則思居閑之樂也而觸罪竄投嶺海蠻蜑雜居鳥言夷面鬼嘯于梁鵬集于舍下榻畏蛇對食懼蠱嵐薰瘴染意象昏昏然颶風忽起吹簸天地江翻海渾仰屋四顧若將壓焉當是時也則思還鄉之樂今幸蒙恩還復故棲先人之敝廬與童子時釣游之處皆在焉去國十年名不著吏部之籍毀譽不挂于縉紳士大夫之口天寬地大徒步自由四封之內椎理群剽之

奸剪除殆盡南北之使已議息兵江干徹警千里晏然朝而出藜杖幅巾與田夫野老相爾汝于東阡西陌之土暮而歸折野蔬酌秫酒飯脫粟老稚團欒哇笑相雜挽須問事足憩目前凡吾昔日之樂舉集于此矣夫天之樂無窮而意適則為樂吁嗟其所不獲則不樂也呻吟其所疾痛則不樂也今無是一者也行歌坐嘯汎若不繫之舟而無所係焉何為而不樂雖然世之君子有以功名為樂者為天子操尺箠笞兵萬里外一取單于否則馳一乘之傳折衝口舌之間此將相之事非吾之狂所敢議有以貧賤為樂者簞食瓢飲餐氊齧雪茹草木之實若不堪其憂而氣塞天地足以易窮餓而不怨此聖賢之事又非吾之愚所能及特以桑梓之國丘墓所寄閑門高臥日晏而起無愧于中無求于外無畏途風波之虞無徵呼發召之警無罵譏訕笑之辱有田以食有屋以居憂患已空吾心脩然了無一事杞人奚懼而憂偃師奚傷而怒拔劒逐蠅奚誅具獄磔鼠奚懟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然後知余之樂有在于此也尚恐習性易流

操之不熟一為外物所詠而立于爭地材不足以堪富貴道不足以安貧賤幸福而禍悔不可追故名其齋以自警云紹興九年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 靜治堂記

昔曹參以百戰百勝之功佐高帝定天下相悼惠王治齊七十城舍蓋公問焉而得所以治齊者後九年代蕭何為丞相又以所治齊者治天下畫一之歌至于今誦之方參起沛中小吏杖一劒征伐四方定諸侯為一時功臣之最其相齊也是宜舉賢尚功變法定令以鐫磨鍛鍊其民如素所治軍參始幡然因齊人厭亂之心絀諸老生異同之論專用道家清靜之說一切反其故順民之欲與之休息而無作焉齊以大治蓋治軍如御猛獸也擾龍伐蛟絡馬穿牛要使不能為暴而虎豹噬人則殺之養民如牧羊也去其敗群者耳若堯舜驅之則羊之死者過半矣參為將相一弛一張文武之異用達乎居重馭輕之權而不膠于所蔽故大儒之效炳然為漢開基之冠而高后惠帝時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參之功為多也今

夫接于人而推徙無常者天下有無窮之事循于道而泛應無方者天下有不易之理揆天下之事而以一理貫之則居簡可以臨民正容可以務物儲精蠖濩之中可以逆釐三神談笑尊俎之間可以折衝萬里而世之君子好喜奇事不安于其故始于獨言異行以駭天下簡髮數米問羊知馬先事俟情機開犍閉設為鉤距以示神明民之視其上赫然如雷霆鬼神莫測也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亂常古毘陵郡也並楚之衝濟吳之要為東南舟車走集之地素號樂土自建炎被兵之後伏尸流血者十五年屬者聖心悔禍屈已銷兵南北解仇江皐徹警及是創夷呻吟疲瘵之餘始一愒焉而撿詳陳公適臨是邦乃直守居之北墉闢而為堂名之曰靜治取蓋公所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者所以宣布上之仁禁暴戢兵與民息肩之意為吏守家法遇吏有愛利未嘗輒笞辱邦人安樂之無失職之嘆今猶未盡也知去後乃見思耳余觀西漢文景武宣之世最稱得士而班固傳循吏不過六七人渤海盜起宣帝召龔遂為太守而問

以屏盜之方遂曰欲臣勝之耶將安之也帝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夫治盜賊猶欲安之況吾赤子安用柱後惠文彈治之乎今公以寛厚清静為一州率民不見吏吠犬生聾真得古循吏之遺乃書而刻之堂中以俟後之君子庶幾相循如古之召杜為民父母云公諱正同字應之故靖國名臣諫議大夫了翁之子也紹興十三年六月日晉陵孫某記

靈巖智積菩薩殿記

梁天監中以吳王館娃宮故地為靈巖寺〻成有異僧負鉢囊以入惕殿廡下長身聾面梵相奇古其徒莫之省也夜半索筆墨自圖其像汙殿之東北壁而去黎明不知所在衆始驚異之居亾幾有胡僧顧見其畫咨曰此西土智積菩薩像也何為在此于是道俗奔走來觀稽首歸依拏跽作禮鼓舞抃踊歡喜踴躍如師出世唐宰相陸象先吳人也

有弟失其名得危疾國醫不能療一日有僧扣門問疾象先引至卧内索杯水噀之一噀而病良已象先驚謝出金幣數床弗受頗謂其弟曰我靈巖寺僧

他日還吳來過我遂去不復見其年象先弟入尚書為郎觀察桂管道吳中趨靈巖如約問僧所舍亡有遍訪寺僧求之亦非是方悵然欲還俄見殿壁所畫像肖焉如言如笑如見師友驚喜亟㝡施錢五十萬脩齋供作佛事裴回數日而後去其事載于吳越沙門智賢之文傳于山中父老之口見于大哀經菩薩品云惟靈巖故刹更隋唐五代四百餘年至宋興改賜秀峰禪院紹興中詔賜今太傅咸安王韓公薦先福更號顯親崇報而叢林之盛為東南冠智積舊有殿在寺之東廡庫迫破露不足以稱四方祈向奉事之意長老妙空佛海大師智訥飭其徒妙機浩乘惠珍冲正者募衆力大之高甍臣桷雄視一方像設中嚴雲披月滿極莊嚴相好之妙人天環繞梵唄之聲震動山谷涕慕感泣又如師始云于是訥過余于晉陵求文以為記余曰衆生執迷展轉六趣出沒生死莫覺莫悟諸佛菩薩哀憫一切或示現神通或化出光景天龍負殿山鬼築垣卓錫而石泉涌揮麈而雨花墜凡所見聞同悼齊喜投體歸命齋心悔過厭離

五濁如燖雞出湯欣慕至道如亾子見母如瞽發懞如迷得路發菩提心脩無上道輕財樂施造種〻福百世之後陵谷變遷蛻骨所藏傳衣所寓在〻處〻照耀大千一睹遺像心目了〻恍如宿昔曾受茀記今雙林大士泗洲佛僧伽靈巖智積皆是也訥公福慧兩足為世導師常以去驕吝破貪癡合于吾儒之說者輔其教議論偉然有過人者自王公貴人大家巨室搢紳士大夫皆尊異之故出世三十年說法行道化服同異凡所建立人勸成之隆棲桀閣穹堂光宇幾徧淮吳豈止智積一殿而已余嘗謂訥公才不減澄觀屬時多虞可以馳騁一世列于功名之士今老矣凡五住靈巖前後二十年又築堂于寢廬之旁榜曰五住靈巖紹興十五年歲次乙丑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臨安府臨安縣學記

三代之學尚矣自京師至于黨庠遂序皆有學自幼壯至于老自天子至于公卿大夫士皆不可一日而去于學養老勞農鄉社飲酒論獄受成獻馘之事一

皆出于學而賢能之書攷言選藝之政又皆興于學當是時也王道大洽人文化成士有常心家無殊俗自朝廷之上以至四方萬里閨門側陋之隱君子宿道向方小人脩慝徙義武夫好德賤妾知命牛羊之牧不踐行蕃有一不善如見怪焉而已不容于其間弦誦之音洋洋然所謂比屋可封者周道衰學校廢時君世主惟錢穀甲兵之問而不及于俎豆于是謀夫說客擊劒扛鼎雞鳴狗盜之徒皆得以靡衣玉食館于上而王者之迹熄矣間有豪傑特起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而卓然自立于一世者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乎已雖不行乎天下必行乎妻子孝弟者人子事親之常道也卿大夫得一人焉以為獨行而表其閭忠義者人臣事君之大義也太史氏得一人焉以為奇節而列于傳唐有陽城隱于中條山而遠近化其德爭訟者不于有司而赴于門太宗以一旅定天下而房杜王魏之勲獨出于王通之弟子嗟夫三代之王同四海于一堂之上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世衰道微僅得一二于千萬人之中可悲也已臨安府

臨安縣舊有學在令治所東南隅自三舍罷廢再更
方臘之亂埽地盡矣而縣以春秋釋菜著于令蓋嘗
改寓西郭佛舍之保錦院為學帥其屬以祀孔子紹
興十四年詔天下州縣皆立學左朝請郎知縣事王
侯傳字慶長相其宮湫隘破露上無蓋障旁無生師
之廬不足以稱天子隆儒重道教養多士之意乃議
從故地少西屋而垣之一邑之豪進子弟于學者相
與圖之恐不及于是門闥靖深殿寢崇邃講藝之堂
棲士之舍庖湢庫庾皆具又命工更塑先聖先師之




像與凡從祀者十人巍冠盛服配食侑坐凜然如生
侯乃涓日齋戒屬邑民之秀者陳牲幣三獻之禮：
成父老聚觀太息以為未嘗有也乃為書抵故人孫
某曰縣之新學成為我記之臨安東南一大縣在大
山谷中桑麻絲枲之富自足而無貧民惟侯好學知
方不務出奇以立聲威而以教化禮義為世標表有
古循吏之迹俗恬殺牛更十令峻笞樸嚴賞捕莫能
禁侯至遂徙業人死則習用浮圖法舉而燔之侯教
以喪死葬埋之制其俗大變及是奉詔脩起學宮士

民向化興于行誼彬彬然比齊魯焉凡為屋若干楹
經始于詔下十之二月日落成于明年九月之望余
聞之士非懷居也而環堵之不庇士非謀食也而藜
藿之不充於以求道豈不難哉故自一畝之宮進居
廟堂論道之地自一簞之食起從九鼎大烹之享皆
上之人所以養賢之具夫食焉而怠其事雖圩者不
敢一日捨墁而嬉況承學之士蒙被教養之澤而忽
焉不省哉居相群出相友鐫磨考鍊以充其材窮為
匹夫化一鄉達為公卿化天下無愧于中而已紹興



十六年六月日晉陵孫某記

平江府楓橋普明禪院興造記

平江自唐白公為刺史時即事賦詩已有八門六十
坊三百橋十萬戶為東南之冠逮乾符光啓間大盜
蠭出爭為强雄而武肅王錢鏐以破黃巢誅董昌盡
有浙東西地五代分裂諸蕃據數州自王獨常順事
中國有宋受命盡籍土地府庫帥其屬朝京師遂去
其國蓋自長慶訖宣和更七代三百年吳人老死不
見兵革覆露生養至四十三萬家而吳太伯廟棟猶

有唐昭宗時寧海鎮東南節度錢鏐姓名書其上可謂盛矣建炎盜起官肆民廬一夕為灰燼而楓橋寺者距州西南六七里枕漕河俯官道南北舟車所從出而巋然獨亾恙殆有數焉寺無石　按吳圖經實妙利普明禪院而不著經始之歲月唐人張維張祐嘗即其處作詩記遊吟誦至今而楓橋寺亦遂知名于天下太平興國初節度使孫承祐重建浮圖七成峻峙蟠固龍天鬼神所共瞻仰至嘉祐中改賜普明禪院而繁雄偉麗之觀滋起矣屬有天幸僅脫于兵火而官軍蹂踐寺僧逃匿頹簷委地飄瓦中人卧榻之上仰視天日四壁蕭索如逃人家紹興四年長老法遷者會其徒入居之而相其室無不脩銖積寸累扶顛補敗棟宇一新可支十世寺有水陸院嚴麗靖深龍象所棲升濟幽明屢出靈響久為奇勝而塔之役最大更三年而後就一日遷老過余言曰願有記也余嘗怪天下多故縣官財匱力屈天子減膳羞大臣辭賜金將吏被介冑而臥士大夫毀車殺牛以食而吾民則輸家財助邉率常睊睊然舉首蹙額疾視

其上無慨然樂輸之意而佛之徒無尺寸之柄左右
紹介之先瓦盂錫杖率爾至門則倒衣吐哺躧履起
迎惟恐後已乃捐金帛指困廩捨所甚愛如執左契
交手相付無難色此何道也余觀遷老積精練學若
空敝衣糲食不以一毫私其身日以飭蠹壞起頹僕
為急又飭其徒二三輩持鉢扣門或持　乞民間日
有獲焉惟資以治寺以致一方之人向慕之凡所欲
為無不如志故成就如此今吾鄉縣之長文人者晨擁
百吏坐一堂之上赫然神明之臨天阻聲威以怛之
而後吏得以投其隙吾欲　道理之量其力之所
堪任而與之為均無急之以期無使吏迫之上下休
戚共為一體人人歡然欣戴如駒犢嬰兒之慕以盡
夫為民父母之道夫以子弟而事父母其于奉佛固
無間然矣故著余之所欲言者以為記使歸刻焉紹
興十六年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興化軍仙游縣香山記

興化軍仙游縣之香山唐末時九座菩薩大弟子志
聰者顧見其處斥茀地藩之覆以茅竹行道其中未

幾遠近化其德除治灌莽斬木陶瓦築屋廬其像設爭勸成之咄嗟而辦地產香狀類薰陸而不常有乾寧賜額因號香山院而邑人朱氏尤崇向之世〻相仍作佛事以薦冥福至給事公與其子大卿公又斥廩稍之餘扶顛補敗撤而新之凡門廊殿寢齋宮客舍庖湢庫庾皆具余聞之惟天下至誠為能盡性至命以參天地之化育是故古之人心以為法練精養志專守一道不雜他術此聖人所謂誠而佛謂之一念是也不疑于物〻亦誠焉精誠之至神凝意消一



真湛然不如諸相故有儲精九重不下几席而天地位四時行鳳凰儀百獸舞者用此道也故有履石壁煙燼之中而不焚蹈呂梁懸水之下而不溺矣注眸子而不瞬疾雷破山烈風震海而不驚者用此道也故有老之松肘回生公之石首肯虬伏猛戢鱗弭耳于跏趺之坐者用此道也大哉心乎自一心之變而為千百億身塞天地海此理之必然無足怪者至于孝子之念日月逝矣叫號神天出生入死不可復見之夜夢之其曠然

遊于逍遥之鄉乎或滯于陰幽冥漠之間皆不可得而知也于是祈向佛乘齋心歸命念〻不住惟有一誠捨所甚愛惟有一施小者一訶黎勒大者二珠瓔珞富者布黄金貧者施一錢一誠所寓一施所加如愚公移山更無委曲間斷之相凡皆為此故能以正信心發大願力感通佛祖升濟幽明夫銅山東傾洛鍾西應一氣之感捷若影響況吾血氣之屬者哉給事公以忠孝正直稱天下而大卿公又能以行誼世其家自香山經始父祖子孫以心傳心追助冥福殆



二百年至今不廢故所就如此一日大卿之子元飛過余言曰先君嘗欲寓書求公文為記伐一石書而刻之以示子孫不幸被疾棄諸孤遂不果今元飛來請幸公許我地下有知殆為慰焉遂著余所聞者以告之紹興十六年歲在丙寅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常州永慶禪院興造記

故資政殿大學士左金紫光禄大夫晉陵張公建炎紹興間擢任樞要進參大政始用故事追贈三世又表請能仁故刹為祖禰崇報追福之地詔賜顯慈永

慶禪院：本唐正勤寺隋司徒陳大帝故園地所營五季時有異僧韓公行解通脫為衆導師一日示寂飭其徒具棺衾以葬未幾州刺史詠于浮言伐冢斷棺出而燔之膚爪如生鬚鬣長數尺益薪熾火不能壞道俗奔走作禮為具湯沐塗髹漆為塑像置屋以祠水旱疾癘有禱輒應宋興賜號承天又改能仁訖今二百年州人嚴事之如初宣和中詔天下建神霄玉清萬壽宮于時常州改築能仁如詔屏除佛像斥遣僧徒而韓公者亦不容其中徙寓他所靖康之亂



羣盜蠭出州縣方脩戰守備而神霄廢還畀能仁官吏乘時毀宮之十七以佐材費比公得請獨有三門大殿一法堂巋然出草莽中齋厨摧敗井滅竈夷僧堂僅存四辟如逃人家公推選名緇得智妙覺大師法緣者主其院法緣學道有力氣質偉然稍募衆力排蓬藋糞壤補垣墻之缺常為人所徑者以杜往來疏廢井治煬竈歛薪米葺一堂居其徒然後庀工鳩材為重門步廊寢廬方丈營大藏聚書五千四十八卷而櫝藏之考韓公之室逆之以歸築祠堂一區

繪張氏三世之像以祠旁置水陸院以薦冥福為堂二舍羣僧之焚誦與僮奴之備使令者為寮二以待四方之游者休者宿之勞于職事者廐庫困序列兩隅各有攸處又塑佛菩薩羅漢像數十軀金碧煥發極相好之妙鐃鼓魚螺鐘磬之編百用俱完嗚呼盛矣哉自夷狄横而窺中國金遷梵帝龍象所棲燔滅塗地蓋亾幾矣一時僧尼安于其故收合餘燼葺茆竹自覆而羈客遊士又紛然雜處其中椎牛釀酒群飲聚博若市區然雖大叢林號稱領袖往〻占一席



于偏廡下以苟朝夕顧視槖中貲聚足以易葢地望豐報而神馬尻輿已坐馳于南北東西數百千里之外以故鐘鼓不鳴葢障不蔽風雨圖像丹青之飾暗昧不蠲冗衣礲飯芑莧之羹無以繼今在〻處〻皆是也緣老精練有智畧奮然矯群庸以破苟且之俗積二十年之勤起廢刹于戎馬蹂踐之後凡昔所有皆具故所無也今始有之可謂能矣一日緣老過余言曰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而廢興有命顯晦有時亦無必成之理酸醎異者丹素相紊帚有時而貴履有

時而賤蠅以誤墨而成蛇以　足而壞故廢興成敗之際雖聖賢以為難也張公不以法緣不肖見録于稠人之中法緣感公知已攻苦食淡銖積寸累不敢以一毫私其身緇素悅隨鬼神幽贊有賢士大夫借重齒牙之論無寓公寄客分占叢席之擾為屋二百楹食衆千餘指故能成就如此法緣老矣則又懼夫來者之不吾繼也余于是喟然感其緣為之著其成以告夫來者紹興十九年歲次己巳六月日晉陵孫某記

平江府平江縣無礙院普賢感應記

西方有聖人懸隔山海在中州千萬里之外累數十譯不能通而學道之士秉心端嚴不入諸相一念瞥起遂撫四海于　仰之中矣余嘗過松江無礙院兵火凋殘寺　草莽者十九獨有普賢菩薩一堂像設中峙丹青輪奐之飾炳然余問其故僧曰邑人宋某者營築此堂為翁媼追福之地已而夢一大士戴華冠被珠珞乘白象手執如意而翁媼導其前神情蕭散自得如平生不見留滯冥漠幽陰之態既悟

嘆曰此普賢菩薩也于是敬信之心日以精進又圖其象于家尊事之益虔晨香夜燈寒暑不解一方道俗咸共瞻仰故能如此余聞惟聖人而後知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人子念親屬纊之後影嚮昧昧然不知其所之也然後歸依佛祖涕淚請救援之火宅為清涼山出之苦海為極樂國解六結為脫解門破十習為無上道諸佛赴感示現神通起幽作匿捷逾響報無足疑者答曰如是請書其末紹興二十年歲次庚午三月日晉陵孫某記

撫州疎山白雲禪院大藏記

撫州疎山白雲禪院長老了如以書抵故人孫某曰了如領疎山之衆十六年矣江左大叢林甲天下隆樓桀閣相望以百數疎山蓋其一也了如又以旃檀衆香黃金百寶創一大輪藏聚書五千四十八卷充入之縹帶牙籤琅函鈿軸有大天龍背負之以出于海諸化菩薩莊嚴相好之妙蠻君神伯地行空飛之衆穹堂與殿丹漆輪奐之飾洞心駭目極一時之巨麗父老縱觀涕泣作禮以為未始見也請為我記之

余以書復曰諸佛所說微妙第一真實了義祖〻相授以心為法故大士拊几一鳴而說法竟老宿下床一帀而轉藏畢譬之良馬示之鞭影而籥雲追風一日萬里矣今子以出世間法提引未悟而區〻事紙上語連榻累笥子將何為者也了如曰不然學道無自虛空入者童子畫沙累土足以得道承蜩意釣履猗畫墁足以得道屠兒賣肉妓女倡歌亦足以得道今大藏所傳載大乘諸經皆佛菩薩語有能于此得一句一偈神而明之于刹那頃轉八十藏無所住心亦復如是奚不可耶了如又曰自吾營此藏凡瓌材巨植級塼葢瓦塗壁丹雘資糧錢用之費以二千萬皆出忠信士捐棄所甚愛成此一大因緣類有以相之者作始于紹興甲子之冬而以明年十月斷手規模矩矱宏大莊偉炳然煥發照耀大千龍象歸依緇素悅服是不可無傳也昔余南遷道臨川如老嘗館余于曹山方丈是時新築一僧堂屬余為記刻之未幾徙住陳山而道日益尊學者日益衆名譽日益聞凡舉意造事〻無劇易遠近響應不唯妙道至言足

足以啓悟後學而其才固有大過人者惜乎隱于浮圖中且老矣而不列于功名之士也紹興庚午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滁州重建醉翁亭記

文忠歐陽公慶曆中嘗謫守滁陽直治城六七里得琅邪幽谷之勝有泉坌然溢于兩峰之間斗折蛇行流出平地蓄為大井築一亭與游人游憩其上仰矚青山俯聽流晨煙夕霏開闔變化爭効于左右名之曰醉翁蓋滁為小州在淮海窮絶處晉琅邪王嘗國于此遂名其山〻舒水緩年豐事少公日從寮吏賓客徜徉泉山把酒臨聽樂而忘歸于是望清流關弔古戰場而川煙谷變不可復識矣登衛公懐嵩樓酌庶子泉觀李陽氷小篆而筆畫雄怪號天下之奇蹟記菱谿石徙置幽谷中以遺好奇者洞心駭目之觀穹林巨植干霄蔽日曲欄幽榭隱見木杪泉鳴澗中乍細乍大若奏琴筑嘉葩異卉紅紫低昂百鳥相命鳴聲上下千巖萬壑迴巧獻伎意其天造地設以慰夫賢而辱于此者當是時功名震天下流風餘韻藹

然被于淮壖楚甸間一時巨儒宗公高人勝士聲氣相求大篇傑句發于遐想如富鄭公韓康公王荆公皆賦醉翁吟以不克造觀為恨曾南豊記醒心亭以姓名列于公文之次以為榮東陽沈遵不遠千里援琴聽泉寫其聲為醉翁操而蘇東坡為之辭又伐石為六碣刻公文為大字列之亭上公去郡久矣邦人盡公像偕王道之號二賢置屋二祠李邦直來臨川視府舍凡公朝衙夕坐燕休之所與夫釣游之處為琅邪記遊龕于廳事之壁曾子開增治祠屋具牲醴為文以祭率州之賓屬拜焉所以示邦人以尚德也故自慶　祇今百餘年富貴磨滅不可勝紀獨醉翁構　如新而琅邪山水自公表發之亦遂為冠世絶境可請盛矣建炎初大盜起黄巾赤幘群嘯于山區海聚通都大邑之中而亭廢于兵火更二十年草木生之牛羊踐之為州者積十數人支欹拄壞趣了目前日不暇給今太守魏公博達古記尚友千載所與交皆賢公卿而當世名士多從之遊嘗佐廷尉議獄問三尺何如無所徇謁來滁陽政平訟息閑閣坐嘯

無餘事矣公曰此邦雖小文忠公嘗辱居焉而醉翁亭者蓋嘗與民共樂于此比經寇暴頹其巋然父老過之有出涕者會寺僧請建亭踵智遷故事公喜從之又俾引其徒以自度刻剔蕪穢治泉石具木瓦庀工徒作而新之大屋數楹盡復醉翁之舊于以慰滁人之思而移書屬余為記余曰文忠公道德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忠言嘉謨畯功茂烈載之旂常編之簡册煒〻煌〻與日月爭光矣固不繫夫一亭之有無也然好古博雅之士師慕賢達尊德樂道聽想風聲恨不同時殆欲騎雲氣跨汗漫追絶塵于八極之外固有抱烏號之弓藏曲阜之履以為寶者固有聆優孟之諧笑覩虎賁之容貌以象賢者固有愛南國棠而賦詩過西州門而慟哭者誦其詩讀其書畫思之夜夢之如出乎其世如見乎其人則是亭之作也所以表斯文于不泯蹈先民之高躅考引盛德垂之無窮而一山之阻一泉之涯又以著見夫仁知之所樂有在于是也公諱安行字彦成官為左朝散郎云紹興歲次庚午十一月日晉陵孫某記

常州資聖禪院興造記

宣和六年吾州夏旱州將率寮吏奉牲玉徧走群祀不見答適有比丘尼悟空師法堅自錢塘至曰吾能為公等致雨即日詣城東資聖寺佛殿闔扉趺坐晝不食夜不寢凡三日而澍雨沛然州人驚異請留師曰吾奉詔住臨平之明因院不可輒去有請清智大師普璿者嗣吾法可召而至也于是州將飭僧尼治舟檝具書幣卜日以請資聖寺者按圖經寔唐咸通中所營距今二百餘年頹垣敗屋旁穿上漏數尼舍其中以刺繡織紝為衣食業普璿既至始改號資聖禪院故時諸尼分庖割席別居異處女工婦事各自為家至是一切罷去稍募衆力斥舍旁地尋丈積累三倍于舊蒐採巨植培治故基築一堂居其徒而為說法已乃營一大庖東西望高深與堂稱然後聚佛書為高屋建大藏樓甃兩輪間俾出而讀之舊有佛殿庳陋迫隘棟楹橈敗塗壁頹落始撤而大之以至法堂寢廬方丈兩廡囷倉之屬皆次第修立高明碩大丹漆相照傑然視一州為叢林之冠可謂盛矣世

遠道散汝墳之婦人江漢之游女曠千百歲不可復見矣間有節婦孝女卓然自拔于庸衆人之中高風絶塵表見一時而史官傳載其事以為天下後世之勸蓋亦幾人而已普璿者自童幼時固已頴悟過人一旦辭親而去曰我不能以此身膏面作容姿事悅已者遂棄家祝髮已衣壞色衣學出世潔法間身厲行飲水食蔬自幼壯見老如一日道俗尊向自將相王侯賢士大夫大農富工豪賈之家瞻依作禮金錢粟帛之施無虛日振飾盡壞故剎一新青黃黼黻魁奇偉麗之觀言者不能稱也聽法坐下率常數十百人無嬉宕自佚者嗚呼以婦人女子之勢無蚍蜉蟻子之援獨以鉄心石腸茹荼齧雪奮然發私願于百難之中鑿空造大課無責有積三十年之塵無一念間斷而後能有所立如此雖一世智謀功名之士亦以為難也余嘗過謁周覽而歎曰松隨時而回石點頭而應不吾欺也于是為記普璿姓呂氏錢塘人物號清智大師云紹興二十二年歲次壬申四月日晉陵孫某記

常州無錫縣開利寺藏院記

無錫縣之北少西三十里有大佛刹曰開利寺〻之興自蕭梁時距今六百餘年事具職方郎中林咸德所為記至和中有長富長者即寺之西南隅除茀地撤敗蕪數極始改築焉廣宇穹堂極一時巨麗招選名僧開演教乘為衆説法已乃籍田利之入歲廩米數百斛俾日有餼以待四方學者別號藏院建炎之亂官軍舍其中不戒于火一夕而燼積六七年累塊為丘阜草棘出入不見垣端客至無所舍則雜處市區民閭之下寺僧普能者奮然欲募衆力起廢而引其徒了源以自助日持簿走問人門不避勞辱有得輒記之居士幾齋宮宿廬庖湢皆具至者如歸然後鳩材數千章斂錢數十萬營一大藏殿〻成以黄金丹砂瑠璃真珠旃檀衆香創寶輪藏浮空湧地間見層出若化城然龍天擁衛鬼神環繞光明晃耀如百千日道俗賛嘆以為未曾有也迺礱一石求余文為記當是時戎馬喋血之後人食半菽頻呻為塗中瘠者相望也普能耿然一比丘無宿資蓄貨方持鉢乞食

飲以卒日乃欲張空拳以事所難余易其未易得所欲也而秉公端嚴無一念住相旦而作夜而息凡皆為此間遇群魔出而為祟屹如山岳不可動揺于是翕然檀于大集而毗耶城淨名鉢化出于荆榛草莽之區祇陁林大法幢崛起于狐狸鼯鼠之聚百寶莊嚴如登兜率宮兩輪互轉如聽海潮音凡吾頑力所加捷逾響報若有相者噫嘻盛哉余聞之曰德輶如舉毛也禮易則折枝也道邇如見睫也而人猶有不能為者今二人者圖難造大左提右挈一日而就成佛得道必自茲始是不可以無述也紹興歲次癸酉六月日晉陵孫某記

和州含山縣學記

善惡無二本而狂聖出于一念厲之人有夜半生子者遽取火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然則荀卿所為性惡者其果然與人貧則欲富賤則欲貴天下之所同然也夏桀商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矣有號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怫然而不悅人得食則生不得則飢而死亦天下之所同然也至于蹴尔而與之雖

乞人亦不屑矣厲人也臧聚也乞人也而有羞惡之心焉故孟子以謂聖人之道始于不為穿窬自其不欲為而充之塗之人皆可為禹學禮學詩茲為儒矣一念之差而大儒小儒有時而為盜是故學者不可一日而亾于天下先王抑詭類扶正道張皇大中表覈萬代以為世準黨有庠遂有序鄉有校家有塾居則相羣行則相友所守者一理皆堯舜文王之道所傳者一說皆詩書執禮之言凡異端曲學餘言贅行怪奇可喜之論皆不得入于其中陶濡淳懿化成俗



厚譬之嬰兒無舌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楚人而齊語引而置之莊嶽之間也人果不可以無學豈不信矣乎含山江淮間小邑也舊有學比更建炎戎馬蹂踐之後今為墟矣積二十餘年當紹興之壬申章侯來涖茲邑據按未幾政平訟理縣以無事始建學以祀孔子斂材庀徒垣故基而新之自門徂堂生師之廬祭養之器皆具又推選一鄉之望如崔君曄者為之率于是弦誦之音洋洋明年諸生羣試于有司而選升于禮部者二人邑人歆艷嘆息以為未曾有

也章侯喜而来告曰士之學固不止于應有司之問而名譽以崇之豈可少哉請余文為記余曰鄭人游鄉校議執政之善否東漢太學三萬人噓枯吹生公卿以下屣履到門若英族談聚議非上之所建立非吾事也嘗聞唐何蕃和人也德成行尊為諸儒之冠太學諸生將淫朱泚之亂藩起而叱之六館之士卒不淫亂無一人受汙者韓文公書之以大其傳至今照人耳目赫赫然如前日事今諸生讀古書作古文詞師慕古人于千歲之上古人與不傳者死矣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庶乎紹興二十四年正月日晉陵孫某記

#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三目録

記

黄林先墓記
不濁堂記
芝亭記
燕香堂記
梅露堂記
梅露圖後記
魏彦成湖山記

周氏十公記
捨田記
顯忠資福禪院興造記
靜素法師鄭君祠堂記
華山天池記
崇安寺五輪藏記



記

## 黃林先墓記

曾祖職方沒于嘉祐壬寅明年癸卯葬武進縣懷德南鄉黃林之後署于是作冢室塚旁自門徂堂凡為屋八間命僧守之距紹興庚午八十八年矣孫氏世家金陵江左國除五世祖諱潭始避地武進葬于縣之山林祖母陳氏不祔葬今後署其　高祖職方高祖母崇德縣太母君朱氏曾祖職方曾祖母嘉興縣

君茜氏先祖二秀才祖母張氏先考通議先妣淑人
姜氏凡四世皆祔陳氏塚塋相望遠不過百步嘉興
曾祖母先崇德高祖母一年沒既葬從其姑祖父先
曾祖職方四年沒既葬從其父後十九年祖母下世
別卜地而叔祖從旁占留坤艮向一穴不果用亡弟
縣丞峴每指示覿曰他日幸得歸骨于此見考妣于
地下則瞑目無所恨矣曾祖生五子九孫食貧無生
業家舍歲久摧敗殆不庇風雨曾孫覿中秦侍從三
典大州屢欲改築而拘諱陰陽家之說久不果一日



守塚僧命工登屋補罅漏而桶瓦破腐陷一足至股
髀皆流血覿兄弟聞之始決意改造歲次庚午鳩木
瓦雇工徒盡撤而新之為一廳一堂一龜頭兩廡庖
廚之屬二十餘間三倍于舊堅壯深穩可支十世又
即旁近買田百五十餘畝歲入可得米八十餘石具
齋粥輸稅賦有贏矣後二年壬申亡弟遇疾不起不
忍負其言舉以葬祖母之次即叔祖所留穴也故事
寒食埽除墳墓五世父祖凡九塚其外叔祖十二秀
才祖母尹氏有二孫皆以貧困流落他州亡叔二十

七秀才二十八秀才嬸沈氏十五秀才嬸王氏皆先
考通議同産之弟亦無主後又七塚當展墓時次第
供祭無豐儉小異竊懼七塚覿身後兒姪輩以不逮
事之故馴致廢弛今以塋田米給諸費外專治上塚
茗果牲醴之具自五世父祖至叔祖諸父諸母亾弟
縣丞亾女安人凡十八位合食一堂上已事遍詣諸
塋酹酒茗從俚俗所尚繫楮錢于墓樹而去永為定
式切惟孫氏起家自曾祖職方始曾祖生丙申絶五
歲而高祖早世去陳氏三步別為塋以葬陳氏卒葬



年月已不可考計高祖之葬于今百五十六年矣孫
氏中微塋屋敝漏廩給不繼塚前石具亦已頽僕子
孫困絶往〻不能自存然未嘗斬伐一竹一木以資
衣食之用以故百餘年大松數十株翹然出于林表
至是築室買田追塋香火增脩故事殆數倍于前而
嘉祐所營梁棟楹桷悉以朽腐不堪為薪樵尚餘四
窗兩門四世故物不敢加塗漆留示子孫俾加愛敬
知事親念祖之意于是礲一石叙本末書而刻之是
役也田廬器用之費為錢四千餘緡皆亾弟一手所

營僅償素願而没悲夫子孫視之當念百六十年墳墓父祖凡六世皆在焉中更百難不絶如綫蒙天之佑僨而復起松楸欝然延袤百畝垣屋當興葺不可占居器物當加護不可移用草木當封殖不可剪伐田園之入專留贍塋不可分豁墳墓四旁籬落内外當種蒔不可開鑿殯葬敬之戒之有一于此長幼奉先訓聚而詰責之至于再至于三又不悛悔則持石本以告有司州刺史縣大夫風俗之首也家有惡子不畏官法不頎義理不遵父祖之訓固自不容矣



## 不濁堂記

紹興二十七年春右通直郎曹仁叔知常州晉陵縣縣治之東偏舊有屋六楹為今尹便坐之所仁叔乃命工稍加塗塈闢而為堂吏退則休其中榜曰不濁貽書道所以名堂之意屬余文為記仁叔博極羣書自六經百子太史氏所記無不讀文章工于造語不鎔化前人一言一句必自己出簡古奇峭自成一家而尤長于詩筆力雅健句法刻深類唐詩人之工者素貧久矣視財如糞土故所蓄皆以廉稱為小官二

十年心平行高恬于所遇無愠色今天子厲精更化
拔用文武之器于疎遠側微之中議者謂仁叔嘗為
勑令所删定官政堪一時儒林學者郎官御史之選
而吏部法改官已當為縣不補他官仁叔用舉者改
秩遂得晉陵晉陵視他縣為劇朝衙夕坐朱墨茫漫
吏抱牘魚貫以進鞭撲之聲簿書錢穀之間俗物滿
前無一不敗人意者小間則解衣脫冠危坐一室取
舊書讀之洗滌塵勞收復舊觀茲所謂撓之不濁者
與余聞天下有至清渭貫涇濁而不亂天下有至淨
濟涉可渾而不緇君子之心湛然如水大可觀天地
遠可鑒古今酌貪泉而不能易其介飲狂泉而不能
改其度衆人皆醉我獨醒舉世尚白我獨、不與時
湛浮如叔度之量不隨俗奢儉如徐公之長群居不
倚獨立不懼燠寒燥濕更代于前而夷險一致仁叔
有焉仁叔字也名震囊維揚人云歲次丁丑十二月十
一日左朝奉郎充右文殿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宮孫某記

芝亭記

仁宗皇帝山陵議欲廣求吉地于永安四境之外時司馬温公在諫省公奏言葬者藏也古之葬者北方北首未嘗擇地擇地卜日蓋出于近世葬書淫巧瞽史不經之說士庶之家拘泥陰陽遂有累世不葬者臣常欲朝廷禁絶其書以弭害教亂俗之獘其後公誌夫人清河郡君張氏之葬曰君以元豐五年正月壬子晦終以二月辛巳晦葬涑水先墓蓋用士逾月之制也吳興陳公今舉都官嘉祐中舉制策第一名震天下王荆公當國上疏論青苗之害得罪貶南康



稅官不幸遇疾而没既葬而地學者以為不利遂改建今車蓋之山上墓有亭歲久蠹敗子孫拘畏不敢薙葺歲時饋祀間遇風雨無尺椽片瓦之覆則席地山下望祭而旋公之孫左朝請大夫湯求力排羣議斷然不疑乃即故基琢石為柱旁累塼甓以取固一亭屹然壯麗深穩十倍于舊他日展墓公埽除布几筵設牲醴薦獻拜跪至于竣事周視松楸徘徊瞻顧猶不能去是歲五月産靈芝三本一芝出新亭甓甓之間二芝對植于塚前九莖三秀創見一時奇形異

狀皆應圖讖父老縱觀太息以為未曾見也大夫公讀古書學古道高風絶塵度越拘攣之議固已追配温公于百世之下而山靈土伯復効殊祥于群疑衆慍之時所以表異學士大夫尊祖之意公今八十五歲强健精明如壯者諸郎皆著士籍墳墓之祥家庭之瑞有蘭有芝福壽固未艾也某與公為同年進士公之子文璉尉晉陵出公所記芝亭示余三讀感嘆遂書之卷末紹興歲次己卯六月日具位孫某記

燕香堂記

唐常應物刺蘇州時即事賦詩有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之句詩律精深音節平緩流傳海内為古今絶唱更數百年一時賢達聽想風聲行吟坐思而以不與之同時為恨左朝奉大夫儀真太守董公彌大以文學政事之選入為尚書吏部郎出為州刺史風流儒雅談笑多聞古循吏之迹儀真為州並江濱吳帶楚寔東南舟車走集之路追胥發召之役錢穀甲兵之問朝衙夕坐臨聽之勞凡吾心累于萬物之自外至者日夜交于其前緣督而應無留事矣于是除

治一堂度為高明廓徹之觀退食之餘焚香危坐表裏翛然遺溷濁于人間而放神于八極之外因取蘓州詩語名之曰燕香以見其志余聞近賦則受汙而逐臭者與之俱化古之人以葯為房以蕙為帳製荷為衣紉蘭為佩芳菲滿堂香通一國屈平著離騷經以比賢人君子甲煎淺俗枣膏昏鈍況易和而盈斤麝多忌而過分范曄著和香方亦以比朝士以至燔柴燎天鬱鬯祼地仙葩開鶴林之花佛香滿毗耶之鉢對紫薇賦紅藥誦嘉橘詠白蘋椒塗芝泥芸籤桂



籍自天地之大仙佛之衆朝廷之貴山林之士所以神明其德者或播馨烈于當年或流芬芳于後世者也世有李赤之徒喪心病狂抱厠甕陷面滅頂而不可救藥輸西園之銅窒東海之瓠轉蟻蝦之圓守鮑魚之肆嗜痂腊鼠遺臭千載可不為之大哀乎公清真冲澹蕭散簡遠超然抗志于埃壒之外與天為徒與造物為友而獨有羨于蘓州者蓋欲推其所同者以自托焉植德本揚仁風沃腥臊化神奇出十丈之蓮于泥塗發九莖之芝于朽敗蕓華璀璨人所服媚

雖有厲之人三沐而三薰之可蓋王公而薦上帝余所謂有古循吏之迹者其在是與其在是與董公名將彌大其字云紹興二十九年歲次己卯六月日具位孫某記

## 梅露堂記

吳興莫公以尚書刑部員外郎出守常州之明年紹興二十九年州治寢廬之東少北有梅着子可食矣忽發一花三重八出色香良是而體質殊常大抵如末莉然越數日又連發四花于繁實亂葉之中碧色白心潛兒疊出比前一花葩葉數倍噫亦異矣夫草木之英鍾天地之美發為精華奇姿　狀千變萬化固不可勝原如姚黃魏紫帶鞓紅玉版白名冠天下而連理並蔕之奇九莖三秀之瑞亦號希世之珍或朱或白或黃或紫未有碧色者惟佛國有青蓮仙山有碧桃遠在弱水流沙數萬里之外世所未睹梅者白而五出為百卉先今獨發于暮春之月跗蕚相重其色紺碧創見一時古未有也比踰月天微暑公褰衣步庭中乘月露坐夜氣澄穆俄有物洒面若微雨

者仰視梅則葉端花炯燦然月彩照映纍纍貫珠琲
味若飴蜜葢露降其上公始異之乃命工圖其跡以
為州人洞心駭目瑰奇偉異之觀便坐之北有屋一
區棟桷朽腐甓瓦破缺始葺而新之横四楹從六架
度而為堂以休其中名之曰梅露客有過而言曰梅
昺實也濟百味以為和露天醴也潤萬物以為澤人
有無告之寃而吏弗省吾降色辭而導之使言茲所
以為和上有惻怛之政而吏弗舉吾奉詔令而宣之
使通茲所以為澤自公臨此州也適當守將數易帑





廩空虛犴獄充斥之後待士民如待其身治公家如
治其私事無細大畢入規矩而後按五縣經數歲之
入以校一歲之出窒姦偷杜吏謾不以一毫加賦于
民而上下贍足博洽精練長于用法斷治皆自已出
而飾以儒雅時有貸舍不為深文歲悪民流穀價翔
踴公發粟賑救家至戶到不遺一人流逋四歸按堵
如故以至視學養士勞農勸耕束縛頑狡推逐盜賊
不吐剛不茹柔循道而行咸中理所四封之内和氣
條達惠澤涵濡天之降祥以類而至草木衆矣而獨

以梅瑞物多矣而獨以露精祲之交捷逾響報昔周公得禾以名其書叔孫勝狄以名其子皆所以識一時之盛使後來者有考焉于是為記公諱伯虛字致遠今為右朝奉郎八月日具位孫某記

梅露圖後記

毘陵府舍舊有梅數本分植正寢之兩旁吳興莫公為州時東北一梅開碧花甘露降其上余嘗記其事越明年西北一梅實已團矣忽開四五花其一特大三疊而六出環姿絶艷不與他梅等固已驚異後七月又發一蕾蕾于枯槎之上一夕浸大翼日向公便坐而開重跗累蕚狀如千葉碧桃光麗非常一時特勝不敢獨享方飭吏卒汛治階庭約日命客置酒其上晨起視之已不知所在獨故枝存焉耳余聞汝陽王打羯鼓曲終而桃李盡開鶴林寺有杜鵑花有紅裳女子收歸閬苑而去凡天下之名花異卉固有神物司之而珍木効祥特為使君一人之玩義不及賞倏然而來如聞羯鼓而開忽然而返如收閬苑而去斯亦奇矣公聰明練達守鄉州二年群吏不能得人

一錢里中悉少皆屏迹植善柔賬貧弱蹈德泳仁上歌下舞以故去郡之日州人空巷追送涕慕悲泣數十里相屬不絶雖古循吏不能過矣天道不謟以德為符神聽其直鬼福其謙于是奇祥異瑞表而出之以為異日富貴功名之候

魏彥成湖山記

鄱陽山水名天下而龍停谿最勝介于德興餘干二邑之間衆山面内環擁林立層巒疊嶂煙雲相連蒼藤翠木蒙絡揺綴如坐九疊屏如行五十里錦步障而大谿横其前衆水入焉旁有湧泉盆溢四出高有懸雷潨瀉而下奔雲濺雪雷輥雹散跳波急洑千態萬狀既停既平循山而行大者瀦為湖小者聚為潭井如曳練如卧白虹沉沉無聲盡水之變而魏公彥成築一第據其上為門為堂周以兩廡閣以望與曠宜有高明廊徹之觀室以處與奥宜極窈窕幽深之趣左脩梧右叢桂藏書之府舍客之館供佛奉道各有攸處然後跨兩涯為閣道于重門内以便往来開雲扃抗水榭直欄横檻朱甍素脊高者出林杪下者

附山趾花竹映帶隱見明滅望之若化城然每遇勝日或命車或杖策披風松下待月竹間觀瀾石上行吟坐嘯縱意所如鳥獸蟲魚之遊遨舉熙〻然相忘于物之外雖桃源之勝不過也于是彥成以書來告曰吾觀王公貴人厭軒冕之樂一朝幡然思欲振纓上之塵于清泉白石之間而不得去則晝寒林雪竹黃蘆睡鴨于團扇曲屏以供耳目之玩而寄意焉今吾卜一區獲此奇勝而書不能言大畧載于壻曾君某文之幸為我識之余曰彥成名在文學政事之科任重道遠可屬大事此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赦也豈山中之人乎書未復已擢守廬陵矣居數月奏課為天下最召為尚書郎今以直敷文閣為淮南轉運副使方為世用余固知非龍停一壑之所能留也雖然出處何常惟兼之歸出者狃于利而不返非也處者安于故而不出亦非也彥成得位行道進而處顯烈圖像于麒麟之閣官成名立老而退休侶鶴猿於蕙帳之中得於水者乘流而行得于山者遇坎而止吾豈匏瓜也哉隨所寓則無不可也紹興庚辰正

月日晉陵孫某記

周氏十公記

十公者信州弋陽周氏諱文坦字履道古者天子之三公稱公諸侯入為王卿士出而就國者稱公而年高德劭為一鄉之望者亦稱公十公無爵位而以年德為閭里所宗者也十公生于淳化甲午沒于熙寧戊申年七十有五嘗礲一石屬諸子孫曰周氏聚族數千指吾事尊拊幼舉訢然如一人吾闢田殖其家專用一人試不嘗以詐力罔人秋毫之利自幼壯逮老如一日後世子孫將有大吾門者則書吾行事誌之石吾豈好名者欲使汝等知為善必報以自勉焉耳公生三子曰僅曰汝諧曰偁汝諧始以儒學為名進士九孫曰宗武曰公才曰賡存曰宗懌曰孚先曰知雄曰通曰安在曾孫三十人　孫七十四人知雄隨計試禮部不合後以特奏恩主韶州樂昌簿子曰庭俊右朝議郎致仕賜服金紫庭俊之子曰執羔宣和末徽宗皇帝策士于廷擢第二歷事三朝被遇今天子拜吏部侍郎以忠厚諒直稱天下今以左朝奉大

夫充敷文閣待制知饒州朝請公以侍郎貴九封至今官年八十七神明不衰飲食臥起如少壯時壽祿未可量也十公五世孫曰閤右承奉郎監康府行宮雜買場曰閎右脩職郎監潭州南嶽廟皆饒州子也一日朝議公謂侍郎曰十公下世九十年汝以遭遇入持從槀出總藩符天子號恩自汝父母妻以及諸子皆有祿位一門光顯矣盍奉十公先令書而刻之石乎于是侍郎以書抵故人孫某請為之辭十公生十歲而喪母吳氏不食肉飲酒哀號思慕已如成人嘗從外氏卜葬地夜夢人謂公曰翼日山下有雉飛出即汝母葬處也黎旦以告外氏行次范橋果見一雉決起草莽中衆驚異之遂葬其處事繼母至孝意所向輒逆知之母喜而稱之曰吾兒不逮也諸弟治私槖公曰吾號家督不可為此敝衣糲食不以一髮私其身居亾幾貲聚沛然三倍其故遂豐其家他日分財公又推所得者三之一以奉二叔每市田宅未嘗賤取皆予善賈意滿而去有傅程者鬻田牙儈胡滿已評直若干矣公詣田所視滿所估益五之一書

劵給直程驚謝大過所望山田高仰率瀦水為塘以備旱多寡先後有約公命先溉寡婦者餘田以次受水如約田客牛羊犯人禾稼田主踏門詬罵公戒弗校甚者償之又書一紙家訓凡田園耕斂子孫問學公上之輸賓祭之具吉凶慶弔之儀皆有法至今世世守之而行事終始距今五世獨傳于父老之口故所次止于如此余聞古語曰一歲種之以穀十歲種之以木百歲種之以德盛德之士積善在身不食其報留為孫子數世之用垂裕延鴻挺生賢佐出入將相冠冕蟬連為天下巨室如于公之門閭王氏之三槐封之殖之責報于百年後若孚契之合十公者種德藝善具一石以待後世之興更四世而待郎公以儒學起家決殊科登法從奉使典州方為世用咸曰耿〻祉哉書而刻之章示祖烈不可誣也十公娶樂氏先卒比議葬有地學王九臯者卜一穴于前田原口掘地深尺餘瘞一木識之以告公不謂然九臯嘆曰惜也公之子入白何憚一行公行至其處周覽四顧曰此是耶發地視之得九臯所識木遂葬後三年

當熈寧元年正月十日公卒以其年十一月合祔于樂夫人之墓嗚呼善惡必報如影嚮一善言千里應之一善行十世宥之不在其身在其子孫必矣世之人登龍斷爭錐刀逐利目前朝不及夕汎焉如浮漚聚沫曾未轉盻已不見蹤跡十公以孝事親以恩睦族以廉治財以信待物以儉持身以仁恤下皆士君子之所當行固無獨言異行離世駭俗之事而待天之報如取諸囊中故自曾〻至五世孫殆數百人周氏之興蓋未艾也書之豈特示子孫為善之報又可以詒其鄉里紹興三十年歲次庚辰二月日晉陵孫某記

## 捨田記

晉陵丞趙若拙捐其翁大夫公為常州兵馬鈐轄寓城南之佛舍壽聖院始從余游若拙孫名不拙時年二十許被服儒素如一寒士而讀書綴文辭强記廣覽語出驚人則老師宿儒有不逮嘗隨計試禮部不合再試遂收其科授擢左承務郎大夫公清脩好禮不問生事不幸遇疾沒于太平州官

舍若拙卧苫塊中凡一時游士僑寄異縣逐什一以
紓目前之急者皆不為往〻目盱爨薪不屬若拙閉
戶治書自若也里中賢父兄相視驚嘆悉遣子弟從
之學于是諸生具贄見之儀執經坐下率常數十人
若拙襄大事供薦祭有羸矣又斥其羸買當塗縣沛
國圩田二百五十畝比免喪携拿去墳墓謀斗升之
禄念無以申罔極之痛遇大夫公諱日悉以所買圩
田捨入光孝寺具笋蒲之饌以薦冥福而後赴晉陵
治所余聞之曰若拙少年時以宗室子襲布韋茹虀
鹽誦習群書于瓦燈敝帷之下而不命于所習嘗見
于余文矣夫人莫不欲愛其親也而妻子具則奉親
之養衰燧火新則慕親之念薄惟通經博古之士輔
以學術而後愛親之孝純而固佛說捨施必所甚愛
若拙素貧無聚廬托足之地偶有田二百五十畝即
先大夫塚塋所在盡供佛僧永為諱日追遠故事可
謂捨所甚愛如佛所說則一念專精俛仰之間感通
佛祖升濟幽明也必矣余于是又表而出之以為天
資之孝必輔之學力然後純而固蓋如此紹興三十

年歲次庚辰五月日晉陵孫某記

顯忠資福禪院興造記

古者宗廟之數諸侯以五本廟大臣褒顯其親亦上至于三世蓋隆名盛德既集于厥躬則原大推功必有所自于是追崇位號起幽作匿以慰夫孝子慈孫愛親念祖之心亦以所尊奬臣鄰開示在位以勸天下之為人父祖者教孝移忠之雅墓有誥焚家有廟享衮衣赤舄貴極公師考地按圖胙之大國猶以為未也又即墳旁建佛刹度僧尼以薦冥福恩禮之盛古所無者今始有之太傅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和義群王共國楊公自年少時剛塞沉毅有將帥之略會靖康建炎之亂中國狃于久安四境無藩籬之衛大盜乘之天下之勢如瓦解然無一人致忠効命之士當是時公起行間提孤軍鏖大敵于百死一生之地淮上之捷威名赫然不數年秉旄鉞位上將揔禁旅宿衛殿中遂兼將相始疏請建刹如故事詔賜顯忠資福禪院公并代人先世墳墓在雁門數千里外比公正室楊國夫人下世卜葬于武康吳興縣金

牛山之趾乃即旁近翠平山市地八十四畝衆山環合如立掌如植屏左右相蔽無虧而一溪横其前山高水長氣象深穩真金仙梵帝之宅已乃計工賦材剪棘除地並水兩涯伐石梁其上疏為大逵屬之寺蒔嘉木兩旁彌望欝然重門外啓殿寢中嚴層樓對峙如翬飛長廊四周如繩直齋宮宿廬分列兩序庖庫囷倉庖廚之屬各有攸處又置祠屋于法堂方丈之間自五世祖至楊國夫人同堂異置廟食其中塑佛菩薩像數十軀金碧相輝食衆曰千餘指命住長



蘆正祖師法永主其院更號妙覺圓照為屋總三百二十區始事于紹興二十一年七月而成于二十九年閏六月宏麗雄深為一方壯觀如佛經所謂化城者余聞之禮以義起至後世而彌文致治之主因時制宜三稽古之道以為經常一定之法斟酌今之宜以為制世御俗之權質文迭用不主故常惟其稱而已唐田洪正承季安得襲之後籍魏博六州之地上之朝烏重嗣平河陽盧從史之亂不戮一人頒指揮而定二人者以大勲勞賜旌節立廟于京師雖祭三

室而褒封之命止于其考為尚書惟本朝大臣祖禰追贈三世極一品之崇由漢以還二代之王與將相名臣之墓得置守塚者或五家十家至二十家而大將軍大司馬霍光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著于令韓信葬其母度高燥處地令旁可置萬家者惟本朝大臣墳墓得建佛寺追營香火不計其世蓋上之施乎下者不次之恩度越尋常自我作古下之望乎上者湧泉之澤俯及幽潛以適其可顧名以功章禮以事稱亦古之道也太傅以社稷之高勲進位師傅爵命



三世建上公疏大國已極于尊榮而歲時饋祀又得用諸侯五廟之禮可謂盛矣舊制建諸墳寺率改畀故剎以賜惟公自度地至營築盡發私錢以充土木工徒蓋无級塼髹丹之費積十年之勤而後成所以侈上之賜餙稚昧于長久不可以無傳也昔趙佗以南越王奉貢職為藩臣文帝詔佗親冢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祠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　右扶風脩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夫一丘之土而能致天子降詔令給吏卒奉蒸嘗禁樵牧亦榮矣今公即仙佛

之廬列置廟室奉先追遠尊名顯號表見于一時而吾佛光明之所照與吾君聖德之所被以賁冐于九原者垂裕延鴻與宋無極于是屬余記其成刻示子孫俾世〻為孝為忠以無忘上之賜紹興二十一年歲次辛巳三月日具位孫某記

## 靜素法師鄭君祠堂記

政和八年有吉下平江府以處士王允之故宅建崇真壽聖宮命道士冲和靜素法師鄭君知微居之宮未成者十五會靖康詔毀天下神霄宮與凡圃室仙佛塔廟土木營造之工皆罷建炎三年余守平江出餞使客還過其處入門而斧斤丁〻然大屋數十區高明鉅麗雄視一方余四顧而驚問費所從君曰宮未成而中止槖中有賜金盡出之以佐材費一簪不留也即之移時神宇澄穆意象瀟散有出塵之姿余固異之明年大盜入境州人奔散羣弟子亦襆被請行君堅坐不動言笑如平日是夕觧衣就榻晏然而逝越日倉皇製一轜藁殯西廡下而盜浸逼遂棄去不復顧比亂定訪故宮已為墟矣而君一殯巍然在

灰燼无礫之中獨無恙道士葉宗妙者改棺易衣以
斂而舉體如生後二十二年知臨安府延祥觀通妙
大師劉宗亨過余知其為君之高弟也余曰大觀政
和時海内無事天子輯瑞應興老子諸祠為百姓請
命上帝而其徒怙貴驕奢犯法州縣吏不敢誰何士
大夫遇之如避垢汙然衆不可盖乃有鄭君者一段
奇特見于死生之際吳門父老至今能言之于是宗
亨曰方師解化時適當兵亂焚剽中不克志其葬今
築一堂畫像祠之公知師者願得公文識其事歸刻

之君字先覺處州遂昌縣人鄭姓知微其名也自童
幼時端默寡言已有出世間意當是時妙静先生項
舉之以法籙符水治疾病人趨歸之君曰是吾師也
遂從之不去大觀初偕舉之被召至京師一日入見
内殿問治道之要君曰治道貴清静而民自定徽宗
異其言賜號冲和静素法師知九成宫不数年累遷
紫虚大夫藻珠殿校籍知上清保籙宫晨夕燕見眷
禮恩遇寵絶一時而君性冲澹不樂居京師故詔營
别宫于平江以便其私嗚呼人貴愛其身如金玉而

無主于其中于是忽焉與髮俱白與齒俱落與草木俱腐矣君視財如糞土視死生之變如夜旦方衆人逃死奔命顛倒失據之時而泊然委蛻一榻之上而去非有道者耶宗亨亦靜者也學道之餘嗜古法書圖畫尤得琴中趣終日撫弄不知向人所在蓋進乎技矣他日得道必自琴中入紹興歲次辛巳九月日具位孫某記

## 華山天池記

東坡先生嘗語雲龍山人張天騏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世傳桃花源在人境中漁父所嘗游而武陵太守問途而不獲草堂移文勒俗士之駕折輪埽軌而不得至焉蓋巖穴之勝在天壤間非若仙山佛國有弱水流沙萬里之隔而雲物遮藏鬼神呵護惟幽棲絶俗遁世之士之所獨得雖將相王公之貴金錢可以編馬埒明珠可以照車乘而一丘一壑則不可擅而有也余家晉陵與吳門接壤雞犬相聞牛羊之牧相交果菜五穀之壟相入也故舟車所至杖屨所及自閶闔城長洲苑崑山神運

之殿雲巖虎踞之丘西子響敲廊吳王試劍石靡不
觀松江笠澤蓴鱸之鄉洞庭林屋橘柚之林靡不游
山中草木魚鳥往往知名與夫仙翁釋子漁樵隱逸
亦如舊識獨不知有華山天池者按圖經山距吳縣
西六十里由絶嶺而上有大池晉大康中嘗產千葉
蓮華山得名自此始而榛莽蒙翳蹬道險絶樵牧
所不至郡人張君一日過其下顧見茲山翹然特出
衆峰之右曰是必有異乃聚工徒薙與草剪惡木刳
朽壞而群石砑然疏沮洳而鳴湍鏘然升高而視鳥



背臨深而觀魚樂風雨之晨雪月之夕俯仰百變爭
効于左右于是負產置屋引水環之蒔松檜植蒲荷
執菊玩霜中之英種梅愛雪中之色垂釣而賦清流
不能求獲奕碁而度長日不能求勝或命舟或杖策
意適則行興盡則止無憂于其心無責于其身蓋無
往而不自得焉宜乎南面之樂無以易此也張君始
作橫卷命畫工圖其跡又自為文以傳于世山容水
色了了如在人目中矣昔柳子厚在永州擇山水佳
絶處而得冉谿居之其後志西山之怪特以為向未

始游〻于是始也余雖老矣欲卜一日泛輕舟從張君歷覽華山天池之奇庶幾得所謂未始游者紹興歲次辛巳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崇安寺五輪藏記

常州無錫縣崇安寺有大比丘義深為善醫名吳中其學自黃帝素問神農本草肘後方枕中書難經脉訣無不讀其藥物自中州至萬里海外蠻夷異域金石之英草木之華寔無不售其交自公卿大夫名人勝士豪宗巨室窮閭委巷無不游凡有疾病扣門者不避風雨不擇貧富貴賤不以在亡為辭赴人之急欲救存之如在已周走塗巷對病為藥人〻意滿積三十年無一點怠惰相見于言面故以道俗尊尚如大醫王一方依怙餽謝日至一日顧謂其徒曰吾釋迦來舍征役祝髮為浮屠盍知所事矣故治方藥以待病者病者得吾藥往〻全濟金帛之事又當歸之佛藏私室非是吾欲營一大藏經為此方種善集福之所計其費視吾槖中纔十一以吾發大願力作大因緣必有陰相之者已而果然自樞密巫公而降皆

其檀越也崇安者東晉時興寧寺歷六代跨隋唐至五季因之不改本朝太平興國初始賜今號無錫為東南大縣而寺據上游廣袤數百畝穹堂輿殿隆樓傑閣屹起相望一大蘭若建炎之亂廢于兵火表裏洞然無尺椽片瓦之遺至是義深除地西南隅營所謂藏殿者縣人承信郎樊仲方施巨材數千丈為錢一千萬又聞晉漢間馬氏王南楚時有胡僧室剎縛羅刼五輪寶藏于長沙閭福院規模宏麗為天下最好事者圖其跡以傳義深訪得之殿成伻圖命工建大軸貫其中創五機輪湧起于地黃金丹砂明珠大具旃檀衆香百寶裝嚴極色身具足相好之妙諸天龍衆地行空飛諸化菩薩恭敬圍繞丹碧相發震耀大千人天鬼神所共瞻仰于是右承直郎高鳳印施五千四十八卷納之匭中錦囊象軸寶奩貝葉無一不具為錢亦八百萬嗚呼盛矣哉古人有言論事易作事難作事易成事難在昔有志之士撫劒抵掌發憤慷慨笞兵大漠一取單于或欲請長纓係其頸或欲折尺箠笞其背碩不壯哉而終不見于功名則作

事之難也有為之士愛日競辰悼脩名之不立聞雞而舞感二鳥而賦觀金城之柳而悲然廢興有命非智巧果敢之力故有攀分寸而一跌千丈差毫釐而謬以千里則成事又難也如義深一沙門無尺寸之柄無族親扳聯之勞無相先相死之友徒以挾方儲藥救療一切諸病于呻呼疾痛之中　世人之貪皆無欲于其間盡破背聚作大佛事寺如愚公移山秉持一心不入諸相感通幽明一時王公大人巨富長者揮金錢賑廩粟助發勝緣以成就最上第一希有功德凡土木之功級塼蓋瓦壘墁丹漆之費為緡錢一萬〻作始于紹興二十八年十月以三十年九月計日而成不愆于素論必作〻必成功緒卓殊雄奇偉麗為三吳諸叢林之冠其材有過人者余不欲其無傳也義深賜紫號妙智大師三衢人云隆興元年歲次癸未六月日具位孫某記

欽校書籍

#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四目録

外制

謝克家除吏部侍郎
給事中譚世勣除禮部侍郎
左諫議大夫徐秉哲除給事中
侍御史范中尹除諫議大夫
吏部侍郎馮澥除禮部尚書
監察御史秦檜除左司諫
殿中侍御史胡舜陟除侍御史

知聖道齋

著作郎宋齊愈除監察御史
御史臺檢法王俣除監察御史
太子舍人洪芻除左諫議大夫
監察御史元當可司諫
國子司業黎確除殿中侍御史
校書郎胡唐老除殿中侍御史
左司諫李擢除太常少卿
右司諫李會除秘書少監
御史中丞徐秉哲可開封尹
開封尹程振除刑部侍郎
秘書少監李朴除國子祭酒
資政殿學士馮澥除尚書左丞
延康殿學士張叔夜可資政殿學士
兵部員外郎司馬朴可右司員外郎
路廓可虞部郎官
少府少監鮮于可左司員外郎
詹太和水部郎官賈若思主客郎官
張氏陳氏可封孺人

張果落致仕西道副都總管
朱勝非直龍圖閣東道副都總管
中書侍郎何㴱資政殿學士
尚書右丞陳過庭除中書侍郎
兵部尚書孫傅除尚書右丞
中書舍人耿延禧除龍圖閣直學士
范宗尹除集英殿修撰
刑部侍郎宋伯友除徽猷閣待制
樞密馮澥資政殿學士

秘書丞何常持授承議郎
耿延禧充康邸叅謀補子乂若承務郎

外制

謝克家除吏部侍郎

朕惟名器不可假人爵祿所以厲世流品清濁各有攸歸不次而用賢能雖一日九遷不以為超積日而叙勤勞則差之毫釐勢有不能得迺者官不宿業史操其柄賢愚同滯賕謏紛然敷求哲人以靖流弊具官某事朕初載以直諒聞首斥姦諛不憚强禦代言兩掖追還正始之風給事東臺茂著論思之効薦揚

滋久譽處深休天官四銓綱目猥并往貳太宰益修
厥官手疏盤錯之煩力去留難之吝時惟稱職汝往
欽哉

給事中譚世勣除禮部侍郎

宗伯典朕實三禮兼伯夷后夔之事國有大議罔不
責成然姦諛便文俗學是古不有君子其何能國故
雖邁豆司存之守而有樽俎折衝之功具官某為老
成人以儒術用代言西掖辯麗有作者之風給事東
臺練達通當世之務服休滋久考績應遷進陟文昌
位次八座必能据經持議奉大典常玩敵人于甘寢
秉羽之間制功臣於醉手擊柱之際則上下相守而
國自安永肩一心以稱朕命

左諫議大夫徐秉哲除給事中

朕以天下之事付之二三大臣同寅協恭左右厥辟
而中書政事之本東臺論駮之司耳目股肱共為一
體誅賞群吏翊贊萬微出號令于片言關盛衰于百
世必有論事回天之力見于還詔批勅之間則人無
間言以至大治具官某履道純固秉義直方兩朝名

臣六任言責息邪詎詖不憚權强壞植散群如救焚溺召從西省給事東臺任叅黄散之間罙見責成之重毋縱詭隨以干予正毋事矯激以協厥中時乃之休嗣有褒寵

侍御史范宗尹除諫議大夫

朕承至尊獲奉宗廟選建群辟綏靖地方而宵旰之憂惧不下究則蒭蕘之議壅于上聞開受直言優養正士極陳古今治亂之迹坐見輿衡紳帶之間知無不言職固當爾具官某昔奉大對名振京師愛君發自至誠排姦綽有餘力憂深思遠皆慟哭流涕之辭心醇氣和無迂濶難信之語名從憲府進陟諫垣竚聞嘉猷以對休命宜因施置予奪之際救之於已失深明吉凶禍福之先論之于無事兹惟稱職時乃之休

吏部侍郎馮澥除禮部尚書

崇寧之初權臣擅政盜用名器倡導邦朋誣害忠良蔽昵私黨士無特操靡然從之有能奮大節以犯群邪之鋒建崇議以抗流俗之表投閑寘散一斥不還

肆朕纂承延登法從進位宗伯罔有間言具官某經術邃深器資宏毅十年流落志氣不衰名實諫垣首開正論入陪經幄屢告嘉猷進陟天官未究其用典朕三禮僉曰汝宜庶幾變色之間自有折衝之効据古持議恢張四維使敵國不敢謀而四方莫予侮服我休命永肩一心

監察御史秦檜除左司諫

漢博士秩六百石得與丞相議可否今司諫七品官亦為天子之諍臣慨然忘軀徇國之忠固無位卑言高之懼爾頃由省户擢任風憲力陳治道分别忠邪進不求當世之名退不畔平生之學延登諫省蔽自朕心佇聞正大之言共濟艱難之業

殿中侍御史胡舜陟除侍御史

朕惟朝廷一時治亂之機實在人主聽言得失之際蓋仁人之利一言而已則大儒之効百世可知有事於斯當識朕意具官某温文而毅直諒不回責難罄臣子之恭陳義見儒者之勇進由三院擢自臺端治忽所關寄任尤重汝其安義肆志無憚權强俾人主

無為而日尊天下聞風而興起時惟稱職汝往欽哉

著作郎宋齊愈除監察御史

朕綏靖四方遐見群辟中外執事膂力畢陳如牧萬馬於冀北之郊制其銜勒疾徐應節無泛駕之患此予貴任風憲之意也爾聞望之美發自妙年儒術之優見於已試召對便殿占奏詳華斷自朕心擢為御史維持邦憲糾逖官邪俾小大之臣宿業向方無敗度犯禮以干予正所望焉

御史臺檢法王俁除監察御史

上同詞前

爾學問精博智慮疏通明習憲章通達國體屬此疆埸未寧之日任予耳目所寄之官或吏墮而不慶或民冤而無告利澤或難于下究休戚或壅于上聞毋諱有司悉以告朕

太子舍人洪芻除左諫議大夫

士不羞貧賤然後可以共爵祿不畏强禦然後可以任言責故大人為能正已而鄙夫不可事君矧予左右諷諫之臣當用廉退無求之士具官某志大而有遠略器博而無近用十年流落端靖不回挺然孤忠

白首一節肆朕纂服名自遠方閱時未幾荐更衆職
進率諫垣之屬延登法從之聯竚聞嘉猷以對休命
毋悼後害毋諱有司毋同於流俗毋廸上以非先王
之典以稱朕意

監察御史元當可司諫

忠臣愛君樂告以善固人主之所欲聞然志大論高
才踈意廣則相聆于按劒之間而儒者之功遂不見
于世以爾議論不撓風節有聞藪自僉言擢登諫省
毋甚高論令今可行如五穀可以療飢針石可以伐
疴蓋卓然有可用之實乃稱朕意

國子司業黎確除殿中侍御史

昔周昌强直敢言由御史大夫為諸侯相叔孫通習
于寢廟由太子大傅復徙奉常忠臣愛君蓋無所擇
如有用我而豈徒哉以爾孝悌稱於閨門行義信于
朋友横經學省士論偉然擢升憲臺助予政理朕之
用汝蓋賴其言扶遏忠邪明辨得失嗣有褒寵以答
爾庸

校書郎胡唐老除殿中御史

朕惟君子小人不可並進於朝稂莠不除行將害稼
薰蕕雜處終必為臭必有善善惡惡之士非其種者
鉏而去之以爾端靖不回莊重有守事君以道非法
不言任予耳目之官庶幾得聞天下利害之寔尒其
深識朕意盡行平日之言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左司諫李擢除太常少卿

朕初嗣服權臣懼誅汲引私人亟躋政路交通詭秘
愚眎朝廷尒時一二言責之臣首發其姦疾趨競前
排沮不撓讒邪得志導諛日聞敷求正人莫如用舊
具官某養氣剛塞秉心端亮事朕艱難之際屢陳社
稷之言屏惡昭姦效見今日名還諫省進貳容臺重
以旋觀歷試之祥以待不次非常之用益堅素守嗣
有寵章

右司諫李會除秘書少監

朕綏靖四方眷求多士惟中秘藏書之府實一時籲
俊之躔構杞梓于明堂薦璠璵于清廟異時將相皆
出此途具官某氣質恢宏志節剛大任朝廷之言責
以天下為自憂首斥姦諛不憚强禦奉身而退廉靜

毋求風節凜然老而彌篤名還諫省擢寘道山祇服
寵章益隆雅望懷鉛抱槧博觀未見之書潤色論思
行有非常之用

御史中丞徐秉哲司開封尹

漢治京師分別三輔本朝開封獨置一尹物衆地大
獄市紛然自非殫效積威之餘孰能一變流弊之俗
具官某才高政事之選名在文學之科三列諫垣四
更御史危言正色不憚權豪之宗激濁揚清可立貪
懦之志輒自憲臺之峻擢司京邑之繁治忽所關委
寄尤重毋牽流俗毋諱有司毋使功名減於平昔服
我休命光昭前聞

開封尹程振除刑部侍郎

君子法之原所以關盛衰之運獄者民之命所以寄
生死之權任法而不任人則惟法之從而殺不辜任
人而不任法則惟人之聽而釋有罪朕若稽古允執
厥中必有忠信慈惠之師體予惻怛哀矜之意則人
法兩用罔有間言具官某碩大光明之姿得古人之
全雄深雅建之文鼓天下之動早發紓于賢蘊浸服

采于禁塗天官四銓邦畿千里楙著嘉績蔚有能稱必能禁格吏謾發紓無告勿緩深故之罪勿輕縱出之謀汝往欽哉惟刑之恤

秘書少監李朴除國子祭酒

學校所以明倫善俗而人才之盛衰風俗之隆替實繫一時帥師之官故北方之人皆見許行而大悅而六館之士亦畏何蕃而不為好惡相師捷若影響具官某文辭辯麗有聞于時志行直方不流于俗頃坐微累一斥十年名自遠方典領中秘易寘學省僉曰汝宜夫義理人心之所同不必諄諄而後喻障江河非一簣之力莫若引而置之莊嶽之間勉行所知追配前哲

資政殿學士馮澥除尚書左丞

朕修身承列聖之統虛已聽四輔之賢而天不靖民敵未悔禍匹夫橫議以訕上群寇長驅而亂華謀臣猛將有致力効命之意而不見於功名仁人君子有忠憤感激之操而不救于患難思得兩朝耆艾之老共圖一時開濟之勲國其庶乎予何疑者具官某慷

慨大節名重朝廷正直敢言徧儀侍從罄忠嘉而來
諗悼國勢之陵夷循三命之恭力辭樞筦馳一乘之
傳深入虜庭身任安危義同休戚是用延登左轄進
貳文昌凜然大臣憂國之忠輔以古人責難之彖尊
奬主柄宣導王靈四夷懷德而畏威百姓回心而向
道力行所學以底太平

延康殿學士南道總管張叔夜可資政殿學
士

帝王之制所寶惟賢儒術之衰不遑于用朕率是道
申勸百工遴簡尊賢圖畫大治才兼將帥之選名在
文學之科凜然中興之功茲見大儒之効具官某高
文奥學碩大光明偉望英姿宏毅開濟荐更中外懋
著賢勞供奉兩朝白首一節屬王室之在難執干戈
而造朝抗孤忠以鎮横潰之衝挺一身以犯犬羊之
衆可謂仁者之勇尤高國士之風是用擢升書殿之
華增重藩臣之寄老謀幹國緩帶臨戎兼資文武之
全共注安危之寄尚有巨用以俟顯庸

兵部員外郎司馬朴可右司員外郎

具官某盛德之士百世興起國有巨室天下慕之楚相已沒而想像于伶優詼笑之餘中郎未亾而坐見於虎賁言貌之際矧予天下之大老實為一代之宗臣風烈固存典型具在既推行其德業以稱朕懷人念遠之心又録其子孫以嘉汝崇德象賢之意擢升郎省未究其能延寘宰寮庶盡其用勉服朕訓光昭前聞

路廓可虞部郎官

具官某尚書郎天下之高選也晉宋迄唐率用第一流為之本朝釐正官名增重郎位異時卿相多出此途爾以才能荐更任使詳練政事究通物情則山川虞衡之司鳥獸魚鱉之治宜所優為者汝往欽哉

少府少監鮮于可左司員外郎

君子難進之節所以伸道人主責實之政在於知人既考所譽於已試之間又聽其言於行事之實雖復堯舜何以尚之以爾端靖無求强毅不撓闡臣擅國薰灼四方抗一節而不回遭三黜而愈厲肆朕纂服延寘周行侃侃自將靖共匪懈擢升宰屬朕不汝私

益尊所聞以永終譽

詹太和水部郎官賈在思主客郎官

具官某等尚書政事之本也天下有大疑法理之士州縣之吏不敢專必上之朝而關決于六曹之長爾為郎亦有事于其間矣或以才諝聞或以文學進各共乃事勿但書紙尾而使吏操其柄也

張氏陳氏可封孺人

婦人張氏等熙事告成慶覃四海貴老尚齒邦法有常眷予六世之遺民時乃百年之故老克庸祗德以裕厥躬肆疏湯沐之封式燕家庭之喜

張果落致仕西道副都總管

京師首善不以兵強屬時承平軍政隳壞肇開四鎮總制萬兵如衆星之拱北辰百川之會東海外總齊於千列中翼衛于一尊布宣道德之威共注安危之意具官某器資強毅識度精明以肅敬禔身以忠忱衛上踐更衆職屢以能聞起于閑廢之中分總兵防之重汝其感厲將士以鼓三軍之氣申嚴紀律以制四夷之強永肩一心寬予憂顧

朱勝非直龍圖閣東道副都總管

朕分道置帥翼衛京師揔制萬兵環列三輔無事則養威厭難有猛虎在山之防有事則卷甲而行無市人烏合之衆故茲慮始爰屬能臣尔以儒學發身以忠蓋許國踐更衆職屢以能聞進升延閣之華分揔戎防之重汝其訓練軍實著之風聲疲癃老疾不得冗食於其中而勇夫悍卒無矯蹇不用命之意汝之責舉矣尚勉之哉

中書侍郎何㮚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

君子者法之原允迪隆儒之効大臣者民之表丕昭厲世之規時予股肱實首風俗屢上蕃宣之請懇辭機務之煩宜疏寵章以詔群辟具官某博大高明之學追配古人雄深辨麗之文鼓動當世徧儀侍從叅秉國鈞屬時訪落之謀實預扶衰之義方深荷注共底丕平敷露封章顧還政事朕念君臣相與之際固無纖芥之嫌而明哲保身之難宜申大雅之志升華秘殿功矢神庭進露門之讀于禁中示岩石之瞻于天下留以自近庶其輔予得賢則能為邦家朕無愧

知人之哲乃心罔不在王室汝勿忘告后之猷祗迪訓言益綏慶譽

尚書右丞陳過庭除中書侍郎

朕以天下大罷屬在耿躬兩河　兵聲振三輔民言不靖有朽索禦六馬之憂國步方艱如抱火厝積薪之懼不有君子孰成厥功具官某體道靖深秉義莊直學貫六經之蘊為時儒者之宗器涵九德之純有古直臣之烈屬紹休于洪緒益尊顯於老成擢升憲府之嚴進貳文昌之轄正諫而守死節屢陳社稷之言惇德而難任人宜示蠻夷之服蔽自朕志延寘西臺益惇大政之元式慰沃心之望單于畏漢相之風采必有萬里折衝之功齊人歸魯國之侵疆庶幾三年有成之効服我休命永肩一心

兵部尚書孫傳除尚書右丞

天下大罷置之欲遂其安王公尊賢求之唯恐不及朕紹隆聖緒康濟艱難眷求百揆四岳之臣圖畫二帝三王之治必有任斯民之責者庶幾選于衆而得之具官某洪毅直方聰明敏博學問邃以經術造自

得之淵源功名見夫緒餘行所知之光大事朕初載
蔚為名臣延登八座之崇進陟五兵之任師尹之望
岩岩具維石之瞻王公之臣蹇蹇厲匪躬之節是用
擢升右轄進貳中臺朕欲解絃而更張固非濟水之
能食思輿在位同協厥中往既一心服我休命

中書舍人耿延禧除龍圖閣直學士

唐元和中選宗室四品一人使回鶻于萬里海外而
以博士通經術者為之貳朕初嗣服申講大國之好
親王奉使而副以左右侍從之良選任之難視唐為
重矣具官某疏亮雄博清明冲淳典學足以擅多聞
英辭足以鼓群動潛宮之舊義同艱難往馳一介之
書修復兩朝之好惟孝子辭親之義豈不遲遲去父
母之邦而丈夫許國之忠初無刺刺顧婢子之語擢
自詞垣之邃進升內閣之華幹予心膂之憂以靖干
戈之難毋忘勵翼嗣有寵章

范宗尹除集英殿修撰提舉西京崇福宮

忠臣愛君有犯無隱聖主御士觀過知仁昔唐太宗
破高麗悵然歎鄭公之已亡而歸其遺忠魏武帝勝

烏蠻翻然悟諫臣之愛已而獨見褒賞夫上有戰勝
攻取之畧而不自矜其功下有失言過舉之責而不
得罪於上君子有所恃矣治道於以興焉具官某聲
名發自妙年儒學見于已試徧更言選以直諒聞度
越稠人不次而用中緣論事免所居官人才實難不
忍終棄細書秘殿訪道真祠朕推内恕務全終始之
恩汝慎厥修以恢遠大之業服我休命永肩一心

刑部侍郎宋伯友除徽猷閣待制與郡

内閣寶儲上應圭璧丹青炳煥日月爭光延登一時
髦俊之英增重千里名城之寄具官某強毅不撓風
力自將以忠清持天下之平以明恕司萬民之命荐
揚滋久發問冢休入參侍從之華出殿藩維之重助
予政理綏靖一方除去煩苛發施無告佇聞報政嗣
有寵章

樞密馮澥資政殿學士太子賓客

爵祿所以磨鈍而端方無求之操處富貴不能淫刑
賞所以馭威而剛毅特立之姿蹈禍難而不慄眷予
耆哲時乃真儒正色立朝忘軀狥國踐艱危而無甚

難者履高位而若固有之具官某宏博有任重之才直方有養義之氣踐更華近備罄純忱屬疆埸之多虞抗精忠而益厲慨然单車入不測之虜欲以片言折無厭之求風采著聞貪懦興起方崇登于宥密用注意於安危陳意甚明抗章自列夷險莫能踰可久之德寵利不可變無欲之剛載陞秘殿之華入侍儲闈之邃式隆雅望增重本朝庶伏猛山林之中遂折衝樽俎之上往服休命奚煩訓書

秘書丞何常持授承議郎

舜以九載而黜陟庶官周以三歲而誅賞群吏褒善錄最序進厥位示天下至公之法不可廢也爾以學問發身于承平之日又以忠義戮力于艱難之時有司第勞進官一等夫仁人志士為善不求其報區區一賜何足以言在法應遷往祗厥服

耿建禧充康邸叅謀補子又若承務郎

侍從之臣宣勞萬里持一介之傳修兩國之好雖人臣之義不以家為恤而顧省其私朕何敢後以爾能自拔於賢關禮儀之地又挺生于大臣忠孝之門俾

試一官以為爾寵益思勉勵以稱恩休

#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五目録

外制

种師道贈開封府儀同三司

述古殿學士通議大夫柳庭俊

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任諒

尚書右丞孫傅除同知樞密院

右司諫秦檜除御史中丞

吏部侍郎謝克家兼太子詹事

中書舍人安扶給事中

黃敦書京畿提舉
國子祭酒康執權鴻臚卿
資政殿學士張叔夜簽書樞密院
徽猷閣直學士何志同知潁昌府
監察御史宋齊愈著作佐郎
朝奉郎傅貽度將作監丞
朝奉郎馮沆宗正寺丞
沈與求太學春秋博士
晁公邁開封府尹曹掾
持服人前朝奉郎向宗博
大理司直王忠臣在任
張叔夜男承直郎
馮時舉官已足奉聖旨
翁挺少府監丞
武功大夫安州團練使徐衡
開封府儀曹劉嶠少府少監
朱震秘書省校書郎
武節大夫中州防禦使樂悅落致仕

李寀大理寺丞
徐嘉問大理正
沈友直開封府刑曹掾
葉植改合入官開封府掾
李柄開封府士曹掾
顯謨閣待制江常知福州
向滌應天府少尹
徽猷閣制盧益
中大夫河北都轉運使張慤
張著開封府少尹
校尉潘廸保義郎
從彖郎致仕姚慶長落致仕
武義大夫東壁統制韋知機
張淵武經郎
俞倞補承信郎
黨中道中立中和各補承信郎
保義郎何文保叙舊官
下班祗應張顒保義郎

承節郎效用空名告
承信郎效用空名告
進義副尉蘇子震承信郎
張中剛補承信郎
閏維轉承信郎
河北路都統馬忠降一官
宣贊舍人王儒弼轉遥郡刺史
武功郎焦廣年祖母封太孺人
秉義郎張安國轉從義郎



承信郎李裕軍前有勞轉一官
鄭元亨承信郎
武德大夫張偉
武德郎劉士達
左良辰承信郎
承信郎閤門祗應种泳轉兩宫
尚鋐轉兩宫
薛安靖奏對
武功大夫王孺弼

武德郎雲茂誠
醫愈高仲謀
趙邦補承信郎
焦詔補承信郎
閻勍龍神衛
單宣龔廣轉一官
起居舍人許亢宗典郡
中書舍人劉珏落職宮觀
林積仁落職監當
陝西五路制置使錢蓋降朝奉郎
涇原路經畧使席貢降授朝請大夫
范世雄落職宮觀
王以寧送吏部
徐惕落職追兩官勒停
勒停人辛興宗復遥郡
內侍謝琢遠小監當
劉鋭降五官
傅廣降官

葉夢得落職知杭州
戶部員外郎樓炤放罷
康愿許觀並放罷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五

外制

种師道贈開封府儀同三司

充國已老能固守前議遂訖先零之誅廉頗未衰卒廢于衆讒馴至長平之敗眷予宿將時乃世臣出授律于齋壇入叅謀於幃幄安危之意注想尤深死喪之威哀歎何及具官某剛明而克斷沈鷙而善謀早疇辟國之勲進陟總戎之命折王恢之初意屢陳徙突之言釋婁欽而弗誅莫救噬臍之悔追懷前識進

貳本兵庶資厭難之奇自有折衝之要慭遺之歎遽
驚一鑑之亾殄瘁之悲何斐百身之贖式章異數申
勸遺忠錫盾琱戈畀元戎之十乘衮衣赤舄煥命服
之九章終始之間哀榮斯極俯維英爽歆此寵靈
述古殿學士通議大夫椰庭俊贈正奉大夫
左右侍從之臣持槖内朝通班秘殿割符享專城之
奉蓋棺有飾忠之典哀榮之極可謂無負具官某以
孤遠自奮浸服近班出殿大邦以死勤事惻然嘉嘆
方議追寵而言者交章論汝罪悪交通瞽御産怨一
方毋足矜者朕興哀矜于既往悼流死之不藏深抑
人言迫進位等尚其昧歆此寵章
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任諒贈正奉大夫
爵齒之貴天下達尊妣喪之威義同休戚眷予耆哲
時謂名臣不幸云亡惻然興歎具官某秉義廸哲允
蹈古人種學績文推重當世荐更中外風績藹然肆
朕纂承越在外服謂當名用共濟艱難天不慭遺哀
嘆何及飾終之典國有故常庶幾有知服我休命
尚書右丞孫傳除同知樞密院

昔單于入朝于漢遇宰相王商卻立而不敢仰視晉人觀釁于齊惲晏子退舍卒不敢加兵蓋賢者在朝人民忻恃不動聲氣自然折衝故能正顏色于一怒之間而憺威稜于萬里之外具官某宏毅而任重博洽而有文險夷一心踐更衆職危言直論固嘗折遠夷無猷之求繕甲治兵又欲刷四鄰交侵之耻頑疆場安危之未决而羌人畔服之無常薮自僉言延登右轄載疇雅望進貳本兵庶幾盡行平日之言可以坐厭未形之難力行所學以底丕平

右司諫秦檜除御史中丞

自御史府虛大夫而不除則中執法率僚屬而為長耳目之寄紀綱所司惟謙論慷慨足以感厲特立不欺之心惟志行直方足以振竦苟賤無耻之習則風采所繫朝廷自尊具官某學知古人之大方智通當世之要務徧更言選以直諒聞憤世疾邪無所回撓名從諫省進長憲臺度越稠人不次而用宜體任官之意益肩衛上之忠知美才有待于久成毋廢懷于一眚之微知刻核足以生不肖毋窮極於已甚之地

服我休命奚俟訓言

吏部侍郎謝克家兼太子詹事

朕惟太子天下之本而賢者為邦家之基思得直諒多聞以為益友庶幾左右前後罔匪正人故茲一時端尹之臣率用兩朝髦俊之選具官某學術之茂幾于先民行義之修信于當世懿文華國亶居俊譽之崇正色立朝屢効排姦之力踐更衆職夷險一心肆曰銓總之餘入侍儲帷之邃倚典刑于老成之重崇道義于爵齒之尊式資調護之功副朕責成之意

中書舍人安扶給事中

朕初踐服屬時多虞寤寐儁賢當餽興歎想望老成于典刑之重登用世臣於故國之遺大儒之効固存君子之澤未遠具官某四朝名臣之後一時耆艾之英聲華發自妙年功名見於晚節詞垣眎草渾然深厚尒雅之文經幄告猷信矣直諒多聞之益服勤浸久發問冢休惟是東臺論駮之司實予萬機出納之地延登茲位僉曰汝宜施置或未叶于人言選任或不孚於衆聽守正不撓維是之從毋諱有司追配前

烈

黄敦書京畿提舉

輦轂之下恵澤宜先而五方豪傑之林儒俠雜居犯法者衆必有部刺史戢姦禁暴以謹無良庶幾千里之畿靡有一夫之獄爾以制行聞于朝廷几案之才綽有餘力必能深識朕意綏靖一方察其廉貪以詔賞罰尚有褒典以俟爾庸

國子祭酒康執權鴻臚卿

大鴻臚天子之高選也在廷之位至于九列者選矣非資高望重不得任此具官某以經術中第以文藝知名感會休辰踐更衆職載疇雅望進列九卿益堅厲翼之心以待非常之用

資政殿學士張叔夜簽書樞密院

國家太平無事兵不釋翳垂二百年軍政隳壞士卒無伏節死難之意將吏無干城固圉之功望敵驚奔靡有闘志朕初嗣服選建忠賢延登宥密之司漸復祖宗之故具官某世載忠諒學有本源衛上之忠貌欵七世應下之敏勤勞百為屬群寇之内侵罄一心

而盡瘁升華書殿未究達猷進貳機庭擢司兵柄以宏博無窮之辨謀議廟堂之上以剛毅特立之操駕御將帥之臣廸百工厲翼之心以尊奬主威鼓三軍惰慢之氣以翊衛王室服我休命奚俟訓言

徽猷閣直學士通議大夫何志同知潁昌府

朕臨御以來加惠四海貴德尚齒黜聚斂之吏除苛解嬈崇寬大之恩而臨頽天下之郊儒俠雜居沃野千里思得大度長者臥以護之具官某學問識古人之大全謙論有忠臣之遺烈起于散地出殿大邦吾之股肱徒得君重使郡縣識朝廷之意而吏民瞻侍從之華獄市兼容載以清靖政成民悅朕不汝忘

監察御史宋齊愈著作佐郎

御史以言責辨賢佞于一時史官以直筆信褒貶于後世必有剛毅篤實之操輔以雄深辨麗之辭庶兩得之乃克任此具官某行義潔修志節端亮踐更言職以直諒聞延寘道山復畀舊物按善惡見聞之實撰次序法度之章使後世得以考焉益修厥官毋愧能言之效

朝奉郎傅貽度將作監丞

朕臨御以來示敦朴以先天下卑宮菲食不敢有加焉爾廉靜無求莊重有守名臣之後風流具存往丞共工無乏吾事而已

朝奉郎馮沆宗正寺丞

司宗置寺不列於九卿而介乎奉常中秘之間選高秩清專用一時儒學之士爾以文行之美有聞于時其往佐之益思厲勉

沈與求太學春秋博士

春秋之學廢固已久習非承誤無識真者矣朕閔古學之壞選建賓師爾以儒學之茂冠於東南延寘茲選爾其茂明之勿謂游夏之倫尚不能措一詞遂使區區守一經者至老死而不悟也

晁公邁開封府尹曹掾

董仲舒以春秋決獄而公孫丞相亦以文雅緣飾吏事故知儒者之効不獨載之空言爾學問能世其家謙論不流于俗尹正京邑四方所瞻汝往佐之勉行所學

持服人前朝奉郎向宗博入錢助軍特起充
京城東壁守禦
具官某身執親喪心存帝室發輸藏鏹助濟軍興起
于枕塊之中付以干城之任往祗新渥益務顯揚
大理司直王忠臣在任
朕哀矜庶獄以重人命常恐疑似陷於非辜故明試
之爾才以重大理而讞謙精覈動無過舉肆加因任
以用所長無替厥修勉行所學
張叔夜男承直郎伯奮將仕郎仲熊改合入

官
風俗之衰姦諂成群高論大言不適於用而挾情用
詐實為全軀保妻子之謀尔父子提孤軍轉戰賊中
慨然有見危致命之意往膺楙寵使士知所勸焉
馮時舉官已足奉聖旨不候引見改宣教郎
州縣之小吏不能自荐於朝而部刺史得以名聞于
上爾以才諝練更庶事論荐者衆矣吏部之常格今
為汝畧也往踐厥官毋愧舉所知者
翁挺少府監丞

尚方置監天下之高選昔源乾曜一見中上意遂命此官選用之艱蓋自前世爾文辯辯麗譽喧一時占對之初工言治道列職尚方之屬將有試焉勉思古人追配前烈

武功大夫安州團練使徐衡提舉京畿保甲兼提點刑獄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康隨提舉河東路保甲兼提點刑獄

朕嗣位以來閔仁元二去薄從忠施舍已責而闕門之外海隅之遠猶有不得其平者吏擾之也以爾衡罷資强毅可以濟煩以爾隨吏道疏通可以從政各服乃事不侮鰥寡無擾獄市稱朕意焉

開封府儀曹劉嶠少府少監

群胡犯順民不奠居朕處深宮坐不安席櫛風沐雨徹膳避朝冐矢石以乘城甘藜藿以動衆尔由推澤進貳尚方屬予側身修行之初不厭菲食卑宮之陋毋事改作稱朕意矣

朱震秘書省校書郎

中秘讐書極天下豪儁之選異時貴臣用事至叅用

醫卜之流牛驥同群可為太息嗣朕初載遴東儒術之英爾以文藝有聞首寘茲選進與群髦之列益觀未見之書三篋已亾且詢安世勉思刻厲將有試焉

武節大夫中州防禦使樂怳落致仕

士大夫以官為家久矣所以貪得患失至於老死而不知止也爾乞身强健非告老之年屬時艱難就里居之佚後其君非義遺其親不仁人謂斯何為朕强起往祗新渥可不勉哉

李寀大理寺丞

廷尉天下之平而獄者萬民之命朕躬垂明聽不忍詿誤之民陷于大罪故慎揀良吏其務平之爾特與茲選其明察寬恕無縱吏謾以羅元ㄙ之不逮稱朕意焉

徐嘉問大理正

制刑以禁强暴而狙詐或遺于漏網聽訟以申無告而善類或罹於深文朕所以慎簡官僚佐廷尉之平而汝以才能達于朕聽往踐厥次毋縱吏謾使人自以不寃乃稱朕哀矜元ㄙ之意

沈友直開封府刑曹掾

典朕三輔物衆事叢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而命汝為之屬夫涖官如製錦治民如牧羊去其敗群勿擾獄市飭以儒雅稱朕意焉

葉植改合入官開封府掾

屬者盜起東南尔以才力自奮輸財募士扞衛一方幕府上功序于庶位而抗章自列求試有司進錫官榮以成汝志可不勉哉

李柄開封府士曹掾

京師郡國首也地大物衆獨以一尹治之掾屬雖卑亦有事於此矣爾以才諝達于朕聽勉揚厥職毋忘訓言

顯謨閣待制江常知福州

七閩之會地瘠民貧姦利之臣掊取無藝搜原剔藪禍及雞豚產怨一方遂殘其師必有循良之士副予共理之求具官某風節有聞强毅不撓代言西掖早以文鳴給事東臺屢以忠告必能深識朕意崇德靖民撫疲瘵之餘察聚斂之吏式遏寇虐以謹毋良時

乃之休尚有巨用

向滌應天府少尹

朕開四鎮于天府之郊尊京師以萬兵之衛屬茲慮始慎簡官寮爾以吏能効于已試通都大屏姑往佐之益修厥官無替朕命

徽猷閣待制盧益轉朝議大夫

朕承至尊綏御群辟籲俊以尊上帝作民　先大賚以富善人自國貴始具官某以文藝之學連中兩科以政事之才延登八座踐更中外光顯有聞肆予纂承並受福祉大官大邑所以庇身嘉謨嘉猷毋忘告后益綏慶譽嗣有寵褒

中大夫河北都轉運使張慤磨勘大中大夫

舜以九載黜陟庶官周以三歲誅賞群吏貴賤無間邦典有常眷予迹臣在法當陟具官某器資沉毅風力敏明勤勞百為游刃裕於餘地夷險一致剛節効於後凋追叅侍從之華託備藩維之寄有司會課于法應遷俾增重于吏民往輯和于疆埸尚有褒渥以俟爾庸

張著開封府少尹

國有姦民猶山林之有猛獸也虎豹犀象驅而遠之各有攸處而已苗蓐而髮櫛之則無是理也開府典治京師五方豪傑之林百賈賊盜之淵號為難治汝以政事之選往佐而長誅其尤無良不聽命者勿為已甚稱朕意焉

校尉潘廸保義郎李山成忠郎

城下之戰大將以敗績聞閱三時而裨佐以郤敵之功來上超進位等不汝瑕疵無忝厥官往圖報稱

從義郎致仕姚慶長落致仕轉修武郎

爾以病告致為臣而歸屬時多艱心在王室請輸金幣以佐軍興起于燕間進位一等以為爾勸往其楙哉

武義大夫東壁統制韋知機武顯大夫

强虜內侵四郊多壘忠臣義士膂力必陳以爾雄傑超萬夫之英慷慨鼓三軍之勇陷堅破敵奮不圖軀斬馘折孚遂著奇績進官二等以勸爾勞往圖厥終嗣有褒寵

張淵武經郎

戎虜盜邊一方騷然爾以勇氣聞於西陲却敵陷堅以固吾圉論功以賞進秩一等以勸爾勞益修來効嗣有寵章

俞倞補承信郎

忠力之士以身循國而飭終之典錄其子孫所以勸天下之為忠為孝也往祗休命無忝前人

黨中道中立中和各補承信郎

爾以父死勤事朕甚悼之既賻恤其家又錄其子往踐一官無忘忠順以永綏於寵祿

保義郎何文寶叙舊官

爾行已不靖嘗坐譴呵深自克修乃能補過復叙尔位往圖厥終

下班祗應張顯保義郎

朕以勇爵勸天下之士爾以身狥國破敵而還有司第勞超進位等往思勉勵膺此寵榮

承節郎效用空名告

爾以勇氣聞於西陲邊徼未寧思效忠力寵尔一命

勉圖後功

承信郎效用空名告

爾以才自奮而求試于有司肆加一命之榮往其祗服可不勉哉

進義副尉蘇子震承信郎

爾不愛軀命間關賊中褒善叙功進位一等益思勉勵以稱恩休

張仲剛補承信郎守禦司准備差使

朕試武爵以待天下豪傑之士親御便殿考覈其能一藝之士皆在所録寵爾一命為朕干城益修厥官勉思報稱

閆維轉承信郎

大將乘邊群才並騖審于用間尒以名聞往踐一官以圖報稱

河北路都統馬忠降一官

朕以疆埸未靖不忘顧憂而將吏懷安莫肯用命縱敵為患議法當誅爾奮身行間躐寘華近提兵乘塞捍禦一方巽懦自營遂深寇患稍降黜以示典刑服

我寬恩毋重來悔

宣贊舍人王儒弼轉遥郡刺史依舊句當皇城司

朕臨御之始屬時多虞忠勞之臣武功之士奬衛王室宜有褒升具官某沈鷙善謀强毅能斷事朕艱難之際具宣夙夜之勞知無不為久而受報疇庸渙渥式勸具僚遥分刺史之符總進嚴凝之護往祗休命永肩一心

武功郎焦廣年祖母封太孺人

郊宮受釐布大慶于天下而施及諸臣之父母爾躬率德善慶鍾厥孫加錫命封蓋非常典益綏壽祉膺此寵榮

秉義郎張安國轉從義郎

朕初嗣服都邑震驚文武之臣宣力中外褒功錄善邦法有常爾祗畏保躬廉勤服采進位一等以楙爾勞往踐厥官無忘毖慎

承信郎李裕軍前有勞轉一官

艱難之際文武吏士膂力畢陳爾奮自小官慷慨請

行宣勞萬里進官一等庶幾忠力之必報

鄭元亨承信郎

纂承之慶覃及四方爾常駿奔以給吾事一官以楙

厥勤往其祗服

武德大夫張偉武功大夫

褒善録最天下至公之法也比飾使軺將命萬里之

外足未越境而賞先之其悉乃心以稱朕褒勉之恩

武德郎劉士達忠翊郎王允各降三官

其等智効一官各有常守畔官離次逋慢勿處謙法

當誅止從降黜往畣來効服我寛恩

左良辰承信郎

朕分遣使臣宣勞萬里爾能自奮慷慨請行朕用嘉

之進官一等益肩忠藎服我恩榮

承信郎閤門祗應种浤轉兩官

朕初嗣位京室多艱一時禦侮之臣具著勤王之効

進官二等以勸爾勞祗服寵章往圖報稱

尚鋐轉兩宮

肆朕初載屬時多艱中外之臣奬衛王室論功考最

當時叙遷朕命惟休往欽乃服

薛安靖奏對可采除閤門宣賛舍人

具官某朕嗣服之初開廣言路芻蕘之賤不以遐遺爾才諝有聞達於朕聽名對便殿占奏詳明升上進閣之榮式厚諸臣之勸勉于自竭以稱異恩

武功大夫王孺弼知東上閤門

閤門置使地近職親肆朕纂承選用良士具官某以將家子習知軍旅之事以勲閥進又識朝廷之儀憂勤百為慷慨自許比疇勞効屢進官聯載升上閤之華式厚諸臣之勸益思勉勵以稱恩榮

武德郎雲茂誠贈三官

爾以戎虜盜賊奮不圖軀力竭勢窮以死勤事傷居爾體朕甚悼之宜疏異恩超進位等庶其英爽歆此寵靈

醫愈高仲謀額外醫瘞賜緋魚

士惟食功然後無竊位素餐之罪爾以方伎自名為賢王所薦服勞既久序進一官往其楙哉以稱食功之意

趙邦補承信郎

迺者盜起東南偏師進討將士用命殄滅無餘爾以勞能上功幕府進膺楙賞汝往欽哉

焦詔補承信郎

渠魁捷首于今七年矣異時將帥猶以未録之功請于朝者功疑惟重何慶一命以為後來之勸

閻勍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具官某將帥之臣虎賁之士出治邉徼入總營屯進有干城固圉之才退有折衝禦侮之効褒功録最朕不敢忘爾拔於戎行沉毅有守服勞歲久忠力有聞秖慎一心效於已試超進使號以答爾庸往圖厥終無乏吾事

单宣龔廣轉一官

具官某等迺者軍政不修兵驕卒惰朕親駕勞軍考覈能否而藝能精練緊爾之勞進官一等往其懋哉

起居舍人許亢宗與郡

具官某爾以州縣之小吏寅緣恩幸躐登册府馴致郎吏一有所試其效皆無足言而以朋附權邪達于

朕聽右史記言之高選不可叨居稍從降黜尚有民社益務循省

中書舍人劉珏落職宮觀

迺者大將誤國罔功群議沸騰理宜譴斥爾以書命之職當暴其罪狀明示四方苟懷二心是辜委任具官某自朕初載擢寘詞掖不惟喻德之義依違固望首鼠不情始　踴躍自奮有嘉報國之忠卒　輕率無謀宜正誤朝之罪操兩可之說無所折衷職在論思不信若此聊從薄罰免所居官退處真祠以訟其過

林積仁落職監當

朕以啟未悔禍兩河騷然不忍坐視吾民於塗炭之中廢食屢歎爾為守吏當以身狥國寬予西顧之憂迺者上書數以病告冒榮祿於承平無事之日圖便安於將士效命之時深惟積辜宜竄遠服姑奪近職往臨關市益務省循毋重來悔

陝西五路制置使錢蓋降授朝奉郎

朕建邦置守綏靖一方實惟尚謀經武之時非有蒐

兵伐罪之事夏童弗率怙衆擾邊疆場多虞責在將帥具官某荐更任使擢寘近班屬三陲内侮之初付五路折衝之寄當思戮力報稱所蒙邉遽上聞卒敗吾事原情定罪當寘嚴誅稍屈刑章止從降黜益圖來効思補厥愆

涇原路經畧使席貢降授朝請大夫

將帥之臣出乘疆埸官顯禄厚無寸尺之功而以廢事失職聞于上竊位素飡之罪不可以無責也具官某奮由小吏擢寘近班夏童跳梁專制一面覆軍敗績當即嚴誅稍屈刑章止從降黜勉思補過服我寛恩

范世雄落職宫觀

朕以邊遽累聞推擇將吏固嘗拔士於行伍之中而妄言無行之徒穿窬為盜議法當誅具官某乘時艱難挾數用術崛起小吏遽登近列詐窮力屈廼以病辭公謙沸騰彈章交上謂小人得志倘容佚罰則義士解體無以勸忠尚屈典刑姑褫近職益思循省毋重後愆

王以寧送吏部

具官某風俗之衰士大夫懐謾以事其上懲勸已行而為姦不止如以寧者不可以無罰也爾以一介小吏超躐位等專刺舉之任亦可以止矣而浮誕益肆沸於衆聞聊從附下之罰使小人者知所畏焉

徐惕落職追兩官勒停

具官某爾頃奉使廣南姦偷犯法交通權倖莫敢誰何今有司言汝罪惡有狀請加究治投竄遠服以為貪吏之戒朕重寘汝于理姑奪近職退處散地益務循省服我寛恩

勒停人辛興宗復遥郡防禦隆德府路鈐轄

朕以疆埸未寧不忘憂顧思得爪牙之士宣力四方而一二將帥之臣嘗挂吏議肆加甄叙以圖厥功具官某世為將家久習邊事慷慨自許沈鷙善謀屢効戰多亟躋華要中縁坐累一斥不還肆開使過之科進陟兵防之要益思勉勵以稱恩休

内侍謝琢遠小監當

朕事親之孝雖極天下養猶惧不稱爾以龍德小使

給事宮省弗祗厥職申敕屢下逋慢自如稍褫官資
投之遠服益務循省

劉鋭降五官

全晉之郊犬羊大入邊城晝閉矢石交攻疆埸之臣
其忍坐視具官某早由推擇浸被使令盜發所臨漫
不加恤乃進繆愆之說實懷顧望之心公議不容當
寘顯戮止從降陟服我寛恩

傅廣降官

羌囚犯邊一方騷動將士用命庶有成功而全軀保
妻子之臣便文自免有司議罪當伏軍法朕重寘汝
於理止從降秩益圖來効以補厥愆

葉夢得落職知杭州

矢人函人初無大相過也不慎用其術則仁不仁相
去遠矣昔王述不肖以女妻兵而薛宣不肖吏朱雲古
之士不輕用其身以許人如此具官某失于毖慎不
自悔藏一陷朋邪之中投置閑散二十年而言者猶
不汝置也雖削名於延閣尚分職于藩符益修厥官
朕不汝棄

戶部員外郎樓炤放罷

具官某廼者老奸擅國嬖孽弄權嘯聚群憸塵汙省戶炤其一也投閑未幾朋類復還公議閧然尤不汝置姑從罷免服我寬宥之恩

康愿許觀並放罷

天下有道貴賤履位各有攸處然後人無覦心爾等嘗有位於朝矣人品凡下不可以汙省寺守之選免所居官畀爾所當得者以稱朕激濁揚清之意





外制

黃潛善除中書侍郎
汪伯彥除同知樞密院
呂好問除尚書右丞
馮澥除資政殿學士
李回依舊延康殿學士
范宗尹除右諫議大夫
翁彥國除寶文閣學士

張深除龍圖閣直學士
王庶除直龍圖閣
范致虛知鄧州
宋齊愈起居郎
蘇遲除右司郎官
楊淵除工部員外郎
李祐除京東轉運副使
周望除考工部員外郎
黃彥除京畿轉運判官
劉叅除直秘閣知鄭州

#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六

## 外制

黄潛善除中書侍郎

中書政事之本一新萬化之源賢者邦家之基茂建百王之典朕紹膺鴻緒綏御庶邦炎正中微國步孔棘興衰撥亂坐收三傑之功舍爵策勲進陟五臣之命具官某罷資沉毅而足以任天下之重學問淵博而足以識古人之全早服采於禁塗浸宣勞于外屏胡塵侵犯都邑震驚塵氛祲於九重接腥膻于萬里

立轅門而左袒倡義旅于南征間關百難獨見松柏
後凋之操險夷一致遂成桑蔭不徙之勲是用蔽于
僉言擢升右省式慰沃心之望益惇大政之元尒惟
丕命其承廸以先王之典予其克邁乃訓永底蒸民
之生益懋遠猷以對休命

汪伯彥除同知樞密院

朕惟列聖儲休千齡累洽軍政隳弛將帥惰驕胡寇
長驅京邑震擾博延群臣之議人莫與能檄召天下
之兵士無鬬志卒罹變故幾至阨危肆疇佐令之功
共濟經邦之業具官某學貫千載知出萬夫況謀有
先物之機居簡得鎮時之望叅華延閣出總藩符屬
時訪落之謀寔預扶衰之義肇開幕府爰整師干豊
邑故人莫重蕭曹之冠雲臺諸將獨高寇鄧之勲是
用順考僉言蔽自朕志擢司兵柄進貳機庭幹予心
膂之憂實賴股肱之舊勝殘去殺期臻奠枕之安保
大定功共享銷兵之福往成茂渥永底丕平

呂好問除尚書右丞

富貴不足解憂方極慕親之念孝弟施于有政莫先

同德之求朕以耿躬嗣承大統遺家不造凛若氷淵
雖三軍舉同左袒之心而二聖未返北轅之役棠棣
之華韡韡敢忘原隰之求大隧之樂融融有待封人
之薦具官某儒術之茂闇然日章信厚之資老而彌
篤徧儀甘泉法從之列實自靖康總攬之初從容片
言綽有回天之力險夷一致益肩衛上之忠肆圖邦
命之新進總文昌之轄倚老成于典刑之重登世臣
于故國之遺朕之股肱諒同休戚其念兩宮戴天之
義體予一人側席之思倘能遣侯公而說之必有御
趙王而歸者亶惟乃辟是佑則於永世有辭

馮澥除資政殿學士知潼州府

朕奉承至尊綏御群辟圖舊人而任政共成訪落之
謀肩一德以保躬屢上均勞之請叅稽陟典申錫賛
書具官某雅量鎮浮訏謨經遠之才之美有望道之
思至大至剛得養義之氣入持樞筦進貳文昌屬予
纘紹之初喜見儀刑之老屢行封奏祈解煩机詔諭
數頒懇辭莫奪念崇寧之遺直巋然獨存顧靖康之
舊臣留之不果陛華書殿出總藩符以大臣暑行徒

得淮陽之重而遠猷辰告宜存魏闕之心祗服寵章
益綏壽嘏

李回依舊延康殿學士知洪州

入叅樞筦久資帷幄之謀出殿大邦增重藩宣之寄
眷予哲艾為國老成懇辭機務之煩用錫寵光之祉
具官某叟才宏毅秉義直方正色立朝屢効排姦之
力懿文華國尤高潤色之工擢自憲臺入司兵柄遽
形諫奏欲遂便麾屬予訪落之初叅倚守藩之輔撫
綏疲瘵慎固封圻仍書殿之隆名鎮南昌之巨屏周
旋中禮蹈古人難進之風明哲保身應君子有終之
吉服我休命永肩一心

范宗尹除右諫議大夫

靖康初政廣開言路日昃延群臣之議夜分覽四方
之奏異論蠭起序奪相乘故雖屢勤側席之求而終
不克享貪賢之利肆朕纂服登用正人苟一言可以
興邦則天下如指諸掌具官某志節剛大識度精博
頃在宣和以布衣發策力陳時政之害逮事淵聖以
諫臣抗疏獨累宰相之非雖圓枘方鑿勢有不容而

曲突徙薪効見今日復畀舊物進長諫垣挺一身之安危為藜藿之衛折衆言之淆亂制樽俎之衝跱聞嘉猷以對休命

翁彥國除寶文閣學士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西路經制使

楚漢相拒滎陽百戰不殆而蕭何獨全關中為漢開基之冠安史拱陷河洛赤地千里而劉晏營治東都佐唐中興之業肆朕纂承之始未堪多難之憂選建臣工鼎新邦命必有中外文武之選副予厲精宵旰之懷具官某智術疎通風力强鋭爰整勤王之旅益肩衛上之忠進陛内閣之華益壯大邦之翰命徒作室揆日相方毋從乾沒之姦以蠹邦財毋容聚斂之吏以耗民力毋張空最以衒虛名毋急近功以貽後患益思刻勵追配古人

張深除龍圖閣直學士京兆府路安撫使

秦地被山帶河持戟百萬陸海之富甲于四方炎正中微小雅道廢國步日蹙强虜扇行申畫郊圻責在將帥具官某剛毅之氣足以任重忠信之行足以鎮

浮歷事三朝夷險一節中分邊瑣首忤貴臣風績凜然老而彌篤進陞內閣鎮撫大邦為朕長城折衝千里竚聞報政嗣有寵章

王庶除直龍圖閣權發遣鄜延路經畧安撫使

具官某山西古秦俗也扼虎命世之才裂眥決胸之勇常雄視天下屬時承平氣節衰矣而故家遺俗猶足鎮羌戎于萬里之外以爾忠信之行事上不欺剛健之才臨機克斷踐更庶事風績藹然進直河圖往治西土追還故俗著之風聲使齊人歸我侵疆汝亦與有亡窮之聞

范致虛知鄧州

朕承至尊綏制群辟而三朝元老四鎮大帥越在外服想見風采肆領陟典以示寵褒具官某高明敦大之資辯麗博通之學發登紓賢蘊服在邇遼肆紬秘殿之書益壯大邦之翰西洛之去思尚在咸陽之報政已成改畀左符往綏南土國之俊老義同艱難增重一方折衝千里往服朕命奚俟訓言

宋齊愈起居郎

具官某朕紹膺時萬之休會逢陽九之厄臨朝顧治當饋思賢稽合庶言登用正士寘諸坐右其永無愆爾以藝文冠冑多士語妙天下氣蓋諸公靖康之初徧游清貫紬書中秘列屬憲臺譽宣一時想見風采擢升柱史供奉殿坳君舉必書毋憚後害

蘇遲除右司郎官

具官某朕紹休鴻緒思用老成注想方深慭遺興歎懷人念遠知狐突之教忠崇德象賢庶臯陶之濟美以爾儒術之妙似其先人忠厚之資信于當世屬靖康之初政褒元祐之名臣故家尚存遺風如在肆予纘紹想見儀刑擢自臺郎延登宰屬益思勉勵光賁前人

楊淵除工部員外郎王起之除屯田郎中秦伯祥除虞部員外郎

具官某等尚書政事之本也朕初踐服天下觀政一有僭差之累浸成蠹害之原爾等或在文學之科或居政事之選首膺任使延寘中臺毋縱吏謾以慰民

望

李祐除京東轉運副使

具官某青齊之國沃野千里桑麻之富衣被天下干戈未靖飢疫相薰申飭使軺布宣德意勿謂海隅之遠在予庭戶之間以爾慈惠有循吏之遺風議論得世臣之餘烈荐更任使强敏有聞載疇爾勞奉使一道助朕初政益脩厥官達于歛散之權不失綏懷之休上下與足時乃之休

周望除考功員外郎

具官某一介之士資適逢世皆能自致於顯庸而中臺望郎獨高文武一時之選尔以忠義之操間關賊中幕府咨詢又著婉畫擢升郎省將有試焉行其所知以赴功名之會

黃彥除京畿轉運判官

具官某闕門之外惠澤所先强寇內侵赤地千里人罹塗炭禍及雞豚乃飭乘軺賦命之臣體予哀矜元元之意爾由推擇奉使邦畿尚有遺民往喻朕意如烹鮮勿擾如製錦勿傷手摩拊之裕其衣食宜體任

官之意勿懷擇事之心益勵厥脩美成在久

劉叅除直秘閣知鄭州

滎陽大屏國之藩維靖康以還守將三易士無特操
寇至輒奔肆朕纂承尤慎推擇以尒氣資深厚風力
強明慨然請行寛予西顧隱若長城之寄忍為襆被
之謀中秘紬書坐鎮千里亟聞報政嗣有寵章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七目録

劄子

侍御史論和戎劄子
侍御史論太學諸生伏闕劄子
中書舍人上殿劄子
崇政殿集衆官議合與不合棄三鎮劄子
中書後省論胡舜陟不合令分析狀
講筵乞讀范祖禹唐鑑劄子
上何丞相劄子

二

給事中上殿乞復常平劄子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七

劄子

侍御史論和戎劄子

臣聞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自託於鄉里人主惟天下安社稷固否耳陛下即大位坐席未暖而强胡犯闕長驅萬里所過州縣無一人攖其鋒者中外之憤孰不欲一戰驅之以為快然兹事體大陛下當飭將相大臣深思熟慮為萬全之計差之毫釐便有莫大之侮遺社稷之憂不可忽也臣竊

讀國史見寶元康定間趙元昊為嫚書邀大名以怒
朝廷規欲譴絶以激使其衆舉朝忿然皆曰發兵坑
小醜耳時吳育為諫官奏言承平日久將不知兵士
不知戰民不知勞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
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且當順而撫之使未有
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擇士堅城銳器為不
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于必叛而吾戰守之具立矣
疏入宰相張士遜見之大咲曰人言吳舍人患心風
果然于是決意用兵所向輒敗一方騷然大將劉平



石元孫任福相繼戰沒大盜王倫轉掠江淮間契丹
聚重兵境上邀請三關之地中國耗虛邊民疲敝天
子厭兵卒賜元昊夏國主如育初議令女真暴起滅
契丹為北方大種非元昊小醜之比舉國大入直抵
京師又非元昊犯塞擾邊之盜天子之郊宗廟社稷
太上皇兩宮在焉亦非戰地至於將帥不才士卒驕
惰軍政隳壞器械朽鈍財用空竭法度廢缺又非神
宗皇帝之時臣熟思之莫如和戎為上策强胡乘勝
屯兵觀闕之下彼見天子宮室城池園囿之大而西兵

日至正疑懼不測之將陛下戒諸將堅壁固守不施一鏃不交一刃使野無所虜掠然後與之議和羣胡竦然聽命捲甲而歸足以為德矣以其暇日蒐擇名將選練將士謹蓄積修法度成中國安彊之勢所謂屈於一時信于萬世之下者也陛下受太上皇投艱之托至大至重豈若匹夫之勇小不忍遂校勝負于一擲之間耶伏望聖德以趙元昊校北胡之強弱以寶元康定校今日之盛衰臣一人雖不能勝衆論而憂國之言或者有合于吳育特賜采納不勝幸甚臣聞道有經有權事有常有變知道之權者能摧剛而為柔識事之變者亦轉禍而為福今者強胡乘百戰百勝之威合諸種控絃之士超邑越都鼓行而至直抵京室以為中國有人乎此臣區區之愚力排群議進和戎之策庶幾甘言重幣足以厭虎狼貪暴之心紓一旦倉卒非常之變而後徐圖天下國家善後之計其權固在於此也昔漢高帝仗一劍誅秦暴項以定天下而冒頓亦崛起于東胡呂太后稱制冒頓遺嫚書出悪言虐戲醜詆可謂甚矣當是時謀臣猛將

如陳平周勃灌嬰之儔固無恙而上將軍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豈不壯哉獨季布以為夷狄如禽獸耳得好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第當自計利害何足與論是非呂后翻然稱善詔大謁者張擇持書幣奉車馬報謝遂結和親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而季布為任俠以勇名關中一言從容消彌兵端貸兩國數百萬生靈肝腦之禍非所謂大勇者乎豈若小丈夫悻悻然撫劒疾視斬頭穴胸以報睚眦之怨者哉臣又嘗讀國史澶淵之役諸道兵大會行在虜懼請和諸將爭欲以兵會界河邀其歸可勦殺無噍類也真宗皇帝曰如何殺得盡祇結怨為邊患耳詔按兵勿戰縱使歸國自是諸將讙言秋高馬肥復入寇矣或曰未也邊儲稍寔復為盜糧矣真宗顧近臣曰將率之臣平居無事瞑目抵掌欲赴功名臨時便誤事卿等豈不知此輩情狀乃相為和附信其說耶陛下觀今日之勢為何如大將劉延慶屯重兵於燕山一夕無故拔寨而退人馬相藉蹴蹄踵交道委棄金帛穀粟如山積虜人長驅萬里無所忌憚職

此之由也伏望聖慈監觀炎漢之形受命而帝群臣佐命百姓歸仁之初真宗皇帝駕幸澶淵殺其驍將撻賢兵威大振之時尚不忍計校一時小利摧剛為柔以為萬世無疆之福固不俟臣喋喋瀆乳聖聽而予奪之計已默定于聖心矣

侍御史論太學諸生伏闕劄子

臣伏見女真大酋擁萬騎入朔方跨大河直犯京闕忽睹神州隩區金城湯池之高且大也斂兵不動遣使議和將相大臣盍量彼已之勢勿亟勿徐示以閑暇使之疑懼有帝口之虞壓以重兵不戰而威之使去此萬全之上策也忽傳李綱刼寨之敗上驚朝聽下駭羣情為之奈何綱本書生素不知戰力小圖大挑發兵禍以帷幄之臣行穿窬之謀以王者之師為攻刼之計藉令出于虜人不意偶獲小利猶為怒敵以誤朝廷而狂率無謀漏言於旬日之先提數千兵以入空寨虜圍四合盡驅而納諸陷中無一存者九重帝居宗廟社稷所在而僥倖于一擲滔天之罪車裂以殉死有餘誅方從薄罰而太學諸生陳東等聚

衆伏闕鼓倡群小妄謂宰相連結强胡開關延敵欲起李綱復還兵柄俄頃間嘯聚數萬撾登聞鼓呼聲動地手擲兎礫狙擊大臣屠裂中貴人流血滿道天子震驚每之召還李綱然後解去自衰亂板蕩大壞書傳所載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唐德宗時除國子司業陽城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詣闕請留夫城者道德文行一世標表常率諫官合　裴延齡不得為宰相名震天下諸生請留以為師範朝廷所當從從之是衆為政也太學者賢士之關禮義之所自出也朝



廷重建師儒營宮室豐餼廩以養士祭酒司業以率其屬博士掌訓導正録掌規矩恩禮深厚教法明具士當洗心易慮以承上之休德陳東等乃幸天下有大變蔑視官師不告而出怙衆興訛厚誣朝廷朋比罪人廹脅君父肆行殺戮遂至大亂而李綱不知羞愧尚戴其面立于朝端東安坐學宮洋洋自若失今不治他日必有握兵之臣刼制天子武夫悍卒戕害將帥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以衆暴寡必自兹矣臣承乏國子司業特童冠備建武學落成矣陳東為

教諭議率同列軾書童冠請車駕臨幸其中有不從者遂至讙譁臣聞之曰武學落成何預太學有亾頃者乘輿幸太學而武學生例被恩賜此東所以建軾書之議蓋東狂生不守分羨其志止欲圖尺寸之柄猖狂不已以至稱亂今雖未即典刑當具申學法屏之遠方終身不齒為多士之戒無令覆出為惡以階禍亂天下幸甚

中書舍人上殿劄子

臣蒙恩召還不勝區區憂國之心以謂新宰相當國北方邊事必有一定之諭起居郎胡交修為臣言虜使王芮奏事殿上請割三關之地交修侍立親聞其語芮曰令日得三關明日旋師去矣如朝廷不許則國相自河東來屯兵南郊圍城之西南皇子郎君自河北來屯兵北郊圍城之東北未論攻城由京畿五百里外燔燒蕩盡使鳥雀不能過也芮退上問宰相唐恪三關葢如何恪曰不與則必來予之臣不能保其不來三問三對如此上赫怒曰卿是宰相何不決此議恪對如初臣太息而言曰方强胡怙衆昧死一

來仰見中國之盛大四方勤王之師日至將相持重嚴兵固宜疊斷抄掠之路不出一伎示以形勢俾莫吾測而與之講可以萬全夫何行營大臣狂謀謬筭出於刼寨一敗塗地傳咲四方而後强胡輕視朝廷始欲割三關以要吾君宰相既知其必來矣來則何以待之臣聞戰國時齊魏韓共攻秦于函谷關求出楚懷王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緩曰河東大費也免于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乃召公子池而問焉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割河東而講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失三城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亾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遂與魏封陵與韓武遂以和夫秦居戰國最號强雄尚割河東以紓一時之急其後席累世之富選將擇士白起蒙恬王翦之徒起而用事遂并吞六國而有天下所謂因敗為功轉禍為福其權正在此也今之三關河朔重地舉而棄之則京師無藩籬之衛陛下不得一日高枕

而臥矣狂士刼寨誤國至此豈不痛哉今京師無大
嶽三塗殽函之固獨恃一河耳防河將吏望見胡塵
獸駭鳥散不知所在大臣倚違畏棄地之責將帥駑
下無干城禦侮之功萬一强胡舉國而來屯兵城下
有如王芮之說臣恐社稷之憂不止三關而已也寇
益深矣陛下當權禍福輕重獨斷而行之寧失三城
無使咸陽危而悔也臣承乏侍御史首論諸生伏闕
鼓倡群小以脅君父又論大將刼寨激怒强敵以誤
朝廷計拙言狂得罪去國今蒙陛下召歸西省俾賛
書命不勝區區憂國之心又建割去三關之議上拂
聖心下違衆論可謂不知量矣秦王議割三城樓緩
不肯對公子池亦操講不講之說使王自擇如臣螻
蟻之命直言無所回隱其為狂愚死有餘矣

崇政殿集衆官議合與不合棄三鎮劄子

臣聞螫蠆手則斬手蠆足則斬足何者為害于身也
夷狄驕横乘中原久安無備傾國而至當順而撫之
以幸無事而刼寨之臣猖狂妄作挑撥兵禍以遺國
家手足之害陛下當亟去之去之不果為腹心之患

必矣方胡馬南下徑河朔二千餘里所過州縣無一人一騎北面發一矢以抗其鋒者設欲據大河為限孰能禦之其欲得三關者猶以故地為名耳然紹聖用事者仇復元祐諸臣以棄地之罪削除名籍投竄嶺海禁錮子孫累赦不宥可謂酷矣今自大臣侍從與縉紳士大夫之衆非不知三關之地不得不予也非不知予三關之地可以欵兵而紓禍也而元祐覆轍在前孰肯復為國家安危之慮以蹈異日之悔莫若卷舌不言自為計耳臣獨何人首倡此議蓋區區之愚以為割已之援虜人退聽兩國休兵得歲月之頃扶顛持危以強兵勢選將厲兵以固邊圉興衰撥亂可以復古建中興之烈未為失也倘以失三鎮為悔追責首議之臣論為城旦投之窮裔臣甘之如薺不敢辭也臣又聞擇禍莫若輕擇福莫若重今日之事有禍無福河北陵寢與河南孰重三鎮之地與京師孰重陛下知所輕重判然不疑則當亟去手足之患無重腹心之累矣

中書後省論胡舜陟不合令分析狀

今月日本省送到侍御史胡舜陟奏乞遷都奉聖旨令舜陟分析臣伏見舜陟實有區區愛君憂國之誠心而辭不達不足以感動聖聽臣詳味其言推原其用意葢謀臣議士先見之明為宗廟社稷萬全之計不可不察也今春幹离不推衆數萬長驅而至陛下疆圉之臣州縣之吏防河之兵望風逃散無一人致忠効命與之校者遂至京師如踐無人之境刼寨之敗一軍盡覆將官姚平仲跨一駿騾遁去群胡初不料堂〻中國之大而技止於此也今聞幹离不將由河北粘罕亦由河東舉國大入以臣料之士馬之衆必數倍于前日陛下宿將如种師道已病亾种師中為許翰以逗留督戰日受三四檄不堪其辱赴敵而死太原之圍李綱屯兵于懷州千餘里外不能救亦已陷沒李弥大妄殺立威誅勝捷統制官張師正一軍反側散去為盜山東淮南兩路為之騷然臣承乏直學士院被旨撰祝册禱河神望其冬三月河流不氷淩有献計者宜聯數百艘宿火其中可謂兒戲而郭京者献六甲法欺紿朝廷尤為妖妄臣在都堂客

次適與京遇因問京曰學士院中書後省街司十數輩盡投六甲兵去矣此市井小兒豈堪戰耶京曰只要他拾番人頭耳臣又問曰誰斬番人而使此輩拾其頭耶京不答而愠怒發赤是時翰林學士吳幵給事中安扶中書舍人李會李擢在堂聞京之說相視太息而大臣又論奏侍從官妄議沮軍悉差登城分守四壁朝廷所以備敵者設施厝置之方如是則舜陟建遷都之議不為過矣今有千金之子一聞盜賊入境左提妻右挈子群辭趨疾走以紓一旦倉卒之變



而不復顧其家況今夷狄以百戰百勝虎狼之師鼓行而至進無禦其前退無躡其後乃欲禱祀鬼神尊信妖妄使萬乘之尊端坐九重以須其來危孰甚焉萬有一如王芮之言兩軍既至王城外州縣聚落燔燒五百里埽蕩一空則孤城巋然獨存亦何以為國昔者太王不忍鬬其民避狄去岐百姓歸仁文武之興子孫傳世八百餘載伏望陛下審彼已奮神斷視強虜之勢方張如彼而朝廷禦戎之備如此不憚旬日之勞徙建別京圖萬全之策如舜陟之謙特賜開

納天下幸甚

講筵乞讀范祖禹唐鑑劄子

臣聞人主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則人主之職也然則君子小人不可並進于朝譬之冰炭同處一器必至交爭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含怒忍耻千岐萬轍窺伺便利以求必勝一日得志遂肆毒于善良三陰在內其卦為否禍亂之原不可不察也迩英進讀資治通鑑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千三百餘年聖主賢臣暴君汙吏是非得失之迹治亂興壞之端蓋數十萬言而文辭浩繁進讀有時一日萬機終不能徧臣竊見故翰林學士范祖禹撰唐鑑一書專論唐三百年君子小人善惡之辨唐之所以興以君子其所以廢以小人著之簡編炳然在目其言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商故周之王以夏商為監今所宜監莫近于唐凡三百六十篇離為十二卷元勲盛德亂臣賊子忠邪賢佞如指東西如分黑白開卷了然陛下即政之初博延儒學之臣日侍帷幄朝夕納誨以輔聖質之

明與其論事於未然孰若按已然之狀與其考言于未試孰若視已試之迹臣愚欲望聖慈每遇迎英詔左右之臣進讀唐鑑一二篇不出歲年可見唐室廢興之由盡出于君子小人用舍之際善為可法惡為可戒必能補聖政之萬一

上何丞相劄子

某承乏侍御史適遇群胡稱兵犯闕朝廷憤然方議討除某累奏言和戎之利太學諸生陳東等嘯聚群小伏闕下請用李綱某疏論以為怙衆作亂不可長王黼以誤國戮死而召蔡京歸賜第某又論蔡京稽誅合行貶竄吳丞相大怒以某妄論伏闕罷侍御史責守和州纔數月吳相亦以鄙薄蔡氏罷去某蒙恩召歸西省遂贊書命又會虜使王苟請三關故地奏事殿上言辭不遜唐丞相操兩可倚違不決某疏言三關雖河朔重地事急矣且斷然割棄紓一時之急以俟後圖唐丞相復大怒令守城東壁某非病狂喪心者既觸吳相李樞之怒得罪去矣今又忤唐丞相斥守東壁以人情計之豈所願欲也哉然自古之夷

狄衰弱則事中國中國獸兵亦和戎夫豈其情蓋不得已耳漢高帝平城之恥呂太后嫚書之辱豈不能一戰終不肯以一朝之忿遺子孫數世之憂寧含垢忍恥置之度外而不與校今強胡乘百戰百勝之威進薄城下無所忌憚設有良將精兵可以勦除而宗廟社稷所在譬猶隋珠彈雀未可輕動又況無將無兵乃欲張空拳以搏數十萬虎狼之衆某區區進和戎之議不為過矣蔡京當國二十餘年以紹述先政劫持上下元臣故老屏棄殆盡交結閹寺汲引羣邪罔上欺君窮奢極侈綱紀蕩然公私空匱一時得位者更相視効以階禍變而吳相方欲召還賜第以為謀主臺諫烏得無言陳東伏闕召亂其事已見內之京師百姓殺統制官辛康宗外之福建軍士殺帥守栁亭俊堂陛凌夷難乎其為上矣今者粘罕圍西南幹离不圍東北王芮之言又驗矣某之意蓋欲權禍福之輕重捐三關以為疑兵之計何足深罪而斥守東壁方天下晏然無事之時侍從官犯忤宰相小者褫官奪職投棄散地大者除名削籍流竄嶺海而宰

相安坐廟堂固自若也某事朝廷十年以文章為官守言語為職業一言逆耳令冐矢石抗強寇于城陴之上設有敗事某不過一死而唐丞相亦欲如向時諸公安坐廟堂取一快之適哉是亦不思也辛康宗既死有旨犒賞軍士有司方詣左藏庫支請未至而唐相以某不時支散奪三官為承務郎意欲嫁怨使某復為一康宗豈不太甚矣乎今自知不任釋位而去非相公外有禦戎之長策內有保國之遠圖必不肯與之任莫大之責于此時也某以眇然一書生豈可使之駕御羣黠守衛城壁相公盍責以勇悍之將諳練軍政者使某受代而去不然一旦誤事非某一人之休戚也

二

某據太學齋僕甲頭狀稱本學秀才五十六人手持白棒赶逐巡更齋僕云是姦細各出門去我自巡獲當夜打開韞玉齋封鎖擅般出官米二百餘石令根尋出盡在諸齋未曾勻動乞申朝廷差官拘收入倉免致將來虛負罪責某諭令且去朝廷多事方應副

軍前事定日理會數十人者羅拜於廷曰本學秀才聚衆伏闕恐嚇官家罵詈宰相手殺數員內貴更無世累朝廷方降詔書奬諭令般出官米糶賣已盡他日必定誣誑齋僕偷去朝廷主張秀才將其等流配三千里外鬻賣男女陪償不了其曰與汝刋送監照會于是又拜曰今將齋僕三二十人分在監西門太學門律樂門把絕不放升斗米出去須待拘收入官方得向後安穩無事其聽其說雖有理而無以處遂携狀呈相公并狀首一人令面覆相公亦未有所處而孫樞密適至相公出所訴狀示之樞密公曰秀才便偷米只是齋僕偷了相公與其相視矍然果如小人所料其曰秀才齋僕高下固有間秀才攘米令齋僕受盜賊之罪乎樞密公咲不言良久引去其竊謂君子小人不可以名求之古之賢者亦有出于賣販小夫農工走卒之中而儒生學士世所以望為君子者或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唐六館之士豈盡賢者朱泚之亂一何蕃叱之無一人受汙今太學諸生豈盡不肖一為陳東所誘遂相朋為亂其時任言責

極論東伏闕之害以為朝廷以李綱故未即典刑盍且用學法屏之遠方以厲其餘而聖旨以某妄論伏闕罷侍御史今日之事蓋朝廷縱容至此也國家養士二百年為異日將相之儲所謂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者其効如此某以謂且當護惜國體不可暴其事傳咲四方欲望鈞慈捐棄此二百石不問特降旨揮下本監官將韞玉齋官來監視封鎖仍舊輪齋僕打更看守免致羣僕紛然訟訴讙譁以為口實為學士大夫之辱

給事中上殿乞復常平劉子

臣伏見神宗皇帝修講常平之政置提舉官行其法於天下爾時錢穀充斥府縣大縣至百萬小縣猶六七十萬貫朽粟陳不可勝校臣聞役法初行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水旱至元豐八年計所積有三千餘萬貫石元祐二年京東轉運使范純粹欲以此錢米買田舉行熙寧給田募役如邊郡招弓箭手之法是時寬剩錢米尚有此數則常平之積在天下不可勝校可見矣崇寧中始取充學校養士居養安濟

漏澤園等費政和以來又取以供花石應奉之資橫費三十年所喪十八邇者議臣追咎熙豐改作遽罷提舉官而常平之財所存十二猶以億萬計一旦斥罷委棄他司爭取妄用甚至埽地大可惜也然而轉運使漕輓軍儲上供之外趣了目前已號稱職無一金之藏他日朝廷有大水旱招集流亾有大舉措繕治宮闕經畫殘破召募軍馬以備不時緩急之需則非轉運使之所能辦也方時多事財用為急比見朝廷遣諸路撫諭添置發運副使措置遞馬催發綱運不免差官夫豈得已所謂常平提舉官尤不可已也伏望聖慈明詔三省選用老成之士追復常平提舉官申講補助之政增廣積蓄之備使他司不得侵而異日有所恃以為萬世無窮之基

#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八目録

四六雜文

馬逕上梁文
西徐上梁文
金山大殿上梁文
資聖上梁文
和州餞交代趙朝議樂語
平江燕張節使樂語
代荅昏

荅余氏問親
荅李氏問親
荅董舍人問親
荅王氏問親
答曾氏問親
答張氏問親
超宗求昏
强宗求昏
伯宗求昏



介宗求昏
表宗求昏
宏宗求昏
壽宗求昏
代荅
代荅
代求楊氏昏
代荅昏
代余氏荅昏

族妹再適為張丞繼室荅昏

荅董舍人問親

代荅

荅李氏問昏

師夔求昏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八

四六雜文

馬迹上梁文

四郊烽火誕弥蛇豕之墟一島風烟宛在鼋鼉之窟鳴杼出鮫人之館浮杯開梵帝之宮偶避地于兵間遂問津於耕者鴻慶居士數奇半世多難百罹救過吹虀悼心喘月平生許國臥陳登百尺之樓晚歲营巢住楊雄一區之宅命龜三卜避盜五遷獨行鷗鷺之群共集雞豚之社半山街日落帆影于坐中萬壑

留風過樵聲于枕上蓬茅不剪畚鍤自隨遥開白板之扉緩扣烏犍之角兒童拍手競歆挽須婦女詹門那聞轑釜泥田父瓦盆之飯荷園官菜把之恩悵昨夢之已非佚吾生于既老木居士安能為福亦又何求土偶人自得所歸于焉是息共此百家之聚來同一咲之懽

拋梁東春入山村處處同澗草不鋤隨意綠岩花無主為誰紅

拋梁南臭息齁齁午醉酣一箑清風吹酒醒槐宮不見府潭潭

拋梁西亂棘孤藤刺眼迷雀啅風前紅綯墮魚跳波底碧圓低

拋梁北萬頃滄波圍澤國風引仙舟到浪田山人俗駕何須勒

拋梁上霜餘禾杪浮新漲肯教百鬼瞰高明怨鶴驚猿號夜帳

拋梁下燕雀紛紛來賀厦吴王宮殿舊巢空共此蓋頭茆一把

伏願上梁之後蛇蛟結蟠雞犬蕃息野蚕大如甕盎禾囷高若坻京遇桑間之餓人一飽之恩猶在覩梁上之君子大千之刼無曰凡我往来共此快樂

西徐上梁文

踐蛇茹蠱脫身五嶺之阨補劓息黥歸老三家之市桑麻接畛雞犬交音已免賈生問鵩之憂遂諧韓公見蝎之喜富陽故侯炎海虫蛇之侶玉川蟣虱之臣屬開晏嬰齊履之言遂解鍾儀楚冠之縶蝸盤兩角已同墜甑之觀貉共一丘豈恨虛舟之觸向空而書咄咄擊缶而和烏烏望故家以終焉羨吾生之休矣迺占吉日爰舉脩梁鄰翁無爭畔之嫌山灵有築垣之助地偏壤沃井洌泉甘豈徒戀三宿之桑固將面九年之辟老蟾駕月上千岩紫翠之間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黃帽釣寒江之雪青蓑披大澤之雲行隨烏鵲之朝歸伴牛羊之夕擁百結之褐捫蝨自如拄九節之筇送鴻而去里閭緩急皆春秋同社之人兄弟團欒共風雨對床之夜盍申善頌以佐歡謠拋梁東臥占寬閑五百弓一榻清風殘酒裡半窗花

影日曈〻
拋梁南彌勒年來共一龕繞樹時聞鳥擭〻彎弓莫
向虎耽〻
拋梁西落日投林急鳥棲一抹殘紅猶未歛半鉤新
月挂簷低
拋梁北一取單于老無力且令斗水百憂寬莫遣家
書萬金直
拋梁上萬壑烟雲集遐想顛倒山公白接䍦光芒太
乙青藜杖
拋梁下去去從今事桑柘好與龜魚作主人更代豚
羔燕同社
伏願上梁之後千餅鮮祟三揖送窮人　看年年歲
歲之同花枝見夜夜朝朝之好以二百五十畝公田
之入盡歸酒姥之家為三萬六千日醉鄉之遊獨占
地仙之籍

金山大殿上梁文　紹興甲戌

萬川東注一島中分長江介吳楚之衝故刹踵梁陳
之舊肇新蘭若寅奉金仙都統太尉得正法眼藏而

現宰官了一大曰緣而作佛事眷茲勝地獨有頽基
鐘鼓不鳴龍象皆泣毗耶城大居士已屬當仁妙高
臺老比丘而為說法指囷分粟除地布金嗣開祇樹
給孤之園首建釋迦文佛之殿六鼇負出三神山仙
聖之宮一鷲飛來四大海神龍之會迥起諸天之上
中嚴兩足之尊仰止仁祠俯伸報地大安國步如北
海若之難窮永錫帝齡等西方佛之無量爰屬脩梁
之舉共賡擊壤之音
拋梁東赤岍銀河一水通萬疊彤雲竟天起六龍推
出半輪紅
拋梁南一勺中泠乳水甘殿閣風來鈴自語曼陀花
雨落毳毳
拋梁西草舍蕪城望眼迷日脚未收蜆飲海濤頭初
上雪平堤
拋梁北北戶星光珠的皪夜鶴休驚蕙帳空古佛同
龕有彌勒
拋梁上堂堂　真金相光明五色爛摩尼八部龍
天盡回向

拋梁下二士三生本同社庭前古柏自長春袖裡灵珠光不夜

伏願上梁之後四恩擁佑十力護持萬德從衆香之鉢而來羣魔分一炬之燈而去三登歲美百順人康六合混同城池有金湯之固千齡際會山河書帶礪之盟凡在見聞共茲快樂

資聖上梁文

肇開勝地化出寶坊大啟重闉同登覺路恭惟資聖堂頭圓明大師悟冣上乘法現比丘尼身住舍衛國給孤之園坐毗耶城維摩之室佛光續千燈之照天花呈五葉之祥鼎新六代故刹之道雄視一方叢林之冠乃消穀旦爰舉脩梁萬德瞻依百神呵護迎白象駕擁金盤陀開黃龍闗跪鐵門限月標指上珠現衣中穴癡蠅之紙而見日光發醯雞之蒙而睹天大盍申善頌用佐歡謠

拋梁東一點龕燈照佛紅臥聽木魚呼曉粥悠悠殘夢履聲中

拋梁西道指靈山路不迷莫作瑶池阿母看金身自

拍佛肩齊

拋梁南待試曹溪一勺甘嶺上伽黎拈不起憑師更說後三三

拋梁北身前身後三生石住世因循五百年兩手摩婆話銅狄

拋梁上寶蓋盤空蔭龍象堂〻一路總持門煌〻百寶光明藏

拋梁下地布黃金光不夜湧出青蓮十丈高不比凡花有開謝

伏願上梁之後三靈丕應千佛光臨泰階調玉燭之和寶歷驗蘿圖之固官寮有九遷之喜士庶迎百順之休應生不住布施之心同證無上菩提之道

和州餞交代趙朝議樂語

朱幡阜蓋方班楚澤之春錦纜牙檣又泛秦淮之月簞壺塡道簫鼓沸天紛然臥轍之氓居有挽須之意恭惟交代某官忠純許國豈弟宜民時推北斗之一人來擁東方之千騎望長安之日久馳公子之心快楚臺之風聊共庶民之樂爰膺妙東移牧通都五馬

攢花難駐雲霄之步九芝塗檢竚霑雨露之新知郡侍御夙陳燕豆之歡增重交承之契十眉環坐千指調絲長歌牽獨壘之繰百柁倒瓊艘之綠渭城朝雨寄別恨於垂楊南浦春波渺愁星於碧草天涯萬里一尊同醉眼愁看月墮空盡角孤吹千嶂曉綵舟橫曳半江紅啼粧盡帶梨花雨舞袖猶翻柳絮風只有邦人頌遺愛棠陰繞屋自蘢葱

平江燕張節使樂語

碧油開道共欣凱奏之還皂蓋迎門大啟賓筵之盛恭惟某官名高八陣氣蓋諸公奇謀叅玉帳之籌妙東注楓宸之眷方上聖推轂軍門之日正隃兒弄兵草莽之中折箠一麾投戈四潰鐵衣百萬盡歸細柳之營珠履三千坐嘯紅蓮之幕知府待制恭陳燕豆暫駐旌麾歌鼓干霄簞壺塞路畫角卷珠簾之雨舞茵生羅韈之塵雲起雪飛百柁倒瓊艘之綠河傾月墮十葩摧爛炬之紅

秋風獵獵卷紅旌賊壘忽忽唾手平笑倚柁樓天上坐臥聞鼓角地中聲九門合遝追鋒去千里誰呼負

弩迎從此三吳傳勝事一時草木盡知名

代答昏

高門列戟久已服膺陋巷編茅重慚非偶龜筮協吉羔雁旅陳伏承某人大丞相之家典型故在而某從孫女老書生之子蚕織粗更異日相望風馬不交于齊楚餘生何幸門墻遂接於朱陳

答余氏問親

三星照户之光已届昏姻之候九里漸河之潤實緊閥閱之高伏承某官一卿之月旦所推大父之風流靡遠而某姪女遂依名族以亢衰宗坦腹踞床已見出諸郎之右齊眉舉案庶幾事君子之恭

答李氏問親

風馬殊方相望於萬里金蘭一氣遂合于兩心發幣來臨占龜有喜伏承某官大丞相之後綽有餘風以舍弟女子故將軍之家尚存素履世方亂矣豈無一士之可依天實為之庶幾百年而偕老

答董舍人問親

北際南垂迥若星辰之次東傾西應自同針芥之投

夫豈偶然適有天幸伏承其官英妙無窺園之好而
其舍弟縣丞長女素風猶映雪之餘早緣草木臭味
之同不改風雨晦明之度佩至言于三復固無磨玷
之尤出妙句于五噫共有相舂之樂

答王氏問親

紬書延閣早陪鵷鷺之聯寄迹窮閻又玷葭莩之末
伏承某人名駒千里奇產萬金以某次弟縣丞次女
方從姌傳閑機杼之工莫助尊章薦蘋蘩之祭不謂
好逑之意俯循代匱之規二姓交歡敢議叅軍之配
一門推重孰逾阿大之賢

答曾氏問親

菅蒯代匱奚俟齊姜之求芹藻可修宜効野人之獻
伏承某官世胄實江左衣冠之表家聲猶魯國洙泗
之餘以某姪女固嘗襲荆布而傔賤貧可以執箕帚
而奉灑掃屬室家之有願式諧鳴鳳之占緊棗脩之
告虔遂獲乘龍之喜

答張氏問親

昏姻合好亦已累年情義綢繆殆如一日固應求舊

豈復圖新伏承令嗣主簿挺鶩鵲之姿而尚棲于枳棘以其舍弟縣丞幼女襲布荆之素而不廢于蒯菅發幣孔嘉貽耆甚寵視崔盧一時之望固已歆然締朱陳二姓之歡永為好也

超宗求昏

賣昏久矣浸已成風傾蓋歡然莫如求舊式佇肥家之慶敢忘修贄之恭以某長男早習箕裘初聞詩禮偶諸姑擇婿之日亦外家求婦之時眷言啐啄之同兹蓋繆綢之固抵龜不用投斧而行魯衛親〻自同兄弟朱陳世世不替婚姻庶乎相依唇齒之間可以盡索形骸之外

強宗求昏

罄三請之勤方慚率爾敦一日之雅何貺如之兹者伏承令孫女屬當擇對之年而其小姪強宗適契有家之願命龜献卜執雁告虔薦食芹之甘靡虞于按劍交斷金之利式佇于報瓊

伯宗求昏

手足之情鍾本相求于原隰昏姻之好合兹有望于

桑榆盍申執雁之恭永締施松之託其小姪伯宗者
屬在諸姑子姓之行而小四甥者實次外家季孟之
間應緣兩喜之言奚俟三占之吉視崔盧之門戶亦
何足道哉繫魯衛之兄弟固無間然矣

介宗求昏

訪故家之劍悼既往之莫追賦束薪之詩庶後來之
有繼更重綢繆之好盍申燕婉之求伏承令姪女宛
如衛女之賢問諸姑于淇水水而其中子介宗者端
若秦姬之子見舅氏于渭陽固已託孳于葭中更欲
施蘿於松上故無失故夫復何求新之又新當自令
始

表宗求昏

仰崇墉之數仞寒溫之問缺然締高援于一言宿昔
之因審矣喜深一老光冐棄宗比者伏承總幹學士
令長女近代名臣之家本朝循吏之後儒風未泯家
法仍存以其舍弟尚書第三男表宗方讀父書尚勤
師範敢聯姻婭遂登通德之門屬有姓名已著繫昏
之籍其為欣喜難盡名言

宏宗求昏

雞豚同社桑梓交陰早締嘉姻更申舊好伏承司理宣教第四令女簪纓仕族逢掖儒家俎豆嘗聞遴麻自直以某尚書舍弟第四男宏宗為農為圃方續父菑學禮學詩尚親師範一言作合兩喜成和河鯉之求固慙率爾霜鍾之應厥有由然

壽宗求昏

了無半面未諧窺管之因屬有片言遂契投膠之合消辰協吉願締華姻伏承令女婉嫕有容德門之胄而某小　壽宗孤幼自立衰緒之餘方申下女之求適際有家之頋自慚非偶遽忝謝庭玉樹之芳猶幸同聲庶聞嬴氏鳳簫之應

代答

闕夫子之墻竊有執鞭之慕埽君相之舍尚懷按劍之疑豈謂諸郎擇對之初不間下走抗塵之賤伏承令嗣學士議論猶守家法文章已有父風遇鄰鑒覽之容若無視絡秀之家何有代匱可矣奚為食鯉之求何貺如之遂窃乘龍之喜

代答

早以父兄獲預俊游之末晚因童稚又塵姻婭之聯集盛禮于一門締交期于三世伏承某人衆謂恂恂無子弟之過而某女子自恐兢兢詒父母之罹重勤慶幣之先適契有家之願莫不代匱毋廢窮閭菅蒯之求可與晤言庶乎東池紵麻之漚

代求楊氏昏

一廛同井密依桑梓之陰百尺干霄迥結絲蘿之托伏承某人汾隅臭祖虢路名家世緒相承風流如在如某者窮鄉冷族陋巷諸生敢懷河鯉之求式佇澗蘋之采望塵瞠若雖同楚越千里之遥傾盖歡然遂結朱陳兩家之好

代答昏

枌榆同社藐然雞犬之聞羔雁旅庭端若駏蛩之應遂徼一時之幸求諧兩姓之歡伏承令嗣某官襲父祖之箕裘而家法且存以某登仕兄幼女奉尊章之槃帨而婦儀已習榛栗棗修之贄以辨男女不敢過焉蘋蘩蘊藻之菜可薦王公永為好也

代余氏答昏

昏姻之合有初方軫楚弓之念宿昔之因未改舉欣趙璧之歸族黨交歡里閭賛喜伏承其官勲烈名臣之世文章後學之宗眷此春秋鼎盛之時獨見歲寒後凋之掾其縣丞弟次女復嗣奉匜之薦庶幾舉案之恭薪楚之束綢繆不替青氊之舊琴瑟之鳴和應宜同白首之歸

族妹再適為張丞繼室答昏

鄭通德之門在望窈懐附驥之荣傅孝廉之室久虚輒備續貂之乏伏承縣丞宣教漢金張之華冑唐燕許之故家以其云云宦冷枕流寒映雪烏夜啼而三統眷梁木之可依雉朝雊以雙飛屬商絃之婁斷娶婦有如孟德曜其亦可哉擇對而得温太真豈所望者雖重奪流舟之守詎敢忘舉案之恭

答董舍人問親

通德門四牡之路莫窺墻仞之高平輿淵二龍之鄉幸接州閭之末俯膺大貺重以好辭曲敦久要之情永締歡盟之固伏承令孫承務名駒千里奇産萬金

乃眷女孫粗閑姆訓謂昏姻之好莫如魯衛之親而聲氣之同奚俟姬姜之貴

代荅

寒暄未接輒有意於求通聲氣欣同又何慙于非偶伏承令女巨門慶裔選慎云初而某云云陋巷諸生攀援豈敢惟是昏姻之故殆不偶然庶諧伉儷之求永為好也

荅李氏問昏

書千佛之名夙忝父兄之契合二姓之喜又塵姻婭之聯重勤緹綺之臨加賁囊書之寵伏承某人早聞學詩禮襲弓冶之傳以某姪女孫可使奉尊章羞蘋藻之薦乃眷異日游從之好寔為一朝附託之曰粲然雁幣之陳過形于褒褒蕞爾束修之贄殊異于報瓊

師夔求昏

崔盧大族南北海惟風馬之遼吳楚殊方東西山有洛鍾之應寔緊天合曷預人謀備罄忱詞恭陳贄幣伏承知府中大親家令孫女高門華冑尚有餘芳而

其姪孫師夔窮巷鰥生初無他技倘遂蒿倚青松之
上宜見鸞鳴丹桂之間南容三復白圭之言偶緣過
聽季子黄金一諾之重式佇嘉音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九目録

四六雜文

代黄籙青詞
代大醮青詞
新居醮謝青詞
戊辰年醮謝青詞
壬申年醮謝青詞
癸未年醮謝青詞
薦亡女水陸文

薦亾妻淑人章氏水陸疏文
代四七姪薦李氏女水陸疏文
教院請疏
二
黄林庵請疏
龜潭庵請疏
牛山菴請疏
金沙寺寢堂疏
太平寺戒壇疏
開利寺經藏疏
吳江教院塔疏
資聖寺大殿疏
請妙印大師正機住龜潭菴疏
平江報恩寺大殿疏
洛社開利寺三門疏
華嚴輪藏疏
請僧了義住牛山庵疏
楓橋砌街疏

茅山鶴會鑄鐘疏
平江府靈壽院塑佛疏
黄林西庵請朋老疏
虎丘脩御書閣疏
教院興造疏
光孝寺重建經藏疏
開利寺建造水陸光疏
崇安寺放生疏
普利寺建三門疏



開利寺注度牒疏
大醮疏
天申節功德疏右語
二
三
會慶節功德疏右語
二
三

四六雜文

代黃籙青詞

伏以道大宏濟物之功人窮罄籲天之禱自中原稔
夷狄之禍而一方纏蛇豕之妖刼火熾然彌滿萬里
胡塵澒洞連絡百蠻慟哭干霄肝腦塗地積骸蔽野
釃血流川走燐宵明遊鬼晝哭風雨暴露靡一杯之
覆春秋奠餽無半菽之分念衆生曠刼嬰釁之深丁
一時大盜稱兵之衆貨財留悉骨肉牽睽淪溺麦河

備嘗諸苦漂墮鬼國無有出期是用仰紫極之真游集黃冠之勝侶琅函藥笈藏室宏開絳節朱裳灵游來下哀憐多罪拔出三塗金飯玉漿有求皆至尻輿神馬無往不通破昏暗鎖而永離九地之幽乘逍遥游而共集諸天之上

代大醮青詞

伏以天高可籲神應無方恍然精祲之交欻如影響之捷洪惟靖康鸞輅北遷之後屬時建炎戎衣南狩之初獵火焮天胡騎滿野頭顱系道慟哭干霄眷茲桑梓之區幾作萑蒲之澤里閭横潰老稚驚奔深虞玉石之焚大軫淵氷之懼望三清而稽首仰列聖以馳心俯罄微衷首發宏願仰緊鴻造大芘群生安天步于九重廓妖氛于萬里四郊清謐百口團栾一視寃親普加慈愍逮此疆埸敕寧之日用申葵藿傾向之心祗奉靈科躬陳菲薦集羽衣之勝侶誦藥笈之秘文精意潛交神光下燭雲車風馬無往不通月璧星珠所臨必照伏願俯憐么麽大畀鴻龐洗滌塵勞永依至道斷除業障虔奉真游

得保餘息嬰兒壽老免乳之夕毋子阽危亦獲亾恙
皆臣弟峴齋心啟許前後七筵敢用昭告孀婦劉氏
頃緣幼女早逝頓追福於後身侍妾鍾氏又以老臣
行年惧挺灾於惡曜建茲穀旦祗奉靈科虔誦秘文
重脩菲薦誕惟仙聖靡隔塵凡哀閔手足急難之情
保全駒犢孤危之命或伉儷之際若幽顯之門蠲除
回禄之灾消弭歲星之厄仰憑帝力式副宏願俯輸
危懇用伸報禮雖巍巍之大莫可管窺而區區之誠
庶幾芹献洗心皈命稽首投誠搢畢餘生永依至道
如貧賤富貴壽夭之數固有定命不敢妄祈而水火
盜賊疾癘之虞出于非常尚冀加護

壬申年醮謝青詞

伏以天地之恩螻蟻之微何報兄弟之義手足之愛
所鍾仰瞻咫尺之威俯罄再三之瀆冀垂哀憫以鑒
愚衷伏念某始自幼年恭承先訓一門十口同産三
人教以詩書安於貧賤布衣草履糲食藜羹相與終
身今猶在耳已乃觀兄早沒得偕峴弟俱存爰自青
衿以至白首中緣際會過冐寵榮嶺海竄流骨肉阻

絶旋蒙解網獲遂首丘誓上躬耕不復求仕饘于是粥于是無一日不從歌于斯哭于斯盖二紀于此云何不淑奄而先　念其忍死之言固嘗有宿昔未償之負逮此臥疴之日亦屢申吁嗟歸命之求用是汎埽家庭延登道侶悉從治命不爽初心高誦靈蕭躬脩淨供望三清而稽首仰列聖以馳誠惧其多生身口意之間慮有一切貪瞋癡之罪念此急難之情至切矣俾從逍遥之樂以超然一死一生已抱終天之恨三熏三沐敢忘伏地之祈

癸未年醮謝青詞

歸心大道托命至仁住世今八十三年聚旅逮千五百指天行代有每懐疾癘不測之憂世事多虞又懼水火非常之變輙伸丹悃仰叩天閶曲軫鴻松俯從人欲蠲除疾恙洗滌罪愆門户清寧田園登稔養老慈幼有團栾之喜安居暇食無啼號之聲退省餘生寔緊大造雖乾坤之施義無所謝而豺獺之祭物有固然爰即家庭恭脩報禮固不敢以貪嗔癡僥求无妄之福乃所願者安平泰優游垂盡之齡

絶旋蒙解網獲遂首丘誓上躬耕不復求仕饘于是粥于是無一日不從歌于斯哭于斯盖二紀于此云何不淑奄而先　念其忍死之言固嘗有宿昔未償之負逮此臥疴之日亦屢申吁嗟歸命之求用是汎埽家庭延登道侶悉從治命不爽初心高誦靈蕭躬脩淨供望三清而稽首仰列聖以馳誠惧其多生身口意之間慮有一切貪瞋癡之罪念此急難之情至切矣俾從逍遥之樂以超然一死一生已抱終天之恨三熏三沐敢忘伏地之祈

癸未年醮謝青詞

歸心大道托命至仁住世今八十三年聚旅逮千五百指天行代有每懐疾癘不測之憂世事多虞又懼水火非常之變輙伸丹悃仰叩天閽曲軫鴻私俯從人欲蠲除疾恙洗滌罪愆門户清寧田園登稔養老慈幼有團栾之喜安居暇食無啼號之聲退省餘生寔繄大造雖乾坤之施義無所謝而豺獺之祭物有固然爰即家庭恭脩報禮固不敢以貪嗔癡侥求无妄之福乃所願者安平泰優游垂盡之齡

薦亾女水陸文

伏以死生之分定應同露電之觀父子之情鍾尚懷駒犢之愛仰憑十力俯薦一哀伏念某亾女小師自天降凶遭世罔極父罹大謗罪遷于嶺表毋懼不測憂死於蓐中以煢煢童孺八歲之餘而呱呱號慕三年之久孤危極矣何恃而存疾病乘之遂隕其命念私門之降戾致稱女之蒙辜歲行一周生還萬里不免水火永負九京沈痛之冤示見神通獨仗諸佛慈悲之救是用集桑門之勝侶演秘藏之真乘洞然無盡之灯彌滿衆香之鉢海潮殷地花雨翳空升躋幽明皈依佛祖伏願亡女流心償一念之債彈指斷三生之緣降伏衆魔滅除諸障觀一切有為之法悟四大無常之身普門有情俱證無漏

薦亾妻淑人章氏水陸疏文

伏以常住真心一塵不立妙莊嚴海五濁俱空是故諸佛開衆生方便之門自然一念證無上菩提之道伏念亡妻淑人章氏十年好合憂患乖離萬里來歸死生契濶屬臨諱日祗叩真乘宏宣貝多葉之文瞻

禮青蓮花之座龍天釋梵水陸空行遊戲神通恭敬圍繞伏願淑人章氏厭離火宅超悟三乘綰疊華巾解除六結後身了了畫沙之智已成曠劫冥冥觀河之見不昧

代四七姪薦李氏女水陸疏文

伏以衆生造十習因受無量苦諸佛證三摩地示大悲心一指彈而沙界已周五體投而應身出現仰神宏願俯罄一哀伏念某人六妄所纏十生相續屬免身之弥月忽遇疾而暴亾四大無常百藥靡救恍如一夢已隔九泉念茲齧臂之初莫救投車之痛是用皈依寶王刹稽首大法輪發意圓成佇佛來應千燈普現八鏡交光五色摩尼照濁水之源百寶蓮花雨娑婆之界伏願悞悟三生之宿障洗曠劫之塵勞破煩惱濁為解脫門斷生死根為菩提種諸國土內見自在天身如來會中作大法王子三千世界十二類生同躋極樂之方共獲逍遥之果

教院請疏

如來超最上乘初無言說佛子墮無始劫久住輪廻

憫諸一切有情當為衆生說法其人讀書悟斷輪之
妙談空契投芥之機面壁九年已忘言語道彈指千
偈猶現句文身指彼岸之津梁示羣迷之領袖墻壁
瓦礫皆具法音龍天鬼神遍作花雨

二

老宿下床已開半藏維摩無語亦涉二門真心本自
不生定法亦無所說其人英特大乘之器圓明後學
之宗陋鼠矢之汙羹突蠅頭之鑽紙俾除疑網尚假
言詮有情無情已證未證一音演暢四衆依歸水鳥
樹林悉念僧墻壁瓦礫皆說法寶塔現重重之相金
蓮開葉：之新諸佛證明一時作禮

黃林菴請疏

種蒔松楸逮今五世追營香火何止百年評公已潛
九泉之幽方老為續一燈之照凌空飛錫在處隨緣
踞地磨磚不妨挿坐

龜潭菴請疏

一丘黃壤永依龍象之尊百寶青蓮普照松楸之上
某人安心得法隨處現身竭來給孤祇樹之園面債

達磨少林之壁栽花種竹不妨宴坐觀空運水般柴自可優游卒歲

牛山菴請疏

百年休歇四大本空一念歸依三生不昧某人追營香火升躋幽明宏開十力之慈光貫九泉之室即諸緣而應佇看隻履之飛隨所寓而安豈厭把茆之陋

金沙寺寢堂疏

鴻盤舊隱羃畫叢林昔高僧振錫之初寔長者布金之地龍天擁衛可續千燈風雨振凌遂空四壁仰勤檀施共締崇因敢言問疾于毗耶丈室之中庶幾容膝於彭澤南牕之下

太平寺戒壇疏

薄拘羅尊者捨一訶梨勒得無病身維摩詰居士分二珠纓絡為具足法施無多寡隨力助緣將軍指兩囷何其多貧女一錢夫豈少睹諸妙果共結良因

開利寺經藏疏

欲除空幻當付八還永斷貪癡莫如一捨自非龍華會世世受當來之記曾于菩提種生生有宿植之根

孰締鴻因遂發無上但乘龍捨之筏自分無盡之燈

吳江教院塔疏

長者布金號阿蘭若僧伽留錫在窣堵波人依十力之尊地接三江之勝龍天栖止百寶莊嚴刼火洞然一夕煨燼仰勤壇施共締鴻因巋然三百尺之高湧青蓮於地上瞠若千萬人之衆標白月于指端

資聖寺大殿疏

七十年中住世寶只是開看千萬佛所種善根惟有一施應觀法界一切世間凡此現前諸相具足之身皆是夙植三生菩提之種盍增　於妙果宏用益於當來歌利王割支體斷若虛空麥丘人賤金玉視諸涕唾願積泰山一線之溜合用浮圖百尺之夾睹此勝緣故應喜捨

請妙印大師正機住龜潭菴疏

一世解鑣尚存馬鬣三歸集福今在龜泉伏惟某人舍衛國之比丘祇陁林之上首安心得法隨處現身九節烏藤去作閑雲之伴一丘黃壤佇霑法雨之滋

平江報恩寺大殿疏

善有根封殖則生福有田投種則獲恭惟三世佛亦號兩足尊俾衆比丘開萬善之門為大長者集諸福之地爰因廢刹重建道場檀施一開龍天咸會生生世世為善知識共修無上之緣子子孫孫現宰官身更結未來之果

洛社開利寺三門疏

六觀如是莫保百年見在之身十力無邊當種三生未來之福眷茲蘭若龍象所栖遣踞通津戎馬荐至迨今起廢凡屬當仁百堵嗣興千金樂施善根堅固佛果圓成了此一大因緣宜獲無量福德

華嚴輪藏疏

一乘法輪三身普現十蓮華藏九會同音故諸佛開大方廣門為衆生滅貪瞋癡罪四十九年如來說法五十三位菩薩現前善利宏開妙音演暢盍資衆善普證大緣由進實以成山積盈科而至海不住心不退不轉無量福無數無邊凡我華嚴界中共證然燈佛所

請僧了義住牛山菴疏

同產五十年為昆為弟孤墳二百里依佛依僧爰締宏因增崇善果恭惟某人捨身得度住世隨緣拄杖徑行松楸改色結跏晏坐烏鵲來巢庶憑十力之慈大庇九泉之壤

楓橋砌街疏

車輪覆井彭公之懼溺則然乘輿濟河鄭僑之樂施如此乃眷吳門之北實惟淛水之衝氷雪之辰風雨之夕陷泥蹶塊駕萬斛之舟挽葛捫蘿一線之路呻吟相屬顛仆盈前欲出諸積淖之中共寘此坦途之上雖道路橋梁不治盍現宰官身而山河大地皆平寔行菩薩道

茅山鶴會鑄鐘疏

望中天之華表以迎遼鶴之歸達東序之金鍾而聽蒲牢之吼惟句曲洞列靈庵之籍寔嘉平臘著內紀之謠念久閟於鴻音當仰資於衆善百求百得聚千鎰之多而後成大扣大鳴徹九地之幽而皆應

平江府靈壽院塑佛號

吳道子畫酆都宮而懼罪者不殺韓吏部題木居士

而求福者無窮雖名四大假合之身自成一念真實之相庶憑善知識結此大因緣啟發真心極種〻相好莊嚴之妙增崇報地為生〻福德具足之因

黃林西菴請朋老疏

一杯壠上蔽柏城拱木之陰衆香鉢中具桑門伊蒲之供肆崇善利允屬當仁恭惟長老朋公徧住叢林久提祖印嘗據十字路把斷要津今盖一把茅結跏穩坐雖云無住相寧戀三宿之桑真成不動尊當面九年之壁

虎丘脩御書閣疏

曾丘勝地龍象之衆高栖藏室寶儲奎壁之光下照長廊千步高閣三成風雨震揺日星穿漏眷吳門之輿境占淛水之上游欲仗衆緣共作佛事山川炳煥復見龜圖出河洛之中楹桶穹崇共看龍華照人天之上

教院興造疏

脩具足相惟有莊嚴滅貪癡罪惟有布施恭惟大檀越皆兩足受報之身更發菩提心為三生種福之地

供毗耶城香積之缽轉光明藏貝葉之文開大旃檀林建寶蓮華座娑婆世界內捨不貪不吝之財堅牢庫藏中聚無量無邊之福

光孝寺重建經藏疏

種福有福田施佛得佛果但至心三四五佛悉皆供養應獲福千萬億劫不可稱量況毘盧藏所傳大乘經皆釋迦文所說真實語若聞此經典不驚不怖不畏則所得功德無量無數無邊種〻莊嚴極八十一好之妙生生得度現三十二應之身眷此鴻因故應

樂施

開利寺建造水陸光疏

衆生造諸惡業墮阿鼻獄菩薩示大慈愍開甘露門推三車救火宅之焚渡一栰援苦海之溺爰因勝地重建道場恭惟大檀那增受古佛記了知今世諸相具足富貴之身端是前生百寶莊嚴佛土之報更脩無上道以結未來曰

崇安寺放生疏

齊宣王哀一牛之釁鐘無辜就死杜工部解衆雞之

急縛不忍遭烹故諸菩薩開方便門而大居士施無盡藏閔此衆生羽毛鱗介之屬貸其一時網羅鼎俎之虞洋洋焉得其所哉舉有不驚不怖不畏之心皜皜乎不可尚已應獲無量無數無邊之福

普利寺建三門疏

布黃金為行道之場踞青蓮作說法之座況諸菩薩現身之地亦大檀那種福之田一刹方興重門未立盍資具足布施共結一大因緣助發善根增崇勝果及今住世莊嚴佛土稱梵帝之宮必定當來圓滿報身現宰官之相

開利寺注度牒疏

大士營堅牢寶藏世尊開方便法門自惟浮生四大無常之身莫如歸命最上希有之法仰憑博施共結勝緣倘容此身度世依佛依僧敢忘他日指軀報恩報德

大醮疏

邊虞不靖每懷填壑之憂戎首自焚始有息肩之望天未悔禍而飛蝗作沴人無寧歲而洚水挺灾巢木

而居懸釜而爨田廬蕩析老幼驚奔天子徹膳避朝
大臣屏居待罪詔音下而蠲除逋負荒政舉而廩恤
流亡賢士大夫固已分頒憂巨富長者所宜共休戚
人窮必啓盜奪之變歲飢將稔疫癘之虞欲備非常
盍申善救是用發宏願致籲天之禱庶幾闔四境有
卒歲之安冀斥金錢粟帛之餘少佐香火庀華之具
天道不謟神聽無私共罄一誠宜蒙休應

天申節功德疏右語

炎正肇卜年之永朱明紀彌月之祥凡我有生舉同
是日俯申洪願仰扣真乘伏願維月如日之升立極
配天之大獻華封人之善祝齊南山壽之不騫集何
蘭若之妙因等西方佛之無量

二

火流周屋而肇興王之迹風入舜絃以開受命之祥
玉坐傳觸千官列侍寶坊脩供萬德同音伏願追五
帝之高蹤邁三王之遐躅降年有永見黃河千里一
曲之清受祿無疆聽嵩嶽萬歲三呼之祝

三

火德運而啓造周興王之業夏日至而肇王商立子之符草偃舜風葵傾堯日伏願福禄之盛如川方增功德之隆與天無極車同萬里陪西池阿母之遊統接千齡應南極老人之瑞

會慶節功德疏右語

蘭殿儲祥慶千齡之會祇園薦祉罄萬國之歡伏願大寶齊斗極之高王基侔磐石之固汗南山之竹紀莫大之功勲閱東海之桑介無疆之壽福

二

莞寢儲休瑞乙紀生商之候牢詞錫羡猗蘭開胙漢之祥凡在照臨舉同慶賴伏願弓櫜戈戢粟腐錢流驗泰階六符之平畀彝倫九疇之叙農桑三萬里而永燕雝圖之固春秋八千歲而允符椿壽之長

三

禹重踐運震出膺期鍾唄歸誠鼎年獻卜戴天所逮擊壤惟均伏願皇帝陛下寶祚光輝帝圖廣大乾旋坤轉不俟南征北伐之師雷動風行已極東漸西被之境一人有慶萬壽無疆

#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目録

序

東平集序
浮溪集序
叅政兄内外制序
切韵類例序
竹亭詩序
尊勝陀羅尼序
語本序

翰林莫公内外制序
西山老文集序
丹陽集序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

序

東平集序

觀文殿學士東平呂公以文學政事被遇神宗皇帝於熙寧元豐間進居淺官大臣之例魁壘碩大世顯三朝十直殿廬四易旄節奇龐福艾獨殿諸老享壽八十薨于賜第始終大節具載國史而平生所為賦頌銘碑制誥册命書奏議論之文數十萬言藏于家凡若干卷號東平公集方是時也海内又安二三大

臣或掾法令以斷天下事而稽居不至秦漢以上天子慨然振千歲積壞之蠹以追迹二帝三王之治尊經崇儒宗王賤霸張皇大中不雜他道一代彌文炳炳煌煌皆詩書禮樂仁義之寔而左右前後之臣非通經學古鴻文大手筆足以潤色太平者皆不能稱其位公自遠方召見擢侍掌講帷內外制由三司使遂躋丞輔魁名碩寔為世大儒一時學士大夫慕其風殼奔走談說以不及為恐余讀其書然後知公遭遇之盛所謂百世一君千載一時殆非偶然者也自



六經之道熄而百子各自為宗怪奇可喜之論雜出於其間而六代弦匏之器雅頌之音已不接于世俗之耳目如張釋之固無甚高論文帝猶日卑之秦孝公聞帝王之道三日而無所見焉士中有所挾者莫不欲夸見所長馳騁一世以就功名而流落不遇伏岩穴以死無足怪者惟公親逢聖主明道術于絕學之後續微言于將墜之餘志合言行應期而出不數年遂參大政謀猷諷議勸講論思典册施諸朝廷樂歌薦之郊廟扶衰救敝尊主庇民之言豐財裕國治

兵禦戎之策彌縫政事之體不謬于古推原道德之
旨不悖于今殽氣相交風動雲興如龍吟虎嘯如鳳
鳴高岡之上也辭嚴義密追古作者如彈有虞氏之
琴如鼓清廟之瑟一唱而三嘆也太音希殽震越渾
鍠知鈞天之奏撞千石之鐘振萬古之簧也公之文
章用于世傳于今覺于後迺如此非所謂百世一君
千載一時者乎雖然公以大臣踐歷中外四十年嘗
一斥建安再貶宜城而辭氣浩然折而不衰至一觴
一詠戲語弄翰率然而作未嘗少貶以就俗根極理



要一本于經義非玩志于文辭以循人年日之觀美
而已也神宗稱公性與道契文為詞宗賜禮一傳天
下頌之豈不信矣乎公之曾孫右通直郎靖遭建炎
兵火焚廬之禍徙家晉陵始送余游一日出公遺稿
請余序而識之某為書生時誦習公文知敬慕公至
于今老矣倘得以姓名託于公文之次豈非區區之
願也歟公所著書又有孝經論語注解周易大傳尚
書周禮義毛詩集傳著老子道德經莊子內篇凡若
干卷皆不列于此而注莊子方盛行于世公諱惠卿

字吉甫爵東平郡公云

浮谿集序

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知徽州汪公自崇寧初起太學諸生策高第校三館祕書尚符璽再遷尚書郎立柱下為右文遂賛書命入翰林為學士蓋仕朝廷三十年專以文學謙論居儒官從臣之列所為詩文若干首傳天下號浮谿集凡若干卷公以書屬故人孫某為之序余曰天下有能事而文章為難工由漢訖唐千有餘歲一時大手筆作為文章閎麗精深桀然視天下而自立于不朽者蓋幾人而已杜子美詩格力自天雄跨百代為古今詩人之冠至佗文輙不工苟卿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矣夫道喪文弊作者衆矣詞句儇淺益不逮前其間心競力取馳騎上下欲一蹙以造古人之域而擇之不精守之不固殉名而媮習鄙而陋固不足與于斯文左太冲積十年之勤僅成一賦劉伯倫以一酒德頌終其身而一能之善一語之工亦遂列于作者之林而名後世今汪公之文所謂閎麗精深桀然視天下者也公平生無

所嗜好至讀古聖賢之書屬為辭章如嚙土啗嗜昌歜為一病寤寐千載心慕手追貫穿百氏網羅舊聞推原天地道德之旨古今理亂興壞得失之迹而意有所適者必寓之于此登高望遠屬思千里凡耳目之所接雜然觸于中而發于咏歎者必寓之于此崎嶇兵亂潛深伏隩悲歌慷慨酣醉無聊而不平有動于心者亦必寓之于此伎與道俱習與空會文從字順體質渾然不見刻畫如金鐘大鏞扣之輒應愈扣而愈無窮何其盛也公在館閣時方以文章為公卿大臣所推重每一篇出余獨指其妙處公亦喜為余出也後十五年公以儒先宿學當大典册秉大史筆為天子視草始大發于文深醇雅健追配前作學士大夫傳誦自海隅萬里之遠莫不家有其書所謂常楊燕許諸人皆莫及也公詩自少作已有能名及是與年俱老興微遠託得詩人之本意覽者當自知之公鄱陽人諱藻字彥章云

叅政兄內外制序

嘗聞世之君子當以功名事業傳之天下後世不得

已而後見于言語文章而為之空言何謂空言騷人墨客賦上林記雲夢夸雄闘麗調一而勸百謂之空言可也俚儒俗學譊譊然刻舟記遺而不切于事謂之空言可也羇臣寓公登高望遠撫劍長歌擊缶而呼烏烏以自鳴其不遇亦謂之空言可也若夫鴻儒碩學之士逢時遇主撞大手筆布宣德音渙為大號四海震動沛然如雷霆之發疾風驟雨之至故有窮荒絶徼屈强不臣之虜征誅所不能加者傳檄可定也跋扈梟雄驕悍不軌之臣法令所不能制者折簡可呼也載筆而往姦臣賊子懼而受惡固嚴于一劒之誅也赦令之行武夫叛卒泣而悔過固賢于百萬之師也一字之褒如華衮一言之感如挾纊天威在顔不違咫尺而文章之功蓋侔于造物矣謂之空言可乎叅政公自幼學號神童兩著名籍于禮部遂叔其科又舉宏詞為第一累踐册府再遷尚書郎復入秘書為少監蓋仕朝廷十五年專以文字言語為官常精深華妙可薦郊廟被之金石而大臣莫能用紹興初召見獨為上所識遂擢右史俄拜中書舍人三

入翰林為學士當是時大憝未除羣盜相扳而起四方多事大駕蒙塵凡上所以戡難定功憂閔元元之意一時代言之臣惟公獨當上意惻怛深厚坦然著明天下傳誦以為口寔既參政為丞輔矣朝廷有大典册必命公為之聖賢相遭于是為盛某從公之子大雅得公所作内外制若干首讀之而嘆曰辭達而已矣夫人抒中心之所欲言〻有浮于其意〻有不盡于言者辭不達也況夫代言者道聖心難喻之情於四方萬里之遠使人〻曉然知吾君德意之所在如咽去鯁口腸皆通惟公之文為然無虛美無溢惡豐而不靡約而不昧一代之彌文可為後世法乃序而藏之

## 切韻類例序

余少時讀司馬相如上林賦間遇古字讀之不通始得顔師古音義從老先生問焉累數十日而後能一賦于是喟然嘆曰儒者之學自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無不學也河圖洛書山鍾冢刻方言地志浮屠老子之言無不記也相如奏賦夸苑囿之大固

無鬼冢神林萬里海外荒怪誕幻不經之說尚書給
札受一日之作固無二京三都覃思十年彫琢肝腎
之奇賦奏天子一見大說固無金華露門諸儒進讀
摘句分章之助而流傳數百歲後班孟堅剛取其要
頗師古為之訓解學者讀之往往不通此六書韵學
之廢而士大夫不識古字之過也韓吏部云凡為文
辭宜畧識古字而士溺于所習履常蹈故讀書綴文
趣了目前不求甚解至有伏獵侍郎弄麞宰相貴為
公卿遺臭千載可為太息宋沈約慨然閔古學之壞
力振起之思與天下共識龜圖鳥迹之遺邈高領妙
自謂入神旁通曲暢律度精密難字過目無復含糊
囁嚅之狀時有王筠誦郊居賦而擊節稱善獨在雌
霓一語文從字順各識其職高下抑揚自中律度如
流水高山慶賞音之一遇也洪農楊公博極群書尤
精韻學古篇奇字一覽如素習熈寧中嘗名試中書
進換文階擢三衛且顯用矣會大臣當國用欲為臺
諫排斥所不快者公咲謝不顧也明日有旨還復東
頭供奉官進閤門祗候始見疏斥天下至今稱之今

老矣强記洽聞劇談世事如精練少年蓋未衰也于是出平生所著切韵樂於學者共之昔仁宗朝詔翰林學士丁公度李公淑崇增韵學自許慎而降凡數十家總為數篇集韵而以賈魏公王公洙為之屬治平四年司馬温公繼纂其職書成上之有詔頒焉今楊公又即其書科别戶分著為十條為圖四十四推四轂子母相生之法正五方言語不合之訛清濁重輕形轂開合梵學興而有華竺之殊吳音用而有南北之辨解名釋象纖悉備具離為上下篇名曰切韵類例嗚呼自靖康之亂中秘圖書之府與夫私家所藏鬻書之肆焚滅為灰燼無遺者學者訪異書問奇字屬古文漫然無所攷按始有墻面之歎得公此書可以窺是見自然興轂俱生之妙破流俗附意生文之偽不待旁咨父窮察蒐遠紹具見于一圖二篇之中不必有曹憲可以備顧問不必有楊子雲可以備劉荼好奇之訪不必沈休文韓吏部文章之作宮商相變低昂殊節自應古法覽者當自得之公名某字某自號畸翁云

竹亭詩序

胥君澤民游太學十年試有司不合棄去家于臨川之宜黄地偏俗美千嶂林立二川交流環堵蕭然雖雞犬皆有自得之意澤民儀狀豐偉白皙美鬚髯如世間所畫墨仙劒客酒酣抵掌論事朗練明達亹亹可聽盜據臨川群偷乘間窃發里中悪少年相扳而起澤民馳一介呂集庭下以禍福諭止之且發廩以振其急官軍大至盜奔建昌官吏捕逐黨與磔群偷城上以狗無脫者少年感悟以手加額曰活我者胥君也誓以死報未幾楊世雄擁衆數萬焚崇仁掠宜黄境上一方騷然澤民逸可用者百餘人伐木柵隘口伺其至則被髮持梃鼓譟而出世雄大駭盛兵臨之百餘人者植立不動世雄叵測為退舍三十里一夕引去嗚呼建炎之亂吾君側席求人如不及以澤民之才小試于一鄉所立如此而懐奇負氣恥于自售乃放浪山水間舍旁植巨竹千挺引水環之美蔭可籍將葺茅竹為亭與客飲酒吟嘯其上以終老焉于是各賦詩一章以傒其成澤民豈終隱者乎雖處

囊中其末立見此功名富貴之所廹逐而不赦者也
詩成聯成大軸屬余為序

## 尊勝陀羅尼序

余聞金剛智三藏所譯尊勝陀羅尼而以加句者為善本勝妙獨出而不録于大藏歷年浸久時見于殘編斷簡之中學者疑之有僧齊壁者遂著論以黜其偽又比丘智標僧中龍象儒釋兼通讀齊壁之書而嘆曰風俗之壞妄言無行之徒依倣經傳欺世取名而諛聞異說往往窃出于其間然亦不可以此故疑其真況佛菩薩語涉流沙萬里累数十譯至中國而後與華言通籍今喜事者崇飾妖言疑誤淺學乃託于梵唄不可通之語豈理也哉于是博採傳記得唐人勸善録三卷而尊勝如句寔佛馱波利舊本金剛智三藏所譯也有侍御史武輙與慧琳法師之文紀次甚衆或由夢感或由神遇八部龍天之所護持一切諸佛之所印可亘古今異天壤積衆口之傳字字句句若合符契無一語之謬而齊壁以贋本黜之誤矣按輙自序其妻死于永泰始訪善本獲之而韓文

公有弔武侍御畫佛文其辭云御史武君當年喪其配疑即輙也然文公生于大曆戊申其云當年喪其配則輙之圖西佛蓋非文公時其後文公見其畫乃吊之耳嗚呼辨古今事當否正群書訛謬雖吾儒亦難之末學承誤尊信口耳葉公見龍而驚楚人抱玉而泣明月之珠暗投白雪之音寡和識真者少可為太息標公博洽有文援古知今攬百氏諸子之書攷次前世名臣勝士之所紀載遠追慧琳之遺近循齊璧之妄推見至真開示後學以目證耳無可疑者乃序而誌之俾刻示其徒亦有警也

語本序

華陽王氏世以儒名家至岐國公又以文字典掌三朝誥命踐大官為宰相而王氏文章遂擅天下猶子龍圖公讀書屬文辭豪健雋壯有家法而尤長于為吏宣和中太上皇召見言治道中上意累擢部使者皆有名蹟建炎之亂盡載其孥南走閩中居閒無事除治一室悉取　中書讀之舊嘗著類書者號語本至是書成自上古聖賢秦漢以來百子太史氏騷人墨

客天文陰陽律象卜筮占相兵　族譜古文字學山經地志方言俚語浮圖老子外國之說靡不載手抄數萬言至連笥累榻不能容即物著名因事立言皆有所自博採傳記掇衣為書以數分之號語本云昔大丞相華原鄭公與客坐客有言利市者丞相頷公曰何云利市公荅曰說卦以巽為近利市三倍豈謂是耶丞相大喜曰然公語本之意始于此公聰明過絶人事無劇易迎刃立解一時士大夫謂公當以公名顯屬時多虞周走山海數千里之遠岩居野處無所寄意于是推原鄭公發語之因纂緝舊聞各淺其數著為一書以遺浚之君子凡閱書五千餘卷離為二百四十篇積二十年而成可謂盛矣余竊悲近世矯誕之士褒衣大帶禹行舜趨賣殼名于天下扣之空空然真孔子所謂鄙夫者而無所知之徒又相與淫而和之將焉取于斯也嗚呼聞龍公之風亦可少愧矣公名某字某云

翰林莫公內外制序

政和二年春徽宗策進士于廷今翰林學士莫公擢

第一年二十有二矣居亡幾公之皇考少卿公以兵部外郎從卿貳奏事殿上公是日亦以除官入謝父子在廷徽宗望見公顧謂少卿曰某朕所親擢條奏數千言俊邁過人老于文學者所不逮而人物秀整亦可喜卿可謂能教子矣嘉嘆久之少卿頓首謝公既自以布衣發策魁天下視天子為知己挺立搢紳間益自重澹然無所諧己乃登冊府尚符璽為柱下史且大用矣宰相終以不附己斥公于外而少卿亦下世更六七年召還為國子司業試中書舍人入翰林為學士詔令坦明一時巨公以文章自名如王履道翟公巽者皆歎異之余一日過公〻出內外制凡若干篇屬余為之序孔子曰辭達而已矣世固有心能知之而不能傳之以言口能傳之而不能應之以手心能知之口能傳之而手又能應之夫是之謂辭達自唐以來常楊燕許之倫號稱大手筆者固不乏人若夫得于心應于手朝出九重暮行萬里風動草偃山鳴谷應人〻曉然如推置赤心于其腹中者惟陸宣公一人為然公學力雄贍思致逸發落筆千言

坌然溢出若有所相自宣和訖靖康大典册多出公手四方傳誦號為稱職余嘗見宣和間詞臣草浚宮書命莫有中上意者制詞往〻多自中出徽宗進二婕（好）會公當制是夕御（札）禮趣進告甚急翌日對輔臣稱善有詞垣得人之語已而選用淺臣押皇子生日賜物上曰無逾某矣遂命公翰林故事以學士二員分直朝廷有大除拜遏二制而上則併召二員者謂之雙宣公嘗以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一夕召公獨草六制宰相吳敏欲因是以危公〻解衣據案一揮而就宣制之日公適入對淵聖嘉嘆久之絶數日宸筆下中書命公為翰林學士敏初欲抑公而更進于是慙沮失色某之仕與公並時而公為先達去國二十年每讀公書而（兩）朝文物之盛炳然在目叙事詳寔不侈不浮蓋孔子所謂辭達者遂論次以為公書首

西山老文集序紹興甲戌八月

宋興文章猶襲五代之弊自歐陽文忠公起江右尊明道術于斯文將墜之餘天下靡然從之一洗老生常談腐儒俗學之陋居亾幾臨川王文公南豐曾公

繼出公淺懷寶含章待偶而發如雲泛龍如水赴海如大呂之應黃鐘氣焰相薄莫校高下一代之彌文郁郁乎不可尚已元祐中豫章黃魯直獨以詩鳴當是時江右之學詩者皆自黃氏至靖康建炎間魯直之甥徐師川二洪駒父玉父皆以詩人進居泛官大臣之列一時學士大夫向慕作為江西宗派如佛氏傳心推次甲乙繪而為圖凡挂一名其中有榮輝焉故尚書豫章胡公諱直孺字少汲少工于詩語出驚人魯直一見擊節嘆賞指示佳處述數十語表而出之今刻石在焉然公之學不專為詩他文皆稱是筆力雄贍掾紙立就所為賦頌表啟記序銘贊之屬蓋數萬言如行雲流水自然成文不見刀尺紹興初以刑部尚書侍講禁中推原道德之旨論古人成敗之迹陳當今世務之要議論卓然中上意一日上以所御白團扇書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十字以賜示將大用而公一夕得疾遂不起悲夫公沒後二十四年公之中子右宣教郎通判處州樅集公詩文為一十四卷以書抵老友孫某曰先君與公同朝為侍從

且厚善願有述也余嘗論三巨公相繼出江右為世大宗師其外有二劉三孔王文公之子元澤曾南豐之弟子開與鄧聖求李泰伯皆以鴻儒碩學相望三四州不過數百里之間今胡公又出而與諸作者為並江西人物于是為盛

丹陽集序

孔子之徒三千設四科列顏閔以下十人而文學政事雖游夏求由之賢不可得而兼也將相大臣端委一堂折衝萬里以身進退為國輕重其視文章一小伎耳固無羨于空言儒學之士奮身事主以就功名時命大謬則退處一室著書立言張皇大中啟悟後覺雖不見于事業亦足以不朽矣二者不可得而兼亦其勢然歟左宣奉大夫顥謨閣侍制丹楊葛公自髫以奇童名里中年十六隨計詣京師連三薦至禮部遂收其科文節林公子中愛其文薦試學官公以詩書禮三經應詔又試宏詞皆中第一于是名殽隱然動京師始去州縣更內外學官之選校中秘書入尚書為郎當是時天子輯瑞應蒐講彌文報禮上

下四方以符瑞来告者不可勝數大臣表賀皆出公
手棟奇英麗獨步一時公卿大夫交口譽歎謂公即
日典司制命施之朝廷薦之郊廟以追湯盤周誥商
詩魯頌之作稍遷太常少卿國子祭酒擢大司成遂
躋法從會新宰相用事與公有連補郡去國公聰明
疏達典數大州首除一二凶猾之亂治者寘諸法然
後簡節疎目以柔道理之而尤詳于折獄躬自臨聽
不以屬吏往往得其情于片言以故所涖多平反無
侵寃者燕山之役詔州縣率免夫錢而以乏軍興

官吏之不如詔者公時守湖度六縣民力所堪奏蠲
其半湖人至今思之公施之政事又如此既沒有司
議行易名以道德博聞曰文安樂撫民曰康公應二
法謚曰文康政事文學可謂兼得之而卒不大用可
為天下惜者也公之子吏部侍郎立方裒次公詩文
八十卷號文康葛公丹楊集自天德地業五材萬物
變化隱顯鉅細之要世治亂人賢不肖事之得失是
非興壞之理盡載此書而尤喜為詩喜怒窮泰悲憂
愉佚陵高眺遠飲酒歌呼襍然有觸于中則大篇長

句援筆立成不改定一字非如前世之士以一能一技列于儒林者比也其與公同州里視公為前輩盛德而與公群從游最久故蓄公詩文為多校今所藏猶有在八十卷之外者侍郎公方紀次别集未出也殘年投老淚睹鉅丽如獲拱寶三歎之餘乃序次以為公書首公諱勝仲字魯卿常州江陰縣人遺奏上贈特進云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一

目録

序

送王子欽歸夔子序

送方嘉謨判官序

送鄒次魏序

送祝得之序

送鄒志新序

送删定任歸南安序

送張承祖赴嘉興掾序

樵居集序
送刪定姪倅趙序
谷盈通說序
押韻序
曾公卷文集序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一

序

送王子欽歸夔子序

王子欽本將家子高祖太師克國被遇真宗歸十節度兗公其一也靖康國破子欽從兩兄避地襄漢間未幾襄漢亦大亂子欽遇盜幾不脫盡亾其貲羸身獨行浮湘江竝橫山少留桂陽道袁吉遂抵江左會予得罪南遷又泛予走臨川涉淦水復由衡湘路踰桂嶺出象江上子欽慷慨有氣節喜讀書尤長于詩

轉徙六七年不知家存亡往〻縱酒歌呼自遣予不嗜酒亦復歡然竟日而不知身在客中也居久之蒙恩北歸又携以俱北至晉陵迨予殆千餘日也至是其兄以書自夔子至一兄與子欽同時遇盜以沒而子欽之歸與子俱無恙夔子在西南距晉陵五千里子欽貧無以歸乃飄然徒步而往一夫荷擔以迨予不能留也乃舉酒囑之曰丈夫資適逢世當折尺箠笞兵萬里外一取單于不幸志不就則捐軀戰場以馬革裹屍而歸者有之矣或馳單車絕大漠使不測之虜齧雪餐氈杖節海上而其婦已更嫁者有之矣或遭遇明主置諸左右不幸小人居間中以危法則投畀嶺海之陬侶蟲豸魑魅而不得歸者有之矣今子欽久客不遂而困垂槖以歸跋履山川蒙犯霜露不為將不為使不立于爭地而有兄弟妻子相見之喜一旦入竟頗省其家嬌兒稚女天吳紫鳳顛倒短褐之上呌　索飯問事挽須在昔人不堪其憂而子欽阻絕于兵亂六七年後一笑團欒乃可樂也然則子欽去之果而不能留也豈不宜哉

送方嘉謨判官序

崇寧元年秋故司業方公自安吉宰持漕抵常州考進士試令平江守大學士張公裒然為舉首而予亦在選中時吾州之士羣至于有司者三千人鄉老儒先以經義授諸生為領袖者蓋以百數予少年貧甚居閑碌碌無可称道一旦被蒐選薦名于禮部閭里宗姻注目驚眎改觀予亦感勵自奮讀書屬文不專治舉子業未幾踐兩科登冊府隨牒推移遂忝侍從而以剛褊自用屢觸罪罟流離蠻獠瘴癘之鄉崎嶇兵火盜賊之際齒髮缺壞志氣衰落野處一廛學為農圃遂將老死泯沒于無聞矣以是有愧于公紹興丙辰公子嘉謨頃予田間追惟平昔執手出涕嘉謨仕州縣二十年猶未脫吏部選廉介少與舉朝無半面之交予亦擯于時不用兩窮相遭熟視而歎嘉謨又將卜見于平江幸一遇焉予曰張公巨人長德中外望以為相部使者爭欲出其門倘發一言之重出予于銓曹冗散之中非有挾泰山超北海之難也人情不甚相遠以予懷方公之德悼吾子之窮豈得藐

然而已矣嘉謨曰大臣之度以天下為公進不私其親舉不避其讐豈諂諛然記小惠以出于常情之隱度乎故書成輒毀已進復却未敢前也予笑曰子弟往人言第五倫無私然第五倫又安能無私也

送鄒次魏序

予友鄒次魏宜黄人予貶官象江道臨川識之比予蒙恩解囚籍賜骸骨以歸蓋五年而次魏亦再至焉次魏強學博記非古聖賢之書不讀朝吟暮誦尤喜左氏太史公班孟堅韓吏部之文溢為辭章俊壯豪健意與古作　並嘗一試禮部不合初持一心不為寵辱少貶以求助于悅已以故學益富文益工而道益窮臨川距晉陵水陸二千里予方追笑前謬閉門面壁自足于一丘一壑之中次魏槖其文數萬言畏糧襆被不避風雨不求當世名公卿有氣力者發揚褒大以光輝于一時而汲汲焉求予如恐不及氣類金火識趣卓然不與今之君子為類而獨以予為可紹興十年春天子詔求天下士次魏奉親命將獻其所為文于有司而告予以歸余舉酒而言曰古之道

無所用于今〻之有司歛羣材而槩以一法銖銖而
稱之一毫釐不中程雖有怪奇琦麗驚世絶俗之言
往〻棄不録次魏讀古書學古文擇交取友所謂陳
人非時俗所尚而近迂濶子行矣余未知今有司以
為可不可也

送祝得之序

户部祝公初以進士起家上饒紹聖中由尚書郎出
為部刺史道過光黄間頗見林壑深茂意欣然樂之
既耄倦遊買田築室居焉聚百口為寢丘大族今臨
川教授文林君得之第四子也靖康建炎天下盜起
得之兄弟携孥官四方皆遇盜以沒而得之獨無恙
然幾亦不脫于虎口得之泣曰吾不幸一門殘于盜
吾不忍獨生于是徒步閒行絶江竝長淮抵淝水上
即其兄若嫂與其兄之子遇禍之處卜地葬焉又循
淮北走荆湖披榛莽沐霜露觸虎豹踐蛇虺冒萬死
一生之地訪其兄之孤于澧陽而得二雛于民間捐
重貲幣贖之與俱還蓋周走水陸往返殆六千里寒
暑易節而後得至于此也已乃詣公車上書具其事

告于朝誥録其孤二人者而得之訓導拊養積六七年皆為成人男曰某令尉常之晉陵女擇士歸之而畀以所命官以是得之亦赴臨川而過余别余曰得之負高士之行卓為搢紳標表公卿大夫舉知之又嘗以文辭射策中甲科且十年方仕江左以經術諸生而未進于朝為可恨也予聞漢盛時置三老孝弟二千石而賜爵為父後者至舉直言必求于淳朴信厚有行能之士以故妄言無行假仁義探囊誦詩禮發蒙而以矯妄欺世取名者皆擯不用故功利之實著見于天下而孝宣揔核之政致中興焉今豈不如古耶得之必不久留于大江之南也

送鄒志新序

某以紹興二年負罪貶嶺外道過臨川少留志新自宜黄馳二百里勞余于曹山佛舍一見如舊識未幾志新之子次魏亦至次魏少年有聲塲屋間袖中出所為文清雅雅與有作者風而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四年某蒙恩北歸抵臨川志新父子来逆于境上余感其意枉道二百里相隨至其家為治具三日時

送客皆止于宜黃獨志新進路至城東甬上　一遣
介持書餽問安否又四年而志新自臨川至志新剛
介少不與交世事屏跡杜門雖鄰里不相請謁乃獨
顧余于擯棄流落衆人藉躪之中別去數年相望二
千里外一日具輕舟臨門墮刺驚賒且喜倒衣從之
執手惟然秉燭相對接語通昔恍如夢寐蓋留十日
而後返也其謂志新曰爭名者必于朝爭利者必于
市今天下之阨窮遺佚而車轍馬跡不接于朝市如
吾志新者幾希矣束馬梯山乘桴蹈海探穴搏猛虎
之鬚泳河攖驪龍之頷雖机穽當前抵冒而不顧然
後入乎爭先有力之强者志新惟無所求也故千里
命駕不於朝不于市而過余于羅爵之門促席晤言
不及榮利興盡而返翩若虛舟此天下之奇男子非
世俗之所能量也余何德以堪之酒行書之以識別
云

送刪定侄歸南安序

惟山川清和淑靈秀絕之氣旁礴委積于天地之間
常為一時高材勝士騷人墨客攬取以為文章翰墨

之用唐李太白周覽四海名山大川一泉之旁一山之阻神林鬼冢魑魅之穴猿狖所家魚龍所宮往來游焉故其為詩跌宕有奇氣張燕公以大手筆擅天下左官岳陽而詩益清婉人以為得江山之助其族兄叅政公之子曰大雅自少時已有能詩敻句出驚人無一詞常談陳腐之語會叅政公謫泉南再徙江右而置家于溫之永嘉于是稍出而涉世周走數千里外踰閩嶠泝劍川並潮陽南海之涯出庾嶺下已乃沿章貢奏庐陵道臨淦水以望豐城由撫信衢嚴入于吳中少留錫山冢舍航漕渠瞰淛江之濤窺禹穴徑剡谿循天台路以還五六年轍跡半天下山行野宿登高望遠慨然想見古人而尚友于千載胸中浩浩焉者異矣一日盡槖所為詩數百篇出而示余清新綺丽姿態横生如煙雲之吐吞草木之華滋山水之奇秀間見層出靡有定態信乎所謂得江山之助者也頃叅政兄以文儒宿學命一世躋顯仕為時宗公至是闔門却掃焚棄筆硯不復為文乃有子嗣守家學而潤澤之學成行尊議論日新嶢嶢

崒立乎聖賢之途遊亢吾宗余三復其詩嗟歎不足將行矣乃遣之以言俾持歸以為親壽

送張承祖赴嘉興掾序

大理寺丞贈正奉大夫張公以廉靖清修聞于天下司馬温公特深知之崇寧初沒于鎮江之金壇寓舍既沒而家益貧正奉生三男子獨好謙為壯子處文仲誠尚幼也於時里中長者率子弟從好謙受業者數十人而處文從其兄學尤俊異日以有敏未幾好謙策進士第稍遷太學官處文亦中甲科試詞學兼茂又中之擢升冊府入尚書為郎歷左右史試中書舍人而好謙通判祁州不幸遇疾以沒處文方迎孀幼以養會靖康建炎之亂奔散四出處文寓晉陵婦家得疾又不起後十七年余送處文之葬始識好謙之子超宗者美秀而文進止占對皆可喜余舍歸謂舍弟季益曰好謙貧教二弟處文遂以文詞中兩科躋法從為世聞人好謙官止朝奉郎又不幸早世令見其子頭角嶢然余固知好謙之必有後也時季益方為幼女擇壻遂以歸之好謙沒時超宗方在襁褓中

安人孔氏斷然守義不嫁蓋有得也安人知古今善談論前言往行歷歷可聽超宗讀書識字皆安人手自教也超宗亦孝謹食貧如其翁時日孳孳營一味之甘唯其意之適今將赴嘉興掾喜而告余曰栖栖法曹掾韓吏部嘗辱居之在超宗足以貸負米之勞矣余亦為之助喜但天定勝人此古語也好謙高行著于家　不滿德奄忽下世今有子矣姑勉之以待其定超宗將別出絹素　余書遂次其語為序以送

## 樵居集序

樵居集者故朝請大夫直龍圖閣平江張公之文公沒後三十四年公之子右宣教郎知臨安府錢縣令來一次公之藁為三十卷公諱綡字子上皇致太師莊敏公以智畧功名称天下率官右府尊顯三朝公少讀父書後偉辨博過絕人莊敏公以郊祀恩奏任公辭弗就試太學為舉首一上中進士第主河縣簿洛尹忠宣范公一見以為國器薦諸朝當是時莊敏公帥涇原嘗出奇兵生致兩大酋威振西州戎人懼

逃不敢並塞有奏議數百篇皆山川道里城　堡障莫府文書芻糧器械選任將佐蒐簡士卒攻戰守禦之要公時主机宜文字雖為四十七門著小序二卷其後入尚書為郎進起居舍人且大用矣會蔡京復相譏毋人中以飛語抵罪去國已乃上書謝事歸老于家直舍南營一堂聚書萬卷集古金石録千卷闔戶垂帷不問家事積思絟術嘗病諸儒傳注之說是非頗謬于聖人與史氏異同諸子純駁之辨為訓義七卷發明奥旨推見得事得失之迹多先儒所未達其外有古律書表啓序記碑志銘贊又數十萬言其言質而不俚辯而不華卓然有濟世之用非若前世一偏一曲之士畫脂鏤氷肉無用之空文徒為耳目之觀者也公剛明精練長于治劇裁摘隱伏號称神明某嘗銘公墓槩見一二矣今不復傳載獨論公之文以為書首

送刑定侄倅趙序

敬律之學盛于楊劉號西崑体一時學者思慕駢四儷六枝青配白撫鬚鬣琢肺肝鏤磨鍛鍊以求合均

度故有言浮于其意〻有不盡于言如夏英公戩表皆是物也逮慶歷嘉祐間歐陽文忠公以古文倡而王荆公蘇東坡曾南豐起而和之文章一变醇深雅麗追復古初文直而事核意盡而言止譬之雲行流水遇物賦形骫骳自然不見刀尺于是天下翕然以為宗師刪定大雅任余愛其尺語最工邇来作箋啓他文亦称是比賦會稽别来携文過别詞句温麗不類舊常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而　艱難辛苦之態音　華暢自中律吕蓋進乎技矣熈寧初曾南豐自

册府出為越倅類藁中有云臥龍斋作者即越倅所為文也其序鑑湖數千言引古知今盡得一湖數千載利害之實議論詳博文辭雅健如西漢一志今刪定任亦就此官退食之餘盡讀未見之書資其博以與古作者並余又將觀其文以為探道淺深之候歲次己卯十一月

## 谷盈通說序

余友吕叔共有聰明敏達精練過人之材可以治劇任重而投閑不通歸治一室耽舊讀書之目號谷盈

子叔共故觀文東平公之孫自少時待父祖觀道德聽教誨博考傳記得古聖賢行事之迹與夫一時先生長者搢紳大夫之談浮圖老子方伎之衆說凡可以本人情輔世教為日用常行脩身治心之要而不入于罪悔者集而録之為一書號谷盈通說叔共曰士有採薇茹芝餐氊齧雪掘鼠餘而食者有衣破附見屨敗踵決懸鶉百結以為衣者吾不以望于人以此望于人則不通矣士有脫驂指困捐千金以周人急者有攖龍捋虎伏劍以死王事者吾不以求于世以此求于世則不通矣吾所著善言非驚世駭俗之言皆人所當言者吾所著善行非崖岸斬絕之行皆人所常行者所欲廉者非不耻也取其所可耻則謂之公廉所欲儉者非不予也予其所可予則謂之恭儉好名非也吾與之好名無欺愚惑衆以干名求富非也吾與之求富無勞神苦形以聚富持數珠者記善也胡不記惡記惡則成吾善矣營貲産者治生也胡不治死治死則善吾生矣聞人過勿怒修慝以致吾義強辨以立我者理必屈莫若從衆勉强以淺人者

勢不久莫若任運以至事君親治官府居鄉黨匹閨門交朋友奉祭祀遺子孫御僕妾一皆出于帝道坦然明白易知易行無甚高難行之論無迂濶難信之語斷斷然如五穀可以療飢藥石可以伐病莽所以為通者欲叔共又曰貴者称君子賤者称小人此其外也勿視之為輕重余觀優人被衣冠而坐指揮叱咤旁若無人忽然祓去為牛童馬走則懾而受笞此一人之身耳貴賤何以異此叔共又曰譽者為佛菩薩毀者為禽犢非其寔也勿聽之為喜怒余觀兩手拱而揖則欣然而喜戟而詈人則拂然而怒此一人之手耳毀譽何以異此是書也可以書紳可以銘坐可以終身行之而立于無過之地是故不可以無傳也叔共名靖官右朝奉郎叔共其字也紹興歲在庚辰五月日晉陵孫某書

押韻序

王荆公讀眉山集雪詩愛其善用韻而公繼和者六首張文潛襍志載東坡論韓公詩七言有上六字為韻設者君不起時難更是也五言有上四字為韻

設者挂一念萬漏是也惟杜子美語韻天成不見牽强之迹則作詩者以用韵為難盖如此李師武得官建康家居待還次悉取杜工部李翰林韓吏部柳儀曹四家詩以禮部四敲之次集而録之以類相從號李杜韓柳押韻凡二十四卷以示余〻曰詩自蘇李更號抵建安七子晉宋鮑謝之作至唐極矣而李杜韓柳勝妙獨出格力自天凌跨百代為古今絶唱本朝王荆公蘇東坡以道德文學師表一世詩律精深句法高妙固以追配商那魯頌而其著論尤難于用韻師武摭耻四家韻語類聚群分會而為一不勞旁搜博采開卷了然盡于一睹如觀武庫之兵宗廟之器粲然畢陳于前矣余觀昔人即席賦競病二韵率然而称工終日琢句擬推敲二字而書空画肚不能定則是書也騷人墨客得之推見古作者措思立言于用韻之間以助發妙思可以得師思矣師武宣和丞相少宰之子好學强記讀杜子美古律詩十八卷通念不遺一字學春秋尤深于左氏為文工于詩官右朝散郎監行在粮料院名濆老師武其字云紹興歲在庚

辰五月日晉陵孫某序

曾公叅文集序

南豐曾氏太平興國中諫議大夫密國公諱致堯者以文章有大名著仙島書西陲要紀中台志等書百八十餘卷藏于家歐陽文忠公銘其碑有子曰太常博士魯國公諱易占能傳父學著時議數十萬言皆當世要務將獻之朝行次南京遇疾卒不果上荆國王文公誌其墓生六子多知名而三人尤称于天下曰中書舍人鞏以文辭道德為學者宗號南豐先生曰右丞相布以正言直道歷事三朝有勲有勞在受之籍謚文肅曰翰林學士肇高文碩學出處大節與先生齊名謚文昭皆有文集行于世令宝文公丞相第四子也諱紆字公叅年甫八歲南豐先生授以韓吏部詩一覽而誦先生喜曰曾氏代不乏人矣既冠學成文昭讀其文大驚曰文才出于天分可省學問之半于是吏部尚書彭公汝礪翰林學士鄧公温伯舉試制策未幾科廢不果名公時少年以大臣子積習名教無一點貴游驕吝之氣屬文辭落筆千言

指事析理命物持論證據古今出入經史俊壯豪健如走阪丸如建瓴水疎暢條達無間斷無艱難辛苦之態一時老師宿學名人巨公交口譽歎謂公他日必以大手筆繼文肅文昭之後徽宗踐祚改元建中靖國文肅拜右丞相悉召陳瓘鄒浩龔夬等為臺諫官而蔡京嘗朋附邢恕誣詆宣仁太后為大姦慝不去必亂天下首斥去之居無幾京入相興大獄修故怨公父子皆抵罪徙置河海終京之世二十五年而曾氏子孫無一人仕于朝京死朝廷稍進公守方州刺一路且出為世用矣而京鄙李光誣奏公為真州通判時聘籍中一妓為妾知楚州時交中貴人冒錫帶之寵又免所居去之公移書宰相有云內府兼金何曾入夢淮南別乘恐是前身以斥光之妄廟堂傳咲以為口寔公文章固自守家法而學詩以毋夫人魯國魏氏為師句法清麗絕去刀尺有古詩之風黃庭堅魯直遷宜州道出零陵得公江樾書事二小詩愛之書團扇上諸人莫能辨也嗚呼公之文足以書曲冊公之詩足以記雅頌而卒不遇以死彼處從

官大臣之列而功德不足以堪之始為說以自恕者公雖不遇於世亦何恨哉公中子忻奉議郎興化軍通判集公詩文為十卷詒書老友孫某為之序宣和初公倅京口攝府事郡有西樓公撤而新之為文記其成雄詞桀句殆與樓稱余與坐客韓駒子蒼張志虞文舍人三讀稱歎其辨言章一啓乃與范丞相者今皆不見于集中則知公詩文遺落者尚多也公州里世次歷官行事已有龍圖閣直學士汪藻彥章議其葬故不著

欽定四庫全書

#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二目録

## 書跋

書泉山贈言後
書莫守思濟記後
跋吕吉甫與外曾孫李皜帖
題秦會之跋後山居士
讀臨川集
讀唐鑑
跋戒酒帖

跋朱德固所藏先世往來帖
代劉節使跋御筆手詔
跋陳道士群仙蒙求
跋朱藏一丞相帖
跋吳省元真賛
王龜年跋
與吳世範帖
趙善發字說
書章邦基藏東坡畫古木



徑山妙空佛海大師塔銘
長蘆長老一公塔銘
徑山照堂一公塔銘
薌林銘
御書扇銘
清和堂銘
飛鵬齋銘
耘業齋銘

能仁齋寺鐘銘

謝景思提舉硯銘

賛

葉夢錫真賛

唐李衛公畫賛

圓悟禪師真賛

僧智標真賛

長老端裕真賛

妙空佛海大師智訥畫賛

月堂僧惠山畫賛

楓橋長老法遷畫賛

僧法臻畫賛

#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二

## 書跋

### 書泉山贈言後

故樞密劉公通經學古以聖賢為師而有得于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味其言想見其人于千百歲之後剛毅沉塞志節偉然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公之子唐稽宗林宗少年時以能嗣守家學治一室曰養浩齋此吾先君子所以遺子孫者饘于是粥于是造次必于是吾不敢舍是一日而嬉當是時翰林學士



欽校書籍

汪公彥章以文學名天下會朝廷設十科選士彥章獨推林宗薦諸朝又發名浩然之說為記刻之其畧曰子劉子年二十餘居昔谿之上有室數椽先疇數百畝父書千卷餘居其室食其田讀其書惟聖人之道是求先人之志是承非其事不問非其人不友也已乃出佐閩舶于泉南官閑事少益務記覽博盡群書文辭然與古作者並所與交一時名人善士舉集焉無一不如已者蠻舶之來外國之貨珠泉象犀光怪溢目視之如無也歲滿代歸囊中無南方一物獨有諸公餞行詩文數十解集而録之為一編號泉山贈言距今二十年或登法從或踐臺省典方州或刺一路比〻焉出為時用而林宗亦以隆名碩實在議中侍從諸公聯名論薦遂由宗司丞擢守常州則彥章所記讀書求道以承先志非其人不友蓋實録也昔韓吏部序盛山常侯處厚十二詩盛山蓋開州僻陋之國應而和者十人如元稹許康佐白居易李景儉嚴武温造之儔亦在江淮巴蜀殊州異縣之間未幾常侯召還侍讀六經禁中而十人者位宰相尹

京兆進諫垣登詞掖典中秘侍殿坳皆集闕下而盛山十二詩行于時俗言古今人不相及今林宗取友必端則泉山之作與常侯十二詩唱酬之盛所謂越宇宙以同時異天壤而並處者也隆興歲次甲午四月日左朝奉郎充敷文閣待制致仕孫某書

書莫守思濟記後

大理少卿莫公彥平以政事稱天下號一世吏師宣和末奉詔守永嘉抵紹興壬午蓋三十七年矣治迹炳然稱　治今公之子某字致道由尚書郎出守毘陵再鎮永嘉繼公後州治有堂未名之曰思濟云毘陵余所家也致道臨州時最長于用法每折一獄聽一詞如破竹矣而斟酌輕重必以情不為已甚宿姦老吏斂手仄足不敢出一語鉏治惡少年之亂群而發紆隱詘之無告者未幾一境翕然稱治而浚興崇庠序賓禮師儒接對賓僚尊俎從容風流醞藉常有餘日永嘉之政固不待見其能濟先人之美必矣尚致思焉況如毘陵距行殿一水實江淮冠蓋走集之路視他州為劇致道外交人事朝出莫返退而據案

披脈導竅百節關解庭無留訟去郡四年士民追懷
宿惠如前日事今守一藩于海上如割雞耳方且訪
求遺蹟增修故事猶恐失墜先訓書榜揭之于倚衡
銘坐之戒昔强諫有後如臧孫戎公是似如召虎緇
衣好善如鄭司徒皆以父子之懿著之詩書流傳千
載今致道以至德高行踵先大夫之遺躅而潤澤之
為一代衣冠之標表永嘉固多知名士當有筆援頌
使君濟世之美作為聲詩追配前烈以俟風人之採
某辱貽書以堂記見遺開讀數過三歎之餘遂書其

後隆興初元十一月日具位某書

跋呂吉甫與外曾孫李皜帖

余里人康棣初釋進士褐主河朔一縣簿時呂頤浩
為本路提舉官棣嘗獻書謁頤浩為宰相是時徽宗
臨御公卿侍從皆極天下人物之選而頤浩貌寢陋
山東噉棗栗一氓尒然明受之亂頤浩遂相時余領
戶部工部尚書王絢唐公詣府白事棣亦自泗州司
錄罷還在坐頤浩顧棣昌言曰公在河朔遺書頤浩
以宰相見許何以知之棣恍然不復記省徐起曰相

公才堪宰相天下之望非某之私也顧浩大喜旬日
間棣凡三遷至提舉官余間語唐公曰公聞相君棣
語乎曰然書生為倭擬非其倫淺口而如夢中語耳
而相君記憶以待今日之驗正恐後來相師成風將
得罪于賢者比觀東平呂公翰墨之餘書數事遺外
曾孫李皜中有書問褒稱之詞須近情實不可太過
太過則人以為諂近于侮玩不可不知也余三復其
言俾録示子姪書諸紳以為法紹興庚午三月二十
二日晉陵孫某書

題秦會之跋後山居士

秦會之嘗跋後山居士集云曾南豐辟陳無已邢和
叔為英宗皇帝實録檢討初呈藁無已便蒙許可至
邢乃遭横筆微聲稱亂道余按曾子固著亡兄行述
而南豐嘗為英宗實録檢討官不逾月也而罷通判越
州而類藁中有鑑湖序則熈寧二年也其後守齊襄
洪福明亳六州凡十三年還朝為中書舍人纔數月
丁母憂未除而卒是元豐四年也按謝克家叙後
山居士集元祐蘇東坡卒諸侍從薦無已由布衣特

起為從州教授則無已之仕在南豐之殁已七八年矣南豐為檢討官不踰月安能辟二公自熈寧至元祐二十餘年陳無已始入仕南豐墓木拱矣會之乃牴牾如此故事實録有脩撰檢討官國史有編脩官以首相監摠一代大册典朝廷除授極天下文章之選非辟闕也試官考卷與卿先生課試諸小生之文則有横筆邢和叔造宣仁太后之謗排王珪附蔡確至今人聞其名往〻縮頸南豐雖作者敢加横筆于邢和叔之文乎會之為宰相乃不知史官非辟闕既知尊稱南豐無已而不知二公之先後又云病起聞雞唱寢不寢書付埧堪余曰幸付埧堪若以示識者則横筆作微聲如公所云矣

讀臨川集

本朝鴻儒碩學比〻出于慶歷嘉祐間而莫勝于熈寧元豐之際王荆公自謂知經明道與南豐曾子固二王孫甫（洙）逢原四人者發六藝之蘊于千載絶學之後而自比于孟軻揚雄凡前世之列于儒林者皆不足道也荆公當國二王已下世獨有子固以秘閣校

勘在京師便當引而進之致主行道以共功名乃擯棄不用通判越州而去余觀南豐集序禮閣新儀則指新法記襄州長渠則指水利兵問詩則指徐惠占論交詩指呂吉父而二人者如水火矣夫道一而已此不可曉者一也公為小官時已負重名于世及呂試館職累辭不試除集賢校理累辭不受其後擢脩起居注凡以十二疏辭而名益重神宗即位呂為翰林學士尋拜參知政事不逾年至宰相位極人臣例用故事三辭而止此不可曉者二也公既得位罷黜詞賦崇尚經術盡革故時聲病彫篆之習天下翕然以通經學古為高而公所為文凡有韵有聲律者皆妙絶一時此不可曉者三也

讀唐鑑

司馬温公資治通鑑起戰國終五代千三百六十一年聖主賢臣暴君汙吏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具載一書揔三百五十四卷靖康中余侍邇英每進讀不過二三板而已一日留身奏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撰唐鑑十二卷以謂唐三百年治日少亂日多其治未嘗

不由君子其亂未嘗不由小人布在方策顯不可掩明皇開元後始相李林甫楊國忠憲宗平蔡後始相程異皇甫鎛遂不克終德宗惡直好佞喜近小人屢致播遷卒不悛省凡此類纔三百六篇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判然如東西黑白可比附通鑑進讀不過歲年盡見唐君臣善惡得失之迹實有補于治道淵聖欣然嘉納方謙施行旋被夷狄之禍後十餘年三衢鏤板巨編大字老眼豁然會故人張翬作州椽遂馳書乞一本得之嗚呼公惓惓憂國愛君之忠以為天下治亂之幾只在君子小人用舍之際故表而出之以為後王之監後有侍講帷之臣欲孳孳納誨者莫若陳此書日誦數百言無嬰鱗犯雷霆之怒而有陳善閉邪之實矣

## 跋酒戒帖

某竊讀國史云王審琦不嗜酒一日侍宴太祖皇帝滿酌一大觥舉酒仰天而祝已賜審琦審琦一舉而釂于是偕諸將連飲十數觥至酒罷亦不醉他日家人置酒飲少又醉已復侍宴劇飲如初蘇公喜飲酒

太宗皇帝示大用之期面敕止酒公首書謝表遂不
復飲一飲一喙皆天也聖王造命與天通矣至此而
益信

跋朱德固所藏先世往来帖

右中奉大夫直秘閣朱公師寔贈右太中大夫宣政
時以政事之科称天下漕京西最諸路克有能名徽
宗皇帝召見進内閣賜三品服眷顧甚寵享壽八十
以紹興癸亥終于華亭私第其子右承議郎棠繙閲
故書得諸公往来帖自唐丞相以下數十人皆一時
貴達聯為一大卷出以示余曰先公為部刺史時某
方在襁褓所交名公巨卿高人勝士皆不及見也先
公捐棄諸孤冢土未乾二兄亦相次下世距今二十
五年圖書散落僅存十之一二而筆墨之精言語之
妙猶足以想見風采故命工裝褾櫝藏之以遺子孫
何如余曰昔柳子厚記先友凡天下之善士舉集焉
謂今世之言交者以為端故悉書所尤厚者于右表
之背今承議公録藏先友片紙尺牘無遺在其意豈
異也古人師慕賢達聽想風彰故有存昌歌以追嗜

好憇棠以誦遺愛而況先朝宰執侍從手澤之在竹素者墨色粲然如出其時如見其人者乎乾道歲次伐子重午日具位孫某書

代劉節使跋御筆手詔

建炎二年春臨安叛臣苗傅劉正彥伏闕稱亂懼罪而逃臣泛韓世忠奉詔追捕至建安手擒二叛檻而上詣蒙恩奬擢超進位等出分帥閫入扈殿巖歲月推遷遂秉旄　而臣德輶材下剛褊自信恩施有丘山之重補報無塵露之微咎深責滿薦致人言全度務容貸而弗誅止投閑散于時屏居念咎飯疏飲水誓畢此生豈敢更有榮望伏遇皇帝陛下膺受大寶恩加區內追錄故人于罪籍中拔拭汙累還畀官資復授兵柄責以來効親御翰墨諭之德意至于再至于三臣捧詔感悸繼之以泣訓辭勅戒尊嚴如父師聖語褒揚亭毒如天地雷雨之施噓枯吹生雲漢之章起幽作匿頑臣缺然何以得此伏念臣世緒單平出自行伍在朝廷無蚍蜉蠛子之援無族親扳聯之勢無左右游談之助而聖主特達之恩實萬世旦暮

之遇詔音初下臣跪讀于軍門稠人廣衆之間有榮耀焉一時戎臣武士俯首傾聽慨然激昂踴躍增氣皆欲効一死于戰陣之下況臣么麽被此大眖苦為稱塞生當捐軀戰場馬策裹屍以歸沒而有知餘忠未泯又當結艸以報于是尊奉三詔刻之金石垂示子孫世〻著忠孝節與宋無極隆興二年四月日具位臣某謹記

跋陳道士群仙蒙求巳卯

今世道士能讀醮儀一卷中字歌步虛詞二三章便有供醮祭衣食足了一生矣然猶有不能者常州天慶觀道士陳君葆光好古嗜學蓋超然出于其徒數百千輩中者讀道藏通儒書與夫傳記小說靡不記覽著書二十卷號三洞群仙録貫穿古今屬辭比事以類相從雖老師宿學者不如偶儷精切協比聲律悉成韵語雖章句之儒有不逮余讀其書而異之夫道家者流清淨無為也者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或彈琴圍碁以自娛或鍊丹藥以玩物之變或治符籙以訶百鬼療疾病固賢于其徒矣如葆光者博極群書

上自千載之前遠至六合之外條分彙聚配合奇偶相比成文自為一家此余所謂超然出于其徒數百千輩者也

跋朱藏一丞相帖

丞相朱公登庸才數日遭明受伏闕之亂不持寸鐵調御群凶弭耳帖然有取日虞淵之烈久之讒交愬上獨明其功而後群邪氣塞不敢出一詞公薨後十餘年族甥司理出公手迹開讀三過生氣凛然而一時諂邪之徒與艸木俱腐久矣

跋吳省元真贊

余讀大藏諸經惟楞嚴之文維摩之辨勝妙獨出而根器椎鈍不識其趣第時竊取言句談空說有始然終眼禪為游戲耳吳公前輩盛德予宿昔所敬慕製一偈自贊皆佛菩薩語啓誦三過欲下一句而家有識真者恐得鼠屎汙羹之誚

王龜年跋

亡叔以女歸中谿大姓王君早世生二子長曰龜年為天慶觀道士幼子者泛其母再適高氏亦沒高氏

二子析田宅為三以一奉其母而王氏幼子破蕩盡其母恩絶不能自存予飭龜年歸養龜年脫道士衣娶婦斥奩中所有得數十千買牛躬耕以養攻苦食淡遂有田數十畝而幼弟恃母愛不事其兄龜年分田分財予之屢矣而悍益甚龜年語予曰幼弟悍悖不可耐盍告有司而毆詈乃兄無笞杖之法又不忍也予聞其言而善之歲次丙戌其母年七十八以病終龜年具棺衾葬斂皆盡力予又愛其以母故而能容其弟也書數語勉之龜年予改名遇云乾道丁亥正月日某書

## 與吳世範帖

余元配淑人吳氏故朝散大夫廣南東路轉運副使四明吳公之女年十五歸余明年大夫公沒于番禺官署又七年予為秘書省校書郎淑人年二十四亦遇疾不起建炎中予自戶部尚書除龍圖閣學士知平江府故事又得封淑人凡更五命而賜今號淑人入孫氏時予貧甚住村舍小屋數椽茹蔬食糲如傣貧賤者比予登侍從典四大州則不及見也淑人三

兄皆仕于朝不享壽第三兄子威之子隆祖一日自
上虞過余蓋距淑人之沒五十年矣予飭小兒具舟
同載入宜興山中省淑人之墓〻旁里所巖穴高絶
處有大潭井廣袤數畝水色正青如磨銅竹樹藤蘿
連絡蒙翳如植屏如張幄濃陰四合坐不知暑號玉
女潭予方欲薙榛莽疏道路面潭度地結茅三間以
供往来耳目之玩隆祖曰某無妻無子飄然一身如
寄耳公能招此無家一方客否乎諸郎視其為毋黨
見遇良厚又時得備亾姑冢舍埽除之役矣予欣然
許之以來草〻菴成〻即移書詣上虞馳告
吳氏沒後七年予再娶章氏亦沒于壬子歲〻次
丙辰予自嶺表放還啓二淑人之殯合葬于宜興
縣湖洑鎮龜潭築室聚粮命僧守之距今乙酉三
十年予年八十五方欲結茅館吳子其中可謂不
知命矣予八十三歲一齒脫今復生髮亦未全白
倘未死而有以處吳子吳子往来冢舍瞻省墳墓
按視松竹在存沒為兩得之也

趙善嘉字說

太宗皇帝七世孫名善發晉陵丞若拙之子也余過若拙若拙置酒〻半善發欲出見而遇疾方愈不可以風乃出紙索予書予以被酒不果他日若拙以書來請命善發字而為之說予聞之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巳而後發〻而不中則反求諸巳請字曰正巳夫射之為勢當正巳而發一不正則失于邇者在毫釐之内而差于彼者在尋丈之外矣孔子作春秋二百四十年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巳吾子識之異時出而從事發一念發一言發一政沛然如機括之行不可回止必正其身而後發則春秋十二人之徒也

書章邦基藏東坡畫古木

東坡在黄州時以書遺王鞏自言畫得寒林竹時巳入神品草書益奇詩筆殊減退士大夫聞而疑之予曰公詩舉天下推之而書畫則世人不盡識也故有此語杜子美詩亦云巳知遷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古人用意深處而世人莫識所以為獨苦耶晉陵孫某書

## 徑山妙空佛海大師塔銘

紹興二十七年歲在丁丑徑山妙空佛海大師訥公持鉢詣秀州華亭縣人朱飛卿者聞師名具伊蒲之饌卜日馳書以請公以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其家據坐就法緇素咸會有僧出膜拜問生死根本公酬對語未卒舉拂扣床一擊而逝道俗奔赴空巷相讚嘆作禮如佛滅度于是其徒具舟載歸山中則已有治命矣七日而斂舉體如生以十二月十四日葬公全軀于寺之白雲菴嗚呼死生之變亦大矣子路問死而孔子不以告彼上人者常住真心入涅槃正路而四大無常之身視如棄屣一彈指頃危坐而寂斯亦奇矣靖康初予守歷陽被召過儀真公時住天寧寺營僧伽一塔高數百尺又建一大輪藏壯麗甲于淮海予嘆曰公才吏用不下澄觀方時多故而隱於浮屠中可惜也其後五住靈巖作一堂于方丈西偏予榜曰五至賦詩刻之至是公之高弟大梅山長老德最過予泣曰公佛海三十年之舊且厚善宜得銘

公其勿辭遂授銘公名智訥姓夏氏秀之崇德縣人
方在母夢一婦人着黄衣寘一兒盆中舉而授之生
而頴異年甫四歲事其兄慈相師道孜十四得度器
質不凡追營香火練習戒律已如成人乂之悟歎曰
吾脩無上道而求之文句中是刻舟也即舍去學禪
于桐川天寧寺一日度閒有文書出流水中公攬取
視之即心經也讀至五蘊皆空恍然若有契于心者
當是時姑蘇瑞光寺淨照師崇信以道學為一時所
宗公往從之淨照曰宿世沙門也未幾淨照徙住真



州長蘆寺會學去來率數百公學成行尊齒其高第
淮人敬愛之曰有如訥公而不坐道場可乎延住天
寧禪寺恩賜妙空大師儀真二江三吳舟車之會檀
施大集昂新一刹幾至萬礎建炎初住杭州靈隱昭
慈聖獻皇后車駕臨幸詔公升坐賜號佛海明年金
人陷錢塘公被執軍中大酋解縛置一榻尊事之比
去餙十騎送還咸安王韓公世忠表請平江靈巖為
公德院薦先福命公主其院已去復留凡五更住持
前後二十餘年最後奉詔住徑山能仁禪院遂示寂

公儀狀奇麗容止端默雖行出世間法而以營塔廟
脩齋供作佛事金帛之施歲一出之槖中無留蓄在
儀真時州民王氏婦病歿後配孟氏又病一日其姑
誦經佛室中聞扣壁聲問之曰王氏也我有遺槖簪
珥之屬盡歸孟氏可斥賣一二召天寧訥公說法使
我解脫舍汝家而去孟氏亦復無恙家人即日馳告
公〻至王氏憑附一女子立公側說法竟王氏歡踴
跪謝如生後數日見夢曰我已別受後身矣而孟氏
病良已時徐俯師川書其事為記在靈巖時平江大

姓胡氏設大齋耆宿皆會前一夕夢人告曰詰朝有
騎赤馬衣黃褐　至者辟支佛也黎明物色求之而
公裘馬如夢所告者胡氏舉室迎拜一坐盡驚靈巖
寺據絕頂而井飲不給蓋數百年矣公擇地庀工伐
石鑿井出泉清甘人不病汲今號佛海泉云公又嘗
築室十數楹于府城之北為退休之地信安王孟公
忠厚為請于朝賜名慶恩公既歸白雲矣公沒之歲
偶脫一齒至是群弟子併斂公爪髮瘞石為浮圖即
慶恩之寢廬瘞之祠事焉公壽八十僧臘六十七得

法淨照為雲門六世孫住叢林四十二年度弟子三百餘人銘曰

四大無常名為幻身纊息已定奄為空雲性覺妙名如古井水一真湛然不受生死有大比丘號佛海師不起于坐隻履西歸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我銘著之如指標月

長蘆長老一公塔銘

紹興二年六月予南遷次臨川道過踈山長老善清領衆出迎予于稠人中見一人小異儀狀翹秀有貴介公子之風問知為善清之高弟今一公也已而與之語談詞亹亹皆自經論中來聽之彌日不厭又問其世出寔章懿太后家故彰信軍節度使太師襄陽郡王李公用和之孫也襄陽王生子曰璋武城軍節度殿前都指揮使曰瑋尚兖國公主為駙馬都尉曰瑊宮苑使贈金吾衛大將軍公之曾祖也承平百餘年中外安富李氏以勲戚之貴振天下築大第建旄節粉白黛緑充滿後房鳴鐘列鼎而食子孫奉朝請者數十人朱輪華轂相屬于道豪者以馳騁射獵

為事謹者亦累勲閥踐華顯世其家師獨奮然舍去入山林踐荆棘茹蔬食糲晝夜持膏火給薪水事佛祖脩無上道為天人師非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者歟師諱法一字貫道開封府祥符縣人祖儼朝奉大夫父某官方在其母也夜夢一老僧梵相奇古如世間所畫羅漢像而師以是夕生比成童見群兒嗷棗栗跨竹馬為嬉弄皆不顧年十七試太學為諸生被服詩書倜儻然寒士泛其翁仕淮南大夫公欲任以官不就請詣長蘆事慈覺熙公為比丘其翁難之母曰此宿世沙門勿奪其志未幾願公沒去禮靈巖通照愿公得度受具足戒是歲大觀元年也愿公徙滁之琅邪又從之凡十年迷悶不能入益刻苦奮厲刳心練形至不知寒暑之變時圓悟勒公住蔣山見師書一偈以大法炬許之圓悟奉詔住京師天寧師又持鉢而往會靖康之亂圓悟還蜀聞江西艸堂清公坐疎山道場間閑兵火徒步數千里而至一語之投忽有所得如金篦刮膜表裏洞然紹興七年泉州太守寶文閣直學士劉公子羽聞師名具書

幣馳請住延福院開堂說法緇素咸會至無地以容丞相張公浚帥福唐徙住壽山尚書梁公汝嘉守四明又挽居雪竇于是公卿大夫想見風采爭先邀迎惟恐不及天台萬壽寺在山谷窮處其徒敕犯法不能禁有司奏改為禪率選用一世名緇衆所信服者為領袖又徙萬年積六十歲淮南轉運使蔣公璨以書抵師曰長蘆大叢林公棄家道推論　璨一來乎師欣然許之居歲餘如有所不樂辭歸萬年觀音別院才浹日示微疾索筆書四句偈趺坐而寂寔紹興某年三月四日也壽七十五僧臘五十二八日塔成去寺若干步余聞佛說諸富貴人具大威力發菩提心難造種〻業易如一滴水流入地中五濁惡臭便成生死大海師生于戚里長有華屋玉食之奉而天資絕人性與道合不假師授一念幡然跳出苦海直登彼岸為大善知識世緣已盡振衣東還奄然而化雖古佛滅度不過也褒禪山長老寶餘過予曰公知師者宜得銘〻曰

三生了〻大摩尼珠出光明兮剖書甕中一笑相視

過去僧兮苦海無邊作大橋梁度衆生兮死而不亾耿〻如在傳一燈兮

徑山照堂一公塔銘

徑山有大比丘號照堂者諱了一姓徐氏明州奉化縣人方童幼時遇群兒嬉戲隅坐旁觀似不言者忽聞梵唄之音則躍而起立其父曰必法語也當令事佛生十四年大雲寺祝髮受具年十六從廣壽梵光法師習天台教讀經數萬言窮日夜不息已乃悟歎曰如來最上乘無挾而徑造者也吾乃所讀者古人之糟粕而已矣當是時詔住相國寺知海院妙湛師思慧者具正法眼為世導師道俗宗向如佛出世一時叢林之盛聽法坐下常數百人師從之數年獨能盡其學為高弟于是下汴絶淮徑吳中浮浙江上天台入雪峰遍見耆年老宿表裏洞然中無疑者會妙湛來涖黄蘖師亦自雪峰至學成行尊衆為上首居亾幾亦坐黄蘖道場領衆説法繼妙湛後而學者倍其故師姿相奇麗寡言笑危坐一榻然如古井水有來扣者雲涌泉落愈出而愈亾窮性介特務自濶遠不

交人事將詣雪峰朝議大夫曾恬與師厚善屬師致書抵福帥大資張公守師意其為已納笥中弗出久之石泉虛席公曰黃蘗上首故是强將之下即日移書遣騎迎師〻謝不頟使者至五反而後受他日公過師〻出恬書且致不即遣之意公喜曰韞櫝之珍深藏而不市吾與師賓主不愧矣居三歲改涖聖泉會左丞葉公夢得来守福曰黃蘗古佛道場今世名緇孰逾一公者飭使者具書幣以迎師至而闔境緇素奔走出迎歡呼踴躍聲振山谷蓋師自石泉出世更三大刹積十五年演唱真乘啟悟後覺人〻向道以佛為歸已而後將至稍通餉謝易置諸禪師一夕捨去帰卧雪峰故廬泉南葉守庭珪尊德樂道之士也延之雲門再遷法石庭珪代還師亦反西湖雲峯菴即妙湛所栖閉門終日人莫見其面若將終焉俄被旨往徑山能仁院是歲紹興二十四年也徑山無一壟之地可耕而學徒數千指師入據方丈檀施大集不求而辦山有芝巖方丈遺址師嘗指其處顧謂其徒曰吾將築室居焉其徒不省所謂明年三月示

微疾退處明月堂唱篋中衣供佛飯僧翌日丁卯黎明索筆書四句偈投筆而逝趺坐如生俗壽六十四僧臘五十度弟子四十人得法者七人乃即芝巖建窣堵波舉全軀　其中門人正文等因妙空佛海師訥老請余志其塔余許之而未暇文三過余而請益勤乃投以銘俾刻之銘曰

徑山之陽龍公所家聽師說法諸天雨花相彼幻身如空中雲蛻骨芝巖夫豈其真道處現前而作佛事與龍為友亘千萬祀

## 薌林銘

兩浙轉運使右朝請大夫秘閣脩撰向子諲博極羣書尚友千載治一室植衆香艸環之而讀離騷經其中自號薌林居士建炎末崎嶇兵亂轉徙江漢間年四十餘上書謝事裴回玉笥之下淦水之湄登高擇勝築室居焉蓺蘭九畹采芝三秀千葩萬卉羅生堂戶蓋真得所謂薌林者則欣然笑曰孫興公賦遂初韓吏部賦復志皆謂此耶紹興五年詔起為江東轉運使明年徙兩浙台見奏事勞賜甚寵因從容自言

終老薌林之意上嘉歎良久親書薌林二大字賜之
龍文龜畫妙絶一時羣公在廷驚顧動色於乎盛哉
未曾有也子諲侈上之賜移書屬孫某為之銘〻曰
肝膽一如薰蕕殊臭鼻識妄聞六鑿交鬬蜘蛆甘帶
蜣蜋轉圜嗜痂腊鼠逐臭則然一國之香人所服媚
君子好脩紉之為佩手授紫藟掉芙蓉旂蕙肴蘭籍
飲芳食菲芳菲滿堂薦馨在德葵傾艸靡偃風就日
帝閽九重孰播厥芬神交夢蘭甘餘献芹扁榜義義
来泛天上璧月珠星窺臨蕙帳天命不諂惟德之符
車過必式于公之閭

御書扇銘

故刑部尚書胡公諱直孺紹興初侍講禁中上以所
御白團扇親書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十字賜之
後十七年公之子右承事郎桐廬令臣椶屬臣孫某
為之銘〻曰
天厭隋亂唐室代興于赫太宗大人繼明手持三尺
除殘禁暴日月宣光風霆布號功侔禹甸德配堯天
卑宮菲食吾無間然賢路宏開正直是與儒先酋〻

御于帝所著為世準聖〻相因稽經問道如出一人
偉歟胡公萬夫之傑耆儒宿艾歷宋三葉扇出上方
寶墨未乾天縱筆始宛若龍鸞璧月煌〻光燭蔀室
子孫視之稽古之力

清和堂銘

涇濁河渾跳波伏礫俯而視之昧〻不覿吾知其中
至清者出陽驕陰珍火旱水毀礫石流金折膠墮指
吾知其中　和之委云何鎮木出火自燔螢爝不救
燒空燎原若海彌天五濁流浪孰能離垢不入諸妄
不磷不緇匪通匪介大千一如無有雜壞光塵離合
涇渭自分茲謂清和衆妙之門

飛鵬齋銘

胡維國所御花舫號飛鵬齋晉陵孫仲益見而為之
銘曰營巢幕上炊黍劒頭棘刺之端可以刻猴蝼蟻
之穴如聞鬬牛蚊聚一器狂鬧啾〻南海之鵬載雲
上浮一怒決起八極已周俯視大千區中之囚達人
入觀跨海乘桴飄然無礙不繫之舟騎雲讀風追汗
漫游二蟲何知斥鷃鸞鳩駕言送之忽焉在後

## 耘業齋銘

臨川鄒氏世以儒學名家而次魏好書尤篤日孳孳焉專求其所好文章清麗有典則如其為人嘗治一齋叢書其間名之曰耘業取韓公詩所謂勉哉耘其業以待歲晚收之意而以書抵故人孫某徵銘曰

我行其野原田膴膴蓬　生之化為艸莽牛山之美在物皆然若是濯濯夫豈其天孰亂吾苗非其種者滅裂報予固其所也我有尺宅聖王之田種德執善豈曰無年大哉心乎不能以寸神而明之與天地準異端曲學非聖之書逃楊逃墨卒歸于儒蕩之闢之歛華摭寔采采新田有菀其特我倉既盈三百維囷紅腐相因以發陳陳

## 能仁寺鐘銘

太平興國之初平江軍節度使孫承祐鑄大銅鐘于能仁寺為樓三成居之後百五十年當建炎庚戌盜入平江能仁大火一夕而燼又四年紹興癸丑寺僧行和募衆力更鑄鐘成為銅萬二千斤晉陵孫某為之銘曰

法音無礙遍滿大千際天軼海無量無邊衆生執迷馳走空聚聽蟻為牛夢喬作鼓矯亂顛倒妄認前塵色殺交騖不守其真粤有大士脩三摩地出大音殺而作佛事燧木草金以燔以鎔鑄此東序千古之鐘蛇以目開猪以足聽水鳥鳳林更相和應除聾破瞶一擊而通八方上下地獄天宮一切滿中十類四相凡厥聲聞俱證無上

謝景思提舉硯銘

擘鳳咮磔鼠鬚汗竹編青蒲紬金櫃論石渠記先



友讀父書

贊

葉夢錫真贊

葛製練巾羲皇上人名登千佛現宰官身玉立堂王國之珍金甌献卜銀筆書勲衮黻貂冠圖像麒麟氏而不名有宋元臣

唐李衛公畫贊

予友張漢卿博覽尚友千載屬時多故尤慕李衛公之為人得南徐州甘露寺畫像命工圖寫揭于坐右

夜夢晝思庶幾得見如公者晉陵孫某見而為之贊曰

唐季諸藩悍驕不臣有來衛公河岳之神巍巍堂堂若鳳若麟不動殽氣獸伏鳥馴安史首亂兩河附起群吠吽牙窺墉瞰壘叩眷諭之不用尺箠一麾而散毛群掉尾道大名播蔚為臣宗沒有遺像太山崇崇有如公者執御以逆庶幾一睹葉公之龍

圓悟禪師真贊

佛之道難成阿難七徵而不知真心之所在菩薩大弟子皆不任問疾其難如此固非下愚凡夫之所敢議而世之學者託物為姦規以射利爭談禪說問東說西指空畫地如醉人說夢狂藥攻心譫言囈語一切皆妄如小兒觀戲初無所覩忽聞人笑亦復大笑互相欺紿如是而已以故士大夫鄙夷其說以妄疑真莫肯信入有圓悟禪師勤公者具正法眼為世尊師余見其住天寧時梵相奇龐神守澄穆隱几嗒然不知何人所在已乃據坐說法現句文身旁引孔孟詩書之言合而為一詞辯鋒起遡物縷解以目證耳

無可疑者于是一時公卿侍從富室大家與夫道德才智之士翕然宗之遇休沐日寢門未闢而履舄蓋駸〻矣建炎初詔住金山之龍游會叛兵趙萬據京口聯數十艘奮棹譟而前遇風輒返終莫能犯久之過長蘆而大賊張遇奄至闔寺逃散攻剽一空惟師鉢囊獨匕恙又嘗蓄一笥諸上方賜物自隨抵儀真徒步不能將盜平得煨燼中封識尚如故道俗驚嘆以為未嘗有也乘輿狩維揚召對行在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始賜今號改住廬山之雲居雲居有安樂神者據方丈前住持人皆避不敢居師居之自若三年奏乞養老還蜀詔許之再住成都昭覺院凡六年而寂比荼毗齒舌不壞得舍利五色無數今丞相張公德遠銘其塔余在京師時嘗從師游僧宗達者已能傳其學裒然為高弟今住平江虎丘雲巖院一日過余出師畫像請余為贊〻曰

槁木挽草偃師之戲相彼幻身亦復如是四大假合妄認為真薪盡火滅奄為空雲云何拳〻寫紙上影是耶非耶為倒為正有大比丘僧中之龍具大圓覺

徧滿虛空巍巍堂堂遺像在此一切人天見者作禮

僧智標真賛

一袖蒙頭三椽容膝卧枕布囊行住椰栗祇陀徵心
毘耶問疾盡時簿相凝瞻點漆妄見影事依月澄出
即女一身應成兩佛

長老端裕真賛

龜搘床鵲巢肩鶉百結芋火然貌堂堂人中　師子
吼遍大千

妙空佛海大師智訥畫賛

眉覆顴耳屬肩大比丘老臞仙五葉換一燈待天雨
花地湧蓮有畫史幻朱鉛具相好普現前清淨日光
明拳如說法常熾然

月堂僧惠山畫賛

犀顱哆口月面秀眉具佛好相真天人師有言皆幻
有相亦非躡風糸影作此兒嬉隱几嗒然南郭子綦
吾今喪我問汝為誰

楓橋長老法遷畫賛

本来面目非汝是冷暖自知如飲水遍滿十方現一

切畫師分身蓋其戲

僧法臻畫賛

四大假合前身後身以身為假以畫為真〻心常住

不依一塵應量無邊是真老臻



墓誌銘

宋故右朝散大夫直秘閣提舉江州太平觀
朱公墓誌銘
宋故左朝奉大夫提點杭州洞霄宮章公墓
誌銘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章公墓誌銘
宋故左中奉大夫致仕柳公墓誌銘
宋故左朝請郎主管亳州明道宮孫公墓誌



鈔校書籍

鈔校書籍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三

墓誌銘

宋故右朝散大夫直秘閣提舉江州太平觀

朱公墓誌銘

故寶文閣待制朱公紱建中靖國間仕太上皇位給事中以論事切直黜為州一時號名臣生子曰宗右朝散大夫直秘閣提舉江州太平觀字德成又以高行剛節繼公後以紹興九年九月甲子遇疾卒于家其孤元飛走介馳告公之友晉陵孫某〻發哭已具

書弔其孤而許以銘余曰建炎初天子御戎衣南守淮海上厲精旰食博采群議如不及而北閤小吏住往起家至大官者世之君子方懲尚賢任智之弊操區區老生常談陳腐之說為捄焚拯溺之方以故積亂十六七年兵連盜結財匱力屈士大夫未有以功名著見于天下而光明雋傑有如公者懷奇負氣挺立人上剛毅沉塞持一意無所牽隨可以屬大事而投閑不用至于死可為流涕太息者也公興化軍仙游縣朱氏其望在沛國而不知始所以徙待制公斥



為州時以郊祀恩補公太廟齋郎待制無他子弟且老矣公不敢言仕待制捐館舍已卒喪公猶不忍去墳墓政和二年始調潁昌府長社縣尉長社田園極膏腴豪吏多殖產其中縱其奴侵暴閭里為姦利有誣鄰翁盜犬訴于公者公曰汝守舍亡犬又誣人以盜耶命拘之召其拿與之期三日戒曰期而至犬不獲且併按汝已而犬得叩頭悔謝請後自改公許之自是其徒相戒不敢弄以事守將營廚傳檄公屬民涸西湖水為田耕之公曰屬民自養非為民父母之

意即日反其檄守初怏怏無奈久乃已五年捕盜應
賞改承奉郎授信州司録事未赴除司農丞秩滿改
太府遷駕部司門司勲吏部員外郎司農少卿鴻臚
太府卿皆有能名其為吏部司農杜吏謾決稽壅無
留事尤有能名太上皇尊寵潛藩之舊併録其子如
何志同温萬石傅宜夫之儔皆造進大官待制亦舊
學之臣公不自言亦無為公言者太師蔡京與公父
子同州里持國秉逾二紀貴震天下車轍填門公獨
無一跡故徘徊省寺十五年視富貴寵利澹然不干

其心而以善人君子亨否為已休戚靖康初政近臣
薦公才堪治劇淵聖召見欲用公為開封尹而公奏
事觸牢相命遂止今上即位大臣除不附已者多被
責徙公亦免所居建炎三年提舉南京鴻慶宮紹興
元年召還為大理少卿建安盜起上飭制置使發兵
捕誅而帥屢出無功詔選部使者除公直秘閣福建
路轉運使且越次入對公曰愚民窮困亾聊弄陛下
兵延一旦之命而將吏養寇弗除誅歛益急將盡驅
齊民以為盜陛下第追還制置使責臣綏集之可毋

戰而平也陳便宜十事皆世務之要上嘉納付公施行而制置司方議募兵檄取錢米數十萬公遺書責之曰公擁兵彌年州縣傳餉費百萬而誅責不已民在壑矣吾不能為公下石公自為之會朝廷更遣他將而盜平如公策公家閩中一時官吏才鄙皆聞知之竟歲取衆所推以為才者第其能為一書上之朝不由紹介皆被慰薦而勢家子怙貴為不法者飭免于是閩人新困于兵公所興除人皆以為便而言者復論公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觀公亦薄其官家居十年不復有仕進意享年六十積官至右朝散大夫曾祖榮不仕祖端贈朝議大夫父待制公以公故贈少保母劉氏福國夫人繼母劉氏慶國夫人公妻宜人漳浦劉氏通直郎鎔之女前卒四子元熈右迪功郎泉州惠安縣丞元悅右登仕郎元飛右迪功郎泉州晉江縣主簿元輝右迪功郎泉州安溪縣主簿元熈元悅元輝亦皆卒五女長適右迪功郎劉巡次適左宣教郎尚書吏部員外郎黃祖舜餘尚幼嫁劉氏者亦卒矣孫男五人曰沆右將仕郎曰澤曰演曰澡曰

滂公志大才高遇事蹇〻有立常病天下苟且之俗勝而中都官為尤甚便文全已僅同寄坐公九為省寺官樂職喜事如一日省文書辦施舍一切以法令泛事遇不可陳義凜然視權貴如無也大率為人好直尚氣以不同于俗為主衆棄我取彼圓獨方以故不能取容當世公事親孝所生母太令人湯氏年八十三自公官長社登九卿晚食祠觀之禄未嘗一日輙去侍旁孫曾盈前虞侍樂飲惟其意之適不幸公屬疾棄世而先太令人哭殊悲行道為之出涕此其可哀也元飛以紹興十一年某月某甲子葬公縣之南塔山之原上書来徵銘如約嗚呼靖康末二帝幸青城群臣皆從居亡幾虜酋擅署置縱遣馮澥曹輔等二十餘人盡集端誠殿下獨余不在遣中有小胡教余以姓名屬胡人用事者亦得去已覺寤飭使追還余獨念念孰可扣緩急者乃即今旁泛刑部員外郎張卿材自匿又間行詣公越七日虜使坐部堂趣還甚急而卿材泛開封吏卒質明造公家余自度不得脫頎謂公曰虜騎且行矣弟為我一日計公徐出名

府吏曰某官嘗抵此又他適矣吾自使子弟訪求之求而不獲吾與之代往音吐鴻亮吏卒竦聽不敢動翌日虜騎引去遂免嗟乎方强胡得志凶焰赫然公一言折衝遂紓朋友係累之禍使公得為將相踐艱乘危解紛排難致君臣之業必不使之盡得志于此時固無疑也銘曰

欣〻巧夫舐痔得車乞祭之餘衆頌慕以趨而嫚其孥公奚不如寧螟獺之與居而曳尾于泥塗以全吾軀左詩右書言息其廬拊缶而呼烏〻有御不祛以閟于幽墟

宋故左朝奉大夫提點杭州洞霄宮章公墓誌銘

公諱縡字伯成姓章氏世家豫章後徙建安南唐時公之高祖贈太師諱谷者以文辭舉進士第一而官不顯江南國除太師之子孫又以儒學大其家而雄俊魁磊傑豪偉異之人出于是宰相郇公申公樞密秦公仍世為將相高牙巨轂尊顯三朝百餘年間章氏之有籍于朝廷者或以文章擅天下或以才能任

事于時比〻有為公故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中太一宮使贈太師秦國公諱㵎之子禮賓副使贈太尉諱訪之孫尚書刑部郎中侍御史知雜事贈司徒諱頻之曾孫太尉公又徙蘇州之吳縣人平江府也公生而累世富貴獨簡儉守家法沉厚寡言笑怡〻衎衎　不自特至于循道守官則未嘗屈意變節于一人蓋矯然壯者也公仕為尚書郎與二弟中大公綜修撰公綜同時奉朝請一日宰相蔡京召公兄弟過其家京曰秦公扞邊威名震西州凜如也上方謀帥有事于靈武纂父之業將在諸郎矣公笑答曰越人善泅生子方晬其母浮之水上而責以父之能未有不溺死者也戰危事也當屬能臣非某兄弟所敢知也京始不悅其後提點淮南刑獄權楊州事時朝廷鑄大錢當千已而改當五旋復為三令下之日市門晝閉人持錢求束薪斗米至日旰莫肯售者公飭市易務出小錢納百賈之貨又檄庾官糶倉粟以大錢售之盡十日止州民相視以手加額微公吾屬亡矣榷貨務更鹽鈔法以籠天下之財而錢聚于京師

至不可校已而新鈔出則舊鈔棄不用一時豪商大賈索然為流丐至有赴水火而死者時公兼領鹽事行次儀真王中立而下四十人遮道泣訴公按所持鈔為錢以千計凡三十萬公哀之奏言鈔法誤民請如約以示大信書上降兩官衝替與遠小監當差遣會公弟綖中飛語逮繫詔獄部使者承指劾公嘗奉行錢幣不如詔者併以公屬吏又追三官勒停公之言行遇事乃如此而世方槩以文法操切群下以故坎壈不得意遂至于老死為可惜也享年六十有六



以宣和元年三月甲子以疾終于平江府之私第明年十二月癸未葬于臨安府臨安縣國昌鄉前同村之原後二十二年當紹興十一年公之子淺政郎信州上饒令芑狀公官壽世次來請銘某念方抵罪廢錮而銘卿大夫功德宜屬當世有名位能文章者以傳信于後遂以辭而五反不獲命某頃嘗讀公餞校書郎龔況詩有船尾淮山青未了馬頭楊柳綠相迎之句欽誦三嘆以未識公為恨後脩撰公以女歸某而公下世久矣內外屬人猶能道公行事如狀所云

遂序而銘之公少穎異不類兒童年甫七歲秦公得古詩數百言口授一再公已成誦既冠入太學文藝然最其列時中書侍郎張公璪判國子監得公周官議十六篇讀之嘆曰非近日之時文也中熈寧九年進士第調衛州汲縣主簿汲俗陋不喜儒公佐其令立學興邑民之秀者而汲人好學自公始以最升雄州防禦推官知恩州録事叅軍郡掾綦君以事觸部使者將抵罪屬公傅致之公白掾無罪使者怒欲併按公〻持之益堅遂而已元祐三年用舉者改左宣德郎知邠州三泉縣秦公為陜西轉運使以嫌自列改知越州蕭山公治縣以愛利為主教條寛簡不為表暴以峙聲名殖善柔戢姦暴視遇皆有理久之化服爭訟幾息公嘗疾病邑人奔走佛祠炷薌于臂為名請福者不可勝數太守錢勰上其狀會秦公守越遂不報謝景温帥涇原奏公幹當公事紹興年范純粹帥鄜延又奏公幹當公事紹興三年除高密郡王大小學教授宗室呂燕飲獨不往執經據一席容貌矜嚴誦說有法宗子尊憚之遷宗正丞太上皇

御極提舉江南東路常平奏對稱旨留為開封府推官以秦公薨去位卒喪除尚書祠部員外郎俄遷戶部郎中出為提點淮南東路刑獄公由是得罪公學博而辨于文自少年擢名第益自負不肯碌碌初主汲縣簿文潞公一見器之范純粹一世名臣亦扳公自助許將輔政議欲薦公公以申公當國辭不就其厲志如此至崇寧中始進位于朝而蔡京擅事稍樹黨排根異已者公獨巍巍自立不少貶中書侍郎劉逵尤喜之會京免相凡所興除不便于民一切疏罷而公泛旁贊其決逵秦公壻也已而京復進遂誣綖以中逵公又羈置秀州交親唁之公曰道固如是無怨悔之色政和元年復故官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公以母秦國太夫人和氏年八十五丐近地詔徙京東東路而故相余深守青社深京所厚也公益不樂明年丁秦國憂除請奉祠提點江州太平觀秩滿再為杭州洞霄宮自是不復言仕閉戶治書絕口不談世事間泛嘗所往來賦詩飲酒自娛晚年詩律益高清淳雅健有唐詩人之風有文集三十卷藏于官積

官至朝奉大夫娶何氏尚書屯田員外郎辟非之女封同安縣君新制行改宜人生二男子曰芹朝奉郎尚書駕部員外郎後公八十三日卒次即芑也五女皆嫁為士妻孫男三人曰承道右廸功郎徽州績谿縣主簿曰漢壽曰渭壽公事君親友諸弟待宗族朋友一出于至誠對吏民必稱名子弟侯安否不正衣冠不見未嘗以細故笞責奴婢故當世推為鉅人長者外氏十二喪在殯貧不能舉公納何氏數月盡斥奩具以葬司諫陳瓘以言事切直觸權貴人怒貶通州再貶合賓客不敢過其門公馳輕舟逆于道為具裝追餞出境嗚呼色厲內荏譬諸小人孔子以為盜公大度恢然尤適莫若可欺以其方而見義勇往所謂天下健者莫能過也銘曰

大儒小儒禹行舜趨陵〻青〻甚口詩書黔驢孔碩慈　莫測一怒而蹝虎搏而食孰如公賢人　而天抑首吐氣似不能言褓順衷方不耀其光仁人之勇君子之剛其剛烈〻以節自發屹若丘山萬夫莫挽尚有典刑厥聞惟馨刻銘著之以詔後生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章公墓誌銘

建安章氏自卽公以文學道德仕仁宗為宰相聲號顯融族大以蕃異人輩出事五朝踵相躡為將相寵禄光大為世聞宗而徙平江者尤稱于天下大丞相申公家州南樞密秦公家州北兩第屹然輪奐相望為一州之甲吳人號南北章以別之秦公生七子多知名公第三子諱綜字子上為北章氏通亮英敏有大志讀書不治章句屬文辭典麗有古風秦公任子次及公〻推與其弟而束書詣太學受業食淡攻苦窮日夜不息然後挾所有泛諸生校于有司元祐二年試國子監中第一遂收其科學者尊其文傳誦以為法調河南府洛陽縣主簿時范忠宣公尹洛一見待以國士賓禮尉薦僚吏莫敢望于是故相韓公王汝中書侍郎范公子功李公邦直皆以文行薦于朝就除京兆府〻學教授秦公帥涇原奏充主管機宜文字用舉者改宣德郎太上皇卽位推恩遷奉議郎通判鎮戎軍秦公治兵號名將守邊四年城兩州築九砦生致兩大酋斥地數千里威名隱然戎虜出塞

遠遁將吏極一時之選後多為顯人而幕府簿尺籍
伍符檄書請奏皆自公手出秦公薨太上皇臨其喪
勅中貴人録嘗為機宜者姓名以進免喪召對上顧
而喜曰名臣子是嘗佐其父者他日謀帥無以易卿
也除秘書省校書郎居亡何以為陜府西路轉運判
官會五路漕臣分總邉計而公適當秦公舊治手疏
便宜數十條鉤考財用為出入之要窒姦偷罷不急
以紓縣官餽輓之費皆有法書上而宰相方除不附
已者呂公還言者隨攻之出知湖州言者不已差主

管西京崇福宮未幾公弟綖以飛語聞而章氏一網
盡矣崇寧中蔡京用事久權震中外慧出竟天上感
悟免京就第凡京所建為天下害趣中書亟罷之中
書侍郎劉逵秦公婿也京懐之未發他日京復用諷
御史誣奏綖盜鑄為姦利以併中逵于是詔開封尹
李孝壽即吳中署獄連逮千餘人敕州縣發卒護送
鉦鼓之聲連晝夜不絶捕繫累月瘐死數百人考驗
無所得京怒逐孝壽以嘗建言御史蕭服沈畸代往
獄益急卒不驗又逐御史更用孫傑必鍛鍊如章乃

止綖坐是除籍為民徙海上兄弟皆坐非有理得罪公又免官羈台州歲餘上辨其誣罪者皆復〻公故官通判秀州實大觀三年也已而又坐陝西漕事奪三官公移書當路詆京曰黨朋交譽相謂伊周惷直不平斥為莽卓天下聞而壯之四年復召為校書郎遷倉部員外郎再遷起居舍人宰相張商英言蔡京紹復熈寧元豐法度率矯誣為姦罔非先帝本意建請置局號皇宋政典擇近臣范鏜劉拯纂集為書黜其妄詔公為編脩官御府出筆墨端溪硯以賜後嘗



奏事上追懷秦公且問秦國夫人起居狀公頓首言臣等幸因先臣蒙記識不幸屢遭譏慝以見困蹶負先臣餘教幼弟縯臣母憐之未嘗一日相舍中被誣陷屏伏田里母子無聊陛下幸哀憐孤老舐犢之愛加惠縯等復還仕籍臣昧死自言罪萬死上為動容即日詔復縯官而公終無一言自及秦國遇疾移馳告而蔡京復相同列有儌進者逢京之怒又中公以危語會遭秦國喪除吏部直注岷州長道縣而公亦病矣以政和四年守本官致仕逾年病間即舍旁

營一堂號美蔭聚書萬卷凡國子中秘所有皆具集古今石刻千卷手泰公遺文四十卷奏議三十卷奏議者涇原山川要害行帥制勝營陳出入之法公以類分卷每一事為序文識篇首可備乙覽而不果上有所感遇則為歌詩音節平緩無戚嗟留落不偶之嘆八年落致仕以朝散郎知解州轉朝請郎朝奉大夫宣和二年選部使者去為均州三年提舉兩浙常平未至改提點刑獄遷朝散大夫妖人方臘稱亂東南新蹂于兵詔并越州為安撫進公直龍圖閣知越



州兼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公樂職嗜事所涖有名迹束縛奸吏重足而立愛養百姓則惟恐傷之解州神霄宮成廉訪使者劉偉病其隘有改築之意公曰吾民不可以重困即擇日齋戒設壇場召官屬行事祠下會其徒入居之事訖驛聞偉意亦已房陵婦人越所部訴其子于均公謝曰房非吾治也又訴于轉運使以屬公〻召詣庭下不以屬吏鏘諭開曉母子感悔再拜稱謝而去秀州嘉興富人高安與陳氏有故怨聞方臘之亂誣之為盜聚群惡操兵入其室盡殪

之以捕盜徼賞平江長洲縣陸氏恬富横閭里殺人應捕輙賕吏執平人代已公一閲盡得其情狀取二人寘諸法衆讙以為神明越新去亂人情危懼日三四驚旁郡守將往〻益兵自衛公至則延問吏民燕集賓佐如平時于是勇敢卒謀為變公飭將吏指取無一人脱者一府大震左丞王安中帥燕山求文武士于幕下欲請公俱宰相以公方撫越人不聽五年中貴人譚楨為宣撫使又請公于上朝廷不能奪除公河東河北燕山府路宣撫使司叅謀官磨勘轉朝請大夫加右文殿脩撰賜三品服松亭関戍卒二千人號食糧軍四軍之變遂從奚人破景州稹怒欲盡戮其孥公曰若尓則人不復思漢矣稹悟而止時金人納夏羌之請割畀拓跋故地雲中以北二千餘里遺之止以朔武歸我夏人駸〻向朔州境上稹次河東詔稹發兵討之公言兩國通行囊槖包藏甚深未可輕動第檄問金人可也而太上皇親筆督戰至八九不已公益持不可曰金人以我納叛渝盟藉為爭端若奉詔出師誤傷金人邉隙一開則齮齕首用事

者墳墓矣今困竭天下盡于燕山訖無善後之策況議雲中乎退而疏燕雲決不可守之狀反復數千言皆社稷安危之決趨稹上之稹讀奏大驚曰安得此不祥之言公曰擇禍莫若輕盍以微罪行乎為稹極論數日稹不得已摭取一二上之書奏稹罷公落職送吏部更命宣撫使童貫出師遂敗績師丹出而燕山七郡與朔武皆不守如公言其年會恩上書告老復直龍圖閣致仕七年正月乙未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四公少年負所學不由勲閥以文章自奮一出試吏即為范忠宣所器天子記姓名禁中以為可備將帥繼秦公後公亦慨然自任以當世之重而孤立一意衆娟不容將起輙僕遂棄官老于家宣和末天下多故詔起公再仕而大將爭欲引公自助屬時乂安軍政大壞而貪功生事之人方欲徒手搏數百萬虎狼之衆以僥倖于一試公于是幡然投劾以歸卒亦無所就命矣夫諸孤以其年葬公于臨安縣横谿塘頭塢之原公所自卜也曾祖頲故任尚書刑部郎中侍御史知雜事贈司徒祖訪故任禮賓副使贈太

尉父粲故任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中太一宮使贈太師秦國公謚莊敏母秦國太夫人和氏公再娶皆王氏文康公之曾孫先配河南縣君今配太碩人四子男曰莞曰荷並右朝奉郎曰萊右廸功郎添差監臨安府浙江稅女嫁晉陵孫覿孫男女十七人男曰澤曰湑曰澥曰汋曰澮曰淖曰汴曰洋曰淖曰汭曰洞曰滂曰濛潭湑並右廸功郎汴右將仕郎女適右宣謙郎新秀州嘉興縣丞陳文蔚進士何顯祖處者二人公性剛果胸中無留事與人交明白洞達樂為之盡一言之出終身可復視財如糞土赴人之急不以在亡為辭居官矯矯然見義勇為不計禍福必達其志乃已家無聲妓之奉未嘗一日去書不讀尤尊王氏學著書三十卷醇深雅奥發明經術居多嗚呼公之女擇所從而歸覿四年而公沒矣又七年而公之女亦亡又八年而覿銘公之墓公之事可紀者衆矣非搢紳士大夫所共聞者皆不論著故所次止于如此銘曰

辭：章宗維宋巨室秦公有子千夫之特驥墮地走

不可係羈笮雲追風一秣萬蹄視天尺五可階而上
發論慨然帝悅而向權門衆趨操篲倚旁矯〻介居
君子之剛踐艱乘危初終若一方憤而振又以謐黜
孰慍孰懟至神孰尸謂當乘除以訖耄期命也不祥
葢棺永已魁名揚厲表〻逾偉天定勝人德遠而興
蔽芾如林視此孫曾

宋故左中奉大夫致仕柳公墓誌銘

紹興六年五月丁亥左中奉大夫德渚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致仕柳公諱瑊字伯玉以疾卒于衢州江
山縣之寓舍明年其孤右從事郎滋載其柩歸平江
以十二月庚申葬于閶闔門外同涇原上既葬三年
左朝散大夫權發遣信州軍州事張公彥狀公爵里
行治屬余銘以閟諸幽嗚呼余故人也遂次其語序
而誌之而系以銘柳氏自河東節度使公綽以功德
顯于唐而將相名臣之族多出于京兆唐末子孫散
處河岱之間故仍世為魏郡人曾祖灝故任宣德郎
累贈通奉大夫自開府公三世皆葬于廬州合淝今
又為合淝人公英妙駿發記誦過絕人屬文辭方布

紙杼思而數千百言已就與李釜俱馳聲塲屋間舉
崇寧五年進士第調淄州淄川縣主簿秩滿授蘇州
觀察推官知州事盛章去為開封尹而宋康年代為
州頗變更章故時約束其寮不悅公者陰詆章以康
年所為多公助之章怒愬于上有旨移公泰州司儀
曹事朝廷城四輔徙康年拱州又以公為幹當公事
尋差詳定九域圖志所編脩官改奉議郎除陝府西
路轉運判官故時關陝以解鹽鈔權鐵錢輕重百賈
欣賴芻糧集塞下如山積而縣官無饋師勞民之費



自博折務增收鈔賈以為羨餘榷貨務澳奪解鹽之
入共京師幣輕貨重商旅不至于是始鑄大錢又更
為夾錫宣撫使童貫又創平貨務法益密而物價日
以騰踴公私病之公語貫曰祖宗之法故在公第請
于上出片紙行之轉敗為功如反覆手耳不然徒紛
紛無益也貫不悅會移利州路提點刑獄且入對貫
始怒俄有旨送吏部久之授在京西抵當所宣和四
年除知濬州河朔盜起洺州不治詔公代之公至則
繕治戎器增浚城隍科兵筭食彌月而辦岩賊張廸

者聚黨數萬人掠雞澤進薄城下度不可攻遂引去
手詔嘉之進公兩官而中貴人陳宥遣小校于演部
勝捷兵次雞澤而盜已去輒馳入青城柵執殺社人
數百級以捷聞老幼隨之號呼系道羣譟譙門下公
大驚悉歛所納級付其家給棺衾瘞之盡拘解惡
以屬吏勝捷者童貫所部也獄具方上而貫馳騎檄
還所隸軍籍公曰殺人者死又何待焉即日論殺之
貫怒劾公專殺不得已奪所進兩官自是官軍過州
境歛迹無敢犯者有頃公被疾司録事李承勵權州



事州兵聞公病唱言食粟惡逐庾官嗾聚為亂公聞
變力疾披衣出譙門坐宣詔亭飭二校率其屬捕殺
首亂者而釋其餘已乃復卧承勵逢貫之怒以公病
不任移書馳告貫而自為功居亾幾公黜三官免歸
承勵進五官而郡豪納粟賀就者亦進七官人莫測
其故久之始悟承勵書所薦云是歲宣和七年也明
年復故官當靖康元年遂告老以朝奉大夫致仕建
炎二年詔起公知蔡州稱疾不拜三年落致仕召赴
行在又以疾辭差主管台州太平觀紹興元年除福

建路提點刑獄未赴改兩浙東路尋提舉台州明道觀于是積官至中奉大夫六年感疾又請致仕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六公邁爽開濟知世務之要尤長于議論計一時利害論人物臧否詞辨鋒起聽者竦立居官任職有所施舍問蒙如何未嘗頓望少貶以求合既屢觸童貫被斥朝廷韙其諒而貫方用事權震天下雖宰相亦憚其為公所至又輒與之遇故終徽宗朝留落不偶命矣公娶章氏故相申公惇之孫奉議郎持之女封令人恭儉守家法生一男子即滋也



監饒州商稅務滋幼時令人手抄孝經語孟授之解悟過人不自標顯年五十六以紹興九年十二月已未卒十年正月甲申祔于中奉公之墓孫男一人曰楙右登仕郎公弟瑊家淮陽建炎之亂盜據其城挺身南走歸公〻時方上書以郊祀恩任子瑊至遂改薦瑊今為文林郎徽州軍事判官公好古博雅于傳記無不通達遇古法書圖畫至解衣輟食求之嘗登慈恩寺塔顧見唐進士題名人物風流筆迹奇麗慨然懷想至徘徊其下不能去遂捐槖金命工刻石屬

隱士王持第其歲月離為十卷書出一時賢士大夫爭得之建炎南渡圖書燔滅公所刻又在長安數千里之外兵火戰場中抵今一二尚存者尤為世所寶云銘云

嗚呼世衰道喪兮閹人用事指鹿為馬兮欺君之不忌謇謇柳公兮孤立一意孰擠之于險兮又推之于將墜懷奇負氣兮百不一試埋玉樹于土中兮賫恨永已萬木如茨兮闔門之趾是為公藏兮子孫受祉

宋故左朝請郎主管亳州明道宮孫公墓誌

銘

建炎元年冬大駕巡維揚一時文武吏士上書陳得失累數十萬言納匭中以獻三年春朝奉郎知徽州婺源縣事孫公亦獻書論五事一曰戎酋不道雖戴天履地共有枕戈之怒然人主之行異布衣匹夫見辱拔劍而起不忍忿忿試之一擲則大事去矣昔項籍背約分王諸將不平高帝納蕭何之說即日趣駕漢中用張良之謀燒絕棧道示羽無西意而蹶楚誅秦于此在矣二曰宣政大臣建為天下害以誤社稷

其徒諦弗言專斥太上皇傷天子之孝三曰建炎初
政開廣言路憸人射利賣直釣名作為謗書詆證盛
德傳言四方以為口實此犯上作亂之由不可長四
曰兵將驕蹇伺寇至奔散為盜不可使宜益募名為
兵晉謝初度縱騎八千破符堅百萬之衆宋武帝興
江左長驅中原秦人壯士健馬弗能當也兵無常形
其權在將孰云吳兒不可用耶五曰國蹙民窮徵發
如雨人不堪命宜罷省諸不急以濟軍興書奏會近
臣有以公名聞者詔公馳驛入對未至而乘輿幸建
康新將相用事所施置皆不與公言合于是辭疾不
果行久之請祠宮因絕口不復論世事矣公平生無
所嗜惟讀書至不去目自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翰林
子墨之文章傳注箋疏之學浮圖老子之言靡不記
旁穿獨恣馳騁上下務為深博無涯涘屬文操紙立
就雄深辯麗頃刻千言至于感微託遠論美刺非則
寓于詩今叅知政事張公守吏部尚書孫公近交薦
公可備文章翰墨之選而公病矣以紹興七年八月
戊戌卒于家嗚呼公之學足以命一世而不遇于崇

儒右文之時公之辨足以謀一國而不用于用智尚賢之日官不過七品仕不出州縣幸而有氣力得位者推挽之庶幾遂奮拔以見于世而又遇疾以死悲夫公諱杞字德發常州晉陵縣人曾大父居約大父宗伋將仕郎許州長史父皥以公贈朝請大夫母張氏封宜人公大觀三年試上舍賜出身授將仕郎主濟州鄆城縣簿秩滿調太原府文水縣丞遭宜人喪去位除服改涖政郎商州豐陽縣令用舉者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寔宣和五年也七年轉奉議郎淵聖皇帝即位遷承議郎今上即位遷朝奉郎賜五品服紹興三年轉朝散郎主管亳州明道宮五年轉朝請郎公在鄆城嘗權左獄囚抵罪論死者十餘人公訊得其情曰囚罪應死原其情可以不死卒全宥之十餘人皆不死豐陽小邑在山谷中會州將多顯人以得公為喜檄召詣府置公客右吏退設酒食接對移日至終更不得還婺源之劇百倍豐陽俗喜告訐持吏短長為奸利公至則指取其尤一二人寘諸法縣人屬焚剽之後卒用葦竹茨為屋久燥則焚公命

陶瓦易之至今無火患狂賊俛從慶嘯聚境上吏民
洶懼日三四驚公籍丁壯為兵日臨試之以示有備
泛慶率其徒引去公試于事大槩如此公器資沉毅
寡言笑與人侃侃然安言徐視惟恐傷之其論古人
成敗之迹聖賢窮達出處之際援證古今踔厲駿發
一坐傾聽居官任職据法持議不阿所事必得其所
守乃止館寡婦友諸弟恩敬甚備女姪幼而孤調護
若已出治命飭具裝選所歸不及其他享年六十有
五妻安人淩氏男曰廓曰廙女嫁將仕郎李褒餘一



人在室孫女二人以其年十二月庚申葬公縣之新
塘鄉百瀆山之原上公弟曰彬曰櫃〻從公官四方
未嘗一日去公側集公所著詩文以類次之得三十
卷彬為公買田築室治其家于是過余而泣謂知公
莫如覿也來徵銘覿曰自大宗小宗之法壞而族散
忘其祖喜不慶凶不弔相視如塗之人矣杜子美詩
寄族弟唐史君以俱後于陶唐韓吏部序送族兄毛
仙翁謂同出于文武覿與公同孫氏同州里同出于
南唐侍御史潛之後而服盡于五世不相聞既冠始

見公于卿校後為同年進士而公長覿八歲魁壘辯博寔亢吾宗始拜而兄事之如是二十九年離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無間也今不幸棄予而先矣銘其可辭銘曰

行直而方學博而藝言不違道交不就利追配古人莫逆其懿朱丹其轂大塗方軌一時同升公視無媿不羸其身一病而蛻惟其不朽亘千萬祀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四目録

墓誌銘

宋故右中奉大夫直秘閣致仕朱公墓誌銘
宋故左中大夫直秘閣知蘄州軍州事郗公墓誌銘
宋故左朝散大夫直秘閣致仕王公墓誌銘
宋故右承議郎吳公墓誌銘
宋故左承議郎權發遣和州軍州事傅公墓誌銘

宋故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汪公墓誌銘



墓誌銘

宋故右中奉大夫直秘閣致仕朱公墓誌銘

國朝主計之臣以轉運使分隸諸道而戶部領其要異時廷議遣一使自天子至二三大臣旁諮久察必得信厚敦敏精練兼人之器然後授節以出故選任常重于他司然天下幾道使與　凡幾人或張空最以衒虛名或便文自營趣了目前或急小利近功而害大體其能以行治勞烈赫然著稱一時號為能

臣者蓋一二數也有名使者朱公諱彥美字智師寔
畧輻輳足以表萬夫忠厚老成足以首風俗任歷四
朝在事五十年五持使者節皆有能名而漕京西尤
稱于天下京西治河南揔十八州介居國右守將類
多顯人怙貴不奉法至輦金幣署別籍儲之部使者
造郡上謁辭而去無誰何者而大河之防陵寢之奉
視他路為劇往〻丐請于朝或移用他司錢佐其乏
而以負殿免者相屬也公曰轉運使操一路之贏而
倒持之吾不能喑噫以為生即日乘傳詣所屬州按

簿書窮株冗得匹貨百餘萬釋逋負之在民者勿徵
量緩急輕重所宜為施舍費出之節于是上下贍足
貲聚沛然歲竟奏課為天下第一錫名延閣擢升三
路名動朝廷矣公秀州華亭縣朱氏故左朝散大夫
知隨州贈少師諱伯虎之子贈光祿大夫諱約之孫
贈太子少保諱承進之曾孫朱氏自宮保以氣節蓋
里中為豪長者至少師由進士起奉使典州有名元
祐紹聖間遂大其家少師任子授公太廟齋郎調郴
州司理參軍年尚少也而据法持議已能使老吏憚

驚當是時少師提點淮南刑獄公以親老在數千里外不自克移病去久之丁母吳國夫人孫氏憂又丁少師憂〻除授杭州於潛縣丞秩滿監磁州裕民監不赴監編估折鈔香藥局積功次改承奉郎充制置發運使司幹辦公事發運使龎寅孫被旨斷臨平蔡氏墓而寅孫以屬公蔡京復相罷送吏部知杭州仁和縣籍記兇惡束縛奸吏所禁無不改幾徵租不遣一吏大署其門予之期〻至人趨令如水赴壑無一人後者歲滿監在京雜買務就除通判階州未行改杭州杭為數郡湊西湖號天下絶境守將領客出遨相踵為故常而委事于其副既得公喜曰仁和遺誦謳吟至今吾事當屬之子矣第留一諾待我畫也公不辭夜漏欲盡起秉兩炬據案閱訟訴數十百人立盡日出從寮吏詣府白事造請賓客從容如平時一府翕然稱治代還會宰相華原王鄭公當國方更置天下事以復祖宗之故而公陳便宜十餘條多世務之要華原稱善以公名聞徽宗召見賜五品服除措置河北路糴便尋除江淮荆湖兩浙等路制置發運

判官祖宗時據淮海走集之地置倉號轉般受東南八十四州之粟發運使具千艘歲漕六百萬斛輸之京師蔡京用事罷轉般為直達盡掊藏錢廩粟為羨餘以獻而六路漕船浮長江絶淮沂汴累數月而後至吏卒冗食其中度不能償則冗而沉之以險為辭甚者至委空舟逃去戶部校經數歲亾十二三而中都藏粟費且盡公受命已華原呂公詣丞相府出御札趣公具所以救治施行之畧公曰京師無高山大河之限聚重兵以為險而太倉無旬月之儲此直達之誤今轉般倉法具載有司第付臣推行無使譙人興阻誹其間豐財裕國歲月可俟也公退而考故事著科條蒐弥脫遺鉏治乾沒得緡錢累百萬公曰可以有為矣會華原以憂去位京黨復進改除兩浙路轉運判官未幾提點江州太平觀而直達如故識者恨惜之是歲政和八年宣和二年除京西路計度轉運副使諸郡漕錢送吏率貿易取贏久遂成俗比公至而錢不輸于庫者八十萬往往懼罪自匿公飭錢所過州縣隨所見存者受之不幸而廢于水火盜賊

者聽吾命于是送吏歡呼以手加額曰吾屬背頰頼
公復完更相告語奔走閭閈徵逋貸之未償轉宿貨
之未售者居亡幾盡輸所謂八十萬者無一金之負
中貴人李彦更稅為租而妄言無行之徒縱勇以僥
進有皇甫生者建言伊陽天荒地亡慮數千頃可屬
民肆耕其中歲得錢以千計可二百萬時朱勔方幸
主其言已乃傳詔屬公：驗之皆磽瘠不毛之地嘆
曰此伊陽背脊疽根也奏斥其妄事遂已奉先軍士
因刈麥恃衆而剽有歐人至死者捕繫獄連逮六十

餘輩獄具當論死會公攝府事公曰可殫誅耶殺人
者死如律令誅三人而釋其餘一府稱其平五年除
陝府西路計度轉運副使未行進直秘閣再任六年
朝廷洊免大臣易置諸路使者公例罷為提點南京
鴻慶宮靖康以還天下多故凡三請祠觀遂告老紹
興五年七月守本官致仕積官至右中奉大夫職直
秘閣爵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十三年五月乙
酉感微疾若將寐者遂瞑享年八十心醇氣和渾渾
不見圭角而長于治劇遇事奮發勇不自恤吏牘盈

前迎見立解拔根擿節無所漏商功計利不以一毫加賦于民而明于開闔斂散之術科別戶分有倫有要可為後法以故尤為當世大夫所器擢于郡丞進領六路遂超其匹議者不以為過建炎之亂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兵賦最為當務之急而公卷懷利器編手袖間旁觀血指汗顏之斷不復為世用遂老于家可為天下惜者也公娶孫氏吳國夫人弟彥卿之女尚書職方員外郎夷甫之孫以公貴封令人有賢行年七十二紹興八年十一月辛丑以疾卒葬于縣之



脩竹鄉福全村官山原上後六年公沒諸孤以遺令奉公柩合葬于令人之墓即其年八月丙午也三男子曰寬右迨政郎臨安府昌化縣令曰宰右廸功郎監行在編估局曰宗右迨事郎監秀州都鹽倉四女適右朝奉大夫知登州梁慶祖右迨事郎莫伯右朝奉郎通判衡州陳祐進士謝邦直其歸莫氏者冉遠右脩職郎洪時孫男五人祐昌世昌壽昌士昌阜昌女三人壻進士胡公望餘尚幼華亭據江瞰海富室大家蠻商舶賈交錯于水陸之道為東南一大縣胡

馬南渡所過燔滅一空而華亭獨亾恙公歸休十五年除地舍東築一堂居之疏鑿池沼累石為巖阜松竹蒼然得林壑之勝幅巾藜杖徜徉其中親客過逢擊鮮置醴吹竹彈絲歌呼樂飲窮日夜不厭不談世事不問家有無怡怡如也友諸弟甚篤遇郊祀恩分薦弟姪時公之子猶有未仕者館嫠妹拊孤甥視遇宗族交鄰里鄉黨恩敬甚備不為翕翕然久而加親故屬纊之日搢紳士大夫內外屬人與常所往来哭之盡哀無一人怨議覿視吳國為祖姑公令人之泛子也為兒童時立先大夫側聽公談既壯又泛公周旋至于今老矣寬等謂知公終始大節宜莫如覿来徵銘〻曰

世遠道散士失職兮毀瓦畫墁志謀食兮吏鉗紙尾進刀筆兮曰此當署莫致詰兮西秦東越望兩國兮孰瘠孰肥匪欣戚兮視廕以偷不謀夕兮矯〻朱公表獨立兮髯然抵几吾黨直兮櫛風沐露戴星出兮蹈河履薪不焦溺兮老奸縮頸吏屏息兮機張鍵閉吁莫測兮摶風九萬我奚適兮止或尼之道絶塞兮

投袂而起金吾壁兮築室反耕老空寂兮一寐而蛻
反其宅兮凜然如生尚不沒兮銘以著之此其躅兮

宋故左中大夫直秘閣知蘄州軍州事郗公
墓誌銘

建炎丁未秋八月錢塘戍卒夜中起為變囚守將殺
轉運使據城以叛書聞詔遣將吏捕誅行次嘉興衆
大讙盡甲以出逐其帥領辛道宗者又叛所過焚掠
州縣官吏逃匿莫敢誰何當是時左中大夫郗公以
通直郎知常州無錫縣：無城郭甲兵守戰之具而
衆奄至公跨一馬挾以二卒直抵賊中大言曰車駕
幸東南先驅旦至知之乎皆曰不知也公曰若等幸
無他轉禍為福于此在矣衆相視矍然斂兵不敢動
公即日具酒肉糗糧勞送出境縣以無事士民感悅
相與傳載其事書之石以示子孫俾世：無忘公之
德公諱漸字子進姓郗氏大名府臨清縣人聰明敏
博彊記善屬文政和間州縣學推行三舍論士之秀
者而公裒然為諸生冠同郡李釜嘗以文詞冠天下
高自標致少許可讀公文喜而稱之頗謂里中諸老

曰忽見驌驦一骨于此下駟中非十駕所能追也居
有頃試禮部有司書其等為第一遂收其科賜上舍
出身授廸功郎博州聊城縣主簿公雖試吏而朗練
已如素官部使者班教條辨爭訟決稽壅悉以屬公
公一出輒持數檄眡事劇易揆日淹速次第裁遣無
留事甫期歲連以最升承直郎夜行遇盜刃傷公敢
面朝廷聞之轉通直郎知無錫縣是歲靖康元年也
兩遇恩遷承議郎言者繆公李綱免相歸公率察吏
迎謁道上治盛具張聲樂逆其至一方騷然入之法

除名久之公上書自言曰宰相罷歸次鄉縣令佐
郊見禮也設欲具燕飲綱嘗為天下宰負貴張甚非
一縣令所能折簡而呼也可見言臣者之妄矣上是
其言詔復故官磨勘轉朝奉郎通判常州隋司徒陳
大帝嘗以陰兵助破黃巢廟食一方至于今不廢歲
時合數百千人設大祭會祠下是日社中馬逸闔城
驚呼以為寇至有狂走溺死者州將洶懼不知所為
公叩閤入見曰此必訛言也褫帶就坐笑語如平日
有頃州人已按堵矣公遇事于皇遽怵迫之中多類

此功次遷朝散郎李成寇江州就差江南路招討使
隨軍幹辦官寇平進官二等遷朝奉大夫明受勤王
幕府上功再遷左朝請大夫呂頤浩建言鄱陽置監
牧馬除公提舉饒州孳生監牧事馬性利高寒而鄱
陽地卑暑濕馬以連斃公負殿免所居以歸辟充江
南東路宣撫使司書寫機宜文字兼提點營田公事
改除參議官宰相議大征伐都督諸路軍馬又兼都
督府隨軍轉運判官軍還知江州未赴差淮南西路
宣撫使司參議官宣撫拜樞密使又改樞密行府參
議于是積官至左中大夫除直秘閣知宣州公曰南
北觧仇遂息肩矣無錫吾之桐鄉也盍往家焉上疏
請宮祠得提舉白州明道觀凡再任買田築室營一
樓于舍東高明壯麗望西山艸木歷歷可數間淡常
所往來飲酒歌呼若將終焉秩滿知蘄州纔數月遇
疾卒于州之正寢寔紹興二十二年七月丁酉也享
年六十有二公少力學問獨步場屋文章深厚有氣
如其人東平呂公吉甫鎮北門月詣學按所第諸生
試文署板揭之公率常中首選東平公曰郗公之文

豈止一名第他日必顯于時東平通儒大人三朝之望公以一布衣延見命席與鈞禮學者欣慕雖常衮遇歐陽詹不能過也屬時多故豺狼塞路公挺身入叛卒數百人中視群偷若孤豚然不用尺箠驅之出境一時將相聞其名爭欲扳以自助入叅謀畫出將漕輓治邉臨戎屯田積粟勤勞二十年所涖皆有名迹遂為當世功名之士位上大夫著籍中秘封臨清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而議者以用不極其才為公恨郗公故高平金鄉人東漢御史大夫慮四世生鑒為晉司空侍中子愔孫超皆號名臣世遠族分有籍于大名者不知始所以徙曾祖昌祖文父寶皆不仕寶以公貴贈右通議大夫母王氏贈碩人所生母張氏贈令人妻同縣傅氏封令人前卒河朔陷覆衣冠多走死公治次舍分廩稍館三族之無歸者生養死葬恩敬甚篤里儒聞逢者嘗授公學其子流落行卜道中公與之遇館留于家不可斥厚幣贐遣喜過所望而去市書數千卷迎師教子皆彬彬焉以文行世其家五男子曰宗簡右廸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曰嗣

武右從事郎江州彭澤縣主簿曰紹宣右從事郎徽州歙縣主簿曰景平通直郎餘一人尚幼宗簡亦前卒矣一女適右廸功郎湖州德清縣尉李端友孫男女八人男曰重營登仕郎諸孤以其年十二月壬午舉公之柩從傅氏令人葬于無錫縣開化鄉長泰里黄墓之原上紹興初余守臨安抵罪遷嶺表敕所屬發吏卒護送公時佐常州無半面之雅一再過余傷屯悼屈陳義慨然坐客皆驚竦又選取吏卒之謹厚者三人而遣後二年余歸宿田里而公已出為世用詒書勞苦如平生歡歲時問饟既久而益厚也蘄春之別余自計先公生十歲多難早衰齒髮缺壞見無復日矣不謂公棄而先也悲夫嗣武等書公世系爵里卒葬歲月來請銘〻曰

猗歟郗公河岱之英早以文鳴吐辭為經一世儒先相視歎驚策名為吏日以有聲于時興戎喋血千里豺狼塞路磨牙厲齒公探其穴視若羸豕一言啓悟折其瘠尾徐行驅之不用尺箠訛言朋興狂走驚僕守將震怛方食失箸公獨巋然屹若砥柱笑言未卒

按堵如故功大名播慕者興起將相侯王迎門躧履待置一榻絶席異禮條變畫奇効于屈指大塗九軌始驟而馳富貴方將孰盛與夷不究于行止或尼之中道而隕誰主誰尸西山之北樹之松櫟欝〻佳哉可置萬室公所息焉車過必式

宋故左朝散大夫直秘閣致仕王公墓誌銘

公王氏其先著望太原曾大夫父璡大父仁諒家常州之無錫縣以財傑一州為大姓父軾通奉公魁偉有智畧大破貲聚築室舍旁儲書數百千卷千里迎師教其子種德藝善所為過絶人號里長者未幾公以進士起仕三朝為世聞人天子疏恩大賚四海以及朝士大夫之親凡累十二封至通奉大夫而無錫王氏遂稱于天下公諱岡字壽基通奉公之中子也少時已嶷〻自立讀書著文出語驚人他生不敢齒既冠淂太學上游所為文章讀之曰吾可以一試矣則羸糧往從之閉戶治書未嘗嫚戲燕游以棄一日積六七年遂大發于文清淳温麗不見圭角如其貌然有司第所試言書其等為第一元符三年解進士謁

主睦州清溪縣簿以通奉公喪去〻三年召詣都堂除編脩國朝會要所與故資政殿學士蔡靖並命有忌公進者謫公為太學生時餞鄒新州逮赴詔獄斥居自訟命遂止差充台州〻學教授改通利軍積勞遷送事郎充京畿提舉學事司主管文字俄徙京西北路秩滿用舉者改宣教郎是歲政和四年也除睦親北宅宗子小學博士北京國子司業三舍法罷改判國子監代還通州楊州建炎三年權發遣江南東路提舉茶鹽未赴除尚書金部員外郎召見擢御營使司參議官四年請宮祠主管江州太平觀紹興二年召為尚書比部員外郎樞密院檢討諸房文字遷左司員外郎公早以文藝游場屋為名進士故終徽宗朝五更內外學官之選而未嘗任事于時建炎初乘輿狩維揚詔以守臣呂頤浩兼戶部侍郎頤浩既居中不復省府事揚大州也豪吏大家喜犯法號難治會王室東遷諸將兵暴集官事滋出矣公始據案見吏民于千兵萬馬之中與之辨施舍分別可否疏為一書日詣頤浩白遣之無留事州人不知自公出

也頤浩德之他日入相公亦召為尚書郎意公復助
已公循道守官不為翕翕然心平氣和自得理所言
者以宣政誤恩不厭天下公議請稍損其太甚者詔
屬左右司領之謂之討論頤浩當國時有所貸舍公
輒持不可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
怨言何謂也法者天下公共之法也大臣行法與衆
棄之尚誰怨前日論甲紬三官且至乙矣輒貸不問
今日復論丙如甲公秉國鈞于天下具瞻之地不平
謂何而怨始有所歸矣頤浩矍然素敬愛公不以為

懟公之遇事時有弛張蓋如此公嗜書自幼學至老
雖舟車鞍馬行役間未嘗棄而不讀尤長于易嘗著
論以黜先儒之謬晚年深明春秋左氏之學考質諸
侯卿大夫功罪以推見當時得失理亂之故傳經為
說反復貫穿切于世務之要一日奏事殿中上曰屢
讀卿奏指事據經皆本春秋之旨又曰呂頤浩治維
揚有狀繫卿之力天語一聞衆謂公且光顯矣居亾
何又引疾丐去除直秘閣主祭臨安府洞霄宮六年
提舉鈞州明道觀顧謂諸子曰吾起白屋仕四十年

三入尚書為郎佩服至五品更十六官而不挂原闕
嗚呼公之巧足以中人之眉弗卓鷙以為奇善刀而
藏之公之智足以察淵之魚弗矯矯以明汙韞匵而
藏諸知我者希有畜弗施奉吾身以歸為後人之貽

宋故右承議郎吳公墓誌銘

王荆公自丞相府得請歸鍾陵獨喜為詩文出新意
集古人句以資一時朋酒燕笑之適而以屬吳顯道
者凡十餘辭余生晚不及識顯道矣味其言則魁壘
辨博蓋世之豪而官不踐卿相之位名氏不列于太
史之書此何故及是左奉議郎知興國軍陳君最為
書以右承議郎吳公官世行治來請銘而顯道蓋其
父也顯道江左知名士早從歐陽文忠公游與其弟
子經俱以文學稱天下與荆公曾魯公有連二公相
繼當國族姻之賢皆不得與寒畯齒當是時大學陳
于等疏言吳某學成行尊願得為國子師俾學者有
所矜式荆公終以親嫌寢其書不報于是江淮間又
爭欲以為師不遠千里執經帳下率常數十百人所
至輒以詩書禮易開悟後學磨礱成就以為士君子

之器甚衆而仕不充其志以沒顯道生三子而公為中子諱慤字德穀少詳敏已能讀父書而傳其學屬文辨麗俊壯有家法屢試于有司輙不售荆公越國夫人公諸姑也荆公薨越國以遺奏任公調巴蜀州軍事推官歲滿監秀州糴納倉以最遷黄州黄岡縣令不赴監潭州南嶽廟遂請老以右宣教郎致仕寔紹興十二年也公既得謝退處一壑不御冠裳不指城府閭從常所往来幅巾藜杖徜徉川谷間極欲而後返福艾尊榮考終大耄見其子棗擢進士第由尚書郎立柱下為右史今為左朝議大夫知楚州而吳氏浸大矣公資孝友慈祥樂易不立崖岸恢然長者也兄官遠方病沒以喪歸公力貧辦葬送事寡嫂拊諸幼恩敬甚篤公在秀時歲大饑民墊于水詔州縣發廩粟賙之為吏者視遇無狀流逋紛然老弱相枕藉欲死部使者檄公代往公為治次舍視燥濕進淖糜旦〻撫之蓋活數千人云一夕夢至一官府有大吏據案謂曰是嘗食餓者當獲壽祉遂報已而果然享年八十二以子貴封右承議郎妻宜人彭氏有賢

操喜讀書尤熟西漢史能言二百年間君臣理亂成壞之故燕居如齋據一室列群經于前諸子以次受業日夜鏘切凜如嚴師之坐其旁已中程然後解顏一笑以至浮圖老子之書陰陽卜筮之說章通句解雖專門名家有不逮其聰明過人如此凡三命得今封于是縉紳嘆慕以為教子者當以宜人為法紹興十四年九月八日終于子桌之官舍諸孤護喪次毘陵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公亦遇疾不起明年二月某甲子合葬于常州宜興縣清泉鄉李莊村原上三男子棐承節郎次今楚州也次寀舉國子監進士早卒女適進士江邃孫十人男　煇煥焌炳煇右廸功郎兩浙轉運使司催促行在物斛官女適右宣教郎權監登聞檢院章鍔進士楊好問承務郎胡濬右廸功郎管鍔餘未行曾孫男女七人吳氏世家鄱陽五季兵亂徙撫州之金谿以儒名家凡五世為望姓曾大父敏故尚書都官員外郎大父藩故不仕父顒郎顯道也詳定一司勑令所刪定官贈通直郎元豐中從荆公于金陵遂宦焉今又為金陵人銘曰

金谿徂遷兮自鼻祖奕世名儒兮望南楚石鍊五色兮天可補吽闇欲上兮闖九虎幡然脫巾兮挂神武索身歸卧兮環一堵東阡南陌兮澹容與樵渙爭道兮莫適主秀目皓髮兮須鬣古委蛻脫若遺兮夢栩栩有子簪筆兮侍帝所富貴鼎盛兮沛莫禦萬室旁圜兮一丘土贈印追榮兮系三組

宋故左承議郎權發遣和州軍州事傅公墓誌銘

余政和間蒙恩校中秘書而傅公冲益亦以編脩九域圖志寓直省中與余為同舍郎相好也當是時海內無事天子輯瑞應興禮樂以文太平蒐攬天下儒先宿學一時髦俊知名之士列于儒官學省以待任使冲益居間儀狀魁偉面目嚴冷不妄笑言落落難合即之既久而後稍稍出其所有于屬辭紀事議論相可否之際愈出而愈無窮其學自六經太史氏百家諸子浮圖黃老之書無所不讀其文自歌詩賦頌表箋傳序箴銘紀誌亦無所不工而疆直任氣負所學未嘗以一言狥人故徘徊于小官益自重無躁戚

徽宗皇帝召見言治道中上意擢為尚書郎行宜用矣而遇疾不起悲夫公沒後二十五年當紹興十二年公之子承事郎知太平州繁昌縣事鞏始集公詩文為二十卷具書抵公之交孫覿求文識公墓余不敢辭遂次其語為銘公諱諒友冲益其字也姓傅氏其先自光州避廣明之亂徙閩中今為興化軍仙游縣人曾祖偁不仕祖滋贈朝奉郎父楫朝散郎充龍圖閣待制仕徽宗為中書舍人以清明諒直聞天下累贈少師公以紹聖元年舉進士賜出身主蘇州吳縣簿歲滿陞瀛州防禦推官鄭州ｘ學教授遭少師喪去位卒喪除辟雍録又丁母越國夫人憂ｘ除為詳定九域圖志所編脩官未幾例罷書局調宿州蘄縣令蘄故多盜公嚴保伍之令使相推逐盜不敢發ｘ輒得無所漏御民一以寬簡聽訟如家人無疾言厲色縣大治諸公交薦之改宣教郎再除九域編脩官是歲政和四年也五年車駕幸秘書省遷奉議郎六年除尚書祠部員外郎俄改膳部七年遇疾請補外以承議郎知和州未赴八年正月十日卒于京師

年五十二嗚呼崇寧初鉤黨之禍作異時元臣故老之子若孫門生故吏昏姻之家皆被禁錮少師既下世大臣猶以嘗任事于建中靖國間請置籍中徽宗記其忠獨不聽公少師家子益務晦藏不問權貴人所會闔戶著書澹然無求若隱于吏者讀書一過目輒領其要論古人成敗事當否如出于其時文章閑麗可著乎典册以施朝廷詞語精深可列于歌頌以薦郊廟而不自標飾以求聞于世宰相華原鄭公深知之薦其才可用徽宗亦悵然追懷甘盤之舊延見問勞甚寵于是名寔暴耀賢冠一時將遂施傳所學世其家而公病矣治命載其柩送少師以葬諸孤卜以其年十一月某甲子葬于常州宜興縣善權山之原去少師墓若干步妻孺人方氏監察御史家之女生二子曰庠曰鞏孫男三人公素貧恥言利既死槖中無留貲以歸庠少年有奇操護公喪浮汴涉淮間關二千里以遺令歸葬冢土未乾而庠得疾又死鞏尚幼也其家益貧老妻幼子幾不能自存更十五年鞏始及禄迎其母以養廉直有父風所涖皆有迹公

祉所施庶幾在此銘曰

讀公之文蔚若武庫魁奇偉麗九鼎千鼓聽公之詩隱若大呂震越渾鍠歌周頌魯胡不畀之天子之所帝制坦然常楊燕許頌詩穆如奚斯吉甫百千償一齎恨入土天造茫茫孰知其故吾豈艸木而與俱腐遺書爛然昭映千古

宋故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汪公墓誌銘

建炎紹興間大盜據中原羣惡亾命相嘯聚為寇于是環四海為盜區矣天子慨然仗一劒出入兵間禁暴除殘拯溺弔凶于戎馬蹀血之餘以建中興之烈當是時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新安汪公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一時詔令往往多出公手凡上所以指授諸將感厲戰士訓飭在位哀閔元元之意具載誥命之文開示赤心明白洞達不出戶窺牖而天威咫尺坐照萬里學士大夫傳誦以比陸宣公居亾幾何權臣樹黨除不附已者公亦抵罪斥居永州積十二年更四赦不得還間遇勝日幅巾葛屨登西山循鈷鉧潭入愚溪立湘沅沉文以吊古人而自肆于山

水年益高文益奇詩益工華妙精深與柳儀曹相望于數百載後文章格力與之相上下何其盛也公既沒諸孤護喪歸葬且致公治命屬余銘余與公游四十年知公為審乃序而誌之系以銘公諱藻字彥章姓汪氏饒州德興縣人曾祖震太常丞贈光　卿祖宗頗尚書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考穀奉議郎贈少傅妣越國夫人陳國夫人皆陳氏公自童幼已卓越有大志學舉子業既成得春秋左氏西漢書讀而好之銳意欲與之並年甫冠徒步游太學有司第其文屢出諸生上中崇寧二年進士乙科瓊林錫宴酒半上方賜永狀元霍公端友屬公表謝授紙筆立就如素習一坐嘆驚調婺州觀察推官方待次除宣州教授丁少傅公憂除官制行授泛事郎荆南府掌書記不赴改江南西路提舉學事司幹當公事代還至京師會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群臣和進喜事者集録為一卷公適見之擬和一章屬詞用韵句法清新出衆作之右即日傳布諸公喜稱之除九域圖志所編脩官改宣德郎遭宣國夫人之喪免喪除

秘書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再遷符寶郎是歲政和八年故相王黼頃與公為太學同舍生不相中比當國黜公通判宣州：將俗吏公益不樂上書請宮祠得提點江州太平觀寓家晉陵八年終黼之世不用累轉朝奉郎公博學强記自六經百家太史氏之籍先儒箋疏傳注之書兵家族譜方言地志星經法佛老之衆說與夫萬里海外蠻夷異域荒怪之序録靡不記覽山陰賀鑄方回知名士也亦寓晉陵聚書萬餘卷公日涖之游多得所未見者凡伏臘衣食所須盡以供筆札而録藏之其為詞章明于道德達于世務指事析理引物託諭馳騁古今貫穿經傳談備衆體蓋數十萬言自成一家公在江西徐俯師川洪炎洪芻有能詩聲自負無所屈一日師川見公詩于僧壁嘆曰此我輩人也率二洪詣舍上謁既去公曰騷人墨客撚須琢句以鳴其不平耳烏足尚也至是數年卒以大手筆稱天下金華勸講石室紬書典册施之朝廷樂歌薦之郊廟鴻文碩學暴耀一世人知其名家有其書而詩律高妙興寄深遠亦非近世詩人

之所能及淵聖登極召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旋改禮部進太常少卿起居舍人今上踐祚轉朝請郎召試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大駕狩維揚詔中書後省試澤州進士何烈〻對策稱臣臺疏論烈非所宜言公與滕康衛膚敏三舍人俱罷為集英殿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明年復召為中書舍人擢給事中兵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公艸高麗答詔上頒輔臣稱公得代言之體父之麗人謝表至上復稱公真狎翰林學士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縉紳榮之累轉朝議大夫公自登侍從屬時多故感懷恩遇凡所建請皆當世要務嘗疏論大將擁重兵高位崇秩子女玉帛已極富貴之欲而根據盤互浸成外重之勢陳所以待諸將者三事後十年卒如公策又言宣和諸臣交通貴幸一時誤恩官有至銀青光祿大夫者臺諫極論方就鐫褫詔墨未乾而建炎恩宥有當甄復盍依祖宗法至中大夫而止論駿數人國論以為允又言太上皇元符以來至上建炎之元並無日可謂闕典古者有國必有史有

史必有官漢法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自唐至本朝亦以宰相監總國之重事願留聖心上欣納翌日輔臣請擇所付上曰無以易藻矣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領日歷如故公蒐攬闕文參稽衆論遠至閩蜀數千里外近在寓公寄客之家或具公移或通私書旁搜博采遠近畢至分設科條以類註解總十二三移知撫州歲餘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觀會翰林侍讀學士范冲疏言日歷國之大典比詔汪藻纂集更涉歲月稍見功緒書未成而中止積久散逸後益難措手矣公方就閒可降詔令依舊纂集為一書俾三朝文物著在方册非小補也于是有旨復命公許辟官屬二員賜史館脩撰餐錢辭不受書成凡八百册上之上遣使賜茶藥二銀合進官二等加中大夫除顯謨閣學士知徽州公前後典六州先惠愛重名教有古循吏之迹唐顏魯公嘗為湖州刺史公建言昔章聖皇帝幸亳次睢陽親屈帝尊臨見遽廟旌巡遠異代之忠以風厲天下顏真卿叱叛臣李希烈而死廟食吳興距行殿不

能百里宜蒙褒異以增忠臣義士之氣詔從之賜號
忠烈詔下公大治祠屋書榜揭之郡有籍録朱勔窓
户數十種丹漆之光可鑑寮吏請為州治樓觀之飾
公曰吾葺魯公祠可用也輪奐一新州人大悅徽州
學舍敝小方議改築公嘗為文記鎮江府學之成州
將程邁以白金致餽謝公報曰比葺郡學費無所從
出而餉金邁適至已付諸生今并拜賜矣又斥公帑之贏
續之落成為一方壯觀轉左太中大夫十二年知泉
州殿前司大校蒐選禁卒之伉健者移州具資糧遣
送公曰州並海宿兵數百所以備非常留不遣馳奏
驛聞大校怒以語侵公免符下乃已移知宣州閱月
改鎮江府鎮江自經建炎之亂歲輸上供米率不如
數轉運使按視計食粟之在存者尚負數萬盡扃鑰
而去軍食不繼官吏憂窘不知所出而公適至命破
鐍給之詒書使者曰官軍張頤待哺米在廩中而不
予之食群黔饑餓以聊雖錮南山猶有隙也輙以便
宜開發老守重得罪不敢辭會言者譏公而罷論奏
不已落職永州居住更七八年感風痺乞致仕不許

竟卒于永州寓舍寔二十四年六月癸未也享年七十六積官至左太中大夫爵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實封一百戶公沒後二年詔復顯謨閣學士官其二子公性樂易不事藩飾以峙殺名至居官任職則矯矯然不侵為諧然者也不喜殖財利榮貴三十年無屋廬以居有田陽羨亦不足以卒歲而嗜書學古老且病猶不去手大璫梁師成用事小人朋附目為隱相武人吳可者師成許以能詩至出入臥內公罷符寶可過公致師成意曰聞名久矣幸不鄙過我禁從可拱而俟也公謝不往客曰吾曹望隱相之門如在天上名而不往何公曰若使我與可輩為伍耶守湖日朝廷和糴米六萬餘斛公視六縣民力所堪鐫三之一而上書自劾詔弗問居歲餘戶部被旨降水錢復糴數萬斛歲適大稔物估相當如數而辦例造一官公曰吾嘗以減糴待罪幸蒙恩貸今豈可復受賞耶三辭卒不拜海舶次泉閩婆國王附送龍腦數百為公壽公卻之或曰異國之王因舶商致方物脩故事不可卻也公餼送公幣一銖不取公于

辭受　類此亦以故遂多齟齬于世始公在太學與
王黼有纖芥後黼入相嫌恨不除竟坐廢斥而言者
指公為黼黨黜居永州累赦不宥卒厄于窮裔以死
雖然朝愠暮喜乍賢乍佞初若一閧然曾未轉盻已
如潦水之歸壑而高文大册垂世傳後與古作者並
列于圖書之府聖主親攬追録故侯復還舊物得喪
相除孰與公多公之文有浮谿集六十卷行于世後
集若干卷裔夷謀夏録三卷青唐録三卷古今雅俗
字四十四篇公尤工大小篆得李斯陽冰用筆意先



配淑人趙氏今配淑人莊氏亦前卒葬于常州宜興
縣陽蔡後塢二十五年十二月乙酉諸孤奉公之喪
合葬于二淑人之墓子八人男曰恬右從事郎曰悟
右宣教郎新差知婺州金華縣丞曰恪右承事郎曰
憺曰懔曰愔並右承務郎曰愔未仕女適右廸功郎
莊珪孫男女十三人男曰文舉巖舉臯舉賢舉女適
右奉議郎嚴康朝進士莊霆莊沛餘尚幼新安汪氏
之徙鄱陽蓋已久矣自曾祖至公四世皆以儒學中
進士第而公遂以文章大顯于時德興田園悉推予

其兄以郊祀恩任其弟之子怡而公子至今有未仕者元豐已未少傅公為泉之晉江丞而公生後六十三年公刺泉入境恍然悲喜太息曰城郭是矣昔陳秀公生于鎮江後鎮江建節築大第居焉實公始生之所山川之靈鍾為人英古今所傳不可誣也銘曰赫〻我宋崇雅右文藩飾萬物如歲之春治具炳然監于二代儒先酋〻光明碩大偉歟汪公德配先民學窺聖域文媲皇墳芸省讐書螭班珥筆論經石渠坐五十席代言西掖視筆北扉渙發大號雷動風馳持槖剖符出使入侍今之名臣古之循吏風流儒雅慈惠之師六州之岷途詠而思誰私黨仇乃譏乃逐投畀荒裔一斥不復斗野之南光氣屬天埋藏不沒至寶在焉擾〻萬生趨死〻軌百鍊之英有化無死巍〻昂〻命世之儒流傳海內公有遺書銘公于石石磨可磷公名不磨為萬世準

#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五目録

墓誌銘

宋故左中大夫直寶文閣致仕李公墓誌銘
宋故右中奉大夫致仕贈少師陳公神道碑
宋故左朝請大夫致仕孫公墓誌銘
宋故左朝請大夫李公靖之墓誌銘
亾叔墓誌銘
宋故文林郎梁府君墓誌銘
宋故從事郎涂府君墓誌銘



欽校書籍

#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五

## 墓誌銘

### 宋故左中大夫直寶文閣致仕李公墓誌銘

左中大夫直寶文閣致仕李公諱謨字茂嘉寔南唐李氏國除族散有徙常州之無錫縣者公其後也公少孤事母孝貧無以為養始感憤讀書曰惟是足以亢吾宗記誦日千言下筆語出驚人既冠束書詣鄉校從崇安先生受詩時學者數十人與余為同舍生穎異秀發治經章解句達文詞驟進不類舊常一試



劉校書籍

遂收其科仕州縣如素習遇事明辨未嘗讀律令而
斷治皆應法尤為當世大人所器徽宗召見擢部使
者歷事三朝涖官五十年刺八路典四大州秩上大
夫著籍内閣遂為一世功名之士享年七十二以紹
興二十三年三月乙未卒于無錫之私第諸孤以進
士陳珆狀公世系爵至行治年壽卒葬之地泛父黨
乞余銘乃序而銘焉公以崇寧五年解進士褐調通
州司法叅軍歲滿升文林郎調江州軍事判官用舉
者改宣教郎知南康軍建昌縣未赴通判信安軍疏



治城整刱置樓櫓招選禁兵先期而辦連進秩遷承
議郎代還除廣南東路轉運判官陛辭入對奏言豪
民率以田園分寄官廕之家而貧民下户一畆之宫
數口之聚皆受役力不勝則逃去告賞之法著于令
甲可詔監司督責州縣推行以紓百姓之急又言吏
部注守令不計能否一切以格令泛事而貪鄙無狀
居其半偏州下邑窮民無告宜詔大臣更制立法甄
別人品蒐擇才能黜去貪懦以惠天下徽宗韙其書
留弗遣擢太常丞唐宰相李紳短小精悍世號短李

嘗隱無錫之惠山立祠在焉公長不滿五尺而精神
滿腹或曰李茂嘉殆是公垂後生也言者論公年貌
未應居禮樂之司公笑謂客曰吾生壬戌言章尚云
乳臭乎差高陽關路安撫都總管司主管機宜文字
河朔盜起亾命嘯聚所在千百為群帥欲閉關以虞
變公曰奸民竊發當飭將士以示討除何為遽如許
也帥悟即日授甲于庭令曰具糧糗視吾旗所向軍
聲大振羣盜奔潰境内無一迹除京東西路提舉盐
香茶礬事移河北東路再徙京東進直徽猷閣知平
州改營州又改河北西路常平公以平營新强蒙恩
進職今易地河朔還所賜告上之不拜除提舉措置
河北燕山府路糴便公事朝廷餉新邊歲糴粟麥亾
慮三百萬斛率用度牒香藥鈔充糴本實不持一錢
而州縣未堪為民病公曰度牒鈔大商賈之輕資
也稍下其估售之為增穀賈以受糴不使一吏預其
間未幾粟麥至三百萬斛無斗升之負而民不知
勞朝廷嘉之進直秘閣除兩浙路轉運副使以餉邊
方賴公也留再任糴使置司在慶源府虜騎大入守

將懦緩不任詔公就節制府事公檄台所屬兵民官吏皆入保而臨城尉黄諲將部曲彷徉境上獨不至公得其文書已署虜中年號陰遣壯士執殺之以狥高邑務官與縣人趙文炳有邪謀文炳踰城數出公捕繫獄驗治有狀文炳懼誅請以妻子為質斬捕同悉自贖公許之文炳出而務官者方會其徒縱酒大醉文炳就席伺其寐刺殺之提九級馳還一府大震人〻如公坐視其旁矣事聞朝廷除公直徽猷閣知慶源府改元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司參議積功次六

遷至朝請大夫建炎元年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覃恩遷朝議大夫御營統制官王亦者駐兵建康謀為變以夜縱火為信公覘知之馳告守帥弗聽公飭兵將官率所部團民伍伏塗巷中栅其道夜半天慶觀火起諸軍譟而出所至不得入遂斧南門而去遲明訪守帥則縋城宵遁矣已乃除簽書密院江淮兩浙路制置使吕頤浩兼領建康府頃公提舉常平頤浩為河北燕山府路都轉運使頤浩以經制便宜起懐衛二州常平粟輸濟州倉以備軍餉公曰濟京東也

燕山軍士張順待哺而輦懷衛之粟由京東轉河北
兩路二千里漕之燕山雖三尺童子知其妄矣必有
他圖奏罷之順浩固不悅也會明受改號官吏讀赦
皆失色獨順浩怡然自若公曰樞省大臣盡徵天下
之兵以除名側之惡順浩左右視接以他語公曰王
室在難如救頭然之急公豈應躊躇任衆人殺之順
浩唯〻方議行而御營參贊軍事張浚檄書至二叛
伏誅順浩弟功進右丞相公歎曰群凶稱亂全軀保
妻子之臣握兵坐視相顧不發幸諸將讐復王淵梟



首之禍而因人成事者遂至宰相而浩聞之益怒秋
八月上幸建康詔公主錢糧黃敦書主橋道大駕次
張橋山水暴溢隄齧橋壞順浩通効之公與敦書皆
罷丁母永嘉郡夫人憂卒喪主管台州崇道觀紹興
三年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入對行殿奏言人主欲
知天下利害之實而九重阻深吾人疾苦壅于上聞
則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今者法駕時巡所過郡
國延見父老特降清問則守令貪廉法令廢舉民之
休戚事之利害一見勝百聞矣改兩浙路轉運副使

五年轉左中奉大夫知鎮江府乘輿幸建康兩駐京口公每入賜對甚寵進直顯謨閣兩浙路轉運副使方聞命遷直寶文閣知臨安府比入對上曰臨安之命出自朕意公頓首謝曰臣與大臣無一日之素知事陛下而已七年再知鎮江府時都督府統制官种潛屯江上軍民不相中人情惴恐公次丹楊或勸公單騎獨進嚴兵而後入巡尉部千百人執戈以衛公視而笑曰設有急若輩足恃乎亟去無留乃命老幼數百捐造官消日視事廷見民吏賓接將佐如平時

一府帖然潛見公至感泣公兩守鎮江屬兵火創殘之後重兵屯聚其中繕治乘輿巡幸屯舍之所廪千官萬兵供億之費隨宜區處上平下贍足不擾而辦移牧臨安百姓遮道而泣公舉手謝曰不久當從東巳而果然州民罷市空巷來逆歲大旱公率寮吏禱長山之白龍池香火未收雲起池中一夕雨足遂稔于是宰相當國官職除授以苞苴豐儉為左公因退食語家人曰吾跳兵走馬燕趙之地不自意全歸埽墳墓盍少休矣上書請祠宮提舉台州崇道觀時年五

十六意不復言仕矣官左中大夫職直寶文閣服三品爵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公材高識明長于治劇御吏民不以小法微文佐喜怒以故崎嶇兵亂及側之中發舒隱詘鉏治强梗聽公一語而決無後議者慶源被圍虜人檄守將高景雲而口語藉藉指景雲為奸細衆怒欲起公馳詣景雲所諭其衆曰朝廷屬我節制府事高公無預也檄書具在未嘗開發索火焚之衆遂定通判許和卿與添差通判歸明馬觀國不相能因倡言觀國交通虜人為内應衆起圍第欲屠其家公面詰和卿曰艱危如此吾曹未知稅駕之所公首為亂階且及矣揮其衆使去曰城中動息吾自知之後公使江東忽見一人衣紫佩金拜庭下公驚曰吾僚為公耶觀國曰慶源之圍微公一言骨已朽矣願効一死以報父之虜中檄還北客之落南者觀國在遣中過公别曰銜恩未報死而有知尚當結艸也涕泣而出公曾大父勤大父度不仕父景芳以公貴贈右光禄大夫母朱氏贈永嘉郡夫人妻戴氏封令人有賢行寶文公起徒步為聞家繄令

人之助四男子時澤右宣義郎新知平江府吳縣事時習右文林郎前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時後右脩職郎揚州泰興縣主簿時庸右從事郎新江州觀察推官四女彭懿俞氏從戴必先張采其壻也從右文林郎采左朝奉郎孫男九人杞榛栅並登仕郎樞樸桴梯栱餘一人未名孫女七人諸孤以其年十二月壬午奉公之喪葬縣之鄉青山灣公所自卜也公生十四歲而光禄公下世後十年起家筮仕始迎母夫人就養自佐信安泰高陽機幕奉使典州皆在河朔戎馬內侵大盜群起將母其間踐艱乘危數矣若有相之者建炎初將漕江左使奉安車以還考終大耋哀榮終始遇郊祀恩任兩兄之子時哲時脩者中外宗姻喪死嫁孤力不任者皆倚公以辦公已丙閑闢舍北地營一大圃面西山枕長河穹堂與宇曲欄幽榭疏沼沚藝花竹環之日具酒茗命客吟嘯其中延接後輩不以爵齒自高與鈞禮既屬疾曰河圖七十二數若囈語者即所享壽也崇寧中公婦翁戴君築大第壯麗為一州之甲縣人數見

夢曰李運使宅也翁除地又獲一金魚以為子孫之祥大喜翁沒而諸子爪分不數年卒為李氏胡馬南牧一大酋燕人也集群胡舍公第中揭篋見公畫像而驚號其徒曰李嶽猷也皆以手加額問公安在守舍者懼不敢告蓐炊而行秋毫不犯且大書其壁曰此李嶽猷宅以曉後至者嗟夫始公食貧為布衣而戴公以財雄為大姓自崇寧距建炎蓋一世由幽燕抵全吳僅萬里而公姓氏官稱宮室證兆之應如啐啄無毫釐之謬世人乃欲以智力取非其有豈非惑

歟銘曰

治道之行文武二柄孰强弗友孰弱弗競孰致予武徙木以令俯偻循墻若兵在頸孰振予文執鐸以狥噓枯吹生析醒愈病矯矯李公德配前脩治軍牧民如農一丘磔其梟狼以殖善柔惠立威振兩取其尤百犬吠聲衆狙皆怒舉臂一揮掉尾而去三窟狡兎兩端首鼠鐫切弗喻夾以砧斧文馴武克左右具宜如牢圈虎如乳哺兒詩書之帥慈惠之師不配其有孰主張之河圖告終乘雲跨箕嗚呼已矣次有銘詩

宋故右中奉大夫致仕贈少師陳公神道碑

陳氏建安大族自秀公以文學政事累踐大官于嘉祐治平之間神宗御極進拜右丞相任重道遠望臨一時世德垂延陳氏益大歷五朝百有餘年公族子弟著仕籍而以材能處顯者前後蓋相望也公諱豫字由用族父秀公恩任秘書省校書郎調開封府陽武縣尉以最升温州永嘉秦州隴城二縣令隴城並河遇連雨暴溢官寺民廬水及半扉公私病之公議徙爽塏上書言狀書下得請去縣里所營高燥地建城市開井閭不日而就水潦至人去墊溺按堵如故縣人為公生立祠用舉者改宣德郎知信州鉛山縣丁父中奉公憂卒喪知延安府敷政縣丁母令人葛氏憂ニ除知應天府柘城縣改同州澄城轉通直郎簽書彰武軍節度判官覃恩遷奉議郎轉承議郎經畧司幹當公事秩滿再除提舉本路糴買就遷提舉弓箭手公精壯果敢長于斷所涖皆有名迹西方用兵軍食最先務之急官吏並緣為盜軍無宿儲士有饑色公問獎知其故出金繒下其估而增穀賈以受

糴不使一吏預其間未幾車輓負擔四方而至芻粟告具師飽以有功公曰此一時之利未足言又建請石堡寨旁近地數千頃皆沃壤可據賊衝築一壘嚴兵塞其道使人肆耕其中歲得粟以紓漕輓之費則百世之利也詔從之築軍賜號威德陜右歲籍邊民為弓箭手公蒐選丁壯聯為保伍人得占田多寡有差至卒長別給一馬身自督教之人皆精練為諸路之冠當是時自大將至稗校築堡障扞姦偷斥境土受俘獲大者增秩小者賜金多公計畫而人不知自公出也公善知人明于任使嘗言御將士當使過勿拘以文法然後可使蹈白刃赴水火而不辭杜大中者豪縱不治繩檢一日抵罪當下吏公惜其材留不遣移書屬鄰帥善遇之大中挺身搏賊勇冠一軍遂為名將韓公世忠少年喜鬬數犯法當伏誅公顧謂帥曰世忠驍悍不畏死寇至盍令當前斬捕自贖而殺壯士乎帥從之始隸兵籍每戰先登梟貴將之首以獻遂知名建炎南渡提孤軍戡大憝手擒二叛威震夷狄册封咸安王時人方之狄武襄公：四任開

塞僅十年由機幕至部使者累功伐三遷至朝謙大夫議者恨不得公將兵數萬獨當一面而不究于施設為可惜也八寶恩遷中散大夫自言于朝曰久任邊州且老矣乞東方一郡自効得守濟州會歲大旱飛蝗蔽野所過艸木蕭然公即日移告坐齋室遲明具冠裳率賓屬徒步出譙門徧走群祀伏地頓顙為百姓請命有頃陰雲四合大樹如注却蓋不御徒步而旋是日也螟蝗一流無噍類歲大熟獲倍他壤徙萊州不赴請祠得提舉舒州靈仙觀已乃被疾上書

謝事政和七年五月某甲子卒于其子通判沂州機之官舍享年六十八積官至中奉大夫爵嘉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明年三月癸酉葬潤州丹徒縣大慈鄉之原後以子故累贈少師公涖州縣治道尚嚴條教已下人守之如詛盟不敢犯斷治自已出群吏坐曹行文書而已夏秋賦調束芻為人執一牌立閤外刻日書其上吏不及門期至而集為文勸耕二十解明白而切于事傳誦至今以為法輕財樂施喜趨人之急聞有疾痛欲去之如在已始赴柘城舊令尹

遇疾暴卒貧無以給喪事公為具棺衾以斂已而同
寮與邑之賢士大夫皆賻又為處其費擇送吏與凡
行李所須授其孤以行守濟之日道遇衰絰數人羅
拜其前泣曰吾父倅臨淄甫就官而得疾死護喪次
封內貧不能歸聞使君高義故來公惻然計其費贍
遣而去祿賜所得拊養孤嫠收恤宗族有秀公之風
郊祀恩以次補諸弟而不願仕者任其子分田廬公
不取推以奉寡婦族子師尹游太學不遂困而歸見
公曰儒冠竟誤人幸今筋力未衰尚堪馳馬試劍收




一戰之勲毛錐子不足恃也公笑曰通塞有命少安
無躁為其裝資勉　卒業遂收其科後官至尚書郎
族婦新寡有遺腹子曰璹舅姑憐之命改適而守節
自誓久益困頓于饑寒矣公周其乏絶又教畜其孤
進于學ﾆ成試有司一上中之迎其母以養族黨咸
歎以為榮璹後以才選薦更任使將漕帥邊褒顯其
親遂極光寵公建州建陽縣人曾祖曉祖贄不仕皇
考冲以公貴贈中奉大夫先配令人徐氏賢良奕之
孫朝散郎師甫之女贈其國夫人今配令人馮氏贈

少保某之女左通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躬厚之妹有訓德淑行為令妻為壽母中奉公孤立一意委身事國未嘗以家為恤有子嗣興纂序前聞享有丕祉由令人善相其夫而能教子享年六十五封咸寧郡夫人淡公十六年當紹興四年十二月乙亥棄世是月壬寅合祔于少師之墓改號瀛國夫人四男子曰機曰模曰桴曰桶四女武學生翁亶朝奉郎知南雄州黃達如朝奉郎宗子學博士李弼朝奉郎朱棫其壻也孫男女若干人公在事五十年不治貲產既得謝無以歸通判君奉安輿迎還沂水官下疾稍侵親客詣卧内省疾且曰公自言有四種生事安在公指四子曰此是已距今紹興已亥四子者機右朝議大夫模右朝散郎桴故右奉議郎桶右朝請大夫充敷文閣待制孫曰巖右登仕郎曰岐右迪功郎曰峿右承務郎曰嶧右迪功郎盛矣夫嗚呼君子種德蓺善積之躬脩之家責報于天取必于數十年後如探諸囊中而敷文公逢辰得路强仕之秋已躋法從追贈公至少師母夫人進封大國子孫蕃

衍簪笏如林陳氏之興蓋未艾也始秀公葬其母荆國太夫人于潤之五州山遂家焉秀公薨又祔荆國之次至是諸孤奉公之喪還次潤亦卜地于五州不獲一夕夢公刺汝州擁騎淺張呵引如平生黎旦瀛國與諸郎夢皆合而不曉所謂他日行焦山道中頃見一穴水深土厚曼衍相屬卜者曰吉問山中人皆曰儂家主人母所卜壽藏也遂相隨造其家一媼出見曰老婦異時藏骨于是矣忽夜夢若迎新太守者俄頃一大人衣紫佩金踞胡床而坐呼老婦前曰此吾所居非尔所當有也方悸寤而諸君適至願奉此地以献即其日書券予直問其名則汝山也遂奉以葬于是諸孤屬待制馮公誌其葬而墓隧之碑至今無辭以刻敷文公詔書晉陵孫某為之辭某復曰少師德烈靡不聞敷文鼎貴且大用宜得當世文章巨公具著顯庸揭諸墓某方負罪屏伏田里非其人也辭不獲命乃摭誌文終始大節著之而系以銘〻曰陳世大家發迹秀公於赫少師又充其宗結髮淺軍具著婉畫儲瘠欽然公預其責千箱稛至曳踵頹眉

菽粟如山露積不垣士飽而歌氣作一鼓大袒高驤馮河暴虎螟蝗坌起彌滿一折電埽霆驅甘雨應祈左右具宜文武柔克由初訖終挺身徇國老去歸與駟馬安車有來治中擁笏垂奥無地可廬可耕可殖田不踰寸種之以德女視女籯其獲幾何萬金之產孰與予多有嘉者子特槖入侍紹開厥家我公是似

宋故左朝請大夫致仕孫公墓誌銘

左朝請大夫致仕孫公諱畋字無逸紹興二十一年八月戊子感疾卒諸孤卜以明年三月丙申奉公之喪合葬于宜興縣君山鄉甑山元配蘇氏宜人之墓又以公歷官行事年壽卒葬月日為書抵族父某請所以誌其壙者孫氏世家金陵宋興王師下江南公之五世祖諱潭徙常州之武進縣家焉生六子曰詁與其子立之俱以經明高行為一州之望里人不敢斥其名號大小先生以別之于公為高祖次曰諷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于覿為高祖故覿視公為同五世祖兄乃序而銘焉曾祖貫之封朝奉大夫祖昌齡由御史府出典三州提點兩浙路刑獄轉運副使當是

時大夫父尚無恙父子白首官號亦同佩服皆三品所部十五州安車往來賢士大夫咸賦詩紀其事父昇和州含山縣尉以公貴贈右朝議大夫母宜人邵氏朝議早世宜人守節自誓三男子曰畸田畛與公方在童非中頒見里巷群兒徵逐游戲無一人讀書受學者亟提諸幼還宜興依外氏斥賣簪珥求之名師教子夜治絲枲坐其旁勉之既任戴冠遣詣庠校泛先生長者游未幾文藝然秀出一時公與畸相繼占上第起家畛亦貢禮部而以奉旨甘營數百指之養不果卒業德齒俱尊名善士于是中外宗姻歆羨稱歎以宜人教子為法公學尤邃于經危坐覃思至不知向人所在讀中庸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則拊按起立胸中洞然如咽去鯁屬文辭典重不浮而辨于說理政和二年試上舍第五人中第授登仕郎泗州司工曹事七年升文林郎除鄭州ㄙ學教授宣和四年用薦者改宣教郎監太醫局熟藥所坐小法貶秩一等六年知宣州南陵縣丞淵聖皇帝登極遷奉議郎紹興元年以承議郎知臨安府錢塘縣

公居官侃侃然謹身奉職未嘗出一語諂事其上以求悅已在泗州同寮爭進取忌公名第出其右則詆郡將以聞染公〻笑曰一薦狀于我何有縱所為不問後將至密其妄首薦公劇賊張遇兵壓南陵境上吏民驚騷空縣逃去公與令坐聽事相對終日賊覘知無所掠由池陽路而旋劉光世奉詔追討聞公名檄主軍鑲賊平公有力焉上移蹕錢塘百役毛起府尹治次舍符縣鳩材數千章甚急公請撤湖上廢寺十數區可不勞民而辦已而千艘浮江而下尹席益病其隘檄公與仁和疏漕渠以納之公謂益曰治溝洫備水旱縣令職也而兵火創殘疲瘵猶未堪事今遽興河役以稱使過客非急務益慙沮而止戶部侍郎胡世將言州縣不時之須皆非輕(經)數奸吏並緣人不堪命可枝一歲用緡錢米帛若干均之兩稅而盡罷無名之歛公曰兩稅既增他日牟利之臣暴歛復起自我作俑而民益困矣議遂格中貴人詣公請事公不答俄領皇城司喉邏卒摘縣吏之受賕者以聞欲併中公詔送廷尉卒不得公毫毛罪猶免所居公

議藉〻訟公非罪差建康府糧料院未赴改知湖州安吉縣丁母宜人憂卒喪簽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就除提舉江南東路茶鹽事前使者歲除奏課例張空最上之朝增秩賜金無虛歲比公上計吏抱牘請循故事公驚曰使吾罔上僥賞耶一毫不敢欺也具以實奏寮吏驚服每行部延見吏屬治有狀或得于一言不由紹介皆被慰薦有鬻爵為石埭尉者屢請貴人書屬公薦公曰石埭不惟汙吾筆而同薦之士必以噲伍為恥矣代還請宮祠歲滿上書納祿守本官致仕是歲紹興十八年也積官至左朝請大夫享年七十二公性冲澹寡言笑承上接下心卑氣和不見慍喜至守一法持一議如山岳然亦不可移奪平居察人材鄙不肖甚詳而臧否不出諸口少孤事母六十年心意幾微輒逆得之菽水歡然雖五鼎之養不過也事寡嫂拊嫠妹畜孤甥恩敬甚備廉靖寡欲時問遺非親友之饋不受嘗困窶矣凡有稱貸不以久近戚疏必盡償乃已江東代歸某往候公以杜門高卧為終焉之計某曰兄以晚遇方為世用何遽如斯

也公曰　叔子勲名逮今照人耳目且云人生不如
意事十嘗七八在世諦中固然頃令錢塘忤中貴人
幾陷大罪比使江左石埭刼請卒不予又觸權要之
怒吾懼及屬不去何待非事高蹇者某太息久之曰
非所及也公晚喜讀莊列佛書晨暮不去手其視得
喪寵辱如此蓋所謂得其所以言者八男子曰仰右
從政郎太平州司法叅軍曰份右脩職郎平江府司
法叅軍曰价將仕郎曰傃右廸功郎楚州鹽城縣尉
曰佐曰偉曰傑曰偕孫男女十八人男曰庭玉庭珪
庭秀庭揚庭詢庭玘庭操庭誨庭老女適柴餘尚幼
公初感風痺卒間自飭後事棺衾之屬頗謂諸子曰
非謂汝等不能辦也第恐喪死過厚不副吾平生簡
儉之素屬纊之際無一語謬亂某少兄一歲仕亦並
時而學力不足以禦外物敗蹈危機竟書罪籍兄材
大而氣剛志得道行發明利器豈止一部使者而意
有所不適遂沒綏以歸高風絶塵可為世範書而刻
之豈特以慰孝子之心銘曰
謇謇孫公廊廟具兮發迹儒科踐祖武兮引吭一鳴

鴻鵠舉兮排雲直上天尺五兮酸鹹殊嗜若丹素兮
適越鬻髦薦章甫兮畏途如漆不容步兮蒼茫無形
眩海賈兮滔山觸天疊萬鼓兮屹然中立獨砥柱兮
駕言歸與卧環堵兮瞻彼西山頰笏拄兮流行坎止
適其所兮脫冠不御挂神虎兮笑視金玉若糞土兮
家傳一經自鼻祖兮蟄蟄詵詵豹隱霧兮旁營萬室
識公墓兮

宋故左朝請大夫李公靖之墓誌銘

元符末余始著籍鄉校識靖之與其兄宗子學博士
相之為同舍生是時方尊王氏三經字說之學者
數百人手抄口誦連榻累笥非王氏之書不讀也靖
之兄弟魁壘豪健有氣節强記洽聞不專事舉子業
間出東坡先生詩文為余讀之音節讙亮耳目醒然
如挽天河覆八溟一洗先儒箋註蟲魚之陋而一時
諸老先生往往竊笑其迂遇休告則出從所厚善抵
掌劇談縱酒博奕歌呼竟日而後已真天下之奇男
子也後數年余與靖之同登進士第宦游四方不相
聞又數年余以御史斥靖之亦由平江從事代還相

與握手談笑道舊故以為樂靖之意象索然無復故時俊壯邁往之氣而相之亦病矣余固怪之靖之曰平江大都會而朱勔以窶人子為蛇豕侵暴一方奴使將佐與之驅除惟恐後吾如彼何哉已乃脫巾几上怒髮竦立推床大叫又復悵然以悲自是湛浮里中逾二紀不復有進取意嘗一佐永嘉郡以避建炎之亂秩滿徑歸築室田間不交人事益復飲酒時有感遇作為歌詩以自娛戲卒不究所施遂齎志以沒沒于紹興十一年六月辛巳年六十九諸孤抵父友乞銘識其葬而以屬余嗚呼余與靖之游四十年見其盛而悲其衰又哀其死是不可以無銘也靖之隴西李氏諱端方今為常州武進縣人靖之其字也大觀三年試上舍賜出身注海州沭陽簿用舉者選通仕郎又以盐最改宣教郎調平江府司士曹事抑鬱不自得歲滿家居久之折資監沂州酒稅不赴遂致仕建炎初近臣薦其材召赴行在除鴻臚寺丞不拜紹興元年通判溫州八年除知韶州尋請宮祠主管台州崇道觀積官至左朝請大夫靖之學博而辨屬

文辭清麗有典則而長于詩樂善多愛尤喜誦他人之工者得一言一句手録藏之累數十編而探求猶未已見其人則未始出一語稱善或問其故則曰吾惡其近于諛也平生故人去為公卿　不及門不通餽問若不可以親疏者居官潔脩自好頗以所涖皆丞佐不能獨有所為以自表見于世至于循道守官則未嘗屈意變節于一人自謂賁育不能過也朱勔用事負貴驕横士大夫献諛諛備使令以濟其惡靖之如避垢汙不忍開眼視之以故出仕常欲去而無留心惜乎仕不逢時不得使其身一日立于朝廷之上故文章不大傳于世行義不博聞于天下而獨為士友所記可哀也已曾祖中立永州零陵縣令祖士宗贈承事郎父鎮奉議郎贈宣奉大夫妻余氏馬氏皆封宜人生五子男曰長裔右廸功郎前監潭州南嶽廟長茂將仕郎女適右從事郎監臨安府龍山稅務施培次適登仕郎吳萃餘一女在室孫男女二人長裔長茂卜以其年九月丙午葬于武進縣懷德南鄉朱夏村之原上靖之晚喜誦佛書不囿于因果名

相之說遇佳處則據榻卧讀之客曰奉佛當如是乎靖之曰禍福竟何在通其意而已一日忽書辛酉四月某日獲麟于所居之壁絶逾月遂屬疾不起嘻亦異矣銘曰

猗歟靖之瑚璉之器以抵鵲而毁以腊鼠而棄秦柱睨而起楚門撞而逝嗚呼已矣與瓦礫異

## 亾叔墓誌銘

君諱稷字農先姓孫氏聰明博達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平居抵掌論天下士雖將相大人名號聞四海若未可吾意蓋欲奮其能以自表見當世而屢試于有司輒不售建炎初天子東廵蒐攬羣策片言投匭往往起徒步至大官君慨然自喜庶幾于一遇而單游孤立無黨友之助故卒于無所就以死悲夫將葬諸孤走泣而圖所以詔後世者乃序而誌之孫氏望富春而世家常州武進縣諱諷尚書職方員外郎君之曾大父也諱夷清君之大父也諱志康登州文學贈宣教郎君之父也宣教生四子長曰穆以儒學起家典兩州刺一路卒官朝散郎曰秩曰稹皆以行義

稱于鄉里君其季也君少長嗜讀書尤邃于易不守先儒傳註而以莊周列禦寇浮屠氏之言合于經者佐其說推原性命道德之理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迎見立解超騖獨出一時老生宿儒歎譽以為不可及文章能傳其學而辯于說理辭義精確不為空言常一試太學遂超其列會朝廷更三舍法而君之親老矣三兄相次下世闔門僅千指冠昏喪祭衣食之具皆屬君歎曰吾道盡矣遂束書不觀而治其家閭淡里長者劇談縱謔以為笑樂性夷曠洞見肝膽胸中有所懷如茹物不下必盡吐乃已面刺人過盡言不諱或從旁竊聽他日記疏以為口實君蓋忘之矣跡財樂施一語之投捐數千萬無所計意所不合一錢不分也疾革後事皆有宿戒至屬纊無謬語實紹興四年九月乙卯也享年六十有一娶强氏生子十一人男曰好謙好大好脩好遯好謀女適右宣教郎新知紹興府會稽縣事余衍左宣教郎新差權通判無為軍劉彭年右廸功郎新授太平州蕪湖縣主簿席畸右淡事郎新監溫州鹽倉施增左廸功郎新授

台州司法叅軍祝求仁餘未行明年九月甲申葬于縣之懷德南鄉鄭莊原上某君之淺子也兒童時出所為文詞見君；喜而稱之先大夫命某師焉中間宦遊四方離合不常而視諸族子獨親且厚也某守臨安觸罪遷嶺表君曰嘻此南柯太守夢也一切世間共一蟻垤況身履而親見之耶于是欣然悟笑遂別；三年蒙恩北歸而君沒矣銘曰

魏瓠五石大弗能容不龜手藥一戰而封孰哲孰愚
秖繫其逢銘以著之閟此新宮

宋故文林郎梁府君墓誌銘

府君處州麗水梁氏諱固字達夫曾大考健大考納皇考佐三世無爵位而皇考以詩書教授鄉里為一時學者所宗凡經講授文辭　然踐巍科登膴仕多為世顯人故相太師清源郡王何公則尤顯而名世者也府君少時已能傳其父學束書游四方聞一善士徒步千里從之常一試禮部不合既而悔曰吾豈不得已于此而令達官貴人弄翰墨以窮其所不知耶遂不復有進取意太師有女頴悟過人讀書通訓

詁知大義字畫有楷法太師爰賢之為擇所從曰里中之賢無逾府君者遂歸之太師執政奏登仕郎寔大觀元年也授吏部架閣官俄改惠民局久之去為汝州司法叅軍以最升從事郎調陳州節度推官又以功次遷文林郎監在京編估局方待次以政和四年三月十八日遇疾不起年四十九夫人娶居十年安貧守義日夜課諸子以學太師奏封晉安縣君再封令人二男子曰汝嘉通直郎曰汝諧未仕四女子中奉大夫直秘閣知濟南府朱琳朝奉郎通判潭州木輒從事郎常州晉陵縣丞宋瀚其壻也餘一人在室孫男三人令人享年五十八宣和六年八月三日卒于京師明年汝嘉舉文林之殯與令人之喪行次常州卜地于州之南武進縣諏龜視日皆吉遂以其年十一月十六日合葬于懷南鄉梅莊里之原嗚呼政和中權貴人擅天下寵煽一時族黨姻婭相牽連徼恩幸以進朱輪華轂分據要津而慕羶逐臭相扳而起者又不可勝數府君亦宰相之子壻也廉靖有奇操更五官不出州縣筦庫視窮通寵辱接于其前

而不置休戚于心頹然而已通直君積習名教力學問自立既壯益底厲以材能自奮于稠人中公卿大夫皆論以為國器然則府君雖不躬榮禄而傳祉于後克有賢子將大其家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賢者必貴仁者必壽孰擅兹器不配其有天不假齡又將誰咎令龜告祥羽翼南首旁營萬家置此大阜君其息焉以燕厥後

宋故泛事郎涂府君墓誌銘

余聞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堯舜尚矣然以言取人雖孔子之聖而失之于宰我人心難知甚于知天聖人不得已而後以言求之拔十得五蓋庶幾焉非悠久可恃以為不變之法也西漢之世取士非一塗公卿之貴或起于刀筆或擢于行伍或拔于芻牧或用于夷虜其以文章策高第如晁董公孫之流蓋亦幾人而已故宣武得人之盛後世莫及建炎之亂環四海為沸鼎當是時蒐卒乘治兵賦增濬城隍捕逐盜賊如救焚拯溺之急而禹行舜趋之狀紛然出于其間往〻迂濶可笑涂君子野精悍有膽畧遇事無劇易

唾手立就可以共功名而卒以他選進遂絀于世議而不用以死為可恨也君諱大向子野其字也姓涂氏撫州宜黄縣人曾祖智祖翊父固本三世為縣富姓至君始出而求仕宣和末以廸功郎尉筠州高安縣丞令緩懦廢事州所下書專以屬君丞應之無留事靖康元年冬諸道分兵勤王守將檄君詣州凡軍興所須資糧扉屨之屬皆倚君以辦軍行挾一馬率所部先驅人壯其誠而遇恩循右迮事郎秩滿紹興五年淮西宣撫使司奏辟准備差遣辭不赴十一年八月丁亥被疾卒于家明年其孤將仕郎駒卜以四月庚寅葬于縣之待賢鄉龍江原上又屬左奉議郎國子監主簿王湛狀君官壽世次為書來請願有述也余紹興初南遷過臨川境上少留曹山佛舍邑之賢士大夫不余藉轔不遠數百里過余相勞勉于羈寓留落之中子野其一也子野一日邀余過其家堂戶清深占林壑之勝聚書千餘卷迎師教其子而寓公羈客滿坐上擊鮮置醴談燕日以為常無厭怠之色縣大夫時丞詣舍次問所疑里中鬬訟不得其平

君一言折衷人〻意滿而去間名吏有所屬則具衣
冠抱牘趨而至惟恐浚所舍一大聚落百賈所棲凡
市井無賴屠沽駔儈兼并之豪唯〻聽命不敢輒忤
目指氣使欿然響應殆古任俠劇孟季心之儔余寓
宜黄時目睹其如此方時多虞盜賊半天下區〻之
言已窮于無所用而材堪治劇如子野亦卒無所就
悲夫君娶張氏生五子男即駒也女嫁進士鄒宗臯
右從事郎監衢州都税務劉彭老餘二女在室余去
宜黄時駒始九歲頴異不凡有成人之風後八年君
没里長者以書來悼不幸又稱駒喜學問自立可寄
門戶者也銘曰
魂與陽浮超然遠游飆逝莫留地載其魄拂邑端策
卜此　宅龍江之湄逝者如斯其孰能追龍江之阻
琢石其處以識君墓

#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六目録

墓誌銘

宋故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河南郡開國公致仕贈少師万俟公墓誌銘
宋故揚武翊運功臣太師鎮南武安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致仕贈通義郡王韓公墓誌銘
宋故太子少師巫公墓誌銘
宋故右朝奉大夫致仕周公墓誌銘

宋故撫幹周府君墓誌銘
宋故鄜府君次魏墓誌銘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六

墓誌銘

宋故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河南郡開國公致仕贈少師万俟公墓誌銘

紹興乙亥冬十月太師秦公檜薨天子慨然收威柄為治道之首屏遠壬佞驛召故老于湖海數千里之外于是右丞相万俟公浚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道進左通奉大夫賜札趣還問賚甚寵越明年三月公自沅湘至翌日入見除叅知政事當是時

天子厲精更化一時丞輔諫爭侍從之臣皆上親擢公被譏斥去國十五年上記其忠即日馳召既見條五事以獻曰綱紀曰人材曰財用曰軍政曰風俗其畧以為權臣執國命威福之柄下移人不知有上故相舊弼攢斥殆盡而譏俊欺負之徒造為險膚中傷善類人不自保道路以目貪夫暴吏接捨取無藝公私埽地赤立而大臣姻族之家粟窖金穴至不可校軍政墮壞士不知勞將帥豢養于富貴之樂一旦有緩急皆不足恃士風不競避譏畏訊襲常蹈故隨波湛浮無致身許國之忠陳蓼凜然皆世務之要不旬月拜左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縉紳相慶大賢得路必將盡行其言副聖主倚注責成之重而公病不能朝以二十七年三月辛夘薨于位嗚呼命矣方公以病告也上餙中貴人挾太醫診視親御翰墨諭以調護之宜尚方名劑遣騎馳賜相屬于道公頓首表謝曰臣不幸狗馬之病浸草自度不能復任陛下致仕矣願上還印綬乞骸骨手詔慰諭還其奏章再上除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制甫下

而公薨聞天子震悼輟視朝賜東園秘器龍腦水銀以殮賻金帛六千贈少師官其子孫十二人又授二子夷中致中直秘閣勅內侍副都知衛茂寔典護喪事賻恤加等勿拘令式諸孤撰日奉公之匶歸葬衡州又詔兩浙轉運使江南東路總領司具舟護送所在官給葬費隱卒崇終恩禮哀榮可謂盛矣公諱卨字元忠姓万俟氏有諱晋者與其子洛俱為太師大司馬録尚書事顯于後魏北齊之際其後有籍于開封不知其始所以徙公寔開封陽武縣人曾祖琰贈太保妣盧氏福國夫人祖敏贈太師妣楊氏衛國夫人趙氏楚國夫人父湜太中大夫致仕贈太師妣李氏秦國夫人侯氏冀國夫人公幼奇穎有大志讀書屬文自刻厲至忘晝夜寒暑而語出驚人太師異之曰吾有子矣政和二年試太學上舍中乙科調恩州司法參軍未赴選授相州教授代還授潁昌府府學教授用舉者改宣教郎除太學録建炎二年除樞密院編脩官遷尚書比部員外郎時兵交江淮間群盜蠭出焚剽州縣無寧歲公不自克請宮祠便親

養得主管亳州明道宮丁冀國夫人憂除除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又丁太師憂免喪提點荆湖北路刑獄秩滿造朝除荆湖南路轉運判官陛見擢監察御史遷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兼侍讀是歲紹興十二年也公好善惡惡出于天性時方多故武夫怙亂驕蹇不奉法澧州名賊伍俊者殺其酋歸詔授秀州兵馬鈐轄遷延不赴貪暴為閭里患公語荆南帥曰俊不就官變生肘腋不可悔已可辟置麾下徐觀其所為乃可制也帥曰諾表其事于朝改授副揔管俊喜而受命未幾謀據城以叛捕寘獄遂除之又言諸大將起于行伍知利不知義畏死不畏法高官大職子女玉帛已極其富貴之欲盍示以逗遛之罰敢亾之誅不用命之戮使知懼劉光世建請舒蘄等五州為一司選置將吏宿兵其中為藩籬之衛公言光世以五州為根將乃斥旁近地自廣以襲唐季藩鎮僭悖之逆岳飛議棄兩淮地專守大江以南公言飛提重兵十餘萬無橫艸之勞但言棄兩淮以動朝廷此不臣之漸夔路漕臣李坰奏劾知萬州馮時行

跋扈遂起詔獄捕繫數百人公言萬州一障塊然在荒茅篁竹中僅比東南一大聚落耳時行以職事抗轉運使誣以跋扈遽興大獄連逮亡辜豈宜付外臺耳目之寄又言郴韶泉晉四州官吏鬻獄受賕執殺平民縱釋有罪當伏重誅以謝天下又言使相遇郊恩奏任子孫盍循舊典今邊虞未靖宜復勇爵以厲爪牙之士蹶張超距之流而專補文資非是公在臺諫論事如此于是上韙其言皆以為善而公由此大用矣徽宗皇帝梓宮還詔公為永祐陵殯宮按行使竣事還奏拜中大夫叅知政事俄充金國報謝使上頒公曰使事言旋復有此授以卿體國勉為朕行公對曰陛下屬時艱難嗣承大統上皇陵廟之奉太母東廟之養聖心焦勞固非一日〻者獨斷屈已消兵以交隣國天人同符捷逾響報送往事居悉如聖志臣誤蒙識擢叨塵二府躬持書幣將命萬里絶域實預榮焉行次京師奴隸輩有為人致書訪其子者虜使以為言公曰兩朝以玉帛相見而後敢以私書入境然父子之情不過候安否耳發書視之如公言次涿州

又以南宮毆檐夫告者曰一行裝齎悉以車載不復
調夫矣公曰毆檐夫者請得主名治之不調夫則止
于此以聽大國之命語塞遂已使還提舉詳定一司
勑令書成遷左通奉大夫公之復命也宰相秦檜假
金人譽已數千言屬公紿上公退而歎曰丞相詆我
面謾吾戴天履地忍為此乎卒不從他日議政意象
愠怒殽色赫然無復同寅共政之意一日奏事退坐
殿廬中批上旨輙除官以私所厚者吏鈐紙尾進公
拱手徐曰偶不聞聖語卻之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



一談而言章亦踵至罷為資政殿學士除郡公入辭
自言曰臣無他長孤立一意事陛下而已天日在上
忠邪自見庶幾異時復望清光猶有以藉口而上眷
公之意未衰也天語泛容問勞深厚且諭以賜環之
命公曲謝至六七檜意公議已愈怒章復上奪職提
舉江州太平宮論奏不已降授中大夫歸州居住公
杜門屏處人莫見其面者七年已巳郊赦量移沅州
建炎之亂公避地沅湘間安撫使用便宜檄公攝州
事會劇賊曹成擁衆數萬奄至城小而惡太師年九

十歲在焉太師曰沅人視吾為去就吾去則牽而潰矣堅卧不動公晨夜廬城上召土豪集丁壯具矢石聚芻粮閉壁以老其衆凡二十七日成食盡引去沅人曰生我者万侯公也及是公来老壯歡迎數十里不絶又將除地築室館公〻笑謝不願得官屋數楹居之不蔽風雨又七年召還復知政事遂當國公忠信以事上不敢欺平恕以待下不為詭激之行三任内外學官尊奬賢能士有片長寸善如在已汲〻然惟恐不聞于時四為監司郡太守有惠愛評刑謙獄

傅經據古誼多所平反徧歷臺諫不營黨援自結主知遂參大政權臣擅朝朋奸罔上公獨持一心顛頓困窮僨而復起公獨守一道天子虛已聽公〻亦奮然任天下之重以就功名而天不假齡俄以病告百不一施賫恨而沒此有志之士識與不識莫不咨嗟太息而至于流涕也公嘗提舉寔録院皇太后還御宮寢纂次回鑾事實書成進左銀青光禄大夫又以刋脩貢舉條法進金紫光禄大夫封河南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九百户食寔封一千九百户享年七十五

配侯氏故承議郎鷹之女封同安郡夫人先公卒贈
榮國夫人五男子曰夷中右承奉郎直秘閣曰致中
右承事郎直秘閣曰居中曰有中曰粹中四女右脩
職郎李詡右儒林郎吳銓其壻也二人在室孫男女
九人男曰侃曰傅曰倬曰侶女尚幼公姿度夷曠胸
中無疑事交朋友待僚吏恭謹恂〻護其短而樂道
其善無貴賤少長賢不肖皆得其歡心至于處決大
議志守端直果敢明達亦不苟止而妄隨權門如市
氣燄熏灼可鑠金石公如砥柱矻立于回波急洑中
不可移奪蓋古所謂大臣者在事五十年起布衣至
宰相進登廟堂退伏田里盛衰之變備矣而奉身清
約如一日無小異危坐一室左右圖書究觀古聖賢
窮達出處顯晦之節為脩身之法而不知富貴貧賤
之可擇而取也太師素貧不治生事至今益務施貸
所得俸賜分贍族黨任子恩先兄弟之子比公薨而
二子四孫皆未仕諸孤以其年十二月巳酉葬公于
某縣某鄉之原宣和末某領國子嘗與公同寮矣公
匱次毘陵亟具小舟馳弔巳而二直閣泣請銘某辭

不敢又曰先公每得公文開讀三過稱歎不去手先公平生大節皆可考信幸公書而刻之納諸壙中地下有知殆為慰焉某曰公負王佐之學出陪興運雖剛方難合屢以讒蹶而先甲之言簡在上心十年後有符節之合道遠年徂竟以申徇君臣之恩有始有卒可以褒勸後世敢如古詩書所載銘曰

彼小人儒甚口詩書蠟言梔鬼堯舜之徒既適可願畫反其故芻狗已陳棄不復顧孰如我公屹若岱嵩巍巍昂昂萬物之宗自初筮仕以至謀國時止時行兊蹈一德公丞御史督制庶尤耘之鉏之以殖善柔公長諫垣三友之益造膝陳謨夜半前席炎涼百態覆却萬方匪通匪介徐公之常朝四暮三輕慍易喜匪戚匪欣令尹之仕蹇蹇一節不欺為忠踐艱履險誼不營躬誰私黨讐一日三褫曲突之驗僨而復起帝曰歸哉柏車崇崇如左右手以訖尔庸道遠年徂命也不淑殄瘁之哀百身莫贖訃聞震悼胡不慭遺閔有加錫天子之思公則逝矣易名有謚追榮有誥議行有誄又將有史以詔無窮相以銘詩閟于幽宮

宋故揚武翊運功臣太師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致仕贈通義郡王韓公墓誌銘

建炎三年冬金人合諸種數万騎絶淮泝江鼓行而南如踐無人之境一時將吏望風逃散竄伏艸莽間無一人敢嬰其鋒者當是時太師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咸安郡王韓公以兩浙西路制置使提孤軍駐揚子之焦山募海舶百餘艘具糗糧治器械進泊金山下連艫相銜為圜陣東向邀其帰路植一幟書姓名表其上金人望見大笑曰此吾机上肉耳平旦擁千舟譟而前先是公命工鍛鐵相聯為長綆貫一大鈎徧授諸軍之伉健强有力者比合戰分蠻舶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而入大酋立萬馬江上銳為救孰視譟擾莫能進一步曾不踰時掩獲數百舟幾盡遂大敗閉壁不敢復出已乃並立城西南隅鑿一大渠亘三十里欲潛師渡建康而地勢高仰潮不應一日乘南風縱火千餘栰抗吾師破巨浪冒百死趨瓜洲渡公曰窮寇勿追縱使去于是録俘

囚束之沉江中金帛盡分麾下贐遣吾人之被係執者書婦女州里姓氏揭諸道以訪其家然後獻捷行在所是兩淮後交兵伏尸流血十有餘年而虜人卒不能飲一馬于江者繫公楊子一戰之捷也公諱世忠字良臣綏德人年十八始隸延安府兵籍慓悍遇絶人不用鞭轡騎生馬駒挽彊馳射勇冠軍中家貧無生產業嗜酒豪縱不治繩檢閭閻人貸累券十數遇出戰則躍一馬先登捕首虜馳還得金幣償之率以為常嘗從統制官黨萬戰銀州方解鞍頓舍而

賊騎出間道直擣其營萬狂頓不知所為公袒裼持一戈率其徒戰卻之萬兵來援殿而還又嘗遥見一酋金甲朱旗出護兵意得甚公馳一騎刺殺之後訪知貴將駙馬郎君乙諏者大帥張浚表其功狀上之朝而宣撫使童貫怒不先白已黜其功不録宣和初妖人方臘起青谿不旬朝衆數万破衢婺杭睦歙五州江淮大震徽宗詔諸將發兵捕誅時公隸統制官王稟行次淛河別將王淵駐兵在焉公叩馬而進曰公領騎兵而戰非其地奈何淵矍然問曰汝謂誰答曰

韓世忠也淵善其言移屯據便地翌日縱騎搏賊公
率所部毀其旁賊驚奔追殺無噍類淵喜甚飲公酒
悉舉飲器授之會稟卒遂從淵不去方臘授首例捕
承節郎河朔山東群盜蠭起大者攻犯城邑小者延
蔓巖谷多者萬計少者千百為聚魏博則有楊天王
之流青徐沂密如高托山等至不可勝數公方從王
淵名捕于兩河之間而捉殺制置使梁方平又請公
自副除山東之盜公皆次第討平之以功累遷武節
大夫靖康末金人圍太原樞密使會諸道兵赴援而

張師正統勝捷一軍號精銳尚書李彌大素不知兵
欲誅一二裨佐立威以疆軍政會太原不守師正遁
歸彌大斬以狥衆反側洶洶又不時撫定一夕潰去
所過官軍焚掠莫能抗淵聖皇帝詔公討捕公晨夜
兼馳至宿遷單騎叩其營大言曰我輩山西良家子
好勇尚氣豈肯作賊此李公繆妄使若等求活于草
間耳衆素伏公勇相視慨然投戈免胄請從公自歸
公杖馬箠護之而還淵聖召見嘉奬面賜袍帶正授
單州團練使今天子以兵馬大元帥駐軍濟州群臣

勸進公偕諸將陪扈至南京上即位進嘉州防禦使御營平寇將軍再幸維揚又負櫜鞬以從建炎二年統制官苗傅劉正彥扈隆祐太后駐蹕臨安府明年春乘輿亦自維揚至傅正彥輙起異圖擁衆伏闕殺樞密大臣與中軍統制吳湛通為囊橐衰凶聚慝視君父無如也于是觀文殿大學士特進張公浚以禮部侍郎御營參贊軍事檄呂諸將除君側之惡公時以所統軍承宣使自淮陽由海道來舟次平江境上檄書適至公讀之怒髮衝冠推床大呼雪涕誓師共除凶逆人人感厲爭先請行遂偕丞相張公故太師張公俊故少保呂頤浩合兵倍道而進苗傅弟翊伏赤心軍伺擊于臨平山下公曰乳臭兒敢尔耶一戰驅之直抵北關而傅正彥已拔柵宵遁矣越日公入見曰主辱臣死臣誓不與之俱生請縛二凶以快中外之憤上壯其言酌巨觥勞遣公即日就道至建州浦城追及之傅等陣而待正彥突一騎拒戰其鋒剽甚公手格正彥擒之吏士讙奮傅亦就縛卒檻二凶以獻如言上親御翰墨書忠勇二大字賜公制除檢

校少保武勝昭慶軍兩鎮節度使四年金山提書至除檢校少師改武威感德軍節度使制曰屯兵要害邀擊其歸大振軍聲殺傷過當犬羊震疊〻知國有人至今天下誦之金人退舍群盜尚猖獗如故時范汝為據建州曹成馬友李横衆數萬轉掠湖南北而劉忠者冠白氊笠自表最强盛上面命公副叅知政事孟公庾為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公次建安傳城而陣汝為雖不敢出一甲而嬰城固守彌月不下公周視城堞一日伺其怠梯而上將士隨之盡



夷其黨而建州平遂卷甲循江西路入湖南公語其下曰成等烏合無鬬志非汝為比追之則併力玩之則生姦一諭以招撫一戒以勦除俾自擇已後其徒更相猜貳倒戈相誅或畔散或伏降惟白氊笠者負山阻水旅拒自如欲老我師公曰忠作賊耳欲何待一夕部勒諸軍分數道並進忠大窮馳小舟跳出有頃徒中持忠首至湖道亦平旅師建康是歲建炎四年也除淮南東路宣撫使方宣和末金人犯京師議者皆謂强胡不量彼已昧死一來忽見天子宮闕苑

囿城池之大慭〻然莫相知而五路之師日至閤其疑懼壓以重兵而與之講庚幾景德澶淵之盟足以為德無何刼寨一跌始有輕視中原之意積五六年舉國大入超邑越都通行無所累南至潭湘東暨吳粤皆惟其毒諸將按兵坐視莫與校惟公自負其能獨與虜确何其壯也北方之俗善騎壯士健馬被鈇衣數重上下山陂如飛矢刃不能傷故常以騎兵取勝公在建康蒐東悉少年敢死士為一軍教以擊刺戰射之法號背嵬如古羽林佽飛射聲越騎之儔履鋒蹈鏑水火無不一當百于是胡馬牧淮楚間公至天長之大儀與之遇虜酋孛堇撻也擁鈇騎奔突而前背嵬者人持一長柄巨斧堵而進上椹其胸下捎其馬足百遇百克人馬俱斃又自出新意刱尅敵弓斗力雄勁可洞犀象貫七札每射鈇馬一發應弦而倒虜大震駭若有鬼神捕獲千人長萬人長鎧甲器械甚衆又轉戰至高郵卒擒撻也等具舟載俘獲獻之朝自是胡人一再敗衂稍知沮畏雖時〻小入盜邊無淂跳梁不制之患矣進少師横海武寧武安軍

三鎮節度使公生長兵閒習知戎事而天資拳勇未嘗以一毫推于人臨機制勝一出于意造故能以少擊衆劉豫聚兵泗上公戍山陽與之對壘屢戰破之嘗乘勝逐北踰淮泗並符離徑淮陽之宿遷豫亟呂北軍四面而至圍之數重公按甲不動俄麾其衆曰視吾馬首所卿奮戈一躍巴潰圍而出不遺一鏃按轡而旋公曰虜易與耳益治兵赴利進攻淮陽虜酋撻里孛堇者驍勇蓋衆獨出跳戰不勝而逃有馬大師亦號勇將欲乘兩虎相斃之勢奮迅而出亦重傷敗去退而太息曰名不虛得矣師旅斬捕首虜過當封英國公會虜主遣完顏烏陵孛堇來聘請以太上皇梓宮皇太后鸞駕來歸除前事復故約上曰誠如書吾能恐詬以淺使驛五反歲行兩周而和戎之議定兩地晏然解兵徹警公自山陽造朝拜樞密使貂冠赤舄入侍帷幄極人臣之選閱數月思避時柄上書解機務不許章累上且曰臣蒙國厚恩誓捐軀戰場效一死以報今以非材承輔樞極進陪國論寔懷危溢之懼所冀天慈俾解將相之官以祠宮奉朝請

日望清光不勝區區至願上不能奪加太傅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恩禮褒崇度越前比公受命已杜門謝客絶口不論兵時跨一驢從二三童奴負几杖操酒壺為西湖山水之游觧衣藉草命酒獨酌興盡而返平時將佐部曲皆莫見其面以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薨于私第之正寢享年六十三方公被疾上餙太醫馳視問勞之使相屬于道疾益侵始用公請册拜太師致仕訃聞不視朝贈賻加等遣中貴人護喪事贈通義郡王官其親屬九人嗚呼靖康建炎戎狄内訌天下多故公起行間忠憤感發奮不顧身以狥國家之急建陽之役手擒二叛金山之戰酋渠奔命僅以身免然後驅攘群盜四封之内埽蕩無餘方是時也諸宿將徙屯江左公獨留戍山陽孤壘塊然旁無蚍蜉蠛子之援蔽遮淮江屹然如金城湯池之固中興之烈公為第一主上英武所以駕馭諸將雖隆名顯號極其尊榮而干戈鈇鉞亦未嘗有所私貸故岳飛范瓊輩皆以跋扈賜死惟公進而許國杖一劒勘除大憝為社稷之臣退釋

兵柄以功名富貴始終官一品為公師持三鎮戎節累封大國進爵稱王賜號揚武翊運功臣食邑一萬三千七百戶寔封五千九百戶澤流子孫書勲竹帛追配前哲可謂賢也已曾祖則贈太師國公祖廣贈太師國公考慶贈大師國公元配秦國夫人梁氏今配魏國夫人茆氏四男子彥直左朝請大夫行光祿寺丞兼權尚書屯田員外郎彥樸右奉議郎直顯謨閣彥質右奉議郎直徽猷閣彥古右通直郎直徽猷閣充兩浙西路安撫司主管机宜文字八女右朝散郎通判饒州曹霑左廸功郎充廣安軍務授馮用休左廸功郎充詳定一司勑令所删定官王萬脩左廸功郎新授福州懷安縣主簿劉莒左廸功郎新授婺州東陽縣尉胡南逢右承事郎充秘閣脩撰張子仁其壻也二人奉道為黃冠孫男四人梃右宣義郎直秘閣杖右宣義郎直秘閣格右承事郎栩右承奉郎公御軍嚴而有恩紀律脩明不以賞罰佐喜怒藜羹糗飯與衆均士以故樂為用摧鋒陷堅百戰不殆威名凜然天下想見其風采太母行殿歸次國門將相

大臣班迎道上太母坐帷中領左右曰韓某孰是虜中皆知其名既而嘉嘆久之間遇朝謁傳呼道塗老幼夾路倚舂釋擔聚觀太息上所賜詔皆親札雲章寶墨奎壁之光粲然集而録之為若干卷錦囊玉軸子孫世守之為希代之寶公病且革故時將吏問疾卧内公曰某歷事三朝大小百餘戰冒白刃中流矢未嘗退衂瘢痕尚存發衣視之舉體皆是賴天之靈得全首領卧家簀而没諸君尚哀其死耶彥直等以其年十一月庚午舉公之柩合祔于平江府吳縣胥臺鄉靈巖山秦國夫人之墓于是寺丞過余請銘某曰太師咸安王中興名將盍奏乞本朝有名位能文章銘公卿大夫功德者為之辭以詔後世余方以罪斥辭不敢距今七年韓氏書謁無虛月請益堅會余蒙恩除罪籍遂不辭乃即平日所見聞誌其大者而系以銘：曰

炎正中否有來天驕將羊之首墳犬為妖萬騎控弦鼓行而至諸將按兵拱手坐視暨：韓公山西之雄赤心許國誼不營躬群梟譟讙伏闕稱亂奮挺一呼

奉頭鼠竄手格二叛檻載而歸磔之東市封為鯨鯢
胡馬飲江千艘北渡公挺一身塞其歸路犬羊膽落
江水為丹電埽霆驅威憺八蠻移屯楚甸坐鎮千里
長城隱然疆寇氣死釋兵十萬歸君居廟堂玉帶金魚
異姓之王麒麟圖像中興第一巍巍堂堂莫與公匹
國恩粗報哿矣歸休奉身而退以老菟裘大雅君子
明哲是保一馬二童檐夫爭道嗚呼逝矣生雖有終
與宋亾極惟公之功闇闔之西靈山之麓有墳巋然
過者必肅

## 宋故太子少師巫公墓誌銘

故太子少師巫公諱必字子固建康府句容縣人也
曾祖遜不仕祖褶故太子少保父峻故太子少傅公
有五子伋最幼紹興中被遇今天子擢諫官御史言
治道中上意遂躋法從本兵柄以端明殿學士簽書
樞密院始用故事褒曾祖禰為東宮師傅而句容之
巫氏始大公氣質沉毅有大度以博學善屬文知名
里中崇寧初州縣學推行三舍法日有試公與諸生
角一日之長常出其上無與抗衡者每至歲升輒不

偶又之舍法罷復科舉一時有司皆新進少年公嘆曰吾老矣尚畏飯待旦決得失于一夫之目耶盡焚棄所治舉子業並讀書考古今治亂人賢不肖與事之當否得失著為論以見其志與人交不以貴賤貧富為戚疏厚薄亦未嘗降志折節以屈于一人晚嗜酒客至隨有無治具盡醉乃已群從之豪挾長負氣數使酒侵公〻一語不讐引滿自罰拱手危坐使之意消往〻愧謝而去喜蓄善藥赴人疾病如不及多所全活見貧窶不能自存者則懷金夜抵其居置戶

下去不以告里人聞人氏請公數千緡為子母相權之法不問出入會朝廷更錢幣改當十為五已復為三聞人盡易大錢貯帑中以折閱告公笑曰孔方兄遂羽化耶衆怒為公不平公置不校惟晨夜課諸子于學而樞密公方束髮受書穎異秀出落筆有驚人語自老儒宿學皆論以為國器開府蔡公元度次金陵闔府諸生往拜其門時樞密公甫十六歲在稠人中見而異之問而為公之子也以目命公曰公老于場屋不得一第有子且大貴可無恨矣公退而謂夫

人曰吾愛伋甚他日必亢吾宗今蔡公亦云通儒大人所閱多矣第識之已而果然嗟夫市人錙百貨之利于錐刀之末一錢氣不直有持挺起而鬬者公捐數百萬若棄涕唾然横逆之來自敵以下所不能堪公視之如虛舟之觸不為之變色惟是植德藝善躬行仁義以為子孫無窮之賴于是樞密公起家為名進士徧歷省臺侍從之選進服大寮典司密命赫奕顯融為宋巨室天子原大推公功追贈三師世以公為宮師所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焚之墓上里父老聚觀太息猶能記公行事如狀所云者可謂盛矣公晚學佛誦其書而有得于死生之說病且革頒謂家人曰吾行在日中時已而日亭午宴然而逝寔宣和二年七月癸丑也壽五十六以其年十月丁酉葬于縣之望仙鄉西陽村之原上樞密公既貴請于朝建佛刹以薦其福詔賜明慶報親禪院云夫人劉氏淑慎慈祥相其夫教諸子遇内外屬人皆有儀法後公十一年當建炎四年五月壬寅以疾終壽七十二贈晉安郡夫人諸孤以是月己酉合祔于少師之墓五子者長

曰儼以公喜方藥始學醫遂通其術曰休曰僕曰僅皆以文行為鄉縣所推季即樞密公也三女皆嫁名族為士妻孫男五人公允明允忠允成允清允明允以太學生連薦至禮部今為右宣教郎淮南路提刑司幹辦公事孫女五人尚幼余聞王文正公之父種三槐于庭曰吾後世子孫當有為三公者歐陽文忠公之母守四歲之孤忍窮耐老以待公之貴蓋為善必報如種杞梓由一寸之萌而劒拔十尋干霄蔽日者非一日之故也今公道積于厥躬責報于天如符節之合克生賢子光輔中興名為通顯為世稱首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貪夫狥利兮日孳孳而蠅營登龍斷以左右望兮曾一瞬之少停哀大氓之溺貨兮牛腹尸而不盈緊達人之遠抱兮種德以厚其羸棄千金而不顧兮奚墜甑之足驚空四壁其無有兮獨家傳于一經彼何物之阿堵兮有五兒之寧馨貯九畹之華滋兮芝蘭蔚其青青挺一幹之昂霄兮表獨立而無朋輪囷萬乘之器兮抗承露之金莖署通德而為門兮陋區區之

滿籠納茲銘以幽窀兮尚有老成人之典刑

宋故右朝奉大夫致仕周公墓誌銘

周氏先世避五季之亂以力田為生業宋興二葉有十公者積德累善為鄉縣所推號里長者嘗輦一巨碣寘廷中戒家人曰吾後世之興有以祿仕起家亢吾宗者著吾生平終始刻其上此石所以志也閱三世有孫右朝奉大夫諱俊生子曰執羔宣和末徽宗御便殿策以當世之務奏篇上擢為第二除太學博士歷踐臺省進禮部侍郎待制敷文閣典五大州為方伯周氏浸大矣于侍大夫之命奉徵余文記十公所遺石表之墓道余嘆曰十公乃與天通耶後二年當紹興三十二年大夫公年八十九以四月十二日感微疾卒待制公又屬余銘其葬公字彥正信州弋陽縣人曾祖文坦即十公也祖備考知雄韶州樂昌縣主簿周氏自十公命儒教子今六世皆以通經學古為事公少力學自立尤工詞賦會樂昌以喪歸伯兄早世方治葬送一弟又遇疾死傾影孑然家事亦茲絀一門賓祭衣服之奉正事之輸外姻屬人之

問皆自公出而讀書著文猶不輟待制生十數歲屬文辭語出驚人公喜曰吾有子矣遂不復治舉子業久之待制策高第至大官天子疏恩命公承事郎凡十封為右朝奉大夫致仕待制為郎時以所遷一官奏換公五品服太母慶壽恩又賜服金紫余嘗讀仁宗寔録景祐初知樞密院李公諮臨江新喻人其父文捷以諮貴拜十一官于家終尚書刑部郎中書之國史為天下父子希濶之榮今公亦以子貴拜十官為列大夫與李氏相望百年間異日史官又將著之典册以詔無窮嗚呼盛矣哉公心平行高言笑不妄接遇長少戚疏常欲處之于無過之地間讀前人家訓可為後法者大字傳寫揭之曰此亦書紳之意閱邸報見士大夫觸法抵罪則喟然動容為之嘆息兄之子出分里中兼并之豪以倍直質其田為必得之計公曰吾母應氏青氊故物也不可靳一費按親鄰條令馳告縣償其直而贖歸之為錢八十七萬云喜施貸凡有丐請無但已者事佛甚謹讀其書三復曰一切世諦空幻之非寔信如所云也故一鄉之評謂

公行事多類十公者公清淨寡慾老益精明待制守
眉山始聞命曰親年八十一豈堪乘劒門蜀棧之險
即日上書丐免公曰汝不聞王尊叱馭耶吾雖老尚
堪一行與汝共載而往歲餘移鎮夔子道途所過二
川三峽一山之阻一泉之涯靡不游而巫山祠三游
洞在高巖窮絶處蹬道艱滑車馬不能至公拄一策
褰衣而上雖少壯者莫能追也待制請便郡守貴池
徙番陽去鄉州數百里公安車過家淡常所往來命
卮酒道舊故以為笑樂名書朝籍佩服三品無朝衙



夕坐官簿之拘而日享三牲五鼎二千石之奉待制
除江西大帥候吏來迎牙兵千餘人旗纛鼓吹帕首
鞚韡充滿門巷公雖卧疾猶令治酒食勞餉又發廩
粟周其乏財三日公易簀矣將吏奔走給喪事如在
官府大斂已羅拜庭下辭去里父老聚觀太息以謂
五福兼備始卒哀榮如公未曾有也元配吳氏忠州
文學季文之女今配劉氏亦前卒並贈宜人三男子
長即執羔也左朝散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洪州江
南西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督總管兼營田使次綏先

公十年卒次執誼一女適進士余億年皆吳出也孫男七人閭閱閎閱闡閭闢閭右宣教郎監行在榷貨務都茶場閎右淺事郎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闢右承奉郎孫女七人右宣義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陳偉節右承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張曼容通仕郎李友邦進士宣良翰方如晦符愬程繪其壻也曾孫男女九人執羔等卜以隆興元年正月巳酉奉公之柩葬于前田原十公之次公所自卜也于是待制公以書來告曰周氏世有陰德至吾先君不大顯于其躬而以燕厥後予小子被遇四朝持槖備甘泉侍臣之列人徒見周氏之興而不知吾世積累之所自其可無銘乎曰

種木十圍蔽芾其陰老幹生囷孫枝出林周氏種德為山九仞封之殖之百年而信赫乎大夫襮順裏方續聞成宗纂紹有光燕壼發祥克生賢子名駒墮田一日千里公有爵位坐閱九遷紫綬金章拜浚拜前綵衣奉輿朱輪華轂壽八十九考終五福子孫受祉慶遠彌長如川方至河公望洋前地之原卜此元宅

公孤追榮嗣有褒册

宋故撫幹周府君墓誌銘

紹興三十二年正月辛丑會稽周府君以疾卒將葬而余之壻右朝奉郎李濱老方涖事在越諸孤狀君行治屬濱老以書來告曰周君會稽嵊縣人沉毅有智畧為縣豪長者未嘗讀詩書而劇談世事斟酌有可否皆中理未嘗習律令而檢身律物處白是非皆應法齊家如官府事無鉅細畢入于規矩居鄉里人以緩急扣門不以在亡為觧以故王公貴人州刺史縣大夫皆喜與之游而浮沉里閭卒不為世用以死其子汝能者以文藝有聲名場屋間不遠千里欲請公文誌其墓余復書許之以病久不果而請益勤遂次其語為銘君諱侁字正父曾大父惟大父過父瑜世以力田殖其家至君而滋大叅知政事沈與求奏授承信郎監婺州永康縣酒稅不赴而獨喜命儒以教子除治舍館捐重幣迎賓師市書數千卷朝吟夜誦陶濡醇懿文采粲然一日明試于有司子姪三人連名並中而汝能為舉首汝士遂登進士第居亡幾汝

能者再試禮部又中乙科于是會稽周氏為東周望
族歲飢群惡相煽而起晝行剽夜依山柵險隘以自
固君語伯氏曰里中惡少年相領未發不先事折其
萌則變生肘腋不可悔矣乃出橐金發廩粟招募得
數百人部勒以軍法鉦鼓之教震山谷群偷讋焉已
而將吏移兵捕誅君曰鼠盜狗盜為飢所驅耳迫之
將致死以抗吾軍第陳兵壓其壘傳一檄呂之可毋
戰而降也泛之而渠率盡出方謙班旋有利其貲者
曰餘黨未除盍覆其巢以弭後患君又力爭不可曰

玉石俱焚矣于是不戮一人而罷府帥多君之畫辟
除安撫司准備差遣辞不就縣瀕雨暴漲水冐田泡
民廬居人栖木上以避君具舟栰糗糒往飼之收載
以歸全活不可勝數水降縣徵租如令君詣府白曰
洚水之害死者已矣生者散為流丐錢竟不可得守
令且負殿奈何尹悟上之朝未幾免符下惟水所不
至者輸之君資慷慨尤知取予歲惡大家閉糴邀善
賈君獨發藏粟下其估舉子錢者水潦之後不能償
折券焚之儲藥石以待病者給棺轎以斂死而無以

葬者又聯數十舟跨兩谿間為梁以利涉者以故屬
纊之日士大夫與內外屬人弔哭咸盡哀而里巷小
民皆出涕享年六十一娶房氏有淑德馴行君疎財
好義振貧窮供佛僧建塔廟崇像設費以萬計夫人
有助焉簽書樞密院王倫欲薦君〻辭乃奏請冠帔
以賜壽六十五前君兩月卒四男子長汝賢幹蠱有
父風次汝弼蚤卒次即汝能佐廸功郎明州鄞縣主
簿次汝礪二女適進士盛示右廸功郎徐汝夔孫男
女十二人男之元之茂之翰之望之卲之美女適左
廸功郎明州慈谿縣主簿陳加善餘尚幼其孤以明
年十月某甲子葬君于縣之游謝鄉黃沙之原舉房
夫人以祔諸孤侍兩殯執喪盡禮俄產三芝于寢中
色黃而澤按瑞牒所謂金芝者人以為純孝之感銘
曰
剡之水可舟載德奕世兮與之交流剡之山可圃種
德百年兮與之競秀水深土厚兮首一丘雖死不忘
兮故曰壽

宋故鄒府君次魏墓誌銘

臨川自丞相王文公以鴻儒碩學啟廸後覺為太宗師天下之俗一變通經學古尊王賤霸源〻然日入于道德矣紹興初余以臨安尹觸罪徙嶺表奏臨川道訪公之遺則墓木拱矣而流風餘韵猶存乎弦歌之音舞雩之詠彬〻如齊魯焉當是時郡人鄒君次魏者始從余游自六經百氏諸子之書與太史公所記無不讀文詞古雅深厚有典則笑語不妄進止可識未嘗佚游燕嬉以棄一日蓋先君之澤也比余蒙恩北帰積六十七年相望二千里次魏惠然過余而學益博行益高文益奇雄深辯麗亹〻然萬言終不肯出一伎投衆人之耳目以阿世俗之所好嘗隨計一試禮部率齟齬不合而驁然不屑直意慕古作者于千百歲之上惜乎未見其止而遇疾以沒年四十二寔紹興十六年某月某甲子也于是次魏之友黄允元狀君行事世次来請曰次魏著書探道師慕賢達固馳騁一世以就功名而天不假年不究于設施不傳見于天下竟賫恨以殁而身後之名猶有待而傳也公宜銘遂叙而銘之次魏諱宗謨姓鄒氏次魏其

字也曾大父齊宣義郎大父餘建中靖國間歷三院為侍御史與鄒志完陳瑩中江民表同時任言職其言專以銷朋比開公道為急崇寧初新將相用事得罪貶死父陶字志新名臣子潔脩介特有奇操里中伏其高次魏娶某氏某官某之女也生四男子升卿子卿春卿夏卿二女適甘以寧趙良史皆善士孫男一人以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葬于宜黃縣吳城之原初次魏之亡也志新哭之過時而悲余移書勉之曰死生壽夭天也公其如天何余聞人衆者勝天〻定亦能勝人鄒氏以儒名家父子祖孫種德藝善閱三世矣第少忍以待其定也未幾幼子纔七八歲誦書日千言出語不凡一時歎譽號奇童噫嘻次魏為不亡矣銘曰

矯〻鄒公著節御史蓄厚不流鍾此奇偉追驂群聖馳騁百氏有德有言宜壽而貴誰主誰謀半塗而稅有生必死萬物一致炊未及熟俯仰一世維是不朽遺書滿笥渥洼奇種墮地千里以為不信歸視其子

欽定四庫全書

#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七目錄

墓誌銘

宋故右大中大夫敷文閣待制贈正議大夫
蔣公墓誌銘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仕張公墓誌銘
宋故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仕汪公墓誌
銘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秘閣林公墓誌銘
宋故鄒府君志新墓誌銘

宋故鄒府君志南墓誌銘



墓誌銘

宋故右大中大夫敷文閣待制贈正議大夫

蔣公墓誌銘

義興蔣氏以東漢正亭侯澄爲鼻祖詎今千餘年諸戎亂華大盜移國名臣巨屋捐墳墓棄印綬老死巖谷何可勝數而後世之興往往不知其族之所自出惟義興之蔣祖孫相望名迹班班然以官學世其家爲聞姓奕世顯融以至宋興尚名數義興譜正亭之

昭穆為三十一世祖今常州宜興縣五庠鄉是也咸平中有諱堂者以進士起家事仁宗皇帝為吏部侍郎樞密直學士贈太尉而猶子太師魏公之亦又以文學政事称天下縣開封尹擢翰林學士知樞密院尊顯三廟而蔣氏子孫有名籍于朝者比比出焉公諱琛字宣卿曾祖九皐贈太傅祖滂江寧縣主簿贈太師考之美奉議郎通判真州贈正議大夫妣碩人程氏所生母令人李氏公生十三歲而孤鞠于世父魏公誦習羣書操筆為章句已卓越不凡魏公喜而賦詩曰渥洼之駒必汗血青雲之幹飽霜雪器重蓋如此奏補假承務郎崇寧五年調將仕郎婺州蘭溪縣主簿秩滿監泰州海安鹽倉升通仕郎開封府酸棗縣主簿遷文林郎改宣義郎監東京抽稅竹木場轉宣教郎編脩道史局撿閱官丁令人憂〻除〻都水監丞轉通直郎提舉江南西路常平四遷又朝散右郎知撫州江西漕計空乏軍士廩食不繼一日聚而譟于轉運使之庭排門闥擊胥吏出不遜語公聞变馳往麾其衆詣常平倉受粟已乃推首事數輩論殺

之臨川歲荐飢群盜白晝入市人惶擾不知所為
會公謁客與之遇盡執以歸戮其魁以循戍兵由上
饒路趨撫吉所遇侵暴公為治次舍具糧糗嚴兵憚
之既至歛兵以入受一日之食而去秋毫無犯上書
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未幾召見擢尚書比部員外
郎知通州轉右朝奉大夫通州並海寔鹺商舟楫之
聚有杜興帥所領屯淮上遇敵奔海陵謀欲襲通據
城以待招納之命官吏驚怖欲逃公曰此等妄意室
中之藏故昧于一來飭吏卒持酒胾逆之而盡驅鹺
商出境興至周視四顧悵然失望留一夕遂行事聞
朝廷就除淮南東西路茶鹽進直秘閣淮南東路轉
運判官又直徽猷閣陞副使逾年直寶文閣知揚州
淮海大都會更建炎戎馬蹂踐之後獨有孤城塊然
在草莽中于是增濬城隍建置府寺召募吏卒安集
流亡開市招商賈治廢田開阡陌而江之南湖之北
有操槖耜携父子而至者除兩浙轉運副使公嘆曰
假我數年可以盡復其故而以不卒業為恨累轉右
中奉大夫直龍圖閣知臨安府臨安浩穰典治京師

世家大族恃恩驕横公稍以法繩之改兩浙轉運副使俄徙江西道出臨川公舊所臨也州人罷市出迎環立道左啟問使君無恙公褰衣勞遣賦詩紀其事今刻石存焉豫章守帥調軍食出助教補牒率民錢期至不如令律一境騷然公移書諭止之貸漕錢以紓其乏所過屬州暴骨朽胔狼藉道路公視而太息曰朝廷有掩骼之令州縣吏無一人推行者乃募道釋流分授錢米每歛數百軀則穿一大坎瘞之用富韓公故事歸叢塚云移淮南路兼提點刑獄居數月知鎮江府當是時權貴人執爵祿之柄視苞苴豊儉為低昂公獨無所餉遂罷歸請祠得台州崇道觀賜服三品轉右中大夫凡四任宮祠十二年乃即丘亭之西山水勝處築室居焉閒遇勝日税杖葛屐從常所往來者飲酒賦詩自肆于林壑之間魏公耆儒宿學所為文章精深典麗一時士大夫傳誦而公于群從中獨能傳其學尤工于詩清醇典雅敵比字屬皆中律呂凡悲愉忻戚行歌坐嘯不平有動于心皆于詩見之東坡先生魏公所善也故公蓄東坡詩文自

幼壯逮老連榻累笥至不能容乃營一堂儲之號景坡云余南遷過踈山見公擬東坡煨芋詩刻龕之僧壁詩律句法良是趙令時家藏東坡遺文中有公數詩不能辨也权貴人死詔起公為淮南轉運副使明年召歸擢戶部侍郎除集賢殿脩撰知平江府進敷文閣待制右大中大夫公在淮南奏言二淮荐經兵火公私掃地滁小州尤為窮陋獨有上供錢尚著版籍中戶部移文督索無虛月積二十年終不得一錢徒費紙札耳有詔蠲之又言朝廷募人治淮上廢田設有侵冐变斥鹵為田桑奚不可而無賴告訐官吏追呼無寧居者令丞戢在勸耕寔擾之也以故良田上腴無沒為汙莱為可惜矣令欲令占田者免租稅三年使肆耕其中人〻欣艷相慕相先無曠土矣而後按所占田簡徭薄賦積穀實邉為公私百世之利不亦善乎平江大府大家勢人豪商富賈舟車之會號難治公禁戢奸偷鉏刈强梗植善柔拊貧弱獄市為清諸軍牧馬有廐屋數百區茨以茅竹歲一更之用財與力皆出于民公請于上出内帑金佐其費庀

徒賦工掄巨材陶瓦覆之堅壯可支數世州人懽呼
相率詣北禪寺作佛事以報上恩諸將掠人為兵補
軍籍率用大舟往來漕河無人處道遇强壯少年束
縛鉗梏之惡少利其貲通為囊橐囚閉(柵)刪中無脫者
公盡得其姓名窮治株穴捕寘諸法遂絶水潦大飢
詔發常平粟公調粟十二萬石計道里遠近視男子
婦人老幼强弱分日弁處各有法無餓者已而屬縣
長洲鬻獄公与諸司皆坐貶降右中大夫提舉洪州
玉隆觀明年復(右)大中大夫上用公之意未衰也而公



病矣以二十九年四月已亥卒贈右正議大夫公仕
三朝出使入侍四十餘年所莅皆有迹守平江時已
過七十日閱訟牒百餘紙延見官屬綜理庶務接對
賔客餞送迎来雖精練少年不能過也自朝廷表疏
奏議箋記部使者書檄之文与夫朋友族姻寒温之
問一不以屬記室皆自手出客至命酒即席賦長短
句畀歌者持杯劝侑巧麗清新不襲蹈前人一言一
句府治有唐刺史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遺像號三
賢廢于兵火久矣公即故地繕治祠堂繪三賢像自

書榜揭之以示邦人尊賢尚德之意公從祖太尉公
堂与從父大夫公之翰嘗典此州至是公以西清法
從踵其後衣冠之盛縉紳嘆慕以為口實公善書得
古人用筆意大者徑尺細者如蠅頭怪奇偉麗獨步
一時凡今仙宮佛庐窮堂奥殿層臺崇榭得公書榜
以為壯觀至今尺牘人皆寶藏之公除戶部時奏事
殿中上頗見所進疏劄小字楷法筆勢遒健不類老
者嘉嘆久之有詩文三十卷藏于家享年七十五娶
同郡李氏承事郎畸之女贈令人一男子志祖右文



林郎監潭州南嶽廟一女適左從事郎李處全監鎮
江府戶部大軍倉門孫男五人蘧藺並登仕郎蓋蕭
范該公遺恩而未命孫女適進士張操一尚幼公平生
無嗜好冲澹簡遠有晉人之風家無十　之產敝伎
之奉終日據一几游戲翰墨至忘寢食讀書著文之
暇則寫佛經作禪偈皆出世間語遇人無貴賤少長
恂恂然自州縣小官貴為公卿人不見其小異嘗治
齋室為便坐榜曰師恂實信踐之其在官府馭吏民
如家人待寮吏如賓友不立崖塹以自矜大至抵冒

憲禁未嘗有所私貸亦不自為輕重以故人畏而愛之公守臨安坐小法知通皆貶秩一等是歲當郊通判應任子而坐貶公造堂請獨任其咎遂兩已遇恩當任志祖而魏公諸孫獨思祖未著仕籍改奏登仕郎蔣氏諸老嗜曰真吾宗之表也公嘗過縣之永豐鄉碧雲寺顧見一地岡阜深秀曰此隹城也卜之吉乃自營塚墓手種松柏環之泛旁築屋十數楹舍守塚者名曰西歸後五年公歿志祖以三十年三月某甲子奉公柩以葬舉李氏令人以祔銘曰蔣侯開歸自五亭始奕世蟬連祖孫代起或仕或已維桑敬止千載相望不去其里於赫太尉發迹幼仕歷宋二葉持槖入侍魏公繼出文武兼備碩大光明噌吰卓瑋翳公挺生前人是似屈首受書不俟憤悱落筆千言四坐驚靡于時魏公熟視而喜〻而賦詩吾道東矣一幹昂霄可拱而俟部符一州曰古循吏發粟賑飢如哺其子按節十城曰古膚使布宣上恩澤及枯齒閣省之華殿庑之秘父祖百年三貴並峙公材經綸猶未盡試天不憖遺俛仰一世君山之陽碧雲之址

曰此隹城山盤水委公所自卜順以卒齒有銘昭之以配信史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仕張公墓誌銘

晉陵張氏有贈太傅諱彥直者生七子多知名其學以父兄爲師共傳一經不雜他術故學問淵源謙論根極文章閎鍵筆墨畦徑無間然如出一手自崇寧癸未至大觀己丑六七年間相踵四人擢名第當是時太傅与越國夫人尚無恙歲時臘翁媼坐堂上諸子環侍袍笏盈前進巵酒爲壽州刺史榮之取馮瀛王所賦常山竇氏丹桂五枝靈椿一樹之句表其閭曰椿桂坊其後四人者曰宰執官左奉議郎曰宿左中大夫歷秘書少監吏部侍郎敷文閣待制曰守四入尚書爲郎典大州刺一路以左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仕曰守建炎紹興間被遇今天子繇簽樞叅大政終資政殿大學士左金紫光祿大夫于是張氏一門爲江左衣冠之冠惟直閣公字泰定居四人中獨壽壽七十八以紹興二十八年十月癸卯感疾終于椿桂私第之正寢將葬公季弟右朝奉郎實狀公世次

爵里始卒爲書屬余銘余与公同生於辛酉嘗爲國學同舍又同年登進士第比余投閑歸宿田里公亦倦遊而歸聚散離合五十年間相得懽然如一日而公奄忽下世宜有銘以舒余哀乃次其語爲誌而繫之以辭張氏先世本合肥人公七世祖訓仕吳爲太傅与楊行密俱起淮南號三十六英雄太傅其一也太傅有賜田在常子孫多徙家焉故今爲晉陵人至宋興張氏比：以儒學顯而二鄉最貴第築而相望屹然里中人號東西鄉是也至是公伯仲又以辭藝



崛起諸生或踐臺省或登待從或持國柄爲丞輔焉奕蟬聯尊寵一時而七兄弟之子著仕籍者又十數人而張氏益大曾祖處仁故太常博士贈太子太保祖杲故郊社齋郎贈少傅考即贈太傅公也大觀初公以太學內舍生試上舍中甲其科三年解褐爲貞州司理叅軍代還以最升從政郎開封府陳留縣丞未赴丁太傅公憂：除調信州上饒縣丞就差太平州州學教授會朝廷更州縣學三舍法復科舉舊制例罷爲楚州淮陰縣丞宣和七年用舉者十人改宣

教郎又遭母越國夫人王氏之喪免喪授福建路茶事司幹辦公事俄改本路提刑司又改充檢法已而復還本司幹辦公事轉左奉議郎紹興二年秩滿再任時閩盜范汝為據建州叛詔遣叅知政事孟公庾為宣撫使督諸將捕誅辟公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司幹辦公事建盜平第功進左承議郎三年轉左朝奉郎大資公帥福就差福建路安撫使司書寫机宜文字四年除將作監丞五年轉左朝散郎遷駕部員外郎大資公復知政事公請避出守撫州不拜除提舉兩浙東路茶鹽公事歲課增羨法應遷公曰此吾職也不敢干賞七年遇明堂恩賜五品服台為司勲員外郎俄改祠部再遷吏部郎中歲餘請補外除直秘閣福建路轉運副使移知湖州是歲紹興十四年也公屬時艱難久任州縣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常欲有所興除而以非職不得行其意其在駕部一日請對奏言朝廷降本錢和糴而貪吏倚法乾沒為姦有　戶輸粟數百斛而不得一錢之值者是借寇兵縱之使為盜也又言比歲縣令所至貪暴人不

堪命祖宗之法官吏抵贓罪併坐舉者令法令宜明其詔有司申嚴監司郡守繆舉之罰以戢貪贓又言國家承平日久將不知兵士不知戰一旦遇敵奔散為盜靖康覆轍可以為監今宜復武舉以蒐選將帥馭衆之材設勇爵以招募奇材勦客驍勇絶倫之士其領閩漕以使事入見又言天事萬壽寺改報恩廣孝為徽宗皇帝謚号宜詔禮官改避今更光孝云又言吏部官冗甚矣非足國裕民之道必欲有所變更杜侥倖清流品課功罪考殿最在上與執政者所為非三銓之所能獨任也又言縣令雖卑最近民百里之内訟牒數百日至前執筆熟視不能下則入吏手矣可詔吏部應縣令先注曾任丞簿者人材能否雖有定分彼嘗佐縣校之懵然不知事者則有間矣上每嘉納其在吳具治道清淨不事敲華整齊大體濶畧細故不治苞苴奉貴權不飭廚傳稱使客奉法循理期于不擾至今以愛利為人所思久之謂家人曰仕至二千石亦可以已乎上書請宫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築一堂于舍西旁榜曰宜休以見吾志至是又

三請宮祠四轉至右朝請大夫皆以年勞告老二十七年守本官致仕公大度長者慈恕樂易不立崖塹與人交初持一心不以貴賤少長侷〻然恐不得當其意雖奴隸亦不以辭氣加焉胸中甄別人區如涇渭而臧否不出諸口出入中外數十年適去儻來寵辱得失所閱多矣而見怒喜非意之干猝然加之如虛舟之觸未嘗輒色蓋其氣博積厚不可澄撓雖古佛之徒分燈遣魔立雪求道莫能過也文章溫麗古雅如其為人不務琢雕為奇以眩世俗耳目而奏議之文敘事詳實皆世務之要故多見施行嘗曰吾未嘗与人爭而立于爭地不去懼有後悔故在朝則請外治郡則丐閑凡更二十官而無絲髮過差挂吏議嗚呼可謂純明篤厚之君子也公配宜人同縣呂氏有賢德治家教子不以累其夫皆嶷〻自立遂豐其家公歸矣宜人選飭妾御調護食飲所以娛侍公者惟其意之適通賓至即宜休治具擊鮮置醴吹竹彈絲酣醉歌呼竟日而罷里長老称賛太息以謂宜人賓敬其夫當著之史為世範公喜振人之急有孤女未

嫁死而無以葬歛者宜人先意捐金幣賙之無秋毫
計惜以紹興二十七年十月壬寅遇疾不起壽六十
七明年三月壬申葬於武進縣懷德南鄉後暑原上
甫及祥祭公亦逝矣十一月甲申諸孤奉公之柩合
祔于宜人之墓：距太傅公里所公所自營也置屋
十數楹以舍守塚者歸休：菴蒔松柏疏池溝治墻
垣植藩援不後不陋裁處具當公夫婦歲一再過策
杖按行瞻顧徘徊退而命酒相對薄暮而返率以為
常木已拱矣公于是息焉公沒後諸孤類以公平生
所著詩文奏議歌詞三十卷藏于家生五男子大成
右泛政郎監淮東總領所戶部大軍庫友成右廸功
郎監泰州海安買納鹽場兼本鎮烟火公事士成右
廸功郎新嚴州桐陵縣主簿求成右從事郎新監臨安
府排岸兼脩舡場公事時成該公致仕恩而未命一
女適右宣教郎新知湖州烏程縣事魯可封孫男女
十人男掀擴掖拚擬女尚幼公本六子第四子自
者出繼公兄通判寅為主後今任右從事郎新監婺
州都稅院云銘曰

在昔張氏相韓五世留侯挺生嬴秦之季蹶楚安劉
傳王相帝孝宣中興富平代起七葉蟬聯曠不絶史
嘉正仕唐祖孫父子號三相家鳴珂之里歷宗二百
益大而昌東西二鄉門戟煌〻翳公伯仲高辭擅場
射策君門一發如望番番二老既壽而康行扶坐侍
手笏腰章扶踈繞屋椿老桂芳一時盛事門表巍昂
有如我公白眉之良盛德容貌如珪如璋内閣耆儒
中臺望郎意有不適去如宿桑歸佚吾老宜休之堂
有酒如渑客至舉觴倒冠落佩以醉為鄉師心而行



與道翺翔孰云公逝有化非亾乘雲跨箕至于帝旁
後暑之原公豈其藏

宋故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仕汪公墓誌銘

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仕汪公以紹興二十七年
二月六日感疾終于四明私第之正寢將葬公之子右
宣教郎大雅以太學博士史浩狀公世系爵里卒葬
年月日授余請銘余曰顯謨公行治勞烈稱天下令
子釋其殯犯大暑絶重江走千里屬於不腆之辭以

圖永久豈敢以既老為解乃序而銘之公諱思溫字
汝直明州鄞縣人曾祖順祖元吉不仕父洙明州助
教以春秋之學知名用公貴贈正奉大夫公幼讀父
書有巖塲屋間會朝廷更舍法改授他經改和二年
以太學上舍中乙科授將仕郎河南府登封縣尉就
除雄州：學教授秩滿調衢州西安縣尉宣和三年
改承奉郎知越餘姚縣監河南草坊五轉至朝奉郎
鄆王肅王景王府贊讀上即位恩遷朝散郎提舉江
南西路茶鹽公事除屯田員外俄改倉部紹興元年

又改吏部再選朝奉大夫一年知衢州時有諫議大
夫被名過郡或請公致豐餉公曰諫官御史當如部
使者之禮不敢過也既有緒言謂公薄已公曰諫大
夫辭受天下所瞻而子教以我為簡乎歲餘嚴睦盜
起公聚兵境上塞其隘秋毫不犯盜平而諫議公適
在樞省劾公玩寇降秩二等罷歸未幾御史中丞辛
炳道三衢得公冤狀疏辨其誣詔復故官再除吏部
轉朝散大夫進司農少卿吳興擇守有言公三衢治
狀者除直徽猷閣知湖州六年召歸太府為少卿權

知臨安府遷左朝請大夫直顯謨閣兩浙路計度轉運副使八年復還太府公在吏部不為權貴人下出守三衢至是復用事坐嘗抗已罷公為直顯謨閣主管台州崇道觀江州太平興國宮凡五任十八年終權貴人之世不用遂老於家公器資精悍居官任事以智為樂興功利飭蠹壞所莅皆有迹雄地被邊俗武悍異時官師鄙夷其人倚席不講公曰鶚音尚可草況吾人乎日課月試躬自勸督之而秀出之民彬彬稍見焉餘姚大邑賦役不均為民患公一不以屬

吏召諸豪入縣庭下案版籍差次甲乙推選一人之應令者曰甲歲滿乙代甲如律令乙捧檄而出無言異他日州將語公曰諸縣訴徭役者無虛日餘姚獨無有何故公曰不使一吏預其間縣無訟矣縣瀕海舊有堤六十里除水患歲久圮壞民之墊于海者呻吟相屬也衆公舉力復之堤成而七鄉並海之田桑麻秔稌之饒盡復其故又有湖號燭溪疏通二斗門視水漲落而閉縱之灌東西五鄉田數百頃歲旱東鄉厭水矣而西斗門地高仰卒嘗不應請改築如東

斗門以溉旱而東鄉擅其利積十數年訟不決公一日行縣其至霎曰一湖如許大使民求水而不得乎為之計工賦材撤而大之兩門相望五鄉之田一等受水而訟息乃即治所為樓于門上歛勅書藏其中高明頎大為一方壯觀又斥餘材築一亭于大門外凡詔令當頒行者揭之亭中使知避就榜曰承宣云吏部案牒南渡之後水火焚漂埽地盡矣一時予奪吏操其柄貧無資者皆不得調公至群訴于庭公延之坐聽其說應文書有一驗者悉令補授皆無為奏立保任之法不旬月而庭無留事吏不能得人一錢有飛語聞公詣都堂抗言辨數不為詘用事者蓋不悅公請郡得衢久之銓法復壞會用事者去國再除吏部選人改授京秩而舉將有他故報罷去留落蹭蹬或至穿老公始建請薦貧溢格者本部以收使不盡之數移文所舉官別行改奏詔從詔泛之公每得一二錄紀姓名納佩囊中遇有舉將坐累或物故而不陞改者公出囊中所儲使自擇圖之至今多所成就公在三衢有婦人訟其子公械送獄徐召其母以

微言感之而察其情毋悔謝請貸翌日慮囚公曰汝毋訴汝當抵罪又欲貰汝破械縱遺為母子如初有姑暱婢譖而害其婦〻求去而姑詬〻喧訴不已公曰汝為人姑信譖而出其婦〻去則汝子棄妻汝孫失毋奚為自破其家也笞其婢逐之戒婦曰害汝者去矣善事其姑〻亦感悔跽謝而出邦人聞之太息曰使君真古循吏也祁王至自蜀吏入白親王詣州〻將當避正堂須其至公曰即乘輿至何以待之治供帳如大賓客之儀王入據館公率僚吏進謁退而語人曰帝王之冑自與常人殊而舉措不類何也復有帝姬舍郡邸群奴怙貴刼請州縣執辱官吏一郡騷然公曰是亦一祁王也不為動已而皆敗如公言會稽渡錢塘舟人冒利稃載而行半渡弭檝邀取錢物而暴風猝至舉舟盡溺宛掾舟者皆善泅獨亾恙公曰不戮此輩則殺人未艾也悉捕繫獄論殺之更造大艦十數每一艦受若干人製號如其數以五采別異之置吏監總渡者給號登舟即過數而號與舟不類者皆不受舟人給直有定估除十之一備補首之

費抵今二十年無一舟之覆浙江天下之至險以龍山外沙兩閘納東南之舟而龍山之閘廢久矣大駕駐錢塘九州四海萬里之外千艘百舵交錯其中十倍于舊一遇起閘奮掉爭前進有擊鬬敗傷之憂退虞潮波覆溺之害公于是鳩工徒疏龍山河復脩舊閘啓閉出納如外沙之制一時舟檝皆便之湖人喜私釀暴吏乘之發夸圍捕囊空甑倒不遺一簪公至下令而予之期過期不改而後以文法逮事人感公誠皆徙業無犯者吳興地汙下故有溝以走潦水而並溝之居歲久填淤或置屋上甚遇甚雨則水或半扉公按尋遺跡撤屋除地復還故道水患遂除公尤通練材計屬時多故暴歛急征人不堪命公宰一縣守一州使一路不以一毫取于民按視經數設為科條凡粟帛酒茗征輸之入為圖揭之坐右杜並緣乾沒之姦羅不息無名之費皆聚泲然上下贍足嘗因奏事論天下之財所以開歛散之術上善其言命公條具付有司立法公曰臣所言即陛下法也但當擇吏推行耳故入為太府司農出為轉運使皆號稱職

公之材見于世用蓋如此而屢困于讒忌不得大位以佐天子故止于効一官任一職無大勲名為可惜也二十七年尚書致仕積官至左朝議大夫職直顯謨閣佩服三品爵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享年八十一公事親誠孝居喪毀瘠甚既葬有雙芝産墓上冢舍成遂以名之公弟思齊建炎初上録潛藩之舊擢吏部郎方公持節使江右命甫下吏部得疾不可治公具棺衾于兵火創殘之中如禮而辦護喪下汴絶淮泝江僅次毗陵而嘉禾敗兵奄至公倉皇負



柩舍一佛寺：僧驚逃去矣公置一榻卧喪側群盜過門睥睨不入亂定登舟而大盜據錢塘乃枉道趍華亭僦舶舟為航海之計黎明欲解而逆風大浪不可進舟師恐而言喪舟涉海徵祥已見盍權厝而行公具冠笏焚香大言曰某弟思齊遇疾而沒自沒自南京持旅櫬歸葬間盜賊跋涉水陸數千里而後得至此舟人以驚觸神祇為辭將使亡弟遺骨棄之異縣永無還理鬼神有知監余手足急難之故加惠存沒賜以便風歸祔先壟香火未收風雨浪息舟師以

手加額挂席而東日亭午巳次會稽之曹娥埭矣既還治葬送拊孤嫠擇士嫁遺二女又奏乞隨龍恩任其婿一子未勝衣而天公以第三子大有者為主後令為右廸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公嘗一堂號友恭與吏部相戒為早退閑居對床聽雨之約堂成而吏部逝矣公因之不改飭諸子曰汝等識之行吾志公配恭人王氏前卒公命擇地于正奉之次既得卜又從旁築一塋遷祔吏部曰死而有知父母兄弟相從于地下奚羨有生之樂諸孤以明年十一月甲申舉公

之匱合祔于縣之桃源鄉西塢王恭人之墓三男長即大雅也知紹興府諸暨縣丞大猷左宣教郎知平江府崑山縣事大定登仕郎七女適右朝請郎樓璩左朝奉大夫太府少卿陳睿右從事郎向子遇右廸功郎洪筏餘未行孫男六人行中右廸功郎通州海門縣主簿積中浔中端中稽中敏中孫女三人長許嫁進士姜域餘尚幼曾孫男挾公慷慨特達勇于為義視人急難如在己太學司舍生將論升而抵規罰公嘆曰選補之法躋攀分寸如良九牛一跌則墜重

淵不復出矣請代君任此咎時叅知政事王綱為學官聞而義之事遂已〻而同舍生以上舍賜第後為顯人四明士俗喜事而樂施一時寓公寄客困乏不能自存死而無以斂葬者公為首倡士大夫應之翕然故四方游士皆以公為歸紹興初余被謫斥徙象郡舟次三衢頓郊寺治遵六之裝公間遣別乘移具存省而果茗藥餌淆醴之餉無虛日蓋過旬而後去有旨所過州發卒護送公擇五人之謹厚者戒曰歸日視某官書有無為殿最于是五人者在道途代負



荷備使令如使君坐視其旁行次臨川授書而返嗚呼余方抵重譴旅游萬里日懷內傅下石之虞公亦以抗直忤宰相出守已又觸諫大夫之怒而獨于放臣逐客哀窮悼屈矜護纖悉尚蒙賜于數百里之外距今二十七年得公行事論次為書少紓懷惠不報之責而老去廢學辭不逮心懼不克稱銘曰

士生于時有遇不遇偽鳳楚恍真龍兼懼踴躍貴履賤

惟時之遭堇啄猕苓而伯其曹眩于創見越犬吠雪敗于既厭吳牛喘月矯〻汪公絕類離倫名滿四海

行配古人獨立介然不茹不吐衆醉獨醒人棄我取
高明之家萬首俯趨蚊蚋過前視之如無孰蹈坎井
擠之下石山鞠穷乎歸之而出金堅玉潔不可磷緇
律貪立懦百世之師權臣擅朝用國威福乃證乃忌
一斥不復短褐練布匹馬二童儒先哲艾閭里之宗
壽八十一有化無死銘以著之亘千萬祀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秘閣林公墓誌銘

左朝請大夫直秘閣林公諱大敏字歆仲以紹興三
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被疾卒當是時公之子沆右
宣教郎知常州晋陵縣治有迹陵余所居里也葬有
日沆以左奉議郎臨安府學教授葉儀議鳳狀公族
出名氏官壽行治與卒葬之終始為書走一介請余
文刻之以閟于幽公福州侯官縣林氏曾祖仲通祖
父祐考璋承事郎致仕累贈右中大夫母令人莫氏
公束髮受書英竗秀發為詞章已不類少作貢于鄉
升于太學選于禮部皆中有司之法遂收其科政和
二年賜上舍出身授池州東流縣尉未赴改荆南府
府學教授丁令人憂ㄟ除ㄟ睦州ㄟ學教授方臘聚

衆數萬起為亂破嚴睦陷錢塘東南大震詔遣將捕誅行次京口公馳扣軍門曰烏合之衆易與耳而可亟進無留彼見大將旗鼓以為從天而下也臘授首如公言奏改承事郎知婺州武義縣丁中大憂卒喪調温州永嘉縣丞公精練明達通知人情世務之要在武義時故叅知政事孫叔詛以右文殿脩撰為守將頗謂公曰諸縣獄訟不得其平訴于州者日數十牒武義獨無有使吾屬令長皆如公可以閉閤坐嘯矣公庫歲醯黄雀供餽問為故事諸邑網捕以數萬



計公曰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不急之務勞人害物此何為也獨不遣在永嘉揖行平陽令斷治皆自已出日旰縣庭閒然無行迹于是州將又以瑞安樂清二縣累歲不決之訟屬公吏抱牘至累數榻公覽輒得其要摘治頑狡之舞法者發紓寃憤之無告者訟鋙一空會建昌軍新去亂朝廷議擇守戶部尚書章誼以公名聞除知建昌軍事公至招集流亡振飭蠹壞舉軍欣賴亾其寇戎之故益有能名擢尚書度支員外郎總領湖廣京西江西諸路錢粮召還遷

本曹郎中進太府少卿總領淮南東路軍馬錢粮就除直秘閣淮南路轉運副使未行改江東俄徙江西路提點刑獄公治財知取予視先後緩急為出内之令各在戶部稽考諸軍庫積贏錢數十萬在總領按尺籍核軍寔杜吏謾得贏錢數十萬于時權貴人擅事納四方之賂鬻賣官爵門如市矣一時向慕奔走爭先黄金白璧明珠大貝象犀錦綺奇怪之物車擊轂舟銜尾相屬于水陸之道連晝夜不絶或謂公所涖緡錢有羨盍致其餘無為獨醒也公曰吾起諸生



擢名第歲月推遷遂躋省寺又欲以貨取耶竟無所獻會有告公部内葉珪作詩語涉訕謗者坐是貶一秩罷歸公清甚寡欲平生無嗜好居閒九年築一第去墳墓里所晨香夜燈雖大暑大寒不廢閒遇生初凡里俗所尚饌湯餅進巵酒為壽皆不講第燕坐一室追感劬勞終老如一日與人交有終始意所不好視公卿之貴無如也故人江端友靖康初起布衣登顯仕公攝平陽遣寓縣境雁蕩山中無妻無子隨僧蔬自給一日遇公曰端友煢獨一身老且病以後事

累公矣已而訃至公匍匐馳救具棺衾治冢塋葬歛
而還權貴人死詔起公知鎮江府謂公且召用又坐
小法去是歲紹興二十六年也主管江州太平宮累
官又朝請大夫享年八十三娶黃氏封宜人諸孤卜
以明年三月某甲子葬于縣文谿之寶積山子男三
人長即沆也次洞前卒次淳右從政郎新廣南西路
經畧安撫司准備差遣孫男八人棠樂榕杞模楷寀
樞棠杞並將仕郎孫女三人長適將仕郎何榮餘尚
幼曾孫男女四人公葬後若干月宜人黃氏亦以壽




終遂舉以祔銘曰
世所趍兮獨背而馳人所棄兮又悅以隨鬻珍髦于
越兮鼓瑟而求齊今之相者兮舉肥表獨立兮汗漫
與期我銘其藏兮以永厥世

宋故鄒府君志新墓誌銘

臨川有隱君子鄒志新紹興二十三年八月丙戌感
疾卒諸孤卜地于崇仁縣青雲鄉之河源以二十六
年三月庚申舉君之柩以葬前期具書走介屬父友
識其墓余紹興初被譴逐當詣象州次臨川而盜掠

行人于高安新淦之間少留宜黃寶積院當是時投
荒萬里流落異縣獨遊窮處舍者爭席志新不鄙過
余一見傾蓋如舊宜黃山水勝絕名江右余日泛諸
公上下巖谷飲酒歌呼以為笑樂志新居間侶二然
不動敵色危坐竟日不見頹墮之容若不可親疎者
已而去臨川踰桂嶺趋象旋蒙恩貸歸宿田里志新
千里命駕訪問生死握手道舊故過旬而校返問遺
之書籍二十年累數百紙久要如一日嗚呼逝矣諸
孤謂不朽之託宜見于余文乃叙而銘之志新諱陶



姓鄒氏宜黃縣人志新其字也曾祖務本不仕祖齊
宣義郎致仕父餘承義郎守侍御史侍御當建中靖
國時歷三院御史以抗直敢言称天下蔡京當國斥
守南安軍遇疾以沒侍御傢貧不治生產既沒無田
廬以歸志新廉介有父風晝躬耕夜讀書雖鄰里莫
見其面始余見之寒暄相接似不能言者既而即久
論說古今劇談世事所以設施先後緩急之方甚可
聽而韜湮自晦不願人之知人亦無知者以耕以養
遂豐其家清靜寡慾恭儉好禮布衣蔬食不改于舊

鬻書數千卷迎師教子揮金糞粟無所計惜春秋二
稅先期輸之無一吏叩門州刺史縣大夫皆曰鄒君
蓋處士之賢者多尊異之年六十九妻吳氏有賢操
通識大夫思之女生七男子曰宗謩以文學知名嘗
一試禮部不幸早世曰宗嘉承節郎監潮州潮陽縣
鹽稅曰宗悅曰宗皐曰宗定曰宗釗曰宗諤皆以學
行世其家宗皐亦前卒七女子涂中勝許世綿侯崿
李佩弦鄧顗伍誥饒行周其壻也孫男十三人升卿
子卿巨卿春卿仲卿顏卿夏卿益卿鴻卿端卿君卿
慈卿斌卿孫女八人曾孫男女五人余自嶺表還過
臨川念志新嘗振余于羈寓困絕之中枉道二百里
過其家志新出陳瑩中鄒志完江民表往還書帖數
函示余三公者與侍御同時言事者得罪者也書詞
大抵悼侍御之亾而喜志新為之後又有會稽楊煒
常移書鐫誚鄉人之輔政亾狀者後十五年煒令黃
巖鉏治凶惡無所貸怨家得其書益以詆時相之語
錄本訟于朝時相大怒逮繫廷尉獄論為城旦投之
海島選吏部送徒步千餘里臥臨川客邸中不能興

志新適見之舁致其家置酒具飯出白金以贐婣驚謝感泣而去志新性不容常人而遇放臣逐客獨厚如此宜其窮至于老死而不遇也銘曰

嗚呼志新韞櫝之珍高節邁倫孤標絶塵不淄不磷以貴斐其身而裕其後人視此振〻以考余文

宋故鄒府君志南墓誌銘

君諱陔字志南故承議郎守侍御史諱餘之子故宣義郎致仕諱齊之孫撫州宜黄縣人也侍御捐館舍時志南尚幼從師授經不待程督已能感厲自奮于學既冠學成屢試有司輒不售撫卷而嘆曰吾屈首受書為五斗米耳況恐窮耐老望〻而未可得耶孰如治田不用積功次可一奮而取二千石于是築室反耕不數年貲聚沛然遂至千金顧謂二子曰吾讀書屬文詞不落人後而貧窶無籯囊之蓄當是時州縣三舍選補之法銖稱寸累俟以歲月然後可冀一名于鄉大夫之書則已索我于枯魚之肆矣以故恐而就此今有屋庐以舍汝有田園以飲汝〻曹勉讀文書無落吾事已乃闢屋數楹聚書其中招聘名儒

為師而二子者彬彬焉為一鄉秀出之士志南慷慨有氣節喜振人之急有販夫者奴革利其財刺之不殊宛轉卧道上志南見而載與歸館之舍旁具湯液分食飲旦夕撫之候其復甦遣而去族人客遠方得疾死貧不能歸志南贏粮往赴之擁護老幼持喪而還其勇于為義蓋天性也資沉默落落少所諧交合則歡然無間為有終始晚喜作詩有所感寓則琢為句以韻次之為行歌坐嘯之適紹興二十三年十二月二日卒于家享年六十二夫人楊氏先君十四日



卒生二男子曰禁曰埜卜以二十六年某月某甲子合葬于縣某鄉某之原以左奉義郎洪州學教授戴節性之狀來謁銘于余余頃寓宜黃曹山佛舍而邑之賢士大夫與志南兄弟父子志新次魏皆從余而銘之游更二十年而死者蓋十八九始余哭次魏後八年又哭志新而銘之今又哭志南噫死生壽夭相去幾何惟善人君子為有後而託于文字者可傳于無窮廼為之銘曰

韓氏鄒宗自姬出以儒名家望南國維命之畸不配德筮日諏龜考君室

#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八目錄

墓誌銘

宋故資政殿大學士王公墓誌銘
宋故翰林學士莫公墓誌銘
宋故左中奉大夫直龍圖閣趙公墓誌銘
宋故左廸功郎許府君墓誌銘



鈔校書籍

#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八

## 墓誌銘

### 宋故資政殿大學士王公墓誌銘

乾道六年六月左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王公病不能朝上書致其事天子曰嘻予舊學之臣也遣中貴人挾太醫診視出上方名劑馳賜問安否絡繹于道越四日復請曰臣犬馬之疾浸革自度不復任陛下政事矣願乞骸骨以終大賜上惻然始許致仕翌日癸未公訃聞兩宮震悼輟視朝賻金帛加等賜龍腦



鈔校書籍

香水銀以歛又詔太常撰日有司除道將臨其喪諸孤奏言先臣治命蒙國厚恩久備將帥誓將捐軀戰場馬革裹屍以歸而大期奄至得臥家簀以沒不敢屈帝尊臨奠之禮諸子具奏懇辭得請而後已上益哀其志贈公資政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進其子景辰秩一等官其子孫七人親御宸筆賜謚恭簡勑使者典葬事喪舟所過州縣發卒吏護送所以隱卒崇終賻恤有物褒贈有告節惠有謚平生始終大節合而志之表之墓道有碑有銘恩賚光寵極于哀榮可謂盛矣公諱剛中字時亨姓王氏其先信州弋陽縣人後徙饒州之樂平皇曾祖誠（諱）太子太保妣汪氏新興郡夫人皇祖翰贈太子太傅妣彭氏高平郡夫人皇考憲贈太子少師妣吳氏齊安郡夫人徐氏江華郡夫人少師公英毅有大志常曰世間事多不如意惟教子起家可以大其門至是公得位處顯番陽王氏為宋巨室公博覽強記文章長于議論傳經據古不為空言紹興十五年發策殿中擢第二名寔暴發自天子至大臣皆論以為國器授文林郎奉國軍節

度推官有花樹湖溉田數百頃歲久湮沒常苦旱公
率並湖之民疏治之復其故歲以大稔州民德之為
公生立祠湖上秩滿改左宣義郎故事當召試館職
宰相怒公不詣已授洪州州學教授公不屑意待次
里中治一室取舊書讀之榜曰應齋賦千餘言所謂
應者不居人先不為事始屢常蹈素與物推移如撞
千石鐘大扣大鳴小扣小鳴如對百鍊鑑胡來胡現
漢來漢現其大不榮而小不辱其來不拒而去不追
乘流遇坎任運而已以是名應寔信踐之二十六年
召見談治道中上意擢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
令天子為普安郡王又兼王府教授每侍講席極諫陳
古今治亂興壞得失之故君子小人賢佞忠邪之辨
所以起尊聰明有諷議切劘之益除起居舍人陞起
居郎編脩神宗皇帝寶訓書成遷左奉議郎磨勘轉
左承議郎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公入謝疏言禦戎
最今日先務之急夷狄之情强則犯邊弱則請盟今
勿計敵國之强弱盡先自治考練文武之材以擇將
帥揀去冗食之卒以蒐戰士積穀以寔邊儲節用以

備器械加我數年國勢富强將良士勇彼請盟則為漢文帝彼犯邊則為唐太宗伸縮在我不亦善乎上韙其言會西蜀謀帥大臣以蜀方備胡宜得有文武威風識議大体者上曰無以逾王某矣進左朝奉郎龍圖閣待制〻置四川知成都府事御便殿臨遣鋃鐐帶象笏寵其行賜親札所以眷顧拊存恩禮甚渥進敷文閣直學士當是時也大將吳璘累官閥至太師其下姚仲王彦之儔亦建節旄麗臣宿將矜功負貴雄視一方異時守帥以文令則玩于柔而將吏驕蹇不用命以武競則窒于暴而上下相盻伺不得其情故人以為難惟公檢身以法示人以禮内撫四路外鎮三鎮上自大將下至稗佐開心見誠不事敵張不立崖塹馭軍戢吏恩威並行間遇邊遽羽檄紛然泛容裁決皆中机會虜騎度散關人情洶悖公跨一馬日馳百里抵仙人原吳璘大驚公曰大將臨戎義同休戚安得高枕而卧又遣蠟書抵張正彦濟師西師大集胡馬退舍方議捷奏公幡然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喟曰以身督戰而功成

不居公大度過人遠矣已乃差擇軍中將士為衆所推者上之朝備統帥之選蜀中人物如林一時名人勝士與幕府參佐之賢密疏以聞充部使者州刺史之任所臨有聲皆號称戢于是百官趨前萬兵擁後蠻蜒夷獠小夫賤隸近在肘腋間遠至數千里外目使頤指翕然響應無一辭怨議真所謂有文武威風識大体者也州城缺壞凡可踰者三十餘處公周視太息曰事孰有急于此者即日飭吏屬趣美卒具饌粮蓄財用伻圖庀工立表受事計日而成民不知勞高墉巨壁周若干里堅壯可支十世諸軍法遣使臣千餘輩有困絶不能自存者公曰使之執兵冐白刃于少壯之年而斥棄于既老之後非朝廷意悉召諸府猶有馳射可備戰守者復其禄秩奏用禁軍缺額糧廩之其罷癃不堪事則給義倉米遂無失所者威茂淑瀘四州地接西南夷邉吏貪功夷人不堪則屯聚而為寇公始下令敢有妄動挑發爭端者斬以狥自是兩地晏然訖公去無一人犯塞四路榷酤歲課不登者五十萬監吏無能否皆不能辨徒空文耳公

奏除之夔路例給鹽充糴本官吏並緣所給才十之二忠州太守楊光疑知其故令官自鬻鹽得錢糴買不以累民忠人大悅公推其法于一路至今人蒙其利成都萬歲池廣袤千里溉三鄉之田皆為沃壤積久填淤公集三鄉夫共疏之累土為巨防表以石柱植榆柳其上州人指曰吾公之甘棠也府學禮殿東漢興平中所營最為舊物崇寧中推行三舍法又建新學連甍接棟幾至萬楚遭時多故生師之廬日入于壞公屬九縣脩復之蜀之父兄欲進子弟于學者



爭出錢以佐財費輪奐一新盡復其舊又命工葺諸葛武侯張文定公祠廟作而新之具牲醴率州之賓屬拜焉地有黃巢墓松楸延袤樵蘇不敢犯公曰巢出潼關轉寇陳蔡遇朱全忠李克用之兵連戰大敗挺身東走至泰山狼虎谷為時溥追兵所殺函其首獻于朝安得墓在此命夷之妖人王思聰挾女巫蓄一蛇晝夜聚男女為妖公曰左道惑衆亂之萌也命殺蛇黜思聰徙之遠方而境地淫巫為妖妄者皆迎自戢蜀人繪公像于文翁張文定之次置別室祠事之謂

公視二人為無愧也天子受內禪恩遷左朝請郎又以宮邸之舊進左朝奉大夫召赴行在于是公帥蜀三年矣西蜀自劉盱王均李順之乱姦訛朋興衆心危懼日三四驚無寧居者時有馬正惠文潞公張文定隨事鎮撫皆以功名著稱天下建炎以來北朝擁衆數萬窺蜀朝廷宿重兵扼劍門之險積三十年師老財匱非若曩時群盜竊發嘯聚烏合可以應手撲滅而定也公挺一身以折千里之衝護諸將以撫三軍之衆禁戢奸盜護養貧弱內外斬斬不聞疾步急呼軍食歲為米百萬石為錢二千萬緡而獨有調發不時之須公為更關鈔法請給度牒以貸倉猝急征暴歛之患有旨下階成峨鳳四州刺丁壯為兵羣言藉藉以為憂公建五害奏罷之免符下而歡呼之聲震山谷其規模宏大垂裕悠遠與前後數公相望百年如出一手比公去蜀父老填道遮留不得去既去有追路數百里而後還者尋具奏以足疾不良于行請祠甚懇得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歸次番陽營一圃植巨竹數千挺桃數百本環之號竹塢謂人曰上

恩許暫均勞寔終焉之計也會胡馬南牧兩淮震擾有旨促召日一再至公聞命單馬入見上問戰守之策公曰靖康國破二聖北遷中原陷沒億萬生靈肝腦塗地皆兵將不任誰與戰靖康嘗防河矣建炎又防江矣而虜騎長驅超邑越都如踐無人之境誰與守且當匿瑕忍垢與之通和得歲月之頃選將厲兵堅城銳器為不可勝以待之戰則有搴旗斬將之功守則有金城湯池之固矣上曰善除翰林學士公避祖諱辭不受命改除禮部尚書直學士院兼給事中



為鹵簿使一日上御內殿召公命坐賜茶詢當世之務以上即政之初求治太銳對曰道遠當則致事大難速成高帝王漢中僻陋之國人知畏楚矣獨范增知有滅楚之意勾踐棲會稽一島之上人知事吳矣獨伍員知有報吳之役陛下坐薪嘗胆欲刷四夷之恥萬分未得一而迹之布于天下已若泥中之鬬獸矣所以陳先後緩急之方甚辨已而使人自虜中得其要領還報除公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當乾道元年進同知樞密院事公曰戰守者實事

和議者虛名不可恃虛害寔事又奏疏論四事一曰開屯田漢趙充國建屯田十二利以破滅先零為萬世法本朝太宗皇帝用何承矩為屯田制置使墾闢曠土千倉萬箱充滿塞下無餽師勞民之費而出入守望帶刀佩劍有扞邊固圉之實功効卓殊具載國史可舉而行二曰省浮費國有財用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人不長收之有時取之有數止于是矣而不急之務無名之費蠹耗殆盡主計之臣取具臨時趣了目前所以待未然者夷狄盜賊之虞水旱疫癘之變無尺帛斗粟一金之蓄可為寒心矣三曰舉材武以備將帥之材不可一途而取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術數或興於屠販樊噲灌嬰是也或起于盜賊彭越黥布是也而豪悍絕人之姿如周處戴淵之儔亦出于閭里悪少矣下有道狙詐作使旁招廣攬羅而致之為王爪牙則兵勢張矣四曰汰冗兵以練精銳兵有正兵有奇兵有伏兵馬有上駟有中駟有下駟為將者必有奇材劒客拔石超距之倫以一勇當百以一技當千譬之求金于沙歛而揚之精則無

遺金沙礫棄不錄矣上曰天下名言也嗚呼自公帥
蜀聲譽顯融震耀四海天子名歸東國柄于本兵之
地公亦慨然自任以天下之重國貧矣開屯田節浮
費可以復賦國盛矣舉材武汰冗兵可以復強得時
得位次第罷行欲以大勲勞光輔中興功施社稷追
配管蕭于千載之下而天不假齡得疾不可治可以
痛哭流涕為天下惜者也享年六十三爵太原郡開
國公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娶吳氏銀青
光祿大夫某之孫前卒贈樂平郡夫人三男子序辰

右朝奉郎通判江州昭辰右宣教郎通判文州景辰
右承奉郎皆以文學（行）得義世其家四女長適舒州通
判史庭俊之子梧次許嫁知樞密院葉義問之子端
臣餘在室孫男二人晉老元老並右承務郎女孫二人
公幼學無師受業于兄軍器監（丞）臣必中者天才超騖
一日千里不數年齊名歸二王相繼及進士第而公
被遇太上皇踐臺省登侍從擢帥兩川禮遇恩顧諸
臣莫敢望他日監丞賜對上曰蜀人以鄉弟可繼張
詠朕不復西顧矣比進直學士制詞有嘉而舉職信

我知人述上語也今皇帝踐祚推選舊德比公甘盤
典司密命倚為柱石昔曾參相齊三國大治其後所
以治齊者治天下號稱賢相公之治蜀大功數十度
越古今以所以治蜀者相天子必有以驚世絶類而
百不一試賫志以沒命矣夫前薨一日有大星隕于
寢庐之側里人望而驚焉諸孤以某年某月某甲子
奉公之柩葬于縣永善鄉石榴峯車馬原上公所自
卜也故事宰执得建刹先墓以薦冥福公表請如令
賜名教忠美報禪院去少師墓若干步公亦在少師



之次指地一穴曰他日泛公於此至是諸孤奉宿誠
併舉樂平郡夫人以祔公志大論高尚名節平生慕
范忠宣為人既財好義解衣推食振人之急無秋毫
計惜買田千畝為義莊館三族之無歸者既與政請
以范公約束著為令俾子孫世守之如口分世業之
法又築室為家塾延賓師具糧糗凡族子之勝衣者
皆進於學遇郊祀恩任兄弟之子自為布衣至公鄉
無他嗜好官閑吏退以讀書著文為樂有易說春秋
通義仙源聖記經史辨疑漢唐史評唐史要覽天人

脩應錄東溪集應齊筆錄續成都記凡百餘卷藏于家
其投老歸田窮睹公姓名于除目之上聽想風采于
縉紳士大夫之論以不及見公為恨公門人左奉議
郎知果州趙不拙狀公世次官壽治行勞烈與卒葬
年月日為書屬余曰大資公每讀公文喜而稱善而
墓碑無辭以刻諸孤勤〻懇〻欲得公銘為不朽之
托其勿辭銘曰
一弛一張文武二道文玩于柔武窒于暴惟皇作極
處此兩間仁綏義克勢如循環或用武斷律貪立懦
奮髯抵几變齊俗緩或用柔理勿庸擾之手摩撫之
慈惠之師不主故常緣督而動如持一鉢權以輕重
蹇〻王公獨步帝躔振迅一鳴搏風戾天允武允文
脩道全美左之右之惟君子使入侍詞垣大筆如椽
出擁戎旌長劍倚天帶甲十萬如圈擒虎折箠驅之
安若兒女三邊晏然烽燧息獸遁禽逃不見一跡
乃作泮水如泗如沂投戈講武橫槊賦詩乃駕西郊
褰帷問俗男耕女桑賣刀買犢文脩武邕不茹不吐
畏而愛之如祉如怒高勳鴻烈暴耀一時繡裳赤舄

以俟公歸進陟五兵承輔樞極嗚呼噫嘻曾不煖席山頹木壞遂喪國寶殄瘁之悲不遺一老天子震驚爰及鄉士常饋興嗟一鑑亾矣隱卒崇終恩禮之隆祖門贈隧靈車崇〻有誄有銘有誥有謚大書特書又將史傳信萬世茲謂不朽雖死不亡繄公之壽

宋故翰林學士莫公墓誌銘

紹聖初新宰想用事首按元祐諸臣變更法度和戎棄地之罪生者削籍流竄嶺海死者追貶禁錮子孫不用赦除以示永廢已而蔡京當國盡疏名氏弟為



四等立石朝堂號姦黨碑嗟乎立法本以便民當適變通之宜禦戎本以安邊欲紓戰鬬之禍而權臣脩怨建為紹述脅制上下凡議論之臣彊場之吏輒有一言議令便民解仇安邊皆以陰懷異意動搖國是沮壞先烈入元祐党以故士大夫避讒畏禍便文自免終蔡京之世二十六年猶有憸佞中傷文致疑似為害紹述而觸大罪者靖康之變金人擁騎數萬長驅河朔直犯京闕于時臺諫爭請和戎以備倉猝不測之難皆廢斥不用而二三狂生抗首大言乘險徼

幸起于小吏驟擢將相試之一擲卒至誤國二帝蒙
塵中原陷沒億萬生靈肝腦塗地太上皇狩維揚移
蹕臨安國步阽危至此極矣而進取之士尚循紹述之
利終以和戎為諱此翰林莫公所以投閑置散至于
老死不用固其理也靖康元年十一月粘罕自河東
來頓兵州南青城阿离不自河北來頓兵州北劉家
寺遣使請淵聖會盟復三關故地時公以翰林學士
為館伴又命防禦使高世賞副公報聘以抵粘罕帳
中或折以義禮或諭以順逆禍福甚辯凡四反粘罕

始改請宰相議和親王割地何㮚以執政宗室代行
粘罕大怒不交一談攻圍日急剔致城陷㮚始遣李
若水司馬朴王倫等告知扈淵聖幸青城予三鎮外
又割河中府十數萬州粘罕置酒端誠殿面約土地
人民還南宋盡斂城內金銀犒軍而去酒罷淵聖還
內而富室大家占吝寶貨莫肯赴國家之急膚中移
書皇帝卜日再會何㮚入見請行羣臣力爭謂金銀不
厭其意故邀天子為質且云卜日設有期會尚當辭
行虜情叵測詎可再乎不、誥朝淵聖再幸青城群

胡有猷計者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廢立之義益起于此矣於是宰執侍從中貴人衛士悉分置諸塞中外隔絶不相聞逾月張邦昌請馮澥曹輔以下五十餘人　亦在遣中得還邦昌進數從官于政地日詣延和殿後駕玉軒會議俟歸師渡河請昭慈太后御簾聽政訪大元帥所在勸進踐天子位外廷無知者五月太上皇自濟川至登至尊六月李綱入相盡按邦昌共事者為偽命入之法除名公自述古殿直學士責授寧江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建炎三年遇恩北歸議者論徽宗皇帝北遷公與孫傅送虜檄一人之　再徙韶州公既就道妻淑人劉氏詣闕訟寃仍引少保高世則戶部侍郎王俣等十數公為證朝廷下其問驗實如章其年八月得旨改正自便脫然無事矣而言者終不置也嗚呼噫嘻命矣夫公莫氏諱某字壽明其先吳興人徙錢塘又徙平江今為平江吳縣人也曾祖延正祖淵左侍禁贈通奉大夫考卞中元祐四年進士甲科以文行為當世大人所罷尤為故相鄭公達夫知樞密院張公賓老所厚歷尚書

郎衛尉少卿直秘閣知河中府以公貴贈中奉大夫妣太淑人朱氏公為兒時英竒秀發不類童子誦書日千餘言操筆為文不由師授自中律呂年十八補太學生一年升内舍二年升上舍四年當政和三年大比試廷中徽宗皇帝擢為第一授承事郎越日特奏名士第一人適與公同姓名徽宗曰非其倫也名實混矣命去偏旁名壽比公入謝會正奏公以兵部外郎從卿事奏事殿上〻顧見公謂正奉曰儔少年耳草數千言文辞贍麗皆切當世之務遂為諸儒冠

卿可謂善教子矣嘉嘆久之授授議禮局檢討官四年除秘書省校書郎五年除符寶郎遷起居郎兼國史編脩官且召試矣公自以起于書生遭逢千載之遇慷慨感發孤立一意不問權貴人所舍親天子為知己而大臣懟公不附己移太常少卿臺臣承望風旨又奏斥公罪為提點南京鴻慶宮宣和二年丁正奉公憂〻除〻光禄少卿進國子司業六年召試中書舍人賜服三品同脩國史公善屬文敏而工先時詞臣草後宮書命莫有中上意者制詞往〻多自中

出徽宗進二嫂好公當制仍命即日進告〻入對輔
臣有詞垣得人之語靖康初除給事中兼侍讀學士
院宰相吳敏伺公入直併下六制欲因是以危公〻
秉一炬解衣却坐一揮而就醇深典麗各得其体淵
聖嘉其敏妙會公入對褒譽甚寵除吏部尚書朝士
聞之曰宰相以已望人欲養之而更進可發一大笑
也俄拜翰林學士知制誥積官至朝奉大夫爵文安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未幾國有大故公亦得罪去
矣公自曲江還次臨川聞跡山長老僧善清者以禪學



知名枉道造其廬見之曰此身一墮世網纔脫兵火
中又落炎方瘴癘之地吾知其無以死矣願聞第一
義冀有以善吾死也清欣然肯之他日聽清語若有
契於心者遂從之不去予時亦被罪奏臨川道夜抵
其居握手相勞苦且問所以相淹留之故公曰心跡
之辨固不敢望于世之君子而譏愬朋興變乱事實
吠聲之衆併為一談雖家置一喙終日號鳴大吒誰
復見省惟有回心向道歸依佛僧舍舊圖新以卒餘
齒而兄弟妻孥之在吳中者亦撥棄不擬道矣公又

曰虜人始議置署路允廸允廸不從粘罕詬怒拘留軍中會京城父老以張邦昌爲請允廸得從去邦昌既以僭悖誅死而允廸大節宜見褒顯以王黼客遂不錄邦昌用呂好問爲門下侍郎同時共政者皆坐偽命除名籍竄斥嶺外而好問以蔡攸客本中之父更進尚書右丞百官合爲二狀詣軍前乞以土地人民還趙氏如初約御史臺秦檜爲首尚書省梅執禮爲首後檜論功誦言于朝位宰相執禮雖已死宜蒙褒贈亦以黼客置不問虜人欲以刼寨覆我軍結於



都欲滅我國歸咎淵聖以至廢辱而靖康將相建此議誤社稷者皆以富貴福祿衰榮終始若羣臣偶以一眚挂吏議至終不齒既以爲功〻同有不賞者既以爲罪〻同有不罰者處白善否一出斐憎東西黑白變色易位非予一夫之休戚也佛燈熒〻相視喟嘆危坐竟夕達曉遂別公兄儗字謙仲孝友過人嘗爲勑令所刪定官自公去國亦棄官不仕徙寓華亭築屋居焉有女弟適高氏而寡館之舍旁連遣數夫抵臨川趙公還營一第夫河相望度一梁跨其上以

便往來幼弟俱宦遊四　代期至則泛旁僦舍以俟四人者集處一堂一味之甘未嘗獨享兄先弟後如壎如篪舉熙熙然如是十五年謙仲下世公杜門却掃晨起誦佛書退舍讀傳記著詩文又十年田園之入不足以卒歲賓客之奉晨夕之需隨所有無澹澹自足未嘗營一毛頭之利弟俱卧一崑山丞舍公馳小舟冒大暑往省財過旬公亦遇疾而歸臥起如常日無甚苦忽一旦自興于榻召家人至前以後事屬其子同者端坐而逝容貌如生里巷姻族犇走驚呼瞻望出涕負所謂有以善吾死者是歲隆興二年七月十五日也享年七十六有内外制二十四卷四六集十卷辨誣證誤録一卷藏于家公視親孝心意幾微趣逆得之仲弟伯早世太淑人哭之過時而悲生子未絶乳而母氏亦改適太淑人鞠養護視至勝衣猶不去側公遇郊恩當任子首以名聞命下太淑人喜甚由是悼念少衰太學與同舍生劉畤善畤議以泛妹歸公方卜日致書幣而公廷唱中首選畤蹙縮不敢復議公聞之曰吾親之命有前諾矣今配淑人

是也其後淑人詣鼓院上書稱寃名動朝廷公得旨
改正除罪籍還中州殆不偶然也淑人既歿公自爲
文識其事內之壙中葬湖州長興縣嘉瑞鄉大塢之
原生二男子曰初大將仕郎蚤卒曰同能傳父學嘗
效張籍哭韓吏部賦詩百韻紀次公行事之實詞句
温麗有家法四女適右宣教郎白仲言右文林郎董
璘右從事郎張濤右廸功郎徐瑛男曰岐曰道曾孫
男女二人其孤同等以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合祔
于劉淑人之墓公有治命屬予銘〻曰



翰林初載文中之虎踽〻群趣御于帝所奏篇甫上
寒旒一睹曰大手筆可配燕許擢冠儒科鵬騫鵠舉
歷井捫參視天尺五獨步一時叡震海寓亟踐榮路
徑躋冊府蟲篆鳥跡汗簡編蒲盡讀平生未見之書
入尚符璽廣內寶儲龍文龜畫河洛之圖北門西掖
時惟帝俞演綸視艸汝言代余思如湧泉沛然莫禦
一揮六制噫欠之餘帝悅而嚮將貳政途大厦遽顛
一柱莫扶漢危三七炎正中圮兩地興戎雲擾麋沸
將相誤朝天地崩墜一死何逃巢覆卵毀獨屏閑處

待終而已遇疾不藥但飭後事笑言未卒扶坐而逝
死生之變亦以大矣容貌如生不見小異銘以著之
欽于世世

宋故左中奉大夫直龍圖閣趙公墓誌銘

建炎中端明殿學士敵公茂老卜居常州宜興縣斥
芾地數十畝薙除灌莽為屋六楹瞰荆溪諸面山植
竹樹環之號横山堂予歲一過或再過與徽猷待制
董公令升同載以俱公治具為十日之留率以為常
其後左中奉大夫直龍圖閣趙公端質自無為守代



歸寓華藏佛舍又相與為四人集處一堂之上飲酒
賦詩間作長短句紀一時之事相得甚懽已而端質
守徽州領浙漕帥臨安移牧會稽終數年倦而歸茂
老蓋棺已久矣端質度地縣治之南築一第疏園治
觀我盛具出敲伎追講横山故事樂飲連夕而後去
居無幾令升以病廢而端質亦得病不可治嗚呼悲
夫公之子右宣教郎知信州貴谿縣不愚過余泣曰
先君被遇光堯太上皇帝位于朝光顯矣宜得公文
以閟諸幽余辭不獲遂序而銘之公諱士彪字端質

太宗皇帝四世孫曾祖允寧信安郡王謚僖簡祖宗諤開府儀同三司贈王考仲雜廉州刺史贈開府儀同三司妣劉氏溫國夫人王氏嘉國夫人公紹聖初賜令名授右班殿直兩遇恩遷右侍禁政和初以胄子習樂武試廷中進忠訓郎授京畿監牧司准備差使宣和元年試上舍出身換授承奉郎特轉宣教郎差充開德府司儀曹事公帝王之胄生于名邸所見惟華榱刻桷金玉綺繡之玩所聞惟撞鐘考鼓吹竹彈絲之音所享惟華簪大蓋鼎胾玉食之奉而性沖淡無所嗜獨好書治筆硯如素習徽宗皇帝立宗學建官師復三舍選補之法公群試有司褒然出其上遂取其科而精練博達長于吏道從事一州亦著名迹無出其右者轉宣教郎通判嵐州歲滿轉奉議郎通判淄州靖康時東州盜起千百人為聚不可勝數劇賊李成擁萬衆薄城下會守將秩滿不受代稱疾解去公攝州事盡集丁壯分守四壁公舍城上與之同臥起凡四十九日成食盡伎窮拔柵而去于是四境之外城郭皆為丘墟而淄州之城巋然獨無恙欽

宗受內禪恩遷承議郎太上皇踐祚再遷朝奉郎知興
國軍未行改差永州又改滁州知廣德軍未赴改知
無為軍虜騎退舍羣盜窃發無為官使聯民伍立堡
塞推選衆所畏信者為屯長以捍衛一方號義社久
之社中人怙衆侵暴閭里為患公至罷之籍取器甲
悉上送官發常平粟計口給貸俾墾廢田歸壓市復
衆商之業盜據合肥詔許權寄巢縣為州治守帥武
人貪冒黷貨倍斂百出人不堪命至是尅復帥司還
合淝舊治去矣公上書請巢還治本軍如故帥愠怒



至切齒而巢人始獲蘇息代期至舉軍士民列功狀
十數條請留擢知徽州未行除江南東路轉運判官
瀕江之地霜降水落為平陸春漲則與江漫為一經
界官吏籍為田數百頃加賦為進取計承平時負國
之家連甍接棟比屋相望建炎兵亂焚蕩為荻棘瓦
礫之場官軍分占為營屯而故家輸二稅如故公皆
奏除之移兩浙路轉運判官奏事稱旨加秘閣知臨
安府公因入謝奏言乘輿東還臨安為天下舟車冠
蓋之會臣以一尹宣布上恩地大物衆獄市紛然固

非家至户到所能辨而惡少無賴為盜為奸佚罰久矣譬之立苗鉏害稼者則嘉穀生植矣譬之牧羊去敗羣者則善類蕃矣臣籍記凶頑得六十名令徙之遠方巢穴一空則一方赤子不待旦：拊之皆得其所矣上從之于是一府翕然称治公累任郡寄于兵戈搶攘敘擾之中更多事矣至是臨涖天府剸治盤錯如割雜然上方向意用公會丞相欲進曹泳除公直敷文閣知紹興府是歲紹興二十四年也累轉左朝議大夫歲飢米價翔貴公開倉賑給自癃老幼弱男子婦人分日異處皆有法終歲無流逋餓死者有旨脩奉菆宮事叢費巨凡土木石瓦之費人徒工價之數縣漆丹雘之飾不屬一吏皆自手出計日而成奏功進直龍圖閣秦檜死則罷去磨勘左中奉大夫賜服金紫公精悍有智略事無劇易唾手立就治財得開闔斂散之術馭吏如束濕治軍嚴而有恩令行禁止秋毫不犯麥民如子簡節而疎目時有遺漏不切究之自浙漕帥臨安陳便宜多事上意兩賜良馬鞍韉象簡之屬以示大用會秦檜欲進所厚善易地

為會稽而上頗公益厚遂進龍圖閣比檜死又坐檜奪職而廢命矣以紹興三十年十月丁巳終于正寢享年六十六元配王氏敦武郎誼之女繼室兖氏右朝奉郎友直之女皆封令人二男子長即不愚也不同左奉議郎知平江府常熟縣先公六年卒二女長適右文林郎新南劍州軍事推官路擇次適右涖政郎新袁州宜春縣丞王渙孫男五人曰善登右廸功郎新宜州太平縣尉曰善　登仕郎善發將仕郎次二人尚幼孫女二人不愚以其年十二月庚午奉公之柩合祔于宜興縣永豐鄉黃墅令人兖氏之墓公慷慨有氣節尤勇于為義李誼帥淮西得疾暴亡橐無一錢之蓄公聞計出橐金具棺斂已又計葬送之費與凡道路所須擇吏卒之謹信者賙其行比及窆封無一乏事遇郊祀恩奏任二猶子某ｘ皆將仕郎公善論善抵掌劇談疏通詳練皆人情世務之要上方親覽求人如不及使公得位得時盡行平日之言必以大功名聞于世天不假年遂賫恨以沒為可惜也銘曰

蘭殿兮儲祥桂堂發聞兮高驤老幹叅天兮四十圍之强擁千騎兮東方縣令負弩兮斧繡光金莖承露兮一氣旁曳長裾兮叅翔翔視天尺五兮富貴方將忽稅不駕兮去堂〻蘭摧桂折兮天隕霜蔽芾勿剪兮所憩棠生雖有終兮其存者長書以余辭兮刻示茫茫

宋故左廸功郎許府君墓誌銘

無錫許氏有通直郎贈朝請大夫諱希道者以耆儒宿學忠信朴茂名一鄉善士生四子共傳一經世其家皆中進士選而長子德之最知名少年策上第所莅以材能称太上皇名見擢尚書郎太常少卿直顯謨閣為州刺史既沒崇寧軍節度使葉夢得銘其葬曰倜之左承議郎曰衍之左奉議郎而廸功府君其季也諱伸字懿叔中紹興十二年進士第于是父子兄弟五人皆以儒學占仕籍文行彬〻賢臨一時而無錫許氏于今為望族君生十歲喪母哭泣思慕已如成人好書嗜學亦不類童子文詞敏贍掾筆書紙立就退視他生方屬稿作囁嚅狀君泛旁口占授人

人如其意所出年十七偕舉子數千百人群至于有司遂占殊等選升禮部試不合會鄉州推行三舍法君居間衷然角出其上時叅知政事沈與求為教官特喜公文選寘前列為諸生領袖且曰文如許君乃可望此靖康建炎之亂轉徙兵間至紹興中始觧進士褐授右廸功郎臨安府鹽官縣尉久之部使者檄君權主秀州華亭縣簿華亭秋苗米在上供經數中積歲侵盜率移用常平米代輸而歛來歲之入償之相踵為故常一日主管官林衡按視倉庾縣令趙伯琥悉推故所授秋苗補還常平之貸衡嘗為華亭而知其故盡扃鐍緘封付掌吏者而轉運使遣吏卒連百餘艘起發上供漕之錢塘已次境内伯琦窮不知所出即日檄主簿攝縣事脫身詣府飭群胥持漕檄視君當貸常平粟如故事乂嗾綱兵持挺驅迫掌吏羣噪庾中不可耐遂相與破鑰發廩授之粟已去而後告君始矍然悟代庖之語伯琦還上書告君擅發倉廩之罪衡得其情併劾伯琦與君俱罷而轉運使材伯琦之為援之復留故君獨以罪免衆怒不平勉

君訟于朝君曰忍窮耐老自吾分戚倉何預焉卒不
辯衡聞伯琈之復也檄追貸粟益急無幾何尚書免
符下凡常平前貸勿追君笑曰吾得罪宜也嗟夫小
官待遠次攝尺寸之柄以紓旦暮之急而同僚嫁禍
遂與鹽官併失之世路如此可畏哉君既罷歸杜門
屏處益取舊書讀之至會心處則欣對移日雖萬鍾
之祿千金之富不能絶也間湛常所往來賦詩飲酒
佐一歡之適再調婺州浦江尉非其好也以二十二
年十一月甲午被疾卒于家享年六十一曾祖至不



仕祖旦贈承仕郎父大夫公也母尤氏繼母施氏並
封宜人妻尤氏四男子鑄鐸鏘鉉鑄累　禮部亦以
文學知名四女進士周綱尤裒其壻也一學佛為比
丘尼一在室孫男女曾孫男女各二人諸孤卜以其
年十二月癸未葬縣之揚名鄉謝墩原上君少時以
才氣自負慨然欲一奮以自表見于世晚得一官坐
席未煖遂臨不測因嘆曰古人不肯為五斗米見鄉
里小兒殆謂此耶自是浮沉里閭間不復有進取意
政和中余與少常同在臺省知君而未識也君沒後

其子鑄惠然過余以文為贄詞義卓然三讀嘆驚已乃出君之内弟右朝請大夫通判鎮江軍府事施垓之狀來請銘余曰君雖不遇以死而有子嗣守家學追取故物以大君之門者其在鑄矣遂不辭而與為銘〻曰

生林〻兮寓形空中如鴻毛兮遇風上高飛兮百雉之墉下漂墜兮環堵之宮繫所託之固然兮山苗與澗松絣澼絖或以封兮繫其逢嗚呼懿叔兮銘以哀之詔無窮



#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九目録

墓誌銘

宋故國子博士惠公墓誌
宋故府君陳公景東墓誌
宋故教授盧公墓誌銘
宋故武功大夫李公墓誌銘

#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九

## 墓誌銘

### 宋故國子博士惠公墓誌

吾州宜興縣湖洑山中有隱君子惠公彥達享年八十五以德齒之尊號里長者予與公弟彥光朝議郎同時擢名第又與公猶子勝仲殿中同朝為御史寅緣得從公游公沉毅有畦畛寡言笑不忮不求犯而不校以為常德故人無愚良貴賤皆敬憚之有一子中年得惑疾遂廢三孫未勝衣公招聘師儒導之學

既冠昏嶷〻自立有聞于時曰曄用朝議公奏任卒官又通直郎曰迪曰哲相繼中進士第迪字楙吉尤知名三任中都官至國子博士自天子大臣皆論以為國器不幸得疾不可治嗚呼悲夫楙吉少年時治一室讀書其中予過焉賦小詩屬之楙吉和答有小屋牽蘿補高軒偃蓋過之句予讀之嘆驚此奇作也已而受其贄賁〻數千言筆勢瀾翻如行雲流水文從字順無琢肝腎撚鬚鬣艱難辛苦之態予三復其言加之數年歛華撫實必以大手筆擅天下既取科第名聞蔚然為學宮國子師行踐要途為世用一旦溘然正晝而隕訃驚呼失聲既葬而追傷不已乃為文表墓上楙吉三薦至禮部紹興二十四年賜同進士出身授左廸功郎揚州高郵縣主簿未赴近臣以其文行薦于朝召見差充臨安府〻學教授歲滿升左從政郎大理司直（兼）廉主簿用舉者改左宣教郎除國子博士楙吉在大理時上書言畫一之法守之如金石行之如四時所以使吾人遷善遠罪徙義脩慝之道也而本寺一司勑外又有申明比附斷例之屬

無一定之制老奸宿贓以獄為市輕重高下皆出其手正條不可則入之申明申明不可則入之比附比附不可則入之斷例有司雖知其非屬已著之申令無如之何矣臣以為一司勑令本寺正條而申明比附斷例等皆一時指揮宜詔勑令所應本寺諸條格刋條筆削合為一書頒之有司專一奉行使老吏不得措其奸百姓知所避就天下幸甚楙吉又因漏洩獄情一事開封府條令罪至徒流而大理法止于笞杖不同如此廷尉天下之平京師首善四方萬里之所歸赴而一罪有二法若此類當合刋正定于一者也在國子時當轉對奏言慶歷中樞密副使韓琦疏言西戎屢乘戰勝輒求通順實圖休息國家以生靈為念所獲者寔利所屈者虛名彼不背盟我則撫納無倦彼若背德我則攻守有備此和策之得也今陛下兼畫南北之民屈已和戎韓琦所論正今日事臣聞備邊莫大于擇帥莫先于久任天下之事固難為于倉卒之時必定于閒暇之日亦難辯于暫用之人必成於久任練達之士藝祖皇帝命將守邊如郭進

之在山西何繼筠之在無棣董遵晦之在通遠皆久其官而責其成小者名而崇其勢畧其細而求其大終太祖太宗之世咸以功名始終書之國史今日兩淮荆襄控制南北宜擇文武兼資如仁宗用韓琦范仲淹之賢既得其人又當如藝祖任郭進之流久于其任昔東晉時劉洪據荆襄上流課農桑省刑罰專督江漢威行南服陶侃繼之四十一年自南陵至白帝數千里路不拾遺蓋侃即洪所辟置而洪又羊祜所知三人者相繼而荆襄利害得于習知之素故其成效章〻如此使其暫去暫來雖方叔召虎不能為矣上稱善下其書方議除官已不及矣楙吉自幼學已卓越有大志不專治舉子業自六籍百氏之書與太史公記無不讀文辭辯麗詩律高雅亦無不工而靖深端默專務晦藏不表襮以峙轂名而任師儒之官而有籍于學者朝去暮來如寄客楙吉據一席誦說有法督責課試無虛日諸生靡然向化不敢嬉　彬彬有可觀者士風頹靡文氣骫骳千人一律楙吉因考禮部試不專用有司尺度或守朴學不夏空言不

狥時好以授人耳目皆被收採于是老于文學屢試不售者皆在選中時称得人尤工言治道不為甚高難行之論陳献便宜酌古御今皆合人情世務之要棘寺録罪人之槖積累至若干則輸之内帑主簿例合分受楙吉棄勿取其屬志又如此使天假之齡發明利器措諸事業則高文大冊可施諸朝廷領諸樂歌可薦諸郊廟垂法立憲必能使三尺之書如持衡天下無寃民而刑可措槖弓戢矢必能使兩地生靈保首領以終天年而兵可寢噫天之降才豈偶然耶豈人之委曲周旋輔成其天者不至耶胡奪之遽而使中道夭耶享年五十四以乾道三年七月丁酉卒曾祖智贈右正議大夫祖溥郎彦達也父俊民以君貴贈右承事郎妣沈氏贈孺人娶同郡胡氏贈孺人生六男子端文端智端常端方端尚端立二女適右廸功郎荆湖北路提刑司幹辦公事沈綸進士戴禁孫男女二人諸孤以其年十一月甲申合祔于縣之君山鄉龍山村玲瓏山胡孺人之墓詩文之在槀者千餘篇端文方以類詮次為書未出也宜興惠氏自

正議公二子二孫二曾孫相踵起家中科第蓋三世矣予始見楙吉與弟哲同舉秋試聯名並中時父祖四老人皆無恙里巷驚觀有榮耀焉哲今為左從政郎監行在點檢酒庫糴場連枝競秀如埙如篪所謂莫逆楙吉之亡拊諸孤治葬送尤盡力而楙吉諸子已能傳父學籍〻有文名被薦送者楙吉懷奇不試賫恨而沒造物之報不在其身又將見諸郎追取三世故物兄弟升騰以亢惠氏之宗云

宋故府君陳公景東墓誌

余聞古之處士或隱于山或隱于市隱于山者寓耕釣而隱于市者寓鬻卜均之卜也日閱十數人得百錢足以自給則閉肆下簾不更筮也均之鬻也閒人疾痛欲去之如在已而不志于利由漢以來逸民隱士懷奇抱寶高蹈一世深藏于市泥然與漁商農圃雜此土以處而莫辨也然孫愚邂隱太白山而龍公投玉函秘方為千金之冠韓伯休賣藥長安市口不二價而婦人女子能識之譬如珠玉在泥沙光景發現有不可掩者今嘉禾陳景東者其一人也景東以字

行諱某陳氏其先江都人後徙錢塘今為秀州嘉興縣人自皇考始諱献臣贈朝奉郎景東讀書章解句達不喜治舉子業而尊賢樂善常置一時名士為賓師以進諸子弟于學未幾弟確進士第官至御史積習名教若從子駢從孫禹錫相繼收其科陳氏浸大矣景東沉浮里閭故自若也門内數千指養老字幼舉欣欣然奉寡嫂拊諸孤恩敬若一三族之飢寒疾病死喪皆以公為歸趨人之急不以在亡為解亦不以戚疏為薄厚而尤工于醫宣和中嘉禾大疫連墻比屋呻呼之聲相聞公日挾數僕持藥物自隨以飲病者窮閻委巷靡不至焉而困絶不能自存者又分金周之晨出暮歸竟數月而後已所全活不可勝數嘗有黄氏婦孥疾詣公公曰病間矣勿藥可也而黄氏弟在旁公視之有小異試察之脉告以亟去勿留疾作則不可為矣比還一夕而逝如公言公之醫不由師授自得之心故奇中多類此蓋士之寓于醫者也嘉禾介屋杭蘇為冠蓋舟車走集之路于是名公巨卿高人勝士州刺史縣大夫皆往從遊晨起未盥

櫛而車轍已滿門矣公廉靖寡欲凡榮名寵利世人羣趨交騖爭所欲得公皆無求于其間其子騃性至孝有英毅過人之才為分築大第闢園館疏池沼蒔花竹供耳目之玩公領客既閒擊鮮置醴縱飲歌呼終老如一日平生未嘗讀佛經比感疾書四句倡而瞑皆菩薩語雖禪翁老宿皆嘆驚自以為不及享年七十四紹興三十年七月乙巳卒于正寢夫人徐氏有賢行適陳氏五十五年賓其夫以辭幣酒食綴接中外無一間言生三男子長即騃也騃早卒騃舉進士六女陸友仲沈師言閻人勉沈操杜之珍俞抃其壻也三孫男曰淵曰渭曰　六孫女三人適杜之方魯松陸峻三人在室騃等以其年十月癸酉奉治命葬于縣之象賢鄉深葉村朝奉公之次于是徐夫人明年八月四日亦遇疾不起年七十七以十月丁酉舉其喪以祔余嘗觀王丞相荆公表處士征君之墓同時有杜嬰者隱于鹽不擇貧富貴賤召之輒往人致餽謝非其義不受也有徐仲堅者隱于卜人召筮雖疾病中不正衣冠不見二人之賢聞于世矣公猶

惧其久而無傳也故併刻之三人者名迹赫然在人耳目如前日事今景東冢上之木拱矣賢士大夫称思如新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嗟乎隱德高行既不顯于世宜與三人者並傳于後予哀病廢學言之不文不敢以既老為辭遂表而出之揭之墓道以備他日史官之訪云

宋故教授盧公墓誌銘

吾州有老儒盧公潛夫諱察通經學古以詩書教授里中為人師崇寧天子詔州縣推行三舍法而諸生之有籍于學者千餘人潛夫為領袖當是時潛夫幼子習字擇善方勝衣隸小學晨夕誦書不去翁側大觀四年予偕潛夫隨計詣京師禮部奏名為同年進士其後潛夫卒官左宣教郎予亦屏處村巷擇善已擢第待次家居予具書幣延請餙諸兒受業而擇善子申者尚在童丱携以俱來閱三歲黄州候吏至遂別去〻二十五年擇善以左通直郎致其事而歸年七十三精悍不衰一夕置酒命家人環坐頒其子曰吾將逝矣汝于孫公有父祖之契汝請公文誌吾墓

吾瞑目于地下矣將葬申過予以治命徵銘予以哀
耄辭而五反請益勤遂序而銘之擇善范陽盧氏在
唐為甲族避五代之亂始徙建業李氏國除又徙常
州之晉陵距今六世矣擇善以紹興二年賜進士出
身授廸功郎宣州寧國縣主簿丁母夫人强氏憂〻
除調黄州録事叅軍吏滁州全椒来安二縣令循左
儒林郎除隨州〻學教授擇善幼警悟讀父書靡不
記覽屬文辭贍麗詳實有家法性介特少與不妄交
交合則久要有終始家愫貧不殖貲産屋廬庇風雨
蔡羮糲飯一飽之外澹然自足在黄州喪其配貧窶
不能歸或勸用浮圖氏闍維之法擇善憮然而辭曰吾
儒者其可為是僦一弊舟冐長江之險載其柩以旋
次九江舟敗幾不免踐艱乘危間関寸進積數月乃
得歸祔舅姑之次既竣事歎曰殆有物相之也在全
椒一日羣盜奄至號紅巾賊者擇善據便坐不為起
盜刃中首流血被面擇善屹然不動徐曰汝志在金
帛耳弟歛兵不縱火不殺一人吾帑中金帛可盡得
也渠魁悔謝投戈于地奉盤水沃盥佩囊中出藥傅

創戒其徒曰如約擇善指金帛所在悉授之而去越日邑人之逃散者還復室家安堵如故推次甲乙計所費金帛悉上送官舉邑晏然無一事在來安累歲不決之訟凡數十斷治立盡竟歲無一夫之獄隨州學薦更兵亂墻破屋露州刺史春秋釋奠應故事而已擇善按籍訪學田所在募人耕種而薄其征入取足以養士而不求贏未幾生師之廬困廩庖湢皆具而學者有自他州至者漢東距鄉州有重江復嶺數十里之阻始悵然有倦將之意比代歸語其子曰七



十致仕者著于禮經尚復蒙耻冒利而不知止耶即日上書告老以隆興元年五月授左通直郎致仕二年十月二日無疾而卒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合葬于武進縣懷德南鄉周莊元配包氏之墓生四子男即申也女適張銘鄒進脩次許嫁王大光孫男女四人予既銘其墓矣復有一事可紀者潛夫宣教與其配張氏同生于丙申擇善通直與其配包氏同生于壬申通直之子生戊申娶婦宋氏又生於庚申已得孫又以甲申生父祖子孫四世七人皆生于太歲之

申亦異矣以經考之蟄以存神屈以求伸盧氏種德累世安貧守道未享其報今通直之子嗣守家學以孝謹持門戶為鄉縣所推盧氏之申其在茲乎銘曰

盧出范陽自鼻祖兮族散徂遷望南楚兮有儒專門卧環堵兮樞衣執經屨滿戶兮繫君高蹈踵前武兮書破萬卷腹撑拄兮引吭一鳴鴻鵠舉兮弁星裁〻快先覩兮州縣勞人空俯僂兮投袂而起謝簪組兮一蛻而逝復于土兮銘以哀之亘千古兮

宋故武功大夫李公墓誌銘

紹興間胡馬數萬屯宿泗淮海大震吳人懲建炎暴屍蹀血之禍爭具舟車徙避深山大澤曠絕無人處予亦詣洞庭西山訪尋佛舍得水月院僑寓其中當是時觀察李公臥東山築室鑿井若將終焉予嗜曰中貴人入則侍帷幄依日月之光出則持梁齧肥享玉食華屋之奉一旦決焉舍出練布梳杖與漁樵農圃為伍而自肆于山水間此高蹈一世之士欲攝衣起從之而東西二山塊湖中徒步不能至是時歘問始相聞公亦欣然有招隱之意未幾兩朝以玉帛相見

而淮之南江之北皆安堵矣竟不復見公以為大恨公高風絶識得之天禀方少年時給事宮省固應酣豢酒池肉林富貴之樂而澹然不受一塵之染間遇休沐則從老師宿學問出世法脩無上道布衣蔬食不御酒肉蓋五十八年尤喜施貸供佛飯僧振救空乏贖禽魚隨所需予直不議價凡脫放以萬千計尊賢樂善倫〻自將口不談人過持身厲行存神養志喜怒不見得喪若無雖佛之徒有不逮已而並呂山之東少北卜壽藏斥地二千畝手植松柏環從旁建

一刹重門步廊穹堂奥殿齋庖宿廬廐庫之屬僅萬礎塑佛菩薩像數十軀建窣堵波高三百尺營一大經藏儲五千四十八卷寶奩鈿軸納之匣中買田十頃日食千餘指賜名華嚴禪院選一時名緇主之隆興二年公壽七十八感微疾命揭西方佛像于前盥手焚香晏然而逝寔二月二十八日也公諱某字從之開封府祥符縣人曾祖言入内〻侍省東頭供奉官祖聖俞贈右監門衛將軍父鎮贈保信軍節度使母孫氏建安郡夫人崇寧元年公以父任為内黄門

年甫十六歲姿莊重有防畛往來兩宮目不忤視進止有常處直睿思殿符寶郎殿中省奉御出入禁闥踰二紀未嘗以一眚挂吏議皇子華原郡王出閤徽宗曰孰可以從吾兒遊者領見公曰無以易卿矣遂兼華原府都監累遷武功大夫忠州刺史靖康初公治京城樓櫓守禦之具弟功進某州團練使建炎南渡始丐閑入洞庭山為歸欵之計自號皎然居士鳴呼政和宣和時北司諸貴更用事本兵柄執國命或冠樞省為帝師或位公孤號隱相士大夫操簪執贄奔走其門謂之捷徑惟公畏權勢不立爭地侍帝側無私謁出公門無外交杜門却埽人莫見其面一時叢林善知識皆曰李公在家出家住世出世殆是過去佛僧也大駕駐會稽節使召公：方被短褐雜庸保持鉏蒔藥圃中即日奉詔更衣就道隨使者入見供奉殿廬盡從其舊而非其好也昭慈聖憲太后乘輿幸江表弥時不得問有旨擇使而虜騎方迫舍渡楊子尚據兩淮道路無行跡公慨然請行乘一軺間關兵火盜賊中山行水宿馳二千里得平江之報還

奏公之子疇涖官閩中公喜曰此行不可失也請祠得西京崇福宮遂與之俱拄策褰衣上天姥峯徑天台抵雁蕩游覽殆遍遂次莆田穿雲涉水窮日夜不厭閒遇幽棲絶俗之士談禪問法樂而忘歸又將來裝問番禺路而上遣金字牌趣還復直睿思殿兼持侍官令上出閤日一詣資善堂太上皇曰宮僚當得老成詳練之有德有言之士藩邸舊臣如華原府都監李某此其選也又兼資善堂幹辦官諸臣方悟上名公之意居久之奏事殿中泣曰臣齒髮缺壞重以



足疾不可治不復見左右矣願賜骸骨以畢餘年上惻然欲留不果除提舉台州崇道觀明年上書告老守本官致仕是歲紹興七年也公既得謝寘家吳興德清境上復抵呂山舊廬以誦佛書供僧飯為喜蓄善藥以待人之疾病累數年公晨起未盥櫛而立于門者人相登矣公曰吾不忍此一方疾痛呻吟之感吾耳故製方藥療之而他州異鄉來者日益衆度不能給乃營一大肆凡山區海聚殊方絶域金石艸木之英象犀龍麝之珍雞首豨苓牛溲馬勃之賤皆聚

而有之庇徒數百人按古方書炮製烹煉劑和數百種計費取直不求贏利自浙東西至兩淮二江數十州病者得公藥一飲而効殆是仁人用心固自有物以相之耶二十八年公之子畯升朝籍遇郊祀恩封正任吉州刺史明年顯仁太后慶壽恩進果州團練使又二年祀明堂再封和州防禦使今皇帝登極遷利州觀察使元配恭人宋氏令配令人郭氏亦先公卒子男四人曰法空爲浮圖氏曰疇秉義郎閤門祗候皆早世曰畯武義大夫監潭州南嶽廟曰善奉議郎知徽州績溪縣事女二人長適武經大夫閤門宣贊舍人藍師夔次適承節郎馮暉孫男八人曰作朋右承直郎嚴州桐庐縣尉曰作舟保義郎監婺州都稅務曰作肅保義郎嚴州淳安縣稅曰作霖保義郎監行在翰林司門曰作乂曰作哲應進士舉曰作成作德尚幼孫女二人適黃訥史紹祖曾孫男女五人諸孤以其年四月十六日奉公之柩合祔于平江府吳縣南宮鄉覺城山之原令人郭氏之墓公所自卜也公持心忠恕事君親僚友待族姻御吏卒惟有一誠

寡言笑一語出而終身可復宣和中河怒齧堤水暴城下徽宗命公從皇太子登城視水有申屠生三十六人扣馬自言第用厭勝之法水之涸可立而待也試之弗驗太子怒曰妄言無行之徒僥倖水落則貪大功以冒重賞欲奏誅之公徐曰罔上之罪死有餘誅而災變如此宜加原貸以塞大異太子是其言而止靖康初太子襲尊號是為欽宗而金人舉國大入始議戮一二大臣之誤國者將相方逢上之怒以脩故怨無一言之救此例一開遂併及其党聞公之風



亦可以少媿矣銘曰

權門衆趋薨薨聚蚊暴髻鏃翮卒徇以身哀樂相因如屈伸肘壑谷潭潭門上生莠富貴于我視空中雲得焉失焉孰為戚欣猗與李公高蹈一世人兒而天不見慍喜靖共一德歷戔四朝如砥柱立不震不摇進直殿庑為中常侍退處山林作大居士乘應舍栰泛不繫舟現自在身得逍遥游國忠粗報能事已畢乞身而去以全吾璧覺城之原萬木蒼蒼公歸在天骨魄所蕩既善吾生亦善吾死蒼蒼而不亡以永千祀

# 鴻慶居士文集卷四十目錄

墓誌銘

宋故秦國夫人王氏墓誌銘
宋故呂恭人胡氏墓誌銘
宋故永嘉郡太君劉氏墓誌銘
宋故太淑人劉氏墓誌銘
宋故令人傅氏墓誌銘
宋故胡夫人孫氏墓誌銘
宋故孫夫人强氏墓誌銘

恭人楊氏墓銘





墓誌銘

宋故秦國夫人王氏墓誌銘

秦國夫人王氏故三司使鹽鐵判官秘閣校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漢國公諱準之曾孫故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岐國公贈太師諱珪之孫故左正議大夫顯謨閣待制贈特進諱仲嶷之女年十九歲適孟氏實昭慈聖獻皇后之母弟中散大夫贈太師吳興郡王諱彥弼之婦今少傅保寧

軍節度使醴泉觀使信安郡王忠厚之妻少傅公繇
顯謨閣直學士秉旄節典大州擢樞要進位保傅王
信安郡夫人用公貴自碩人進嘉國夫人加號衛國
再徙楚國更五命而得今封享年五十四以紹興十
九年五月壬午薨于平江府之私第將葬信安王以
書抵故人孫某徵銘某辭不能凡三反則以書復曰
吴興王與公同朝有好而特進公以文章知名少許
可獨喜誦公之文則銘其女宜也廼序而銘之夫人
姿相豐端容止整暇雖生長富貴而積習名教恂恂



然若寒窶人子昭慈居瑶華吴興王亦捐舍館而少
傅公名宦未立家益貧夫人斥奩中物助賓祭一簪
不留澣衣非食御之無愠色建炎初昭慈復大號推
恩外家象服容車疏封大國貴震一時澹然若固有
之不以為泰可謂賢也已夫人資孝謹生九歲喪其
母某郡夫人李氏已能號慕如成人特進公奉使契
丹過期不返夫人憂懼炷香于頂涕泣祈還既嫁事
尊嫜又能致其孝皇姑吴越國夫人嘗被疾更數醫
不能療夫人鍼臂血投湯液中以進一飲而効至今

內外屬人嘆譽以為口寔賓重其夫選飾妾御進之不忌靖康之亂瑤華宮災昭慈避火幸其弟頎見夫人調護庶子之在襁褓中者如己出嘉嘆久之以故恩遇日隆宗戚莫敢望少傅公辭劇就閑讀書終日不輟尤嗜古法書圖畫不省家事夫人經理內治不以豐儉易節朝饔夕饌寒裘夏葛裁節其當不侈不陋皆中儀法慈哀所使未嘗輒笞罵而門內寂然無一語之詳學書有楷法每教子輒書數十字隨手塗滅不以示人於古文章能通其讀自少喜誦佛書晨香夜燈不避寒暑晚益精練感通佛祖至神交于寢寐之間一夕夢胡僧扣門求館穀黎旦有鬻十六羅漢像者視所畫肖焉售之不計其直以至廩恤貧乏供施佛僧捐棄金繒殆無虛月持戒律嚴甚未嘗殺生物供饌又嘗夢青衣十數輩祈哀甚急既寤有餉蛤蚌者嘖嘖然亟命縱之水中自是終身不御鮮食疾益侵區處後事與家人訣無悃悃可憐之色知佛者以謂夫人自金仙梵帝中來其視世諦空幻殆猶一吹吷而去也生四男子曰克右朝請郎通判平江

府軍事曰嵩右宣義郎曰雍右承事郎女在室孫男女三人信安王以其年八月庚申葬夫人于常州無錫縣富安鄉許峴村吳越國夫人之次若干步維王氏先世家于蜀之華陽後徙舒至特進公葬于平江之長洲縣令又為平江人熙寧元豐間岐公被遇神宗仕至宰相鴻名碩寔具載國史逮今六十餘年子孫以文學政事世其家踐臺省登侍從奉使典州前後相望卒常數十人而女公子之貴尤称于天下故相太宰華原王鄭公之夫人封越國今太師平章僕射秦公之夫人封某國隆貴蓋如此而夫人又以碩媛作配侯王賜號秦國福祿始終于是為盛銘曰

象服六珈文駟之華玳首金葩綸言之加弗跋弗夸而婉嫕宜其家歲在龍蛇庚子日斜曷其然耶埋玉樹于泥沙薺葱二而氣隹牛伏其窪澤厚而流遐視梁溪之水其無涯

宋故呂恭人胡氏墓誌銘

故東平呂公出入文武佐佑三朝周旋二府四擁將旄十遷殿學士寵祿光大為天下巨室賜第一區壯

農甲淮海族大家肥曷奕蟬聯孫男之勝衣冠者數十人晨起詣寢門問安否退就學舍施然如鳳九雛集于蒼梧翠竹之上一時公卿大夫慕其家法薦女請婚者不可為數于是龍圖閣學士胡公以息女歸公之孫實奉直大夫諱申之妻通奉大夫諱淵之婦是為太恭人太恭人入呂氏門內逾千指上自姑嫜下至媪御事大慈幼卑尊諧附無一不當其意者春秋饋祀眡牲省器治酒食接綴宗姻皆中節法觀文文公薨天子賻恤加等官其子孫七人太恭人曰皆公孫也奚擇請分受之奉直公稱善表請于朝有旨泛之以故二子皆不及人以為難後十年端賢被賞延皆有名籍于吏部靖令右奉議郎賢而有文嘗一試禮部治縣有能名以經界不中程失吏部使者觸罪罷歸靖皇恐謝太恭人曰崇寧中蔡京當國讎復故怨觀文公斥居建安汝祖徙海上汝翁亦遷滁陽其家破矣未幾蒙恩甄復父子祖孫團欒如初真一夢耳汝小官忤大吏獲罪宜也姑省循以俟其視罷辱蓋如此喜讀書畧通大指晚學佛寡居二十年宴

坐一室表裡脩然若無意于世者初感微疾便節後事絶三日而逝實紹興十九年六月三日也享年六十有八太恭人以夫貴凡三命賜號宜人靖登朝乃得今封姓胡氏鄂州崇陽縣人祖抃贈開府儀同三司父師父龍圖公也故宣奉大夫生四男子長端右廸功郎建康府溧陽縣主簿蚤卒次即靖也次翌未命而夭次議右廸功郎孫男女七人安時安詩安持女適右廸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孫大宗左廸功郎蔣億右廸功郎洪煒餘未行諸孤卜以其年八月庚申



葬于平江府吳縣長洲鄉之横山祔奉直宣公之兆壙大宗某猶子也知太恭人為審銘曰

横山之陽兮夜漏盡誰氏葬母兮車轔轔哀哉抱棺兮身欲殉路人失聲兮涕如隕葢苦藉艸兮茹荼堇杖而起負兮土一笵有墳巋然兮高可隱刻此銘章兮視不泯

宋故永嘉郡太君劉氏墓誌銘

余嘗讀東坡先生何公石橋詩反復其言葢良二千石也而不著其名久淺先生他文字求之亦不見所

謂何公者紹興九年公之子宰以母夫人狀屬余族
壻毛甡來徵銘又得御史中丞吳執中所為公墓文
讀之然後知石橋者故朝請大夫建安何公諱　字
及之守英州時所作也真陽之民病涉久矣公梁石
為橋以便行者老幼填道爭勸之趦橋成壯麗甲于
南海州人畫像祠公如朱仲卿食于桐鄉至于今不
廢而真陽在南方嶺海外數千里僻陋之國又執中
誌公墓時蘇氏文章方遇禁錮諱弗敢言故士大夫
莫有知者夫人劉氏公同縣人年十八歲歸公是時



尚為進士嘗一夕夢大宮室如王者之居紫袍吏立
殿上問公鄉縣公答曰晝錦鄉吏曰汝鄉非晝錦即
浹墨也公寤語夫人曰是何祥也夫人曰君識之吉
徵也故事禮部第進士率用浹墨書禮部貢院四大
字于榜首揭之他日公中選領見榜大驚如所夢者
夫人明悟知事多類此大夫公仕三十年行治勞烈
稱天下一時大手筆傳載其事至今知有何公者夫
人與有助也夫人嘗從公官四方舅姑憚遠不能從
比代還即解裝列堂上盡出筐篋之實陳之以奉其

姑〻屢卻之不聽公既通籍夫人以恩封蓬萊縣君至是凡六更封歸輙不許其視世富貴貧賤澹然不知可擇而取也政和二年其子宰奏疏辭所授官願得一郡封其母為親榮詔從之特封永嘉郡太君嗚呼夫人事舅姑相其夫為賢婦矣又卒有子上書納祿名動朝廷天子寵嘉之璽書五色玳首錦褱閭巷聚觀太息為里中壽母可謂賢也已七年十月某甲子無疾而終享年七十有七宣和二年十一月某甲子諸孤以夫人祔于縣之小黎山大夫公之墓五男



子曰定曰察曰宰曰宿曰寀三女皆嫁為士妻孫男女若干人銘曰

矯〻何公一德匪躬有古遺爰循吏之風婉〻夫人淑慎溫恭來嬪君子而大其宗鈿軸金葩雛車崇〻通都大邑湯沐之封鶴髮秀眉純漆點瞳七十七年以華其終

宋故太淑人劉氏墓誌銘

太淑人壽春劉氏故右承事郎贈右朝議大夫諱應誠之孫故左朝奉大夫監察御史諱鵬之女年十八

歸魯郡韓氏爲左大夫諱綸之婦右承直郎贈右正議大夫諱琫之妻令敷文閣直學士右通奉大夫廣南東路經畧安撫使仲通之母敷文登朝繇卿寺擢丞郎進位八座太淑人以子貴更七封而賜令號紹興二十七年三月甲申遇疾終于廣州；治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四正議公元配某氏生三男一女太淑人入韓氏門撫諸幼如己出雖家人不知其異母之子也奉尊章相其夫教其子賓接內外宗姻慈哀所使爲婦爲母皆盡其道資沉毅聰明過人有士君子之操而不自高顯惟是教子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年已壯如童幼身已貴如未達訓厲鐫切不遺尺寸以故敷文公仕于朝名節偉然以忠厚諒直稱天下幕士張問者一夕羣盜入室縱掠而去詔臨安府追捕甚急積五六月連逮百餘人獄具而復有告真盜者有旨改送大理寺敷文公時爲大理卿公曰輩轂之下有行剽者詔獄推治而不得名吾固惑之退而錄囚徒閱獄辭之在案牘者不合方燕坐淡念太淑人問知其故曰吾見閭閻不肖子窃父之財毋蔽

昵不告給以為盜者多矣試物色求之公悟翊日以耳目追跡其人常與所往來通行飲食之家凡所告失亡一日盡獲無秋毫之漏于是問妻与子以誣坐論如律而百餘人者破械縱去一囹遂空上擢公刑部侍郎家人歆賀太淑人曰廷尉平反受賞臨安官吏必以失職抵罪矣愀然不樂已而聞上悉貸弗誅太淑人喜而受賀居歲餘敷文進刑部尚書兼領吏部太淑人曰汝頃調官過期不返吾眄眄然倚閭而望今三銓之士遠客飢寒亦有白首之親如吾之望者乎于是公典兩劇曹晨夜治文書決稽壅銓綜精明謙謙平允士大夫之論以為漢隽不疑之母不能過也粤人治喪以豐侈為孝而游手無賴貪慕飲食奎集其門意不滿則怙衆羣噪不可耐中人之家鬻田宅破貲聚而後辦貧者遂不克葬權厝佛寺歲久破露狼藉而番禺尤甚敷文自戶部尚書經畧廣東侍太淑人度庾嶺道途所次見而悲之頗謂敷文曰汝帥一路莫先于此矣比至公出教凡祖父母之未葬者予之期二至不如令有常刑小人亡賴輒詣葬所

捕寘諸法若旅殯而子孫之在遠方者官為擇高燥地葬之書州里姓氏或官銜表其上以俟于是人人趋令稱有無以掩其親而客死之不能歸者亦就窆藏無暴露之患粤俗大变至刻石志其事太淑人之亾也喪車出番禺老壯懐惠攀銜追路填廓溢郭不忍　嗚呼可謂賢也已太淑人晚喜學佛讀其書能信踐之非直玩其辭者也飢歲里中之豪閉糶待價太淑人發廩粟以飲餓者親見其子踐髙華冠法從進延閣典大州門戶光顯矣而恭儉守家法不改其





捺初感微疾無甚苦俄索紙筆書一偈皆出世間語晏然而逝嗟夫死生之變亦大矣而處之如此有四子長曰仲遠右通直郎曰仲適右宣義郎曰仲邈右儒林郎與一女之嫁右廸功郎吕文中者並淑人某氏出也皆前卒次即敷文公仲通太淑人出也仲通侍喪扶舁萬里黧面璽足道路觀望咨嗟太息孫男三人曰居中右從政郎曰敏中右承事郎監潭州南嶽廟曰弸中右承務郎曾孫三人男曰景聃右承務郎二女進士翟區挺其壻也　孫女二人適右廸功

即時侃一人尚幼仲通卜其年十一月十五日葬于
湖州烏程縣求新鄉成山之原以右朝奉郎通判無
為軍孔瓚狀太淑人之行如此來請銘：曰
觧姨上客矜愚泣罪法理之平發粟賑飢除地掩骼
仁義之經猗欤淑人教子如此為時名卿磨石摛丹
後有彤史来監兹銘

宋故令人傅氏墓誌銘

令人傅氏故贈右通議大夫郗公諱寶之婦令左中
大夫直秘閣名漸字子進之妻皇考諱璋世家大名
府之清流縣以行義州里里為長者令人蚤慧夙成
趍舍異他女父母愛所鍾擇所從而中大公方以文
藝秀出一時遂歸之令人入郗氏奉尊嫜羞賓祭接
遇屬人皆有儀法當是時中大年少鋭于學令人斥
簪珥資遣而勗之曰往卒業為親榮無以家為恤未
幾中大釋進士褐累閥閱典方州奉使一路名迹隱
然為縉紳之望令人凡五封而賜令䩭可謂盛矣傅
氏河朔大宗與郗公同鄉縣更靖康建炎之亂南北
阻絶中大官游倦而歸方議所向令人曰吾夫嘗為

縣于無錫辛道宗擁數百卒平錢塘之叛次嘉禾而潰圍吳門不克蹂常潤兩州殘之而無錫介居其間中大挾一騎入賊馳說群凶諭以禍福擁護出境秋毫不犯邑人方德我盍往家焉于是築室梁谿之上堂奥崇敞門閭靚深手蓺花竹環之歲時夫婦坐堂上諸郎袍笏爛然婦孫進拜称壽門内訢訢如也閭里歆羨稱嘆以為令人壽福逮未可量已而得疾不可治享年五十二寔紹興十八年十月辛酉也令人孝友慈祥出于天性翁有養子喜游蕩數以游博破



貲聚翁怒笞責令人在旁涕泣營解既免而後止其後斥遣則食飲錢帛賙之終其身如一日兩河陷覆翁媪避地間關二千里依中大于吳中令人喜抃趍迎除治次舍進旨甘候燥濕積十數年生養死葬繕塚塋共喪祭如壯男子不避寒暑治家嚴而有恩遇媵妾不動聲色而細大畢入于規矩服御簡素不事矜大晚學出世間法誦其書能信踐之疾益侵顧視兒女無甚憐之色以後事屬大中晏然而逝生四男子曰宗簡右廸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前卒曰嗣武右

從事郎徽州歙縣東尉曰紹宣右從事郎監嚴州神泉監曰景平通仕郎一女適右廸功郎添差湖州歸安縣尉李端友孫男女六人卜以明年二月庚申葬于常州無錫縣開化鄉長泰里黄墓邨原上中大餙其壻端友者狀令人之行如此来謁銘識其墓嗚呼婦人女子有静專幽閉之操行不下堂笑言不出梱閾非君公卿大夫治行勞烈著見于天下後世可書而傳也然令人在家為淑女既嫁為孝婦為令妻教諸子皆嶷〻自立無子弟之過為賢母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婦德之茂内治以興孰相君子有傒有敵烈〻大夫出使典州寵禄光大克對無羞命書五色象服之華錦橐玳首来告于家遣車空巷没有餘荣孰紬女史以考我銘

宋故胡夫人孫氏墓誌銘

夫人晋陵孫氏曾祖封尚書職方員外郎祖夷清父志康登州文學贈宣教郎母太安人蔡氏夫人年二十五嫁為同縣進士胡諤字正卿之妻正卿年三十

九病卒夫人嫠居四十年為婦為母淑慎慈祥内外族姻歎譽之無間言享年七十七以紹興九年三月甲子感微疾而終初正卿之沒也夫人之親固已悉生二男子一女尚幼而其姑已老一室蕭然惸獨無依衆謂夫人不安于胡氏矣夫人哭其夫三年不御酒樂未嘗一日去姑之側母弟稹尤友愛挾二孤甥以歸而進諸學幼女纔七歲　他日歸其子好德者曰可以紓吾姊之憂矣居久之二子曰安節安道皆以文行稱一鄉女歸好德如約而夫人為壽母建炎南渡盜殘其廬安節安道相繼遇疾皆物故諸孫猶未勝衣于是好德夫婦又迎夫人以歸闢寢廬奏滑甘視寒燠之宜奉事十年如一日屬纊之夕好德治喪于正寢合孫氏胡氏兩族數十人會哭于其家飯僧供佛梵唄之聲連晝夜不絕卜以十年月丙申葬于縣萬安東鄉夏莊原上嗚呼夫人少寡不踐二庭甫見二子之立又棄而先獨餘一女有士君子之操奉其母周旋不遺力矣始正卿從其親于墓次今又舉夫人合祔焉除治故塋撤而新之尺椽寸瓦皆自

手出躬視畚築不避風雨又從塋旁若干步結屋三十楹以舍守塚者好德助之無毫髮計惜曰以成吾父之志也某夫人之從子也知之尤詳宜為銘〻曰

猗嗟夫人兮女史之掾專屋而閑居兮菽水簞瓢泣呱〻以盈前兮牧衆稚之垂髫閔凱風之劬勞兮棘薪盛而夭〻一日不見兮奄忽滔〻從夫子于故丘兮視銘其昭

宋故孫夫人強氏墓誌銘

晉陵強氏族大而富介居漕河之兩間連甍接閈相望屹然州人號南北強以別之夫人實南強氏祖相如大理評事父恕以德齒俱高號里長者當元符靖國間某從叔府君諱稷字農先者著籍太學名聲出諸生上而夫人方擇對遂以歸之夫人入孫氏事舅姑宣教公太安人蔡氏能致其孝府君伯氏朝散公自文登通守擢領大州進部刺史迎太安人就養夫人以幼婦所至常自隨太安人感末疾杖而後行夫人掖扶卧起候席蓐燥濕治饔餼進湯液初寒盛暑不懈太安人捐舍館又能致其哀春秋饋祀眡牲滌

器終老如一日府君慷慨有大節不治防畛姻舊稱貸一語之投輒輦數百緡而去胸中無疑事豁如也葢棺之後券書滿笥于是一里儒蚤繇八行選後以伊川先生高弟進于朝亦負錢三十萬則詒書陳義鐫誚諸子以焚券以成父之志夫人曰不取一金之息不遣一介詣門淹速惟所命折券則不可飭諸子曰報書云爾已而諸猶子自言家有未分之田計積歲粟麥之直為錢亾慮萬緡夫人憫然不喻其故或曰分法過五年有司不受訴今隔世矣復何道夫人曰爭財與讓財孰愈盡出帑廩畀之無秋毫計惜族姻聞之曰寡婦弱子一旦喪家貲之半其家破矣夫人經理內治衣麄食糲勤儉自力即舍東闢屋數楹迎師教其子晨夜課誦不使嬉宕而後營伏臘輸賦稅治賓祭交宗黨應已然待未然事無劇易皆中節法積二十年男授室女得所歸田園貲聚稍復其故內外屬人無老幼疎近一口翕然稱為賢母生子十一人一視庶嫡養麥均等無小異人尤以為難男曰好謙好大好修好遯好謀好修令為右從政郎楚州

錄事參軍女適右朝請郎通判處州軍州事余衍左
朝奉郎主管大宗正司宗室財用劉彭年右迯政郎
臨安府仁和縣丞張逢堯右從事郎兩浙轉運司催
促糴買官施增左宣教郎知紹興府諸暨縣事祝求
仁右迯政郎光州光山縣令薛襄而嫁余氏薛氏者
前死矣孫男六人曰褒褒褒褒褒女四人夫人性舒
遲寡言笑危坐一室終日寂然設有緩急猝然加之
怡殼下氣未嘗輒變色中女適左宣教郎席畸而寡
生一男子僅勝衣得疾又死夫人曰無夫無子何恃



而存奪而嫁之令歸張氏是也既內幣矣趣昏期治
奩具縫紉組紃諸婦竭作晝夜不息家人怪其亟遽
獨異常時合巹未幾而夫人屬疾矣益侵頃謂諸子
曰吾保守汝家至此可無憾矣取平日所供佛像盥
手炷香已遂瞑享年七十六實紹興二十三年十月
庚午也諸孤卜二十五年三月甲寅奉夫人之匶合
祔于武進縣懷德南鄉鄭莊邨府君之墓又屬余請
銘泣曰吾母提諸幼持門戶于覊單闃阨之中以殖
孫氏之宗其淑德則行宜見于公文以貽永久于是

夫人之歿五年矣諸子嶷嶷自立兄先弟從內外輯睦如夫人亡恙時而好脩為吏亦有能名卒能追榮夫人以大其家者乎銘曰

噫夫人兮老去百懼拊衆稚兮惸惸無依徹桑土兮巢林一枝棘成薪兮風自南吹之鳩在桑兮一德均齊婦順子從兮家之肥胡不百年兮以慰孝思宛其如在兮視此銘詩

恭人楊氏墓誌銘

恭人常州武進楊氏楊氏大族生女多賢翁媼擇對必得知名士故左朝請大夫吉州太守吳公禹功其一人也恭人入吳氏以慈祥順淑佐其夫歷省寺典名城更三錫而賜號宜人又以詩書教其子而師尹者擢名第通朝籍遇郊祀恩而進封封禹功亦贈左朝議大夫吳氏浸大矣初禹功為常書郎值靖康之亂致其事太上皇踐祚予自平江守召還為給事中奉詔薦士以公名聞于是禹功起而復仕歷司農少卿江西盜起推擇守將擢知吉州方顯用而遇疾以沒翰林學士汪公彥章誌其葬後八年當紹興十一

年六月二十五日恭人亦被疾不起既葬而師尹遇予泣曰吾母有賢行日月逝矣大惧泯沒而無傳宜得公文以詒永久予以老病辭不獲乃序而銘之余嘗謂婦人女子雖以幽閑靜專為德而尸居塊然懵不知事如土木偶人則為愚婦至有聰明過人則出而乘夫長舌鳴晨為艷妻惟哲婦其能匪棘匪徐動得理所雖士君子以為難也恭人識慮明達而不自標置不處白人善否言笑有時喜怒不形于色事舅姑調酸醎之適斟酌寒燠燥濕之候必盡其方相其夫得輔佐之宜友娣姒以睦中外宗姻尊者喜卑者附後來者向慕以為矜式朝議公處疑事踟躇未決聞恭人一言而定之喜振貸而窶人予匀貸無節意厭之恭人助其施無但已者撫媵妾不治小過閨閫肅然無一語之譁以婦事佛甚謹一日髡二女為比丘尼恭人聞之大驚亟命車造其家諭止之曰吳氏以儒術起家為學大夫有女當擇良士歸之令無故棄之為煢獨血氣未定而能保其往吾弗信也鐫切三復竟不從恭人耻之終身不復見朝議公棄世恭人

積憂得中痞之疾既除喪矣燕居如齋不御鉛華不聽音樂不出堂戶意象落莫若無意于世間者師尹求所以娛侍其親者萬方至陳伶優之戲于前奠得解顏一笑終不顧已而疾益侵晏然而逝享年六十師尹等以其年十月癸酉合葬于宜興縣銅官山南朝議公之墓曾祖奉端公之考璀三世皆弗仕而以財雄一州為聞姓生六子男即師尹也左奉議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賜緋魚袋次師說女適左朝請郎通判庐州陸景端次適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元盟次適右宣義郎胡辨嫁陸氏者亡矣又歸其幼為繼室孫男五人曰濤曰璹曰幬曰疇孫女五人曾孫男女五人嗚呼恭人淑德剛行為孝婦為令妻為賢母內外歎譽謂必大享福祿考終上壽而得疾不可治克生賢子以文藝決科方為世用他日處顯裒册追榮開大國都顯號光賁九原之幽固無疑也

銘曰

挺士君子之掾以相其夫而世不知名蘊君夫人之德以宜其家而天不予齡不嬴其躬以燕後之人如

川之方增天之亦能勝人不可誣來監茲銘

鴻慶居士文集卷四十一目録

墓表


楊國夫人趙氏墓表
宋故樂安先生墓表
宋故劉府君墓表
右從政郎台州黄嚴縣令楊光光墓表
宋故何碩人孫氏墓表

# 鴻慶居士文集卷四十一

## 墓表

### 楊國夫人趙氏墓表

楊國夫人趙氏諱紫真太宗皇帝七世孫今少師遠寧軍節度使兼領殿前都指揮使共國楊公某之夫人左中奉大夫敷文閣待制提舉佑　觀傑左朝奉大夫直顯謨閣提舉浙西路常平茶鹽事俟之母也建炎天子襲尊號仗一劍治兵淮海上于時少師以忠勇稱天下出奉乘輿負羈紲以從入扈殿嚴執干

戈以衛勤勞夙夜垂三十年爲中興名將夫人者系出熊陵親爲天孫作合公卿貴爲邦媛三封郡夫人五更大國歲時朔望進見兩宮翟茀朱幩魚軒象服尊寵無二貴震一時爲内外諸命婦之冠已而得疾不可治詔遣國醫診視馳賜丹藥問費之使殆相屬也比薨及葬隐夺崇終賻賜加等又内出祭文勑太常博士較門如禮于是上自公王下逮將吏治供張具牲醴即靈轝所過祖于道繒樓幔屋連甍相望數十里不絶生榮死哀老弱空巷聚觀太息有出涕者噫嘻盛矣哉曾祖仲琳故安化軍節度使武當侯祖士某故右中奉大夫考不侮故右奉直大夫妣太恭人高氏方夫人在母也祖妣太寧郡宋夫人夜夢一女子淺空而下姿相豐端衣被五彩光麗殊常既寤而夫人生馳往視之與所夢肖焉比長穎悟不凡寡言笑不類兒女子大夫公顧謂恭人曰吾女生而異此將相之儔匹勿以與凡子乃第少長之次小字曰五夫人少既貴夫人賜湯沐曰榮曰福曰漢曰周曰楊凡五國似非偶然者也夫人歸楊氏時少師猶未

著仕籍懷奇負氣以功名自許不治生產業夫人攻苦茹淡（服）澣濯之衣如傣貧賤者未幾四方盜起少師提一旅首矢石戡大憝扞强敵轉戰賊中未嘗以家為恤者以有夫人為之內也當是時胡馬牧淮甸吳中州縣殘為盜區夫人提携諸幼子兵戈焚剽之中周走南北道遇强梗則垂橐示之以伐其謀遇飢羸則分餱糧與之以同其患蒙霜露踐荆棘間關百難涉閱數載卒保其家而少師亦還朝典軍為大將矣夫人于古詩書能通其讀日夜課諸子以學敬尊慈卑接遇屬人皆盡恩禮平居笑語不聞于外非朝謁慶弔未嘗出遨羞賓祭治燕飲皆有儀法御媵妾無疾言厲色笞朴不用而門內肅然故自為婦至為母自居約以至豐大清慎簡素如一日無小異而得壽止于四十四病且革上遣中貴人即卧內問疾夫人已委頓猶力疾正衣對中使稽首称謝神色晏然無一語之誤以是日薨于賜第之正寢實紹興二十年八月癸酉也夫人有至性嘗視親疾晨夜不解帶至剗割体膚和湯液以進王姑秦國太夫人遇盜奔散

入蜀積六十七年不聞少師逆之以歸夫人調護膳服與夫寒煖燥濕之候惟意之適秦國曰吾崎嶇兵亂流落異縣不自意全投老殘年得孝婦如此雖夕死不恨矣大夫公旅殯寓汜水佛舍南北阻絶久不克葬會徙河南故地夫人泣曰諸孤方困于貧當屬之我也乃請于少師餙吏卒具資糧舉其殯以還卜地于臨安靈山之原上先恭人避地四明一日胡騎奄至遇禍以沒至是招魂合祔于大夫公之次夫人歲一再省墳墓悲慟如新人称其孝平生無嗜好獨喜黄老學燕坐一室誦度人黄庭二經晨香夜燈雖大寒暑不廢嘗受道家籙始命令名以見其志夫人月有俸不以給他費積錢九十萬盡輦致三茅元符宫營一大殿祝令皇帝千萬歲壽以報會稽大飢流逋曳道夫人發粟數千斛分濟之活全者甚衆又即田園所在收養百餘家至秋熟給道路之費以遣嫁孤女之無歸者八十三人朝廷録少師父祖忠孝之節官其子孫五人時偰等尚未命夫人曰吾兒當力學問縣科第以進悉補群從其輕財好義又如此生

三男子長即偰次即倏也曰偰左宣教郎直敷文閣
蚤卒六女長適右宣教郎直秘閣通判湖州劉正平
次適左通直郎新浙東安撫司主管机宜文字孫叔
傑次適右從事郎監行在文思院上界吴儗皆封孺
人次適右廸功郎新太平州蕪湖縣尉趙汝勤次適
右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周杞次適將仕郎郭雲適
劉氏者名抱元夫没學道前夫人三年卒詔贈冲妙
鍊師適吴氏者後夫人四年卒孫男四人文昺右承
事郎文暐右承奉郎文畢將仕郎文會右承奉郎孫



女二人尚幼夫人没後二年八月甲申葬于湖州武
康縣崇仁鄉之金牛山余嘗觀周南召南之詩自王
姬夫人大夫妻汝墳之婦人漢上之游女肅雍之德
窈窕之容知義好禮播于歌詩皆當時國人為之辭
歷數千百年學者誦說至今如前日事夫人出神明
之胄不溺膏粱富貴之習而以恭儉相其夫亦不專
于從如益友夫人歸將帥之家不喜兵書戰陣之法
而以詩書教其子亦不主于愛如嚴師以故少師恃
有内助不復顧省其家一身徇國勲名赫然爵位光

大為世稱首諸子皆文藝發策殿中為名進士或持
槖內朝為法從或通籍延閣為部刺史以至發庫錢
捐廩粟賙窮飢恤孤寡視人疾痛諦諦然欲去之如
在已雖學士大夫有不如讀道書持戒律能信踐之
視生死之變如吹一吷而去雖大善知識有不逮余
又觀漢魏晉宋隋唐以來節婦烈女有一善言一善
行猶大書特書見稱于後世若夫人則賢于人遠矣
于是夫人之葬距今十年少師惇伉儷之重以夫人
瘞身苦志助成艱難險阻之時而死生契濶于安富



尊榮之後乃命偰狀夫人生平大節世出爵齒卒葬
年月日為一書屬余文揭之墓嗚呼夫人行事可紀
者衆矣藏于家有傳納諸壙有銘故不盡著惟其以
女公子踐難乘危而能以明哲保其身以君夫人積
功累善而能以福禄燕其後高風絶識淑德懿行卓
然自立于一世皆婦人女子之所難能可垂教立極
以為世範者表而出之以俟史官之訪

宋故樂安先生墓表

樂安先生諱時字季中姓孫氏常州晉陵縣人先生

以文學行義為一州之望里父兄遣子弟受業者率
嘗數十百人其學自詩書易禮春秋三傳諸子百家
箋疏之書無不讀自幼壯逮老悲歡疾病寢食行役
之間書未嘗去手而尤深于詩貫穿通治反復上下
解名釋象論美刺非章通句達自名一家以故學者
皆受詩文章氣質渾厚議論深博推原道德之旨通
達世務之要不為空言三代遠矣唯西漢文辭最為
近古手抄數遍往往通念上自高帝訖于孝平王莽
之誅十有二世二百餘年君臣行事之始終與夫興



壞之端得失之迹紬繹論著追探千載推見善惡之
實蓋數萬言讀者可以知其志之所存而官止于主
簿壽止于五十六命矣夫先生資沉毅有畦畛言笑
不妄家貧婁無一金之儲而潔修自好廉靖無求身
危窮四黜于吏部而閤門著書恬于不遇無慍色平
生無嗜好耳目所接犁然有當于心則賦詩以自見
詞嚴義密句法刻深類李商隱字畫遒麗有楷法得
歐虞用筆意雖片紙尺牘屬藁記遺未嘗草書一字
嗚呼可謂純明萬厚之君子也政和二年試上舍賜

出身捷將仕郎應天府穀熟縣主簿制行換廸功郎
就移寧陵郡刺史聞其名皆尊異之再徙廣濟軍定
陶縣主簿權教授軍學于是河決恩冀間詔旁近縣
調發丁夫詣河所定陶令率所部欲行而衆洶洶相
為怨誹令惧辭疾檄主簿代已先生即日就道既至
受事三日矣而都水改築永靜衆大讙持鋤挺欲起
先生徐諭之曰汝等有父母妻子無為首禍自取夷
滅衆稍定行次亭指取八人械繫縣獄去抵永靜
竣事言還而先生亦病矣代還改從政郎即上書告




老授宣教郎致仕是歲宣和元年也以八月六日卒
于家孫氏自南唐侍御史潛貶武進縣令遂家焉于
先生為六世祖曾祖元瓚祖居約皆晦節不仕父宗
伋將仕郎許州長史夫人凌氏朝請大夫浩之女亦
前卒子男四人幬鑄璹濤遭建炎攻剽之禍褫衣冠
法為浮圖師更名祖淨高蹈一世其徒莫及也幬璹
濤皆以學行為鄉縣所推能世其家者女適左從政
郎前廣德軍建平縣主簿李薦孫男女十二人以其
年某月某甲子葬于武進縣延政鄉招賢莊舉凌氏

以祔某少時從先生受詩觀道德聽教誨于左右凡六年先生與進以為可教者也徽宗踐祚高麗遣使入賀道過常而州將例用迎餞燕勞之書十餘通以屬先生先生捺紙立就某從旁竊觀一二至國有札喪禮闕九牢之一時當遏密樂無肆夏之三之句諷誦三四反先生問故某曰夏英公使北以表辭行有云義不戴天難下穹庐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音歐陽公以為辭義精確妙絕一時今先生此文殆過之而世無歐陽公莫識也他日燕居侍坐則又授以章句韻律之學某既竊科第未幾試詞學中首選官牒推移進冐詞選進兩登西掖再直北門遂當兩朝大典冊世之君子或以為可與于斯文者先生實使然而以仕不知止屢抵嚴譴以是有愧于先生先生之葬今三十年矣同時諸生凋落殆盡獨有左中大夫直寶文閣李謨左從事郎江南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孫迨與某三人者尚無恙先生不遇于世人將泯泯無所傳于後迺論次其終始而表諸墓

宋故劉府君墓表

永嘉有隱君子諱珪字伯玉姓劉氏倜儻不羈有高世之行讀書不求甚解而強記過人間嘗出遨道路所見仆碑斷碣與名公巨人記遊屋壁間多或千言少或數百言一再讀輒成誦而不樂求選舉浮湛里中遇人無貴賤少長戚疏厚薄無不得其歡心猝然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見其喜慍吳越之俗喜奉佛僧信禨祥至誘男女昏夜聚為妖有司嚴賞捕莫能禁人有疾病巫史入門屏鑿却藥斷除酒肉一聽于神不敢有觸君賦士農工商四詩以衛名教而著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之所當為者一日朝廷下詔令飭州縣毀淫祠君讀詔欣踴諷誦累數月猶不去口君生于其鄉且老矣而卓越超然獨鶩不淪所習豈彼所謂豪傑之士者歟不惟如此廉靖寡慾恥言利而尤喜振人之急推食以飯餓者解衣以衣寒而無衣者儲酒醴以待好飲而無貲者視遇傭丐調護孤弱諛諛然如以身受責無厭倦色有鬻田園者中更兵亂幸君券契之亾請贖而歸之家人曰券書故在何可得君固與之不校嗚呼君未嘗學佛也而種惠藝

善哀窮振乏克己裕人如君之為者此真佛法也特不好其徒耳君性曠達胸中洞然無疑礙亦不事表襮為聲章頹然而已晚多作詩治家教子交宗黨接昏友酬酢往來悲慼欣戚一寓于詩質而不俚諷而不切可輔世教不為空言讀陳無己詩愛之以為咀嚼有味類唐詩之工者其子鎮中進士第調常州户曹椽具板輿迎君造官君曰吾足不出里門三十年矣安能跋山浮江涉汝于二千里外汝洗手奉戢全璧而還為親榮多矣口占小詩餞其去一夕感微疾酣寢竟日既寤正身端坐而逝無一言及身後事享年若干寔紹興二十四年十二月己卯也劉氏世為樂清縣人曾大父宗晟大父熙父文善三世無爵位凡三娶周氏安氏宋氏生五男子曰端立蚤卒曰凉次即鎮也左廸功郎洪州司法叅軍曰湛曰沆皆舉進士三女周忠孝毛庭佐吳仔其壻也孫男女七人諸孫以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舉君之柩合祔于縣之茗嶼鄉山門原安夫人之墓司法者嘗涉余遊以從叔左文林郎處州〻學教授祖向狀君之行來徵

銘自建炎南渡永嘉士大夫以文學政事之材出為
朝廷用者獨盛于一時令府君有子試吏又以材能
稱將顯聞于世是故不可以無傳也余老且病距永
嘉有重江之險文思衰遲不及其葬迺為文表之墓
道亦可以詒其鄉里

右從政郎台州黃巖縣令楊元光墓表

紹興八年端明殿學士知洪州李公光台拜參知政
事會稽楊元光作而喜曰吾鄉先生得位必將盡行
平日之言上副吾君倚注之重下以慰中外搢紳之
望矣久之無所聞元光慨然移書鐫誚殆歇痛哭所
謂愛人以德者公省書不以為懟後十年元光為台
州黃巖令治有迹鉏凶狡一境翕然會提點刑獄秦
昌時者宰相檜之猶子怨家得其書以有詆時語又
誣以非罪馳告昌時昌時以聞檜怒逮元光繫廷尉
獄飭有司發卒大索得元光萬言書藁于笥中議刺
時政語益切檜愈怒獄上入之法除名徙萬安軍是
歲紹興十九年也當是時元光母年八十諸子未勝
衣官籍其　老幼數百指瀕于飢寒至不能自存而

元光兄其官矩亦連坐羈置邕管道過賓州感瘴死聞者皆為之出涕積六七年秦檜薨天子親郊一時士大夫竄流嶺海不得歸者至是始用赦除皆得歸元光行次英州遇疾亦不起悲夫元光諱燁姓楊氏常州晉陵縣人元光其字也祖晦贈太中大夫父植左朝散大夫母宜人孫氏大夫公避建炎之亂家會稽之嵊縣既沒葬其地令又為嵊縣人元光少時英爽有大志讀書一過目已通念屬文辭敏妙駿發頃刻數百千言大夫公遇郊祀恩奏任將仕郎調右廸功郎池州建德縣主簿大資政張公全真帥紹興辟新昌縣主簿兼尉代還監秀州海鹽縣某鹽場丁大夫公憂ㄑ除監明州都酒務不逾年監潭州南嶽廟歲滿遷右從政郎台州黃巖縣令歲飢流逋滿道元光以便宜發粟賑之州將大怒方具奏劾會罷去事遂已縣有大渠納衆水而注之海歲久蕪沒為平地遇甚雨則水冒田為患元光率民田渠下者合衆力疏治之長凡十里廣深如其故又築斗門以時瀦泄至今並渠之田皆為沃壤元光疾惡好善出于天性

所居官興除利病若嗜欲然不俟終日在新昌禱雨白鶴祠屢禱不應元光怒曰汝為神廟食一方而不知其事耶命撤祠屋毀神像犁其庭而去一邑大驚黄巖俗尚鬼一老巫縣人尊事之人有疾病禁絶醫藥惟巫之聽元光笞而逐之嘗讀史傳見大姦佞盜國威福而不即刀鋸之戮者則奮怒起立拊几大呼大夫公驚問曰汝誰怒耶已而悟笑曰不平有動于中而為此也天台太守蕭公振亦喜事者每聞元光無頗忌大語則擊節稱善嘗屢薦于朝不報嗟夫元光好直而尚氣不量事之可否人有能不能而責其所不能又遇權臣擅國方以深文峻法除不附己者而輕犯其鋒一語之過首禍乃如此于是蕭公亦抵罪貶池陽元光既斥海外在島夷蜑塢之中無與晤語者閉戶讀書飯疏飲水晏如也已而屬疾書四倡倡而絶諸孤出后刻遺余筆迹宛然如平史實二十六年八月辛未也年五十一歲妻胡氏生六子男曰夢得夢齡夢熊夢說二女尚幼卜以廿八年十二月丙午葬于嵊清縣清化鄉福泉北山之原祔大夫公

之次母宜人余族姑也垂老矣哭二壯子諸孤呱呱滿前拊養教載皆能讀父之書屹然自立可寄門戶者享壽八十七而終夢得等以池州司法歐陽建世狀誌元光之葬已不及矣乃論次終始表之墓工又哀其不得位以行其志而死也

宋故何碩人孫氏墓表

碩人孫氏世家袁州之分宜縣故朝奉大夫贈大中大夫何公諱執禮之妻令朝奉郎昌辰之母年七十一以宣和六年六月甲子遇疾卒于昌辰永州之官舍葬後十一年實紹興六年四月庚申昌辰改用令卜舉大中碩人之柩合葬于新淦縣揚名鄉雙秀里藍東之原又三年朝奉之從子左承議郎通判婺州許狀碩人之族姓州里封號卒葬年月日屬晉陵孫某為銘刻之墓上惟何氏鼻祖有奇相頤見兩耳始家于新淦州上更四世而生大中其族侵大矣有諱正臣昌言者以政事文學稱天下入待天子出備將帥魁然一時搢紳之望甲第數十區丹漆相照大車駟馬充塞里門碩人年二十一歸大中言笑不聞墻

屏居不出堂戶事尊嫜友悌以相其夫而畜其子上承下御逾五十年闔門欣〻無怨咎一辭以至沒齒無老幼戚疏來弔哭者咸盡哀其南遷道清江館于何氏于是碩人之沒已久而內外屬人猶追頌不去口可謂賢也已碩人以大中故自仁和縣君三封至宜人昌辰登朝加號令人再命而得今封男曰昌期右承務郎通判南安軍次即昌辰也次曰昌遇女適承直郎撫州軍事推官陳大輔孫男三人曰訢曰詳曰詩女三人適將仕郎謝知幾廸功郎南昌縣尉劉堯民進士李謨曾元孫男若干人大中以抗直數忤權貴故官不達碩人生三子而昌期昌遇皆已下世獨昌辰亾恙亦廉直有父風勇于為義屢蹶于讒而不詘公卿皆歎譽之以為後當以功名顯碩人之報庶幾在此

# 鴻慶居士文集卷四十二目錄

行狀

宋故通議大夫守吏部侍郎致仕贈宣奉大夫霍公行狀
宋故端明殿學士左朝散大夫致仕安定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户賜紫金魚袋贈左中大夫胡公行狀

傳

圓悟禪師傳

# 鴻慶居士文集卷四十二

## 行狀

宋故通議大夫守吏部侍郎致仕贈宣奉大夫霍公行狀

曾祖昶不仕

祖恭贈大中大夫

父寧贈朝議大夫

霍叔封于晉而子孫處者以國為氏漢興驃騎將軍去病大司馬博陸侯光皆出于河東世遠族分歷數



欽定四庫全書

百年有名籍于常州之武進縣爲望姓公武進霍氏諱端友字仁仲公世父漢英者以儒學起家入尚書爲郎崇寧初公又以文章有大名繇太學諸生發策殿中遂擅天下踐大官爲世臣而霍氏顯矣公自童丱授經一再讀已成誦往往能記他生之所習既冠學成盡槖其書詣太學据一席之地茹虀食糲者十七年大究六經百家之旨屬文辭造端宏大不專附合有司之尺度酌古御今有濟世之用不爲空言徼宗纂極第進士于廷公陳帝王之道法天之神配地之富然後能御大物而君臨四海累數千言論當世之務甚辯上太息称善擢爲第一特授宣義郎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不閱月召見除秘書省校書郎國朝舊制廷試第一人例除州通判歲滿召歸試學士院著籍三館爲中都官至熙寧中改授軍府幕職恩禮衰矣比公奉大對文義卓然中上意觧褐未幾延見便殿擢升冊府于是魁名碩寔暴耀一時學士大夫誦其言慕其名慤想見其風采自海隅障徼莫不家有其書而公之文遂重于天下明年丁朝

議君憂〻除當大觀元年五月擢秘書省著作佐郎
七月遷起居舍人十一月除通直郎試中書舍人賜
三品服故事三品服角帶佩金魚為飾一日徽宗顧
見公謂左右曰給舍等耳而服帶相終如此詔令大
中大夫以上至中書舍人犀帶垂魚自公始也二年
除給事中三年除大司成兼寔錄修撰遷禮部侍郎
于是彗出奎婁之間詔侍從官直言時政闕失無有
所諱公曰彗孛之祥嘗見于崇寧之末矣陛下惕然
戒懼發德音觧黨禁宥罪戾黜嶋除煩苛以幸天



下詔令甫須妖象銷隕可謂盛德大業閱歲未幾善
政多還天心惓〻復示譴告臣謂應天之實當稽已
事之驗今陛下正厥事以檻塞大異第如崇寧詔書
所云守之堅如金石行之信如四時精祲之感宜獲
嘉應又言伏讀明詔以荆湖江淮閩浙七路人懼旱
災穀價翔踴詔州縣發倉廩賑貧乏甚大惠也然旱
乾水溢興發補不足國有荒政載于令甲而吏弗省
豪商大家乘人之急閉糴不發以邀善價而吏勿禁
宜分遣一二信臣行視郡國察吏勤惰為殿最以詔

賞罰不然徒文具無惻隱之寔又言朝廷尊安重內
輕外侍從近臣出　藩翰高官大戢以罷其行而悵
然有留落不自聊之意可令內外侍臣更去迭來共
為一骨入侍禁闥為論思獻納之臣出殿大邦修方
伯連帥之戢俾天下之勢如持衡無首重尾輕之患
疏入然後請補郡書三上輙報聞徽宗謂宰相何執
中曰霍某豈可以去朝廷也執中曰漢宣帝欲用蕭
望之而試之三輔霍某乞一郡自効為諸臣之率陛
下思而用之可馳一檄召而歸也會公疏又至除顯



謨閣待制知平江府未行改陳州公入見上曰平江
去國遠矣淮陽吾股肱郡朝發而夕至也當識朕意
公頓首称謝公敦大靖深恢然長者也遇吏民慈恕
不以立殼威為賢寮吏建白多聽采因能任善不必
自已出以故于利害多所興除陳地汙下屬甚雨則
積潦害稼朝廷疏新河八百里以紓陳人憂而去淮
南遠水不時洩公請益開二百里起西華循宛丘入
項城以達于淮泗自是陳無水患逃軍改刺重役不
著于令率會例于他州已報復遣囚繫充滿有疾死

者請詔有司立法頒焉以時決遣全活者甚衆中貴人后壽傳詔輦取瑞香花數千本公曰不可自我作俑疏罷之政和二年召還復為禮部侍郎兼侍讀三年遷吏部公奮自書生策高第躐進儒館方免喪造朝一歲三遷遂贊書命每奏事欲前上目逆而待喜動于色所以拊循慰藉之言如家人父子無間也始為右史立柱下方四顧前却上以目屬公示所卿左右驚嘆以為榮中書舍人例召試惟公不試而除及是召還且大用矣會公所善强淵明為尚書共事而與太師蔡京有連嘗從容致京意曰廷臣上所倚重無出公右者當繇中執法進丞轄幸努力助我公驚謝曰平生未嘗言人之過若驟居此官愚不識忌諱必孤大丞相所以任使之意幸為辭焉由是京不悅徽宗每論人物必以公為稱首京曰然霍某禮部久次學士當除而未有闕也久之遷吏部而已五年公被疾上書謝事書奏上大驚亟遣內侍鄧忠仁挾國醫曹孝忠等三輩馳視公疾亟益急不可為矣上惻然又以公行年餙陳彥者占之于是公積官至大中

大夫文安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轉通議大夫守吏部侍郎致仕訃聞贈宣奉大夫賜銀絹三百匹兩官其子孫四人所以賻恤其家甚厚寔七月癸酉也享年五十其年十一月甲申葬于縣之懷德南鄉干墩之原公平居侃侃不動聲色遇事詳慎未嘗輒發亦未可回止所與游必擇勝己者故多天下知名士苟非其與亦不病其所為居侍從十年館置賓友酒食相綴接歡然如布衣時不見小異事二兄端輔端如以孝友聞端輔以文藝名場屋而早世其孤文輿教畜之如己子端如　豪有智略殖產累巨萬弟姪分財公以義譬解不聽顧謂文輿曰吾兄力貧養親而縱子使學遂豐其家凡十七年不以甘旨累吾心而後得至于此吾不忍為汝所為弟聽我言隨豐約惟吾兄之命他日任子終不使吾兄先汝文輿唯唯居亡何遇郊祀恩首薦文輿如約卒官右朝奉郎公元配氏蔣贈溫國夫人令配郭氏同知樞密院事三益之女弟封崇國夫人三男子曰文炳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曰蠡右朝奉大夫嘗任司農少卿

江淮等路經制判官為吏有能名曰文仲右宣教郎新差臨安府縣丞一女許嫁右通直郎聶昂孫男八人驥孫右廸功郎新嚴州司户叅軍成孫永孫馴孫並將仕郎次任孫驤孫駒孫騏孫女十五人曾孫男女六人公後以文炳蠡登朝贈少保云嗚呼公之没三十年矣當是時諸孤藐然僅勝衣故幽堂之銘墓隧之碑皆未立逮逮炎兵火圖籍焚滅之後公所為文章獨得外制五卷于門生姻舊之家清醇雅奥得代言之體至于論駮制勑省審章奏陳献便宜出入



諷議見于文字言語者十不存一二故所次止于如此葢嘗論世之人蹈汙抵巇以徼幸一日之富貴者遺臭千載亦何可勝數自公辭權貴人之託而不就也然後徘徊于省户而官不進自公推家貲數萬而不有一錢也至今諸孤恃禄以養其母而無一瓦之覆以庇而為生嗟夫公雖不得位為將相而絶人之資高世之行激濁揚清之功自足以律貪頑厲鄙薄于百世之下豈非君子所可願者在此而不在彼與昔公以中書舍人同知貢舉時某舉進士在選中後

七年再試詞學而公以吏部侍郎同知貢舉被甄采
故于公爲門下士文炳等曰今欲以公行治官世譔
次爲書献之太史而先友盡矣當屬之子也謹具如
右謹狀

宋故端明殿學士左朝散大夫致仕安定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户賜紫金魚袋贈左中
大夫胡公行狀
曾祖寐贈太師沂國公
祖實贈尚書虞部員外郎
父宗旦贈宣奉大夫

公胡氏諱交脩字巳楙常州晉陵縣人胡氏自公伯
祖文恭公宿以樞密副使仕仁宗英宗于嘉祐治平
間任重道遠任仕兩朝天下推爲鉅人長者元祐中脩
簡公宗愈又以尚書右丞叅東國鈞道大名播具著
國史而胡氏始大更四世百有餘年仕于朝者或以
文章顯名或以治行著于吏迹登侍從臺省典一州
領使一路率嘗數十人朝廷推其賢士大夫論其世
天下慕傳其家法建炎南渡大家巨室焚剽之餘轉

徙于山區海聚之間殆幾亡矣而公與子從世將者又相扳以起更掌內外制同侍講讀俱為端明殿學士父子同升簪組蟬聯縉紳歆艷為江左衣冠之冠何其盛也曾祖寐贈太師沂國公祖寔即文恭之母弟脩簡之世父也贈尚書虞部員外郎父宗旦以貴贈宣奉大夫公舉崇寧二年進士中乙科授秦州軍士推官坐小法與守將皆免調高郵軍司士曹復以給事中同知貢舉讀公文以為勝已擢第一編脩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公文章宏　有氣不喜琢雕為奇詞達而事稱無長語自舉進士至禮部試詞學皆一上中之不再試政和六年改宣教郎遷太常博士都官員外郎徙祠部靖康初宰相徐處仁當國除吏先久次者而分公回翔省寺八年矣擢左司員外郎俄拜起居舍人起居郎昭慈垂簾聽政除右文殿脩撰知湖州令上纂極名賜中書舍人辭不拜改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建炎三年復以中書舍人召還詔守臣敦遣就道進給事中直學士院兼侍講見上首論天下之勢曰淮南當吾膺而將士遇敵先奔

無藩籬之衛湖廣帶吾腹而群盜乘間竊發有腹心之憂江浙肇吾基而根本久未立秦蜀張吾援而指臂不相營宜詔二三大臣脩政事選將帥蒐補卒乘以張國勢撫緩疲瘵以固國本此最當務之急上又出手詔問公弭盜保民豐財裕國强兵禦戎之要公疏言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昔人嘗謂甑中有麥飯數升床上有一故絮被雖儀秦說之于前韓彭驅之于後不能使之為盜惟其凍餓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父母妻子所仰之身而棄之于盜賊陛下哀閔無辜下寬大之詔而開其自新之路禁苛慝之暴而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悞者更相告語歡呼而歸不變者黨羽携落亦為吏士之所係獲盜可弭矣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為盜區皆吾杭徐之地也掾弓矢帶刀劍椎牛發塚白晝為盜皆吾南畝之民也陛下撫而納之反其田里無以急征暴斂啟其不肖之心而安于其故一畝之宮上父母下雞豚行相羣居相友隨田高下雜植五穀無廢壤婦女蚕桑無懈人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矣財豐則可以裕國

矣日者翟興連西洛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為農為兵不數年積穀充牣雄視一方盜賊無賴朝不謀夕為苟且之圖以紓目前而已乃獨能强水土之政務農足食屹然自立櫓巢之中而不可犯以吾江東二百郡之地欲强兵以禦寇戎而不能為翟興之所為

何詰疑作呵詰

取何詰

吾為虛

筠溪

文何以示天下封還遂已乘輿還次會稽内批取金以百計絹以千計銀錢以萬計人言藉藉以為費公曰予以馭其富人主之柄也即有賜第詔有司奉行無示人以私上欣納李成盜江淮張甚廷議欲親伐公曰群盜猖狂天子自將勝之不武不勝貽天下笑此將帥之責何足以辱王師議遂格而盜平如公策馬周杞守常州坐殘虐免衆怒不厭會大旱上御邇英問所以致旱之由對曰是殆杞佚罰之故以杞屬吏杞疑公譏之上書告公罪宰相建遣所善大理丞胡蒙詣常按驗不如書反覆究窮吹析毫毛故群從多抵罪者公獨翛然無一髮之挂尋請宮祠除徽猷閣

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是歲紹興二年也三年復名為給事中進刑部侍郎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并刑部尚書公言汀州寧化縣論十人大辟以獄上而知州事鄭強驗問無一人當死者縣令為民父母而殺無罪十人徼冒進秩之費不重寘典憲何以慰塞天下之怒又言江東留獄傳逮紛然猶有六百人之未至者若繫者待六百人之集桁楊之下疾病飢寒必有瘐死者請予之以期罪狀明白論如律疑則從輕詔下如公言期盡無一夫之獄國論欲以西蜀交子行之諸路以紓水陸輓漕之費公曰此治亂安危之机上疏力陳有其害以為崇寧大錢覆轍可鑒當是時大臣建議舉朝和附無敢諫者法行未幾錢分兩等市有二價姦民盜鑄死徙相屬終莫能勝令之交子校之大錢無銅炭之費無鼓鑄鐫磨鍛鍊之勞一夫挾紙札坐客舍中日作數十百紙鬼神莫能窺焉偏州下邑真贋莫辨售之不疑轉手相付旋以為券抵觸憲網破家壞産以償告捕禍及無辜勢必如此歲月之後公私之錢盡歸藏鏹之家商賈不行市井

蕭條細民艱食必無束手待盡之理比及悔悟恐無
及矣人伏其精識八年以親老丐去章四上除寶文
閣學士知信州入辭上眷惜不已欲留公侍講讀公
力辭不可曰臣母老念歸蒙恩守信去鄉縣益遠矣
願奉祠里中以便親養上曰卿弟去行復召卿矣改
提舉江州太平觀公端默寡言喜怒不見進止可識
雖對人主必思而後言：無文飾洞見肝膈上察其
誠特深信之將相議大舉料兵算食戒師期矣曾公
進故事遂摘漢婁欽語以諷曰高帝引四十萬衆攻



匈奴而遣十使為間皆謂可擊欽獨不然以為兩國
交兵宜夸矜見所長而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此必欲
見短伏奇兵以爭利不可擊也怒不聽卒有平城之
圍而冒頓解鞍與城齊者數所與十使所覘老弱羸
為
尠此何如哉妄言無行之徒緣飾無根為迎合可喜
之論吾無以考驗其寔而遽信之以舉事其為誤國
豈不大哉上覽之矍然越日出公奏示大臣曰胡某
之言一士之諤諤也已而四川謀帥上問公廷臣孰
可將者公曰臣從子世將可用也上即日命世將以

樞密直學士為成都潼州府夔利州路安撫制置使吳玠死遂副宣撫凡涖蜀五年以資政殿學士卒于官士大夫由是知公造膝之際從容諷議為上所倚信益如此也朝廷聚重兵梁洋間以杜虜人窺蜀之謀而餉道嶮遠蜀人病之先是漕舟出陵江而春夏有漲暴漂溺之虞秋冬有水落膠舟之患至紹興初敕行陸運調成都潼利三路夫十餘萬縣官部送徼賞爭先倍道而馳晝夜不息僵仆道路十斃三四蜀人愁痛入骨髓公言養兵所以保蜀也誅歛不已人不堪命財聚民散腹心先潰矣尚何保蜀之云臣愚欲自二月解嚴之後九月防秋之前除存留防關正兵外其餘將士分戍他州就糧歇泊如此則戍關之食水運有餘分兵就粮陸運可免此百世之計也上命學士院述公意詔吳玠施行九年六月召歸除兵部尚書權翰林學士兼侍讀公進見上必問世將守邊狀少日當以簽樞處之公頓首稱謝會世將疾病亟進資政殿學士禮秩視簽樞云十年冬復請補郡除端明殿學士知台州領州纔數月遂感疾不起實

十二年正月丁未也公不求磨勘者十五年故官止于左朝奉大夫轉左朝散大夫致仕爵安定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户遺奏上進官四等贈左中大夫享年六十五公兩除詞掖三侍經幄再入翰林為學士經術通明誦說有法詔令簡嚴天下誦之昭慈棄宮寢近臣例進挽歌詞上讀公詩稱善嘗以所御白團扇書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須之句以賜自文恭脩簡相繼掌内外制一時以為盛事及是世將又踵公入贊書命直學士院父祖子孫皆以文章翰墨為邦國



之華公悉裒聚紀次為書號四世絲綸集以侈一門感遇之榮近世所未有也公事繼母太淑人楊氏以孝聞初宣奉公元配姚氏嘉祐名臣闢之女有賢行而早世奉宣公以文藝名場屋累薦禮部卒不偶既沒而太淑人年未三十外家鐫諭俾更嫁公再拜東笏而進曰某不幸蚤失姚氏母令又失吾父諸孤藐然恃吾母以為命外家忍奪之某雖不肖所以事吾母敢有不如禮太淑人曰然踐二庭非吾志也公再拜感泣而出太淑人性剛嚴治内事肅然如官府他

日意有所不適公必具衣冠立側踧踖屏氣候伺顏色至日中不敢嘗食太淑人為改容笑語如平日然後返室自筮仕致位通顯晨夕奉周旋四十二年如一日內外宗姻里長老交口譽歎以厲其子孫曰胡公真一世之標表也撫二弟充脩成脩尤友愛遇恩以次補官而後仕子女弟適閩人楊氏而寡貧無依公具資裝迎之以歸會公之子察當受室諸豪貴爭請昏公曰聘楊氏女俾奉其姑以嗣吾意沂國公孫曾有困乏不能自存者公捐槖金百萬為諸族倡共



買田賙之其疎財仗義蓋天禀然娶錢氏封淑人故知制誥公輔之孫氷華居士世雄之女二男子曰岐老蚤卒次即察也右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女嫁右承議郎卻及之孫男曰立方右承務郎公樂易無適莫不為節目崖岸群居恂恂然寒溫粗接臧否不出諸口遇所厚善論天下人物與古今成敗之故是非如東西白黑雖精練少年專門名家所不逮居官任職不錄細故專務掩覆人過失遇事可為則慷慨自奮亦不苟止而妄隨至論交子則宣言于朝曰

此大事也義不與之兩立故極論無所諱治天台屏惡戢吏持法律嚴甚不受一辭干請之私奏免上供非經數者萬餘緡州人至今思之晚喜讀佛書不假師傳自然超詣在天台時與太淑言類多知死者既屬疾却藥屏鹽湛然而逝以其年四月壬申葬于武進縣懷德北鄉之原公所自卜也謹狀

## 傳

### 圓悟禪師傳

臨濟七世孫圓悟禪師諱克勤彭州崇寧縣駱氏儒家子犀顱月面骨相不凡從師受書日記千言他生不敢齒一日游妙寂院頓見佛書讀之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吾殆過去沙門也始棄家祝髮為浮圖氏當是時成都名僧文照公為衆講說作佛事執經立坐下率常數百人師往從之晝誦夜思遂通其學為高弟又從敏行公講授楞嚴經論俄得病瀕死師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諸佛涅槃正路不在句文中欲以叡求而色見如一釜羮投鼠矢汚之吾知其無以死也遂棄去學禪于真覺勝公勝公方創臂出血指

示師曰此曹溪一滴也師矍然于時大善知識名號聞四海為世尊師相望也徑持一缽徒步出蜀入山林踐荊棘蒙犯霜雪間關百難意所欲往靡不至焉首見玉泉皓公金巒信公又見大溈喆公黃龍晦堂心公廬山揔公此五大比丘者僧中龍也見師皆以為法器而晦堂獨稱師曰他日臨濟一派當屬之子矣最後見演公于龍舒白雲演訶之師不顧趨出去抵吳中已而復還演迎笑曰吾望子久矣會有部使者詣演作禮問佛法大意師從旁竊聽即大悟立告



演曰今日去却胸中物喪盡目前机也演曰如是如是又從演于五祖當伐一巨木演固止之師不聽演怒奮挺而起師植立不動演投所持挺頷之而去自是遇物中無疑矣衆推為上首學者宗焉崇寧中歸覲其親諸老相謂曰川勤傳一燈歸蜀矣成都帥翰林郎公知章聞師名疏請住六祖院撰日開堂攝齊登坐嗣演公說法詞義卓然緇素悅服欣踴抃蹈如佛出世更住昭覺院凡八年再出蜀至荊南會故相無盡張公天覺亦至公儒釋兼通負所學自許手提

古佛席卷諸方一切衲子莫敢攖其鋒者見師恍然自失不知膝之前于席也退語諸公曰吾行天下閲人多矣未有如此翁者留居碧巖院徙住長沙道林賜號佛果實太保領樞密院鄧公子常所奏乞也政和中詔住建康蔣山東南學者赴之如歸市名聞京師詔住天寧萬壽禪寺建炎初宰相李公伯紀當國奏師住金山龍游寺車駕幸維揚召詣行在入對殿廬賜號圓悟禪師改住廬山雲居久之遂還蜀帥王公似復以昭覺畀之紹興五月八年己酉得微疾趺坐一榻留偈示衆投筆而逝既荼毘舌齒不壞出舍利五色無數壽七十三僧臘五十五明年三月塔成賜號靈照謚真覺云師蚤治儒書更讀教乘學若空得佛語心要嗚呼心大矣天地萬物皆具于一心而性者心之地也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學者以心傳心與吾聖人所謂盡心知性者初無二本也師清淨無作不入諸相示方便門提引未悟以謂出于人心者雖凡夫皆可以直造一聽其語如見舊國之城望先人之庐冢莫不愀然感動有泣涕者故

住天寧時一時王公貴人道德材智文學之士日造其室車轍滿門雖毘耶城聽法殆不能過也度弟子五百人嗣法得眼領袖諸方者百餘人方據大叢林領衆說法為後學標表可謂盛矣師自得法白雲名藪藉甚時有佛鑒師惠勤亦知名衆遂目師以為川勤別之其後由嶽麓徙蔣山行成力具道大名播天神訶護與古佛齊肩矣初在金山時名賊趙萬據鎮江擁數百卒操戰艦乘風欲渡會天反風雲霧晦暝連晝夜不得渡乃止比赴雲居道長蘆而劇賊張遇奄至盡一刹群黠無噍類而師鉢囊獨亾恙又嘗欽上賜物寘一篋中寓儀真師飭其徒往省之答曰儀真連夕大火餘燼尚燔欲何求師笑曰汝弟往既至而官寺民閭鞠為瓦礫而一篋巋然封識如新嘗寓公安天寧東堂長老覺公夜夢一女子再拜而進曰乞我東堂為人天說法信宿而碧巖跳至女子即碧巖護法神也安樂山神據雲居方丈諸耆宿皆徙避別室師寘一榻臥起如平時師福慧兩足行解通脫斷取世界如掌中菴摩羅果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

世人傳聞所共賛歎故不得而畧也景德中天子詔儒臣譔次僧史由七佛傳五十二世千七百人號傳燈録建今百餘年真人大士相繼而出五葉聯芳千燈遞照固不乏人惟圓悟禪師碩大光明勝妙獨出真法門之棟梁不可尚矣宗達得師法者坐席丘道場十五年今將適黄蘗吴人惜其去而莫能留也于是過余而别曰公果知師者願得公文刻留山中以備史官之采遂以余所見聞者補而為傳後有君子得以覧觀焉